中華大典

哲學典

諸子百家分典

司馬光《家範》

著　錄

《宋史・藝文志》　司馬光《家範》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者，卷目俱與此相合，蓋猶原本。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裒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與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略同。其節目備具，簡而有要。似較《小學》更切於日用。且大旨歸於義理，亦不似《顏氏家訓》徒揣摩於人情世故之間。朱子嘗論《周禮・師氏》云，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觀於是編，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

范祖禹《帝學》

著　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帝學》十卷，右皇朝范祖禹淳夫纂自古賢君迨於祖宗務學事迹爲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以爲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嘗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爲今講官第一。』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　《帝學》八卷，侍講成都范祖禹淳父元祐中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於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帝學》八卷，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錄。是書元祐初祖禹在經筵時所進，皆纂輯自古賢君迨宋祖宗典學事迹。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條後間附論斷。自上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諸帝敍述獨詳，蓋亦本法祖之意以爲啓迪也。祖禹初侍哲宗經幄，因夏暑罷講，即上書論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而力陳宜以進學爲急。又歷舉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稱其在邇英時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於勸講，平生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敷陳剴切，寔不愧史臣所言。雖哲宗惑於黨論，不能盡用祖禹之說，終致更張初政，國是混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爲念。觀於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周敦頤《太極圖》、《通書》（又《周元公集》）

綜　述

潘興嗣《濂溪先生墓誌銘》　吾友周茂叔，諱敦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敦字，因以敦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裁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覃恩改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尙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責於自期。譖譖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朱熹《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又《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卽《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

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又《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並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並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爲，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曾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言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芧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聚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端。其大者如蒲碣云，屠畯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志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蹤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既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柄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源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剌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樓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

又《記濂溪傳》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又《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爲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爲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爲邪。今

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又　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邪。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

張伯行《周子全書序》　予總角時，初就塾師。先君子爲予言曰，周程張朱，孔孟之正傳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識之。迨後從事舉業，而周程張朱之言，僅從《性理》及《近思錄》中領略大意，尚未獲盡覩全書。每時時思購之，而不可得。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効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悤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簡命，叨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搜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訂之。因思聖學之失傳也，自孟子而後大道不明。卽以韓昌黎之才之識，猶不免孔墨並稱，況其下焉者乎。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奧蘊。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說。字剖句晰，無微不彰。日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內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黃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徼福。非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眞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緬想其爲人哉。今者《性理》、《近思錄》二書，以先生開其先，當已家傳而人誦矣。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襲，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沒，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奧。則《太極》一書，雖廣大精微，要其陽變陰合，誠通誠復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傳於不墜，庶無負先君子庭訓意也。是余之願也夫。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紀事

朱熹《答陸子美書》（張伯行《周子全書》附）　梭山陸九韶書云，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抶，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抶，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答云，《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亘古亘今，（瀾）〔顚〕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所可疑者，乃在此不在彼也。

梭山又書云，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於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答云，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

又《答陸子靜書》 象山陸九淵第一書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中曰一，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是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鄉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鑽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云，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

晦菴答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綰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四方八面合(揍)〔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明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

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形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又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字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又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其言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豈可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子不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義，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同，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亦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乃爲明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孰爲昧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夫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皆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大率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而言也。

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來書云，《大傳》、《洪範》、《詩》、《禮》、《爾雅》，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止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哉。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有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遠慮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不知漏泄得多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陸九淵《陸九淵集・與朱元晦》

一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歟？伏想大據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

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嵚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閒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闔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

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

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

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

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

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並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並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

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

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當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贅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

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

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

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紐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紐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

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

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書』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程端蒙《與象山書》（張伯行《周子全書》附）

夫太極之理妙矣。實萬化之根柢，而此理之本原也。夫天下萬事萬物，行於有形之中，非有爲之本者，則亦安能亘古今而不息哉。天理而不本於是理，則造化之功有窮，人生而不得於是理，則人道之大不立。至於一事之細，一物之微，苟不能得是理焉，則亦何能屈伸往來，闔闢聚散於百千萬變之中而不自已哉。然斯理也，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搏之而不得，舉之而不勝，非有形體物象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焉。蓋聞太極乃無形之理，而非有形之物。其意混然，非以無極太極爲兩物相對而言也。《大易》雖不言無極，而曰神无方，易无體。《中庸》雖不言無極，而曰無聲無臭。周子之意，亦猶是耳。閣下又謂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太極，理也。陰陽，則氣也。氣固不離乎理，而遂指氣爲理則不可。《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非道，而所以陰陽者，道也。今閣下又謂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以閣下之言觀之，謂周子於太極上復加無極，則是謂太極

之上復有無極，而無極自爲一物，太極又自爲一物，其爲錯認大矣。大抵闇下之學，用力於存想，馳心於空妙，乃禪者之餘習，而不知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實理。該貫動靜，通徹內外。舉理而不遺物，存體而必及用，乃古今相傳之正學，而非若異端之爲也。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周子通書》一卷，右皇朝周敦頤茂叔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周子通書》一卷，《太極圖説》一卷，廣東提刑春陵周敦頤茂叔撰。

又《通書西銘集解》三卷，戶部侍郎新昌王夢龍慶翔所集。

又《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濂溪集》七卷，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並《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

《宋史·藝文志》 周惇頤《太極通書》一卷。

趙希弁《讀書附志》 《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右周元公敦頤字茂叔之文也。濂溪，在營道之西，蓋營川之支流也。先生既不能返其故鄉，上居廬山之下，築室溪上，名曰濂溪書堂，以無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因號爲濂溪先生。國朝道學始於先生。嘉定十二年，賜謚曰元，太常丞藏格取主善行德之法也。淳祐初元，詔從祀於學，封春陵伯。始，道守蕭一致刻先生遺文並附録七卷，名曰《大成集》。進士易統又刻於萍鄉，名曰《大全集》。然兩本俱有差誤，今併參校而藏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元公集》九卷，宋周子撰。周子之學，以主靜爲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説》、《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有《文集》七卷者，後人之所編輯，非其舊也。故振孫稱，是集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則在宋代已勉強掇合，爲數無多矣。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編，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其後五卷，則皆諸儒議論，及誌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蓋後人病其篇目寂寥，又取所著二書編之集內，以取盈卷帙耳。明嘉靖間，淳浦王會曾爲刊行。

國朝康熙初，其裔孫沈珂又校正重鐫。先儒著述，學者所宗，固不以其太少而廢之。原本後附《遺芳集》五卷，乃沈珂輯其先世文章事蹟，自爲一編，與本集不相比附，今別入之總集類，不使相淆。集中《愛蓮説》一篇，江昱《瀟湘聽雨録》力攻其出於依託，然亦別無顯證，流傳已久，今仍並録之焉。

雜録

度正《周子年譜附言》（張伯行《周子全書》附） 先生時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六月七日也。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僊居縣太君鄭氏墓側，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有玉色金聲，伊傅自視等語。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黃太史亦稱先生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極圖》，如親見先生容貌，接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盡其妙如此也。今其文具載附録，可考而知。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説》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説》，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説，非爲此説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説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

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並，並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謂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先生既沒，春陵人祠之學官。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遵故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部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師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見附錄。今文刻祠中。

《宋元學案・濂溪學案附》　宗羲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於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眞』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即是，是尋『無極之眞』於『二五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於《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圖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於圖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於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敘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

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旣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涬

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邪！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邪？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躔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兩間，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宗祖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卽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於悻躁，而有詆毀之理。明嘉靖南禺豐氏坊作《易辨》，辨《太極圖說》，滔滔八千餘言，故索垢瘢，此不足述者。至於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於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略先叔父晦木《憂患學易》中《太極圖辨》於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說》，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於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於儒也。朱子得圖於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於標榜矣。弦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天圖》於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於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熾烈，惟溫養而和燠。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玄牝之門』，玄牝卽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於此。於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於五臟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兩相間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於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於得竅，次於鍊己，次於和合，次於得藥，終於脫胎求仙，眞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顚倒其序，更易其名，附於《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陽動陰靜』。氣生於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玄牝』之名曰『萬物化生』。願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靜，就其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尚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於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於《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

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於何而辨？《易繫》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於天者爲男，生於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圈在方士爲玄牝、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圈，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雜，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況於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侔；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於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於中而歸於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於無何有之鄉，憮然似非人，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宣乎爲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蓋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況《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列此《圖說》於首，而止附於《通書》之後，並載仲父之辯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黎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辨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於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嘵嘵莫能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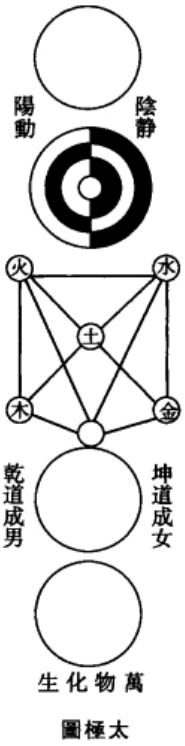
周敦頤《太極圖》（張伯行《周子全書》）



邵雍《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震《漢上易傳表》



右臣伏奉四月二十九日聖旨，令臣進所撰《周易集傳》等書，仍命尚方給紙札書吏者。臣聞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爲孟喜、京房。喜書見於唐人者，猶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傳，論卦氣納甲五行之類。兩人之言，同出於《周易》（之）《繫辭》、《說卦》。而費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說上下經，故前代號《繫辭》、《說卦》爲《周易大傳》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獨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之以莊老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餘年矣。國家龍興，異人間出。滎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顥。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爲表裏，有所未盡，以待後學。臣頃者遊宦西洛，獲觀遺書，問疑請益，偏訪師門。而後粗窺一二，造次不捨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成《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周易叢說》一卷。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不敢傳諸博雅，姑以自備遺忘。豈期清問，俯及芻蕘。昔虞翻講明秘說，辨正流俗，依經以立註。嘗曰，使天下一人知已，足以不恨。而臣親逢陛下，曲訪淺陋。則臣之所遇，過於昔人遠矣。其書繕寫一十三冊，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又《漢上易傳卦圖》（右）（上）《太極圖》。周敦實茂叔傳二程先生。茂叔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則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 或云，其圖在隋唐之間，有道士作《眞元品》者。先竊其圖入品中，爲《太極先天之圖》。此即搏之竊之所自始。且其稱名有無極二字，在唐玄宗序中。

胡渭《易圖明辨》卷三 男女萬物皆在五行之下，與宋紹興甲寅朱震在經筵所進周子《太極圖》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載者，以三輪之左爲陽動，右爲陰靜，而虛其上下之二〇以爲太極，乃後人所改，非其舊也。此不在《本義》九圖之列。或曰陳摶傳穆修，穆修傳周子。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竊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論云。

邵雍《皇極經世書》

綜　述

邵雍《皇極經世圖系序》 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

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生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物生焉，體文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息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化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放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覩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太剛爲人，太柔爲水。少剛爲石，少柔爲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之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陰陽剛柔之數更唱迭和，各得萬有七千二十四，謂以百一十二乘百五十二，又以百五十二乘百一十二。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再相唱和，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以萬有七千二十四自相乘。是謂動植之通數。本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寒暑晝夜，變乎情性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飛走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惟誠之謂乎。凡在天地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順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自取之耳。至於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聲音爲甚。聲者，陽也，而生於天；音者，陰也，而出於地。知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覩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陰之陰爲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厲，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鶴，走類得之則爲飛狼，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才，石類得之則爲礛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

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至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凰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廡，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以逆氣之應也。逆氣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游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不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惟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興事而應時者，其唯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末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尚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年之事，繫之以萬世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爲治，廢之則爲亂，用之則爲中國，捨之則爲（原缺）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　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右皇朝邵雍撰。雍，字堯夫，謚康節，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至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敍篇》，其子伯溫解。

邵康節《觀物篇》六卷，右邵雍之歿，其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者爲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爲六卷。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　《皇極經世》十二卷，《叙篇系述》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爲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爲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爲《易學辨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眞僞。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雍謚康節。

又《觀物外篇》六卷，康節門人張嵲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爲多，故名《觀物外篇》。嵲登進士第，仕爲太常寺主簿。

又卷九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邵雍堯夫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爲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爲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及對諸圖。又爲《易學辨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眞僞。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觀物外篇》六卷，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岷子望記其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内篇》二卷，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即《經世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内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莊周内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之耳。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

參之以數，亦無不合。案以上三書，皆已見《易類》，而解題詳略互異，今並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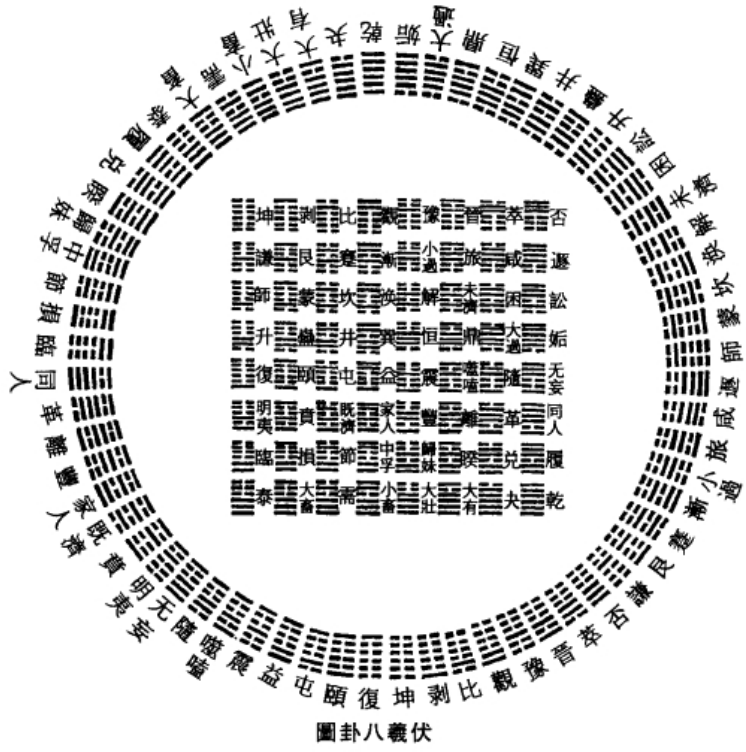
《宋史・藝文志》 邵雍《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敍篇系述》二卷，《觀物外篇》六卷，門人張潛記雍之言。《觀物內篇解》二卷，雍之子伯溫編。又《邵雍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邵子撰。據晁說之所作李之才傳，邵子數學本於之才，之才本於穆修，修本於种放，放本陳摶。蓋其術本自道家而來。當之才初見邵子於百泉，即授以義理物理性命之學。《皇極經世》，蓋即所謂物理之學也。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厥後王湜作《易學》，祝泌作《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張行成作《皇極經世索隱》，各傳其學。《朱子語錄》嘗謂，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又謂康節《易》看了，都看別人的不得。其推之甚至。然《語錄》又謂《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又謂康節自是《易》外別傳，蔡季通之數學，亦傳邵氏者也。而其子沈作《洪範皇極內篇》，則曰以數爲象，則畸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是也。是朱子師弟於此書，亦在然疑之間矣。明何瑭議其天以日月星辰變爲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變爲風雨露雷，涉於牽強。又議其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卦象大異。至近時黃宗炎朱彝尊攻之尤力。夫以邵子之占驗如神，則此書似乎可信。而此書之取象配數，又往往實不可解。據王湜《易學》所言，則此書原不盡出於邵子。流傳既久，疑以傳疑可矣。至所云學以人事爲大，又云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

雜録

邵雍《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爲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轉而爲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序，舍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後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朱震《漢上易傳卦圖》 （右）（下頁）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夬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爽坤初艮初兌初犖坎初離初蘧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其說源於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即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風雷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兌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夫曰，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爲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爲長女。乾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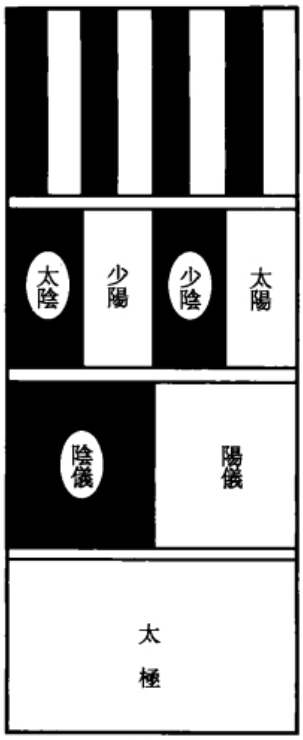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圖

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爲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爲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爲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爲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文王八卦圖

右《文王八卦》。《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說《周易》也。故管輅曰，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邵康節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震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盡於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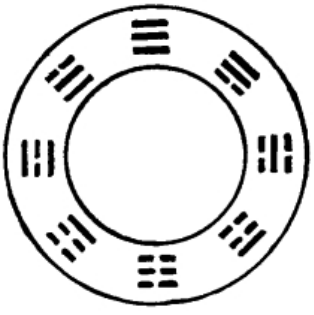


八卦次序之圖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

《啓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耦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爲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百家謹案：《大傳》，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至於《河圖》，自漢以來未有定說。孔安國、劉歆以八卦爲《河圖》，《洪范》本文爲《洛書》。鄭康成依緯書，則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一六居下之圖，皆以爲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河圖》也。至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亦以今之《洛書》爲《河圖》，《河圖》爲《洛書》。而朱子始反置之，作《啓蒙》。說詳先遺獻《象數論》中。據《啓蒙》，以圖中虛五與十爲太極，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奇耦數各二十爲兩儀，以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象，折四方之合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爲兌震巽艮，並牽扯《洛書》入之，以傅會《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文。而蔡氏謂伏皇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圖》者伏皇之所由以畫卦，《書》者大禹之所由以衍疇也。其實八卦與《河圖》不相黏合。卽朱子自於《原象篇》云：「惟皇太昊，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興篇》又云：「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殆亦自悟《啓蒙》之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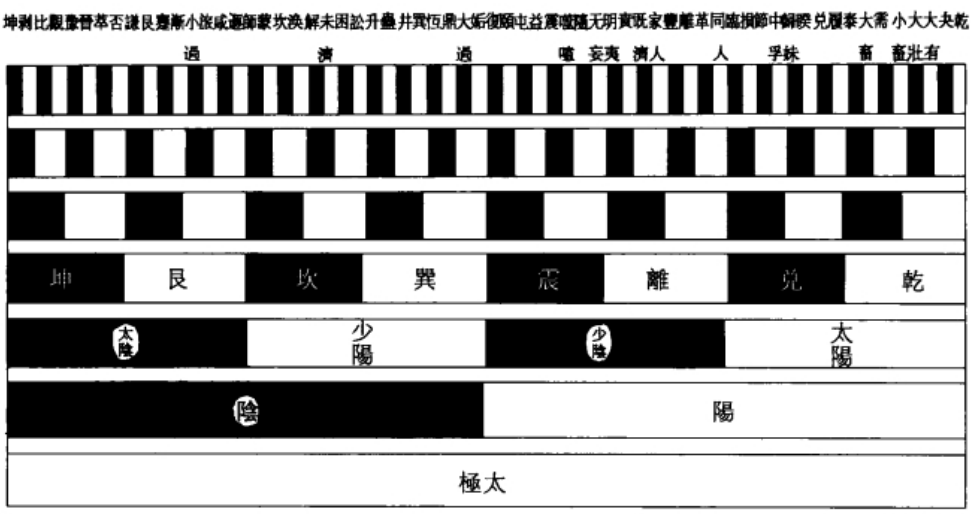


八卦方位之圖

此明《伏羲八卦》也。又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八卦之在《橫圖》，則首乾，次兌、離、震、巽、坎、艮、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



圖六十四卦次序之圖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也。是於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也。是於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以至爲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此即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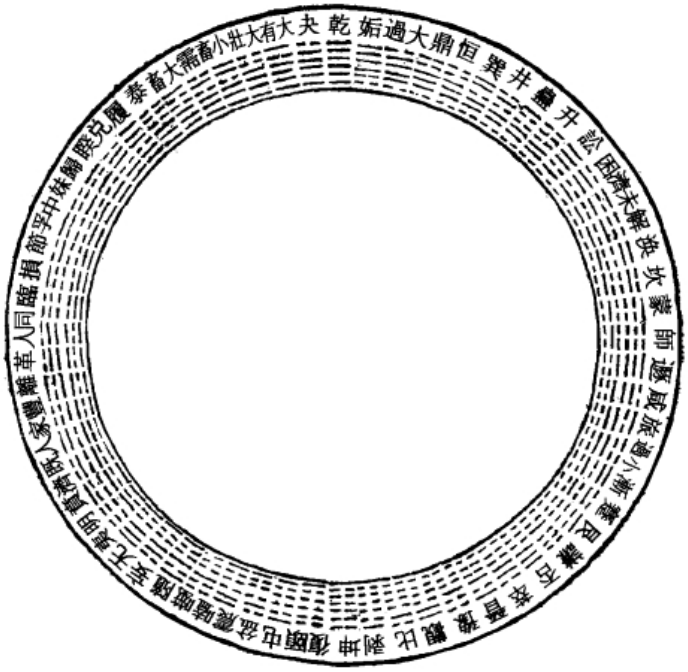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此邵子所謂《伏皇先天六十四卦橫圖》也。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朱子《本義》於《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以奇耦爲之，終不粲然。今欲易曉，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間也。」《圓圖》即以此序規而圓之，《方圖》以此割而叠之。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自姤至坤爲陰含陽，自復至乾爲陽分陰。坤、復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姤爲無極之前。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



六十四卦圓圖（方位圖）

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百家謹案：邵子之說，以得半爲中，又不敢至於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漸趨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謂其盛；既開，則謂其衰。」其理不過如此。



方圖（四分四層圖）

《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咸、損也，坎、離、既、未濟也，震、巽、恆、益也，爲四層之四隅。

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爲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爲逆。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朱子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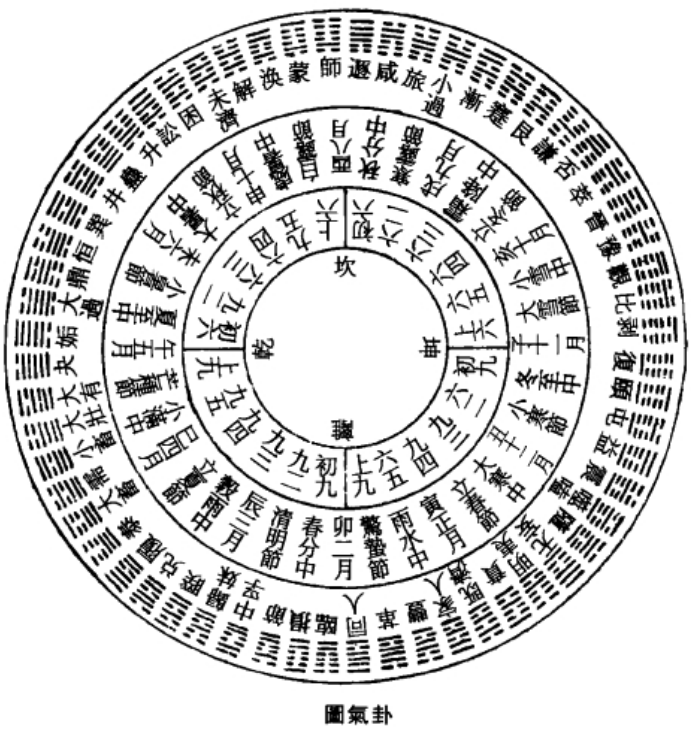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爲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乾之右，爲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爲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於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百家謹案：《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爲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即《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即《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即《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〇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於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〇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爲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爲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爲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爲觀，日月皆入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當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末交夏至，爲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十二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末交冬至，爲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爲六十四卦。以卦配氣者如此。

周一敬曰：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無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



卦氣圖

以此爲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卽擬此干支爲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卽擬此時爲天心乍轉，定爲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爲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爲一氣之節，逐時逐日敍而數之，或爲甲子，或爲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卽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日，卽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於是以干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掩；數長者福，數盡者迍。消息盈虛，歸於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遁矣。〇如今年歲在辛巳，筮者於六月朔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遞頤而屯而益，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乘承之候，其節氣爲小暑矣。視所值爲姤之上邪，則日爲甲辰，於冬至丙戌，干爲生而支爲沖，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無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窮，正乾盡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邪，則日爲乙巳，於冬至丙戌，干既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愼德載物，濟事有人。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得時得朋，有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畫，無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百家謹案：康節《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去四卦二十四爻，以一爻當一日，恰合當期之三百六十日。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康節謂：『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又曰：『楊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今觀《太玄》，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亦便未可謂知曆理，見天地之心者也。康節《先天卦位》，崇奉之者莫如朱子，至舉其圖架於文王、周公、孔子之上。然而辯之者亦不少。茲略採辯圖之說於後，以俟千秋論定焉。

張載《正蒙》

見《張載集》。

綜　述

蘇昞《正蒙序》　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

范育《正蒙序》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

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睟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

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

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

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

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眞，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

使二氏者眞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

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凝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

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敍。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

劉璣《正蒙會稿序》　《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砭愚》、《訂頑》，皆《正蒙》之謂也。

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睟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開卷思睡也。

璣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於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蓬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稟。中間所引經傳，舊有註者，固不敢妄爲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尚多郢書燕說之誤，而爲高爲下，則敢以此爲措手之地云。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皐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

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岐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檃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諸儒，逐跡蹶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啓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闖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啓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溫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

『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儻用其蔑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

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斅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由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騖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昱王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著録

《宋史·藝文志》 張載《正蒙書》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正蒙書》一〇卷，右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

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正蒙書》一〇卷，崇文校書長安張載子厚撰，凡十九篇。案晁公武《讀書志》：「是書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范育、呂大臨、蘇昞爲前後序，皆其門人也。又有待制胡安國所傳，編爲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雜録

葉適《習學記言》卷四九《因范育序正蒙遂總述講學大指》　道始於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黄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説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説，今不取。

次皋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敎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皋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克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皋陶、湯、伊尹，於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於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於高，魚起於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惠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於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於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敎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於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知明其不然。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於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爲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顔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

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殁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足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爲湯、文、武固然，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丘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於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彖》、《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彖》、《象》揜翳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於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鬬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於《孟子》而遂絕耶？其果至是而復傳耶？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爇，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環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譬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注解正蒙》二卷，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正蒙》一書，張子以精思而成，故義博詞奧，註者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註者亦莫知所從，不敢置議。光地是書，疏通證明，多闡張子未發之意。又於先儒互異之處，如太虛之說與周子太極不同，清神濁形之分爲程子所議，太極陰陽爲三之說，啓胡氏三角太極之學，地有升降一條，黃瑞節以爲執四遊舊說；又如六經之中釋《孟子》之過化爲不滯於物，釋《中庸》之敦化爲體厚用神，釋《易》繼善爲不已其善，釋《論語》上智下愚爲習成，釋《中庸》仁者爲生安智者爲學利，釋《論語》空空無知爲無思無爲，釋《易》蒙以養正爲養蒙以正，釋《論語》先進後進爲急行緩行，洋洋盈耳爲樂失其次，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句以共字屬下，釋好勇疾貧章二亂字爲迷謬，釋《易》險阻爲聖德之高堅，釋《論語》素絢後素二素字異義，釋《詩》勿翦勿拜爲拜跪之拜，《棠棣》爲文王之詩而周公有所加，《晨風》爲勞而不休，釋《禮》禘祫之義牽用註疏舊說，殤祭之義又改《易》舊說，皆一一別白是非，使讀者曉然不疑。於明

以來諸家註釋之中，可謂善本矣。

又　《正蒙初義》十七卷，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是編詮釋《正蒙》，於《性理大全》所收集釋補註集解外，取明高攀龍徐德夫國朝冉覲祖、李光地、張伯行之註，列程朱諸說之後，並採張子《經學理窟》、《語錄》、《性理拾遺》三書相發明者附錄之，而各以己見參訂於後。其大旨謂張子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對照。又謂太虛有三義，又謂程朱多不滿此書太虛二字。然晰其本旨，殊塗同歸，正不必執程朱諸論以詆之。又謂《詩箋》、《書序》、《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爲多。今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澤，遂詫而怪之。但當分別讀之，不宜橫生訾議。論皆持平，頗能破門戶之見。其謂張子自註，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樂器》者各一，見於《王禘》者五，《乾稱》者四。諸本或以集釋誤爲自註，又謂十七篇爲蘇昞所傳，張子手定，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爲不苟。至所稱張伯行註出於他人之假名，非所自註云，得諸伯行面言，亦足資考訂也。

張載《西銘》

見《張載集》。

綜　述

朱熹《西銘論》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

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余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沈自彰《張子二銘題辭》　孔門之學，求仁而已。仁者人也；學不識仁，終非眞悟。故孔子以民之於仁甚於水火，孟子於放心不求者哀之。後世關、洛，實得其宗。而《西銘》數語，程門輒取以教學者，雖其所指若不過君臣長幼貧富屋漏之近，然挹其規度，包三才之廣大，充其精蘊，體天人爲一源。學者所當默識而固有之也。《東銘》嚴毅，一時並出，茲用提挈，以示學者，庶幾程門之遺意云。

著　錄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西銘集解》一卷，張載作《訂頑》、《砭愚》

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明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之說爲一編，刻之興化軍。

《宋史・藝文志》　祝禹圭《東西銘解》一卷。

雜録

程頤《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程顥、程頤《程氏遺書》卷二上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朱熹《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擁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又《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玆爲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逈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

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踐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又《朱子語類》卷九八　《西銘》一篇，首三句卻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稱」字。又曰：「以主上爲我家裏兄子，得乎！」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個『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理只有一個，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個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卻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個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爲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爲楊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說「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卻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答叔京『參乎』『伯奇』之語：『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

《西銘》通體是一個『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個『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當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是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卻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廝共底也。』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個「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個「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個「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個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個。』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個。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個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曰：『然。』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一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概，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可也。』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卽分殊也。』節。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滾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個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個道理，不道是這個是，那個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幼幼，皆是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個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

卓錄云：『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爲父母，然自家父母自有個親疏，這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家相，若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皆是如此。龜山正疑此一著，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同與裏面，便有個『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個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卽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個樣子否？』曰：『是。』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卽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卽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顧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當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個劈下來底道理，有個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西銘》。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

問《西銘》：帥。摠心性言。與。如『與國』『相與』之類。於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子。濟惡。積惡。化。有迹。神。無迹。旨酒。欲也。不弛勞。橫渠解『無施勞』亦作『弛』。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著。《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卽句句上自有「理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個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個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個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又問禮。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且如諸侯七廟，大夫五廟，士二，這個便是禮；禮裏面便有義。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中庸集略》呂與叔所云：「自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之當慈，這便是仁；至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這一個物事分不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義禮智信當來。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來用，只是這一個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而今只略略動著，便有三個物事在那裏，其實只是一個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這個道理，便是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個物事。』

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據老幼及人一句，自將分殊都說了。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者同類也，但施置有先後耳。因說：「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之道』。」

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先生以爲然。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述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遂且傲非，不智孰甚焉！

程顥《定性書》

見《二程集》。

程頤《識仁篇》

見《二程集》。

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

見《二程集》。

邵伯温《漁樵問對》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漁樵問對》一卷，右皇朝張載撰。設爲答問，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宋史・藝文志》　邵雍《漁樵對問》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漁樵問對》一卷，舊本題宋邵子撰。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爲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慎《丹鉛錄》嘗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卽使有之，不足爲據。執松柏而謂冬不肅殺，執靡草而謂夏不茂育，則拘墟之見也。且蕭邱誰得而見之，葛洪又何自而知之。摭百家迂怪之言，以曲相詰難。則

道經釋典理外之事亦多矣，可援以爲證乎。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愼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卵黃脬豆，厥譬甚明。是卽依附之明證。愼不知歷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爲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習見之談。或後人摭其緒論爲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邵伯温《易學辨惑》

著録

《宋史・藝文志》 邵伯溫《周易辨惑》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易學辨惑》一卷，宋邵伯溫撰。伯溫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按沈括《夢溪筆談》載，江南鄭文寶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文寶所談，玠駭然曰，何處得此法。嘗遇一異人授此歷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蓋當時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術。伯溫謂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修，修受之陳摶。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文寶欲從學，皆不之許。天悅感疾且卒，夫賂其僕，於卧內竊得之，遂以爲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因撰此書以辨之。《宋史》邵子本傳頗採其說。考《書録解題》有鄭夬《易傳》十三卷，《宋史・藝文志》有鄭夬《時用書》二十卷，《明用書》九卷，《易傳詞》三卷，《易傳詞後語》一卷，今並佚。《司馬光集》有《進鄭夬易測劄子》，稱其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與伯溫所辨，褒貶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應背馳如是。以理推之，夬竊邵子之書而變化其說，以陰求駕乎其上，所撰《易測》必尚隨爻演義，不涉術數，故光有不泥陰陽不涉怪妄之薦。至其《時用書》之類，則純言占卜之法，故伯溫辭而闢之。其兼《易測》言之者，不過憎及儲胥之意耳。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自《永樂大典》錄出，蓋明初猶存。《宋史・藝文志》但題《辨惑》一卷，無易學字。《永樂大典》則有之，與《書録解題》相合。故今仍以《易學辨惑》著録焉。

文集分部（含語録類）

范仲淹《文正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范文正公集》二〇卷，《別集》四卷，右皇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爲學明經術，跂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爲任。事母至孝。姑蘇之范，皆疎屬，置義莊以贍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爲恥。獨梅堯臣嘗著《碧雲騢》以譏詆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范文正集》二〇卷，《別集》四卷，忝政文正公吳郡范仲淹希文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卽公也。幼孤，從其母適朱氏。其爲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

《宋史・藝文志》 《范仲淹集》二十卷，又《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奏議》十五卷，《丹陽編》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文正集》二〇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議》，已著録。是編本名曰《丹陽集》。凡詩賦五卷二百六十八首，雜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蘇軾爲之序。淳熙丙午，鄱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卽今《別集》。其《補編》五卷，則國朝康熙中仲淹裔孫能濬所搜輯也。仲淹人品

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者。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衍先天而後謂之能聞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

孫復《孫明復小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孫明復《睢陽子集》一卷，右皇朝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子妻之。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於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爲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宋史・藝文志》《孫復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孫明復小集》一卷，宋孫復撰。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已著錄。案《文獻通考》載孫復《睢陽子集》十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蘇轍《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蓋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爲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爲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執也。至於揚雄過爲溢美，謂其《太玄》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則白圭之玷，亦不必爲復諱矣。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

綜　述

徐肇顯《重刻徂徠先生集序》 余少時閱《盧陵集》，至奉符《石先生墓誌》，稱其學篤志大，憂思深遠，指切當時，賢愚善惡，無所諱忌。竊慨然慕其爲人，思讀其遺書而不可得。

既而筮仕中州，踰十數載而遷牧奉符，始獲攜屐徂徠，訪先生之故址，憑而弔之。繼又遇其十九代孫維巖來謁，出所藏舊集兩卷示予。予觀其文，慷慨激直，理達氣充，以仁義忠信自勉，亦即以仁義忠信勉人。雖其功不見於世，而擇之既精，語之復詳，所謂立德、立言，卓乎無愧者也。予既喜是集之獲心，而又惜其湮沒不彰，無壽之梨棗者，因命長子祖望考校次第，正其魯魚亥豕之譌，鋟而存之，以示來學。

余思先生當五季紛爭，聖道榛蕪之後，獨能尋墜緒，闢異端，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志不在子輿氏下矣。乃言不諧俗，行思矯世。一時衆口嫉善，譖諛其後，視之如寇仇，棄之如土梗，進不容其列於朝，退不容其息於野，生不容其達於時，死不容其安於土。雖以杜、韓、歐陽諸君子力爲推剡，而卒抑鬱以終其身，何其甚也！

然而公論在人，歷久自定，謗焰蔽天，忽與螢火俱滅。七百年來，自學士大夫以至田夫野老，莫不挹其流風，傳其姓氏，津津齒頰，欲使之齊泰嶽而光日月，此固權貴之所不能抑，好事之所不能誣，僉夫宵小之所不能媒蘗而中傷之者也。

嗟夫！存或抑之，歿或揚之，道或晦之，言或彰之，後之覽斯集者，其亦可以慨然而興矣。康熙歲次庚寅正月上浣，知泰安州事山陰徐肇顯宜菴撰。

張伯行《石徂徠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

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不知有所爲正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自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便爾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攖姦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

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

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氣，懍懍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

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以奮然而興矣。因裒其全集，付之剞劂，而以一言附於左。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石鍵《徂徠石先生全集序》　士生於其鄉，而道德足以振一時之風化，文章足以關一世之運會，雖功業未及建竪，而行方學正，使天下仰如泰山喬嶽，祥麟威鳳，至於指其所居之山川爵里以爲號，而不敢斥其名，傳之數百世後，皆尊信無異辭。此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終古而不毀者也。豈一時名位之崇卑所得榮辱，顯晦者哉！

徂徠先生當宋仁廟間，正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時，挺然以斯道爲己任，師事孫明復先生，受經侍立，執弟子禮唯謹。一時魯人駸駸然知師儒德義之尊者，先生風化之力爲多。至作爲文章，皇皇炎炎，尊孔、孟，闢異端，闡仁義，明目張膽，掉臂游行於范、韓、富、歐之間，爲濂、洛、關、閩諸儒嚆矢。而《慶曆》一詩，分別忠佞，指斥當時，判若黑白，幾貽身後之禍。其功何其偉，其識何其精，其氣何其壯與！迄今誦其詩，讀其書，灝灝落落，如黃河之發源崑崙而瀉千里也；煇煇燿燿，如三辰列宿經緯四維而光景常新也。其憂時憫俗、扶世教正人心，勤勤懇懇之懷，如君臣師友謨誥訓誡於一堂，而不憚其丁寧反復也。非秉天地之正氣，卓然自命爲聖賢之徒者，烏克臻此哉！

鍵忝爲先生宗裔，來守是邦，登堂瞻像，慨然景慕。未幾，先生十九世奉祀孫維巖捧前守徐公所刻徂徠詩文二册進見，且言有全集二十卷，得之漁洋書庫者，徐公方謀剞劂，會內遷，遂不果。予亟索觀，較徐刻數倍之，眞可覩先生之全而發先生之光矣！因割俸授梓以廣其傳，且進維巖而告之曰：『嗚呼！賢愚無兩心，古今無二道，時不同而地同，人不同而理同。方先生師明復時，孫爲布衣，先生爲進士，退然俯首下之，不爲屈。此豈有勢位名爵在其意中哉？望道之念切而外有所忘也。乃當時之人，亦皆不以爲妄。愚者化其梗，賢者致其誠，此秉彝之所同，觸之而易動，感之而即應者也。由斯以觀，先生自處於善，即與人以善，豈非成己成物之功哉！今之爲士者，甫採一芹即傲然自足，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及考其言行，不齒於鄉黨宗族者，比比是也。人遂以爲士虛聲無實，甚且賤而惡之。此固兩失之道，亦士不自克爲善有以招致之也。今子爲先生嫡裔而予爲茲土司牧，願以先生爲法，交勉其難，使天下之讀斯集者不致議我兩人爲僅能刻先生之集者，斯幸矣。』因不辭僭踰而序。康熙五十五年夏四月石鍵序。

石維巖《重刻徂徠先生集序》　徂徠先生，維巖十九世祖也。巖未冠，先君子即以徂徠遺文訓讀，自《慶曆聖德頌》以下僅十六篇而已。

及閱歐陽公所爲《墓誌》云：『某集者若干卷，又某集者若干卷。』知吾祖著作甚富，或傳者之失其守也。因思裒集之，後讀歐陽公詩云：『舊稿偶自錄，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乃知當時已多散軼，又況六百餘年之後耶！

先君子訓巖時，常述先大父東周公與宋多史嗣君太元公同師事李還朴先生。還朴爲理學名儒，而太元乃秘書世家，先大父因得徂徠遺文於太元藏書中，請還朴先生爲序，而欲付之梓。未幾捐館，事遂寢。先君子八齡而孤，王母吳荻畫和丸，朝夕訓誨，每以遺文得之之由，與末及梓之故爲言。後先君子稍長，益知珍護，鑿壁而藏之。值鼎革，兵燹迭告，廬舍盡爲灰燼，而壁中文獨無恙。噫！非吾祖在天之靈有以默而相之，吾父繼述之善有以保而守之，即此十六篇，又烏可得耶！

嚴承先人之命，日謀剞劂而未就，前後手錄凡數册，學使者至則捧而呈之，冀一遇，卒不可得。歲戊子，山陰徐公來守吾岱，敦大慈祥，留心風化，甫期月，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嚴友人趙君仁圃以遺文未刻言於公，公慨然引爲己任。己丑冬付梓，越庚寅春告竣焉。

嗚呼！嚴先子六百餘年未發之光，公一旦而發之；嚴祖父三世未成之志，公一旦而成之。卽斯一事，其所以振興名教而加惠吾岱者，豈淺鮮哉！

遺文十六篇，軼事二則，先世所傳舊稿也。詩三十九首，康熙丙戌，嚴於呂晚邨《宋詩鈔》中始得之，併附志於此云。裔孫石維巖序。

王之翰《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序》　《石徂徠集》二十卷，南宋初曾有雕本，迄今七百餘年矣。余所見凡數刻，皆非全帙。甲申來歷下，適及門張君次陶藏有明人影鈔本，尚爲完書，懼其久而散失也，爰與二三同志醵金付梓。卷內行款，一仍明鈔之舊，惟末增《附錄》一卷。刊旣成，問序於余。余披讀之餘，若有激發於中而不能自已者，遂爲之序曰：

儒者著書立說，旣欲明王道，談仁義，以立萬世標準，而其指陳時勢，大抵皆一時忠君愛國之隱所激而成。後之人讀其遺書，往往低徊反復，至於感激涕零而不能自已，則以古今來家國時勢之變不甚懸殊，而所謂忠愛之誠，則一而已矣。

宋初承五季晦盲之餘，正道錮蔽，邪說縱橫，學士大夫滅棄聖經，舉世毫不爲怪。徂徠先生獨憂之，於是著《怪說》、《中國論》以闢釋、老及時文。且曰：『去斯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夫先生之學，不獲用於時，其發憤作爲文章，亦第託之空言耳。而論者謂有宋道學之傳，上承洙、泗，下啓洛、閩，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法，燦然復明於世，實自先生倡仁義、闢邪說始。然則先生維持斯道之功，顧不偉哉！

蓋嘗論道德文章，有國家之元氣也。時文之尙浮靡，與異端之肆無忌憚，則剝蝕元氣者也。世之將治，有豪傑出，斯二者在所必斥。否則因循姑息，上下相蒙，日復一日，而不知伊於胡底。風俗由此覘升降，人心由此驗敬肆，世運國祚由此卜盛衰。其機甚微，而其禍甚大，非深識遠慮之人，其孰能知之？

噫！先生一時之言，實萬世之龜鑑，而當其時，以挺特不撓之節，毅然以天下是非爲己任，分別忠佞，指斥當途，乃幾罹媒孽中傷之禍於身後。嗚呼！其受謗深者，其發光必遠；其發光遠者，其流澤必長。士君子具忠君愛國之忱，處江湖則憂其君，立廊廟則憂其民。至性至情，古今同轍，三復斯編，未有不奮然興起者也。若夫百世相感，如將見之，至於掩卷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已，則所以希先生之光而承先生之澤者，必更有在。是集之傳，豈僅爲論世知人、考訂文字之助已哉！光緒十年春正月，濰後學王之翰謹序。

全祖望《讀徂徠文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贏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鑑何飽之禍，而委蛇爲之』，卽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孫星衍《徂徠文集跋》　《徂徠文集》二十卷，題徂徠石介守道。目錄一卷，每卷前又各有目錄。末附歐陽文忠所撰《墓誌銘》一首，詩二首。書中有祖宗、朝廷等字，俱空一格，知從宋本影寫。《四庫全書》、《徂徠集》二十卷，無附錄三篇，第四卷闕《寄元均》、《叔文》、《讀易堂》、《水軒暫憩》四詩，此本俱完。收藏有『隨處體認』白文方印、『疏窗蔭綠筠』朱文圓印、『戶映花叢堂下簾』白文方印。

王士禎《徂徠集跋》　宋石介守道《徂徠集》二十卷。詩（四）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啓表一卷，石門吳孟舉之振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文公大年，觀《過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傴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錢曾《徂徠文集跋》　《徂徠文集》二十卷。守道《慶曆聖德頌》出，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蓋所云『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謂夏竦也。未幾，歸徂徠山，遇疾卒。而竦欲以奇禍中傷大臣，遂稱介詐死，北走契丹，幾陷人主有剖棺發塚之過。繙《徂徠集》，因恩小人欺君，無所不用其極，爲之掩卷失聲，並錄歐公誌銘及詩於後。

丁艮善《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跋》　有宋石徂徠先生諱介，字守道，一字公操。見歐陽文忠公《與石推官書》。先生與泰山孫明復、泰州胡安定，實開

北宋道學之統，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也。

徂徠先生卒於慶曆五年，歐陽公志其墓云：「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宋史》本傳云：「有《徂徠集》、《唐鑑》行於世。」皆不詳卷數。國朝石氏有家藏先生文十六首，詩三十九首。乾隆間，石太守重爲編次，其數僅倍於舊。道光間，徐清惠公守泰安，以其本與《明復小集》合刻爲《魯兩先生集》，並附《擬請孫石兩先生從祀議》於後。是集雖經流傳，尚非完帙。

吾友張次陶家藏二十卷原本，蓋前明時所影寫也，卷首有總目而無序，每卷首行題「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文內「構」字必闕，注以「字犯御名」，是原本爲南宋高宗時所刻無疑。是時魯地屬金，石氏藏書已散失，南宋猶刻其全集以行，道學之否於此而泰於彼，亦略可見。原鈔脫誤處與《四庫書》著錄本同。今據徐本補其三詩，唯缺《寄叔仁》一首，《水軒暫憩詩》猶存其半，觀者亦可以撫全帙而無憾矣！

方今正學昌明，漢、唐諸儒多崇祀典，如魯兩先生者，德行卓絕，有繼往開來之功，誠據徐公所擬《從祀議》而舉行之，誰曰不宜！是望於表彰先賢、維持風教之君子。光緒十年春正月，日照後學丁晏善謹識。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徂徠集》二〇卷，右皇朝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徂徠集》二〇卷，國子監直講魯國石介守道撰。集中有《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此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也。豈當是時竦之姦猶未著耶。陸子遹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也。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宋史・藝文志》　《石介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徂徠集》二十卷，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進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後以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事蹟俱見《宋史本傳》。初，介嘗躬耕徂徠山下，人以「徂徠先生」稱之，因以名集。

介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故集中極推柳開之功，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見。雖主持太過，抑揚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爲者。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兩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亦篤論也。

歐陽修作介《墓誌》，稱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當分爲二部，此本統名《徂徠集》，殆後人所合編歟？第四卷內《寄元均》、《叔仁》、《讀易堂》、《水軒暫憩》四詩，有錄無書。則傳寫脫佚，亦非盡其舊矣。

介傳孫復之學，毅然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然客氣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詭激。王偁《東都事略》記仁宗時罷呂夷簡、夏竦，而進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王素、歐陽修、余靖諸人，介時爲國子直講，因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忠佞。其詩今載集中，蓋仿韓愈《元和聖德詩》體。然唐憲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姦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蹟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恩怨。

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又若太學諸生挾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戕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驅逐宰執，由來者漸，亦介有以倡之。

史稱孫復見詩，有「子禍始此」之語，是猶爲一人言之，未及慮其大且遠者也。雖當時以此詩得名，而其事實不可以訓。故仍舊本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雜録

劍舟居士《徂徠文集校後記》　乾隆壬子秋日，余放棹曹溪，見席

氏守樸齋插架有此集，因假歸，抄出一部。將來當纂附錄一卷，如北平《朱笥河文鈔》內《和州梅豪亭記並銘》一篇，嘉定錢潛研《金石文跋尾續》內康定二年《石氏世表》之類。又《歐陽公集》有介《墓表》，《宋史》本傳，《東都事略》，《宋名臣言行錄》，餘甚多，余已另錄。壬子嘉平八月劍舟居士手校一過。

徐坊《重雕徂徠石先生文集校記》　右《徂徠集》二十卷，近濟南尚志書院據濰張氏所藏明人景鈔完帙重雕者也。其行款悉依原鈔本，空格亦同。當時校刻者不暇詳審，故卷內奪譌亦皆未及刊正。庚寅閏月，榮成孫君佩南過濰，以先人與其先德有同年之誼，不棄蒙陋，忘年下交。時君方校刊《孫明復小集》，欲以此本合印以行，而病其奪譌太甚，遂以校讎之役相屬。

坊按：歐陽公撰《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云：「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凡兩言之，是當日原分二集。然考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經籍考》、《宋史藝文志》、明《文淵閣書目》、《內閣書目》、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者，皆止二十卷本，孫淵如收藏景鈔宋槧本，卷數亦同，蓋此二十卷本其來已久，非必後人所合併也。

康熙庚寅徂徠先生裔孫維巖錄家藏詩文分爲二卷，徐氏肇顯取以付雕。維巖復得王氏池北書庫本，歲丙申，石氏鍵又爲梓行，今此本流傳無多。道光癸巳，徐惠公宗幹守泰安，乃更集先生詩文之見諸《志》、《乘》者，合前徐氏本重付剞劂。是此集近刻於吾鄉者，合之此刻凡有四本。吾友高君翰生留心齊魯文獻所藏，有石氏本、後徐氏本，予並從假得之。翰生又以家藏舊鈔《聖宋文選》見示，因取與此本校勘一過，凡原文譌者正之，奪者補之，互異者兩存之。

石氏本二十卷，卷數與此同，而第四卷內《四庫》著錄本所闕四詩，一一具在，與平津館藏景宋本合，今即據以補正。又後徐氏本所載《根本策》、《祭孔中丞文》、《石氏墓表》三篇，他本不見，茲特錄爲補遺一卷，附諸集後。

校既畢，郵寄孫君，君又爲增損正定凡若干條。坊少年孤露，學殖日荒，重違孫君之意，勉事校讎，金銀白及之誚，知所不免。大雅宏達，尚其鑑諸。

臨清徐坊記。

《聖宋文選》所收石介文目　卷一五：《中國論》、《漢論上》、《漢論中》、《漢論下》、《季札論》、《伊呂論》、《周公論》、《是非辨》、《辨謗》、《辨惑》、《辨私》、《辨易》、《朋友解》、《書淮西碑文後》、《錄囊書魚辭》、《擊蛇》、《笏銘（並序）》。

卷一六：《上（潁州）蔡侍郎書》、《上范經略書》、《與范思遠書》、《與裴員外書》、《上韓密學（經略使）書》、《與士建中秀才書》、《上李雜端書》、《上孔中丞書》、《上蔡副樞書》、《上趙先生書》。

卷一七：《唐鑑序》、《石曼卿詩集序》、《送龔鼎臣序》、《送祖擇之序》、《送張季常序》、（按即《送張續季常序》）、《祥符詔書記》、《宋城（縣）夫子廟記》、《泰山書院記》、《青州州學公田記》。

李覯《李覯集》

綜　述

李覯《李覯集自序》　李覯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辯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媿，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

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祖無擇《李泰伯退居類稿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馭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於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

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於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孫甫《直講李先生集序》 晦翁謂李泰伯文得自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蓋有取爾也。後儒以文名家，言或離道，藝也，弊也，人奚庸哉！泰伯先生在宋爲旰江一時儒宗。旰江，今南城也。正德乙亥，余至邑，謁境內載祀之祠，至先生墓堂，瞻拜興思，求後世子孫，得希先、希哲二少俊，育之庠。復求先生遺文，得所藏抄本，多殘缺。明季得全集於邑吏部夏東洲，板自閩中書賈，歲久亦訛。嗚呼！先生高風奮乎旰江千百季矣。其所以論其世而起後學，賴有此集爾！遂與邑之文人共加參訂，選諸善書，鋟諸梓氏，圖永其傳焉。工食之需，薄俸三之一，李氏子孫三之二。刊成，識此於末。正德戊寅孟冬上日賜同進士出身知南城縣事川南孫甫序。

陸瑤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 世之所稱不朽者，自事功而外，道德文章其上焉者。若夫盛德可師，名文範世，俾千載下想見其爲人，足以傾動名流，醉心雅彥，眞所謂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執鞭欣慕，實獲我心。

李泰伯先生，舊屬南唐之裔，生於宋眞宗之時，道德文章，卓絕一世，且多所著作，學者皆斗山仰之，蓋屹然爲宋代儒宗。然志不樂仕進，當時名卿碩輔，嘗交薦登朝，授以清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歸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時門人如曾子固、鄧潤甫，其表著焉。先生先於周、程、張、朱數十年，嘗與范希文諸先輩上下論議，暢發乎堯、舜以來相傳之旨，於是理學大明，儒風蔚起，識者謂濂、閩、關、洛之學，皆先生有以啓其緒焉。其所以羽翼聖經，匡扶世教，豈淺鮮哉！憶予方舞勺之年，曾讀先生《袁州學記》，未免有管窺半豹之感，洎予筮仕雲林，乃得與其裔孫步生遊，遂獲先生全集而縱觀之。生平傾慕，一朝饜飫，其喜固有洋洋者矣！由是咏先生詩賦則高步唐人之風，讀先生序記則淵涵宋儒之理。更尚論先生爲人則會心聖賢，不求聞達，其西漢仲舒，東都之林宗叔度歟！所謂盛德可師，名文範世，微先生其孰與歸？顧先生之文，其存篋者，雖炳若日星，其鋟鋟者，不無虞殘斷。

今步生以俊偉博洽之才，扶搖九萬之力，志欲表章先緒，光大前休，糾合族之同志而謀所以重刊之者，蓋庶幾先生之道德文章，盛而傳，美而彰，以垂不朽也。予愧言之無文，曷能出一語以弁簡端，猶記家大人之督學西江，亦嘗過高空，致少牢，登先生之堂，誦先生之文，仰先生之風，惟唯唯然讚嘆於山高水長而已。予不肖，雖有卿卿之言，亦何加於山之高、水之長也哉！嚴命催歸，就養方亟，明日者指四明以言，旋嘆駸駸之靡及矣，步生其勉之。康熙甲辰仲秋月吉旦平湖後學陸瑤林謹拜手書於繡谷之崇正書院。

李來泰《宋泰伯公文集叙》 孔、孟不作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之復明於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之不臻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隆者，宋君相任儒之不專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獨盛，周、程、張、朱，其最著矣。然學問淵源，遞相師祖，如家泰伯生於宋眞宗之末年，是時理學尚未繁興，公菰蘆中一韋素耳，將伯無助，獨挺然倡絕學於東南，其於干祿應制之文，屏棄弗習，一以『六經』四子爲宗，闡析微義，股肱大道。且竭力奉親，行誼眞摯，處則純儒，出爲碩輔，公固可以仕矣。然仕匪公志也。及范文正公疏薦於朝，始起公爲國學博士，何國學未幾而公遂賦歸來？意者蘇舜欽、王益柔兩人亦文正公所薦士，後皆以讒沮，公所見如是，故遂無意於出而終於處也耶！雖然，士患不行其道耳。樂行憂違，出處原無二致，自公退居鳳崗，創立旰江書院，遠近生徒之聚而講貫者，幾於鱗集麕至。如曾子固、鄧潤甫皆其高弟也。凡公生平所著述，俱有孟軻、揚雄之風，若雄尚未許與公方也。顧有謂公於書無所不讀，惟不讀孟子，此豈眞知公者哉？予以爲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實維家泰伯。

始第其書，不甚廣於世。憶童時侍先嚴大夫側，授讀公所爲《袁州學記》，中有『旰江李覯詵於衆曰』之句，因而叩我先大夫曰：泰伯公之所自出果旰江歟？先大夫曰：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於臨，自臨徙金谿，至公六世

祖，始挈家而籍旰城之長山，長山卽今之瀘溪縣是然。則公之稱曰旰江也者，亦猶鞏本臨川，世輒稱之曰曾南豐云。姓氏殷遙，家集零燬，予嘗欲綴而刊之，以昭先型示來許，奈視學督儲之弗遑也，幸家步生，少食餼於上庠，博雅承先，深懼遺澤之將湮，爰糾文學之同族者，蒐羅故本，釐而正之，爲目凡四十卷，重付鋟梓。梓成，而六七百載之斷簡殘編離焉復舊。是我泰伯公之精神再出，而吾家學亦藉是以繩繩弗替。嗚呼！孫子如步生其人，洵可謂有光前烈者矣。所微惜於我泰伯公者，公以一代大儒，致君澤民，宜大暢厥施，乃僅博一官以老，得無儒術之或疏歟！曷知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泰伯爲然，胡、潘氏專致歎於濂、洛羣哲之不登相位也，且周、程、張、朱，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唯公一出卽處，確乎不拔其操，翠遁丘園，優游竹素，前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啓青田豫章之傳，是公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後先並耀者矣。抑考史冊所紀，周、程、張、朱，生而阨遺，死則贈爵贈謚，祀典昭於無窮。我泰伯公之歿也，旣勅葬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官，迄今蕃衍盛大，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傍徨而駿奔焉。繇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而其道實亨於奕世，大都如是，何必獨爲我泰伯公，致惜哉！唯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之俱彰者，夫豈儒者之負人家國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所務擇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愼毋若宋人然。予故於序斯集也，而感慨併係之矣。時康熙乙巳孟夏月世後來泰拜手書於皖江舟次。

劉玉璘《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宋之天聖景祐，蓋常治矣。非獨其君相賢也，其下之學士君子，草茅誦讀，亦能留心世務，原本經術，著爲一家之言，以冀用於天下而一邀上之人省覽焉。雖其或用或否，不可預期，然而其書炳然傳之後世，上以羽翼聖經，鋪揚治道，而下亦足以自見其人之生平本末。雖貫穿出入，而皆較然有以知其不欺。蜀之蘇明允，旰之李泰伯，其最著者也。明允稍後泰伯。英、神之間，文治大興，又有子瞻、子由以爲之子，前或挽之，後或推之，故其聲名赫奕，振動天下。而泰伯始終仁宗之朝，敦龐沕穆之氣，猶有存者，雖一時公卿，如范文正、余襄公，先後交薦，一官說書。嗚呼！是安足以盡泰伯之道哉？

余嘗謂明允之學，縱橫權詭，其道近霸。泰伯眞淳深厚，其道近王。故其言禮也，一以仁義知信，政刑樂律之屬，悉舉而歸之禮。其言富強也，一以《周官》遺法，委曲詳盡，悉舉而歸之《平土》。雖迂闊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然自儒者言之，其道有不可易也。夫爲治之道亦難矣，其君謹守祖宗之成法，其臣謹奉朝廷之功令，雖有良法美意，其君亦不能遽行之於臣，況臣能遽得之於君？臣得之君矣，其欲以調在廷之口，而一衆庶之心，卽起伊、周於漢、唐、宋之間，有甚難者，而欲以一書生上書執政，欲其罷宣義土軍，欲其擇東南重鎭，其縣人之補授齋郎者，又率是非而可否之，今世士君子有一於此，鮮不以謂大怪而刑罰隨之矣。然則泰伯得以優遊林泉，抱道著書，猶以薦辟膺一命，不可謂非泰伯之遇也。獨怪泰伯之書，意旨包括有合於古人者最多，卽其《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內治》七篇居其首，其略以陰禮教六宮，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之說，若拳拳注意於郭后楊尙之間，微損聖德，卒不能一當長門之賦。而明堂位制之圖，獨於皇祐之初舉行大禮，若合聖心。嗟乎！明堂位制豈更急於《周禮》致太平、平土、富強諸務者乎？卽其位置諸圖，悉依泰伯，舉行爲視公，玉帶是非，賢否勝矣，亦何預民生利弊，國計盛衰？故襲古人之迹，夸大飾美，後世侈爲口實，而委曲詳盡，利濟生民之事，輒見以爲迂闊而不可行，宜乎長卿發憤爲封禪之書而明允去爲權謀智術之說，以希於當世或有知之，或有行之者也。

康熙四年乙巳，金谿李生化鰲等爲泰伯先生裔孫，重刻家集，廣而行之。問序於余，余爲感先生本原聖道，留意世務，而終不得一當世用如此，且念今之山澤，或有本原聖道，留意世務庶治，一遇之以鼓吹至治，如慶曆皇祐時也。因爲書其卷之首，以畀李生云。康熙四年乙巳重午燕山劉玉璘題。

高天爵《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天下之不朽者，文章與氣節而已。文非品不貴，人非文不傳。人與文堪傳而壽之梨棗，重以彝鼎，皆所以誌勿諼焉。猶慮有遺美也，則又爲之馨香俎豆以永之。若其間升沉絕續，或存或亡，則氣運爲之也。是在表章世業者，式先民之典型，服高曾之規矩，使文無匿采，韻有遺音，哀足尙爾。

余守建武有年，吊古先哲泰伯先生爲宋大儒，秉姑巒之清淑，萃旰水之精靈，胸羅今古，博洽「五經」，范文正公薦以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

風，召爲太學博士。羽翼先正，蔚爲儒宗。退而講學，章教從遊者，賢才輩出，濟美一時。考其著作，論策、傳記、圖序詩銘諸書，洵足媲美昌黎，嗣徽永叔，唐、宋大家之風，賴以長存。且介氣孤情，出處一致，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其德行，不啻價比南金，光同琬琰已！滄桑世變，兵革繁興，煨燼之餘，求先生之剩簡殘編，不可得。嗟乎！世之頌法者，咸推旿江人文之一席，與濂、洛、關、閩之諸賢，鼓吹而頡頏者，光華遂不復旦哉！茲後昆諸生化鰲、駿聲等，發皇祖德，補先人未墜之緒，而思彰明之。搜緝遺文，重付剞劂，風流文采，猶有足觀，而流水高山清徽其未遠矣。乞言於余，是亦斯文絕續，疑信所關也。予嘉兩生之志，繼序肇修，持此以往，先生之榮聞，益振振有孚於永世，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敬忘其檮昧而爲之序。康熙四年乙巳仲秋高天爵題。

李化鰲《宋泰伯公文集序》　鰲生也晚，相距吾泰伯公二十有四世。初，幸里居如故，版籍猶舊。撫今追昔，尚無間然，無何桑滄易矣。公生平所遺著述，彙爲《文集》若干卷，昔藻鑑於先正，今燬滅於兵燹。昔梓藏於府庫，今散逸於煙草。搜遺卷而徬徨，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久欲與同志續鐫行世，惜有心而力弗逮，因去春有發六始祖之墓，訟於瀘令公張聖符師，惓惓以得見吾泰伯公《文集》爲念，悉具所以慨然捐助爲之倡，鰲何人斯！甯敢爲之後？爰藉手同族，協力勷成，壽之梨棗，一旦吾泰伯公之文章，光華復旦，是果先靈之不昧歟！抑賢與賢相遇，實令公之精神有以召之也。繇是編次如初，無敢損益，特列以族里，匪煩贅也，廼明支分派別之有本源；表以文獻，匪餔盛也，廼明承先啓後之有淵流然。吾家乘家學，正於此窺見一斑爾。猶念藉以不朽者文章，而賴以追遠者祀事，既勅葬勑祭，代有加禮，致墓堂風雨不蔽，誰爲之孫子，不肖蓋忍乎哉，謀所以重創之時，輸資輸力，響應雲集，較昔之頹焉瓦礫者，今則裁然維新矣。一舉而二美具焉，不惟燕翼有光，祖靈實憑依之。蓋不肖不辭拮据之勞，而手澤攸存，俎豆攸馨，敢曰表章攸屬哉！亦僅守先之爲，孜孜若夫莫爲之前，雖盛弗傳；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是所望於繼起之孝子慈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焉耳，併引言以爲之誌。時康熙乙巳年季秋月後裔化鰲百拜書於少室含靈堂。

傅振鐸《旿江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學以有用爲大，曰用世也，匪世用也。旿江李泰伯先生，以文章理學，率倡大江以西，青田、豫章俱後起者也。蓋其在天聖、景祐間，余襄公靖、范文正公仲淹，颺言帝廷，謂先生有孟軻揚雄之風，可大用也。授太學助教，終於主簿說書。所學若此，所遇若彼，世用用世爲何如哉？

宋自太祖、太宗定天下，敦尚禮教，稱爲太平天子。用世之儒皆尊焉。嘗讀先生《禮論》，推本見末，正名責實，循乎所至近，包乎所至廣，雖刑政爲帝王大法，仁義智信爲天秉良彝，悉範圍於茲，準且繩之存乎其禮，神而明之存乎用禮之人。然則伏羲氏之治天下也，理肇《河圖》；唐虞氏之治天下也，道傳精一。亦將以周公之禮，省括於其中，謂足致太平，其道盡焉矣。得無遺者精蘊，渺者義類乎？先生自言曰謂《周禮》足致太平，非徒解經，有爲之言也。粤稽《內治》諸篇，正男女之分，順陰陽之情，不愆時序之節，務使無瀆無僭，勿濫勿慢，內外等威間，卓然有所持立。夫然，國用有經，兵戎有衛，刑禁可詰，官人教民之道胥舉焉矣！其曰足致太平，豈欺我哉！先生不又論《易》乎？《易》與象通，實與天準。謂與象通也，乾牛坤馬之喻。陽數用九，陰數用六，數變靡窮。謂與天準也，乾父坤母，震男兌女，老少長幼之位次，亦若奠麗於禮中，而莫之外。禮統天也，難使王天下者致太平耶？更爲廣其論，治仁之學，復禮先之；爲國之道，秉禮要焉。誠如先生鏡禮之源，綜禮之用，其旨也該，其義也晰，其思慮也深。忠君愛國，昭德弼違之意，蓋嘗於《內治》諸篇，敷言而三致意焉，豈與詹詹小言，抉一漏萬，膚聒而爲功利之說，抑或肆志焉，荒唐而爲迷謬之辭者同日語哉？是書也，洵堪行遠，使得實其用而行之，正宮壺以正邦國，正邦國以正萬民，太平有象，不在先生天聖、景祐間耶，而又不然者，《易》曰『無成有終』，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先生之謂歟！雖然，世用先生不若先生用世之爲大，世代殊王，攷禮則一。今周公之禮具在，先生之言具在，可使當日之君若相聞之，後之君若相聞之，是有龔黃卓魯官斯土者，矜若珪璋；奕葉雲祁世其澤者，奉爲弓冶。匪但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爲得爲先生徒者，亦思有以自淑，識大識小之間，立言行遠之際，其可忽乎哉！時康熙乙巳冬長至之日前進士第歷官諫議後學傅振鐸識於度山精舍。

李丕則《旿江先生文集序》　余嘗立三家之書以觀理道，一曰《天文》，二曰《輿圖》，三曰《周禮》。三書者，自有天地人物以來之載籍也。河出

圖而《易》行，洛出書而《範》貢，皆是物也。丙午歲杪，自華嶽抵雲林，雲林爲舊笈仕之邑，其間多文章道義之知己，以憲義規成者，無如資萬偶持重鏞泰伯公文集以示。泰伯公祖居鳳林里，雖屬邑旰江，而地與雲林接軫，其苗裔之分居者尤盛，多名碩焉。乃展集而讀之，公爲守禮君子，首接孔、孟道統之傳者也。其學本於禮，此橫渠之知禮成性也。其道本於性，此開明道之定性體仁也。嘗歎學者迷於空玄之教，天地幾於不位，萬物幾於不育，累著中庸之說以辨之。古之爲是說者，自孟子井田學校而外無聞焉。然而井田學校未有不本於仁義之道，仁義之道未有不本於性善，此太極之理，自未有天地以至於既有民物，未有外於太極之生理者矣。如泰伯公者，言必尊經，行必盡倫，道爲中道，學爲實學，三代以後，接孟氏井田學校之傳者，舍公其誰與？歸公之所難者，前無顏、曾、思、孟之面命，後無濂、洛、關、閩以親承，獨抒心得，陰合古道，所謂質諸先聖而不惑者矣。

余生也晚。得是書而讀之，覺向所編《天文》、《輿圖》、《周禮》微有合焉者矣。家雖北產，奉教於理道之學舊矣。幸與公同系出，猶龍奕葉相沿，敢不敬承道統之宗傳乎？資萬之伯兄步生，博學蜚聲，篤志承先，因考宗譜於予，喜得其同，竊僭爲之序。康熙丙午家後學不則拜題。

王謙《李旰江先生文集序》　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一人之文取觀美而已。或權謀，或閣世務，求其有裨實用，戛戛乎難之。儒者言必衷諸聖，事必酌諸時，不幸不見用，輒目之曰迂遠，曰常談，庸詎知道固爾耶？大用則效立覩矣。三代以下，刑名盛，正學熄。漢承秦之敝，雖有匡衡、劉向、賈誼、董仲舒之善立言而不能進漢世於三代，時爲之耶？抑儒者不大用故也？嗣是言理學者莫盛於宋，而周、程諸子之先有不立理學之名。理學實胚胎於此，而非聖勿言非時務勿昌言者，旰江李泰伯先生其人也。先生少以道自任，嘗憤斯文失墜，屏棄舉子業，日夜講求孔子之道，以上溯《六經》本旨。又熟晰當世大務，凡天人運會，古今治亂得失之繇，無不發之於文。論《禮》者八，論《易》者十有三，論《周禮致太平》者五十有一。其策，《富國》者十策，《強兵》者十策，《安民》者十，又《平土》二十章，《慶曆民言》三十篇，皆經之翼也，非諸子之荒說，士之陋也。他文多稱是。朱紫陽所謂「皆自大處起議論」者，可以括先生之文矣。倘當日大用其言，禮樂富強之效，必赫然一變。後日靖康之亂之萌必不作，作亦禍不若是其烈，奈何以仁宗之知人求治，范文正、余襄公之交章推薦，而區區說書太學以終其身，使當世不蒙儒術之益，而但傳其文以謂經世大言，豈先生之志，而亦豈天下仰望先生之志哉！信乎，儒者之用舍，所關世道者大，而漢、宋之不得爲三代者，有故也。

往，余篤好曾文定公文，衷聖言而酌時務，其師承實出自先生，則先生不但爲儒者倡，且爲文人倡，而徒以儒者之文目先生，抑又固矣！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臨川，繼徙金谿，又徙瀘溪，復徙安仁。今金谿後人李思言奉瀘溪刊本文集求序，而金谿令毛君復爲申請，蓋先生之文，余樂爲表章，以訓後學者也。因敍其本末而歸之。其稱《旰江文集》者，以先生論道旰江，學者稱旰江先生云。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端陽前三日江西視學使者平干後學王謙拜題。

王綜《重修李旰江先生文集序》　或問於余曰：「李旰江先生何人乎？」曰：「先生固文章道德之大儒也。」「然則先生之文章何也？」曰：「明道之文也。」「先生之道德何也？」曰：「經世之道也。明道與經世合而乃見先生之人也。」「然則范公始薦之，既又與余公交薦之，而卒不達，何也？」曰：「達不達，命也。不達固無害其爲先生之文章道德也。」「然則先生不授太學助教太學說書乎？」曰：「先生少貧不遇，特以母老乞授一官以便養，既奉命，即願已足，其謝啓云『稍殊編戶，便已安居者也』。既而權同勾管太學，尋請假去，是終始未大遇也。」「然則當時之文章不有歐陽、南豐諸公乎？」曰：「歐陽、南豐皆登科目，躋顯仕，踐履清華，而先生蹭蹬布素，寒餓寂歷中，嚅嚌道腴，研討經術，故遇合雖艱而文章聲價遂上齊廬陵而且下啓南豐也。」「且當時之道德不有韓、范諸公乎？」曰：「韓、范諸公道德勳名，顯在社稷生民，而先生獨以一介書生，抵掌而談當世之事，其所以心籌手畫而見之紙墨者，皆琅琅金石，光芒萬丈，長沙之明達，敬輿之愷切，無以過之，而先生講明正學，竭力養親，不慕榮利，故位雖卑而道則高也。」「然則文正之稱之曰：有孟軻揚雄之風，何也？」曰：「昔孔子悲天憫人，皇皇濟世，而孟子繼之，說仁義陳王道，每津津於伊尹納溝之恥，其與先生惓惓當世，明體達用，慷慨立談，而可見之施行者獨有合也。揚子雲寂寞玄亭，終歲一床書而家產不過十金，鴻文大章，照耀簡冊，其與先生推明聖學，博辨閎達者有合也，故曰有孟軻揚雄之風也。且《易論》、《禮論》、《明堂定制》諸篇，侃侃鑿鑿，裔裔

皇皇，悉發前人所未發，俾天下後世知文章之即爲道德，即爲經濟，與世之徒工鑿悅者，大相懸絕，而先生之道明矣！」

今先生文集將朽，裔孫思言欲謀重修而苦於無貲，凡遠邇文子文孫，當有同心，其毋以余言爲贅矣。康熙歲次乙亥葭月之吉江西視學使者關中後學王綸拜題。

謝甘棠《重刊盱江全集序》　堯、舜以來，道統在君相，孔、孟以後，道統在師儒。有宋道學之興，濂、洛、關、閩抑盛矣，然皆互相師友，淵源一脈。若夫上總孔、孟之學，下開濂、洛、關、閩之傳，前無所師，後無所友，則唐昌黎子外，其吾鄉泰伯先生乎？昌黎《原道》一篇，辨道德仁義，闢佛老，其功不在孟子下，匪獨文起八代之衰已也！惜其時舉世尚詞章之學，言無聽而倡無和，吾道之不明，乃氣運爲之，非昌黎能爲力也。予獨怪昌黎之言曰：荀與揚也，擇焉弗精，語焉弗詳。夫荀、揚者，吾道之罪人也。昌黎或因其立說著書詞有可採，遂節取之歟？荀卿以刑名授李斯，肇焚書坑儒之禍，揚雄劇秦美新，廉恥盡喪。吾未見所言所行巧詐卑鄙若是，而所擇而語焉者，之猶能有合於道也。予嘗謂傳道學者孟子而後惟昌黎，昌黎以後惟泰伯，泰伯以後，名賢繼起，代不乏人，則皆昌黎與泰伯綿延一線之功也。

泰伯生平所爲文凡卅二卷，其於《禮經》，尤擇之精而語之詳，洵足羽翼經傳，接紹眞傳，讀者覽而可見，無俟予之贅詞。惟年代湮遠，板集無存。康熙間，泰伯裔孫化鰲等重刊於瀘溪。兵燹後，板亦燬滅，予嘗心傷之，欲復刊焉，未果。庚寅歲，洪雨樓明府來宰南城，政樂民和，暇時與予論著傾譚，偶及鄉先輩行誼，因謂予曰：『聞《盱江集》板燬久矣，子其有意重刊乎？』時同邑梅秋澄明府危子垣劉柏士兩太守均在坐，咸慫恿玉成其事，於是集貲付諸手民，計六閱月而書告成。是舉也，不特予之素願斯慰，亦吾鄉諸君子所樂與有成者也，是爲序。時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夏月郡後學謝甘棠敬撰並書。

著録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

著　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卷《諫垣集》八卷，右皇朝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污之，下開封府治之，無狀，坐用張氏匿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羣書，好學不倦，尤以奬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慰藉，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爲古學，遂爲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辭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爲是。有蘇子瞻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五三卷，《附錄》五卷，《廬陵歐陽先生》六〇一卷，右歐陽文忠公修永叔之文也。《讀書志》云：《文忠公集》八十卷，《諫垣集》八卷。希弁所藏一百五十三卷，内《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内制》十一卷，《表奏書啓四六奏議》二十五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語》一十卷，《附錄》五卷。別一本六十一卷，乃舊物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六一居士集》一五二卷，《附錄》四卷，《年譜》一卷，參政文忠公廬陵歐陽修永叔撰。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辭賦擅名場屋，既得韓文，刻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其集編行海内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爲此本，且爲之年譜。自居士集外集而下，至於書簡集凡十，各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宋史・藝文志》　歐陽修《易童子問》三卷，《歐陽修集》五十卷，又《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文忠集》一五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載，修所著《文集》五十卷，《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諸集之中，惟《居士集》爲修晚年所自編，其餘皆出後人裒輯，各自流傳。如衢州刻《奏議》，韶州刻《從諫集》，浙西刻《四六集》之類。又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宣和吉本，蘇州本，閩本諸名，分合不一。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修集遍行海内，而無善本，蓋以是也。此本爲周必大所編定。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分十種，前有必大所作序。陳振孫以爲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歐陽棐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然必大原序，又稱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徧搜舊本，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相編校，起紹熙辛亥，迄慶元庚辰。據此，則是書非三異獨校，亦非必大自輯，與振孫所言俱不合。檢書中舊存編校人姓名，有題紹熙三年十月丁朝佐編次，孫謙益校正者，有題紹熙五年十月孫謙益、王伯芻校正者，又有題郡人羅泌校正者，亦無曾三異之名。惟卷末考異中多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綸所得之歐陽氏本。疑此書編次義例，本出必大。特意存讓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孫所云綸得歐陽氏本付三異校正者，乃在朝佐等校定之後，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歟。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謨《編年慶曆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辭類藁》，曰《緘啓新範》，曰《仕途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啓》，皆廣爲蒐討，一字一句，必加考覆。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濮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别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别亦最爲詳允。觀樓鑰《攻媿集》有《濮議跋》，稱廬陵所刊《文忠集》列於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又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檢勘所云，即指此本。以鑰之博

洽，而必引以爲據，則其編訂精密，亦概可見矣。

又　《歐陽文粹》二十卷，宋陳亮編。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錄。是編有亮乾道癸巳後敘，謂錄公文凡一百三十篇。案修著作浩繁，亮所選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盡其所長。然考周必大序，謂《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迥然不同。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皆是也。今以此本校之，與必大之言正合。是書卷首有《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四篇。《居士集》則但存《正統論》上下二篇。其《正統論上》乃以《原正統論》學者疑焉以上十餘行竄入。而論內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刪易之。其《正統論下》復取《明正統論》斯正統矣以上數行竄入。而論內昔周厲王之亂以下，亦大半刪易之。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枚舉。皆可以資參考，固不妨與原集並存也。

劉敞《公是集》

著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右皇朝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公是集》七十五卷，侍讀學士新喻劉敞仲原父撰，號公是先生。

《宋史・藝文志》　《劉敞集》七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公是集》五十四卷，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攽所作集序，稱《公是總集》七十五卷，敘爲五種，曰古詩二〇卷，律詩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爲誤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跂《趙氏金石錄序》、《泰山秦篆譜序》誤入集中。即攽所作《公是集序》亦采自《文獻通考》，而未見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編次疎舛可知。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缺略。考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清江爲二劉、三孔之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裒輯排次，釐爲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敞之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游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攽序稱其合衆美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按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於前人。友於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或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云云。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概見矣。晁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短其文於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敞言經旨，間以諧語酬修，積不能平，復忤韓琦，遂不得爲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今考修草敞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敞與攽皆賢而有文章。又作敞墓誌曰：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

張方平《樂全集》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張文定《玉堂集》二十卷，右張文定公方平之文也。公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茂材異等，擢爲校書郎。神廟時，參大政。元祐六年，終於太子少師致仕，贈司空，謚文定。公出入兩禁，垂二十年，一時大典，多出其手。劉忠肅嘗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東坡所序《樂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錫山尤袤重刻於江西漕臺。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參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材異等，再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略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攷試進士之日，皆人所不能及也。壽至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爲耆德。然頗爲司馬溫公所不喜。

《宋史・藝文志》 張方平《玉堂集》二十卷，《張方平集》四十卷，又《進策》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樂全集》四十卷，《附録》一卷，宋張方平撰。方平字安道，宋城人。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歷官參知政事，卒贈司空，謚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方平自號樂全居士，因以名集。蓋取《莊子》樂全之謂得志，語詳所作《樂全堂詩》中。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四十卷，與此本合。然方平在翰林時代言之文，如立太子、除种諤節度使、韓琦守司徒、呂公弼樞密使、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揮使諸制，見於《宋文鑑》者，此集皆無之。考王鞏作《方平行狀》，稱別有《玉堂集》二十卷。《東都事略》所載亦同。蓋制草別爲一編，故集中不載耳。集凡詩四卷，頌一卷，《芻蕘》論十卷，牋啓一卷，對策一卷，論事九卷，表狀三卷，書一卷，牋啓一卷，記序一卷，雜著一卷，祭文碑誌六卷。方平天資穎悟，於書一覽不忘，文思敏贍，下筆數千言立就，才氣本什伯於人，而其識又能灼見事理，剸斷明決。故集中論事諸文，無不豪爽暢達，洞如龜鑑，不獨史所載《平戎十策》、《論新法疏》爲切中利弊。蘇軾作序，以孔融、諸葛亮比之，雖推挹之詞，稍爲溢量，然亦殆於近似矣。其集流傳甚少，此本首尾頗完善。愼字下皆註今上御名四字。蓋從孝宗時刊本鈔出，惟不載蘇軾原序，疑傳寫者偶遺之。今併爲錄補，冠於卷首以存其舊焉。

司馬光《傳家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右皇朝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晁以道得而藏之。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巘刻版上之。今光州有集本。

《宋史・藝文志》 《司馬光集》八十卷，又《全集》一百十六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疑孟》一卷，右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傳家集》八十卷，宋司馬光撰。光有《溫公易說》，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誌三卷，碑行狀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卽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溫《聞見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溫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爲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按集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麗爲工耳。邵博《聞見後錄》稱光《辭樞

密副使疏》、《傳家集》不載，博獨記之。熙寧中，光常論西夏事，其疏亦不傳，惟略見於元城語錄中。又《論張載私謚》一書，載《張子全書》之首，稱眞跡在楊時家，本集不載。則亦頗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載集中。元白珽《湛淵靜語》，謂爲王安石而發。考《孟子》之表章爲經，實自王安石始。或意見相激，務與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備一說也。

王安石《臨川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右皇朝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年進士。累除知制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六，謚文公。其壻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説》數十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學考字畫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説》，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臨川集》一〇〇卷，丞相荆國文公臨川王安石介甫撰。後改封舒王。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矣。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之明也。

《宋史・藝文志》　《王安石集》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臨川集》一〇〇卷，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禮新義》，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載《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別出後集八十卷，並與史志參錯不合。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爲之序。次山謂集原有浙、閩二本，殆刊板不一，著錄者各據所見，故卷數互異歟。案：蔡絛《西清詩話》載，安石嘗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艷艷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陳善《捫蝨新話》所載，亦大略相同。據二人所言，則安石詩文本出門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當時已議其舛錯，而葉夢得《石林詩話》又稱蔡天啓稱荆公嘗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然不能舉全篇。薛肇明被旨編公集，偏求之，終莫之得。肇明爲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昂同時，而並未言及。次山序中亦祇舉閩浙本而不稱別有勅定之書，其殆爲之而未成歟。又考吴曾《能改齋漫録》，稱荆公嘗題一絕句於夏畋扇，本集不載，見《湟川集》。又稱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其一書會別亭云云，是當時遺篇逸句未經搜輯者尚夥。其編訂之不審，有不僅如《西清詩話》所譏者。然此百卷之内，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詞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嘆。斯誠千古之定評矣。

沈括《長興集》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長興集》四十一卷，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爲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

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攷。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敘甚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長興集》十九卷，宋沈括撰。括有《夢溪筆談》，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嘗合沈遼沈遘二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沈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即括蒼所刻本也。括博聞強記，一時罕有其匹。所作《筆談》，於天文算數音律醫卜之術，皆能發明考證，洞悉源流。而在當時，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學有根柢，所作亦宏贍淹雅，具有典則。其四六表啓，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遺。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一日。《宋文鑑》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什頗多，而集中乃無一首。又史稱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條上三十一事，皆報可。其他建白甚衆，而集中亦無奏劄一門，蓋皆在闕卷之中矣。又案三沈之中，以括集列遘集之後。實則行輩括爲長。《書錄解題》曰，括於文通爲叔，案文通，沈遘之字也。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誌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考云云，其辨證甚明。元修《宋史》，仍以括爲遘之從弟，殊爲乖誤。今據陳氏之說附正其失，用以見《宋史》踈舛，不足盡爲典據焉。

蘇洵《嘉祐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右皇朝蘇洵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老蘇《嘉祐集》一五卷，文安主簿編修禮書眉山蘇洵明允撰。洵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簡夫者爲雅守，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洵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文，亦慷慨偉麗可觀。

《宋史・藝文志》《蘇洵集》十五卷，又《別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嘉祐集》十六卷，《附錄》二卷，宋蘇洵撰。洵有《諡法》，已著錄。考曾鞏作洵墓誌，稱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卷，蓋宋時已有二本。是本爲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卷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紙墨頗爲精好。又有康熙間蘇州邵仁泓所刊，亦稱從宋本校正。然二本並十六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本名《嘉祐新集》，邵本則名《老泉先生集》，亦復互異，未喻其故。或當時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歟。今世俗所行，又有二本。一爲明凌蒙初所刊朱墨本，併爲十三卷。一爲國朝蔡士英所刊，任長慶所校本，凡十五卷，與晁氏陳氏所載合。然較蔡本闕《洪範圖論》一卷，史論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論中》爲《史論下》，而闕其《史論下》一篇。又闕《辨姦論》一篇，《題張仙畫像》一篇，《送吳侯職方赴闕序》一篇，《謝歐陽樞密啓》一篇，《謝相府啓》一篇，《香詩》一篇。朱彝尊《經義考》載洵《洪範圖論》一卷，註曰未見。疑所見洵集當即此本。中間缺漏如是，恐亦未必晁、陳著錄之舊也。今以徐本爲主，以邵本互相參訂，正其譌脫。亦有此存而彼逸者，並爲補入。又《附錄》二卷，爲奏議郎充婺州學教授沈斐所輯，較邵本少《國史本傳》一篇，而多挽詞十餘首，亦並錄以備考焉。

蘇軾《蘇軾文集》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

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右皇朝蘇軾字子瞻，洵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乃置之第二等。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貶置黃州。溫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於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貴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爲東坡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端明殿學士文忠公蘇軾子瞻撰，一字仲和。自謫黃州，始號東坡居士。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

又《東坡別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雜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勦入者。有張某爲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攷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亦無《應詔集》也。

《宋史・藝文志》　《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年譜》一卷。王宗稷編。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坡全集》一〇五卷，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案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爲一編，卽世所稱《東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別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爲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錄》稱京師印本《東坡集》，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於他書。殆燬於靖康之亂。陳振孫所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不加考訂。而陳鵠《耆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爲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儒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如此。觀《捫蝨新話》稱，《葉嘉傳》乃其邑人陳元規作，和賀方回《青玉案》詞乃華亭姚晉作。集中如《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今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云云。則《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紕亂愈甚，固其所矣。然傳本雖夥，其體例大要有二。一爲分集編訂者，乃因軾原本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卽陳振孫所云杭本，當軾無恙之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爲分類合編者，疑卽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謂《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迄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載文不載詩，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號《蘇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編緝無法。此本乃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今故用以著錄。集首舊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編，邵長蘅查愼行補註軾詩，稱其於作詩歲月編次多誤。以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蘇轍《欒城集》

著　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由《欒城集前集》五〇卷，《後集》二四卷，《第三集》一〇卷，《應詔集》一二卷，右皇朝蘇轍字子由，洵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二十二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宣仁臨朝，相溫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爲翰林學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責置雷州，後北還。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四卷，《第三集》一〇卷，《應詔集》一二卷，門下侍郎文定公蘇轍子由撰，一字同叔。欒城，眞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欒城，元魏時屬趙郡，故云。晚居潁濱，自號潁濱遺老，故集或名。

《宋史・藝文志》　蘇轍《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一〇卷，《應詔集》一十二卷，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録。案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欒城諸集卷目，並與今本相同。惟《宋史・藝文志》稱《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又於《欒城集》外別出《黃門集》七十卷，均與晁陳二家所紀不合。今考《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蓋統舉言之。《策論》當即《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複出其目。惟《均陽雜著》未見其書，或後人掇拾遺文別爲編次，而今佚之歟。至竑所載《黃門集》，宋以來悉不著録，疑即《欒城集》之別名，竑不知而重載之。《宋志》荒謬，《焦志》尤多舛駁，均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者爲準也。其《正集》乃爲尚書左丞時所輯，皆元祐以前之作，《後集》則自元祐九年至崇寧四年所作，《三集》則自崇寧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應詔集》則所集策論及應試諸作。轍之孫籀撰《欒城遺言》於平日論文大旨，敘録甚詳，而亦頗及其篇目。如紀《辨才塔碑》則云見《欒城後集》，於《馬知節文集跋》、《生日漁家傲》詞諸篇之不在集中者，則並爲全録其文，以拾遺補闕。蓋集爲轍所手定，與東坡諸集出自他人裒輯者不同，故自宋以來原本相傳，未有妄爲附益者。特近時重刻甚稀，此本爲明代舊刊，尚少訛闕。陸游《老學庵筆記》稱，轍在績溪贈同官詩，有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舍穢欲蠶眠句，譏均州刻本輒改作仇香之非，今此仍作仇梅，則所據猶宋時善本矣。

張載《張載集》

綜　述

汪偉《橫渠經學理窟序》　橫渠《經學理窟》，或以爲先生所自撰。偉按：熙寧九年秋，先生集所立言以爲《正蒙》，其平日所俯而讀，仰而思，妙契而疾書者，宜無遺矣。明年，遂捐館舍，所謂《文集》《語録》及諸經説等，皆出於門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録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於《正蒙》，謂是非先生之蘊不可也。

論學則必期於聖人，語治則必期於三代，至於進爲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託諸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其言，若盲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音，偷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階梯與！其間數條，與《遺書》所載不殊，如爲學如登山麓及堯夫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見先生平昔與程氏兄弟議論之同，而非勦以入也。

大理丞莆田黃君伯固，志趣高遠，守道篤信，有先生之勇，閒取《理窟》刻

於官寺，俾有志之士知所嚮往，亦推先生多栽培，思以及天下之意云。刻成，謹題其端始，識歲月。

呂柟《張子抄釋序》　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然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仁孝、神化、政教、禮樂，蓋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粹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者之觀省。謫解之第三年，巡按潛江初公，恐四方無是本也，命刻諸解梁書院以廣布云。

袁應泰《張子全書（萬曆戊午本）序》　斯道自孔孟而後，得其傳者莫盛於周、程、張、朱，其所論著與《四書》埒，有補於學者大矣。郡伯沈公表章理學，刻行《周子全書》矣；復念張子，郡產也，爲建橫渠書院，肖像以祀之，並刻其全書而屬序於余。

張子立言，精深浩渺，豈余不佞所能窺測！請序其略。如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志大則才大事業大，志久則氣久德性久』；『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人若志趣不遠，雖學無成』，欲學者之立志也。曰『天下之富貴，在外者皆有窮已，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欲學者之寡欲也。曰『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欲學者之立本也。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太和所謂道』；『至當之謂德』；『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氣有無形、客形，性有無感、客感；欲學者之識道體也。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性盡』；『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必學至於如天則成性，成性則氣無由勝』，欲學者之變氣質也。曰『仁體事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之原在心，禮所以持性，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聖人之成法，進人之速，無如禮學』，欲學者之崇禮也。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不誠不莊，不可謂之盡性窮理』；『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學者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欲學者之主敬而主靜也。曰『和樂道之端，和則可大，樂則可久』；『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以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以養吾內』；『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欲學者之密涵養也。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牿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天（人）（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欲學者之默體認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欲學者之常省察也。曰『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人之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欲學者之克己也。

其極功在於窮神化，一天人，盡性以至命。其說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故以乾坤稱父母，民物爲胞與，『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後已。其尤所惓惓者，在於窮理率性，辨諸子之淺妄，闢釋氏之詖淫以衛道。故其說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比之凝冰；謂儒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自釋氏之說熾傳中國，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以不知窮理蔽浮鄙之失，以聞知便爲學者深戒。此其大略也。

今學者大患，患其志之不立。志立矣而功或不繼，功勤矣乃復淪胥空寂，變於夷而不自覺，悠悠氾氾，斯道何賴焉！倘讀是書者，爽然悟，慨然有

立志，進進不已，而不爲異學所惑，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發張子之蘊以發孔孟之蘊，而衍斯道之傳於不墜，斯固張子立言之旨，沈公表章之意乎！

喻三畏《張子全書（順治癸巳本）序》　予髫年於芸窗之下披閱圖史，每值橫渠先生譔著，初讀一過，輒目爽心豁，及再四吟咏，不覺意曠神怡，徘徊擊節，不能去懷，知先生之羽翼道統，宗盟斯文，係匪淺鮮也，但以不獲先生全集之爲歉耳。後得筮仕關中，叨佐岐陽，知關中爲先生故里，豈意先生竟鳳之鄠塢人也，大快予數年來景仰之至意矣。甫下車，即展拜祠下，先生儀像儼然，令人起敬起肅，恍如受先生耳提面命焉。

遂求先生全集於文獻之家，而鄉先達果進予而言曰：『先生著作，雖傳今古，遍天下，惟吾郡寶爲大備。前都門芳揚沈太公祖尊先生教，搜索殆徧，壽之木以廣其傳，至今家絃戶誦，衍先生澤使之靈長者，沈公力也。惜兵火頻仍，災及棗梨，致殘其半矣。』予聆之，惻然心惕，隨命取舊刻而序次之，果落遺者不僅數十葉也。予歎曰：『予幼而學先生學，佩服先生有年矣，至今日而忍令先生之文章道德淪爲斷簡殘編耶！』敬捐薄俸，爰命梓人補爲完璧，敢曰媲前賢沈大人之有功文教乎？特快予夙心云爾，並亦使後起者繼先生爲有據也。敬序。

李月桂《張子全書（康熙壬寅本）序》　粤考雍州之域，土厚風朴，故其間多淳龐博雅，或以理學鳴，或以詞翰顯，論列非不爛然盈帙，哀然爲一代文章宗匠，至究其實，則支離衍蔓，無裨世教，君子奚取乎！今觀於橫渠先生所著而有感焉。

先生性嗜誦習，初上書謁見范文正公，因勸讀《中庸》，先生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旨，知無所得，反而求之經學。故乃靜座一室，右左簡編，仰而讀，俯而思，將以順性命之理，合陰與陽而立天之道，合柔與剛而立地之道，合仁與義而立人之道。不尚釋氏，不崇虛無，上接羲、文之奧義，下承周、孔之薪傳；表章絕學，闡發微言，深得河、洛之密旨，渾然太極之純粹。千秋百代之後，讀先生書，想見先生之爲人，俎豆尸祝，直更僕難數，其與程、朱諸賢共爲宗盟道統，非淺尠也。

余弱冠時，披誦歷代名籍，夙聞先生載籍，學有本源，景仰遐芳，有求未獲，每一念及，徘徊太息。余今分藩關西，親炙里居，得全集而置之案頭，政事暇而講求吟咏，紬繹領略，心曠神怡，嚴如師保在前，不啻耳提面命。先生之有功數聖，有補世教，殆非飾章繪句炫人觀美者所可擬也。先生序中有確論矣，奚俟余言！余得受讀無卷，窺著作之奧而不揚先生之休，有弗忍也，謹漫爲序，亦以少慰仰企之心云耳。

張伯行《張橫渠集（康熙四七年本）序》　道以居正爲大，學以盡心爲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極於知性知天，則心無由盡，正大之情無從可見，而道於是乎晦矣。

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濂、洛、關、閩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書俱在，可考而知也。

橫渠張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於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昆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

閒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以爲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以爲常，而動靜虛實之機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畢具乎此，而巨細精粗亦莫不貫，其正且大爲何如哉！

夫大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窮理好學，則無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盡其心，或牿於見聞之狹，或騖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也何有！

余竊懼焉，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焉。雖然，其未易言也。

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者也。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胸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河漢其言而逡巡退却也；且無張子晝爲宵得、息養瞬存功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究研，庶幾有得也。噫！學者於此不一盡其心，而徒汲汲於華靡之詞以博世資，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語道也哉！

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其爲討論焉。銖銖而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

而已矣。

朱軾《張子全書（康熙五八年本）序》　歲己丑，余奉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

既而博士繩武示余《橫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余自幼讀《西銘》、《正蒙》，雖未窺見奧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

集中《經學理窟》諸篇，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縕，風雨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即器即道，皆前人之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

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於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矣。

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余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

葉世倬《張子全書（嘉慶丙寅本）序》　張橫渠先生後裔，世居郿縣之槐芽鎮，有全集木刻藏於貢生景留家。嘉慶三年二月十八日，白蓮賊焚掠鎮上，家人驚避，遽版地下，賊掘視之，且詈且擲，凡碎四十餘片，景留家赤貧，無力補刻，自是集非完書，流傳益鮮。今年三月四日，余代守岐陽，郡城東街舊有先生祠，下車次日往謁，詢得其情，隨檢所缺，亟付剞劂補之。工竣，爰識顛末於後，以授景留，俾知版之厄於賊，而猶幸未燬於火也，世世子孫其善藏之！

武澄《張子全書（道光壬寅本）序》　太守豫星階先生自丙申來典郡，尊儒重道，廣立義學以端風化之原。一日，過橫渠祠，見其廢圮，慨焉傷之，乃延鄭冶亭士範、李靜莽正諸名士建議重修，且又捐廉以爲紳士倡，至庚子功竣，蓋欲以鄉之前賢勉來學也。

越壬寅春，澄假館祠內，賢裔張君連科謂澄曰：『祠宇者，所以妥橫渠之神；全書者，所以載橫渠之道也。今將殺青重刊，子盍爲我校之。』澄謬猶撼樹蚍蜉，不自量力，因竭數月之功，與李靜莽同年讎校商訂，訖九月告成，時冶亭遠仕貴陽，以不獲就正爲憾。

吁！全書成矣，讀全書者，空讀其書無益也。橫渠生於千載之上，人也；吾儕生於千載之下，亦人也。然橫渠之心，能視天地萬物爲吾父母同胞，而吾儕肝膽間，顧格格焉判若楚越，此何故哉？

李慎《張子全書（同治九年本）序》　孔子之道，墜緒就湮，微言中絕者屢矣。何以至有宋濂、洛、關、閩諸賢出而聖人之道大明，既明而遂不復晦？豈非由於諸賢之扶正教，闢邪說，同時奮起，百折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擇也精，其語也詳，足以抉奧闡微，羽翼斯道於千載也哉！

余束髮受書，溺於俗學，以記誦詞章爲務，於道毫無所窺。繼與友人崇文山遊，見其持論行事一軌於正，因盡棄所學而學焉，始解讀《小學》、《近思錄》與諸先儒之書，以發明經旨。因文山而獲見倭艮峯先生，得讀所著《爲學大旨》，始知聖人之道如日用飲食之不可一日或離，而從事之久，則趣益深，理益明，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無如力學不勇，悠忽終無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鳳翔，固橫渠夫子之鄉也。拜謁祠下，肅然仰前哲之遺徽，徘徊久之不能去，從守祠張生述銘求全書之所在。張生曰：『是書舊刻之在郿邑者，板多殘闕，臨潼本，則不知藏於誰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鋟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訝其言，固詰之，則曰：『是書之刊也，彼時岐邑明經武子鮮名澄者，實任校讐事，於《語錄》、《附錄》諸卷多所移置，且補著《張子年譜》而參以己議，謂井田不可復行，於是是書出而讀者譁然，是以不敢復示人。』余亟索觀，知武生亦汲古好學士，第其所著《井田論》，未能窺先賢之深意，無足存者。乃屬張生，將所移易者重輯如舊，商之羅誠茲明府驥，共捐資而補刻之。以武生所編《年譜》，刪其繁冗附於後，以不沒其勤。

編既定，張生固乞序於余，郿邑賢裔張書雲亦以爲請。余曰：『子誤矣。

夫子之書，廣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諸儒論之詳矣，余涉道淺，烏足以贊一詞哉！且值正學倡明之會，是書之傳，久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又烏待乎序耶！」張生則曰：「人之讀是書者，往往靜言而庸違。自罹兵革後，讀之者益鮮，其不可以無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責也。夫天下之禍亂不遽作，實人心風俗有以釀成之；人心風俗之壞，由於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於學術之不講。鳳郡民俗，夙稱敦樸，今則學校久廢，《詩》、《書》之道不聞，人知趨利而不知嚮義，較之往昔，其風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書讀之，而身體力行，觀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勵存養之修，宏胞與之量，循其性而無違；其小人亦知篤尊高年，慈孤弱之義，盡其職而無愧；皞皞熙熙，禍亂其庶幾息乎！第古學校之制未能遽復，而今之從事學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冠裳爲畢乃事也，是豈張子著書衛道垂教後世與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書之以告讀夫子之書者。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 《橫渠易說》十卷，右皇朝張載子厚撰。載居橫渠，故以名其書。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又卷三上 《理窟》二卷，右題曰金華先生，未詳何人，爲程張之學者。

又卷四下 張橫渠《崇文集》十卷，右皇朝張載字子厚，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詔按獄浙東，既歸，卒。

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右張獻公載之說也。《讀書志》云：「《理窟》二卷，右題金華先生，未詳何人，爲程張之學者。」希弁所藏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其目有所謂周禮、詩書、宗法、禮樂、氣質、義理、學大原、自道、祭祀、月令統、喪紀，凡十二云。

又《讀書附志》 《橫渠先生語錄》三卷，右張獻公載字子厚之語也。公秦人，舉嘉祐二年進士。歷崇文檢書，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病請歸，卒。門人謚爲「明誠中子」。呂大臨爲謚議。有《正蒙》、《理窟》二書行於世。嘉定中有旨賜謚，禮官議謚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議曰「誠」，或者又以謚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謚曰「獻」。淳祐初，從祀於學，封郿伯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 《橫渠易說》三卷，崇文校書長安張載子厚撰。

又卷九 《經學理窟》一卷，張載撰。

《宋史・藝文志》 張載《易說》十卷。

又 《張載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橫渠易說》三卷，宋張子撰。《宋志》著錄作十卷，今本惟《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傳》以下至《雜卦》爲一卷，末有《總論》十一則，與《宋志》不合。然《書錄解題》已稱《橫渠易說》三卷，則《宋志》誤也。楊時喬《周易古今文》稱「今本祇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則又時喬所見之本偶殘闕耳。是書較《程傳》爲簡，往往經文數十句中一無所說，末卷更不復全載經文，載其有說者而已。董眞卿謂「《橫渠易說》發明二程所未到處」，然考《宋史》，張子卒於神宗時，程子《易傳序》則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編次成書則在徽宗崇寧後，張子不及見矣，眞卿謂發明所未到，非確論也。其說乾彖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說《文言》用「谷神」字，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語，皆借老子之言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爲一者也。惟其解復卦「后不省方」，以后爲繼體守成之主，以不省方爲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則於義頗屬未安，此又不必以張子故而曲爲之辭矣。

又 《張子抄釋》六卷，明呂柟撰。是編摘錄張子之書，以《西銘》《東銘》爲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經學理窟》十一篇，次《語錄》，次《文集》，而終以《行狀》，亦每條各附以釋，如《周子鈔釋》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稱：「張子書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顧其書散見漫衍，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鈔撮成帙，註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蓋其官解州時作也。案虞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

張子之書，掣《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簡汰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爲精要矣。

又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一卷，《文集鈔》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爲《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說》《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鈔」，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爲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鈔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軾督學於陝西，稱「得舊槧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爲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則其由來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爲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程顥、程頤《二程集》

綜　述

朱熹《編校記》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又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又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程端中《伊川先生文集序》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敎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暗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敎也未深。豈若後世沉

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張栻《河南程氏粹言序》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效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迺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謚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閒。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

譚善心《程子遺文遺事編校記》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處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於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爲窮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涂宗瀛《重校二程全書凡例》 《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在宋時版行，號《程氏四書》。明弘治間沁水李瀚序行本，統編爲六十五卷，不免稍失舊觀。石門呂氏取前四書並《易傳》、《粹言》刊行，題曰《二程全書》，析之則各分卷數，合之則裒成巨帙，乃今日坊肆通行之本也。

元至治間，臨川譚善心校刻《遺書》、《外書》、《文集》，標題編次一遵朱子之舊，蓋原出宋建寧本也。譚跋謂《經說》七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今譚刻《經說》不可見。呂刻除《易傳》、《粹言》外，一以弘治本爲底本，其中剜改字句，偶亦參用譚刻。惜校勘欠精，於弘治本譌脫之處，未能援據譚刻一一正之，《文集》卷數篇目，亦與譚刻後先互異。證以《朱子語類》、《黃氏日抄》所引，譚刻較合。今《遺書》、《外書》、《文集》悉依譚刻校訂，期復朱子之舊。《經說》參用弘治本，其弘治本所無者，《易傳》校以嘉靖建寧本，《粹言》校以正誼堂張氏本，有疑蓋闕，不敢私竊竄易一字。

《易傳》自明永樂修《大全》後，輒合朱子《本義》爲一，別本單行者少。王稱《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別出《易繫辭解》一卷，《文獻通考》合併之爲十卷，諸家著錄，分卷各殊。其實《易傳》原書，本不及《繫辭》以下。今本《易傳》四卷，從呂刻也。

《經說》宋刻，原止七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河南經說》凡《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皆伊川先生解經語也。《繫辭解》及《詩、書解》，《論語解》，並非專門譔者，《春秋傳》亦未成之書，《改定大學》兼載明道先生本以互證異同。明人刊《經說》，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鄭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中庸解》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晰。今以宋刻七卷之本無從購覓，姑仍呂刻。

正誼堂刊本《二程粹言》卷首，題將樂楊時編輯，呂刻則云楊時訂定，張栻編次。或有疑栻所編《伊川粹言》出依託者。今考卷首栻序稱是書成於龜山，知非截然兩書。序又稱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閒，則所記實不盡伊川語也。今一以呂刻爲準。

當時門人記錄，各述所聞，有同是一事而前後數見者，亦有語意小異者，亦有與《論孟集注》、《近思錄》諸書所引字句未盡合者，悉仍其舊。至原注考異之處，或云一本作某字，或云一本有無某字，或云某疑當作某字，謹依舊本錄入，閒有所疑，竊加注一二，以備參考。

近年長沙小娜嬛山館翻雕呂本《二程全書》，譌脫雖多，尚不至公然刪改，永寧程湛等所刊《二程全書》，率憑臆刪節。如《遺書》第六、第七等卷，朱子編訂時，於卷首注云：『此卷閒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蓋其愼也。永寧本竟將此注刊去，任意刪節原文多條。其他謬誤，難以枚舉。今校勘是書，於長沙、永寧兩刻，悉無取焉，懼譌以傳譌也。

譚跋《遺文遺事》目錄後云：『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於《文集》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今取諸本互校一通，涇縣朱孝廉宗湛、獨山莫孝廉友芝所藏譚刻，均無世系，呂刻亦僅載題目，惟涇縣胡茂才拔祥所藏弘治本有之，殊多闕略，今不著。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一十二卷，《文集》一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周易傳》四卷，《經說》八卷，《粹言》二卷，石門呂氏彙刊爲《二程全書》，盛行於世。洪君琴西汝奎蚤讀是書，嘗取元、明以來舊本，參稽異同，以訂石門呂本，譌者正之，脫者補之，疑者闕之，兩通者仍之，謀付梓，未果。余友涂朗軒宗瀛亦潛心是書者，見之，以爲善本，力任剞劂，復集二三同志相與校勘，八閱月工竣，版藏金陵書局，用公同好。余老矣，猶及見此書重刊行世，不可謂非餘年幸事也。時同治十年，歲次辛未秋八月，霍山後學吳廷棟謹識於白門寓齋。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伊川集》二十卷，右皇朝程頤正叔，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於朝，自布衣擢崇政殿說書。未幾，罷。紹聖中，嘗謫涪陵顯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於世。

趙希弁《讀書附志》　《明道先生文集》四卷，《遺文》九篇，右程純公顥字伯淳之文也。太師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嘉定十二年，謚曰純公，取法所謂『中正粹精』也。淳祐初，詔從祀於學，封河南伯。此集並《伊川集》刻於長沙者，南軒先生識其後曰：『右遺文九篇，新安朱熹得之玉山汪應辰者，敬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

又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十二卷，右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諸人記二先生語十卷，劉絢錄明道語四卷，劉元承、楊遵道、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人錄伊川語十三卷。《附錄》則明道行狀，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叙述，游酢《書行狀後》、呂大臨《哀詞》、《明道墓表》、《伊川年譜》、張繹《祭文》、胡安國《奏狀》。《外書》則拾遺也，朱光庭錄二卷，陳淵本，程氏學，馮氏本，羅氏本，胡氏本，游氏本，《春秋錄》、《大全集》、時氏本，《傳聞雜記》各一卷。朱文公記其後。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十三卷，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又卷一七　《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沒，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集》九卷。案，《文獻通攷》作二十卷。　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

《宋史・藝文志》　《程顥集》四卷，《程頤集》二十卷，《程頤遺書》二十五卷，《語錄》二卷，程頤與弟子問答。《孟子解》四卷。程頤門人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眞。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

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又《晦庵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有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棫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又《二程外書》十二卷，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詞，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洽道太平一條，黃震《日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其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矣。

又《二程粹言》二卷，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謚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脉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爲眞。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雜錄

《晦菴辯論胡（安國）本錯誤書南軒語附》（《二程集・附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閒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

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卽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閒。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此閒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閒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個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

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

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畜，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個閑字，而壞却一個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邪？

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難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個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

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爽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

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閒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閒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

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

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閒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妒道眞，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卻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閒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什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朱子與劉共父。

又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聞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

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

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並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卻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笛畚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又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竝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

《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

《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脈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

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閒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閒，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彊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絜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閒，得無未免於自欺邪？

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

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 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 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今

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

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

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

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卻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

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

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

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瞢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

《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卽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閒，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

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同上。

又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袂，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又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岩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麻沙本後序。

又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春陵本後序。

又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爲泝，《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師書，及與南軒張子厚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早讀二書，慮其傳本浸少，悉爲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注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乎！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於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謙識。

又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對問》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託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楊時《龜山集》

著錄

趙希弁《讀書附志》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右楊文靖公時字中立之語也。公閩人，與游定夫、謝顯道俱從游於明道先生之門，嘗以著庭兼邇英殿說書，遷祭酒，擢右諫議，除徽猷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兼侍講。紹興

五年，卒。初入見之際，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上深然之。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龜山語録》五卷，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彦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録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迴棄録共四卷。末卷爲附録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又卷一八　《龜山集》二十八卷，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撰。時及從明道，死當建炎四年，年八十有七，於程門最爲壽考。

《宋史・藝文志》　《楊時集》二十卷，又《龜山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龜山集》四十二卷，宋楊時撰。時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凡書奏表劄講義經解史論啓記序跋各一卷，語録四卷，答問二卷，辨二卷，書七卷，雜著一卷，哀辭祭文一卷，狀述一卷，誌銘八卷，詩五卷。時受蔡京之薦，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葉夢得爲蔡京門客，南渡後作《避暑録話》、《石林詩話》諸書，尚袒護熙寧紹聖之局。時於蔡京既敗以後，卽力持公論。集中載上欽宗第七疏，託京與王黼之亂政，而請罷王安石配享，則尚非始終黨附者比。又於靖康被兵之時，首以誠意進言。雖未免少迂，而其他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糴買、坑冶、盜賊、邊防、軍制諸議，皆於時勢安危，言之懇懇，亦尚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蓋瑕瑜並見，通蔽互形。過譽過毀，皆講學家門戶之私，不足據也。時受學程子，傳之沙縣羅從彦，再傳爲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脈。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爲明季講授之宗。本不以文章見重，而篤實質樸，要不失爲儒者之言。舊板散佚，明宏治壬戌將樂知縣李熙重刊，併爲十六卷。後常州東林書院刊本分爲三十六卷，宜興刊本又併爲三十五卷，萬曆辛卯將樂知縣林熙春重刊定爲四十二卷。此本爲順治庚寅時裔孫令聞所刊，其卷帙一仍熙春之舊云。

案：時卒於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淺，故舊皆繫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風，與一代之朝論，實皆傳時之緒餘。故編録南宋諸集，冠以宗澤著。其説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時著。其説一行，而講學之風遂熾。觀於二集以考驗當年之時勢，可以見世變之大凡矣。

游酢《游廌山集》

著録

《宋史・藝文志》　《游酢文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游廌山集》四卷，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五年進士。建中靖國初，歷官監察御史。宣和初，終於知濠州。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楊時《龜山集》有酢墓誌銘，稱所著有《中庸義》一卷，《易説》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年譜稱其年二十九錄明道先生語，年四十一錄伊川先生語，年四十六作《論孟雜解》《中庸義》，年四十七作《易説》、《詩二南義》，而不言文集，蓋本各爲書也。此本首以《論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爲一卷，次《易説》、《詩二南義》爲一卷，次《師語師訓》爲一卷，次以文七篇，詩十三首，附以墓誌，年譜爲一卷。又《中庸義》後有拾遺，《孟子雜解》僅八條，《詩二南義》僅二條。蓋後人掇拾重編，不但非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春日山行》詩中有『風詠舞雩正此日，雪飄伊洛是何年』之句。自用程門立雪故實，似亦不類酢作。以其爲宋儒遺書，別無他本，姑録之以備一家焉。

尹焞《和靖集》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尹和靖語録》四卷，馮忠恕、（祈）

〔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又卷一八 《尹和靖集》一卷，《附集》一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撰。子漸之，孫年十九舉進士。策問欲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遂罷舉。靖康賜號和靖處士。敵陷洛陽，閭門遇害。死而復蘇，門人潛載以逃。客涪州。以范元長薦，入經筵。擢列侍，從葬會稽山。

《宋史・藝文志》 尹焞《孟子解》十四卷，《語錄》四卷。尹焞門人馮忠恕、祁寬、呂堅中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和靖集》八卷，宋尹焞撰。焞有《孟子解》，已著錄。然《孟子解》雖名見《書錄解題》，原書實已散佚。今所行者乃贋本。惟此集猶相傳舊笈。凡奏劄三卷，詩文三卷。其《壁帖》一卷，乃焞手書。聖賢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惕，後人錄之成帙。又《師說》一卷，則焞平日之緒論，而其門人王時敏所編也。攷《朱子語錄》，謂焞文字有關朝廷者，多門人代作。今其孰爲假手，孰爲眞筆，已不可復考。然指授點定，亦必焞所自爲。會昌《一品集序》雖李商隱作，究以鄭亞改本爲勝，正不必盡自己出也。詩不多作。然自秦入蜀道中作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在秦川最盡頭」，亦殊有詩情，固未可概以有韻語錄目之矣。

謝良佐《上蔡語錄》

著錄

趙希弁《讀書附志》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右門人記錄謝先生良佐字顯道之語也。

《宋史・藝文志》 謝良佐《語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上蔡語錄》三卷，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爲刪定者也。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爲民。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爲最早。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二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視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襍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良佐之學，以切問近思爲要，其言論閎肆，足以啓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故《語錄》云，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又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爲譏。然爲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南宋部

注經分部

朱震《漢上易傳》

綜述

《漢上易傳原序》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備之。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以變者爲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此見於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曰，生(先)〔王〕以治歷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於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四。坎離肖乾坤者也，大過小過頤中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略陳於雜卦，其詳具於六十四卦之彖，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在《繫辭》，則網罟取離，耒耨取益。爲市取噬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柝取豫，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雜物撰德，此見於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於陽者成於陰，三天兩地也。生於陰者成於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爲五十。其在《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此見於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者也。辛己丁三者，得於坤者也。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在離曰，己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見於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無不徧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於此，止矣。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於一也。是故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朱子發《易集傳》十一卷、《易圖》三卷、《叢說》一卷。袁本前志卷一上易類第三十三右皇朝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

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傳》，然頗舛誤。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漢上易傳》十一卷、《叢說》一卷、《圖》三卷。

翰林學士荆門朱震子發撰。紹興初，在《經筵表》上具述源流，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爲一也。

《宋史・藝文志》　朱震《易傳》十一卷。《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朱震撰。震字子發，荆門軍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趙鼎薦爲祠部員外郎，官翰林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題曰漢上，蓋因所居以爲名。前有震《進書表》，稱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說。以象數爲宗，推本源流，包括異同，以救莊老虛無之失。陳善《捫蝨新話》詆其妄引《說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將必有據《雜卦》反對造《孔子易圖》者。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多采先儒之說，然頗舛謬。馮椅《厚齋易學》述毛伯玉之言，亦譏其卦變、互體、伏卦、反卦之失。然朱子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魏了翁曰，《漢上易》太煩，卻不可廢。胡一桂亦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以爲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詞繁雜，使讀者茫然，看來只是不善作文耳。是得失互陳，先儒已有公論矣。惟所敘圖、書授受，所謂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更三傳而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更三傳而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再傳至程顥、程頤。厥後雍得之以著《皇極經世》，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敦頤得之以著《太極圖說》、《通書》，頤得之以述《易傳》，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又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獨劉牧以十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震此書亦用牧說，與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衍十數見於《繫辭》，太乙九宮見於《乾鑿度》，不云《河圖》、《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來推演之學。楚失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兵部侍郎福清林栗黄中撰。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爲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爲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爲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爲朱公所闢也。

《宋史・藝文志》　林栗《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宋林栗撰。栗字黄中，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遂上疏論朱子。時太常博士葉適，侍御史胡晉臣，皆助朱子劾栗。因罷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謚簡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淳熙十二年四月嘗進於朝，首列《進書表》貼黄《勅諭》各一道，栗《自序》一篇。貼黄稱，本名《周易爻象序雜指解》，後以未能該舉《彖詞》、《繫詞》、《文言》、《說卦》，乃改今名。王應麟《玉海》稱其書經傳三十二卷，《繫詞》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襍》本文共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一卷，與今本合。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繫辭》一條，謂栗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

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朱彝尊《經義考》引董眞卿之言，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時楊敬仲有《易論》，黄中有《易解》。或曰黄中文字可毁，朱子曰，卻是楊敬仲文字可毁。是朱子併不欲廢其書。考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與朱侍講有違言，以論《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於時朱子負盛名，駸駸嚮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爲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詞色相軋，兩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訐奏。蓋其釁始於論《易》，而其故不全由於論《易》，故振孫云然。後人以朱子之故，遂廢栗書，似非朱子意矣。《經義考》又曰，福清林黄中，金華唐與政，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説，學者遂置而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黄中雖有《易解》，而流傳未廣，恐後泯没。然當黄中既没，勉齋黄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苟異吾趨，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規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黄中之《易》，其可不傳鈔乎。持論頗爲平允。昔劉安世與伊川程子，各爲一代偉人。其《元城語録》、《盡言集》，亦不以嘗劾程子而廢。耿南仲媚敵誤國，易祓依附權姦，其所撰《易》解，今亦並行。栗雖不得比安世，視南仲與祓則有間矣。故仍録其書，而併存彝尊之論焉。

程大昌《易原》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易原》十卷，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爲此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

《宋史・藝文志》　程大昌《易原》十卷。又《易老通言》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易原》八卷，《永樂大典》本。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建寧府，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大昌學術湛深，於諸經皆有論説。以《易》義自漢以來糾紛尤甚，因作是書以貫通之。苦思力索，四年而成。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之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如謂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於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不合。復姤生卦説，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説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於《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傅會，初無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曾言。雖排斥先儒，務申己説，不能脱南宋之風氣，然其參互折衷，皆能根據《大傳》，於《易》義亦有所闡明。與所作《詩議》欲併國風之名而廢之者，固有别矣。其書久無傳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考《永樂大典》尚存百有餘篇，皆首尾完整，可以編次。謹採掇釐訂，勒爲八卷。備宋人説《易》之一家焉。

朱熹《周易本義》

綜述

朱熹《周易本義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

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江革《原本周易本義序》 象占，《易》本義也。伏犧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皆以象與占決吉凶悔吝，各指其所之。孔子《十翼》，專註義理，發揮經言，豈有異旨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互相發而不相悖也。程子以義理爲之傳，朱子以象占本其義。革每合而讀之，心融體驗，將終身玩索，庶幾寡過。昨刊程傳於章貢郡齋，今敬刊《本義》於朱子故罣，與同志共之。折朱子有言，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必然之應也。夫子曰，不占而已矣。咸淳乙丑立秋日，後學九江吳革謹書。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周易本義》十卷。右晦庵先生朱文公熹仲晦所定也。《發例》、《筮儀》附。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易學啓蒙》一卷，案《宋史·藝文志》，《啓蒙》三卷。煥章閣待制侍講新安朱熹晦庵撰。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旨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筮，考變占，凡四篇。

《宋史·藝文志》 朱熹《易傳》十一卷。又《本義》十二卷，《易學啓蒙》三卷，《古易音訓》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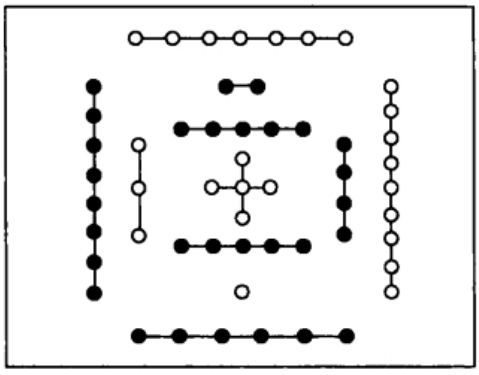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並內府刊本。宋朱子撰，是書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顧炎武《日知錄》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如《彖》卽文王所繫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後凡言傳倣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去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詞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去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義，以盡乾坤二卦之義。而餘卦之說，因可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繁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板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又曰今《四書》坊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註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云云，其辨最爲明晰。然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宋董楷已然，不始於永樂也。詳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條。此爲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內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題敷原後學劉宗校正文字，行款及《象傳》履夬二卦不載程《傳》，一一與炎武所言合。卷端惟列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筮儀》一篇，與今本升《筮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彖上傳》標題之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註咸速恆久四字，讀者恆以爲疑。考驗此本，乃是感速常久，經後人傳刻而訛，

實爲善本。故我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此本之次序，復先聖之舊文，破俗儒之陋見。洵讀《易》之家所宜奉爲彝訓者矣。至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來士子童而習之，歷年已久。驟令改易，慮煩擾難行。且其本雖因永樂《大全》，實亦王韓之舊本，唐用之以作正義者。是以國朝試士，惟除其爻象之合題，而命題次序則仍其舊。內府所刊《袖珍五經》，亦復因仍。考漢代《論語》，凡有三本。梁皇侃《論語義疏序》稱，《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齊論》題目長，《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所講是也云云。是自古以來，經師授受，不妨各有異同。即秘府儲藏，亦各兼存衆本。苟其微言大義本不相乖，則篇章分合未爲大害於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義》之失，而仍附於原本之後，以備參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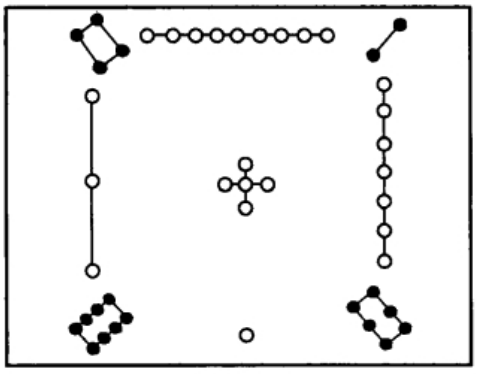
雜録

《周易本義圖目》

河圖圖　洛書圖
伏羲八卦次序圖　伏羲八卦方位圖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文王八卦次序圖　文王八卦方位圖
卦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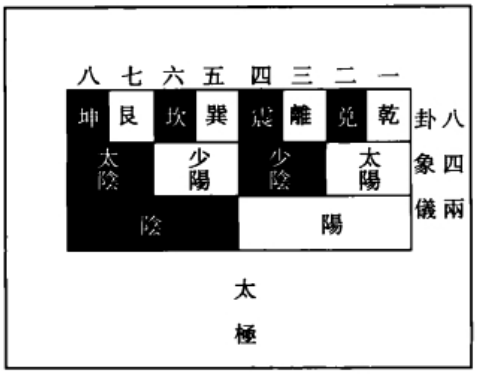
圖河



書洛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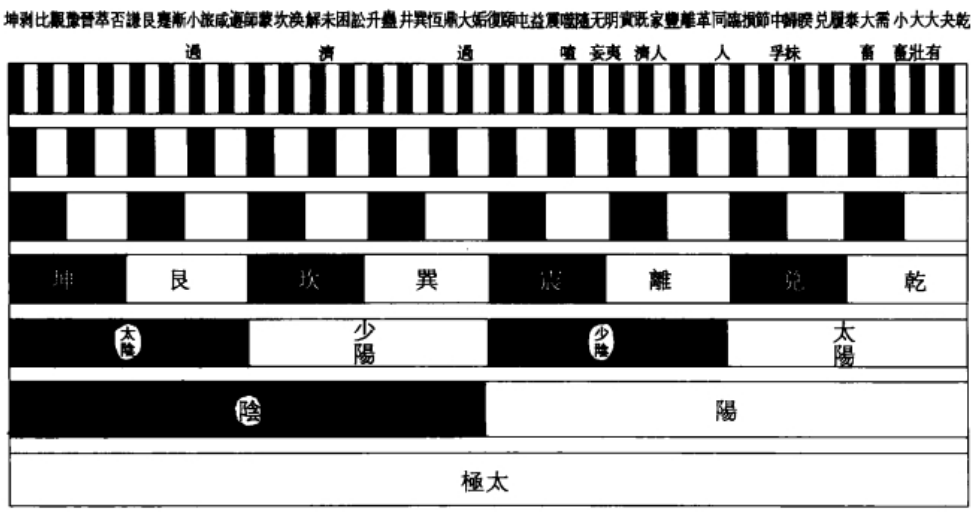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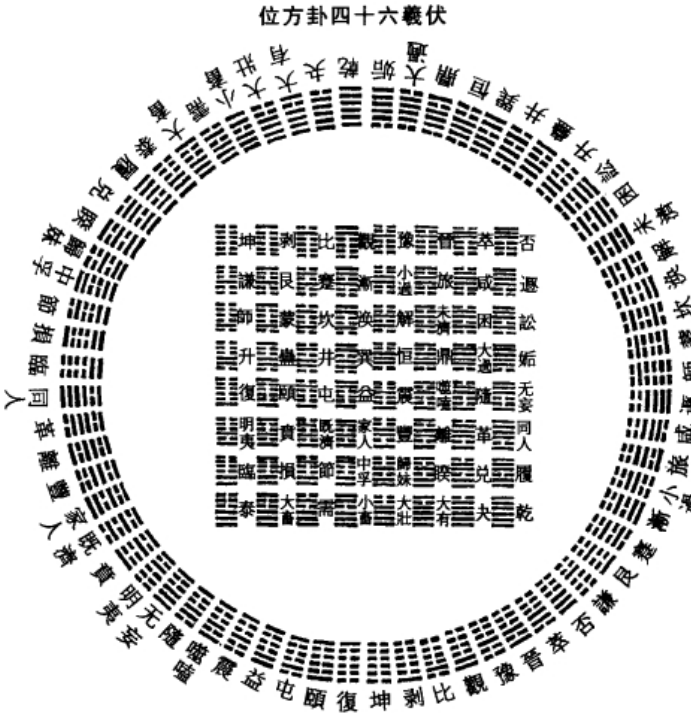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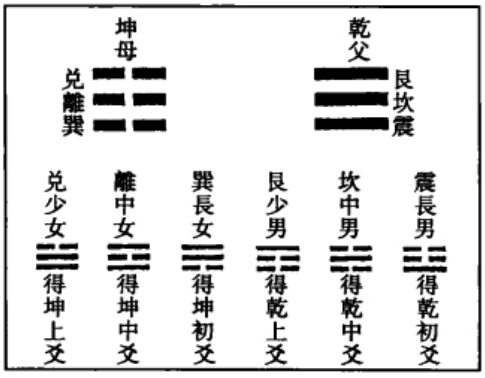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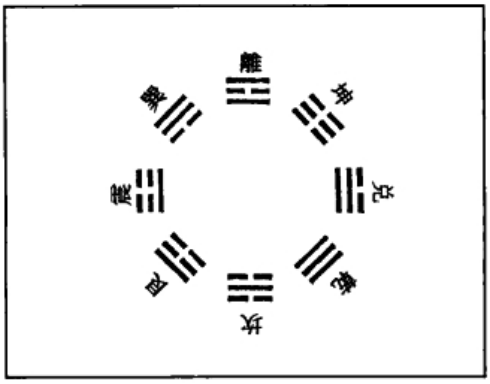


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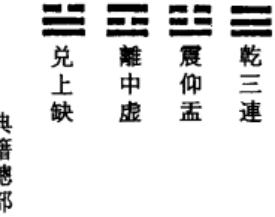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周易本義卦歌》

《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盌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巽離坤兌爲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分宮卦象次序》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恆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恆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上下經卦變歌》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恆豐皆疑似

晉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繫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濯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齊側皆反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爐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揲食列反。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者三而耦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爲上，後放此。

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復扶又反營於平反下同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耦。奇耦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耦。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一，所謂拆也。掛扐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

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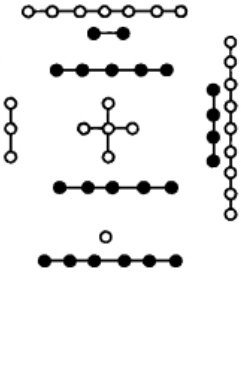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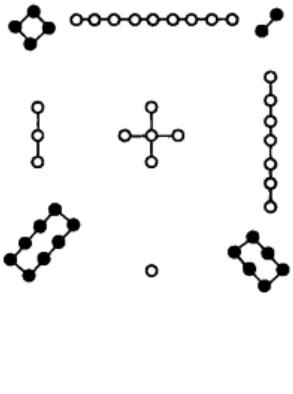
禮畢，韜蓍櫝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原本周易本義附圖》　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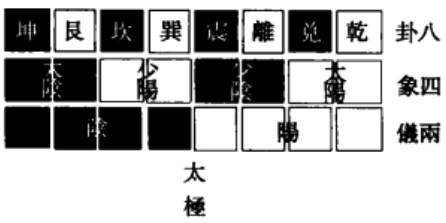
河圖



洛書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又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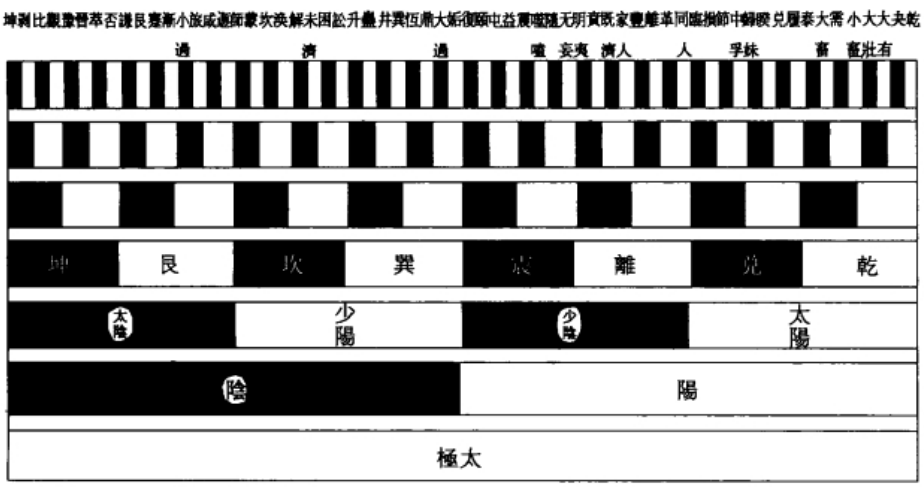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次序

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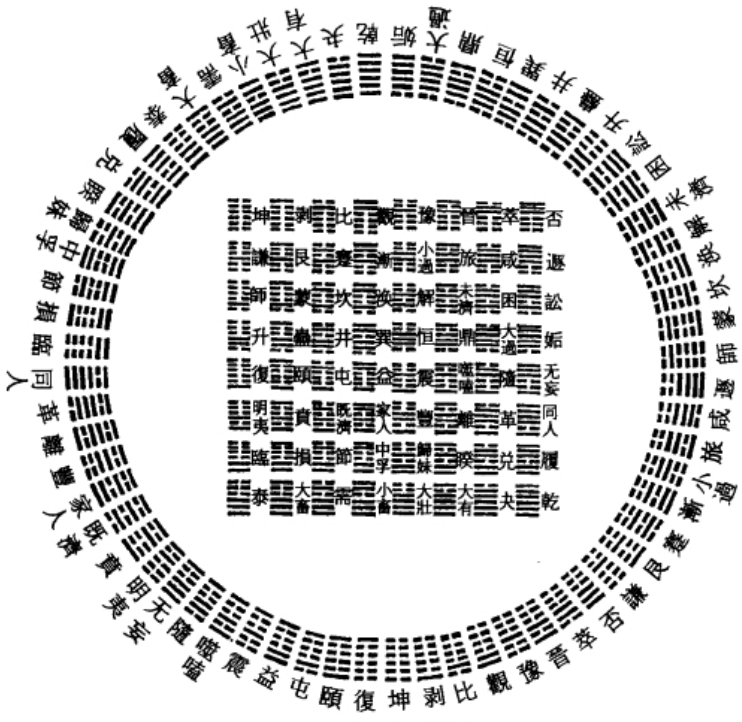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

右《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至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右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右伏羲四圖，其失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朱熹《周易五贊・原象》（《原本周易本義卷末上》）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像。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贊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又《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聽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是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亳曰鄗，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惟用存疑，敢曰垂後。

又《明筮》 奇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存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又《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又《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有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趙希弁《讀書附志》經說三〇卷 右晦庵先生朱文公熹仲晦之說也。《易說啓蒙》三卷，《大易問答》兩卷，《尚書問答》三卷，《毛詩問答》一卷，《禮記問答》一卷，《中庸問答》二卷，《大學問答》二卷，《周禮春秋問答》一卷，

《論語問答》並《拾遺》八卷，《孟子問答》並《拾遺》並《孝經刊誤》四卷，附《太極解義》，《太極問答》，《西銘解義問答》三卷，通爲三十卷。邵武黃大昌、鄱陽王迂編次，凡六經之要旨，《論》、《孟》之奧義，悉可以類而求之。延平廖德明爲之序。

張栻《南軒易説》

綜　述

胡順父《南軒易説序》　昔尹和靖語學者祁寬曰，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説，不若專看伊川《易傳》。又曰，一日只念一卦，閑時看《繫辭》。《周易程氏傳》止於卦，而不及繫。非不及也，以《繫辭》爲《易大傳》，不暇及也。然《易繫》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如此，不傳奚可。伊川議論雖間見於《遺書》，而終未完，學者惜之。至元壬辰，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因言辭謝衰病，家食數年，從事於《易》。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遂得南軒解説《易繫》，繕寫家藏，好玩如寶。聖人之言，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欽哉欽哉。儻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及路學宿儒議，若命工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並行於世可乎。將仕泊諸儒復命曰，斯文也，蓋有待於今日也。後之學者，幸莫大焉。順父承命校正，敬錄以付匠氏，並序其概於後。是歲季冬既望，贛州路儒學學正權管學事胡順父序。

著　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南軒易説》三卷，宋張栻撰。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紫巖《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書，學佺殊誤。朱彝尊《經義考》亦作十一卷，註云未見。又引董眞卿説謂已闕乾、坤二卦。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並六十四卦皆佚之。僅始於《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較眞卿所見彌爲殘缺。然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説《易・繫辭》，藏寫家，儻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刊之學宮，以補遺缺。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於世云云。是初刊此書，亦僅託始於《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鉤摹舊本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知順父即贛人，一曰和卿，蓋其字也。

楊簡《楊氏易傳》

綜　述

蔡國珍《楊氏易傳原序》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蕅長公《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余叙。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也。余不學，其何敢序。然學不可以終棄，則《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絕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蕅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其識卓，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宜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攄其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內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蕅即事以明理，楊泝源以該流。譬之蕅如橘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橘梨橘柚，而凡爲橘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視蕅爲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舉扇柄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發爲《易傳》。於乾有曰，君子自強不息者，即

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又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誠不必成。或疑允若茲是人皆天也，不必復益以人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虛乎。然善語道者，必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云，少讀《易大傳》，唯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善之不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唯知恐懼修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懼修省。夫曰不能爲，曰難改，曰恐懼修省，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蘇《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沒久矣，待三君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並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益明，可覘矣。獨愧余莫爲倡，其獨無入山舍玉之懼乎。茲叙也，並以自勗云。蔡國珍序。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眞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榦。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教，精粗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既爲後世所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錄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項安世《周易玩辭》

綜述

項安世《周易玩辭序》 序曰，《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復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宋慶元四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己未，江陵項安世述。

虞集《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盡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

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注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雜，豈待於攷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序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及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於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後學虞集謹書。

徐之祥《周易玩辭序》 予幼嗜《易》。祖《程傳》，宗《本義》。諸儒訓解中，取平菴項氏《玩辭》。熟讀精思，道德性命之原，開物成務之故，一出於奇耦往來不窮之變。曰象與占，隨時取義，玩辭可知。先生此書，不特有裨於程子七分之傳，當時往復問學朱子之門，其於《本義》多所發明。惜書成於《本義》二十年之後，朱子未及見也。集賢初菴傅公以《易》學經世，被遇殊休，俾其徒黃棠刱建精廬，嘉惠後學。經府傳窟中獨缺此書。予過梧翁先生馬公攷學，得所藏本，乃咸淳乙丑禮部貢院所點校。敬錄諸梓，與朋友共。使家藏而人誦之，予之志也。大德丁未孟秋冷掾徐之祥拜手謹書。

馬端臨《周易玩辭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六九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平菴項公玩辭之書，義理淵源伊洛。而於象變之際，紬繹尤精。明暢正大，無牽合附會之癖。公嘗謂必徧通五經，而後歸老於《易》。且自言窺其門牆，而未極其突奧，今將盡心焉。則是書必暮年所著，家有善本。先公嘗熟復而手校之。方塘徐君掌教初菴，以是書鋟梓學舍，俾贅語其編尾。輒誦所聞。大德丁未菊月，後學馬端臨謹書。

《周易上篇》六卷。
《周易下篇》六卷。
《繫辭》兩卷。
《說卦》一卷。
《序卦雜卦》一卷。

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辭》十六卷。章句粗定，因自歎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九月丙午安世謹書。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周易玩辭》十六卷。右平庵項安世平父所述也。自敍於前，其爲說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其子寅孫刊於建安書院，樂章識於後。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周易玩辭》十六卷，太府卿松陽項安世平甫撰。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踰閾。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蓋亦偏攷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宋史・藝文志》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玩辭》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館閣續録》載其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熙五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陳振孫《書録解題》稱爲太府卿，則所終之官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振孫又稱安世當慶元時謫居江陵，杜門不出，諸經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然據其自述，蓋成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義者也。馬端臨、虞集作序，皆盛相推挹。而近時王懋竑《白田雜著》中有是書跋，獨排斥甚力。至謂端臨等未觀其書，其殆安世自述中所謂以《易傳》之文觀我者歟。安世又有《項氏家說》，其第一卷亦解《易》，董眞卿嘗稱之，世無傳本。今始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別著於錄。合觀兩書，安世之經學深矣，何可輕詆也。

楊萬里《誠齋易傳》

綜述

楊萬里《誠齋易傳原序》《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傃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

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誠齋易傳》二十卷。右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廷秀所著，自爲之序。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誠齋易傳》二十卷，寶謨閣學士廬陵楊萬里廷秀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卽字也。

《宋史・藝文志》 楊萬里《易傳》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誠齋易傳》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文，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秘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王湜《易學》

綜述

王湜《易學序》 余平生喜《易》。內求於己，外求於人，非一日矣。晚得邵康節《易》學，喜不自禁。晝夜覃思，未嘗暫捨，方其有所得也。或不寐達旦，然聖人至理，萬物取之不竭。而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草藁，或得於外之傳聞。草藁則必欲刪而未及，傳聞則有訛謬而不實。儻不能用心精擇，則是非雜揉，而至理終不出矣。於是平心如權衡，無今古，無物我，無知愚，無彼此，惟道是從，而輕重之。自希夷先生陳公而下，如穆伯長、李挺之以至劉長民《鈎隱圖》之類，兼而思之，罔或遺佚，亦不敢以私知去取，但重別推。衍使明白易見，或見不能窺測藩籬而難盡者，作闕疑說以示方來，俟明哲者之思索焉。大抵道之不明，其說有二。愚不肖者固不足以及此，賢與智者反從而鑿之。其於聖人妙意，豈不胥失乎哉。凡諸好學君子，當如是求焉可也。同州王湜序。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王湜《易學》一卷，袁本後志卷一經類第十六。右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邵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愼，不敢輕其棄取故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易學》一卷，內府藏本。宋王湜撰。是書《宋志》不著錄，其名見晁公武《讀書志》。但稱同州王湜，而不詳其始末。張世南《游宦紀聞》稱，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其學無傳，此外有所謂太乙數。渡

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是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云云。是南宋初人矣。今《太乙肘後備檢》未見傳本，此書則《通志堂經解》刋之書中。首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以夜半日中心齊升降之氣明之。又有取於《莊子》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之語，全本於道家之說。其《自序》則稱於陳摶、穆修、李之才、劉牧之書，兼而思之。是亦先天之學出於鑪火之證也。然其論先天之圖，謂希夷而前莫知其所自來。其時距邵子未遠，而其言如是。可以知傳自伏羲遭秦焚書流於方外之說，出於後儒之附會，其末爲《皇極經世》節要。《自序》有云，康節遺書，或得於家之草稿，或得於外之傳聞。間有訛謬，於是決擇是非，以成此書。示讀《皇極》者以門戶，亦可知《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其言可謂皎然不欺，有先儒淳實之遺矣。

張行成《易通變》

著録

《宋史・藝文志》 張行成《元包數總義》二卷，《述衍》十八卷，《通變》四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易通變》四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張行成撰。亦所進《易》說七種之一也。其說取陳摶至邵子所傳先天卦數等十四圖，敷演解釋以通其變，故謂之通變。案以數言《易》，本自漢儒。然孟喜之《易》言六日七分而已。至京房之《易》，言飛伏納甲而已，費直之《易》，言乘承比應而已。至魏伯陽作《參同契》，借《易》以明丹訣，始言甲壬乙癸之方位。而《易緯》是類謀亦謂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易通卦驗》又謂乾西北主立冬，坎北方主冬至，艮東北主立春，震東方主春分，巽東南主立夏，離南方主夏至，坤西南主立秋，兌西方主秋分。蓋《易》之支流，有此衍說。至宋而陳摶作圖，出穆修以遞授於邵子，始借儒者之力，大行於世。故南宋之後，以數言《易》者，皆以陳、邵爲宗。又以陳本道家，遂諱言陳而惟稱邵。行成於蜀中，作籍吏人之家，得邵子所傳十四圖，因著此書。其《自序》謂康節之學，主於交泰，既濟二圖，而二圖尤以卦氣爲根柢。參伍錯綜以求之，而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皆莫能外。其自許甚高，其中如人之五臟，亦以《易》數推之，謂當重幾斤幾兩，殊爲穿鑿。故李心傳譏其牽合，祝泌謂其發明處甚多，而支蔓處亦甚多，然其說亦自成理。自袁樞、薛季宣以下，雖往往攻之，迄不能禁其不傳也。此本流傳甚少，外間僅有宋刻本及明費宏家抄本。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勘校錄而存之，以備術數之一家。是書之名，《永樂大典》作《易通變》，費宏本作《皇極經世通變》，宋本但題曰《通變》，而無易字，亦無皇極經世字。蓋原刻其全書七種，此乃其一，故有細目而無大名。不能據以斷兩本之是非，以《永樂大典》所題在費氏本前，當爲舊本。今姑據以著錄焉。

雜録

張行成《元包數總義原序》 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皆革其誣俗，而歸諸雅正者也。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名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其數有二。圓圖者，天也。自一陰一陽各六變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運行數也。方圖者，地也。八卦縱橫上下一卦爲主各變七卦者，生物數也。卦氣圖以六十卦爲主，一爻當一策。所謂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其於《繫辭》，則《序卦》之義也。主於運行之用者，天而地之數，故爲天地之大數也。《火珠林》以八卦爲主，四陰對四陽，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於《繫辭》，則《說卦》之義也。主於生物之用者，地而物之數，故爲人物之小數也。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易》。末流之弊，雜亂於星官曆翁，其事失之誣，其辭失之俗。故二君以其法爲書，而歸之雅正也。《太玄》曰始於寅，義祖連山。《元包》卦首於《坤》，義祖《歸藏》。由是三《易》世皆有書矣。唐蘇源明作《元包傳》，李江爲之注，徒言其理，未達其數。夫天下之象生於數，而

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造器而捨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哉。僕本爲康節之學，患其難明，乃徧採古之言《易》者而旁通之。因識《元包》之旨，不敢自私，輒具述之，以示同好。皇宋紹興庚辰五月晦，張行成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九卷，永樂大典本。宋張行成撰。是書專明《皇極經世外篇》之義，亦所進七《易》之一也。《皇極經世內篇》前四卷推元會運世之序，後四卷辨聲音律呂之微。《外篇》則比物引類，以發揮其蘊奧。行成以《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因補缺正誤，使其文以類相從，而推繹其旨，以成是編。上三篇皆言數，中三篇皆言象，下三篇皆言理。皆行成以意更定，非復舊第。然自明以來，刻本率以《外篇》居前，題爲《內篇》，未免舛互失序。賴行成此本，尚可正俗刻之訛。且原書由雜纂而成，本無義例。行成區分排比，使端緒易尋，亦頗有條理。雖乾坤闔闢變化無窮，行成依據舊圖循文生義，於造化自然之妙，未必能窺。至於邵氏一家之學，則可謂心知其意矣。魏了翁嘗稱其能得《易》數之詳，而書不盡傳，則宋代已不免散佚。朱彝尊《經義考》但載《皇極經世索隱》，而不及此書，則沈湮已久。惟《永樂大典》所載尚爲完本。今據原目仍釐爲九卷，著於錄。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張行成撰。行成字文饒，一作子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其進所著《易說》七種，表稱自成都府路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而歸。《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汪應辰《玉山集》有《論鄧深按知潼川府張行成狀》，殆由直閣出守歟。此編即所進七書之一。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見《永樂大典》中者，別載《序文總要》及《機要》二圖。而所解《觀物》諸篇，乃收綴於邵伯溫解各段之下。蓋割裂分附，殊失其舊。今摘錄敘次，以還其原，第遂復爲完書。邵子數學源出陳摶，於羲文周孔之《易》理截然異途，故嘗以其術授程子，而程子不受。朱子亦稱爲《易》外別傳。非專門研究其說者，不能得其端緒。儒者或引其書以解《易》，或引《易》以解其書，適以相淆，不足以相發明也。行成於邵子之學，用力頗深。以伯溫之解於象數未詳，復爲推衍其意義，故曰《索隱》。《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考行成進書原表，自稱二卷，《宋史》顯爲字悞。今以原表爲據，釐爲二卷云。

魏了翁《周易要義》

著錄

《宋史・藝文志》 魏了翁《易集義》六十四卷，《易要義》一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易要義》十卷，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事迹具《宋史》本傳。了翁以說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之詳博。因取諸經註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此其中之第一部也。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義跋》，載了翁嘗言，辭變象占易之綱領，而繇象爻之辭，盡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有不知，則義理闕焉。蓋其大旨，主於以象數求義理，折衷於漢學宋學之間。故是編所錄，雖止於注疏釋文，而採掇謹嚴，別裁精審，可謂剪除枝蔓，獨擷英華。王禕《禕說》云，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常欲刪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則亦甚與以廓清之功矣。明萬曆中，張萱重編《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尚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又類目六卷本共爲一編。今諸經或存或佚，不能復合。故今以世有傳本者，各著於錄。朱彝尊《經義考》羣經類中，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注曰，分見各經。然各經皆載《要義》，而《易》類則但據《宋志》載了翁《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不載此書，似乎即以《集義》爲《要義》。考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注疏摘爲《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則爲二書審矣。

林之奇《尚書全解》

綜　述

林畊《尚書全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胷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鬨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眞《古文尚書》也。故杜預註《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眞《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鑿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鑿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汩之矣。

畊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間。汩汩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閑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

萊言吾少侍親宦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辯孔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余。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稟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鋟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鋟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鋟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刊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蓋得其眞。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偏索諸齎書者。乙巳仲春，一老丈鶉衣衒袖，踉蹡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卽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較，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眞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旣而畊暫攝鄉校，學錄葉君，眞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眞贋曉然，信而有證，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唯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齋裒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畊恪遵先志，又三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及得宇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眞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畊旣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與。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版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我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鏹之羨，撙學廳清俸心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版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於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畊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孝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畊謹書。

鄧均《尚書全解序》　觀林君耕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敎甚悉。迺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卽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眞，世不得見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諱子沖，登癸丑科，爲南豐簿。嘗分敎盱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逸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齎志以沒。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邪。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脉，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畊字耕叟，爲衡州敎授。暨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旣望，後學盱江鄧均拜手書於湖南漕司湘山觀。

著録

《宋史・藝文志》　林之奇《集解》五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尚書全解》四十卷，內府藏本。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畊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鋟梓，遂訛以傳訛。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

《書說拾遺》手稿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又得葉眞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釐爲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僞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畊所重編，朱子未見。夏僎作《尚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既稱之奇初稿爲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毋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迨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串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眞贋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明云《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不列於學官。而用僞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謬之大綱。閻若璩諸人已有明辨，茲不具論焉。

呂祖謙《書說》

著　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書說》六卷，右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之說也。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或謂先生之說，始於《秦誓》，上至《洛誥》而止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東萊《書說》十卷，案《宋史・藝文志》作三十五卷，呂祖謙撰。其始爲之也，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爲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宋史・藝文志》　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書說》三十五卷，內府藏本，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抄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瀾，婺州淸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爲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淸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鋹率羣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澐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爲《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註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綜　述

袁甫《絜齋家塾書鈔原序》　甫自幼洎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淸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祗見瞽

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絜齋家塾書鈔》十卷，禮部侍郎鄞袁燮和叔號絜齋先生，其子喬崇謙録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宋史・藝文志》　袁燮《書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絜齋家塾書抄》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謚正獻。事迹具《宋史本傳》。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説。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谿殊軌。然於燮所解儆誡無虞諸條，特採入《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録解題》稱爲燮子喬録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則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蓋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尚存其名，而諸家説《尚書》者罕聞引證，知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聖代博採遺編，珍笈秘文，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爲一十二卷。蠹殘脱簡復顯於湮沒之餘，亦可云燮之至幸矣。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與燮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傳。據眞德秀所作《燮行狀》，稱燮有子四人。喬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

蔡沈《書集傳》

綜　述

蔡沈《書經集傳序》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令平聲。沈作《書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音異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文武治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説，融會貫通，廼敢折衷。音中。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

去聲。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反識音志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音現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纂二切，通古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年號。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沉，非。沈音澄，沈字仲默。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峰先生。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書集傳》六卷，右晦庵先生朱文公訂正，而武夷蔡沈集傳也。沈自序於前，其子奉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杭進於朝。沈字仲默，號九峯先生。眞西山撰其墓表，今附於後。

《宋史・藝文志》蔡沈《書傳》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集傳》六卷，通行本。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傳》，至嘉定己巳書成。案，此據自序年月。眞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蓋誤衍一數字。淳祐中，其子杭奏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其《問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鼎書中，其條目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而書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旁注》，稱《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升以爲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單行矣。元和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爲蔡傳。蓋一家之板本，非通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稿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詞。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文也。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爲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悞辨疑之作。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櫟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履祥作《尚書表注》，皆斷斷有詞。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

國朝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爲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置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見楊愼《丹鉛錄》。而人亦置僎解肄此書，固有由矣。

雜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晦庵書說》七卷，朱熹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彊通。呂伯恭《書解》，不可彊通者彊欲通之。嘗以言伯恭，而未能改也。又嘗疑孔安國傳，恐是假書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決非西漢文章。至謂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則豈以其書出於東晉之世故耶。非有絕識獨見，不能及此。至言今文多艱澁，古文多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誠有不可曉者。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宋史・藝文志》朱熹《書說》七卷。黃士毅集。

蔡沈《洪範皇極内篇》

綜述

蔡沈《洪範皇極内篇原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按，熊宗立《洪範九疇數》本，「之數」下多「序者，書之題辭也。體天地造化之樞而作者伏羲，得河圖而畫卦，以成易之象也。紀天地造化之機而作者大禹，得洛書而叙疇，以成範之數也」。二十五字，似後人誤增，今去之。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案，《性理大全》作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案，《性理大全》作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積象以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虚》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本，原本作物。謹據《九疇數解》校改。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曰，《洛書》案，原本下有「與大衍詳說」五字，《性理大全》無之。考《大衍詳說》乃蔡元定自著書，名見《宋史》本傳。原本疑誤，謹校改。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蠹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蔡沈序。

姚鏞《洪範皇極内篇後序》 《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呈文，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峯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祕，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筮》二書，實與是編相表裏。西山眞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小子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姚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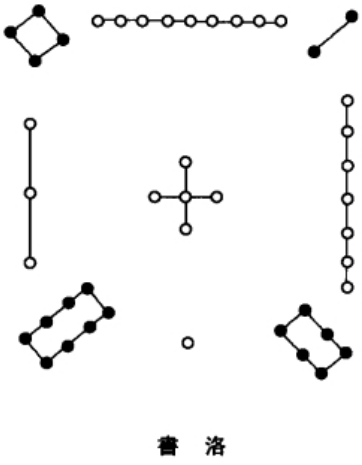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洪範皇極内篇》五卷，宋蔡沈撰。沈父元定，究心《洪範》之數，未及論著。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分外篇而釋數之辭，尚未備，故各條之下有但標數曰二字，而無其文者。《永樂大典》及《性理大全》皆作《洪範内篇》。惟熊宗立注本，以論三篇爲内篇，數八十一章爲外篇。考是書數八十一章，擬《易》六十四卦，當爲内篇。論三篇擬《易・繫辭》、《説卦》等傳，當爲外篇。今各本皆以論三篇列於前，而八十一章列於後，倫序頗爲不協。疑《性理大全》與《永樂大典》同時纂輯，所據同一誤本，未及詳考歟。明俞深著《洪範疇解》，曹溶稱爲釋蔡氏内篇。疇即八十一章之數也。程宗舜作《洪範内篇釋》，其自序曰，釋八十一章之數，亦不指三篇之論。韓邦奇引論中象以偶爲用數語作《洪範傳》，以别於經，即外篇矣。意其時必有流傳善本，與永樂間書局所據不同。故諸家之言如此其訛，似無可疑。然俞深等所據之本，今不復見，未敢輕改古書，姑仍其舊第編之。又考王應麟《玉海》載此書，名《洪範數》。王圻《續通考》作《洪範皇極内外篇》，朱彝尊《經義考》作《洪範内外篇》。今詳考其書，當以《續通考》所名爲是。《續通考》不載卷數，《經義考》作七卷。今以類相從，編爲五卷。考《洛書》之名見於《易》，不見於《書》。《洪範》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數，其事絕不相謀，後人以《乾鑿太一行九宮法》指爲《洛書》。案《史記・日者列傳》所載，占日七家，太乙家居其一。《漢書》載太乙諸術，亦列於五行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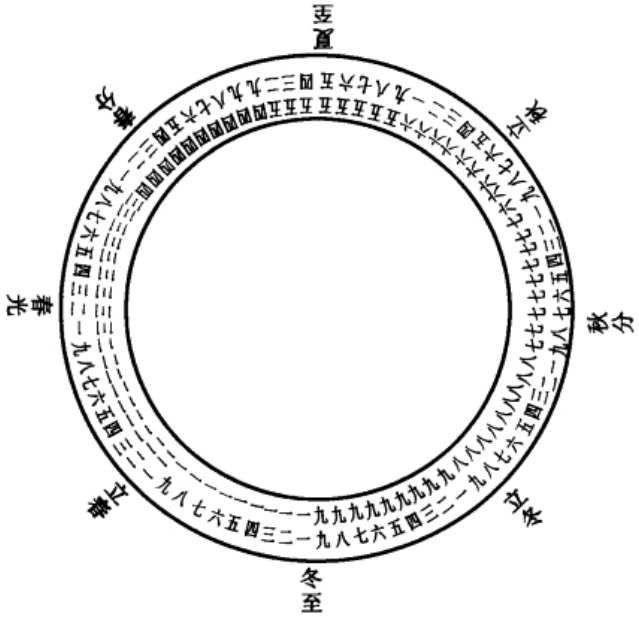
爲方技之説，事不出於經義矣。盧辯注《大戴禮記・明堂篇》，始附合於龜文。按，盧辯，北齊人。其説最爲晚出。朱子引此注以證龜書，指爲鄭康成撰。朱傳及羣書豈不知康成未註《大戴禮記》，特欲申龜文之説，別無古證，是不得不移之鄭康成耳。至宋而圖書之説大興，遂以爲《洪範》確屬《洛書》，《洛書》確屬龜文，龜文確爲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叙彝倫之書，變爲術家談奇偶之書矣。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之説，借《書》之文以擬《易》之貌，以九九演爲八十一疇，仿《易》卦八八變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節氣分配八十一疇，陰用孟喜解《易》卦氣值日之術也。其揲蓍以三爲綱，積數爲六千五百六十一，陰用焦贛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之法也。大意以《太玄》、《元包》、《潛虚》既已擬《易》，不足以見新。奇技變幻，其説歸之《洪範》，實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僭經而已矣。此在術數之家，已爲重儳之重儳，本不足道。以自沈以後，又開演《範》之一汎，支離繆輯，踵而爲之者頗多。既有其末，不可不著其本，故錄而存之。而別錄於術數類，明非説經之正軌，儒者之本務也。

雜録

蔡沈《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一一冬至	四一穀雨	七一處暑	一二	四二	七二	一三	四三	七三	一四小寒	四四立夏	七四白露	一五	四五	七五
一六	四六	七六	一七大寒	四七小滿	七七秋分	一八	四八	七八	一九	四九	七九	二一	五一	八一
二二立春	五二芒種	八二寒露	二三	五三	八三									

| | | |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又《洪範皇極内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暗窒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洵。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二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徵。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閒。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

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燠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敎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顚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縕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聰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

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窒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戎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於天地之閒矣。中卷。

溟涬之閒，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九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歷，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蓏。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鯪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蠛蠓。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蟲。水之物也，曰蟹，曰蠬，曰龜，曰蝦，曰蚌，曰蠣。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舄。土之器也，曰腹器

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奩，曰研椎，曰廁圂。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予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杌棁，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產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炙灸，爲災焚，爲震燬；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鬬，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著，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扐，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攖，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

一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元吉。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大凶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 原。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 潛。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曜相對。
||| 守。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 信。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固相對。
||||| 直。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壬相對。
丅 蒙。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囚相對。
丅| 閑。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丅|| 須。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遇相對。
丅||| 厲。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一九
丅|||| 成。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丅||||| 沖。左二右二曰沖，和也，與戎相對。
丌 振。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止相對。
丌|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丌||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丌|||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丌||||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二九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強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三九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賚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四九

庶。左五右一曰庶，衆也，與寡相對。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遁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五九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曰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曰翕，合也，與開相對。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六九

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曰競，爭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曰訟，爭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七九

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革。左八右五曰革，變也，與常相對。

報。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祈相對。

止。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

戎。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沖相對。

結。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八九

養。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遇。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勝。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閑相對。

囚。左九右四曰囚，困也，與蒙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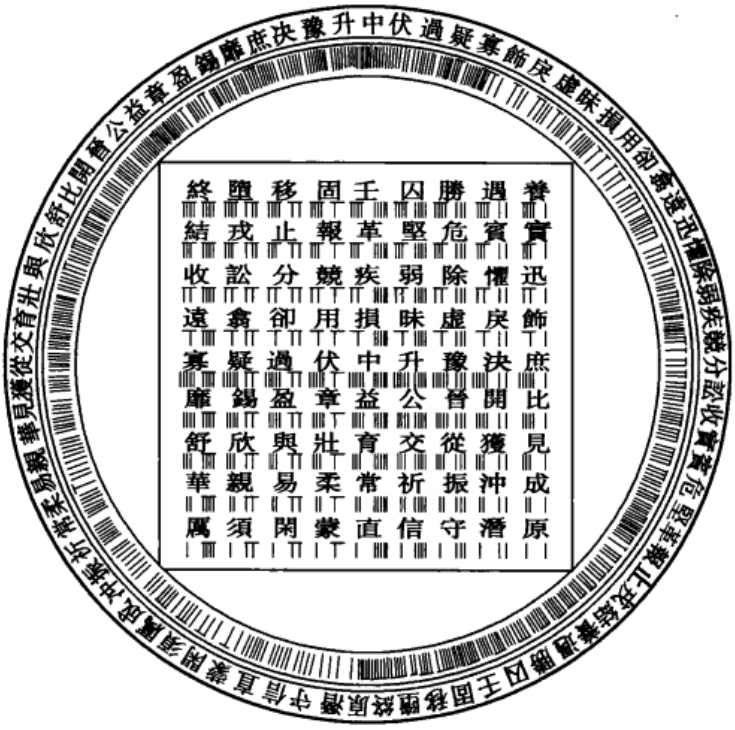
壬。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固。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移。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墮。左九右八曰墮，壞也，與潛相對。

終。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原相對。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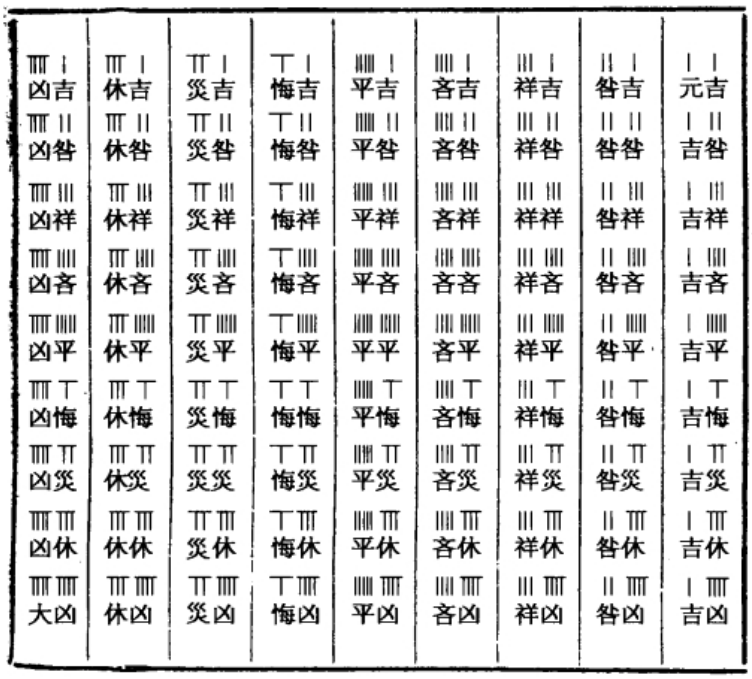


範數之圖

範數八十一章

䷀原。一之一，冬至，蚯蚓結。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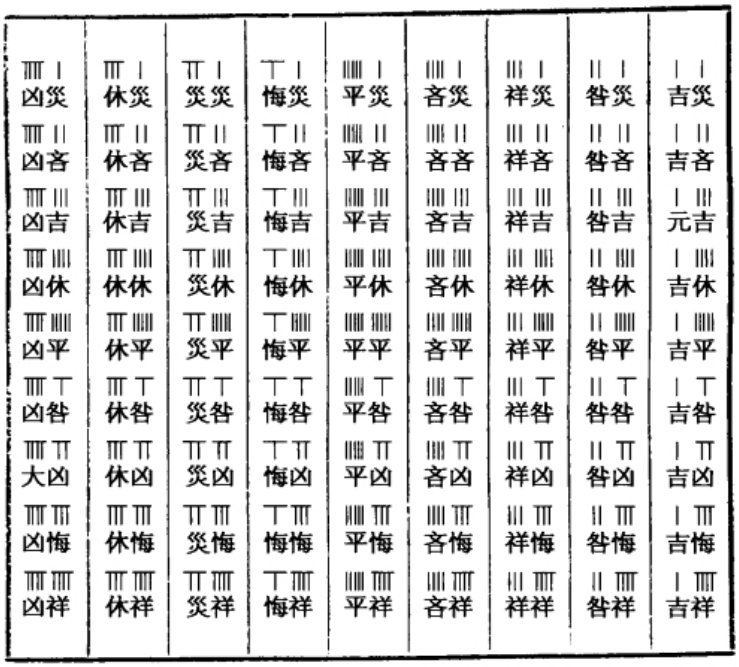
䷁潛。一之二，爨角解。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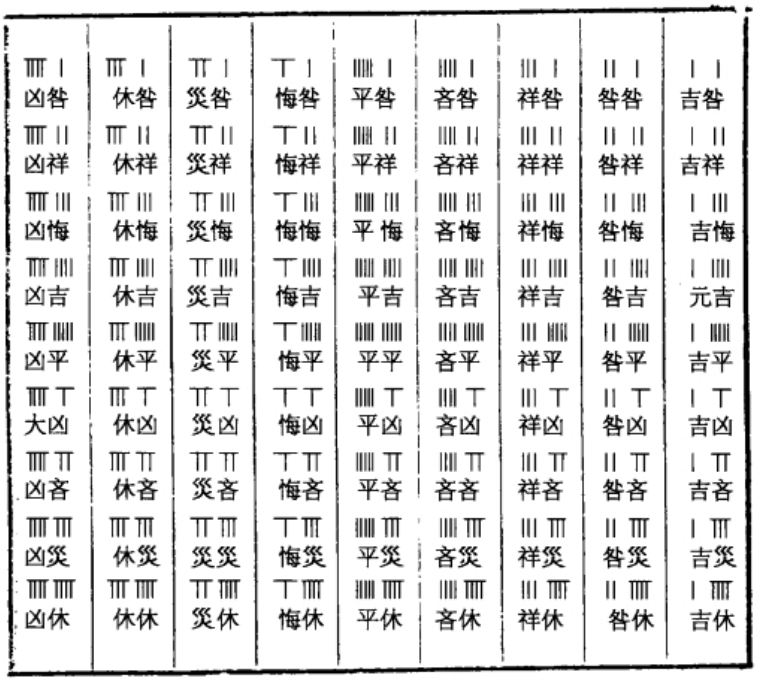
䷗ 守。一之三，水泉動。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 信。一之四，小寒，鴈北鄉。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略】

朱熹《詩集傳》

綜述

朱熹《詩經集傳原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説》一卷，朱熹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説，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者幾什一云。

《宋史・藝文志》 朱熹《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詩集傳》八卷，通行本。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註《易》凡兩易稿。其初之《易傳》，《宋志》著録，今已散佚，不知其説之同異。註《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稾，其説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説。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説，見於《語録》。朱升以爲歐陽修之説，殆誤也。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註《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説，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説，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録》，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自是以後，説《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以偏廢。

胡安國《春秋傳》

綜述

胡安國《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逆亂肆行，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著録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胡氏《春秋傳》三十卷。袁本前志卷一下春秋類第二十五。

右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紹興中經筵所進也。事按左氏義，採《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爲證。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

《宋史・藝文志》　胡安國《春秋傳》三十卷。又《通例》一卷，《通旨》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春秋傳》三十卷，通行本。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書久已屬稿，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則風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則《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朱熹《四書集注》

綜　述

吳英《四書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書」也，畢生心力於斯，臨沒前數日，猶有改筆。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鮮，此注本所以有異也。又有因傳寫而異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學》「欲其必自慊」，後爲「欲其一於善」而定也；《論語》「行道而有得於心」，後爲「得於心而不失」而定也；此類是也。傳寫而異，如《論語》「衛大夫公孫拔」，誤爲公孫枝；孟子「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誤爲「七世」之類耳。傳寫之誤，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書而畢生心力於斯，沒前有改筆，則朱子之注「四書」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獨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極，亦何爲也哉？立志於爲聖賢，在自得躬行，而不在於《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國平天下，在體諸身，施於政，亦不在於《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講論「四書」經文，亦在於大本大源，而不在於一句一字之閒也。然則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於斯者，何爲也哉？蓋以四子之書爲兩聞至精之理，爲孔門至精之文。爲之注者，必至當而不可易，乃與斯文爲無所負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況有非朱子原文，爲傳寫所誤者耶？況不惟注也，經文歷漢以來，授受既遠，亦不免有傳寫之誤者耶！

英自癸卯而後，困於棘闈者二十餘年。此二三十年間，頗亦手不釋卷，而於朱子《注》之異同處，不暇詳也。未嘗不研摩於《朱子文集》及朱門諸子集中《語錄》，然於其自論注處，則置之。未嘗不涉歷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東發《黃氏日鈔》，然於其中《學庸注》，則置之。何也？以爲通經致用之學不繫此也。『十三經』經義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於此也！

慨自丁卯，英與兒志忠偕入省，未數日，母病信至，與兒偕返，已抱恨終天。自是每聞人言鄉試，則心痛，盡棄所業，而就業名山。忠兒感予心之摧傷，亦不樂習帖括。今歲，忠偏覓借古本『四書』及疏釋『四書』之書，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後改定本及傳寫未誤者，別錄一部，而私記《考證》附於後。有疑則折衷於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懼其折衷之猶未當，命付梓以廣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學壯行者所不屑爲之之事也。鄉使英於屢躓場屋之年，即得所願，則兒當亦相從於青雲之路，求所謂通經致用之學而學焉，又奚暇爲此學？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謂窮矣，窮況及於家人，非聽兒之不自量而爲此迂遠也。四方諸君子見其書而教正其中之繆誤，尚其哀英之遇，而諒忠之情也夫！

嘉慶辛未重陽日，吳邑吳英序。

朱熹《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

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敎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敎，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又《中庸章句序》《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又《論語序說》《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所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君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敍《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又《讀論語孟子法》程子曰：『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程子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論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程子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又《孟子序説》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説：『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説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説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説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説仁義。仲尼只説一個志，孟子便説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輯略》二卷，《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

右晦翁先生既定著章句於經文之下，又述平時問答所疑，以爲《或問》。《中庸》又述《輯略》兩卷，蓋集伊、洛諸儒之說也。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書院精舍及白鹿洞書院所刊者。

《論語集註》十卷。

《孟子集註》十四卷。

右朱文公所著也。先生之於《語》、《孟》，始集程、張、呂、范十一人之說，以爲《集義》。既又本之《註疏》，參之《釋文》，採之先儒，斷之詳說，以爲《集註》。《語》、《孟》之精微，蓋萃於此書矣。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白鹿洞所刊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脱簡闕文。

《中庸輯略》一卷。案《宋史·藝文志》作二卷。

朱熹既爲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宋史·藝文志》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又《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輯略》二卷。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見。晦翁生平講解，此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又《論語或問》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書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宋史·藝文志》朱熹《論語精義》十卷。又《集註》十卷，《集義》十卷，《或問》二十卷，《論語註義問答通釋》十卷。朱熹《孟子集註》十四卷。又《孟子集義》十四卷，《或問》十四卷，《延平師弟子問答》一卷，《語録》四十三卷。朱熹門人所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録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裒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注之善者，如戒愼乎其所不睹四句，末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

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仞，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判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爲書。其合爲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間《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慊。《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榦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牽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與《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據爲不刊之典矣。

雜録

吴英《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辛未夏，兒志忠學輯《四書》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於予。此非易事也，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爲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如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爲政章》『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如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如此之類是也。

所以一爲不待辨，一爲猶待辨，一爲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相習既久，人情每安於所習，而先入者常爲主。《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聖經章》『一於善』句、《爲政章》『得於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蓋人之所以爲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爲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爲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爲定論者，我朝所撫刻宋淳祐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卽此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於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歲所親定，爲絕筆之書，未脫藁者八篇。』則歿後而書始出也。歿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於此又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矣。是則此段之爲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眞氏《四書集編》亦如是。《集編》惟《學》、《庸》爲眞氏所手定。眞氏親受業於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於此又益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格菴趙

氏《四書纂疏》亦如是。趙氏，其父受業於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於家庭者遡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於此又益可知其爲定本而無疑也。東發黃氏所著《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著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雲峯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爲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於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爲定本又益可無疑也。旁求之，復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大全》祇勦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即倪氏之書可耳，其於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倪氏之師，定宇陳氏櫟也。陳氏著《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諸儒或多從祝氏者，祇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爲朱子母黨，嘗受業於朱子。然跡和父所著《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於風華淹雅，未必內專性學者。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即《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爲《四書通》道之矣。《四書通》曰：『如《爲政章》祝本作「有得於心」，則於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通》之說有如此，仍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至顛倒是非，即朱子口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歟？而祝本之爲非定本可以決然矣。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爲非定本，更有即出於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爲祝氏微辨者，即出於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適孫鑑書祝氏《附錄》本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爲據。」』按此語：曰『元』，宗之也；曰『則以』，曰『所』，曰『者』，別有指之辭也；曰『得』，則已失也。子明題祝本也如是，則是明明謂祝本與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謂祝本非刊之興國之本矣，明明謂祝本非絕筆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猶自失之而覓得之，況祝氏何從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辭其意則顯然也，而祝氏不達。陳氏信祝本而載之於《發明》，而倪氏又述之於《輯釋》，皆引之以爲祝本重，亦未達也。又何其竝皆出於鹵莽耶？而祝本之爲非定本更可以決然矣。祝本如此，則其相傳以至於《輯釋》，亦如此矣；《輯釋》如此，則其脫胎於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則從《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總之不知朱子改筆之所以然爾。

今取此段而細繹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窺見者。『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二句，渾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復分貼，以首節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從性命而來，性命從天而來。『修道之謂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爲性』者，以經義繫於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繫於明性也。『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三句，一氣追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二句來，方纔略頓，使下文『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騰而上接也。『本於天而備於我』，與此章總注『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己』恰相針對，雖總注多『不可易』、『不可離』兩層，然『不可易』即『出於天』足言之耳，『不可離』即『備於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離』之意。性、道、教無一非不可易，無一非不可離也。次節經文，特從首節三句中所蘊含之意抽出而顯言之，使首次二節筋絡相聯耳。『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爲此節經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處，正得子思喫緊啓發後學心胸之旨。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於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於第一句遺『命』字，於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爲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爲偏重『本於天』意，而未及『備於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與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與未盡善縣殊。朱子豈徒爲好勞？豈樂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輯釋》反爲引陳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無餘蘊。』是粗淺則得解而以爲盡發，精深則不得解而以爲含蓄，似爲無學。又引史氏之言曰：『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過稱讚子思勉勵學者之言，不復有所發明於經。』是以鉤深致遠之言，僅視爲稱讚而勉勵，似爲

無見。又引陳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義理貫通，造語瑩潔，「所以爲人」三句，未見貫通之妙。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是討尋章句而僅乃用其批評帖括之筆，似爲無知。此所以繆從祝本，而致令聖經賢傳傳授心法之文，大儒畢生盡心力而爲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闕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本「必自慊」，後改作「一於善」。朱子嘗曰：「只是一個心，便是誠；纔有兩，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改「一於善」，旨哉！』《通》之說如此，則「一於善」爲定本無疑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爲善以去惡之義，而此節後言致知先言誠意，不比下節及第六章皆承致知來也。「一於」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與第六章《注》「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恰相針對也。若作「必自慊」，則終不如「一於善」之顯豁而縝密也。改本之勝於初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一於善」，不若「必自慊」對「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文，尤爲痛快該備。』夫傳本釋經，何勞挹注？以用傳釋經爲快，不如不注，而但讀傳文矣。聖經三綱領猶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謂該備耶？『得於心而不失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本云：「得於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謂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則「不失」爲最後定本無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爲政」二字來。得於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天下正，所謂「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業業，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無息也。若作「行道」，則上文既言「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則「得於心」句正宜直接，而於此復加以「行道」二字，豈不贅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於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盡消鎔耳。況不失，則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則雖有得於心而未見其必不失也。最後改本之勝於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後定本，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據於德」注「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道得於心而不失，乃是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遽云不失，則失之急。《大學序》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爲尤信。』是又皆繆證。夫《大學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當世之人』之文，故其間不得不言躬行也。若爲政以德，則其所爲者即其所以。所爲所以，非有異時，何得多添「行道」二字於其間乎？『據於德』注之言行道也，經文上有『志於道』之文。『據於德』德字原根道字來，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爲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來，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說到「不顯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謂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字謂得於心者何物？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見所得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爲進德者言，爲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繆議。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爲邦章》注曰：『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豈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學注》謂「人之所得乎天」，以見德非大人所獨有；此節注不言行道，以見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爲罅漏也而議之耶？故曰猶待辨也。

若夫《誠意章》注，坊本與定本合，固不待辨矣。然祝本有諸處不合定本，而獨於最後所改之《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無殊。夫此，以《年譜》考之，是在沒前三日所改者也，何也祝本反得與之合耶？陳氏信祝本爲定本，以他本爲未定本，而惟此無殊，陳氏亦自不解。即倪氏從陳氏，而倪氏亦自不解。然此亦易解也。子明之題祝本也，即曰「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則晚年所更必不能纏述，而絕筆所更必爲之述於此，以揚先人之精勤。祝氏得此語，潛爲改正，而秘其因題得改之由。自謂此本今而後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晚年絕筆所更定之本矣，於是但述所云『《四書》元本』以下二十六字，示人謂此最後定本之證也。況朱子之疾，來問者衆，殘前有改筆，及門必述傳一時，祝氏因得聞而竊改。若其餘諸處，安得盡聞之而改之乎？此所以他處多未定本，此處反得定本也。陳氏既不得其解，易《年譜》以就之。《輯釋》引陳氏之言曰：『「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一句，惟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皆作「欲其一於善」。《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

意章句》。甲子，公易簀。」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一於善」三字異，是其絕筆改定在此三字也。』倪氏又不得其解，亦疑《年譜》。於《輯釋》摘錄《年譜》而附其說於後曰：『鑑有晚年改本之說，愚考之《年譜》，無一語及晚年改本之論，似爲可疑。』信如陳氏倪氏之言，是《年譜》有譌文也。夫惟知信祝本，而於其罅隙可疑之處，不能因疑生悟，而強斷《年譜》之文爲有譌，抑何愚乎！不待辨者，竊更有所解如此，若不可不辨者甚多，不能盡記。

予有健忘之疾，恐盡忘而無以請正於先生朋友也，故姑取其尤要者記焉。忠所學《附攷》粗就，因命忠刻此以弁於卷首。

張元禎《論語孟子或問序》　我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四書集注章句》皆有《或問》，《大學》、《中庸或問》附於《大全》。《章句》，學者無不得而誦之，惟《論語》、《孟子或問》，雖間載於《大全》各章小注，而學者未見成篇，終未得乎語意之詳也。禎爲庶士讀書中秘，時獲睹二書《或問》，手自抄錄，間出示學者，無不惜其未能梓行，以爲四方之幸。弘治初以史事起道南康，郭郡守璡與語及之，欣然曰：『璡叨續貂南康，深欲訪我文公著述之傳者傳焉。』遂授其書，俾刻置之白鹿書院。既復得《中庸輯略》於羅司成明仲，乃知《大全》所附，非《章句》、《或問》，實《輯略》、《或問》也。奉閱於提學黃僉憲仲昭，僉憲親爲校字訛缺，將併《大學或問》刻之，通曰《四書或問》云。時弘治七年歲在甲寅五月，後學南昌張元禎序。

韓奎《重刻四書或問序》　昔文公先生嘗謂《學》、《庸》、《論》、《孟》四書爲『六經』之階梯，學者求道之至要，故既定爲《章句集注》，又各設爲《或問》以發明之。至《中庸》，則又因石氏《輯略》而爲之。若《論》、《孟》者，雖勉齋叙行狀略而不言，然大要有非先生不能爲是也，其嘉惠後學深矣！學士南昌張公廷禎手錄是書於中秘，又得《輯略》於司成羅公明仲處，於是《四書或問》始爲全書。既梓行西江，而湖藩士子猶未獲盡見，故命工再刻之以廣其傳焉。蓋嘗考諸聖門弟子之務學，既問於師，又辨諸友。《易》曰『問以辨之』，《中庸》亦曰『審問之』，孟子所謂學問之道者，誠以學，必以問，而明爲師者當有以待問，而爲弟子者當知所問也。今有志於學者，類恨以不得與先生同時，殊不知義理玄微，先生皆預爲學者先道其疑，設爲問答，若親處其地而察其心，毫分縷析，一一皆中其肯綮。況理無不同，由是推類以盡其餘，以究其極，則『四書』、『六經』，實相貫通，當自有以逢原於左右矣。雖先生復生，亦不過以是教人也。程子嘗謂學者須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者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而陳定宇亦謂程、朱《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斯爲善學。愚於是書亦云。使或視爲陳言常語，而於先生當時設爲或問之意，不知究心，甚則謂是書無與於『六經』之階梯，學者求道之至要初不在是，卒蹈於玩物喪志，買櫝還珠之戒，又豈先生所望於後之學者哉！則是書前此未見者固爲不幸，而今日獲睹者抑未爲全幸也。工告成，謹僭書此，相與勵戒，以致丁寧之意云。弘治甲子季夏之吉，後學古絳韓奎書。

趙璜《論語孟子或問跋》　右《論》、《孟或問》，文公朱紫陽所著也，刊行於中國已久，而獨不傳於東夏，實吾儒之不幸。至於我朝，募朱遺編，即出芸閣，第以本帙殘缺，多有誤字，以此爲病，遂不入梓。甲戌春，府伯金侯偉幸因鄭君雲龍得見二書於奇高峰家塾，欲與二三同志精校錯誤，倩金秀才忠考一手楷書。方欲鋟梓之際，金侯偶以軍籍事徑逵，垂成之功，幾至廢棄。適使相朴諱民獻，亞使尹諱先覺崇儒雅，重道學，乃其志也，其壽梓廣布之意，尤勤懇不已，別定尹秀才元疄等爲監刻督役，不數月而訖功，何其政效之斯速也！嗚呼，道載於書，書以明道，則書之刊出，道之斯行，金侯有志而未遂，使相與新府伯季諱仲虎樂從而孚功，此實斯文之一大幸也！萬曆二年甲戌七月，生員趙璜亦在監刻之列，謹跋。

王懋竑《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間，余應試泰州，於書坊中見朱子《或問小注》一書，其序文以爲朱子所自作，余一笑而置之，其謬妄蓋不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壬寅，余爲安慶教授時，鄭魚門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敘習師也。未至安慶，先遣使以書四百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發視之，卽前所見《或問小注》本，爲之大駭。余間一視之，其書乃老學究所纂輯，蓋自朱子《文集》、《語類》、《四書大全》及《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統》、《翼注》，以及近時諸家之說，皆嘗偏覽，其刪併《文集》、《語類》，較《輯釋》、《大全》爲稍勝，而於諸家之說，頗能辨其得失。特自以刪改《文集》、《語類》，心有所不安，遂僞撰序文與門人書，託於朱子所自作，以爲可免於大不韙之罪，而不知作僞之罪，更有甚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丁巳九月，竇應王懋竑書。

朱熹《四書或問》

見《四書集注》。

真德秀《大學衍義》

綜　述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身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壯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譏，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竭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剔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遹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殷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呈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又《大學衍義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眞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繇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戶部眞尚書。端平元年九月十五日。

又《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

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萩，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先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敎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敎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季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昧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中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右眞文忠公德秀爲戶部尚書日所進也。因《大學》條目而附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是之謂綱。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是之謂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録之，而公之說亦附見焉。

《宋史・藝文志》 眞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眞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録。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爲治之序，帝王爲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誠意，曰修身，曰齊家，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中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內實多欲。權臣外威，交煽爲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德秀此書成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於治平者，以爲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僞，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爲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

通論分部

朱熹、呂祖謙《近思録》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　《近思録》十四卷，朱熹、呂祖謙取周程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希弁《讀書附志》　《近思録》十四卷，右晦庵先生、東萊先生集周、張、二程之説也。

《宋史・藝文志》　《近思録》十四卷。朱熹、呂祖謙編類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等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近思録》十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宋朱子與呂祖謙同撰。案《年譜》，是書成於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書前有朱子題詞，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云云。是其書與呂祖謙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併載祖謙題詞。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一書，皆商榷改定《近思録》，灼然可證。《宋史・藝文志》尚並題朱熹呂祖謙類編。後來講學家力爭門戶，務黜衆説而定一尊，遂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録》，非其實也。書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題詞有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返諸約焉，庶乎其有而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又呂祖謙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虚，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則朱子歿後，葉采所補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時嘗賫進於朝，前有進表及自序。采字仲圭，號平巖，建安人。其序謂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有缺略者，乃出臆説。又舉其大旨，著於各卷之下，凡閱三十年而後成云。

朱熹《延平答問》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延平先生答問》一卷。右延平先生李侗愿中之語，而晦庵先生所録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延平答問》一卷，《附録》一卷，浙江總督採進本。宋朱子撰。程子之學，一傳爲楊時，再傳爲羅從彦，又再傳爲李侗。侗字愿中，延平其所居也。侗於朱子爲父執。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將赴同安主簿任，往見侗於延平，始從受學。紹興三十年冬，同安任滿，再見侗，僅留月餘。又閱四載而侗没。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答爲多。後朱子輯而録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爲一卷，題曰《附録》，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後侗裔孫葆初別掇拾侗之諸文，增入一卷，改題曰《延平文集》。且總題爲朱子所編，殊失其舊。今仍録原本，而葆初竄亂之本，別存目於《集部》焉。

胡宏《知言》

見《胡宏集》。

朱熹《朱子語類》

綜　述

黃榦《池州刊朱子語録後序》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沒，其書始出。記録之語，未必盡得師傳之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眞；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搜訪，多得記録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眞，持庾節於池陽，又與潘時舉葉賀孫諸嘗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讐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録者，有不必録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三十有三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

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鋟諸木，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李性傳《饒州刊朱子語續録後序》　嘉定乙亥歲，仲兄文惠公持節江左，取所傳《朱文公先生語録》鋟木池陽，凡三十有三家。其書盛行。性傳被命造朝，益加搜訪，由丙戌至今，得四十有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複，正其訛舛，第其歲月，刻之鄱陽學宮。復考池録所餘，多可傳者，因取以附其末。合池録與今録，凡先生平生所與學者談經論事之語，十得其九；嗣有所得，尚續刊之。

池録之行也，文肅黃公直卿既爲之序，其後書與伯兄，乃殊不滿意，且謂不可以隨時應答之語易平生著述之書。性傳謂記者易差，自昔而然。《河南遺書》以李端伯《師説》爲首，蓋端伯所記，伊川先生嘗稱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至論浩氣一條，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云者，伊川乃深不謂然。端伯猶爾，況於其他，直卿之云眞是也。然嘗聞和靖先生稱伊川之語曰：『某在，何必觀此書？』而文公先生之言則曰：『伊川在，何必觀？伊川亡，則不可以不觀矣。』蓋亦在乎學者審之而已。

先生《家禮》成於乾道庚寅，《通鑑綱目》、《西銘解義》成於壬辰，《太極通書義》成於癸巳，《論孟註問》、《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楚辭集註》、《韓文考異》成於慶元乙卯，《禮書》雖有《綱目》，脱稾者僅二十有三篇，其著書歲月次第可考也。《家禮》編成而逸，既歿而其書出，與晚歲之説不合，先生蓋未嘗爲學者道也。《語》、《孟》、《中庸》、《大學》四書，後多更定。今《大學》『誠意』章，蓋未易簀前一夕所改也。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遺蘊。至其他書，蓋未及有所筆削，獨見於疑難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書爲甚。晁淵所録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説。文昭謂乾、坤之用，主於誠敬；坎、離之用，主於誠明。世未有通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其不執一説，惟是之從如此。故愚謂《語録》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爲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爲正，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爲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不特此也，先生平日論事甚衆，規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非《語録》所載，後人安得而知之！是編也，眞不爲無益，而學者不可以不之讀也。先生又有《別録》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爲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熹熙戊戌月正元日，後學三峴李性傳書。

蔡杭《饒州刊朱子語後録後序》　鄱陽所刊先師文公朱先生《語録》，固欲續池録所未備。然先師之言滿天下，二録所收，亦豈能遽盡哉？

淳祐戊申，杭將詣江東，鄱陽洪叔魯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楊公方手所録《寒泉語》見示，既又於安仁湯叔遜次得其家藏包公揚所録。二公在師門爲

前輩，所錄尚未編入，則所遺者亦多矣。既而東陽王元敬佖亦以所集刊本見寄，又得里中朋友所傳一二家，乃悉以次編入，爲二十六卷。先師之緒言，雖未敢謂無復遺逸，然所會粹益富矣。

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竊尤有感於此，故輒併識其拳拳之意云。淳祐己酉中秋日，門人建安蔡杭書。

吳堅《建安刊朱子語別錄後序》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鄱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既如此矣。

堅末學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師西山眞先生、倅宏齋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侍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由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參考，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竭來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早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附之一筆刪去哉！亦並行之可也。

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辯；《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辯；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辯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考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己之學，蓋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警焉！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後學天台吳堅敬識。

黃士毅《朱子語類後序》 右《語類》總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略。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脈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它皆附於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

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略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羣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羣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又 《語類》成編，積百四十卷。同志艱於傳錄，而眉山史廉叔願鋟於木。士毅之類次，雖犯不韙，而不復固辭者，庶幾無傳錄之艱也。

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語類序》 開禧中，予始識輔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予，相與熟是誦味，輒移晷弗去。予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予留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予曰：『予非敢靳也，所爲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艴然曰：『奚至是！』予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浙庸蜀之鋟刻者已偏於天下。若稍損貲用，則立可以充厨牣。凡苟有小惠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說緝文，

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奚必誦先聖書而後爲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由是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予乞本刊諸青衣，彼不過予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予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意著於篇端，俾學者毋襲是弊也。』其後李貫之刊於江東，則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予有志於斯也，屬敍所以作。予爲言嘗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而秉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予前所憂，蓋爲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譁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儻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深體熟玩，以爲求端用力之模準者乎！今未可概以是爲疑而閟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

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臨邛魏了翁序。

蔡杭《徽州刊朱子語類後序》　《論語》一書，乃聖門高第所集，以記夫子之嘉言善行，垂訓後世。《朱子語類》之編，其亦倣是意而爲之者也。或曰：『語必以類相從，豈《論語》意歟？』曰：『《學而》一篇所記多務本之意，《里仁》七章所記皆爲仁之方；若《八佾》之論禮樂，《鄉黨》之記言行，《公冶長》辨人物之賢否，《微子》載聖賢之出處，亦何嘗不以類哉！天下之理，「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有以會而通之，則祇見其異耳。《大傳》曰：「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而伊川之誨學者亦必曰：「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然則《語類》之集，其有功於學者多矣！』

新安舊有紫陽書堂，而紫陽之書未備也。通守洪君勳，教授張君文虎相與謀以蜀本《語類》刊之，越二歲而書成。郡侯謝工部坐屬余爲跋其梗概，予不得辭也。因僭爲之說曰，理有可以類通，而非可以類止；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學者因其類以究極朱子之全書，使此理融會通貫，不梏於一事一物而止，則無愧於吾夫子觸類而長之訓也。若夫憚煩勞，安簡佚，以爲取足於此，則朱子固嘗以是爲學者病矣，烏乎可！抑二君推廣私淑之意，亦賢矣哉！

淳祐壬子六月望日。

王佖《徽州刊朱子語續類後序》　《文公朱先生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壺山黃子洪取門人所錄語以類相從也。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爲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既以類流傳，便於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佖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於纂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三十有餘家。既裒以爲麥錄，而繼之者尚未艾也。佖幽居無事，蓋嘗潛心而觀之，審訂其複重，參繹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粹爲《續類》，凡四十卷。或謂《前類》不爲少矣，又以《續類》附益之，不已多乎？竊謂學固戒於徒博，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徑約也。又況文公先生之道，高明廣大，致極無遺，學者正當盡博約之方，而後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漸而求。佖每觀諸家所錄，以其問有淺深，故於教告亦有不同，其視文公先生之精蘊，不能得其全者尚多有之。必也，篤信好學，反復尋繹，能知所盡心焉，雖以《前》、《續》之繁，固將無所厭斁。不然，則雖先生平日已著爲定論之書，尚有所憚而不肯觀，而況於此乎哉！然則先生片言半語，苟有所傳，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歸也。

新安魏史君，蓋鶴山先生之嗣也，近以紫陽所刊《語類》爲寄，因以《續類》爲請，而慨然欲併刊之，以全書院之傳布，其樂於闡明文公先生之遺訓蓋如此。遂舉以屬之，且竊識於後，庶幾乎與願學之士從事於詳說反約之功云爾。淳祐壬子上冬。

黎德靖《朱子語類卷目後附》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後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榦既序之矣，后乃不滿意，蓋亦懼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刊《續錄》於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杭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揚所錄。蓋公之子尚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略，而饒《後錄》所刊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此爲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爲溺心志之大穽者，最爲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爲過哉？

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佖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爲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三錄所無者。王公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爲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

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爲力屢矣。廉叔刻之，不復讎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徽本附以饒錄《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爲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尤以爲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黃公謂『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況後之書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類》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共學矣！

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敍饒錄，謂先生有《別錄》，多談炎興大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所刻包公錄已四卷，其一卷既與元題『文說』者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興間事，疑即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略無互見於諸家之所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與世所傳大概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

靖德來盱江，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定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又《考訂》 池、饒三錄最號精善，然猶不免誤字。其可知者已輒改，未詳則姑仍之，覽者擇焉可也。

黃子洪云，池本陳埴錄乃答埴書，不當取爲錄。今觀廖德明錄中猶有《答符舜功書》一條，饒本周謨錄有答謨書數條。又，程端蒙錄論『知言養氣』處，全寫《或問》二段；徽《續類》載呂祖錄《孟子》三條，乃全寫《集注》。今皆削。

諸家所記，重複者既以類聚，乃易見。蓋池錄饒錄有自複出者，饒錄有已見池錄者，饒後錄有饒錄已見者，如揚錄與不知何氏錄重複者甚多。蜀類自有複見者，徽《續類》尤多《前類》所已見者，又自有複出者，建《別錄》又多諸書所已見者，刪去之餘，十存二三耳。

蜀類與池饒錄文異者，從其文義之長。

蜀類條目精詳，然猶有誤入類者，徽《續類》之誤尤多，今悉刊正。

徽類雖翻蜀本，已增入饒錄九家，然亦有差誤，今刊正。

徽類《續類》會粹當無遺矣，然池錄中猶有十餘條未入，饒錄中遺者尤多，今增入。

諸錄中語有可疑者，輒削之。

建《別錄》第十九卷不知何氏錄中有『師邾』字，乃趙恭父也。二十卷中有『礪曰』字，乃劉用之也。此二卷，或二人所錄。

賀瑞麟《重刻朱子語類序》 子朱子平生所著述，如《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注》、《詩》、《易》傳義諸書，固已昭垂前世，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文集語類》卷帙浩繁，見者往往生畏，不能卒業。

顧《文集》猶或寓目，且尚有傳布。至語錄，當時三錄二類，搜刻非一。厥後一百四十卷始編定於黎氏。而元明以來，重刻者絕少。無論購求匪易，世士率未之覩，或並不知有此書。幸而有意於學，亦多以門人記錄不能無失而置之。薛文清，深得朱子之學者也，乃謂讀朱子語錄，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而陳剩夫亦云，《語類》皆門人退錄，豈盡得朱子之心？是皆以《語類》

尙有差謬，恐學者不知抉擇，亦可謂慮之深矣！

是意也，原《序》多詳言之。然以此而謂《語類》遂不可讀，則大不然！朱子當日不刻程子《遺書》乎？不更刻《外書》乎？夫朱子之學，固以程子爲宗。然竊意其得力所自，亦未必不在於《遺書》、《外書》。如此，又何疑於《語類》？但朱子所謂主敬立本，窮理致知者，讀程《書》之法，卽讀《語類》之法，是在學者立志何如耳。果於朱學深嗜而篤好之，旣以《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傳》、《義》諸書熟讀精思而體之於身，亦斷未有不求《語類》者。遍參互證，益見發揮，久之亦將默契乎精微嚴密之旨，而明辨乎深淺疑信之間，其於朱子之心，亦庶乎有以得之。蓋《語類》旣無所不有，又多門人晚年所聞，或經朱子親手刪定，其言義理工夫，尤爲透切明暢，意味無窮，較之《文集》間有少壯之作者尙不同。陸清獻所謂『傳注損益之妙，往往見於《文集》、《語類》，手筆之書有得《語類》而益明者』，豈不信然乎哉！熊愚齋直詆爲『駁雜汗漫之書』，則有激之論，亦見其或未嘗潛心遜志於斯也！

是書國朝惟呂氏有刊本，然好者旣少，故書肆罕見。近友朋間知好之矣，仍難其得，且不可以不廣傳也，乃屬門下劉昇之東初並《文集》刻於吾邑，而是書先成。其間譌字已改，與疑字而不敢遽改者，別爲《正譌》、《記疑》兩卷，附刻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所改顯誤，更不記。

司校諸子：朝邑楊鳳詔信甫、閿鄉韓止敬惺臣、華陰王守恭遜卿、李蔚坤匪莪、大荔扈森仲榮、興平馬鑒原養之、澄城連春魁梅軒、三原靳浩子直、曹如壎子伯。監刻：張怡繩宜堂、王守模小泉、劉懷璽爾玉、宜堂子濬、汝、深，皆三原人。例得並書。

光緒庚辰十二月旣望，清麓賀瑞麟謹序。

黃氏《朱子語類門目》

理氣

太極陰陽，凡形於法象者二卷。

鬼神

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爲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爲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故合爲一卷。

性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先總論人物之性，而繼以氣稟之性爲一卷。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爲學也易，而求之不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爲學也難，蓋有終身昧焉而不察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故以性情心意等之命名者爲一卷，仁義禮智等之命名者爲一卷。共三卷。

學

先之以小學爲一卷。總論爲學之方爲一卷。次論知行爲一卷。次專論讀書之法爲二卷，乃致知之一端也。次則及夫持守爲一卷。又次則終以行事爲一卷。共七卷。朱子教人之序如此，因敢次第之，卽《大學》致知而后誠意、正心、修身，誠意、正心、修身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

《大學》五卷。《論語》三十二卷。《孟子》十一卷。《中庸》三卷

易

《易》類悉本卦爻次第。上、下《繫》、《說》、《序》、《雜》、《卦》，亦本古注分章。今從《本義》。惟綱領三卷，則略爲義例。氣數雖並行，然有氣而後有數，故先陰陽，而數始次之。物受形於氣數，故《圖》、《書》次之。《易》本《圖》、《書》而畫，故伏羲六十四卦次之。而原《易》之作，則本教天下之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天下之占者，則假奇偶之體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羲之《易》，朱子所謂本義也，此則爲二卷。《易》始無辭，更文王周公孔子而辭始備，故三聖《易》次之。越千有餘年，至程子而始演《易》之理，邵子而始明《易》之數，又至朱子而始推《易》之占，故繼以三子之《易》。然後總論夫讀《易》之方，與夫卦爻等義可以類推而通者，而復終之以人事，以明《易》爲人事用也。凡後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略次於後，使學者有考焉，此則爲一卷。《上經》四卷，《下經》二卷，上、下《繫》三卷，《說》、《序》、《雜卦》一卷。

《書》二卷。《詩》二卷。《孝經》一卷。《春秋》一卷。《禮》八卷。《樂》一卷。

孔孟周程張邵朱子

自孔子及顏曾弟子，至孟子，繼以周程張子，用附爲一卷。周程，所以上繼孔孟也。然後分周子之書爲一卷，程子之書爲三卷。凡繫入《近思》者，皆依卷次第，別爲二卷。其非入《近思》者，以類而從，別爲一卷，《文集》附焉。張子之書爲二卷，亦別入《近思》者。邵子之書爲一卷。程子門人爲一卷。楊氏尹氏門人爲一卷。羅氏胡氏門人爲一卷。朱子自論學工夫爲一卷，論注書爲一卷，已上諸經存者不入。外任一卷，內任一卷，論治道一卷，論取士一卷，論兵刑一卷，論民財一卷，論官一卷，訓門人九卷。

呂伯恭一卷。陳葉一卷。陸氏一卷。老氏一卷。釋氏一卷。本朝七卷。歷代三卷。戰國漢唐諸子一卷。雜類一卷。作文二卷。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晦庵先生語録》四十三卷。右廖德明、輔廣、余大雅、陳文蔚、李閎祖、李方子、葉賀孫、潘時舉、董銖、竇從周、金去僞、李季札、萬人傑、楊道夫、徐寓、林恪、石洪慶、徐容、甘節、黄義剛、昱淵、襲蓋卿、廖謙、孫自修、潘履孫、湯泳、林夔孫、陳埴、錢木之、曾祖道、沈僩、郭友仁、李儒用三十三人記録晦庵先生之語也。李文惠公道傳持江東庾節，刻於池陽，黄榦書於目録之後。

《晦庵先生語續録》四十六卷。右黄榦、何鎬、程端蒙、周謨、潘柄、魏椿、吴必大、黄罃、楊若海、楊驥、陳淳、童伯羽、鄭可學、滕璘、王力行、游敬仲、黄升卿、周明作、蔡恕、楊與立、鄭南升、歐陽謙之、游倪、楊至、潘植、王過、董拱壽、林學蒙、林賜、李儒用、胡泳、呂燾、黄義剛、吴壽昌、楊長孺、吴琮等四十一家記録晦庵先生語也。内五家莫詳姓氏，後一卷則前録廖德明、潘時舉、董銖、萬人傑、徐寓、林恪所遺也。李性傳叙而刻之鄱陽。

《朱子語略》二十卷。右楊與立編次晦庵先生之語，蕭一致刻於道州。

《晦翁先生朱文公語後録》二十卷。右東陽王佖記楊方、黄榦、劉炎、黄灝、邵浩、劉砥、李燁、黄卓、汪德輔、陳芝、吴振、吴雉、林子蒙、林學履、劉礪、鍾震、蕭佐、舒高、魏椿、楊至所録也。其説謂《池録》初成，勉齋猶未免有遺恨於刊行之後，況饒本又出於其後乎？此二十卷，皆池、饒所未及刊者，稽其所自，證其所得，嘗屢反復焉，無一語或敢不謹也。又謂晦翁始與南軒講於嶽麓，後與東萊及象山講於鵝湖。此皆先賢講論大端，深恨從游者莫能録其所聞，以示後世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語續録後集》二十五卷。右楊方、黄榦、包揚、劉炎、劉子寰、邵浩、劉砥、劉礪、李燁、陳芝、黄灝、黄卓、汪德輔、吴振、吴雉、鍾震、林子蒙、林學履、蕭佐、舒高、魏椿、楊至二十二人記録晦庵先生之語也。蔡杭將指江東，集而刻之。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晦庵語録》四十六卷，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裒晦翁門人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録》四十六卷，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黄榦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録所無者併刻之。合貫之前録，益見該備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内府藏本。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編。初，朱子與門人問答之語，門人各録爲編。嘉定乙亥，李道傳輯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記爲四十三卷，又續增張洽録一卷，刻於池州，曰《池録》。嘉熙戊戌，道傳之弟性傳續蒐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記，爲四十六卷，刊於饒州，曰《饒録》。淳祐乙酉，蔡杭又裒楊方等二十三人所記爲二十六卷，亦刊於饒州，曰《饒後録》。咸淳乙丑，吴堅採三録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爲二十卷，刊於建安，曰《建録》。其分類編輯者，則嘉定已卯黄士毅所編，凡百四十卷。史公説刊於眉州，曰蜀本。又淳祐壬子，王佖續編四十卷，刊於徽州，曰徽本。諸本既互有出入，其後又翻刻不一，訛舛滋多。靖德乃裒而編之，刪除重複一千一百五十餘條，分爲二十六門，頗清整易觀。其中甚可疑者，如包揚録中論胡子知言，以讀書爲溺心志之大穽之類，概爲刊削，亦深有功於朱子。靖德《目録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況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間傳朱子之語而不見於《語類》者，蓋由靖德之刪削。鄭任鈐不知此意，乃以《四書大全》所引不見今本《語類》者，指爲或問小註之證，其亦不考之甚矣。

呂祖謙《麗澤論説集録》

綜　述

呂喬年《麗澤論説集録跋》　伯父太史説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説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伯父歿，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奥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據舊録，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爲删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季謹記。

著　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麗澤論説集録》十卷，呂祖謙門人所録平日説經之語。末三卷則爲史説雜説。東萊於諸經，亦惟《讀詩記》及《書説》成書，而皆未終也。

《宋史・藝文志》　《麗澤論説集》十卷呂祖謙門人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麗澤論説集録》十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呂祖謙門人雜録其師之説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故今仍據舊録，頗附益次比之。喬年爲祖謙弟祖儉之子，則蒐録者爲祖儉，喬年又補綴次第之矣。凡《易説》二卷，《詩説拾遺》一卷，案《詩説》獨曰拾遺，以祖謙著有《家塾讀詩記》也。《周禮説》一卷，《禮記説》一卷，《論語説》一卷，《孟子説》一卷，《史説》一卷，《雜説》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録字，明非祖謙所手著也。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爲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答項平甫書與曹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辭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説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多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怕過多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呂喬年記，亦稱講説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祖謙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説，欲歸其失於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録》，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語類》載李方子所記云，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而此書第六卷爲門人集録《論語説》六十八條，又何以稱焉。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故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

葉適《習學記言》

著　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習學記言》五十卷，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正則撰。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説。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

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爲眞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爲僞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史諸志，李邯鄲諸家書目，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爲，而反謂孟荀以來無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

《宋史・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四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習學記言》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注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謇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爲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雜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爲《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席之述而釋焉。聘儒，紹熙癸丑進士。

《宋史・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

陳淳《北溪字義》

綜述

陳宓《北溪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汩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鋟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李昴英《北溪字義跋》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遊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其後學，共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番禺李昴英俊明甫題。

胡榮《北溪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之量而無歉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緜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關、閩，眞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閩漳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下學上達，貫徹本末。

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遡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於是書矣。浙江參政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即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敬重鋟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於端。榮少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略知推究。中歲提學廣浙，亦嘗衍繹先生辭旨，啓迪諸生。顧愚昧寡陋，弗克仰續遺休。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悟，力任斯道，專志正學，俾漢晉以來詐謀矯激、風流辭藻之習，舉不足以眩惑吾之趣向，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此，爲讀者規。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新喻胡榮序。

林同《北溪字義後序》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特加考正，命工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帙，併列於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周季麟《北溪字義跋》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並附以己意，分門爲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舊有版行於世，歲久湮訛。余同寅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景行先哲，爲西廣參議時，嘗校正壽梓，以遺同志。曩進擢浙藩，遂留於彼。近因公暇，遂想舊書不可復得，乃捐俸再爲刻之，凡一百葉。嗚呼，理學難明，尚矣。林君於是書惓惓如此，其有志於聖賢之道哉，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此版余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僭跋數語如右。弘治壬子春三月望，後學分寧周季麟謹識。

施元勳《北溪字義序》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苟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愚竊謂學者生於今日，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舍聖賢經書，儒先傳註，雖其人具什佰敏妙之資，英特之識，亦孰從而求之哉？六經之書火於秦，雜於漢，湮塞翳蔽千五百餘年。自宋興而眞儒輩出，至朱子而集其成，晚年折衷諸儒之說，又加廓大而光明之，著爲《章句》、《集註》，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由是斯道不傳之旨，煥然如日月中天。學者苟篤信而死守之，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奈何近世之爲儒者之學者，盲廢前經，妄自標提宗旨，如曰良知，曰愼獨，曰知本，曰靜中養個端倪，曰隨處體認天理。凡此種種謬說，摘字破句，改頭換面，率以異氏之本旨而假借文飾以聖賢之語言。其於正道，黠者明攻肆詆，懦者陽奉陰違。復有村夫子、鄉學究者，如麻叢出於其間，妄謂羽翼經傳，舐筆蘸墨，肆然自託於文章訓詁之列，作爲論說辨議講章集解等書，以助其狂瀾虐燄，然皆鄙悖不通，蜣丸自矜。而《章句》、《集註》之義，懵然不能以章解句釋，反目爲迂腐平淡而厭棄之。於是斯道如日中必昃，而妖氛魔霧復充然雜亂，晦冥於兩間，以至於今而未知何底。嗚呼！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師傅之弟，弟復爲師，輾轉紛紜，相率於昏衢鬼窟之中，而罔知所出者，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眞不若古人哉？夫亦忽於《章句》、《集註》之故也。其忽於《章句》、《集註》者，先由於字義之不明，無以提關啓鑰，以發其奧窔也。然則字義不明，不惟儒者之學入於詖淫邪遁之途，即文章訓詁，亦祇成刻人糞爲旃檀，而欲求香氣矣。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或問》中力辨恕字之義，於漢臣鄧惲之『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之『恕己則昏』，謂一字之義有所不明，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爲不肖，大啓人臣賊君之罪。由此觀之，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而從事於經書傳註者之所當先務矣。北溪陳安卿先生淳，親炙於子朱子，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所著《字義》，上下二卷，門類分爲二十五。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閎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徧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爲說，又未嘗撰以己意，無非薈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註》之精意，觸類引伸，貫穿洞達，俾覽者源流本末瞭如指掌，燦如列眉。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苟得是書而玩心焉，知我說之爲是，因知彼說之爲非，知彼說之爲非，愈知我說之爲是，如辨淄澠，如別黃精，鈎吻，而《章句》、《集註》之奧窔，斯可以提關啓鑰，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周、程、張、朱五子之全書，沈潛反覆，

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所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亦庶乎可以得之。而儒者之學，將不越經書傳註之外，而有以窺其微言大義，使斯道不傳之旨，若披雲霧而復覩青天，彼詖淫邪遁之說，廓如於太清而不見於微雲之滓矣。文章云乎哉？訓詁云乎哉？然則是書也，固研窮精微之先驅，而辨晰同異之嚆矢也。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元勳之刊布是書也，亦願今之讀《章句》、《集註》者，以是爲階梯爾。或曰：是書也，殆亦訓詁之流歟？夫所惡於訓詁者，謂其蟲魚瑣屑，而無當乎道也。昔朱子稱程氏《字訓》爲大《爾雅》，《爾雅》而云『大』，明非蟲魚瑣屑之爲矣。且北溪之作爲是書也，所以述朱子之意，而闡朱子之蘊耳。其精通詳密，又豈達原之《字訓》專爲啓蒙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元勳早歲受讀是書，向無善本。石門張建洪元樞，族子施淳如德涵，亦皆少時所嘗誦習者。付梓之時，各以舊本來校，其間謬誤，多所訂正，故視他本極爲精當。其《嚴陵講義》四篇，係嘉定間先生待試中都，歸遇郡守鄭之悌，鄭率僚屬延講郡庠，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之以示諸生。則此四篇，尤爲學者司南定的也。弘治間刊本有之，今仍附後焉。康熙乙亥重午，桐鄉後學施元勳謹識於家塾之古處堂。

顧仲《北溪字義序》　學以明道也。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不究其源流本末，終不能以見道，其於全體大用總無當也。道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以至於無窮。其間精一之旨，固不可以言傳。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徹始徹終，而猶云『學而不厭』。學者必須因流溯源，從末探本，眞積力久，至於其候，乃自得之。故孔子欲無言，而曾子功候既至，方以一貫詔之，立唯無疑。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四子，載道之書也。學者徒見其繁多，何知所爲一貫？夫道，一也。原於太極而貫於天人之際者，曰命，曰性，曰理，曰心，曰德，曰誠，曰中，曰和，曰庸，曰仁義禮智信，曰忠，曰恕，曰敬，曰恭，以至經權義利之辨，眞儒僞學之分，學者未能逐字體認，其於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茫如也。既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又何以窺聖人之所爲一？夫六經、四書之旨，先儒之講論詳且備矣，而紫陽朱子尤集其大成。顧周、程、張、朱五子之書浩衍廣博，學者未能一覽而竟。惟北溪陳先生親受業於朱子之門，所著《字義》二卷，簡而該，切而當，蓋彙周、程、張子之旨，而總折衷於朱子，融會貫串，從博歸約，語不多而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燦若列眉，洵經學之指南，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或謂初學方涉流攬末，豈即能窺見原本？必俟下學功至，方可探索。余謂不然。譬如射者，初學彎弓，豈便能中的？然不樹之的，何以習而至於中？若初學誦習時，即寓目於是書，識其名目，記其論議，時習之下，溫故知新，始無歧向之患。不然，徒事口耳，固屬無益，甚或邪說謬解一入其胸次，他日即膠固而不可拔濯，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則是書也，正爲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綜要也。永嘉舊刻既不可得見，桐川施翼聖得弘治舊本，已鋟版以行，而吾友戴葵亭後得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更加增訂詳校，刊入以行於世，津梁後學之功，殆非淺鮮也。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小長蘆後學顧仲謹識於讀書臺。

戴嘉禧《北溪字義序》　昔賢教人爲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辨其聲韻平側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略識字，非輕薄譏笑世人也，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然昌黎之言，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誤言耳。聲韻誤則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仁之原本，爲後儒訾議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北溪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爲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爲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注釋略備，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止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體用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爲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略其旨，貫串其理。著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而上達之途，即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幾乎？蓧向購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欲授梓，而桐邑施翼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其間尚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因復爲增訂，

以公諸世云。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戴嘉禧謹識於愛荊堂。

李錫齡《北溪字義序》 陳北溪先生，諱淳，字安卿，龍溪人。事迹詳《宋史・道學傳》。有《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元人陳定宇《勤有堂隨錄》稱其爲朱門第一人，洵爲篤論。所著《字義》二卷，爲其門人清源王崇所錄。初刻於永嘉趙氏，再刻於九華葉氏，皆宋本也。歷世久遠，漸就散佚。至明弘治庚戌，廣西參議林同進卿始取趙氏本重刻之，而其書復傳。迨後又有四明豐慶本。國朝顧氏、施氏、江氏遞相傳刻，詳略互異，而惟顧氏本最善。此帙爲前明周季麟所校，即從林氏本開雕者，成於弘治壬子，距林氏鋟板時僅二年耳。今世宋本既不得見，是刻雖經屢易，猶沿趙氏祖本，差爲近古。惟卷中分二十六門，而陳宓舊序作二十五門，不知何故。後有《嚴陵講義》四篇，亦北溪先生作也，仍因其舊而附刻之。道光庚子七月十二日，三原李錫齡識。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北溪字義》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陳淳撰。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嘉定十年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此編爲其門人清源王崇所錄。以《四書》字義分二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其論。初刻於永嘉趙氏，又有清漳本，刻於宋淳祐間，即九華葉信原本也。舊版散佚，明弘治庚戌始重刻，復有四明豐慶本，增減互異。近惟桐川施氏本爲較詳，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本乃國朝顧秀虎校正諸本之異同，復取散見於他書者，録爲《補遺》一卷。又附以《嚴陵講義》四條，曰《道學體統》，曰《師友淵源》，曰《用功節目》，曰《讀書次第》，乃淳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延講郡庠時作也。考淳同時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訓》一卷，其大旨亦與淳同，然書頗淺陋，故趙汸《答汪德懋性理字訓疑問書》案汸《東山集》誤作《性理字義》稱其爲初學者設。今惟録淳此書，而端蒙之書則姑附存其目焉。

真德秀《西山讀書記》

綜　述

湯漢《西山讀書記原序》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刊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也。其下卷未及繕寫而先生沒，藏於家，學者罕見之。漢來建安，請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爲二十二卷。將欲刊之倉臺，適福之郡文學吳，塵編蠹簡，久斁屋壁，乃今出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庇民者，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日當大任，據千載而施四事，眞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生佐王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非其平日至大至公之心也哉。綱目訖於五季，而藁本僅至李文饒止，今不敢輒補之。又元藁間有附注別說者，乃漢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初藁者，其無所疑云。

又《讀書記綱目》 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爲編之首。性之發爲情，而心則統乎性情者也。故性之次曰心曰情。此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曰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故五常之次，五典繼之。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五典之次，道德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胥是道也，而異其名。故以次於道德之後。士之求道入德，將何所自始，亦曰學而已矣。敬者，學之本根，故列於學之首。其（泛）〔次〕言學，次之曰師道，曰教法。又次之曰小學，曰大學。又次之以聖賢爲師，而辨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與吾道異端之所以異。皆學之事，故以次於大學之後。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前性命篇。其未備者，復列於此，以爲編之終焉。門人番陽湯漢再識。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眞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讀書記》六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眞德秀撰。案陳振孫《書録解題》，謂《西山讀書記》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故載於《文獻通考》者，僅三十九卷。今世所傳明時舊刊本，甲丁二記卷數與《書録解題》合，中多乙記二十二卷。前有開慶元年德秀門人湯漢序，稱《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先刊行。乙記上卽《大學衍義》，久進於朝。其下未及繕寫，而德秀沒。漢從其子仁夫鈔得，釐爲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據此，則丙記原書本闕。乙記爲湯漢所續刊。振孫惟見初行之本，故止於甲丁二記也。甲記自論天命之性至論鬼神，各分標目，前有綱目一篇，具詳論次先後之旨。乙記載虞夏以來名臣賢相事業，略仿編年之體，前亦有綱目一篇，謂訖於五閏，而書中至唐李德裕而止，蓋撰次未完者。丁記上卷皆論出處大義，下卷分處貧賤，處患難，處死生，安義命，審重輕諸目，與上卷互相發明。德秀《大學衍義》，羽翼聖經。此書又分類銓録，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無不臚析，名言緒論，徵引極多，皆有裨於研究。至於致治之法，《衍義》所未及詳者，則於乙記中略著其事。雖於古今興衰治忽之故尚未能綜括無遺，然在宋儒諸書之中，亦可謂有實際矣。

眞德秀《心經》

綜述

顏若愚《心經後序》　西山先生摭聖賢格言，自爲之贊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遡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疴疾痛眞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饑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衒直也。其將勸講，若齋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粤山之下，雖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板於郡學，與同志勉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心經》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眞德秀撰。是編集聖賢論心格言，而以諸家議論爲之註，末附四言贊一首。端平元年，顏若愚鋟於泉州府學。有跋一首，稱其築室粤山之下，雖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淳祐二年，大庾令趙時棣又以此書與《政經》合刻。前有德秀門人王邁序云，《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平乙未，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眞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其見重也如此。《文獻通考》作《心經法語》，與《書録解題》相合，蓋一書而二名耳。明程敏政嘗爲作註，而疑其中有引及《眞西山讀書記》者，非德秀

之原文。殆後人又有所附益，非舊本矣。

文集分部

胡銓《澹菴文集》

綜述

楊萬里《澹菴文集原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邊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爲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賜。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闓以遠，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魄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疢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嘯，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崒，鈇劇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恫愧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秘，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於中國，名震於邊隅，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廿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澹庵集》七十八卷，端明殿學士忠簡廬陵胡銓邦衡撰。建炎甲科第五人。既上書乞斬秦檜，謫嶺海。秦死得歸。孝宗即位，始復官召用。又以沮再和之議得罪去。乾道中，入爲丞郎，亦不容於時，奉祠至淳熙七年乃終，年七十有九。

《宋史·藝文志》 胡銓《澹菴集》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澹菴文集》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胡銓撰。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甲科。紹興五年，以薦除樞密院編修官，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即位，特召還擢用。歷官權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事迹具《宋史》本傳。銓師蕭楚，明於《春秋》，故集中嘉言讜論，多本《春秋》義例。於南渡大政，多所補救。史但稱其高宗時請誅秦檜。今考集中《論撰賀金國啓》一篇，則於孝宗朝召還以後，更嘗請誅湯思退。又《孝宗本紀》隆興元年三月，金以書來索四州，未報。八月又爾書兩省。今考集中《玉音問答》一篇，知荅金人書，孝宗已與銓定於五月三日。遲至八月未遣，必湯思退有以持之，當時情勢可以考見。史文疏漏，賴此集尚存其崖略也。本傳稱《銓集》凡百卷，今所存者

僅文五卷，詩一卷，蓋得之散佚之餘。然《書錄解題》載《銓集》七十八卷，《宋志》載《銓集》七十卷，則在當時已非百卷之舊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見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今本不載此詩，殆後人因朱子此語，諱而刪之。然銓孤忠勁節，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陳烈踰墻之遁，遂坐以自誤，平生其操之爲已蹙矣。平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爲銓病也。

胡寅《斐然集》

綜　述

魏了翁《斐然集原序》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瀘，叙州馮侯邦佐已梓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熟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掖中書。靖康改元，金人深入。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著。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三詔之不同，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黄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劘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刑是從。利在尼雅滿，則欲釋怨以悦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敵國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涉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謀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法，《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家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於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翁序。

章穎《斐然集序》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洪荒之世，人物混並，賢不肖淆亂。堯舜禹皐夔稷契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皆天意也。天之所以命聖賢者，孰大於此。五品之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煖衣，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功用，不特被之當年，實爲萬世法程。由漢迄唐，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者之於飲食，以爲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皇宋作興，文治燦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横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抑何幸也。兵革紛紜，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辭章，著於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名分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文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途，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救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嘆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揚子雲哉。蓋其露纖奧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諸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序。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右禮部侍郎胡寅字明仲之文也，章穎爲序。然與高閌書，責其請幸太學報秦檜書，所謂「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之說，皆不載焉。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文定公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於水盆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寅宣和初進士，紹興初已爲從官。不主和議。秦本與其父子有契分，竟謫新州。檜死，北歸。沒於岳州。

《宋史・藝文志》 胡寅《斐然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斐然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胡寅撰。寅有《讀史管見》，已著錄。是集端平元年馮邦佐刻於蜀，樓鑰序之。嘉定三年，鄭肇之又刻於湘中，章穎序之。《宋史》本傳作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猶從宋槧繕錄也。寅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之學，寅尤以氣節著。其晚謫新州，乃右正言章復劾其不持生母服。寅上書於檜自辨，其文今載第十七卷中。大意謂遺棄之子，不同於出繼之子。恩義既絕，不更以本生論之。然母子天屬，卽不幸遘人倫之變，義無絕理。設有遺棄之子殺其本生父母者，使寅司讞，能以凡人論乎。章復之劾雖出於迎合秦檜，假公以濟其私。而所持之事，則不可謂之無理。寅存此書於集中，所謂欲蓋彌彰也。至於秦檜之罪，罄竹難書。而集中上秦檜第一書，第規其不當好佛，其細已甚。又寅作《崇正辨》三卷，闢佛不遺餘力。資善堂崇奉佛像，寅至形之繳奏，載此集十五卷。而三十卷末，乃有《慈雲長老開堂疏》、《嚴州報恩開堂疏》、《光孝長老請疏》、《光孝抄題疏》、《龍山長老開堂疏》、《龍山長老請疏》六篇，尤未免自亂其例。然靖康元年，金人議立張邦昌，寅方爲司門員外郎，與張浚趙鼎均不肯署議狀。邦昌立，遂棄官逃。建炎三年爲起居郎，時詔議移蹕之所，上萬言書力爭。其文今載第十卷中。紹興四年，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往雲中，又抗疏力諫。其文今亦載第十卷中，並明白剴切。樓鑰序所謂引誼以劘上往往有敵以下所難堪者，殆非虛語。又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嘗爲戒。故集中十二卷至十四卷所載內外諸制，並秉正不阿。史稱所撰諸制，詞多誥誡，語亦不誣。至寅之進用，本以張浚。後論兵，與浚相左，遂乞郡以去。其父安國與秦檜爲契交，檜當國，日眷眷欲相援引。寅兄弟三人並力拒不入其黨，寅更忤之，至流竄。其立身亦具有始末者，其文亦何可廢也。

胡宏《胡宏集》

綜述

張栻《五峯集原序》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栻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嘆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又《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

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荊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

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稿而已啓手足矣。

或問於栻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栻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譎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閒，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

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閒，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栻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遺之辱，所不得而辭焉。門人廣漢張栻

吴儆《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竹洲文集》卷七）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諗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真德秀《跋胡子知言稿》（《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四）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眞稿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明正心書院刊刻《知言》後跋（嘉靖五年正心書院刊刻本《知言》卷末） 五峰先生胡宏仁仲，《宋史》稱其玩心神明，不舍晝夜。觀所著《知言》一書，性理精盡，於是信史民之說有不誣者。因命工重刻之梓，以惠後學。

宏別有《皇王大紀》八十卷，惜未見於世云。

程敏政《胡子知言跋》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睹其書。而祕閣所藏亦無之，恆以眞恨，因徧求之四方，三十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得也。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篠堂圖書，蓋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

其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眞文忠公二跋眞目錄後。凡書之見於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爲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爲《附錄》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

竊觀胡子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爲準，而後庶幾有所得乎！新安千戶所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惓惓於斯也，爲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五峰先生文集》五卷。右胡宏字仁仲之文。門人張栻所序也。

又 《五峰先生知言》一卷。右胡子宏字仁仲之說也。門人張栻序之

曰：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此書乃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云。近世朝廷嘗索其書而賜之謚。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五峰集》五卷。右承務郎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不出仕，篤意理學。南軒張栻，其門人也。別本不分卷。

又《胡子知言》一卷，五峰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從之遊。

《宋史・藝文志》胡宏《知言》一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胡子知言》一卷。陳氏曰：「五峰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南軒從之游。」

《朱子語録》有曰：「因與諸子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卻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説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説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卻從何而出？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卻似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説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知言》六卷，《附録》一卷，《永樂大典》本。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録。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祖謙嘗以爲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然之性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説，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即栻亦不敢盡以其師説爲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爲必不可廢，亦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亦嘗稱其思索精致處，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以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後坊賈遂有刊板。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爲竄亂，此本亦爲妄人強立篇名，顛倒失序，字句舛謬，全失其眞。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屬宋槧原本。首尾完備，條理釐然。謹據其章目，詳加刊正，以復其舊。其《朱子語類》各條，亦仍依原本別爲《附録》一卷，繫之於末，以備考證焉。

又《五峰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録。案陳振孫《書録解題》，其集凡有二本，一本五卷，一本不分卷。此本題其季子大時所編，門人張栻爲之敘。凡詩一百六首爲一卷，書七十八首爲一卷，雜文四十四首爲一卷，《皇王大紀論》八十餘條爲一卷，經義三種爲一卷，蓋即所謂五卷之本也。所上高宗封事，劉切詳盡，《宋史》已採入本傳。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説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疑孟之誤。議論俱極醇。又有《與秦檜》一書，自乞爲嶽麓書院山長。蓋檜與宏父安國，交契最深，故力汲引之。宏能蕭然自遠，蟬蜕於權利之外，其書詞婉而意嚴。視其師楊時委曲以就蔡京者，可謂青出於藍而氷寒於水矣。

雜録

朱熹《知言疑義》《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

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脱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其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

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閒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夫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閒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於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耳。

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目聞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

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

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個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胡子喟然嘆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形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爲善惡亂，方且爲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爲君子者奈何？戒謹於隱微，恭敬乎顚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

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閒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

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劉子翬《屏山集》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沖撰。父韡，兄子羽。子翬以蔭入仕，年甫四十八而卒。朱文公，其門人也。嘗謂朱曰，吾少聞佛老之說。歸讀吾書，然後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如此。於易得入德之門焉。作《復齋銘》、《聖傳論》，可以見吾志矣。

《宋史・藝文志》　劉子翬《屏山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屏山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劉子翬撰。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劉韡之季子。嘗通判興化軍，移疾歸里，築室屏山以終。此集乃其嗣子坪所編，而朱子爲之序。序末署門人朱某，蓋早年嘗以父命受業於子翬也。集中談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録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濶之見。如《聖傳論》、《維民論》及論時事

劉子諸篇，皆明體達用之作，非坐談三代惟騖虛名者比。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惟七言近體派雜江西。蓋子翬嘗與呂本中遊，故格律時復似之也。王士禛《池北偶談》曰，《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又云，此袍偏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又述子翬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乃見吾道之大云云。是子翬之學，初從禪入，當時原不自諱，故見於吟詠者如此云。

朱熹《朱文公文集》

綜　述

蘇信《重刊晦菴先生文集序》　彌寧壞道也，凝之則存乎人。人參三才，繇斯道爾。聖同天。賢修而儗之，進乎聖矣。六經，道之輿也。羣聖精蘊在焉。而孔子會其全。宋大儒續孟氏之絕，而朱子會其全。自羲農承傳以來，廣大精微，闡抉無遺。蓋濂溪洛關，詞猶渾淪。朱子則說之詳。下學上達，階森牖豁，學者能熟複篤行之。復性明倫，而得所以爲人。體用該，人已成。入賢望聖，駸駸不自覺。大造萬世，功高徃哲允矣。不然，求捷而迷，得體而遺用，違道遠哉。顧朱子之學，於時輒禁，晦百餘年。

聖朝表章，士所脈習，一宗之無異，學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釋諸經四書外，所著文若詩，彙之總百有二十卷，亦無一語不出於道，而爲文且有體，風行水上，天地至文，視汗漫荒忽神施鬼設者懸絕。志在覺人，故辭繁不殺，布帛菽粟，有餘溫與味焉。蓋其平日居敬窮理，反躬踐實，內外交養者，無斯須間，而心與天游，肆其發如此。學士大夫不欲爲賢聖君子而狃於詞人，則取彼置此可也。欲爲賢聖君子，而華實兼者，舍是奚讀哉。是集舊刻閩梨，歲久刻闕，且簡袠重大人尷於蓄。比張憲副大輪白諸前巡按虞侍御守愚，蔣侍御詔重刻之。省約版紙者什四。方鳩工沐梨，而胡憲使岳至，躬總校讐之任。董學潘憲副潢佐之。羅憲副英，陸憲副銓，姜僉憲儀，劉僉憲案，咸與有勞。信袪亟促其成。訖工，僉謂信宜序所以刻之意。於乎，朱子固言之，道未嘗亡，而人實晦之明之。是書廣布，將天下入道之塗益光，詭道異說不得作。雖爲文者，亦知輪輾徒餘之可愧。思傅於道，而勿局以藝。庶幾國家化成參贊之治，不無少補，廼弗固辭。嘉靖壬辰九月既望，後學饒平蘇信書於閩之行臺。

黃仲昭《晦菴集後序》　右《晦菴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廱，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寖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己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閔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己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讐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惠也。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黃仲昭識。

潘潢《晦菴集後序》　右《晦菴文公文集》百卷，又《續集》五卷，《別集》七卷。歲久版昏。察使胡仲申岳，副使張用載大輪，先後白巡御史虞惟明守愚蘋宗玉信蔣伯宣詔縮費重雕，藏諸閩臬。潢故習朱氏《易》、《詩》四書，想見其爲人。比涉是編，始得公所爲融會折衷深造大成者審在。沉潛反覆，積累有年之後，而師友淵源，經綸本末，始終條理，燦然詳明，尤足以發揮

《本義》、《集註》、《語錄》曲折，上探聖賢之蘊。雖公於文所好不存，潢以世傳大學序，白鹿洞賦草，暨答呂伯恭論洞記等徵之，當時思繹之熟，改定之精，凡未可以言語文字求之也。獨慨公老慶元間，學禁方厲，片詞隻字，所在毀棄。每讀詹師罷鋟梓書，未嘗不掩卷太息，惡小人之罔極。淳祐以來，區區掇拾，已非復公季子在初類次本。而王會之祀伯和虞伯生家藏與陸王帖《梅花賦》諸篇，往往尚逸弗錄。集中記載，牴牾可疑，亦復不鮮。則吾儕於此，苟非誠致力於公居敬窮理反躬實踐之功，政恐其幸傳者未易遽知，況望能並其不可傳者，不言而自得之哉。潢聞往者，濂洛三先生書歷時未遠，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公既以孔孟道統所繫，亟爲之緒正表章。猶慮人滯於見聞，謂必能眞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日用之間，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疑信可判。繼往開來，惓惓如是。矧後公數百年，其間志堅思苦，謹守精翫如勉齋北山儒者，僅有乎爾，寧不重感於斯文。嘉靖壬辰秋七月甲戌，後學婺源潘潢拜書。

黃鏞《晦菴別集原序》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眞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川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右朱文公之文。嘉熙己亥，王埜刻於建安，黃壯猷嗣成之，識於後。《續集》則王遂刊而序之。然南康黃西坡諸處所刻《墨帖》之類，或不在焉，然則遺逸尚多有之。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待制侍講文公新安朱熹元晦撰。《年譜》，昭武李方子公晦所述，其門人也。

《宋史・藝文志》　《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內府藏本。宋朱子撰。《書錄解題》載《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不云其集誰所編，亦不載《續集》。明成化癸卯莆田黃仲昭跋稱，《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亦併刻之云云。是《正集》百卷，編於在手。然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稱在所編實八十八卷，合《續集》、《別集》乃成百卷。是百卷又不出在手矣。《別集》之首，有咸淳元年建安書院黃鏞序曰，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版書院，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彷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是《別集》之編，出余師魯手。惟《續集》不得主名，朱玉亦云無考。觀鏞所序，在度宗之初，則其成集亦在理宗之世也。此本爲康熙戊辰蔡方炳臧眉錫所刻，眉錫序之，而方炳書後，題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考黃仲昭跋及嘉靖壬辰潘潢跋，尚皆稱《晦庵先生集》，而方炳跋，乃稱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已磨滅，則其名殆起明中葉以後乎。惟是潢跋，稱《文集》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與今本合。而與潢共事之蘇信所作前序，乃稱百有二十卷，已自相矛盾。方炳手校此書，其跋又稱《原集》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其數尤不相符，莫明其故。疑信序本作百有十二卷，重刻者偶倒其文，而方炳跋則繕寫筆誤，失於校正也。方炳跋又稱校是書時，不敢妄有更定，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頗得古人刊書謹嚴詳愼之意。今通編爲一百一十二卷，仍分標《晦庵集》、《續集》、《別集》之目，不相淆亂，以存其舊焉。

呂祖謙《東萊集》

著　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東萊呂太史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録》三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其弟祖儉編録。凡家範尺牘之類，總之《別集》，策問宏詞程文之類，總之《外集》，年譜遺事，則見《附録》。太史曾文清外孫隆興癸未鎖廳甲科宏詞，亦入等仕。未達，得末疾奉祠，年財四十五，卒於淳熙辛丑。平生著述，皆略舉端緒，未有成書者。學者惜之。

《宋史・藝文志》　《呂祖謙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録》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萊集》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録。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稿，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録》三卷。又《附録拾遺》一卷，即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爲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館職策，亦説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説來。其文散見於黄榦滕璘所記《饒録》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録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衒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甫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僞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贋作。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

陸九淵《陸九淵集》

綜　述

楊簡《陸九淵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

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袁燮《陸九淵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邇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

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

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

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

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與。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吴澄《陸九淵集敍》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埴嘗錄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

於乎！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之同得，賢知愚不肖無壹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易，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於乎！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傳之於言也。大元至治甲子歲春三月咸邱後學吴澄敬撰。

王守仁《陸九淵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義外之説，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説，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

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虚，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之説，動亦定、静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

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説，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説與陸氏之説、孟氏之説，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説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説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

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王宗沐《陸九淵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

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

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辭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

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

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不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略，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爲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於茲。其微言奧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

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質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采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

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爲己分，而以繼往開來爲立心；以沉迷訓詁爲支離，而以辨別義利爲關鍵；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爲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概矣。

昔者子貢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爲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爲己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爲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爲教，固以爲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爲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爲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爲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堲之於禪，是何異誦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

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爲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爲禪乎？

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爲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爲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痼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

救也。

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罣疊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爲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志，因循前卻，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騁之倦，則其心以爲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詁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

爲佛者，其說誠冥莫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眞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安，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況概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之過也。

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己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葛堯卿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以偏倚而執之堅，或恥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

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原，沉錮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眞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五穀不如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

沐之庸下，學不知方，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爲聖賢之志，而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礪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鬥靡也。必有所主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粤之士其知所以敬承之乎。

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識。

傅文兆《陸九淵集敍》 象山先生之學，得之孟子求放心，先生立其大。其初年與朱先生異者，蓋朱先生之學，原由聞見入，意欲先博古今，窮事變，然後使自得於心，陸先生所以議其乃支離也。蓋學以事心爲主，本孔子以不失忠信爲好學，以主忠信爲學之固，以不事安飽而敏愼就正爲學之篤，以不遷怒、貳過爲學之符，未聞以博物洽聞爲學也。然則聞見可廢乎？考古訓，效先覺，亦學之印正耳，胡可廢也！故朱先生鵝湖之會後三年詩曰：『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至是亦覺其非，無復同異之可言矣。或者又譏其爲禪學，夫禪學外人倫物理以爲事者也。

陸先生兄弟六人，而先生爲最少，兄弟自相師友，家道雍肅，合門千指，九世共爨，宋孝宗皇帝嘗稱其滿門孝弟，眞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且其倡道東南，及門受業者不知幾千人，或稱爲江西三陸，或稱爲二陸，而先生爲獨著。自宋迄今，愈久彌光，謂其爲禪學可乎？

先生生於金谿青田之鄉，吾家子雲與先生同里，其受知先生爲最深，故愚亦得竊聞其緒焉。《文集》已經七刻，殊無善本。友人周希旦氏，孝友人也，慕先生之高致，乃求《全集》而刻之金陵，以廣其傳。且聖朝道學大明，而先生之學益彰，當必有知而好之者。《集》中不敢刪削一字，雖其瑕瑜不相掩，然去聖益遠，論人於千百載之下，求其如先生人品之高，心學之正，亦不可多得。予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覽者考鏡焉。萬曆乙卯夏金谿後學傅文兆識。

汪廷珍《陸九淵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得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粤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響，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宗主不同，

往反辨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

《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

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新之。因予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爲序。予惟陸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然林立，而先生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與濂洛關閩並垂不朽，雖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於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予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德性爲見心之地也已。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山陽後學瑟庵汪廷珍書於都門邸舍。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右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之文也。嘗作書院於象山之上，以待講學之士，因以自號。《集》有袁燮、楊簡序。嘉定十三年賜謚。行狀、謚議附。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知荆門軍金谿陸九淵子靜撰。與其兄九齡子壽，乾淳間名士也。象山在貴溪，結茅其上，與士友講學。山形如象，故名。

《宋史·藝文志》陸九淵《象山集》二十八卷。又《外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録》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宋陸九淵撰。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乾道八年進士。紹熙初，官至奉議郎，知荆門軍。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傳。據《九淵年譜》，集爲其子持之所編，其門人袁燮刊於江西提舉倉司者，凡三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並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總而計之，與燮所刊本卷數相符。獨《年譜》稱持之所編《外集》爲六卷，殆傳寫訛四爲六歟。此本前有燮序，又有楊簡序。燮序作於嘉定五年，簡序作於開禧元年，在燮序前七年，而列於燮後。蓋刊板之時，以新序弁首，故翻刻者仍之。又有嘉定庚辰吳杰跋，稱是集爲建安陳氏所刊，而《年譜》未載此本，豈持之偶未見歟。前十七卷皆書，十八卷爲表奏，十九卷爲記，二十卷爲序贈，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爲雜著，二十五卷爲詩，二十六卷爲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爲墓誌、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試之文，末爲謚議行狀，則吳杰所續入也。其《語録》四卷，本於集外別行。正德辛巳，撫州守李茂元重刻是集，乃並附集末，以成《陸氏全書》。其說與集中論學諸書，互相發明。合而觀之，益足勘證。今亦仍附於末，不別著録焉。

雜録

徐階《學則辯》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

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

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

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愼；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

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話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

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

陳亮《陳亮集》

綜　述

葉適《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沈）〔沈〕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

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絶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緜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又《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敭、推官趙君崇嶓，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眞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

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舜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狀，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王世德《陳亮集舊跋》（聚星堂本）　余邑宋文毅公龍川陳先生文，其友人葉水心刊而序之行於世。世遷板燬，書亦散佚，間有存者，復爲當道持去，而原本不概見矣。先生實錄，粗載本史，茲不復詳；其生平學問，止得大頭段，具在集中，可自領會也。耳食者謂與朱呂牴牾，妄肆黃口，然其書問猶可覆閱，蓋亦殊途同歸云。余忝官於楚，索其書者甚衆，遂舉家藏本趣之梨棗以公同好。日星河嶽，萬古常新，則當世之識者自知之，非後學所敢測議也。萬曆丙辰春二月朔，迴溪王世德謹跋。

郭士望《陳亮集舊序》（應寶時按：此刻本未見） 歲壬子，余偕王公典晉試。讐校之暇，間評隲古豪傑，王公語次津津稱同甫也。已來知吾黃，諸所以衽席黃者，亦既劇鈸其心腑矣。不二載，黃大治以第一最，志氣所託，終不可易，慨然太息：『安得黃人士才高氣邁如同甫也者而慕用之！』嗟嗟王公，知同甫哉！同甫正復不易耳。

當孝宗時，天下以恢復爲度外曠舉，符離之敗，懲噎忘餐。坐錢塘浮靡之域，卽建康猶憚遷之，而豫、冀、幽、并、關、河、嵩、洛之羞，置不復念已。同甫胸饒兵略，咄咄懷恢復之想，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一時學者目攝之，而最所剽剝者，卽吾考亭氏也。

考亭謂三代純理，漢唐純欲，以是同甫慨然力爭之。余謂此難以口舌爭也，請循其本。夫理豈空虛之物，是從人心有之，寧有千五百年間窅不傳著人心者！理豈如阿閦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故此段論議，得不獨在考亭，失不獨在同甫也。且正心誠意之學，日陳戴辰，雅欲軼漢唐而三代之耳，竊恐人主之心意未開而黃昏之胡塵滿城矣。夫以忠憤如東坡，忠勇如武穆，考亭猶力詆之不少貸，抑何有於同甫！乃曰『夫夫是向鐵爐邊查鑛撥取零金者也，夫夫在利欲膠漆盤中者也』，譆！亦過矣。

自王安石當國而宋室元氣促其大半，考亭則直謂其有骨力。同甫豈不足於骨力者！假令當國，有安石之骨而去其拗，宋之天下必有可觀者，迺復不以爲氣骨而以爲粗豪也！余謂宋儒無病，病在太精細；豪之一字，政宋儒對證之藥也。同甫之言曰：『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此語當入孟氏書肯，猶謂不細乎？吾故曰：宋儒知爲後世之人心慮而不爲當時之國脈慮，慤然恐宇宙之閻習不章，而儻然忘乾坤之腥羶未洗也。宋之儒，理有餘而氣不足者也。同甫其氣綽然，足支弱宋，盃酒淋漓，神色悲壯，一世之人鮮不以爲怪物，敢大言撼朝廷，坎壈以老，豈足異哉！或者謂一日四朝之說爲曲筆阿人主，不知人主束縛太急，責備太過，則患其顯有所出事而旁有所迕逸。假令光宗疏問視之節而斷然與金絕，日夕講求刷恥之務，則重華宮之青草，孰與夫五國城之悲孟婆歎馬角者哉？故迂迴以之於正，此眞善處人父子之間者矣。嗟嗟！豪傑獨抱英骨，懷一片任事苦心，與世齟齬不合，豈可勝道！

同甫平生有大志，十不究其一，悠悠數百年，誰知之者？知之者，王公也。王公當一統明盛，與處小朝異，而侘傺今古之際，獨瞻懷同甫，且不忍其微言緒論與荒草零露同萎落也。此足覘王公之氣能任天下之重者矣。王公一日又舉以以余，余曰：『此君謂不能爲寧武之愚則可，謂不能爲漢之孔北海則不可。』

萬曆丙辰九月，賜進士第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前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蘄陽郭士望。

鄒質士《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退補齋本載）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眞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性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眞可爲不朽者矣。

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

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鐵。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眞，眞物無贋，不可擇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俱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殳書於西湖之小築。

姬肇燕《陳亮集序》（應寶時按：此刻未見） 宇宙之垂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氣節，曰文章。三者合而分，分而合者也。事功不立，其氣節可知；氣節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古今，往往難其人。竊謂永邑同甫陳公可以當之。

公以解頭而魁多士，講學別出手眼，紫陽、東萊諸公往往敬憚之。如上宋帝四書，功雖未大就，而其心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臥龍、龍川，千古一轍，何多讓焉！至其氣節，雖屢遭刑獄，而百折不回，饒有銅肝鐵膽，唾手成功之志，所謂眞英雄、眞豪傑、眞義士、眞理學者，非其人耶？爲文章，上關國計，下係民生，以祖宗之業爲不可棄置，子孫之守爲不可偏安。其崇論

宏議雖備見於全集，而此四書中爲尤備，豈與專談性命無補於時者，所可同日語哉？

然文集之刻已不啻一而再。兵燹後，梨棗散佚，今其族裔爲校讎重刻，固一姓之光，實天下後世學士大夫之幸也。予幸茲土，高山景行，匪朝伊夕。然愧不能文，潛德幽光，末由闡發，而獲觀是刻之成，遂不覺喜而忘其拙也，爰濡筆而爲之序。其倡捐者，則嗣彥名世之龍昱世、盛懋、大懋、枝、璋、疇、希平也。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八月知永康縣事金臺姬肇燕。

陳坡（陳亮二十二世孫）《陳亮集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煥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

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即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胡鳳丹《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鋟本，然不多覯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齡就外傅，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偏躪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藏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又《龍川文集辨譌考異跋》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呂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刺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珊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秉燭搜尋，得味外味。

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恪遵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羣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脫略之字，舛錯甚多。繡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覓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採選稀少。合觀諸本，亥豕魯魚，層見疊出，而俗字梵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奧而涉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講求而質正焉。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王柏心《陳亮集跋》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讎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

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燦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伯心跋。

應寶時《龍川文集跋》　寶時備兵海上，適當江浙兵燹之後，書籍散亡，棗梨殘燬。吾鄉《龍川先生集》版從金刀銅馬中奪存者，雖有斷爛漫漶，尚可補綴，遂命工完之。適宗孝廉廷輔自常熟來，爲言集多舊刊，因出篋中

所攜崇禎本見示。寶時亦別覓得新舊本三種。公暇復輯有補遺一卷，附錄二卷。將屬令覆校，而孝廉遽歸。次年春復來，始付之，成札記一卷，改定一千餘字，往來商校之札附焉。

嘗考先生平生著述，《三先生論事錄》及《禮書補亡》皆當時手刊行世，《伊洛遺禮》即附《補亡》後，亦當刊行。《孟子提要》、《伊洛正源書》、《類次文中子》俱經東萊論定，其刊否不可知。《三國紀年》高士以下諸傳則固僅成贊序，未有完書。乃細檢《宋史》，竝無一卷著錄，何也。

《四庫全書》史評類存目收《三國紀年》一卷，詞曲類收《詞》一卷，已具見集中；總集類收《歐陽文粹》二十卷，今通行；別集類則收是集，以視原帙，乃十佚其三。嗟夫，先生之經濟既抑塞於生前，又復令其文章存亡滅沒於身後，非後起者之咎歟！

寶時不敏，於先生之王霸作用未能窺見萬一，謹著覆刊之由於簡末，以俾有志斯道者，得所辨正云。同治己巳五月同邑後學應寶時跋。

宗廷輔《龍川文集札記序》　《龍川集》刻亡慮十數本，大率以明成化書院本爲最古。今所見者成化本外，嘉靖之晉江史朝富本、崇禎之錢塘鄒質士本、道光之義烏陳坡本，同治之永康胡鳳丹本四刻而已。成化承殘闕之餘，繕刊草草。諸本雖遞有糾正，然亦得失參半。今一以成化元本爲主，參之以諸本，鄙見所及，亦附存一二，皆注明於下方；而其間譌字脫句，無可是正者，姑仍之。至諸本之舛奪糾紛，不復詳具云。同治己巳四月常熟宗廷輔記。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龍川集》四十卷，《外集》四卷，永康陳亮同父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事堂。宰相無宏度，迄報罷。後以免舉爲癸丑進士第一，未祿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亮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翁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爲一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議。

《宋史・藝文志》　《陳亮集》四十卷。又《外集詞》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龍川集》三十卷，宋陳亮撰。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錄。亮與朱子友善，故搆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羅大經《鶴林玉露》記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眞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氷上履過去。蓋戒其氣之銳也。岳珂《桯史》又記呂祖謙歿，亮爲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語。朱子見之，大不契。遺書婺人，詆爲怪論。亮聞之，亦不樂。他日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蓋以微風晦翁，晦翁亦不訝也云云。足見其才氣縱橫。雖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嘗委曲附和矣。今觀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爲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宋《名臣言行錄》謂其在孝宗朝，六達帝廷上書，論大計。今集中獨有上孝宗四書及《中興論》，考《宋史》所載亦同。又《言行錄》謂，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今集中均不載。葉適嘗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缺，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錄焉。

雜録

宗廷輔《致應寶時書》　承示《龍川》一集，竊嘗反覆讀之，知書賈之所謂宋版，實則明成化間所刊之書院版也。按《永康縣志》載，龍川書院在龍窟山小崆峒，明成化間，里人朱彥宗建。則成化以前，竝無書院可知。今集首卷末行題「龍川書院朱彥霖捐貲刊行」，疑「宗」乃「霖」字之譌。又每卷第三行，稱「九世甥朱潤刊行」，以字義核之，疑彥霖卽潤之字，當取霖雨潤物也。且由紹熙數至成化三百年，而近以先忠簡至輔三十五世，計之世數，亦爲近似。惟第(三)(二)行均經鑱去，而第七卷及第十六卷尚有「明邑後學汪

海又似淵字　補輯」八字，彷彿可認，則輯者汪海，刻者朱潤，字畫較然。卷末附錄《書院記》，必是兩公所作，詳著創建之由。卷首亦當有序，申明覆刊之故。第以版式差近宋元，不知何時，流入坊肆，奸黠書賈，惡其害己，遂並刊去之，以售其僞，此事之瞭然者也。所可疑者，今所行道光《永康縣志》悉本舊時應、徐、沈三志，應志成於萬曆九年，距成化末不及百年，何以汪、朱均未載其人。《藝文》所收，至在兩卷外，可謂富矣，《龍川書院記》、《詩》何以並不收入。且《藝文》目錄載《龍川集》並不著明卷數，一似未見其書者。輔嘗薄明以後邑志百無一是，此其一端矣。

又按葉水心序稱：『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余。書院版如是。近本改四書爲三書，改四十卷爲若干卷，《水心集》亦然，蓋今通行之《水心集》已非宋時元本。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又《書集後》云：『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似《屬辭》、《長短句》均在四十卷以內。而《宋史・藝文志》集部別集類載《陳亮集》四十卷，《外集詞》四卷，與《文獻通考》經籍類所載卷數合。又《通考》載陳振孫《書錄題解》云：『亮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則元刻四十卷，當止是龍川文藁。今集三十卷《春秋屬辭》已不存，詩詞又雜入其間，斷非當時舊。第拾遺補闕，誠後起事也。惟宋人總集傳世頗稀。昔吾鄉毛子晉刊《宋六十家詞》、《龍川詞》後補遺七首，僅從黃昇《花庵詞選》錄入，跋疑集稱『詞選』，當爲亮子沈集作『沆』。蓋集序行書作『沆』字，形與『沈』相似，亦可見子晉所見，即此是本。特表乃翁磊落骨幹，有所刊削，而《提要》許爲言得其實，是均未知龍川元有四卷之本，爲失考矣。

又書院本水心序，末題嘉泰甲子春，距龍川歿才十年，故其《書集後》云：『余既爲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敭、推官趙君崇岩，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今廣東擺字版刻作嘉定十三年，是距龍川歿幾及三十年，安有二十年前轉有既序云云乎？率肊塗易，謬妄甚矣。又《言行外錄》稱龍川紹熙四年舉進士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則卒在紹熙五年甲寅，至嘉定六年癸酉，恰二十年。金華府《官師志》，知婺州軍事邱壽雋嘉定六年由朝奉大夫任，則眞長當即壽雋之字。惟教授侯敭、推官趙崇岩均不著錄，蓋《府志官師》在宋惟州守及東陽令最詳整可觀，當由紹興洪氏遵《東陽志》、至正瞻氏思《續志》之舊，餘則從別處摭入，故參差不齊如是。否則豈有趙宋一代州守至二百六人之多，而教授、推官僅四人五人之理乎？

又按龍川著作宏富，《宋史藝文志》均不存目，惟載陳亮《通鑑綱目》二十三卷。竊疑朱子所作龍川豈不見之，而朱子《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入史部編年類，此則入史鈔類，又與何博士《備論》葉學士《唐史鈔》並列。《備論四庫》入兵家類。又《唐史論斷》、《唐鑑》、《讀史管見》等書《四庫》悉入史評類，《宋史》並入是類，則是書之爲評、爲鈔，均未可定。然摘鈔史事以備程試之用，斷非龍川所爲，若以爲論斷其得失，而兩家尺一往來，何以略不提及？今書既亡佚，存而勿論可矣。輔學殖淺陋，私心揣測，恐未能有當萬一。伏惟惠而教之，幸甚。

又《覆應寶時書》　使者來，辱示齊校《龍川集》一部，復續領到舊刻成化汪氏本、嘉靖史氏本、同治胡氏本各一。而輔篋中適攜有崇禎鄒氏本，因參錯讀之，曲折之故，可略而言。蓋龍川元集四十卷，邱侯眞長刻於嘉定間者，流傳至成化，已閱二百六七十年，更歷兩朝，洊經兵燹，非獨版本久燬，即卷帙亦復叢殘。汪、朱兩君以創建書院之餘貲，復輯此編行世，豈非陳氏功臣！然讀書未深，復局於方隅之見，取《三國紀年》一編，故纂原文，回易次第，以求合於紫陽《綱目》，而東萊文字遂並罹其災；《樂府》四卷選存三十闋，紬吟風弄月之辭，不登隻字，而汲古跋尾至誤冤其子；凡此皆有意尊崇，轉成僭妄。一《進中興論劄子》也，而以爲序，一授職謝表也，而以爲劵記，文目全不相應；《問答》十二道，《謝安比王導》四論，《經書發題》七通，與《問答》相類，但有問無答耳，玩發題二字可見。《國子傳注》等十策，疑即水心序所謂《陳子課藁》，當時私擬程試之作，與水心之《永嘉八面鋒》相似。今忽攙入箴、銘、贊有韻之文前後，絕不相蒙。別律於歌，而類歌於詞。與《范東叔》一書也，析而爲二。《與吳益恭》明是兩篇，而一缺其尾，一缺其首，遂合爲一。凡此，亦題署失當，編次無法。【略】

今謹從先生悕，別輯《札記》一卷，一以成化本爲主，參以諸本，正其訛闕。至齊氏所錄舊序，又有萬曆王氏本、康熙陳氏祠堂本，今均未見，闕之以俟後賢。輔見聞淺隘，凡所觀縷，鹵莽罅漏，亮所不免，惟祈曲加原宥，幸甚。

葉適《葉適集》

綜　述

趙汝譚《水心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敲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

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託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潴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

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

王直《黎刻水心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

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

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

章貢黎諒，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敍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

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黎諒《水心文集跋》　余幼時，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

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並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右葉適字正則之文也，門人趙汝譡序而刻之。水心，其自號云。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宋史・藝文志》《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水心集》二十九卷，編修朱筠家藏本。宋葉適撰。適有《習學記言》，已著錄。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錄解題》，且稱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別集》前九卷爲制集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爲門人趙汝鐩序刻，而不詳其體例。此本爲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準》，慕其文，至栝郡訪求八年，得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裒輯彙次，合爲一編，蓋已非宋本之舊，惟趙汝鐩原序尚存。然汝鐩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間如《財總》、《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即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爲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嘗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墓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心答書不從。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屬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爲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則子良所紀爲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張栻《南軒集》

綜述

朱熹《張南軒文集序》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嚮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

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著録

趙希弁《讀書附志》《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右張宣公栻字敬夫之文也。朱文公校定而爲之序。然《紫巖基圖》、跋語之類，皆不載於集中。

又《南軒先生問答》四卷。右張宣公栻敬夫答門人之所問也。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忠獻都督諸軍事，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以軍事入見，天子異其言，詔以爲直祕閣。劉珙薦公學行志業，遂與郡，召爲吏部員外郎兼侍講，除左司，知靜江。治狀上聞，特轉承事郎，除修撰，爲湖北運副，知江陵而卒。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定八年賜謚。

《宋史・藝文志》張栻《南軒文集》四十八卷。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南軒語録》十二卷，蔣邁所記張栻敬夫語。

又《南軒集》三十卷，侍講廣漢張栻敬夫撰。魏忠獻公浚之長子。當孝宗朝，以任子不賜第。入西掖者韓元吉劉孝韙，其入經筵，則栻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南軒集》四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丞相浚之子，以蔭補官。孝宗時，歷左司員外郎除秘閣修撰，終於荆湖北路安撫使，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栻歿之後，其弟杓哀其故稿四巨編，屬朱子論定。朱子又訪得四方學者所傳數十篇，益以平日往還書疏，編次繕寫。未及葳事，而已有刻其别本流傳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論，而末年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語，反多所佚遺。乃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以栻晚歲之意，定爲四十四卷。併詳述所以改編之故，弁於書首，即今所傳淳熙甲辰本也。栻與朱子交最善，集中與朱子書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問四篇，其間論辨，斷斷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則致疑於辭受之間，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極圖説註》，第五六七札辨《中庸註》，第八札辨《游酢祠記》，第十札規朱子言語少和平，第十一札論社倉之弊，責以偏袒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傳《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氣，第二十一札辨論仁之説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論山中諸詩語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論易説未安，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第五十四札規以信陰陽家言擇葬地，與胡季隨第五札又論朱子所編《名臣言行録》未精細，朱子並録之集中，不以爲忤。又栻學問淵源，本出胡宏。而與朱子第二十八札，謂胡寅讀史管見，病敗不可言，其中有好處，亦無完篇。又第五十三札，謂胡安國《春秋傳》其間多有合商量處，朱子亦並録之集中，不以爲嫌，足以見醇儒心術，光明洞達，無一毫黨同伐異之私。後人執門戶之見，一字一句無不回護，殊失朱子之本意。至朱子作《張浚墓誌》，本據栻所作《行狀》，故多溢美，《語録》載之甚明，而編定是集，乃削去《浚行狀》不載，亦足見不以朋友之私，害是非之公矣。論張浚者，往往遺議於朱子，蓋未核是集也。劉昌詩《蘆浦筆記》駁栻《堯廟歌》，指堯廟在桂林，失於附會。其歌今在集中，蓋取其尊崇帝德，而略其事實。昌詩又録栻《愚齋銘》，稱栻奉其父命爲其弟杓作，本集不載。檢之良然，然栻集即杓所輯，不應反漏。考高斯得《恥堂存稿》，有南軒永州諸詩。跋曰，劉禹錫編《柳子厚集》，斷至永州以後少作不録一篇。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餘歲，興寄已落落穆穆如此。然求之集中，則咸無焉。豈編次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然則栻集外詩文，皆朱子刪其少作，非偶佚矣。

楊萬里《誠齋集》

綜　述

《誠齋集後序》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畸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以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璽繭繰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眞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子是父，前後一轍，非學以誠，其能是乎。東山先生曩帥東廣，燁叙貳令南海，辱眞門牆，益深敬慕，迺令假守通德之鄉，《誠齋文集》獨闕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敦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三，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

著　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寶謨閣學士文節公廬陵楊萬里廷秀撰。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配饗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自作《江湖集序》曰，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案，自作《江湖集序》以下一段，原本脱去，今據《文獻通攷》增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楊萬里撰。萬里有《誠齋易傳》，已著録。此集則嘉定元年其子長孺所編也。萬里立朝，多大節。若乞留張栻，力爭呂頤浩等配享，及裁變應詔諸奏，今具載集中，丰采猶可想見。然其生平乃特以詩擅名，有《江湖集》七卷，《荆溪集》五卷，《西歸集》二卷，《南海集》四卷，《朝天集》六卷，《江西道院集》二卷，《朝天續集》四卷，《江東集》五卷，《退休集》七卷，今併在集中。方回《瀛奎律髓》稱其一官一集，每集必變一格。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頽唐粗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宏富，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諸派可得而並稱。周必大嘗跋其詩曰，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脇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云云。是亦細大不捐，雅俗並陳之一証也。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里及陸游最富。游晚年隳節，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句，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記其事。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其集卷帙重大，久無刻板，故傳寫往往訛脱。考岳珂《桯史》，記《朝天續集・韓信廟》詩，淮陰未必減文成句，麻沙刻本訛文成爲宣成，則當時已多誤本，今核正其可攷者。凡疑不能明者，則姑闕焉。

黄榦《勉齋集》

著　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勉齋集》四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宋黄榦撰。榦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少受業於朱子，朱子以女妻之。寧宗朝，補將仕郎，歷知漢陽軍安慶府，以主管亳州明道宮致仕，卒謚文肅，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講義經説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据其卷目，與《宋史・藝文志》相合，蓋猶原本也。昔朱子作竹林精舍成，嘗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郎講席之語，榦亦能堅守

師說，始終不貳。然林栗與朱子論《易》不合，至搆釁攻擊，朱門弟子有欲火栗之書者，榦祭栗文，獨能不沒其所長，可謂絕無門戶之見。又史稱榦在安慶府，築城部署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及金兵大至，淮東西震恐，獨安慶按堵如故。又在制置李珏幕中，力以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爲言，珏不能用，厥後光黃繼失，卒如其言。尤非朱學末流空談心性者可比，亦足見洛閩設教之初，尚具有實際，不徒以裁冠博帶刻畫聖賢矣。其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爲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爲儒者之言焉。

楊簡《慈湖遺書》

綜　述

真德秀《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暮功之感下汨總麻服制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憺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佚名《慈湖遺書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爲象山高弟。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吾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蘊苞。釐校彙粹，終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寅查原博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

著　錄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慈湖遺書》三卷，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竊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知者過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金谿之學，以簡爲大宗。所爲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說。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

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濶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蹟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蓋簡本明練政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吾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驗，故姑爲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莅官臨事，利弊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藁》、《乙藁》、《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已易》、《啓蔽》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袁燮《絜齋集》

綜　述

袁甫《絜齋集後序》　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爲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胷中。若不雕鐫，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玉，眞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率成枕上，至暮年亦然。記覽甚博，淳蓄日富，然未嘗襲人畦逕，尤不喜用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不爲矯激，至其指事力陳，略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誼以證時務，啓沃之功良多。訓誘後進，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白，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不能窺其彷佛，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是散落人間，兄弟相與裒輯，尚多闕略。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蓋若此不肖孤倘未即死，庶幾旦旦熟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甫拜手謹書。

著　錄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案，《後集》，《文獻通攷》作十二卷。禮部侍郎四明袁燮和叔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絜齋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袁燮撰。燮有《絜齋家塾書鈔》，已著錄。乾道紹熙之間，陸九淵以心學倡一世。燮初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同師事之，均號金谿高弟，猶程門之稱游、楊、呂、謝也。簡與璘各有全集流傳於後，煥之著述久已不存，今亦無從蒐輯。惟燮《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見於《書錄解題》者，明初尚有其本。故《永樂大典》採掇頗多。厥後遂罕相傳錄，漸就散亡，即祖述象山之派者，亦不能舉其篇目。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編次，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大抵淳樸質直，不事雕繪，而眞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利病，凡議論爲語錄所未採，事迹爲史傳所未詳者，亦多足徵焉。固不徒以文章貴也。惟《永樂大典》於前後二集，不各爲標識，今遂無可辨別。謹以類排纂，並爲一集，勒成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云。

陳淳《北溪大全集》

綜　述

王雋《北溪外集・奠文》　維年月日，學生王雋等謹致奠於近故北溪

先生判簿陳公之靈。嗚呼，夫誰不傳道受業，眞實難其人。昔在洙泗，若曾與顏，所造彌眞。降及伊雒，尹謝游楊，實超等倫。逮近世紫陽朱子之門，號爲嫡嗣，亦惟先生與黃廖諸君子，僅僅若參辰。始先生之進見紫陽也，貌木訥而甚古，語期吃而少文。紫陽隨其叩擊，察其素蘊。蓋有本而有根。延之郡庠，而禮特異。接之郡齋，而情愈親。凡有所質正，有所辨難，衆方訝其陵僭，紫陽則傾囷倒廩，而樂爲開陳。蓋先生親切洒落之見，基於覃其思研其精。而先生研精覃思之功，則又得於靜而一敏而勤。紫陽明睿絕世，故洞識其所學於始覿之辰，逮精舍之合並則又痛加砭劑。既博之以尚友四方之志，復約之以從古聖賢克治之實。屢警誨之諄諄。紫陽是時，蓋望先生以成德，而先生亦心領意會而書諸紳，繼是紫陽即世矣。先生念遺訓之拳切，懼正道之廢墜，愈精思而力踐，學進進而又新。雋等不獲遇文公而親炙，得師事於先生而幸實均。荷抽關而啓鑰，闡正塗而指迷津。熟《四書》之講貫，摭《字義》而討論。拔雋等於坎窞，脫雋等於荊榛。如焦土而沃以膏澤，如晦谷而耀以曦輪。尚賴先生之終教，豈謂訃音之遽聞。嗚呼，天其忍喪斯文歟。思昔先生，承紫陽直截之訓，未幾紫陽遽爾奄逝。今雋等正望先生痛切之規，有求未即而亦遽泣先生於蒼旻。嗚呼，先生探其賾而索隱，精其義而入神。溯大原之脉絡，觝異說之紛綸。別分數於理欲之界限，析鎔銖於全體之渾淪。攷古之博而精禮文之品節，窮理之粹而究易學之淵源。徹終始表裏之謂敬，極生意不息之謂仁。議論也水有源而浩浩，德行也玉有彩而磷磷。其言語朴乎若訥，而發爲詞章則有爛如之雲。其辭色凜乎若嚴，而即之造請則有溫如之春。嗚呼，天何忍奪雋等之師匠。孤哉此道，其誰與鄰。抱羣疑之繆轕，攬遺卷而酸辛。設靈几以一慟，徒有涕以霑巾。緘詞遠贲，意不盡言。

黃必昌《祭文》 嗚呼，講學至於精微則益易差，進道至於峻絕則愈難守。孔門之速肖凡七十，而具體者蓋亦僅有。自軻死以及周程，越千四百年。而授受尹謝游楊，皆有過人之才，終未盡化乎查滓。又歷數傳乃及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振前聖之墜緒。朱之門人半天下，其升堂入室者又可數。伏惟先生，朱門嫡嗣。一見之初，遂蒙許與。外若朴鈍，而明敏絕人。言若拙訥，而勇進莫禦。混然之中，而有粲然者存。尋常之中，而有精妙者寓。慤乎子輿省身之誠，湛乎曾晳詠歸之趣。德量渾涵則顏子之不校，氣象嚴厲則孟氏之無懼。宜乎獨得朱子之大全。而考亭夢奠之後，猶使學者有所宗主也。嗚呼，後學所望於先生者何如，而一旦遽止於此也。人莫不悼先生之亡，而孰知僕之戚戚，尤不能已也。僕慕先生之道，亦既有年。去先生之居，僅數百里。然而進見之日爲最晚，親炙之時蓋無幾。迨夫同試南宮，棲遲逆旅，耳提面誨，猶姪猶子。念聚會之爲難，急講明乎大旨。既而金陵之游，僕守不遠有方之戒而不敢從。嚴陵之講，僕懷倚門之望而不能俟。及先生橫經溫陵，僕僅得私傳諸人而淑艾乎已。將謂先生來仕安邑，而僕已鮮戍安陽。則卒業之期，尚可倒指。曾謂西郊拜別，而遂判袂於生死乎。嗚呼，先生之疾不知時，沒不知日。既不及盥手以飯含，又不及執紼於道周。聞訃遺奠，獨在諸賢之後。僕之罪不敢諱，而先生之恩義將曷酬。已焉哉，泊然之容不可復見，琅然之音不可復聞。所恃者遺書之可攷，則堂堂之心庶千古其猶存。悵南望以何極，徒紓哀於此文。嗚呼哀哉，尚饗。

陳宓《奠文》 嗚呼，自文公朱夫子闡孔孟之秘，吾道大明。遊其門者，天下居其半。獨北溪先生，傳一泒於南漳。問學高明，踐履端方。嚌嚅理義之奧，沉酣道德之鄉，使伊洛源委於是乎有屬。而開誘後進，不至擿埴索塗。而馳騁乎康莊，學優則仕。意謂官無崇卑，皆可以行志。天胡不慭，一病莫支。而公之抱負，不及設施其一二。宓托契之久，聞訃驚怛。恨不及往唁總帷，以少見朋友之義。所幸傳家有子，含英咀華，猶可以繼志而述事。薄奠效誠，不覺潸然而出淚。尚饗。

又《墓誌》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宓謁誌。陳宓既題其墓，又爲之辭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泗之傳者，循墉闚門未身其奧，吾心恧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眞得濂洛之傳者。羸粮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閱義理，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

獨稱安卿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灑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晳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而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悌刺嚴陵，招致學宮，坐皐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詆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眞，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者。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之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住，已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均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蹊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惟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辯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廸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尚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榘，能讀父書，而詮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未行。銘曰，

在昔洙泗　孔聖尚存　羣弟親炙
各有所聞　及師既沒　源遠流分
子夏知過　蓋爲離羣　卓爾曾子
道晚益尊　偉矣先生　始登朱門
妙契厥旨　一貫斜紛　師去愈久
不替討論　由泉暨莆　從者如雲
衛道嚴陵　大論始伸　剖析幽微
如木斯春　瑞泉之里　石鼓之原
過者必敬　鬱彼新墳

陳沂《敘述》　先生稟姿無華識。性穎悟，少習舉子業，嗜學精勤，趣向不凡。高東溪門人林簿宗，臣鄉之儒先也。一見奇之，謂曰，子之所習，科舉文爾，聖賢大業，則不在是，乃以紫陽朱文公所編《近思錄》授之。先生退而誦習，始知濂洛之淵源。於是盡屏舊學，博訪諸君子之書，專研精究，得其梗概。時有愕然疑詫然笑譁然毀者，先生確然自信，不爲之惑。思欲摳衣文公之門，迫於親養而未能也。歲在庚戌，文公出守臨漳。先生抱十年願見不可得之誠，廼袖所著自警詩而贄敬焉。文公恨見之晚，首授以根原二字。謂凡看道理，須各窮个根原來處，方見得端的，確定而不可易。首末表裏，必極其透徹，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足，因劇論詳剖。且歡然曰，某到此未曾將這般道理說與人，今向公都說了。先生面領心會，時造郡齋講論，或至

夜分。凡所扣繫，無非向上意旨。文公屢以善問稱之。延賓學宮，表率後進。辛亥夏，文公去郡。先生推詳所授根原，析爲問卷。書來印證，有看得甚精密之語。貽書於李唐咨堯卿曰，區區南官，喜爲吾道得此人爾。丙辰秋，先生因感嚴時亨與點論大有遺闕，發爲詳說。槎溪廖子晦先生劇與辯論，猶以語上遺下語理遺物爲疑。質之文公，雖未免互有得失之荅，然終喜先生所見淨潔爲不易。文公晚年，嘆此道之寂寥，屢書招致。己未冬，再謁於攷亭。文公時已寢疾，延至卧內，扣以十年之別有甚大頭項工夫。先生縷縷開陳，文公復抑之曰，所欠者，惟當大專致其下學之功爾。蓋至是甚嘉先生已見根原大意，復欲其詳驗實體於日用事物之中也。故竹林所聞，無非直截痛切喫緊爲人底語，與昔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迥然不同。越明年庚申正月告歸，文公借棊引喻，猶欲其博友四方，則拳拳屬望之意有在矣。三閱月而文公即世，先生追思嚴訓，痛自裁抑，一掃平日立定大底意見，平心下氣，悉力探討，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格。凡千條萬緒，分合出入，實是實非，易惑難辨者，無不毫分縷析，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故其眞積之久，渾然不見其本末精粗之間，此先生再見文公而深有得也。先生之道，默探乎太極渾淪之妙，而實不離乎棊然日用之中，剖析乎事物流行之費，而實總會乎本原之所自出。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圓具。以象言，則自博而約，自約而博，一闔一闢，而太極無所不極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眹，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依舊冲漠無眹。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畢竟天理二字除不得，一個生字亦除不得。仁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缺，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便頑痺不仁矣。又謂忠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至於心思與形體之動，則驗其所發之時微不同，食色與才稟之性，則辯其所指之本大有異。皆探賾發微之至論也。其他闡明經旨，誘掖後學，循循有序，爲之立一定之則，此渾淪聖門所從入之地。則曰聖人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非精義妙道之所發見。凡義理都藏在句裏，其間有正面說者，有偏旁及者，又有縱橫顚倒說者。雖不同，然須先於本物根株上見得爛熟，然後縱橫顚倒無所不通。其始學未有所入者，則正其路脉而語之曰，讀書之法，須字字句句曉其文義，然後通全章以會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然後吟哦諷誦以玩其底蘊。固不可只皮膚上淺淺獵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節支離。但虛心玩味，浹洽日久，自然有得其已學。粗有所得者，則進以入德之次第而勉之曰，道理渾淪，非可以一蹴到。凡看道理，須就裏面重重入細做工夫，自會到至精至極處。最緊要是就身心上著實體驗，其有無欠缺，常切照管，勿令間斷，方可已分上有得，不是懸空閒說。恐其騖於高遠，則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非如老莊脫人事之外而求之虛空曠蕩之表也。所謂下學上達者，非謂專務下學便能上達，須下學工夫至到，然後可著上達工夫，則氷融凍釋，自不勞力爾。恐其晝於小成，則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田地，千節萬目，是多小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顏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若拘拘只守一隅道理，偏著在己，則寡陋窄狹，孤單枯槁，是乃一夫之小善，何足以言道，何足以言學。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寘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彊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白黑，如遇鑌鐓，不容有騎墻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又深砭學者之膏肓，而示以至極之標的也。先生平居里閈，不沽名譽，不拘流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德名播天下。大夫士有志於道者，往來必致敬。壬申夏，趙公汝讜守臨漳，一見先生，貌粹而古，言約而精，信其爲得道君子也。重禮招，屈處以賓師之位，先生遜謝不獲而後就。其後大老賢侯，時造其廬，或質以所疑，或咨以時政。而一時之碩儒學子，問道踵至。歲在丁丑，待試中都。同志之士，遠及川蜀，爭投贄謁，朝紳之彥，聞風加禮。歸過嚴陵，郡守鄭公之悌，率僚屬人士，延講郡庠。先生嘆陸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使人終日默坐澄心以求大本。屏去道問學

窮格工夫，欲一超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牽聖言以就老釋。意其爲吾道之賊，極口辨論，辭不少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析爲四章，以示學者大公至正之標的。於是儒名墨行，盜名於一方者，歛縮不敢肆。而志學向道者，始釋然知邪正之所由分。然則先生之息邪說距詖行正人心，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注簿安溪，未上而歿。學者痛慕，或奔赴其喪，或爲位而哭，或緘詞寄奠。寺丞復齋陳公宓大書其阡曰，嗚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復誌而銘之，先生學力造微，充養有道，胸懷磊落，而築度端方。智識高融，而文理縝密。言語簡訥，而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容貌樸古，而接物也如春陽之溫。形於議論，不待思索。自中流出，如長江大河，有沛然莫能禦之勢。見於動作，不事矯揉，而見面盎背，有粹然不可揜之美。晚年嘆師友之凋零，直以傳道授業爲己任。樂於教人，雖終日應酬而不倦。或有憤悱而不能自發者，先生爲之達其詞意，徹其骨髓，令人言下省悟，忻懌不能止。生理素薄，量入而出。衣敝縕袍，略無少憾。菽水甘旨，曲盡其歡。其順親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諭父以理，屏去不用。母疾亟，藥劑罔功。先生號泣於天，乞減己壽以延母年。弟妹之未婚嫁者，則竭力任責，以次了遣。親黨之不能葬送者，則倡義經營，爲之安厝。先生雖不見用於世，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每誦前輩歌詞，擊節長嘯，以發其勃勃英毅之氣。嘗代人奏劄，言山東歸附，有若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爲安者，不可不深爲之慮。亡金屏息，有若可緩之形，而實非所以爲緩者，不可不急爲之防。目擊閭閻利病，慨然開陳。如止橫歛，懲豪姦，實檢旱秤，會價禁屠牛，懲穿鑿戢海寇之請，無非深切時政，杜絕民害。如請改饗泮移貢闡罷塔會禱山川社稷禁淫戲淫祀，則又一以崇化導民爲意。陳復齋嘗云，鹽筴爲漳害最深，先生條畫詳盡。使其說果行，則惠流數世，何必仕是邦而後爲政耶。先生舊所編緝，則有禮詩女學之書，外有《字義》詳講，《大學》《中庸》口義，筠谷瀨口金山所聞，皆諸生所錄，而先生筆削之矣。其他著述，與夫往復書問，先生之子輯編次爲五十卷。吁，道必眞得其人而後明，學必眞得其人而後傳。若先生，眞文公之嫡嗣歟。沂摳衣師門二十年矣，先生不〔原闕〕。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陳淳撰。淳有《北溪字義》，已著錄。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詩其文皆如語錄。然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爲篤實。故發爲文章，亦多質樸眞摯，無所修飾。元王環翁序以爲讀其文者，當如布帛菽粟，可以濟平人之饑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聯篇累牘，風形露狀，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雖矯枉過直之詞，要之儒家實有此一派，不能廢也。又淳以朱子終身與陸九淵如水火，故生平大旨在於力申儒釋之辨，以鍼砭金谿一派之失。集中如《道學體統》等四篇，似道似學二辨，皆在嚴陵時所作。反覆詰辨，務闡明鵝湖會講之緒論，亦可謂堅守師傳，不失尺寸者矣。集爲其子槩所編，末有《外集》一卷，載奠祭文、誌銘、敘述五篇，亦槩所輯附。淳祐戊辰，郡倅薛季良爲鋟板龍溪書院，歲久散佚。元至元乙亥，明宏治庚戌，又兩經翻刻。今所傳者，蓋猶宏治本云。

真德秀《西山文集》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西山集》五十六卷，參政浦城眞德秀希元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西山文集》五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眞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義》，已著錄。考《宋史》本傳，德秀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諸書。此本爲明萬曆中福建巡撫金

學會所刊，國朝浦城縣知縣王允元又補葺之。所載詩賦而外，惟《對越甲乙稿》、《經筵講義》、《翰林詞草》三種自分卷帙，其餘序記等作，但以類次，不別分名目。或即本傳所謂《西山甲乙稿》者，未可知也。他如《端平廟議》諸書，俱不編入，疑其闕佚尚多。然馬端臨《通考》所載，亦作五十六卷，則此本所少僅一卷，殆宋時刊本即未嘗以諸書編入耶。德秀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緒論。其編文章正宗，持論嚴刻，於古人不貸尺寸。而集中諸作，吹噓釋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韓愈羅池廟碑爲劉昫所譏，與大顛諸書爲朱子所摭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門戶之見，曲爲隱諱。然其他著作，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害掩也。

魏了翁《鶴山全集》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鶴山全集》一百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南宋之衰，學派變爲門戶，詩派變爲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爲一家。所著作詩文極富，本各自爲集。此本乃後人裒合諸本，共次爲一編。其三十五卷下題《渠陽集》，三十七卷下題《朝京集》，九十卷下題《自庵類稿》，則猶仍其舊名，刊削未盡者也。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爲《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絕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不染挾卷遊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疎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愔然於流俗外矣。其集原本一百卷，見於焦竑《經籍志》，前有淳熙己酉宛陵吳淵序。凡詩十二卷，牋表制誥奏議等十八卷，書牘七卷，記九卷，序銘字說跋等十六卷，啓三卷，誌狀二十一卷，祭文輓詩三卷，策問一卷，長短句三卷，雜文四卷，又制舉文三卷，《周禮折衷》四卷，《拾遺》一卷，《師友雅言》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卷。此十卷皆註有新增字，蓋書坊刊板所續入。然了翁尚有《古今考》一卷，又不入此集，蓋偶遺也。元明間，集板湮廢。嘉靖辛亥，四川兵備副使高猊等始重刻於邛州，而校訂草率，與目多不相應。或書中有此文而目反佚之，疑有所竄改，已非其舊。又目凡一百十卷，而吳鳳後序稱一百七卷，蓋重訂時失於檢勘。又《周禮折衷》併爲三卷，以《師友雅言》併爲一卷，又缺《拾遺》一卷，故實止此數。然世間僅存此本，流傳甚尠。今重加校定，仍其所闕，析其所併，定爲一百九卷。而原目之參錯不合者，則削而不錄焉。

黃震《黃氏日鈔》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黃氏日鈔》九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黃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錄。是書本九十七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論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序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志著錄者，計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併缺，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爲陸氏學，震則自爲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采錄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排佛老，由陸九淵張九成以上，溯楊時，謝良佐，皆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於治術，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門戶之見。蓋震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假借聲價者也。

遼金元部

注經分部

俞琰《周易集說》

綜述

俞琰《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捨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捨畫而玩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无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於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无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无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摭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林屋山人俞琰序。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易集說》四十卷，宋俞琰撰。琰字玉吾，吳縣人。生宋寶祐初，入元隱居著書。徵授溫州學錄，不赴。至延祐初年卒。生平邃於《易》學。初裒諸家之說爲《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後乃掇其精華以著是編。始於至元甲申，至至大辛亥，凡四易稿。其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義。嘗與孟淳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如此之類，其說頗異。至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是玉名。如此之類，則太奇矣。然其覃精研思，積三四十年，實有冥心獨造，發前人所未發者，固不可廢也。據琰自作《後序》，尚有《讀易舉要》、《讀易須知》、《易圖纂要》、《易經考證》、《易傳考證》、《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易外別傳》諸書。今惟《易外別傳》有本單行，《讀易舉要》、《易圖纂要》見《永樂大典》，餘皆未見。序稱諸編皆舊所作，將毀之，而兒輩以爲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於後，則舊刻本附此數書，今佚之矣。

雜錄

俞琰《周易集說》卷一《上經一》　周代名《易》書名猶《周書》題周以別於夏殷也。易有二義。變易也，交易也。變易者，陽變陰陰變陽也。交易者，陽交陰陰交陽也，觀《先天圖》可見。經即篇也。孔子稱乾坤之策曰二篇，則經字乃後人所加。呂東萊謂經分上下，必始於文王。郭白雲謂《序卦》已分，其來尚矣。皆不言分經之由。邵康節曰，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故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有六。知此則知經

之所以分上下者，蓋有由焉，非苟然也。或疑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多寡不均，殊不知卦有對體，有覆體。何謂覆體。屯倒轉爲蒙，需倒轉爲訟之類是也。何謂對體。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相對而不可覆者是也。餘皆一卦倒轉爲兩卦，故上經卦三十，約之則十八。下經卦三十四，約之亦十八。謂之不均可乎。卦分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爲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下經純陽卦四，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不亦均乎。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約爲十八，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共一百八。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約爲十八，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亦一百八。其均如此。孔穎達謂《繫辭》分上下無異義，直以簡帙重大是以分之。晁以道乃曰，古者竹簡重大，分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蓋皆不知六十四卦約之則爲兩十八也。

又卷一一《象辭二》 象者，伏羲所畫八卦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其辭則孔子爲之也。彖辭、爻辭亦皆有象，乃獨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爲象辭何也。曰，彖辭、爻辭固皆有象，然又有占辭，又有象占相渾之辭。象辭則止乎象而已，並無吉凶悔吝之占辭，故特謂之象辭。其象則乾、坤爲天地，艮、兌爲山澤，震爲雷，更不別取他物。巽、坎、離則不然。巽爲風，遇天遇雷在上在下皆爲風，在地澤水火之上亦爲風，遇山則在下爲風，在上爲木，在地澤水火之中亦爲木。坎爲水，遇地風火澤之上下皆爲水，在山上亦爲水，在山下則爲泉，在天下亦爲水，在天上則爲雲，遇雷而在上亦爲雲，在下則爲雨。離爲火，純離之象不言火而言明，遇地亦皆言明，遇天山水澤風木則皆爲火，遇雷則爲電。凡此取象，皆以人所共見者言之也，其辭則與彖爻之辭不同。彖辭、爻辭有善有惡，或善惡相半，象辭則無有不善也。且如剝如明夷，皆凶卦也。而剝曰上以厚下安宅，明夷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必於凶中取吉以爲之辭。卦雖凶，君子於此觀象玩辭而善用之，則亦轉凶而爲吉，蓋不待乎占也。是以每象皆著一以字。以者，用也。用而見之於事也。稱上稱大人者皆一，剝與離是也。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是也。稱后者三，泰、復、姤是也。稱君子則五十三。《易》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又卷一四《彖傳二》 文王之辭謂之經，孔子之辭謂之傳。傳者所以釋經之辭也。經有《彖辭》，即文王所繫於卦下之辭。孔子釋文王卦下之辭而傳述其意，故謂之《彖傳》。古者經與傳各爲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於《彖辭》之後，又加以彖曰兩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傳》爲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去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習以爲常弗察也。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逮東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爲一。如《春秋》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連於《易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乃若杜預分《左氏傳》連於經，范望散《太玄》測於八十一首之下，皆欲取便於學者之誦覽故也。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則獨取王弼，自唐至宋著爲定論，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之學者惟王弼是從，竟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讀《易》者要當審其是，不可狃於舊說，而復以《彖傳》爲彖云。

又卷二六《文言傳二》 《古易》十二篇，《文言傳》自爲一篇，題曰《文言傳》者，孔子明文王彖辭爻辭言外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也。自王弼移附乾、坤二卦後，加文言曰三字冠於首而除去傳字，後人遂不曰《文言傳》，而僅曰文言。或謂文飾其言，或謂交錯而言，或謂古有是言而孔子文之，或謂言不文則不足以傳遠，故因其文以詳言其理，所以文飾乾、坤之大德。愚案陸德明《釋文》，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梁武之說必有所據，但制字未瑩耳。或曰文言，文王言，即彖辭、爻辭。孔子傳述文王所言之意而推廣之，故曰《文言傳》。愚觀其反覆發明乾、坤二卦彖辭、爻辭之意，則知《古易》題曰《文言傳》良是矣。分明彖辭、爻辭皆文王之言，而孔子傳述之也。首章云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左氏傳》惠伯之說同。穆姜則以善字爲體字較好，或者因而疑之曰，茲非孔子之文，孔子以前穆姜惠伯嘗言之，則此語乃古語也。愚則曰，古無是語，穆姜惠伯亦無是語。《左

氏》蓋借孔子之說爲穆姜惠伯之說耳。何以見之。如呂相《絕秦書》，此豈當時史氏之文哉，蓋皆左氏爲之也。又如《國語》司空季子之占，既取八物之象，又有坎、勞卦之語。審如是，則孔子之前司空季子已有是說矣，謂《說卦》爲非孔子所述亦可也。吁，讀《易》者要當明辨。苟輕信左氏之浮言，而反疑聖人，無乃不可乎。

又卷二八《繫辭上傳二》 辭乃文王之辭，繫謂繫屬於卦爻之下，傳者孔子傳述文王之意，故曰繫辭傳。係，一作繫。按陸德明《釋文》云，若從毅下系者，音口奚切，非也。又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或疑今本除去傳字，徑以孔子之辭爲《繫辭》何也。范諤昌曰，《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係耳。歐陽文忠公曰，係者有所係之謂也。言其爲辭，各聯屬於卦爻之下也。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係辭》，何其謬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係不得謂之係辭者，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或又疑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此《係辭傳》中語也，何乃謂之《易大傳》耶。李秀巖曰，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一書，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而司馬氏不詳考，誤以《係辭傳》爲《易大傳》耳。劉向《封事》亦引《易大傳》云，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係辭傳》中語乎。亦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司馬遷《答壺遂問》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秀巖又謂《係辭傳》文體全與《文言傳》同，疑此二傳乃後人取孔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愚亦深疑之。竊謂《係辭傳》乃《文言傳》之餘耳。是故嵩山晁以道以《文言傳》先《係辭傳》。愚今所編，蓋依《晁氏古易》，置《係辭傳》於《文言傳》之後，分章則依《朱子本義》。

又卷三六《說卦傳一》 《易》有三畫卦，有六畫卦。三畫有三畫之象，六畫有六畫之象。何謂六畫之象，如下震上艮而爲頤，頤中有物而爲噬嗑，與夫井、鼎之類合上下二體爲之者是也。何謂三畫之象。《說卦》所列者是也。卦有畫則有象，象以辭而顯，不說則不明，此《說卦》所以作也。先說蓍數卦爻爲聖人作《易》之本，次說六畫兼具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於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坤牛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坤腹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爲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則分八卦爲八條。凡三才之道无不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其說亦有經中所无者。如震之蒼筤竹萑葦，離之鼈蟹蠃蚌是也。然損之簋泰之茅，非蒼筤萑葦之屬乎。頤之龜震之貝，非鼈蟹蠃蚌之屬乎。需之酒卽坎之水也，旅之斧卽離之戈兵也。乃若震爲龍，乾、坤皆无震，而言龍。坎爲豕，大畜、姤皆无坎，而言豕。離爲龜，損、益皆无離，而言龜。蓋自有所取也。乾爲馬而坤爲牝馬，坤乃乾之配也。坤爲牛而離爲牝牛，離之中畫乃坤畫，此又取一畫之象也。至如訟之帶，困之紱，豐之沛，巽之牀，渙之机，坎之牖，大過之棟，漸之鴻，剝之魚，中孚之鶴，聖人豈能一一盡言之於《說卦》哉。讀《易》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說卦》之所无者，盡皆可以通之也。

綜述

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原序》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爲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眞。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敎炳如丹青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

義，易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尚此。請申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啓蒙翼傳》四卷，元胡一桂撰。一桂之父方平嘗作《易學啓蒙通釋》，一桂更推闡而辨明之，故曰《翼傳》。《自序》稱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漸失。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因於《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外，復輯爲是書。一曰《舉要》，以發明變占之義。二曰《明筮》，以考史傳卜筮卦占之法。三曰《辨疑》，以辨《河圖》、《洛書》之同異。皆發明朱子說者也。《外篇》一卷，則《易緯》候諸書，以及京房《飛候》，焦贛《易林》，揚雄《太（元）玄（玄）》，司馬光《潛虛》，以至邵子《皇極經世》諸法，亦附錄其概。以其皆《易》之支流，故別之曰外。大致與其父之書互相出入，而方平主於明本旨，一桂主於辨異學，故體例各殊焉。

胡震《周易衍義》

綜述

胡震《周易衍義原序》《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如是則《易》之爲《易》，聖人經世之書也，亦聖人憂世之書也。自其畫於伏羲，辭於文王周公，翼於孔子，經四聖人手而《易》始備。羲、文、周公之《易》雖依乎象數，而實根乎義理之正。孔子之《易》雖明乎義理，而象數之妙亦在其中矣。昔吳之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自火於秦，六經之書唯《易》以卜筮存，獨得爲全書。天之未喪斯文也，豈非所以揭萬古人心之日月，而開萬古人心之盲聾歟。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五行、陰陽之道，消息、盈虛之理，往往論《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皆未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道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易》之一經，實備乎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作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偽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辭云乎哉，爻辭云乎哉。雖然，《易》者崇陽抑陰之書，尊乾而卑坤，尊君而卑臣，尊父而卑子，尊夫而卑婦，尊中國而賤外夷，尊君子而賤小人。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是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然，何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愚生賦性愚魯，識見庸陋。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

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意會之表，始知《易》之爲《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人物。吉兇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修齊治平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謹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爲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賢之確語，有益於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極知僭踰，願就有道而正焉。大德乙巳良月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深溪胡震序。

先子生平嗜書，貫穿經史。暮年尤研心《周易》，述爲《衍義》。幾成書而下世。易簀之際，呼光大前曰，《周易》一經，非特占筮之書可施，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備焉。予一生燈窗精勤，在此一經。身後汝其爲我輯次補闕，以成全書。如遇當路者有知，得以鋟梓行於世，或者有補於修己治人之君子，而亦不負父師之訓，予其可以瞑目九原矣。切勿秘之。光大無所肖似，而先子棄背殆將十載，甫克遂成先志。纂集成編，謹附書於卷首，以俟當世先達肯爲品題者。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衍義》十六卷，元胡震撰。震自署曰廬山深溪，又題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書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蓋成宗九年也。又有其子光大識語，稱幾成書而下世，後十年始克纂集成編，則其書實成於光大之手矣。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象，次爻詞，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前，序次頗爲顛倒。昔李過作《西谿易說》，改乾、坤二卦經文次第，割裂文言分附卦爻，胡一桂譏其混亂古今。此書實同其病。前後脫簡，亦不一而足，或傳寫者失其原次，故錯紊若此歟。其於經文訓詁，大都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然議論尚爲平正，所引諸儒之解，亦頗詳賅，多可以備參考。視言理而空談玄妙，言數而曼衍奇耦爲差善焉。

許謙《讀書叢說》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聚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小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稱爰始淫爲劓則椓黥。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說律呂》新書、《說唐虞》之修《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誥》、《說）太史》、《說）內史》、《說）漫錄》、《說）周官》、《說）太宰》、《說）六典》、《說）八法》、《說）八則》、《說）八柄》之文，殊屬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爲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即據履祥《綱目》前編起算。其間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

傳鈔，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二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

許謙《讀四書叢說》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四書叢說》四卷，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謙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秘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則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已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尤足補《章句》、《集註》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王充耘《讀書管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撰。充耘字耕野，以書義登進士二甲，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以授徒，乃成是編。自宋末迄元，言《書》者率宗蔡氏。充耘所說皆與蔡氏多異同。觀其辨傳授心法一條，可知其冥然自別矣。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謂象以典刑爲仍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而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爲強詞。分別觀之，棄短取長可也。又《禹貢篇》內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原跋稱此書得之西皋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當時訛脫，今無從是正矣。

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經疑貫通》八卷，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抄》，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復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問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五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袁俊翁《四書疑節》

綜　述

黎立武《四書疑節原序》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丘蓋不言。此由內不能辨，託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況后漢千餘祀。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縷析脈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爲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昆弟子姪，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后所得爲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爲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少，爲書帙端以歸，吾易東矣。時大德庚子中秋，渝黎立武序。

李應星《四書疑節原序》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況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止，切患不明理。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恢乎餘刃。里之袁兄雋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知理明，闡微糾誤，卞是非如數黑白。非胸中洞洞屬屬見地明而理原闕者，不能也。其亦識時之俊杰歟。蓋時之所尚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爲斯文重。煜煜魁文，如大羹元酒，孰不知爲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於梓，一日緘示所作。予因讀其文愛其才，重爲鄉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乎，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於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實欲后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序。

彭元龍《四書疑節原序》　天人至理經史奧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決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以生。嗟乎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況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紀錄傳訛《老》、《莊》見異，況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之鈞闕係焉。書眼如月牖隙所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后闕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如問率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摸闕不浮沉則牛神蛇鬼闕皮而羽附塗以土否則尋闕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日族人野舟，視以敏齋袁兄俊翁刊藁一編，兄蓋野舟之李漢也。慨慕已久。盥露莊諷，正論森嚴，實見超卓，如老醫治病。衆治不治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爲不冤。質前聖證后學於是乎在，豈但爲寄翁重山學之榜而已。時野舟方哭子余，拱曰，不知車之爲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爲貫道之器，深羨昌黎之有壻。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至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寮彭元龍序。

又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疑處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今之從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目中惟敏齋袁兄俊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鏗然，動中宮商。觀其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貫之矣，豈但稱雄科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友生虛寮彭元龍序。

袁俊翁《待問集序》　強學待問，儒者分內事也。頃科場文興，文臺以經史疑爲課集。愚生平癖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四書設疑》，次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久，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藁合而爲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首尾有未完，脈絡有未貫，姑存大略耳。編成，總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鈐北晚學袁俊翁書。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書疑節》十二卷，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

翁，獨立武序作惕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從元板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証。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闋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通論分部

李純甫《鳴道集説》

綜　述

耶律楚材《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老師深攻亟擊，宿稟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贊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葅不見好音，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讀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衰矜，著《鳴道集説》。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屏山爲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爲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影響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予，予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爲書糾其繆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耶律楚才晉卿序。

黃潛《鳴道集説序》　古者立言之君子，皆卓然有所自見，其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故其言足以自成一家，有託以立於不朽。是故聖人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言人人殊，而要其指歸，未始不合乎道。夫苟合於道矣，而其言有不傳者未之有也。

嗟乎！君子之言難矣！若屏山先生李公者，其庶幾古之立言者乎！先生諱之純，字純甫，弘州人，金（章）宗承安間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資性英邁，天下書無所不讀。其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爲一。取先儒之説，箋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所謂《鳴道集説》也。觀其爲説，前無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者也。遺山元公字裕之，金秀容人，金亡不仕，號遺山眞隱，有《遺山集》行於世。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豈不信哉！

嗟乎，立言之難久矣！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決千載之是非者，鮮不羣疑，而衆駭之。先生是書，其雄辨偉識，以一人之見，決千載之是非者，往往而是。予故竊論其大旨，著於篇端，使讀之者各有以自得焉。至正十七年西紀一三五七年。歲次丁酉，二月既望。前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潛序。

李純甫《鳴道集説自序》　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爲聖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裂，有老子者，遊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

談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游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無不有少相齟齬者。雖然或噓或吹，或輓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玄聖素王之志，亦皆有所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而下，自大人至於聖人，孟軻氏溯流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沒，列禦寇駁而失眞，荀(鄉)(卿)子襍而未醇，揚雄、王通氏僭而自聖，韓愈、歐陽氏蕩而爲文，聖人之道如線而不傳者，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蓋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文字，詰曲侏離，重譯而釋之，至言妙理，與吾古聖人之心，魄然而合，願當爲顧之誤。其徒不能發明其旨趣耳。豈萬古之下，四海之外，聖人之迹，竟不能泯滅邪？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翺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瞻兄弟和之於後，《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元城、龜山、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菴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遂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論議，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箋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鳴道集說》云。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鳴道集說》一卷，舊本題金李之純撰。案：元好問《中州集》、劉祁《歸潛志》並云，李純甫字之純，則此書當爲李純甫作。《金史・文藝傳》及《大金國志》作純甫，字之甫，殆傳寫誤也。純甫，宏州襄陵人，承安中登進士，前後三入翰林，正大末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南京。是書列周、程、張、邵、朱、呂、蔡諸儒之說而條辨之，末附自作文數篇，大旨出於釋氏，殊爲偏駁。《歸潛志》曰，之純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稿，其餘碑、誌、詩、賦號外稿。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案，解字當爲說字之訛，今姑仍原本錄之。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能屈。又曰屏山案，屏山即純甫之號。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作《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邱軻刻畫老莊。嘗論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明六經聖人心學，實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爲諸儒所攻云云，可謂之無忌憚矣。《中州集》但云於書無所不闚，而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尤長。三十歲後徧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爲一，猶諱而渾其詞也。

雜錄

李純甫《鳴道集說》卷首《鳴道諸儒姓氏》

濂溪周氏敦頤　茂叔
涑水司馬氏光　君實
橫渠張氏載　子厚
明道程　顥　伯淳　伊川程頤　正叔
上蔡謝　良佐　顯道
元城劉　安世　器之
江民表　心性二說
龜山楊　時中　中立　安正忘筌論

又《鳴道遺說》

橫浦張九成　子韶
東萊呂祖謙　伯恭
南軒張栻　敬夫
晦菴朱熹　元晦
屏山鎦彥冲　子翬　又號復齋
三山林之奇　少穎
建安游酢　定夫
尹氏焞　彥明
康節邵雍　堯夫
邵伯溫
止齋陳傅良　君舉　有洪儒論道集崇正辯屏山

致堂胡寅

又《諸儒鳴道集總目》　《濂溪通書》一卷。《涑水通書》一卷。無爲贊貽邢和叔。《橫渠正蒙》一卷。《橫渠經學理窟》五卷。《二程先生語錄》二十七卷。《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元城先生語錄》七三卷。《元城譚錄》一卷。《元城道護錄》一卷。《江民表心性說》一卷。《龜山語錄》四卷。《崇安聖傳論》二卷。堯、舜、禹、湯、曾子、子思、孟子。《橫浦日新》二卷。

又《鳴道集說》卷五　僕屏山。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尙鼎足而不至於顚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爾。如膚有瘡疣，胥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詩》、《書》、《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劉伯龔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爲地，修身則以敬爲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眞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跂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而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惟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宋元學案・屏山鳴道集說略・鳴道集說》　學者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辯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

雲濠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錄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能屈。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

學至於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

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教雲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翺得之以述《中庸》，荊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稟』，可以概見，眞所謂無忌憚之說也。

鄧牧《伯牙琴》

綜　述

鄧牧《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又《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鮑廷博《伯牙琴跋》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元大德間，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並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鄧牧《伯牙琴》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

牧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遯迹者。嘗爲翱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翱傳》敘交情尤篤。翱之臨卒，適牧出遊，翱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

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識》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以宋君臣湖山遊宴，紀綱叢脞，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

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並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末又附《沖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眞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遺』。而《清眞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雜錄

《洞霄宮圖志・鄧文行先生傳》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修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

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暑。遇異人受修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顓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

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稿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顓，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鄧牧《伯牙琴・謝皋父傳》　謝君名翱，字皋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君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篤信好學也已！

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

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

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

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皋父！痛哉皋父！

史伯璿《管窺外篇》

綜　述

史伯璿《管窺外篇序》　始愚既述管窺於四書，亦欲以是施於他常所讀之書而未果也。因循老矣，多病之餘，精力耗而目力昏矣。精力耗，則向之得於師友者莫之記憶非一日矣。目力昏，則向之得於方冊者失於溫理非一日矣。廢置荒棄一至於此，自揆餘齡，於儒者之學必不能再有所窺測而得言之矣。今同志則莫予諒也，往往多有縱搜其舊聞以爲編者。愚雖不敏，自知稍明，又何敢妄有所述以取誚讓於當代有識之士哉。至正丁亥春，始因朋友有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且以爲他日就正有道之張本也。歲月既久，積累成冊，題曰《管窺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耳。但其所辨之事或大或小，或泛或切，雜然而舉，初無倫類。則以一時之言多臆度附會之私，無考覈研究之實，未必有可觀也。故但因所錄以爲編，而亦不敢漫爲之次第也。後三年歲庚寅仲秋之望，後學東昆史伯璿文璣序。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管窺外篇》二卷，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其書成於至正丁未，元於是歲遂亡。計其人當已入明，故楊士奇稱所作《四書管窺》在倪士毅《四書輯釋》後也。《四書管窺》凡五卷，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黃俞邰《千頃堂書目》載之，稱其輯諸家之說與朱子相悖者，今亦未見傳本。惟《永樂大典》中載有數條，核其所說亦胡炳文之流亞。此書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朋問答以相闡發。中多辨證之文，不主於詮釋章句，故曰《外篇》。實即伯璿之語錄。《經義考・四書類》中惟列《管窺》，不載此書，蓋由於此。非彝尊疏漏也。然書中於天文、曆學、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能有所闡發。核其所學，較胡炳文等爲博。惟論天象疑月星本自有光，不待日以受光之類，則又未免仍涉臆斷之習耳。

謝應芳《辨惑編》

綜　述

俞希魯《辨惑編原序》　往年余舟過毗陵之洞子河，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沿河而東，拱手肩隨，鴈行以進，秩秩然無敢越序者，心甚異之，風駛迅速，欲艤舟訪其師而不可。後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風雪中有客叩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子蘭不遠來過。延之坐，舉酒相屬，談論亹亹可聽。慕其人於二十年之前，而一旦與之相覿，其喜爲何如哉。良久，子蘭出鉅編置案上，拜而請曰，吾嫉夫異端邪說之誣民，而難以口舌辨也。於是裒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鑒，爲是編有年矣，而未敢以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敏，退而觀之，則有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言異服者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迨其衰也，九流百家千時惑衆，各以其術鳴於當世。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莫有能悟其非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說盛，則雖高明宏博之士，猶或甘而溺之。以洛建諸儒力排痛詆，而狂瀾之倒亦不能盡障而迴之也。吁，愛生而惡死，懼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

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故，而徒諂黷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瑩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珞琭之書，屑屑乎姑布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而利害交戰於內。膠膠擾擾，卒無以勝其私而窒慾。將以求生也而實害之，將以辟禍也而實速之。嗚呼，何其惑之甚也。使其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之矣。叙而歸之，俾俟夫有道者正焉。至正戊子二月朔，京口俞希魯書。

李桓《辨惑編原序》　世降周姬，王化陵夷，異端並作，日衍月滋，其惑非一。風俗以衰，迷罔或悟。匪氓蚩蚩，死生鬼神，祭祀蓍龜，謨訓孔昭，典法具垂。昧彼正途，蹈於他岐。妖怪是徵，淫邪是祠。癘疫是畏，巫覡是祈。禁忌之拘，時日之疑，葬必求利，喪禮則虧。曰相曰命，爲妄爲欺。至於老佛，與聖背馳。陷溺其中，胡乃弗思。事事物物，惟理可推。是非有無，孰外於斯。理苟明矣，惑安所施。何以明理，格物致知。辨惑之要，庶其在茲。卓爾特立，有見者誰。維子蘭氏，大雅之資。篤信力行，俛焉孜孜。悼昏憒愚，戒勸箴規。爰述此編，採輯靡遺。善行嘉言，可效以師。於以辨惑，瞭如妍媸。家傳其書，人習其辭。勿謂無益，俗變風移。人心既正，善治之基。嗚呼識者，爲余寶之。至正甲午秋七月既望中山李桓晉仲書。

虞士常《辨惑編跋》　延陵謝子蘭先生辨惑編，京口用中俞公建業晉仲李公序之。噫，南方士林多宗二公爲師表。諸省大比，往往先期幣起二公典文衡交恐不逮。今詞翰愴然猶在諄諄懇懇爲世道人心幸。則吾謝先生操心之正，積學之博，與夫人品高第，有不待歷覽編中，已較然知其非好辨者矣。後二十五年，武進邑大夫董友善陳漢廣尹明善，翕然爲捐俸鏤板以廣其傳。蓋以邪說滔滔，將藉此爲中流砥柱耳。予以寢疾，不能從諸賢後。然而謝先生爲忘年交，且嘗游二公之門。反覆是編，不勝起敬，亦重起夫鄉邦耆舊寥寥之思也。金壇虞士常拜手敬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辨惑編》四卷，附錄一卷，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是編作於至正中。因吳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二曰疫癘，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喪，十曰擇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祿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時日，十五曰異端，末一卷附錄書及雜著八篇，皆力闢俗見，斷然據理以爭，與是編相發明者也。昔宋儲泳作《祛疑說》，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學海》中載其節本。應芳此書，持論雖似乎淺近，而能因風俗而藥之，用以開導愚迷，其有益於勸戒，與泳書相等。而持論較泳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安譚言長語曰，陵謝子蘭取聖賢問答之詞闢異端者爲書，名曰《辨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眞可以正人心。蓋深取之也。惟葉盛《水東日記》曰，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世，其中援據經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過當。《春秋》書毀泉臺，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應芳之失。蓋講學之家往往矯枉過直，此亦其一。讀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文集分部

趙秉文《滏水集》

綜述

楊雲翼《滏水集原序》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

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懌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襍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皋落楊雲翼序。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滏水集》二十卷，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事迹具《金史》本傳。元好問《中州集》稱其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元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說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今皆未見，惟此集存。史稱所著詩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與史互異。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脫。考《中州集》稱秉文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又劉祁《歸潛志》曰，趙閒閒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李之純之號也。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其爲二家所作文及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閒閒外集》，以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則《滏水集》本二十卷，別有十卷爲《外集》。本傳合而計之，故爲三十卷也。《歸潛志》又曰，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趙閒閒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拘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節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又曰，趙於詩最細，於文頗疎，止論氣象。李於文最細，論關鍵竇主抑揚，於詩頗疏，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爲文法云云。今觀是集，祁之論可謂公矣。

郝經《陵川集》

綜述

陳鳳梧《陵川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於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黜於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文，其元文中之傑然者乎。公生於冀而仕於元，少穎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東注一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峯層見疊出。蓋積之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公嘗以元世祖即位奉使輸平於宋，適理宗末季賈似道誤國，遣人幽公於眞州者十有六年。公處困而裕，方且日以著述爲事，初無抑鬱無聊之態，則其所養又可知已。文集凡若干卷，板行於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於鄂，登高弔古。其詠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鄂固公所嘗游覽之地也。距今二百餘年，而文集迺刻於兹，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內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公名經，字伯常，謚文忠。世家澤之陵川，其履歷顯末具在銘誌，兹故得而略云。正德二年歲在丁卯春正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廬陵陳鳳梧謹序。

陶自悅《陵川集序》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蔑有。其間升降，隨乎

運會，而顯晦因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下，由文溯道，叠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正。其人類皆嫻經術貫百氏，大放厥辭，力迴瀾，倒中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之徒代興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長一時，羣遂奉之爲宗。而旁出唐子，末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援此以定南渡金元之文，莫不然矣。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千戈俶擾之秋，齊盟早渝，郛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事。先生蒙難艱貞，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爲贍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己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以之驂驊前哲何愧。嗣後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黃氏溍，柳氏貫，歐陽氏玄，吳氏萊，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導其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歷下李攀龍創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然從之，以故近世遺文放失，間脫蠹口則烟煤庋閣者多在。昔昌黎起衰八代，必俟二百年後六一居士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學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百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往往掇拾標舉，疏通證明。若所稱牧菴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昭布。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沁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鏤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既久，購不獲。會移知澤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冊於陵，大喜逾望。惜魯魚漫漶。訪他邑，又見一前本，似初刷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則姑付闕如。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眞州十六年。當時其地守臣請與張浚吳澄並祀，曰三賢祠。訖今不可問。陵川故里廟亦頹廢，製作迨將澌滅，此大闕軼事。忝守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祠，爰舉前集，命刊梨以行。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厭求者心爾。然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宏光，芒終不可掩。曠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庸無一物者，卽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於是乎有感。詩文具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主萬言書，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歎。孰云文士弗適於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又可置弗論焉。澤州牧武進陶自悅謹。

《陵川集劄付》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伊克集賽第二日，嘉禧殿內有時分對蘇庫爾齊明里棟阿學士喜春等有來本院官陳大學士奏，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去時於眞州拘留了十六年，間做了一部《續後漢書》，並他平日作來的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有管下學校錢糧內開板去了也。奏呵，奉聖旨，您與省家文書交疾忙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仰依已行開刊施行，奉此。

《陵川集咨文》 中書省移江西行省咨文，皇帝聖旨裡，中書省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照得先據經歷司呈，奉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准尚書郭嘉議關竊謂士遇則致君澤民，功被一時。不遇則著書立言，名垂後世。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文忠郝公，以命世之才爲世祖皇帝所知，潛邸召見，置諸侍從。中統御極，卽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年。至元乙亥始得歸國。凜然風節遠配古人。將被大用，以宿瘴而卒。其平日著述，如《三國志》黜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胎合朱文公《通鑑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於世教。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見而不得。似此遺藁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於懷州本家取發前來，付翰苑披詳，發下板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傑作不至湮沒，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轉呈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叅詳如准所言，將郝文忠公遺文裒集梓行，誠有補於世教。具呈照詳。覆奉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據懷孟路申。今將《陵川文集》並《三國志申解》前去乞照驗事。省部仰照驗議，擬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除將發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三十冊送付編修官蒲道源等考校去後，今據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官連呈文，忠公郝經所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之氣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其《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繫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其間叙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達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

志有以表見於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焉。呈乞照驗得此。翰苑議得，如准待制趙穆等所言相應，除將前項文集依數發付禮部依上施行外，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施行，奉此。本部參詳，郝文忠公著述《三國志》、《陵川文集》等書，既翰林國史院考校得堪以板行，相應得此。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刊行，相應得此。今將前項《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行下合屬依上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陵川集》三十九卷，元郝經撰。經有《續後漢書》，已著錄。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極先天諸圖說》、《辨微論數》十篇，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奧，《周易》、《春秋》諸傳，於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不但以忠義著也。延祐五年，經門人集賢大學士郭貫請，以是集與所作《續後漢書》，官爲刊板，付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詳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載江西中書省劄付咨文，蓋即其事。後官板散佚，明正德乙卯沁水李叔淵重刻於鄂州，陳鳳梧序之。康熙乙酉武進陶自悅守澤州，得李本於州民武氏家。欲鋟木未果，僅爲製序弁其首。乾隆戊午鳳臺王鎏始校刊之，今所行者皆鎏此本云。

吳澄《吳文正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吳文正集》一〇〇卷，《私錄》二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集爲其孫當所編。永樂丙戌，其五世孫懂所重刊。後有懂跋曰，《支言集》一百卷，《私錄》二卷，皆大父縣尹公手所編類，刊行於世。不幸刻板俱燬於兵火，舊本散落，雖獲存者間亦殘缺。迨永樂甲申，始克取家藏舊刻本重壽諸梓，篇類卷次悉仍其舊，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譜》、《神道碑》、《行狀》、《國史傳》以冠之，但舊所缺簡，遍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將殘缺篇題列於各卷之末，以俟補續云云。則此本乃殘缺之餘，非初刻之舊矣。然檢其卷尾缺目，惟十七卷《徐君順詩序》一篇，五十四卷《題趙天放桃源卷後》一篇，五十七卷《題約說後》一篇。又三十七卷《淳南王先生祠堂記末註》，此下有缺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初，許衡之卒，詔歐陽元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詔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稱：皇元受命，天降眞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云云。當時蓋以二人爲南北學者之宗。然衡之學主於篤實以化人，澄之學主於著作以立教。故世傳《魯齋遺書》僅寥寥數卷，而澄於注解諸經以外，訂正張子、邵子書，旁及《老子》、《莊子》、《太(元)[玄]》、《樂律》、《八陣圖》、《葬經》之類，皆有撰論。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質樸，達意而止。澄則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據其文章論之，澄其尤彬彬乎。吳當所編，過於求備。片言隻字無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於稍濫。然此自南宋以來，編次遺集之通弊，亦不能獨爲當責矣。

劉因《靜修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靜修集》三〇卷，元劉因撰。因有《四書集義精要》，已著錄。其早歲詩文才情馳騁，既乃自訂《丁亥詩集》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門人故友裒其軼藁，得《樵菴詞集》一卷，《遺文》六卷，

《拾遺》七卷。最後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捃拾殘賸一字不遺，其中當必有因所自焚者。一例編輯，未必因本意也。後房山賈彝復增入《附錄》二卷，合成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即今所傳之本。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許衡之上。而醇正乃不減於衡。張綸《林泉隨筆》曰，劉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春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網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文士之筆，氣象不侔。今考其論詩有曰：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復強，歐、蘇、黃其至者也云云。所見深悉源流，故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闖然升作者之堂。講學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禛作《古詩選》，於詩家流別，品錄頗嚴。而七言詩中，獨錄其歌行爲一家，可云豪傑之士，非門戶所能限制者矣。

許衡《魯齋遺書》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魯齋遺書》十四卷，元許衡撰。衡有《讀易私言》，已著錄。初，衡七世孫堉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河內教諭宰廷俊繼成之。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後復有題識云，鳴鳳方校是書，適應內翰元忠奉使過汴，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內法及《大學中庸直解》，俱以增入。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蓋此本爲應良所重編，而鳴鳳更名者也。首二卷爲《語錄》；第三卷爲《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大學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爲《中庸直解》，下爲《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撰著說》及《陰陽消長》一篇；第五卷爲奏疏；第六卷亦分上下，上爲雜著，下爲書狀；第七第八卷爲《詩樂府》。附錄二卷，則像贊、誥、勅之類及後人題識之文。其書爲後人所裒輯，無所別擇。如《大學中庸直解》，皆課蒙之書，詞求通俗無所發明。其編年歌括尤不宜列之集內，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議論宗旨，亦頗賴此編以存。棄其蕪雜取其精英，在讀者別擇之耳。其文章無意修詞，而自然明白醇正。諸體詩亦具有風格，尤講學家所難得也。

雜錄

《宋元學案》卷九〇《魯齋遺書》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個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愼也。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個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個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人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許謙《白雲集》

綜　述

陳相《白雲集原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以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近吾忝第賢科，拜憲職，出巡東廣，偶與方伯江浦張公論事之暇，談及吾婺在昔理學之盛，忽袖出許公《白雲集》寫本四卷見示，且曰欲刻之未能。予得之，昕夕莊誦，殆忘寢食。儼乎身登其門，聆其誨，而嘆親炙之罔及也。因節廩食之餘，助方伯公購梓刻之庠舍，以嘉惠來學。方伯公謂予宜有序。因竊嘆曰，昔許公嘗云，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夫書之傳，卽其道之行。今許公身雖沒已踰百年，而一旦賴方伯公出其遺書以行於世，使來學知所敬承，豈非待其人而傳乎。敢以此僭引諸篇。端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正月既望後學金華陳相序。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白雲集》四卷，元許謙撰。謙字益之，號白雲，婺源人。事迹具《元史・儒學傳》。謙雖從金履祥游，講明道學，

然其詩理趣之中，頗含興象五言古體，尤諧雅音，非擊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無宋人語錄之氣，猶講學家之兼擅文章者也。惟與王申伯一詩，宗旨入於莊、老，非儒者所宜言。《求補儒吏》一書，代人干乞，亦可不必編置集中，爲有道之累。至於《南城晚望詩》乃五言長律，八韵而誤分爲二首。《放棹行》乃七言古詩，而誤以爲律體。故朝散大夫婺州路總管治中致仕朱公壙志，末稱孤子某等泣血謹識，全篇皆子爲父作之詞，乃他人之文誤爲收入。《題趙昌甫詩卷》實七言絕句一首，題下昌甫以辛丑歲云云即詩之序，乃誤入雜著中。《學箴》一篇，既據謙手迹收入集中，即當題曰《補遺》，乃別共明人題跋，題曰《附錄》。考卷末舊跋，是集乃正統丁卯金臺李伸得殘編於其祖妣王氏家，皆謙之草稿，伸始編次成書，非出於謙所自定，故體例踳駁如是也。成化丙戌江浦張瑄初刻於廣東金華，陳相爲之序又有正德戊寅陳綱重刻跋，稱脫去數頁，竟不可得。又稱改其名曰《白雲存稿》。此本從商邱宋犖家轉寫，仍題曰許《白雲集》，亦無缺頁。觀卷末題識，蓋此跋從別本錄入，故與書不相應，今亦削之不載云。

程端禮《畏齋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畏齋集》六卷，元程端禮撰。端禮有《讀書分年日程》，已著錄。其詩文名《畏齋集》，見於黃溍所作《墓誌》，而不著卷數，諸家書目亦多不載，故世久無傳，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詩文百餘篇。謹依類編次釐爲六卷。其學以朱子爲宗，故作《孫叔會詩集序》云，詩至七言而衰，律而壞，詞而絕，自朱子出而古詩遺意復見。蓋朱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又《送牟景陽序》云，蜀文再變於魏了翁。了翁學程朱學，故未嘗有意爲文人之文，而文特妙。其全集宗旨不出於是。夫朱子爲講學之宗，誠無異議。至於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必以晦菴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且壞，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論也。然端學所作，尚皆明白淳實，不戾於正，而其持論亦足以矯淫哇艷冶之弊，於文章尚不爲無功。故糾其膠固之失，而仍裒緝其佚篇，倫一格焉。

陳櫟《定宇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是集爲其族孫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別集》一卷，則附錄、序、記、誌、狀之類。櫟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學。集中如《澄潭贊》曰，惟千載心，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聞朱子。《附會齋居感興詩句》以強合於禪，未免自生疵累，異乎朱子之所傳。然集中諸文大抵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如《深衣考》之類，雖未必盡合古制，而援據考証，究與空談說經者有間。惟詩作擊壤集派多不入格。顧嗣立《元詩選》中所稱，『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柳枝水灑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烟』諸句，皆沙中金屑，不能數數遇之也。

明代部

注經分部

胡廣等編《五經大全》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

又《書傳大全》十卷。

《明史・藝文志》 永樂中敕修《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胡廣等纂。

又 永樂中敕修《書傳大全》十卷。胡廣等纂。

又《詩集傳大全》二十卷。

又 永樂中敕修《詩集傳大全》二十卷。胡廣等纂。

又《禮記大全》三十卷。

又 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三十卷。胡廣等纂。

又《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

又 永樂中敕修《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胡廣等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胡廣等奉勅撰。考《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修《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親制序，弁之卷首，命禮部刊賜天下，賜胡廣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同時預纂修者自廣榮幼孜外，尚有翰林編修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云云。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氏者，董眞卿之《周易會通》。雙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峰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也。今勘驗舊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論，未可謂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眞卿則以程朱爲主，而博採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爲賅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爲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且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錄存其書，見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終不可廢也。是當明盛時，識者已憂其弊矣。觀於是編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

又《書傳大全》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書》以蔡沈《集傳》爲主，自延祐貢舉條格乙然。然元制猶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書義程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爲主。其專主蔡《傳》，定爲功令者，則始自是書。其說雖不似《詩經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胡傳纂疏》，而實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爲六卷，《大全》分爲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一爲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雖回護蔡《傳》之處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爲有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尚爲差勝云。

又《詩經大全》二十卷，明胡廣等奉敕編。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于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名爲官撰，實本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于其太冗漫者

略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按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氏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并抉摘其非。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又《禮記大全》三十卷，明胡廣等奉勅撰。元延祐科舉之制，《易》用程子朱子，《書》用蔡氏，《詩》用朱子，《春秋》用胡氏，仍許參用古註疏。然鄭註古奧，孔疏浩博，均猝不能得其要領。故廣等作是書，獨取其淺近易明者，以陳澔《集說》爲宗。澔書之得列學官，實自此始。其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盜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然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攷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又《春秋大全》三十七卷，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則屈經以從傳。至於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謂之合題，紛紜糾結，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皇上欽定《春秋直解》一書，於胡傳窾款不情迂濶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官，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彰。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岐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聖朝經訓之明也。

胡廣等編《四書大全》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四書大全》三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永樂中敕修《四書大全》三十六卷。胡廣等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學章句大全》一卷，《或問》一卷，《論語集註大全》二十卷，《孟子集註大全》十四卷，《中庸章句大全》二卷，《或問》二卷，總名《四書大全》，共四十卷，明胡廣等撰。四書自朱子章句集註以後，眞德秀始采朱子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爲集編。祝洙復仿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其後蔡模之《集疏》，趙順孫之《纂疏》，吳眞子之《集成》，皆薈萃衆說以相闡發，而不免稍涉氾濫，惟陳櫟《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較爲簡當。櫟門人倪士毅又合二書爲一，頗加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至明成祖永樂中，詔儒臣胡廣、楊榮等編集諸家傳註之說，彙成一編，賜名《四書大全》，御製序文，頒行天下學校。於是明代士子爲制義以應科目者，無不誦習《大全》，而諸家之說盡廢。然廣等撰集此書，實全以倪氏輯釋爲藍本。顧炎武謂，其中特少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朱彝尊亦譏其專攘成書。蓋諸臣承命纂排，不能詳搜博採，而僅取已成舊帙塞責抄謄，宜其啓後人之訾議。惟是倪氏原書最爲審要，其義理明備，採擇精醇實，迥出他家之上，則當日諸臣據以編訂亦不爲無因。且明世解四書者，如蔡清之蒙引，陳琛之淺說，其折衷是正，皆以此書爲宗。故著之於錄，以見一代學校定制之所在焉。

來知德《周易集注》

綜　述

鄭之惠《來氏易註圖說略序》（《明文海》卷二二八）　毛肖寰先生偶寓湖南，與不佞談易，因出梁山來徵君圖說一冊授不佞，爲吾師青螺先生叙刻，而毛公重錄者。大都以錯綜變互，推聖人立象之意，因明後儒掃象與臆度牽合之非，眞談《易》家一種奇書也。不佞十齒學《易》，不知《易》。妄意《易》道之大不可思議，而舉目之間往往遇之，舉目之間又不容思議處也，聖人正以不容思議者，象其不可思議者，則岐理與象不可，掃象尤不可。微獨不可，抑且不能。天始地成，時行物生，耳聰目明，手持足行，盡象也，則盡易也。羲皇以六畫摹寫宇宙之變，文周《易》詞就六畫下一註腳，指點出宇宙內名象示人，使人即其舉目可見者由之而不知耳。必果掃象，則宇宙事物可盡掃耶。象固無恙，反病理矣。徵君絕鮮臆說。吾家康成肇明象數，錯綜著倪於康伯，變互考占於堯夫，各推本孔子十翼之意。徵君表章而全收之，非有神悟，何以篤信乃爾。因節取圖序十六篇付剞劂，公海內談《易》者，亦毛公意也。《六十四卦啓蒙圖》，舉一爲例。《十翼圖》，以乾、坤二卦象、辭別爲一意，意尚未安。《集註》文多，總以發明圖說，俱且闕焉。顧不佞猶有二疑，一疑在象內，一疑在象外。既有錯綜變互，又錯綜變互自相錯綜，則一爻已賅八卦，八卦已賅宇宙諸象矣，何以《繫辭》獨舉一二象，《繫》惟此象此爻更不可易，抑知《詩》有比興，舉一以待觸類也。如徵君言，自孔子至今二千餘年間，能了此者寥寥，何以曰百姓與能，又何以曰民咸用之。豈所云與能者，別有鼓舞之妙，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而不容不然者，立於象先耶。《易》以不可思議故大，以不容思議故神。如不佞者，正病思議，何繇知《易》。梁山萬里道，安得過從徵君，盡發我覆也。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來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　來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易集注》十六卷，明來知德撰。知德字矣鮮，梁山人，嘉靖壬子舉人。萬曆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薦授翰林院待詔。知德以老疾辭。詔以所授官致仕。事跡具《明史・儒林傳》。知德自鄉舉之後，即移居萬縣深山中，精思易理。自隆慶庚午至萬曆戊戌，閱二十九年而成此書。其數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錯者，陰陽對錯，如《先天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其論錯，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其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其注皆先釋象義字義及錯綜義，然後訓本卦本爻正意，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參互旁通，自成一說，當時推爲絕學。然上下經各十八卦本之舊說，而所說中爻之象亦即漢以來互體之法，特知德縱橫推闡，專明斯義，較先儒爲詳盡耳。其自序乃高自位置，至謂孔子沒後而《易》亡，二千年有如長夜，豈非伏處村塾不盡覩遺文秘籍之傳，不盡聞老師宿儒之論，師心自悟偶有所得，遽夜郎自大哉。故百餘年來，信其說者頗多，攻其說者亦不少。然《易》道淵深，包羅衆義，隨得一隙而入，皆能宛轉關通，有所闡發，亦不必盡以支離繁碎斥也。

黃道周《孝經集傳》

綜述

黃道周《孝經集傳原序》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之傳註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耤、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著錄

《明史・藝文志》 黃道周《孝經集傳》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孝經集傳》四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璣》，別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眞覺良知良能，塞天塞地。又曰，《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今自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一書之綱宗也。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爲下章，如《中庸》「尚絅」章，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實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闡演繹致爲精深，其所自爲注，文體亦倣周秦古書，無學究章比字櫛之習，蓋劉敞《春秋傳》之亞。沈珩曰，其引《儀禮》、二《戴記》及子思、孟子之言，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儀禮》，猶有餘憾。陳有度曰，《孝經集傳》以一部《禮記》爲義疏，以《孟子》七篇爲導引，非鄭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雖推許太過，然發明經義，較他家實爲深切。平生大節，亦無愧於此書，尤非他家之託諸空談者比矣。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一 《孝經集傳》四卷，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授編修。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作二卷，朱氏《經義考》仍作四卷。石齋以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義疏。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日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大傳》列每章小傳之後，其各條之下，亦一例爲之發明。其二傳之所指列，一以五著義十二（徵）（微）義爲之綱領，精麤本末，綜貫靡遺，煩簡損益，各有權度。所以揭道德之根柢，遡經曲之大原，正天心而立民命，舉括諸此矣。石齋解經諸書，當以是書爲最。《經義考》

又載其孝本讀一卷，而注曰存，今未之見。此書前有自序目錄，並詳載各卷經傳字數，共得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字，亦可謂文繁理富矣。前又有康熙辛未海寧沈珩、壬申侯官鄭開極二序。

通論分部

胡廣等編《性理大全書》

綜述

胡廣《進書表》（《明文海》卷六六）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蜂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眞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緜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即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纘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賾，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曜，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属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倫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眞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倚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圓冠句履，固慙列於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劘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覩就編，曷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性理大全》七十卷。

《明史·藝文志》 《性理大全》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是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告成奏進，故成祖御製序文稱二百二十九卷，統七部而計之也。考自漢以來，弟子錄其師說者，始於《鄭記》、《鄭志》，是即後世之語錄。其裒諸儒之言以成一書者，則古無是例，《近思錄》其權輿矣。宋景定、端平間，周程張朱諸儒皆蒙褒贈，眞德秀亦以講學有名，得參大政。天下趨朝廷風尚，纂述日多。王孝友作《性理彝訓》三卷，熊節作《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於是性理之名大著於世。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者，爲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子《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書》七卷，朱子《易學啓蒙》四卷、

《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沈《洪範皇極內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捃拾羣言，分爲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大抵龐雜冗蔓，皆割裂襞積以成文，非能於道學淵源眞有鑒別。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刪其支離，存其綱要，欽定爲《性理精義》一書。菁華既擷，所存者僅其糟粕矣。以後來刻性理者汗牛充棟，其源皆出於是書。將舉其末，必有其本，姑錄存之，著所自起云爾。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制書類所載俱無書字。焦氏作二百四十八卷，不知何以致誤也。《明志》注云，永樂中，既命胡廣等纂修經書大全，又以周、程、張、朱諸儒性理之書，類聚成編，成祖製序。今是本又有《進書表》，序及表俱作二百二十九卷，知焦氏誤二爲四，誤九爲八也。而是本作七十卷，疑刊之者併之乎。又有先儒姓氏，凡一百十有八家，大約宋儒居十之八，元儒僅十之二。前列九種，曰《太極圖》，曰《通書》，曰《西銘》，曰《正蒙》，曰《皇極經世書》，曰《易學啓蒙》，曰《家禮》，曰《律呂新書》，曰《洪範皇極內篇》，皆擷錄原書，自爲部帙，蓋因《近思錄》而廣之。後分十門，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治道，曰詩文。皆捃拾羣言，分門編纂，每門又各分子目，則以宋熊節《性理羣書句解》，兼錄諸儒之文，因本其書而廣之，併其性理之名，似亦因熊氏之舊。其所采輯，亦幾備矣。然擇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弊。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爲病也。至國朝康熙五十六年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即據是書，省其品目，撮其體要而成，足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迄今戶誦家絃，奉爲準的。覆視此編，彌覺其菁華已竭，蹇裳去之矣。

劉基《郁離子》

綜述

徐一夔《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愼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駑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

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吴從善《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宜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於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況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君子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淫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虚語哉？從善少嘗受讀，嘆其義趣幽賾，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懵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譬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蓄有，曾以其概翊當今之運，輔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璟與其兄之子鷹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哉！僭爲敍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

著錄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 劉基《郁離子》三卷。

典籍總部・明代部・通論分部・劉基《郁離子》 曹端《太極圖説述解》、《西銘述解》

《明史・藝文志》 劉基《郁離子》。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三 《郁離子》二卷，明劉基撰。《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儒家類。作一卷，《明史・藝文志》不載，蓋總列於《文成集》中，故注云彙編諸集及《郁離子》、《春秋明經》諸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銑等所編《誠意伯文集》，内有《郁離子》四卷，分十八篇，每篇各以首條之目標題，吴從善、徐一夔俱爲之序。是本不分篇數，凡一百八十二條，每條各有標目，乃其於元末寇烽四起，隱居青田時所作。張若雲跋，稱其縱横變化，指事造懷，深得漆園寓言之旨，而旋乾轉坤之抱，時時溢乎言外。知其求志達道，具有本源。世徒以占候讖緯神之，非也。《説郛續》摘錄十餘條，名《郁離子微》云。

綜述

曹端《太極圖説述解原序》 太極，理之别名耳。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源，實天所出。是故，河出《圖》，天之所以授羲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羲則《圖》而作《易》，八卦盡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叙焉。聖心，一天理而已。聖作，一天爲而已。且以羲《易》言之，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欲紹天明，前民用，然實理學之一初焉。厥後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其義始明且備，命曰《周易》。及孔子《十翼》之作，發明羲畫，《周經》之旨大明悉備，而理學之傳有宗焉。其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羲《易》説

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然則羲《易》未有文字，而爲文字之祖，不言理學，而爲理學之宗。噫，自木鐸聲消，儒者所傳周經孔傳之文，而羲圖無傳，遂爲異派竊之而用於他術焉。至宋邵康節，始克收舊物，而新其說以闡其微。及朱子出，而爲《易圖說》、《啓蒙》之書，則羲《易》有傳矣。不惟羲《易》千載之一明，而實世道人心之萬幸也。伊川程子，康節之同遊，傳《易》而弗之及，果偶未之見耶，抑不信邵之傳耶。若夫濂溪周子，二程師也，其於羲《圖》想亦偶未之見焉，然而心會太極體用之全，妙太極動靜之機，雖不踐羲迹而直入羲室矣。於是手《太極圖》，而口其說以示二程，則又爲理學之一初焉，何也。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莊老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眞至當歸一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端成童業農，弱而學儒，漸脫流俗放異端，然尚縻於科舉之學者，二十餘年。自強而後，因故所學而潛心玩理，幾十年之間，稍有一髮之見，而竊患爲成書病者如前所云，乃敢於講授之際，大書周說而分布朱解，倘朱解之中有未易曉者，輒以所聞釋之，名曰《述解》，用便初學者之講貫而已，非敢瀆高明之觀聽也。端前爲序，冗中舉概，而但辨《語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段之戾，邇因頭目風眩，坐卧密室，良久默思，不滿意乃口此，命子琇筆而易之。仍取辨戾及詩贊附卷末，尙就有道而正焉。

曹端《太極圖說述解》附錄《贊太極圖並說》　濂溪夫子，卓乎先覺。上承洙泗，下開河洛。建圖立說，理明辭約。示我廣居，抽關啓鑰。有綱有條，有本有末。斂歸一心，放彌六合。月白風清，鳶飛魚躍。舜禹得之，崇高卑若。孔顏得之，困極而樂。舍此而爲，異端俗學。造端之初，胡不思度。毫釐之差，千里之錯。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曹端《太極圖說述解》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太極圖說述解》一卷，《通書述解》二卷，《西銘述解》一卷。明曹端撰。端字正夫，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官霍州學正，後改蒲州，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史稱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甎皆穿。蓋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爲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是編箋釋三書，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爲歸，而《太極圖》末附載辨戾一條，乃以朱子所論太極陰陽語錄與注解互異，而考定其說。蓋注解出朱子之手，而語錄則門人之所記，不能無訛。端得於朱子者深，故能辨別微茫，不肯雷同附和，所由與依草附木者異也。前有端自序，作於宣德戊申，惟論《太極圖說》，及以詩贊辨戾附末之意，而不及《西銘》。卷末有正德辛未黎堯卿跋，始兼《西銘》言之。《通書》前後又有孫奇逢序及跋，跋但言《通書》，而序則言澠池令張燦合刻三書。蓋堯卿始以《太極圖說》、《西銘》合編，燦又增以《通書》也。據端本傳，其書本名釋文，所注《孝經》乃名述解，此本亦題曰述解，不知何人所改。刊板頗拙惡，排纂亦無體例，每句皆以正文與注連書，字畫大小相等，但以方匡界正文每句之首尾，以爲識別，殊混淆難讀，今離而析之，使注與正文別行，以便省覽焉。

雜錄

黎堯卿《太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跋》　《太極》，濂溪圖也，微妙無

窮，讀之使人見理精到。《西銘》，橫渠作也，規模廣大，讀之使人眼界空濶。雖然，橫議坌起，不有攷亭力辯而爭之，抑孰從而窺其際邪。澠池曹氏子，以先民緒論，多涉簡奧，乃復條分縷析，思以發其所未發。余索而讀之，見其可階初學也，乃爲之補綴以梓之。噫，有志者自此尋向上去，庶乎三子旨趣，了了目睫矣。

曹端《通書述解》

綜　述

孫奇逢《通書述解原序》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而君道師道遂成兩局，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騭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原，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例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予夏峯。予止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序於予，且述與大參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啓之。河洛之間，斯文不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

孫奇逢《通書述解跋》　《通書述解》四十章，直與《太極圖說》相表裏，解其未易解，述其未殫述。非元公誰能發太極之蘊，非靖修誰能發元公之蘊乎。至論孔顏之樂，元功令兩程尋所樂何事，畢竟無人說破。靖修獨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斯言至矣，盡矣。蓋極至之理，惟一仁。仁者不憂，不憂自樂。寧直孔顏，羲皇堯舜禹湯文武，總不外是。四十章述解，無非發明太極一圖，而仁字已括圖之義矣。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曹端《通書述解》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見曹端《太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之著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條。

曹端《夜行燭》

綜　述

曹端《夜行燭自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是言矣。伏惟我家嚴，九歲失其怙恃，自恨歉於讀書。然天性仁厚，資質聰敏，見善勇於必

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我，使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團圓之福，我受其榮，豈忍積惡於身，上玷祖宗之德，下遺子孫之禍哉？苦爲流俗所移，於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爲善。洎端讀書於邑庠，幸聞師友之談，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思焉斯徂』，是則福在正道，不在邪術。況聖門之教，敬鬼神而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絕祀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家嚴悔恨，因執端手而謂之曰，我不讀書，爲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而後，由汝引我上去，我便隨着汝行。端拜曰，古之孝子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於是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喜曰，我昔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明遠見地步，然常若有明燭照引於前者。端因述前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行燭》，藏之篋笥，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爲讀書知己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於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治家垂訓之理明。以之而引導於兄弟，則兄弟之正道得，而成家立計之義明。以之而引導於子姪，則子姪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墜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曹端《夜行燭》一卷。

《明史・藝文志》 曹端《夜行燭》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夜行燭》，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爲冠，而其父崇事佛老，端因採經傳格言切於日用者，輯爲此書，名《夜行燭》，以進其父。其書分類編輯，爲目十有五，大抵取淺顯易解之語。

薛瑄《讀書錄》

綜述

閻禹錫《讀書錄序》 《讀書錄》者，先師河東薛文清公手筆，前後二十四卷也。當先師著述時，中心有得，至忘寢食，隨筆札記，未暇倫類，已板行於世矣。先師歿之二年，愚反復讀之，深有感焉。乃仿《近思錄》，分門別類，去其重復，釐爲二十四卷。

嗚呼！書誠未易讀，人誠未易知。夫六經、《四書》之在宇宙，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然。而漢儒讀之，則爲訓詁之學；唐儒讀之，則爲詞章之學。伐根而沃葉，埋珠而絢彩，於是口耳枝葉之學盛，而吾道隱矣。及乎宋儒讀之，然後如麗日當空，瑤琴出匣，而吾道始大明焉。然程子未遠，而有淫於佛老之說，朱子未遠，而有《易》爲無極之論。是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惟我先師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雩之樂，鳶魚之咏，每曰『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詣何如哉。眞可與點爾同游，周、程共吟也。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故曰：書誠未易讀。夫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雖王遠之舉周子，蔡襄之薦明道，亦豈盡知二公者哉？若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爲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爲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師貌象太極，心游天眞，而無所待於外哉。先師嘗曰：『揚雄言後世苟有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然。』故曰：人誠未易知。若夫先師仕止久速，充實輝光，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修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己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與。

張鼎《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閑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讀者自當得之。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薛瑄《讀書錄》十卷。

又《讀書續錄》十卷。

《明史・藝文志》 薛瑄《讀書錄》十卷。《續錄》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讀書錄》十一卷、《續錄》十二卷，明薛瑄撰。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書皆躬行心得之言。兩錄之首皆有自記，言其因張子心有所開，不思則塞之語，是以自錄隨時所得，以備屢省。其後萬曆中有侯鶴齡者，因所記錯雜，更爲編次，刪去重複，名《讀書全錄》。然去取之間，頗失瑄本意。今仍錄原書以存其舊。瑄嘗言樂有雅、鄭，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觀瑄是《錄》，可謂不愧斯言矣。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 《讀書錄》十一卷。《續錄》十二卷，明薛瑄撰。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總作十卷，蓋據所見本異也。敬軒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之言，遂於讀書時，心中一有所開，隨即劄記。積成一集，名曰《讀書錄》。晚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並於二錄之首，各爲之記。其錄則綜往搉今，翊經訂史，大要省身克己，主敬明倫之意居多。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非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也。二錄閒有意同而語不同者，有句同而字不同者，亦有一二語意俱同者，則敬軒自謂詞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者是也。此二錄本，前後各自刊行，至萬曆己卯，山東巡撫趙賢重鋟諸梓，題曰《讀書全錄》。前有賢公移及青州冀鍊序，後有麻城周思稷、上海王圻二跋。

丘濬《大學衍義補》

綜述

丘濬《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

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輒起編劘之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攷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鉅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愼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阼，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臣求助，肇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並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明神宗朱翊鈞《大學衍義補原序》　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爲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眞德秀因爲《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爲《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眞氏之完書，爲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眞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翊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爲之叙如此云。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製。

又《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

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棟，然一棟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愼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繇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擧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艸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擧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敎《大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丘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濬以宋眞德秀《大學衍義》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闕治國、平天下之事，雖所著《讀書乙記》採錄史事，稱爲是書之下編，然多錄名臣事蹟，無與政典，又草創未完，乃採經、傳、子、史，輯成是書，附以己見，分爲十有二目，於孝宗初奏上之。有詔嘉獎，命錄副本付書坊刊行。濬又自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帝亦報可。至神宗復命梓行，親爲製序，蓋皆甚重其書也。特濬聞見甚富，議論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澤紀聞》稱其學問該洽，尤熟於國家掌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如議范仲淹多事，秦檜有再造功，評騭皆乖正理。又力主擧行海運，平時屢以爲言，此書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資，卽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爲抵乎？其後萬恭著議，謂爲有大害而無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論也。又明之中葉，正閣豎恣肆之時。濬旣欲陳誨納忠，則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無一語及宦寺。張志淳《南園漫錄》謂其有所避而不書，殆亦深窺其隱。以視眞氏原書，殊未免瑕瑜互見。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爲米，米可爲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遡溯其本，謂土可爲飯也。眞氏原本實屬闕遺，濬博綜旁搜，以補所未備，兼資體用，實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學本淹通，又習知舊典。故所條列，元元本本，貫串古今，亦復具有根柢。其人雖不足重，其書要不爲無用也。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明丘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謚文莊。《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所載，又有《補前書》一卷。仲深以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仿眞氏凡例，采輯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爲是書。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愼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一百六十卷，又《補前書》一卷於首，則以前書誠意、正心之要，尚闕審幾微四目，故爲補之。其書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西山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瓊山仲深是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洵足以並駕西山，而有裨於治道焉。前有成化丁未自序並進表，又有弘治戊申禮部題本，萬曆乙巳御製重刊敘。後陳芝臺仁錫復取而評點之，與眞氏書並付諸梓，別爲之序。

胡居仁《居業錄》

綜述

余祐《原刻居業錄序》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得已者也。夫道固無乎不寓，而吾心爲之統會。行心之迹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於其行，不於其言，感人者亦惟於其行，不於其言乎！六經、四書，暨夫程、朱之論，萬世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諱居仁，字叔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闢，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廻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焉。嗚呼！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先生眞庶幾矣。成化癸卯，祐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之晚，而猶冀夫可卒業也。踰年，先生壽甫五十，遽捐館舍，豈惟祐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遺書，於今廿載，昏愚之質，殊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懍若先生之臨其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圖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論純粹，膚陋之見，未易窺測，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尚論先生於天下後世也耶！

張吉《原刻居業錄要語序》　吾邑中敬齋胡先生，少從松江郡守於君世衡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歸築室於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死，哀毀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鵐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衰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笑之。然揖紳間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其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

至一楎椸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游。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眞可爲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儒，至先生益窮。然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蠹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予。其一卽《居業錄》，乃先生平日讀書事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於其長子崇修，未嘗不廢書歎息，且語之曰，此淸廟之瑟，不諧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今復得之，早晚披閱，頗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條，循舊卷牘而漫錄之，遂無論次，名曰《居業錄要語》，爰付諸梓，與薛文淸公《讀書錄要語》並傳，庶知踽踽吾道者，尙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湮沒草澤之間，泯泯無聞於後，伊誰之過歟！此予所爲懼而深冀是書之傳播，蓋亦出於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恨不與之同時邪？抑俟揚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邪？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蓍蔡也夫。謹序其端以俟。

陳文衡《原刻居業錄跋》 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眞，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其行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耳，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行未效，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耳。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燿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鍧，終涉麤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居業錄》舊有刻，歲久字版漶漫。中丞李公學宗正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於先生之學，有深契焉。大懼曲學亂眞，而是書不傳也。以余生近先生之居，亟命訂之。因求遺本補正，遂爲完書，刻成綴數語於末簡。

楊廉《原刻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閒，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文淸公。其《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由是徧考博採，自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子壻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淸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

張伯行《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齋敬先生寫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躬修體驗，筆之於書，古稱有德之言，其庶幾乎！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閒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見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敎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又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有經而無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天資端愨，存養深邃，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夫其從入之塗，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一敬，既以名其名而事其事矣。然敬軒或出或處，雖道不大行，而風采發越，表著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也者。詳其底

蘊，詎止此哉？吾故因梓是書，略爲刪訂，以先生爲明儒之最醇，而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一介而必彰，用爲有志者奮興而淬厲也。

蔡世遠《居業錄序》《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大中丞儀封張夫子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誌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其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今觀敬齋先生，何其心之細而氣之剛也！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等語，是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誠見夫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蹻跖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學，程子所以有主一之功也。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眞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洞之教，則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游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儱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無假借。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夫子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胡居仁《居業錄》八卷。

《明史・藝文志》胡居仁《居業錄》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居業錄》八卷，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鈔》，已著錄。是書皆其講學語錄，分十二類，曰道禮，曰爲學，曰主敬，曰致知，曰力行，曰出處，曰治體，曰治法，曰教人，曰警戒，曰辨異端，曰觀聖賢，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條。居仁與陳獻章皆出吳與弼之門，與弼之學介乎朱陸之間，二人各得其所近。獻章上繼金谿，下啓姚江。居仁則恪守新安，不踰尺寸，故以敬名其齋。而是書之中，辨獻章之近禪，不啻再三。蓋其人品端謹，學問篤實，與河津薛瑄相類，而是書亦與瑄《讀書錄》竝爲學者所推。黃宗羲《明儒學案》乃謂其主言靜中之涵養，與獻章之靜中養出端倪，同門冥契。特牽引附合之言，非篤論也。正德中有張吉者，嘗刪其書爲《要語》，又有吳廷舉者，刪其書爲《粹言》。此本爲宏治甲子余祐所編，猶爲原帙。祐字子積，鄱陽人，（宏）〔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年十九時，受業於居仁，居仁以女妻之。而卷首序文乃稱門人，蓋用黃榦編朱子集之例。榦又用李漢編《韓愈集》之例。然考皇甫湜作愈墓誌，稱愈女初適於漢，後乃離婚，嫁樊氏。漢稱門人而不稱壻，蓋緣於此。榦及祐沿襲其稱，殊爲不考。閻若璩《潛邱劄記》乃以爲重道統而輕私親，曲說甚矣。

蔡清《四書蒙引》

綜述

蔡清《四書蒙引原序》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於世道也如此。清之始業是也，承父師之教指，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一二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或已訝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多筆之以備切磋，久之積成卷帙，庚子赴京，已收貯於行囊。既而因冗，翻自遺之。逮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輒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乃復得之家中。叅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

二三其說者，皆無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求之頗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略會而次之，先塗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稾》，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皆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爲之道其故，以引其端云。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蔡清《四書蒙引》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 蔡清《四書蒙引》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藁本而遺失，乃追憶舊聞，更加緩錄。久而復得原藁，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藁》，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㫤參校二藁，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㫤與學錄王升商搉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眞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湛若水《格物通》

綜述

湛若水《進格物通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上言。臣伏覩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禮監官捧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鑑書中，撮其有關於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解講，並《周易》、《詩經》、《中庸》，序次聯寫，日逐進覽。又欲將《尚書》作爲文詞，或詩或賦，以成一代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懽誠忭，不揣疏愚，謹采五經、諸子史，及我聖祖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謹進上聞者。伏以龍興而雲從，聖作而物覩。故上有采菲之誠，則下懷獻芹之悃，上有光天之德，則下共臣帝之願。乃感召之一心，亦不應而徯志，在物理則固有然者。是以罔避夫位遠言親之嫌，必致其迪德沃心之懇。況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則一，乃臣舊忝講官，而忠愛之念不忘者哉。臣聞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之懿存乎心。心無事而不包，事無一而非道。惟心有所蔽，則道不見。如鑑有所塵，則明弗昭。故聖帝明王，必先務學，而修德講學，皆以治心，將達諸事業，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寶鑑，以大其光照也。蓋心事合一，體用同原，雖殊塗而同歸，實一致而百慮。有天德則有王道，具內聖則具外王。故溥博淵泉而時出，流水盈科而後進。滄溟之廣，不外勺水而求，華嶽之崇，必自卷石而累。是知萬變萬化，只在一德一心。故堯、舜、禹、三聖授受，惟曰精一執中，成、湯、文、武，千古相傳，亦云懋德敬止，孔顏明博文約禮之教，孟軻示詳說反約之功。夫羣籍所載，皆務此本，而曾子之傳，尤得其宗。故《大學》之書，全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知止定靜安慮相承，卽其功夫，意心身家國天下貫穿，乃其實地。必綱舉而目斯張，惟領挈而裔乃理，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於古訓乃可有獲。六經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聖萬賢，必歸乎窮理。總是同條同貫，那堪二本三本。言念臣乃嶺海鮿儒，舊忝翰林末品。以三十餘年而力學，至六十之外而無聞。竊嘗有得於《大學》之正經，自謂不詭於聖賢之中路。下契乎程、張至其理乃格物之言，上稽諸聖祖論《大學》在修身之訓。乃於職務之暇，輒加蒐羅之功。粵自帝王之經，有倫有要，爰逮祖宗之訓，有典有則，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因事以明其理，會理而感諸心。故一聞一見，若決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雖或掛一而漏夫萬，可因以觸類而盡其餘。所以開發聰明，擴充良知，庶幾爲祖述憲章之一助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授，孝敬神通，篤志聖賢之學，旣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必會極而歸極，奮振委靡之餘，大弘中興之業。仰攬乾綱，俯補坤維，掀揭天地，彌綸宇宙，並明日月，奔走鬼神，誠振

古大有爲之君，實歷代僅間見之材也。經筵日講，不間夫寒暑，隨處用力，豈貳於宮庭。故敬一有箴，洪範有序，仰俛神衷，深造聖域，猶不以能而自滿，抑且以虛而受人，卽與堯之清問下民，舜之好問好察何以異哉。此臣所以不辭夫四載編摩之勞，必盡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畢神，劊心戮力，而欲效愚於聖德，庶有裨於涓埃也。干犯天威，伏祈電覽。倘於萬幾之暇，不遺一得之愚，遠宗聖哲之謨，近法祖德之懿，會萬理於一心，由成德而致治。式恢蕩蕩之德，用弘丕丕之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勵無前之休烈，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歷年。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並序、纂要、目錄，共爲二十八冊，黃綾套袱封襲，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格物通原序》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夫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愼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貳，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或疑曰，眞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疏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又《纂要錄》 臣若水既謹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矣，又撮此書之中篇目小序及所采經訓，以爲《纂要錄》焉，何也。夫學莫貴於知約，知約然後可以盡博也。是故，挈裘者先挈其領，則其裔可理。舉網者先舉其綱，則其目可張。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聖人之學乎。是故臣今纂要之《錄》，亦

一書之綱領也。仰惟聖明萬幾之暇，倘蒙留神先覽於此錄，則頃刻之間可了一書之大指，然後隨日逐條以盡書中所載之經訓、子史及祖宗聖制，而隨處體認，開發涵養以自得焉，則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心事一貫，進修兼致，盛德大業，日臻於高明，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比隆矣。

又《誠意格》 臣若水序曰，何以不著《致知格》。曰，經曰，致知在格物，則格物即致知也。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又《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而盡之矣。

又《修身格》 臣若水序曰，修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修身申格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修身焉而盡之矣。

又《齊家格》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親長也，太子也，內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又《治國格》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又《平天下格》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修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漕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愼賞賜也，蠲租也，薄斂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焉而盡之矣。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湛若水《大學格物通》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格物通》一百卷，明湛若水撰。若水有《春秋正傳》，已別著錄。是編乃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禮部侍郎時所進。體例略仿《大學衍義》，以致知併於格物，而以格物統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條。凡《誠意格》十七卷，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無子目，《修身格》九卷，分正威儀、愼言語、進德業三子目，《齊家格》十三卷，分謹妃匹、正嫡庶、事親長、養太子、嚴內外、恤孤幼、御臣妾七子目，《治國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興化、事長、慈幼、使衆、臨民、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七子目，《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惡、用人、理財三子目。而用人之中，又分學校、舉錯、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目，理財之中，又分修虞衡、抑浮末、飭百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愼賞賜、蠲租、薄斂、恤窮、賑濟十四目。皆襍引諸儒之言，參以明之祖訓，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致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近，而濬書多徵舊事，以爲法戒之資，此書多引前言，以爲講習之助。二書相輔而行，均於治道有裨者也。

湛若水《甘泉新論》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湛若水《甘泉明論》十卷。又《甘泉新論》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甘泉新論》一卷，明湛若水撰。若水之學以虛明爲宗，故其論心則以爲主一而無物，其論性則以宋儒理氣對舉爲非。視程朱所論頗殊。《千頃堂書目》載《甘泉明論》十卷，又《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今未見，此本則曹溶《學海類編》所載也。

王守仁《傳習錄》

綜述

徐愛《傳習錄前言》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閒，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又《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棄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

南大吉《傳習錄序》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於途人一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於天下也，天下之人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慝者焉。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誠之，皞皞乎而不知爲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寶也，以人則不愛其情也，以物則不愛其靈也。聖人於此，夫何言哉？恭己無爲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邪慝興焉。失其性而不知求，舍其道而不知修。斯人也，日入於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聖人，生而

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其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己推而入之鳥獸之羣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能已於言哉？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賢之言，將以明斯道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庶民興焉。庶民興，則邪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始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爲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爲門戶之高也。而後之爲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戶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小則不可通。皆意也，己也，勝心之爲也。而世之號爲豪傑者，方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已矣！

夫天之命於我而我之具於心者，自有眞是眞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下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玩之，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眞知也。唯夫聞見已執於未觀之先，而門戶又高於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於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戶之異，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於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者，其所由來遠矣！

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吉也從遊宮牆之下，其於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窺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弟校續而重刻之，以傳諸天下。天下之於是《錄》也，但勿以聞見梏之，而平心以觀其意；勿以門戶隔之，而易氣以玩其辭。勿以《錄》求《錄》也，而以我求《錄》也，則吾心之本體自見，而凡斯《錄》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無復可疑者矣。則夫大道之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將亦可俟也已。

錢德洪《續刻傳習錄序》 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故其言簡夷明白，人人可以與知而與能。而究極所止，雖聖人終身用之，有所未盡。蓋其見道明徹，先知進學之難易，故其爲教也循循善誘，使人悅其近而不覺其入，喜其易而各極所趨。

夫人之良知一也，而領悟不能以皆齊。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知雖明，不能無間，必有待於修治之功者矣；有修治之功百倍於人，而後其知始徹者矣。善教者不語之以其所悟，而惟視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然，規矩雖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與入道。若不顧其所安，而概欲強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學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釋於聲聞，懸解於測億，而遂謂道固如是矣，寧不幾於狂且惑乎？

吾師陽明先生，平時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指示人心。謂《大學》之教，自帝堯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門而復明。其爲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國天下，由初學以至聖人；徹上徹下，通物通我，無不具足。此性命之眞幾，聖學之規矩也。然規矩陳矣，而運用之妙，則由乎人。故及門之士，各得所趨，而莫知其所由入。吾師既沒，不肖如洪領悟未徹，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歸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來學，而四方學者漸覺頭緒太多。執規矩者，滯於形器，而無言外之得；語妙悟者，又超於規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實；願學者病焉。年來同志亟圖爲會，互相劘切，各極所詣，漸有合異同歸之機。始思師門立教，良工苦心。蓋其見道明徹之後，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爲未悟者設法，故其高不至於凌虛，卑不至於執有，而人人善入。此師門之宗旨，所以未易與繹也。

洪在吳時，爲先師哀刻《文錄》。《傳習錄》所載下卷，皆先師書也。既以次入《文錄》書類矣，乃摘《錄》中問答語，仍書南大吉所錄以補下卷。復採陳惟濬諸同志所錄，得二卷焉，附爲續錄，以合成書。適遭內艱，不克終事。去年秋，會同志於南畿，吉陽何子遷、初泉劉子起宗，相與商訂舊學，謂師門之教，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錄》。於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使學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

又《傳習錄前言》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

其一體同物之心，讒讒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閒也。

又《傳習錄跋》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縈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無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於四方，而獨未及於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眞，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並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黄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於是錄矣。

聶豹《重刻傳習錄序》　《傳習錄》者，門人錄陽明先生之所傳者而習之，蓋取孔門『傳不習乎』之義也。匪師弗傳，匪傳弗覺，先生之所以覺天下者，其於孔門何以異哉？夫傳不習，孔猶弗傳也。

孔門之傳，求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之求心，即孔門之求心也。然心無形而有知也。知外無心，惟知爲心；物外無知，何知非物？

予嘗聞先生之教矣。學本良知，致知爲學。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學致良知，萬物皆備，神而明之，廣矣，大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之學孔子者，其在茲乎？

祖述孔、孟，憲章周、程，先生之所得亦深矣。而或者猶異之，云其殆於仁、心、知、物之義有未達歟！

蓋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外物以求知者，爲虚寂；外知以求心者，爲枯槁；外心以求仁者，爲襲取；外仁以求學者，爲泛濫滅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學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辭而已者，今之陋也，去益遠矣，毒滋甚焉。

良知者，通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忍其毒而弗之覺，猶弗知也。此先生之傳，殆有不容已焉者耳。

是錄也，答述異時，雜記於門人之手，故亦有屢見而複出者。間嘗與陳友惟濬重加校正，刪複纂要，總爲六卷，刻之於閩，以廣先生之覺焉。

朱衡《重刊傳習錄序》（《明文海》卷二一七）　昔濂溪周子，倡獨悟之學於天下。當其時乃有疑其所自出者，至於久而後定。宋儒既遠，經生率制文義久矣。陽明先生揭良知之旨，力拯墓迷。而四方之人，始而駭，繼而疑，至呶呶以相詆。先生處羣猜衆咻之中而不自恤，於是疑信者相半之。夫周子之學，後世所宗，奚獨疑於當時之人哉。彼人之情膠於故，而又伐乎異也。無極之極，自柳子言之，以其出自柳子，而疑之也固宜。若乃良知之學，根諸孟氏，而《大學》以致知爲教，此不可以信哉。先生之學簡易直截，然非徑造者所能至。其爲教也神機無方，然要其宗旨則一。言之垂於世者夥矣，而其剖析精明，讀之而易入，觸之而易從，自謂無意中得此一助者，即今所傳《傳習錄》是已。今去先生之世餘二紀，讀其書者靡不悦而宗之，私淑之士多於及門之徒，則先生之學人固翕然信矣。雖然，微言日湮，中行復鮮。士往往以資之所近，見之所及以爲學。故有厭物情之紛撓，懲訓述之支離，而遺境言心，任識作悟，恣意爲率性者，而又或求先生於無不知不能之中，揣摩湊合，自以爲道在是矣。嗟乎，心之本體，虚靈變化，至神至易，而範圍曲成，通知之道寓乎其中。戒愼恐懼全此本體，三千三百悉自此而出之。初無寂感內外之可言，而可岐而二之，襲而取之也乎。故昔之學者，古訓是式，擇準繩而蹈之，然猶有執古而行行不越軌之士，其究也迂曲而不通方。今也或是之亡也。昔之人，其學未必是，而其人則可信。今之人，其學未必非，而問其人，則不然矣。故曰，賢不肖者，道不明之故也。子夏有聖人之一體，乃流之爲莊

周。倍師說而淫於佛老者，非程氏之門人與。聖賢之學何嘗弊哉。不由心得，其流則然爾。學者果有作聖之志，從心悟入，既竭其才，協於天則，取先生之言而顯證焉可矣。乃若誦其言而爽焉失其故，毅然自任，行著習察，則不失爲緣聞入悟之士。是之曰躬行心得之學，而合異堅離，相應相求，使風俗莫不一於正，以助國家元氣，則先生之學大明於世，其誰不信之哉。

劉宗周《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

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爲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祇是知止。卽本體卽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

孔、孟旣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爲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復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爲絕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卽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則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歟？

《傳習錄》一書，得於門人之所睹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旣家傳而戶誦之。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日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羣居而講求之，亦旣有年所矣。

裔孫士美，銳志繼武，爰取舊本，稍爲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爲《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爲《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於余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玄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於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附錄》一卷，僭有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於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余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卽請藥之以先生之教。

蓋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實爲此篇眞骨脈。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爲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矣。夫旣求心於理之外，則見成活變之弊，亦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何也？亦本是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愼恐懼者』，是又何也？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卽天理』。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爲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於此亟首肯。則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自此大道中分門別戶，反成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輒喜混作一團，不容分疏，以爲良知中本無一切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禽獸，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

斯編出，而吾黨之學先生者，當不難曉然自得其心，以求進於聖人之道。果非異端曲學之可幾，則道術亦終歸於一，而先生之教所謂亘萬古而嘗新也。遂書之簡末，並以告之同志。愧斤斤不脫訓詁之見，有負先生苦心，姑藉手爲就正有道地云。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守仁《傳習錄》四卷。

《明史・藝文志》 王守仁《傳習錄》四卷。

羅欽順《困知記》

綜述

羅欽順《困知記序》 余才微而質魯，志復凡近。早嘗從事章句，不

過爲利祿謀爾。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晚，然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間嘗若有所見矣，既旬月，或踰時，又疑而未定。如此者蓋二十餘年，其於鑽研體究之功，亦可謂盡心焉耳矣。

近年以來，乃爲有以自信。所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醰醰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山林暮景，獨學無朋，雖自信則爾，非有異同之論，何由究極其歸趣乎？每遇病體稍適，有所尋繹，輒書而記之。少或數十言，多或數百言，既無倫序，且乏文采，間有常談俗語，亦不復刊削，蓋初非有意於爲文也。積久成帙，置之座間，時一披閱，以求其所未至。同志之士有過我者，則出而講之，不有益於彼，未必無益於我也。雖然，《書》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三復斯言，愧懼交集。《記》分爲上下兩卷，通百有五十六章，名以『困知』，著其實爾。

唐伯元《重刊困知記序》『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而已矣。是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以其循環無端，謂之易。以其實有是理，謂之誠。以其渾然無私，謂之仁。以其至極而不可加，謂之太極。以其純粹以精，謂之至善。又以其理出乎天也，謂之天理。人有是心，心有是理，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皇降衷，若有恒性』。人心之必有道心，恒性之卽爲降衷，天生蒸民，不可易已。衷者，中也。道，中而已矣，故曰『允執其中』。是故，其要則在修身，其物則在典禮。故曰『敬修可願』，曰『愼厥身修』；而曰『愼微』，曰『敦庸』，皆其物也。故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古先聖人，既皆以此遞相傳授。迨其既往，則載其教在《詩》、《書》，使凡生於中國之人，共聞共覩，相與共執此中。而聖人猶且惶惶乎，懼其中之難執也。稽衆舍己，好問用中，若將墜失，而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則切切以『勿聽』『勿庸』爲戒。嗚呼！是何聖人執中之難也！何聖人之心，凜乎不敢自聖也！雖然，此盡性之學也。盡性之學，聖人必有事焉，而終不敢以語乎人，筆於書，曰『吾以盡性也』。何也？微乎其言之也。其可言者，自有在也。

周衰學廢，孔孟憂之。性命之旨，非中人以上則不道，而頻頻於《詩》、《書》、《禮》、《樂》之訓，猶恐未足以防好異者之趨也。於是乎示以養之之法，於是乎廣以推之之方，於是乎迪以爲之之序。其見於《魯論》所記，及曾、思、孟之書特詳。使知爲圓則必以規，爲方則必以矩。規矩設，而智愚、賢不肖，莫之敢違焉。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若是乎，其嚴之至也。然又恐不得其要也，則又揭之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曰『此謂知本』，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曰『所以立命』。嗚呼！學而知本立命焉，約矣。

秦漢以後世教絕而大學乖，然而董、韓得以窺其緒，周、程得以續其微，則以其規矩之說具在，而其教易明也。程門高弟，寖失其眞。考亭氏出，始收拾遺書，表章程子，以接於孟氏。其所爲訓，如格物、戒愼諸解，雖未必一一盡合聖人，獨其心性之辯，則詭於經者甚少。至於從入規矩，尤必詳乎其言，使的的乎可循而據，則考亭氏之功於吾道偉矣。

世之儒者乃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呼！果孰爲而傳之耶！果何稽之言而可聽耶！夫知本、立命，於學者則誠要矣，不傳者非一日矣。誠其規矩在也，其失未遠也，其要可求而知也。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也，一蹴可爲也。其流不至於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入夷狄禽獸而不已！幸而其說未果行耳。

夫心性不明，若爲稍迂，而其流乃禍道。規矩苟存，雖難語要，而其失終不遠。嗚呼！此整菴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記》凡五續，乃先生所手編，刻而傳者，吳、越、楚、廣之間皆有之。而今承郡伯姑蘇張公之命，刻付家藏，輒妄意又增一卷。蓋欲備先生言行之概，以示後人。若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論先生之所至，吾以待後之君子也。合而觀之，規矩之遺意存焉，卽程朱復起，吾知其不能已於傳矣。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羅欽順《困知記》六卷，附錄一卷。

《明史・藝文志》　羅欽順《困知記》六卷，《附錄》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困知記》二卷，《續記》二卷，《附錄》一卷，明羅欽順撰。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泰和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皆其晚年所作。前記成於嘉靖戊子，凡一百五十六章。《續記》成於嘉靖辛卯，凡一百一十三章。《附錄》一卷，皆與人論學之書，凡六首。欽順自稱，初官京師，與一老僧論佛，漫舉禪語爲荅，意其必有所得，爲之精思達旦，恍然而悟。既而官南雍，取聖賢之書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始確然有以自信。蓋其學由積漸體驗而得，故專以躬行實踐爲務，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嘗與王守仁書，辨《朱子晚年定論》，於守仁顛倒年月之處，考證極詳。此書明白篤實，亦深有裨於後學。蓋其學初從禪入，久而盡知其利弊，故於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訶斥，不中窾要者比。高攀龍嘗稱，自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謂知言矣。

雜錄

羅欽順《困知記》各卷後記

續卷上後記

往年嘗述愚見，爲《困知記》兩卷。蓋欲以告初學之士，使不迷其所向焉爾。惟理至難明，而愚言且拙，意有未盡，乃復筆爲是編。雖詞若稍繁，或頗傷直，區區之意，誠亦有不得已者。世有君子，必能亮之。續刻完，因贅此於末簡。

續卷下後記

山林日長，別無所事，劄記之續，時復有之，然亦簡矣。偶閱《慈湖遺書》，不覺又有許多言語。夫學之不講，聖人以爲憂。余言雖多，凡以講明此學，非好辨也，於初學之士，或者未爲無益。乃刪取近年所記而並刻之，蓋其言間有互相發明者爾。《記》凡再續，故其卷亦分爲上、下云。

四續後記

《記》凡六卷，首尾經二十年。體認之功，不爲不勤，而反躬實踐，終未之有得也。年且耄矣，其能復少進乎？四續刻完，因書以寓歎。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困知記》二卷，《續》二卷，《三續》一卷，《四續》一卷，《附錄》一卷，《續補》一卷，明羅欽順撰。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莊。《四庫全書》著錄，無《三續》、《四續》及《續補》三卷，而《附錄》一卷止有書六首，蓋所據乃桐城張氏藏本也。《明史・藝文志》總作《困知記》六卷，《附錄》二卷。其書凡五刻，內有新安程宏傳本，即今盛百堂灝元所據之本而覆校補刊者也。其於續之上下卷末，暨《四續》之末，俱有整庵自識語，猶屬原本之舊。《前記》凡一百五十六章，《續記》凡一百一十三章，《三續》凡三十六章，《四續》凡三十一章，《附錄》則俱與王陽明諸人論學之書，凡二十三首，《續補》前四首亦然。又有《太極述》、《存稾題辭》、《謝恩疏》、《履歷記》及《自誌》五首，亦皆其所自撰也。整庵之學，初從禪入，故抉摘禪學利病，最爲深切著明。至其闢姚江良知之說，尤具詳於與人論學諸書中，無弗鑿鑿乎其言之，如藥石之可以伐病。所以顧亭林《日知錄》十八曾與陳清瀾《學蔀通辨》同推爲中流之砥柱也。《前記》之首，有嘉靖戊子自序，據其《履歷記》，時年六十有四。越十四載，始陸續以成全編。蓋皆晚年所作，故足以爲定論爾。百堂既刊是書，復取《明史》本傳及雍正二年從祀上諭，恭錄於首簡，並爲識語。王鐵夫芑孫又爲之序。

王廷相《慎言》

綜述

王廷相《慎言自序》仲尼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正義鑿，斯道以之蕪雜，其所由來漸矣。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之也。故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傅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故曰『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之也。』予自知道以來，仰觀俯察，驗幽翳明，有會於心，即記於冊，三十餘年，言積數萬。信陽無涯孟君見之曰：『義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餘」乎！』遂以《慎言》名之。

類分爲十三篇，附諸集，以藏於家。嗟乎！講學以明道爲先，論道以稽聖爲至。斯文也，間於諸儒之論，雖參涉於刺辯，其於仲尼之道，則衛守之嚴，而不敢以異論雜之，蓋確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敢竊附於孔氏之徒云。

顧璘《慎言序》　天下之言夥矣，神解爲上。夫道緣率性，奚有於解哉？然物聚而類廣，時易而變生，位列而分別，於是幽深轇轕，不可究而原者，非自外至，亦皆道之實際也。惟夫狃常襲故，徒任口耳以爲學，是以其言汎而不洽，守而不化，學焉弗通於微，政焉弗周於用，幾何不爲說鈴已乎！爰有上知之士，澄心以濬源，窮經以立準，辨物以通方，體事以徵實，斯乃鏤精內注，談義旁通，叙學則達乎聖奥，謀政則貫乎王綱，融而綜之，不錮前聞，約而統之，不詭物則，卓乎達神解之機，而聿成一家之言矣。嗚呼！靈稟罕遇，管窺易蒙，旁求斯品，厥亦艱哉！頃者，大司馬大梁王公枉余中林，接論弗逆，乃出所著《慎言》十三篇，俾相榷訂，闓深洞達，超詣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叅伍詮析，必要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辨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也。璘也質闇學荒，何足以知之？昔王充著《論衡》，蔡邕奣得，閟不傳露，人亦異邕頓進。今其書具存，特枝辭耳，乃猶沾溉若是。使是編出人間，其於來學發蒙脫梏，不猶揭日月以燭冥塗，昭昭然進於解乎！公請毋自閟，而俾夫人終闇於斯道也，顧序以俟之。

黃芳《慎言序》　是編凡若干卷，吾寅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緝學有得而珍之者。愚得之，聞所未聞，渙乎若將契之，惝乎若未足窺其壘而嚌其胾也。夫君子於言，不徒然也。學以宏識，識以定志，志以宣言，言以建事，事正而後德業先焉。是故言者志之顯也，理者言之宗也，理之體本一，而變則不一。變雖不一，而吾之炯然在中者，則不可以不一。一斯定，定斯不眩，故能審幾微之際，洞萬物之情，酌取舍之中，適事理之正。而於言也，若有不容已焉。世之拘儒，膠故常，掇餘啜，固不足以與語自得之味；而非篤學深造，中有定執，則亦矯飾於皮膚之末，雖終歲汩汩，沉浸載籍，卒於無得焉已。善乎公之言曰：『篤守先哲梏自得之識，故君子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參伍之而已。』此其所爲，自信不疑，任心靈而不任載籍者歟！其間探化原以闡微，究彝則以由性，本聖學以明的，達理道以宏用，鉤玄析睛，獨啓扃鑰。雖不必循襲故轍，而意趣卓然，不眩於所有事，則如操衡量以較長短多寡，控銜轡，馭六馬，從衡屈曲於九折之坂而不亂也。古之君子勝天下之重，未始不由素定致然。孟子當大任不動心，以能知言養氣而定也，素焉耳。公保釐南畿，揆畫庶類，天下知其可伏，而公居之晏如也。謂非有得於孟氏而形諸政理者歟！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得爲知言，芳非其人也，因顯探微，或匪自昧。姑識之，以徵他日。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廷相《王氏慎言》十三卷，又《雅述》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慎言》十三卷，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宏)(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有嘉靖丁亥自序，稱仰觀俯察，驗幽核明，有會於心，即記於冊。二十餘年，言積數萬，類分爲十三篇，附諸集以藏於家。又論諸儒之失有曰，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附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云云。持論大抵不詭於正，然以擬議過貪詆諸儒，故罕考鞏言，以性靈弗神詆諸儒，故多憑臆見，甚至併五行分屬四時，亦以爲必無之理，則愈辨而愈僞矣。本傳稱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曆、輿圖、樂律、《河圖》、《洛書》及周、程、張、朱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多乖僻。良得其實云。

王廷相《雅述》

綜述

王廷相《雅述序》　夫自軒、堯御宇，人紀肇立，道啓醇源，敦隆貞軌。

繼而三代迭興，茂建中和，彬彬文質，衍百世而遝行。仲尼有見於此，乃述帝王仁義禮樂之道，以垂憲後世，而謂之經。經者，常道也，可常以範世者也，故由之則治，迷之則危，去之則亂，確乎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逖風漓，異端竊起，而老、佛清淨無爲之論出，世乃爲之大惑；由是百氏九流，紛紜雜遝，各競所長，而六經中正淳雅之道荒矣。雖宋儒極力詆辯，以挽返洙、泗之風，而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帶泥苴，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門之景，良可恨矣！余不自量，每於讀書之暇，其於天道人事，變化幾宜，諸所擬議，有不符於聖者，時置一論，以求合道眞。積久成卷，分爲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嗟乎！心同則見同，見同則道合。人生靈明不齊，智思差別，以故見道懸殊，不能統一，況積世偏駁之論，先已樸濁乎玄府，雖的示以道之眞詮，亦將扞格而不入矣。欲人人相信，不亦艱哉！要俟諸後聖焉耳矣。

崔銑《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愼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諷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廣途，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犯難，在困亡憂，在達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闢已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焉。夫聖哲之訓積充於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陂。斯蓋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爾，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行忽於疾舒，辨徹乎宇宙，心荒於日用，聽言可聞，考實蔑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己求要，其覺民之旨也。

謝鎰《刻雅述篇叙》　浚川翁聞望天下，天下士咸敬仰之。余自未第時懋思則象，而識荆之願恨莫遂焉。乙未春，僑錄名氏於甲榜，廼獲謁翁。翁風範攸及，儀憲具存，載觀《愼言》諸書，豫大有得。夫益信昔之所聞於人者，不果謬矣。近濟南周子携示《雅述》篇冊，而不言作者爲誰。余捧誦之，見其旨趣深長，意味迥別，推極要領，妙悟精微，是皆聖賢儒先所未發，大有造於來學者。復叩之周子，始謂翁手筆焉耳。於戲！懿哉！非翁殆不能是也。余何敢私焉？命工鋟梓，將與天下共之，俾私淑艾者，達之遐荒。而翁之教不獨衣被一隅一世而已矣。噫！此固刻《雅述》意也。若夫勳庸節概，策諸太史氏可稽也，豈口耳見聞者而可以述乎哉！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廷相王氏愼言十三卷，又雅述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雅述》二卷，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愼言》，已著錄。《愼言》雖多偏執，猶不大悖於聖賢。此書則頗多乖戾。自序謂，宋儒才情有限，沾帶泥苴，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門之景。余於讀書之暇，時置一論，求合道眞。積久成卷，分爲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今觀其書，標舉《中庸》修道之謂教爲本，而多斥枯禪寂坐之非，未爲無見。而過於擺落前人，未免轉成臆斷。如謂人性有善有惡，儒者不計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而曰孟子言性善。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何獨以性善爲名，云云。是其所見，與告子殆無以異。又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然則聖人之動亦皆欲而非天耶，是又不以情言欲，直以私言欲，無怪其並性善而疑之矣。至謂雷搏擊成聲，乃物之所爲，但非人間可得而見，尤涉於小說家神怪之言。廷相以詩名一時，而持論偏駁乃爾。蓋宏正以前之學者，惟以篤實爲宗。至正嘉之間，乃始師心求異，然求異之初，其弊已至於如此。是不待隆萬之後，始知其決裂四出矣。

何瑭《陰陽管見》

綜述

何瑭《陰陽管見自序》（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四九《文定何栢齋先生瑭》）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

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乃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眞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鄒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略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指亦未明也，乃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何瑭《栢齋三書》三卷。

《明史・藝文志》　何瑭《栢齋三書》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栢齋三書》三卷，明何瑭撰。瑭有《醫學管見》，已著錄。是書一爲《陰陽管見》，一爲《樂律管見》，一爲《儒學管見》。大都好爲異說以自高。如論陰陽，則以周子相生之說爲不可信。於張子《正蒙》、邵子《經世》諸書，皆排詆其失。論樂律，則以蔡元定《律呂新書》爲不可行。並譏《禮經》之《樂記》爲過當而失實。論儒學，則以朱子爲欠明切，而眞德秀《大學衍義》於《大學》之道實亦不知，皆所謂一知半解也。末有崔銑跋。銑學頗醇正，而極稱所論之超卓，殊不可解。

呂柟《涇野子内篇》

綜述

章韶《涇野子内篇序》　夫君子之立言，以明道也，然必以立德爲本，而言斯可傳也。韶嘗慨夫世之立論者亦多矣，乃或德之不立，而徒爲新奇高遠之談，則言雖工弗傳也，雖傳弗遠，尚安望其道之明哉！

蓋自濂、洛、關、閩之後，堯、舜『精一執中』之傳湮，孔、顏、曾、孟之道不講於天下久矣。吾師涇野先生振起關中，方其盛年已大魁天下，列職翰林，納誨經筵，中間多見忤於時。是故先後立朝不逾五稔，而家食者數年，與羣弟子講學於雲槐精舍，於東林書屋，樂其教者有紀錄焉。嘉靖初，以言官薦召用，又以言謫判解州，興解梁書院之教，及與王端溪公往復問答，而門人邱東魯、王光祖輩皆有錄焉。戊子春，起仕南曹，至今尚寶，四方學者多從之，講道於柳灣，於鷺峯東所。詔不敏，幸分半席於門下，爰與新安胡友大器、金壇王友標洎諸同門者數百人，日聞至教，親炙既久，各紀錄之。日積月累，不啻數十萬言，一皆道德之精微，身心之至要，爲學之大方，經世之大務，與夫天地鬼神之奧，古今人物之辯，巨細精粗之畢舉，聖賢王道之具昭。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鮮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之數言者，非先生之謂乎！況所言論，皆因一時門人士友之問，卽隨以答，初豈有意於文！惟至理中涵，出言爲訓，多擴前賢所未發，於學者深有力。疑者開之使釋，蔽者通之使明，難者處之以易，過不及者引抑之於中，曲成而不遺，中正而不艱，廣大而有倫。《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先生之言，一以至誠爲本，以躬行爲急，以憂世爲心，鑿鑿乎皆身有之，非徒言者。故善觀先生者，不於其言，而於其德也，此之謂合一之道也。

諸錄既備，諸生及門雖甚久，鮮得全見。今年秋，詔偕大器諸友叩請數四，乃得偏觀而莊誦之，竊仰嘆曰：『聖賢道統之傳，盡在是矣。』間嘗與程友默、張友重光、王友縉、陳友昌積輩數子參互校閱，大器諸友欲謀刻之，以公於天下後世，而先生之志則甚不欲傳也。然先生之心每惓惓然，欲天下之人同歸於善道斯慰也，世有至寶，豈能終韞而不爲傳世之器哉！矧不惟是，《五經》、《四書》洎諸子史，皆有以闡明之，精義奧旨有釋，是皆足傳於世，不在語錄中。若夫先生之道德文章，完名茂實，則固天下人能知之，天下士夫有公論在，污不至阿其所好也。

陳昌積《涇野子内篇序》　昌積讀夫子語錄，至『拳拳立誠居敬』之訓，曰：『嗚呼！是可以觀躬行矣。』夫立教者，未始不先其躳躳者也，然行質而言華，厥亦本末之理。孔子上聖，猶傷其行之不逮也，乃曰：『文，吾猶人，而躬行未有得。』斯固未易一二與淺學論也。鄒魯尚矣。宋興，二程紹

學濂溪，志士比介，惟尹、游、楊、劉稍能以躬行寤寐其師，以故曠然發矇，所詣甚偉。其他諸人，質有張弛，覺有早暮，不免求扶於言鑰，於是有所謂答問者矣。然他日竟厭之也，且曰：『賢輩在此，只學某話說。』噫！其故可知也。

子年十七八，既夢見明道，東來，升階質疑。夫世殊若此，所居如彼，而獲夢見，何也？蓋志至夢赴，自然之應。程子曰：『孔子夢周公，則聖人存誠處。信以傳信，又何惑焉！』今天下談子之學，或云粹行不貳，甚似明道；或云擇地蹈之，志在並生。頃，昌積事子於鷺峯也，則見其被服歐飲，談默容止，與衆酬物，細忽渺窈咸兢兢，所以爲學而日焜燿罷茂也，可不謂內明外莊，鞠躬君子哉！

至授門人，則各因其資質所近，才力所盈縮而裁成焉，非不默傳，艱其人也。昌積來學也晚，意念悼忽。嘗從章宣之侍子，子因問仁體，兩人對各泛常。子久乃言曰：『宣之質甚篤實，但過計科第；陳生質稍穎，恨大驚露。故吾正好不遑恤其他。宣之仁體也，聰明睿知；守之以愚，陳生之仁體也，盍各省諸？』兩人如教而往踐焉，則頗令彼此之身咸免不祥，且損內疚矣。昌積愚乃然，而況賢者躬行大較，此又彰彰著明也。

於是更從諸同志備錄，凡門人所問子答，及六經括釋，並口授門人指要，萃爲帙，欲一究諸根本，惡覩世俗闇於大較，猥持揚浮長短之說，競勝自遂哉！後有同志，自省覽焉。

程默《涇野子內篇序》 默凡再稟學涇門，於鷺峯東所得諸語錄讀之。讀已，乃載拜稽首，爲之說曰：是紀也，其紀夫子之所言乎！夫子之言，平正通達，會道之精，根諸行者也，豈特言乎！抑紀夫子之行，純懿端恪，立道之極，宣諸言者也，豈特行乎！夫言行，一道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心之爲也；心者，道之蘊也。心與道一，則言卽行，行卽言，可以差殊觀哉！是故言行一致，則舉邇也而遠寓焉，舉卑也而高寓焉，不離夫人倫日用之常，而天地鬼神之奧盡焉。是爲言行合一之學，是所以爲道也。

是道也，孔子嘗教諸門人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爲孔氏之教也。而諸門人有若子貢者，且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夫子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是岐精粗、離言行而二之者也。夫文章之顯設，其非性命之微乎！力行之敦篤，其非言教之精乎！一貫之喻，孔子所以成賜也，故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天則『不言而信』，道之出也；『默而成之』，人所以進於道，蓋將擬天也。爲學而至孔氏，則一天矣，又何待於擬哉！賜也能求言於行，求性命於文章，則亦其庶幾乎！

是錄也，其孔氏之傳乎！其夫子傳孔氏以教人乎！若曰特以語言求，其亦賜氏之得聞文者乎！今之學，多事言而遺行，事虛而遺實，病更荒於賜也，紀錄者其亦有憂世之心乎！是爲序。

著錄

《明史・藝文志》 呂柟《涇野子內篇》三十三卷，語錄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涇野子內篇》二十七卷，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師事渭南薛敬之，其學以薛瑄爲宗。是書乃其門人所編語錄。凡《雲槐精舍語》二卷，《東林書屋語》一卷，《端溪問荅》一卷，《解梁書院語》，《柳灣精舍語》二卷，《鷺峯東所語》十二卷，《太常南所附邵伯舟中語》三卷，《太學語》二卷，《春官外署語》二卷，《禮部北所語》一卷。其子畇等類而刻之。柟爲學在格物以窮理，先知而後行。其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卽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肯放過。其踐履最爲篤實，嘗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以爲聖人教人，未嘗規規一方，今不論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觀於所言，可謂不失河津之淵源矣。

崔銑《士翼》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崔銑《士翼》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士翼》四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前三卷曰《述言》，皆語錄之類。後一卷曰《說象》，則專論六十四卦象義。自序謂，退居相臺十祀，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闡，乃剳

記所明，稍修章句，名曰《士翼》，蓋以輔彝典也。其中如論高宗夢傅說事，涉於怪誕。韓子《原道》，蓋先乎養二氏之徒之繁，由君無以養而安之也。又云，談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卽空。又云，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考。又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鑿鑿，直抒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至於以蕭何之薦曹參爲克己歸仁，盧懷慎之讓姚崇爲一个臣之有容，雖意有所寓，然未免品題失當，謂之白璧微瑕可也。

陳建《學部通辨》

綜　述

陳建《學部通辨自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部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辨者，以異說重爲之部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部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部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旣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顚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部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部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辨，專明一實，以抉三部。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辨，庶幾由此無部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眞，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於左。

又《學部通辨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辨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眞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爲塗爲部，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部，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

又《學部通辨續編敍》　或曰，子所辨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爲所引取淪胥，指爲大道，英才間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蠹迹，而脫略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謾，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辨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

又《學蔀通辨終編敘》 愚著《學蔀通辨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蔀之辨，亦既詳且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辨者何？曰，前後續三編闢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蔀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爲己之學也。蔀雖辯，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辨也。曰終編云者，辨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辨，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眞似是非之辨，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裒成袠，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

又《學蔀通辨》卷一二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庵、霍渭厓之辨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辨禪，而辨陸則略。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庵、霍渭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辨詳矣，然於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顚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觀者猶未免有寃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謂，此辨眞是與象山、簞墩、陽明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蔀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辯，自謂參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參禪精子以況。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辨禪精子之戲耶。

顧憲成《學蔀通辨序》 東粵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辨，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探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澈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蔀通辨》。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蛟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蛟公。雲蛟公顧諟庭訓，憮惋時趨。謂盱眙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之。侯慨然請任剞劂之役，而其邑人慕崗馮子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閒，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憲作而歎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黏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不須辨其孰爲禪，辨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蔀，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而《通辨》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誦之，惟慕崗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

顧天挺《學蔀通辨序》 朱陸異同之辯，袒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朱右陸，左陸右朱，二者若不相下。至近來言理諸家，同聲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

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若不究極根底，考辯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眞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於天壤，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充斥，而爲孔孟罪人耶。此清瀾陳子《學蔀通辨》之所由作也。採輯墓書，編次年月，俾學者曉然知陸之爲禪，朱之爲正學，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矣。余生也晚，不獲從先生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心竊嚮往之。緣其版籍灰燼，好學深思者，未能家戶而戶祝也，敬復授梓，以自附於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陳建《學蔀通辨》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　陳建《學蔀通辨》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學蔀通辨》十二卷，明陳建撰。大旨以佛與陸王爲學之三蔀。分前編、後編、續編、終編，每編又自分上中下，而採取《朱子文集》、《語類》、《年譜》諸書以辨之。前有嘉靖戊申自序云，專明一實，以抉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按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顚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觀朱子集中與象山諸書，雖負氣相爭，在所不免，不如是之毒詈也。蓋詞氣之間，足以觀人之所養矣。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　《學蔀通辨》十二卷，明陳建撰。建，號清瀾，東莞人。《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專闢程篁墩《道一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凡分四編，各三卷。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終編明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皆采摭朱、陸兩家文集、語錄、年譜，併及《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以下二十餘種，編次年月，分條辨明。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其所以發其聾而啓其瞶者，至深切矣。其謂之《學蔀通辨》者，以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蔀障。惟佛與陸、王爲學之三蔀，故爲通辨以抉其蔀云。近世陸清獻嘗取其書，以教後學。惟李牧堂紱不以爲然，因而作《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及《陸子學譜》三書。不過復拾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至謂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齷齪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是誠何心哉。是書成於嘉靖戊申，自爲之序，並爲提綱。越二十二年萬厤乙巳，始有刊本。無錫顧端文憲成爲之序。至國朝康熙戊午，當湖顧蒼巖天挺重刻並序。

呂坤《呻吟語》

綜述

呂坤《呻吟語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

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弗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沈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

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雁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視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曷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

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卽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旣多乎？』

予躡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沈痼自棄？景澤景澤，其尚醫予也夫！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呂坤《呻吟語》四卷。

《明史・藝文志》 呂坤《呻吟語》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呻吟語》六卷，明呂坤撰。坤有《四禮質疑》，已著錄。此編上三卷爲內篇，下三卷爲外篇，蓋萬曆壬辰刊本也。晚年又手自刪補爲《呻吟語摘》三卷，彌爲簡要。故此本附存其目焉。

又《呻吟語摘》二卷，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呻吟語》凡四卷。此止二卷。考卷末萬曆丙辰其子知畏跋，則此乃坤從四卷中手自刪削，竝取知畏所續入者若干條，存十之二三。距萬曆壬辰郭子章作序之時，又二十四年，蓋坤晚年之定本也。其內篇分七門，曰性命，曰存心，曰倫理，曰談道，曰修身，曰問學，曰應務。外篇分九門。曰世運，曰聖賢，曰品藻，曰治道，曰人情，曰物理，曰廣喻，曰詞章。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爲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爲程。在明代講學諸家，似乎粗淺，然尺尺寸寸，務求規矩，而又不違戾於情理。視陸學末派之猖狂，朱學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則有間矣。

雜錄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七 《呻吟語》六卷，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四卷，叔簡當萬厤之世，天下方日弊，卑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榛莽，生民塗炭，因著是書，以救其弊。凡分內外二篇，其內篇分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七門。外篇分天地、世運、聖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九門。其於省察克治，修己治人之要，皆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眼前指點，鍼目劇心，而要皆與程、朱相表裏，閒有出入者亦少矣。謂之呻吟者，叔簡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云。書成於萬厤癸巳，自爲之序，越二十四年丙辰，叔簡又刪存爲《呻吟語摘》二卷，彌趨簡要，其本著錄於《四庫全書》，乾隆丙辰，陳榕門宏謀復取原書刪存爲《呂子節錄》四卷，疑其未見二卷之本而爲之。是本乃其裔孫燕昭官江寧時，取原本重鐫，前載康熙丁卯陸清獻重刻序，暨榕門及蔣堯峯《呂子節錄》二序，並跋其後。

胡直《胡子衡齊》

綜述

王世貞《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旣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之所爲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他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揚)(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爲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明

而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爲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齋》也，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齋》，傳也。其所以《衡齋》之意則明道，其明道將以淑人而範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名，何損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修乎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修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即蔥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即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即稗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即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辯若儀秦而非爲強，工若丘非而非爲刻，逞若蒙莊而非爲縱，博若儒向而非爲淫。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而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修，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喆可也。是所謂《衡齋》之衡齋也。

張位《胡子衡齋序》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屨恆滿焉。余從鄉邦後，雅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桐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至翻然就之會，余以親病返舍，尋爲時迫出山。至人難遇，大道難聞，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矣。頃友人來自長洲，傳曾明府手書，示余新刻胡子衡齋，且委之序。初讀之，洋洋乎，纚纚乎，何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歎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復歎曰，至哉言矣。昔人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言曷稱微，天下隱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曷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聖也，闡微而遡大者賢也。試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之，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聖人懷之，斯欲忘言。衆人辨之以相示，卒莫能定。彼局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分別。秦漢以來，何其嘵嘵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生安能以己之說爲天下司平，而斬然齊一之乎。蓋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齊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卒不能外先生之言爲言，是則所謂《衡齋》云爾。今夫臆斷輕重，誰能自信，權誠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料長短，未免有差，度誠設而尺寸不欺者亦當也。在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封畛，不囿象數，精入無倫，大至不可圍。知止斯定，定斯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百家殽亂，庶幾哉，其可折衷乎。處奧者，陵藪蒙翳，分町析畦，引而登諸泰山之巔，則萬里曠然，何閡之有。井蠡谷斛，擅耳目以相娛，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之區，望洋東視，異派同歸，始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見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爲宗，存神過化爲功，固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千古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王充《論衡》之著，扶疏二十餘萬言，闢摘詭譎，取尚理實，蔡邕秘之以爲談助。乃其書猥雜無關，奚足觀也。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之虛景，幻夢爲說，汪洋自恣，汜無畔涯。以余觀於衡齋，懸衆說而歸宿於道，二子空有喙三尺矣。斯其可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並何期，日手茲編，面譚千里。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曾明府昔受學胡先生門，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孜首此以付剞劂，豈特侯芭之嗜玄哉，夫亦漆雕之志大矣。

許孚遠《胡子衡齋序》　《衡齋》何爲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訓詁，唐濫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迨於宋室，眞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鉅賢，力攻著述以開來學，精神力量可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矛盾於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尚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曷以故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天下則私，役於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日亦不足則支，馳騖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

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修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證，既已深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徑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覩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以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於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覩其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矣。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孚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著錄

《明史・藝文志》 胡直《胡子衡齊》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胡子衡齊》八卷，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直之學出於歐陽德及羅洪先，故以王守仁爲宗。嘗與門人講學螺水上，輯其問答之語爲是書，分言末、理問、亡錮、博辨、明中、徵孔、談言、續問、申言九篇。篇有上下。其名《衡齊》者，意謂譚理者視此爲均平云爾。其大要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守仁本謂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而直乃謂，吾心所以造天地萬物，匪是則黝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是竟指天地萬物爲無理，與守仁亦不相合，未免太失之高遠。其文章則縱橫恢詭，頗近子書，與他家語錄稍異。蓋直少攻古文詞，年二十餘始變而講學，故頗能修飾章句，無諸家語錄弇陋粗鄙之狀云。

鄧元錫《潛學編》

綜述

陶望齡《鄧先生潛學編序》 黎川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繹〕》、《尚書〔繹〕》、《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敎諭項君元濂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塲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榦旉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殽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敎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大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壹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閧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侻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

史。肆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遺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蓋明興以采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蚤歲負牆，發五業之扃管，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捐罣荃，師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敎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抉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鏞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義，敬爲之序云。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鄧元錫《潛學稿》十七卷。

《明史・藝文志》　鄧元錫《潛學稿》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潛學稿》十二卷，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繹》，已著錄。此其所作雜文及語錄也。其語錄力闢心學，在當時尚爲篤實。文章則頗爲朴僿，未足擅長。

李贄《藏書》、《續藏書》

綜述

焦竑《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霾霧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以爲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書》刻於亭州，今爲《藏書》，刻於金陵，凡六十八卷。

又《續藏書序》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矣，而於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跡緒正之。未就而之通州，久之宏甫歿，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其實眞贋相錯，非盡出其手也。歲己酉，眉源蘇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王君維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編，列傳獨詳，於紀若志缺如也，而列傳之中，又獨存其美者。昔楚史名《檮杌》，《春秋》則亂臣賊子之戒每拳拳焉，豈宏甫意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周獨憲章之，恐後學者欲明習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之？余謂退可以修身而畜德，進可以尊主而庇民，謀王斷國之大端，班班具在，貴善學之而已。近代名卿稱黃材伯爲博古，鄭端簡、雷司空爲通今，藉令三復宏甫之二編，其可與昔賢相頡頏也夫。

李贄《焚書・答焦漪園》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專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祕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

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余責也。

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眞英雄子，畫作罷輭漢矣；眞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眞談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眞可笑！因知范曄尙爲人傑，《後漢》尙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於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願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遙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卽爲愛我。中間差謬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

劉東星《藏書序》 予爲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於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鎭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爲友，彼其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知處，旣已覷破，實不與舊時公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昔哲后碩輔，名儒大將，意念深沉，事功彪炳，以及簒逆不道之倫，伎藝諂諫之類，靡不悉載。中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懷點綴以出，品騭區別，據事直書，眞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吻者也，非欲以爲異也，而何必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適楚，寄跡禪林，托心朋輩，畦徑稍別，疑謗叢生，卽今世之人已無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知也。夫世儒局於成說，膠固胸中，尺寸不失，誰能凝神於寂，以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其不傳之眞邪。予謂先生此書，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科場以取士，如所言無疑也。茲遊金陵覓舊侶，聞其書已爲好事者所梓，業與四方人士共之矣。噫，或庶幾卽有知先生者哉。

祝世祿《藏書序》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過留都，於時先生居比部。先生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問，然先生猶居然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策筮爲令，而從潘去華得李氏藏書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叨南省，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弱侯已將藏書發梓以傳矣。謂其書鑿鑿皆治平之事，與用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託無爲，幾若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若觀火，不能掩耶？抑治平之事，用人之方，初非兩轍，固卽眞性命之學耶？予讀讀者，末由窺見。然細翫其書，其於治平大道，斷不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卽有眞儒，不由其言，無眞儒卽無善治，不爲而可以有爲。斯語也，殆謂先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才者。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眞才是寶。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之才，必自不有其才者當之耶？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了達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遽合乎斯世之是非，而欲藏之歟？昔班孟堅譏議子長，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夫班孟堅猶以子長之是非爲非是，而謂先生之《藏書》能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決無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焦弱侯、潘去華之心是矣。余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有說焉，夫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雖欲藏之，必有不能藏者矣。夫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以孟堅之史才，猶不能無譏於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譏者，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爲史遷者，萬古不易。譏史遷者，千古不易。以千古不易之才，譏萬古不易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先生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則必有善治，必有眞儒，旣能善治而有眞儒，則雖謂先生是非謬於聖人也，先生亦任之可也。

梅國楨《藏書序》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筆之於書。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繩趨，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爲之敍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耿定力《藏書序》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是是非非，無弗同也。達者尚論，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之無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壬人僉夫，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也。即有奇譎巧僞，能博勛名於一時，能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有疚，於道有違，人心公議，無所逃也。第忠孝仁義有同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同也，束於見也，衆人執見乃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闡其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世，程量千古，可也。

李維楨《續藏書序》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孟曾思之精蘊，《焚書》所雜著詩文談經評史，大義微言。《藏書》始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己意。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靖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勳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傭僕妾妓，無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名，抑或以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明之。秉權衡，破拘攣，顯微闡幽，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爲異耳。本朝史職廢，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於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修詞者不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決，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痏。古人多聞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泯滅澌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駁，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沿禮樂，即孔子之是非尚以爲不宜施之今日，況於他人！是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後得先生之心。得其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於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況於先生？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揚抶爲多，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孫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副流布人間，有功於李先生，庶幾揚子雲之桓譚矣。

著錄

《明史・藝文志》　李贄《藏書》六十八卷，《續藏書》二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藏書》六十八卷，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下迄於元，各採摭事迹，編爲紀傳。紀傳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固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云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汚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爲聖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刱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續藏書》二十七卷，明李贄撰。贄所著《藏書》，爲小人無忌憚之尤，是編又輯明初以來事業較著者若干人，以續前書之未備。其書分開國名臣、開國功臣、遜國名臣、靖難功臣、內閣輔臣、勳封名臣、經濟名臣、理學名臣、忠節名臣、孝義名臣、文學名臣、郡縣名臣諸目。因自記其本朝之事，故議論背誕之處，比《藏書》爲略少。然冗雜顛倒，不可勝舉。如一劉基也，既列之開國名臣，又列之開國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遜國名臣，又列之文學名臣。經濟本無大小，安見守令設施不足以當經濟，乃於經濟名臣外別立郡縣名臣。又王禕殉節滇南，不入之忠節傳中，而列之開國臣內，種種踳駁，毫無義例，總無一長之可取也。

李贄《焚書》、《續焚書》

綜　述

李贄《焚書自序》　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於山中以待後世子雲也。一曰《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焚書》之後又有別錄，名爲《老苦》，雖同是《焚書》，而另爲卷目，則欲焚者焚此矣。獨《說書》四十四篇，眞爲可喜，發聖言之精蘊，闡日用之平常，可使讀者一過目便知入聖之無難，出世之非假也。信如傳註，則是欲入而閉之門，非以誘人，實以絕人矣，烏乎可！其爲說，原於看朋友作時文，故《說書》亦佑時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說書》，故《再焚書》亦刻，《再藏書》中一二論著亦刻，焚者不復焚，藏者不復藏矣。或曰：『誠如是，不宜復名《焚書》也，不幾於名之不可言，言之不顧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謂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殺，是可懼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則知我者或庶幾乎！余幸其庶幾也，故刻之。

黃節《焚書跋》　卓吾學術淵源姚江。蓋龍溪爲姚江高第弟子，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卓吾。故卓吾論心隱，尊以爲上九之大人；而其叙龍溪文錄，則曰：『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夫卓吾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而尊龍溪乃至是。由是言之，亦可以知卓吾學所從來矣。卓吾此書外，復著有《藏書》、《續藏書》、《說書》、《卓吾大德》等書。《藏書》述史，始自春秋，訖於宋、元；《續藏書》則述明一代萬曆以前事。去歲鄧秋枚購得《藏書》，李曉暾自金陵購得《續藏書》，余皆獲讀之。此書則爲錦州張紀庭捐贈國學保存會者，明刊本也。

卓吾曰：『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明季此書兩經禁燬：一焚於萬曆之三十年，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奏請；再焚於天啓五年，爲御史王雅量所奏請。然而此本則刻於既奉禁燬以後，觀焦弱侯序可知也。嗟夫！朝廷雖禁燬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鋟之。陳明卿云：『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當時風尚如此。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王者徇一己之好惡，乃欲以權力遏之，天下固不怵也。然卽怵矣，而易世之後，鋟卓吾書者如吾今日，則亦非明之列宗所得而如何者。然則當日之禁燬，毋亦多事爾。

卓吾爲人，頗不理於謝在杭、顧亭林、王山史諸賢之論，惟袁中郎著《李溫陵傳》頗稱道之。余最錄袁傳以附於後。嗟夫！嗟夫！卓吾學與時忤，其書且燬，記其人者或甚其詞，度必有之。亭林、山史因學術之同異，至痛詆其人，以爲叛聖。若是，夫陽明之不能免於世之詆訶，固宜也。

汪本鈳《刻李氏書序》　鈳從先生遊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稱事先生之久者無如鈳，宜知先生之眞者亦無如鈳。顧鈳何足以知先生哉，則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與天下萬世人共知之也。

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飫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擡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眞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酲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頫而心折焉。何若是感觸之靈通且異也！然卒以此不免，至自引決，則又非鈳之所敢知矣。

嗟乎，人誰不死，獨不得死所耳！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蓋先生嘗自言曰：『一棒打殺李卓老，立成萬古之名。』一棒與引決，等死耳，先生豈死名者哉！至於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釋，忌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釋且信，忌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內無不讀先生之書者，無不欲盡先生之書而讀之者，讀之不已或並其僞者而亦讀矣。夫僞爲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氣，冒先生之批評，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世不乏識者，固自能辨之。第寖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耳食輩翕然豔之，其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先生之靈必有餘恫矣。此則鈳所大懼也。

蓋先生之書未刻者種種不勝擢數，鈃既不能盡讀；年來闕口將母，又不暇讀。今不幸先慈棄捐，困苦哀毀之餘，即欲一讀先生之書而不可得，奈何！徒爾朽藏以供笥蠹，是猶令日月不出而求熄爝火之光，不亦謬乎！此則鈃之大罪也。因搜未刻《焚書》及《說書》，與兄伯倫相研校讐。《焚書》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先生已自發明矣。《說書》先生自敍刻於龍湖者什二，未刻者什八。先以一種付之剞劂，餘俟次第刻之。

張肅《讀卓吾老子書述》　卓吾死而其書重，卓吾之書重而眞書贋書並傳於天下。天下人具眼者少，故眞書不能究其意；而贋書讀之，遂足以禍人。蓋人知卓吾爲後世著書，而不知其爲自己寫照。卓吾之面目精神不可見，而萬世猶能見之者，書也。

卓吾疾末世爲人之儒，假義理，設牆壁，種種章句解說，俱逐耳目之流，不認性命之源，遂以脫落世法之踪，破人間塗面登場之習，事可怪而心則眞，跡若奇而腸則熱。且不直人世毀譽，生死不關其胸中，即千歲以前，千歲以後，筆削是非，亦不能□其权度。總之，要人絕盡支蔓，直見本心，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朋友死交，武夫死戰而已。此惟世上第一機人能信受之；五濁世中那得有奇男子善讀卓吾書，別其非是者！今俗子僭其奇誕以自淫放，而甘心於小人之無忌憚，動輒甲乙筆墨，亂其手澤，而託言卓吾老子之遺書。夫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鑒定，則爲畫龍點睛；無根本者妄意標指，則爲刻舟記劍。嗟乎，我安得具眼之人讀卓吾氏之書哉！

或謂卓吾老子削髮奇，畜髮奇，髡而髭鬚奇，誦經而葷血奇，爲不知死則又奇。余謂此非卓吾老子之精神面目也，卓吾即不髡，不葷，不刎死，奇固自在。然則卓吾之書益難讀矣。今贋而溷者，是學其髡，學其葷血而刀鋸以死也，豈不誤人甚哉！僧矣，卓吾之眞書重而贋書可以無辨。

汪鼎甫示我《續焚書》及《說書》而並求作《三教鈔》序。余謂鼎甫報卓吾恩須訂定其眞書，而列之目，傳於海內。雖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眞書不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書其語而歸之。

焦竑《李氏續焚書序》　新安汪鼎甫，從卓吾先生數十年，其片言隻字，收拾無遺。先生書既盡行，假託者衆，識者病之。鼎甫出其《言善篇》、《續焚書》、《說書》，使世知先生之言有關理性，而假託者之無以爲也。鼎甫亦有功於先生已！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李溫陵集》二十卷，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集一卷至十三卷爲答書雜述，即《焚書》也。十四卷至十七卷爲讀史，即摘錄藏書史論也。十八、十九二卷爲道《原錄》，即《說書》也。第二十卷則以所爲之詩終焉。前有自序，蓋因刻《說書》，而併摘《焚書》、《藏書》合爲此集也。贄非聖無法，敢爲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剄，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熒衆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庶無識之士，不至忧於虛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癉之義也。

顧憲成《小心齋劄記》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　顧憲成《劄記》十八卷，《東林商語》二卷，《證性編》八卷，《當下繹》一卷，《涇陽遺書》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小心齋劄記》十六卷，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削籍歸。起南京光祿寺少卿。移疾不赴，終於家。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憲成里居，與弟允成修宋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聲氣既廣，標榜日增。於是依草附木之徒爭相趨赴，均自目爲清流。門戶角爭，遞相勝敗，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則黨類衆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遂禍延宗社。春秋

責備賢者，憲成等不能辭其咎也。特以領袖數人，大抵風節矯矯，不愧名臣，故於是書過而存之，以示瑕瑜不掩之意云爾。是書於萬曆戊申同安蔡獻臣始爲刻版，其後刻於崑山。然兩本皆始於萬曆甲午，終於乙巳，止十二卷。此本乃其子與渟所刻，益以丙午至辛亥所記，增多四卷。卷數與《明史・藝文志》合，當爲足本矣。

錢一本《鼁記》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錢一本《鼁記》四卷。

《明史・藝文志》 錢一本《鼁記》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鼁記》四卷，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東林方盛之時，一本雖與顧憲成分主講席，然潛心經學，罕談朝政，不甚與天下爭是非，故亦不甚爲天下所指目。是編乃其隨手劄記，取詩鼁勉從事之義，故題曰《鼁記》。自萬曆甲午以迄癸丑，凡二十年。意有所得，輒筆之於書。其發明性道，排斥二氏，頗爲深切。其中閒有過當者，如引《學記》求之也佛句以闢佛，未免附會。李日華《六研齋筆記》謂，《曲禮》「獻鳥者佛其首」句，註訓佛爲違戾，闢佛先生得之大喜云云。二人同時，似聞一本之論，故有此戲。雖文人輕薄之詞，亦講學者好爲異說有以召其侮也。

劉宗周《聖學宗要》、《學言》

綜　述

劉宗周《聖學宗要小引》 孔孟既沒，越千餘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謂不孤。顧後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即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故，亦往往囿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騖，莫得其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子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其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哉。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說，題之曰《宋學宗源》，輒灑然有當於心，爰益以識仁、東銘及已發未發全書，又合之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耳。由今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昔朱子解《太極》，晚年方出示人。而程門高弟，相從半載，方得《西銘》看。古人不輕易讀書如此。今一旦盡與拈出，得無失之草草否。讀者知之。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劉宗周《聖學宗要》。

《明史・藝文志》 劉宗周《理學宗要》一卷，《證人要旨》一卷，《劉子遺書》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聖學宗要》一卷，《學言》三卷，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是編凡《聖學宗要》一卷，載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銘》、《西銘》，程子《識仁說》、《定性書》，朱子《中和說》，王守仁《良知問答》等篇，各爲註釋。蓋本其友人劉去非《宋學宗源》一書而增益之，加以詮解，改爲今名。《學言》三卷，則宗周講學語錄，其門人姜希轍所刻也。宗周生於山陰，守其鄉先生之傳，故講學大旨多淵源於王守仁。蓋目染耳濡，其來有漸。然明以來講姚江之學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諸人，大抵高明之過，純涉禪機。奭齡講學白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爲說，去守仁本旨益遠。宗周獨深鑒狂禪之弊，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務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愼獨。其臨沒時，猶語門人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

也云云。蓋爲良知末流深砭痼疾。故其平生造詣，能盡得王學所長，而去其所短。卒之大節炳然，始終無玷，爲一代人倫之表。雖祖紫陽而攻金谿者，亦斷不能以門戶之殊，併詆宗周也。知儒者立身之本末，惟其人不惟其言矣。

黃道周《榕壇問業》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黃道周《榕壇問業》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 黃道周《榕壇問業》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榕壇問業》十八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此篇乃其家居時講學之語。道周自崇禎壬申削籍，歸石養山守墓，是年講學於浦之北山。越二年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爲講舍。至乙亥冬，以原官召用，始罷講。故此書起甲戌五月至乙亥仲冬者凡十六卷。其十七卷有云丙子春者，則道周已罷講還家，取他方友人書牘問難之詞當時未即荅者，續爲發明綴入。其十八卷，則同年蔣德璟所問之詞，道周屬諸弟子代荅，閒亦衷以己說，併以德璟原問十八條附錄於後。其書每卷分載所編弟子姓氏，卷之前後道周復各綴以題識。其大旨以致知明善爲宗，大約左袒考亭而益加駿厲。書內所論，凡天文、地志、經史百家之說，無不隨問闡發，不盡作性命空談。蓋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響應不窮。雖詞意閒涉深奧，而指歸可識，不同於禪門機括，幻窅無歸。先儒語錄，每以陳因迂腐爲博學之士所輕，道周此編，可以一雪斯誚矣。

宋應星《論氣》、《談天》

宋應星《論氣序》 上原缺性既不可徑情告人；而登壇說法，引喻多方，又不能暢其所欲言。遂受儒家之攻，若寇仇然。然諸家攻之者，只言其端異，而朱晦翁始以四十二章，其言卻亦平實概之，此言一出，乃知讀內典者何嘗於文字之間一細心研究也。

大圓之內爲方，五萬里中凡重譯之可至者，其人出世而苦行精進，與入世而勘亂治民，佐使君臣，才德皆相仿佛。至於語言文字之妙，必推中華居上座焉，是豈人之所爲哉！夫語言卽有神，然從來尊信，不於目睫之下，蓋夷視其人，則並其文字而忽之，此人情之固然也。雖然，乾坤易簡之理，其兆端已無餘蘊矣。

又《談天序》 謂天不可至乎？太史、星官、造曆者業已至矣。可至則可談矣。若夫一天而下，議論紛紛無當而誕及三十三天者，此其人可恨也。天有顯道，成象兩儀，唯恐人之不見也。自顓及尾，原始要終，而使人見之審之。顯道如是，而三家者猶求光明於地中與四沿，其蒙惑亦甚矣。會合還虛奧妙，旣犯泄漏天心之戒，又罹背違儒說之譏，然亦不遑恤也。所願此簡流傳後世，敢求知己於目下哉？

《綱目》紀六朝事，有兩日相承東行，與兩月見西方，日夜出，高三丈。此或民聽之濫，南北兩朝秉筆者苦無主見耳。若果有之，則俟穎悟神明，他年再有造就而窮之。閱書君子，其毋以從何師授相詰難，則幸哉！

劉元卿《諸儒學案》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劉元卿《諸儒學案》八卷。

《明史・藝文志》 劉元卿《諸儒學案》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諸儒學案》八卷，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輯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謝良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陸九淵、楊簡、金履祥、許謙、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羅欽順、王守仁、王艮、鄒守益、王畿、歐陽德、羅洪先、胡直、羅汝芳二十六家語錄，而益以耿定向之說。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學本出姚江，於程朱一派，特擇其近於陸氏者存之耳。

文集分部

宋濂《宋學士全集》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 宋濂《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錄。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溍爲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溍，其授受具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劉基傳》中又稱，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濂並爲一代之宗。今觀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略有間矣。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然較其品格，亦終如蘇之與歐。蓋基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孝孺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濂之粹也。

劉基《誠意伯文集》

綜　述

楊守陳《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並拾遺二十卷、《犂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寖湮，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寀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鋟，迺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維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羣雄，混六合，讜言紘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溔中，畜虬螭鮔鰣鼇龐之屬，覩者眙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粱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元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亦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墻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劉基《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 劉基《覆瓿集》二十四卷，《犂眉公集》四卷，《文成集》二十卷，《詞》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明劉基撰。基有《國初禮賢錄》，已著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犂眉公集》二卷，本各自爲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鰲等始合爲一帙，而冠以基孫廌等所撰《翊運錄》。蓋以中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廌編，用以編入卷數，使此集標基之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乖體例。今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餘十九卷則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舊。基遭逢興運，參預帷幄，祕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爲前知，凡讖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

遞相熒惑，百無一眞。惟此一集，尙眞出基手。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啓相抗。其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禕之亞。楊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章則非二人所及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

綜　述

林右《遜志齋集原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閩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詞，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王紳《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閣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

倪元璐《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召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定不

能爲之。聖賢盡性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我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爲是《離騷》、《正氣歌》之所不及者，是未能知先生者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先生遭遜國之難，九死不悔，蹈刃如飴，非所謂養浩然之氣者耶？顧其生平論文亦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今試取先生之文讀之，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雋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然惟本乎理充乎氣，而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赴焉。其質能能然，其源汩汩然。色正芒寒，令人望而知敬。則先生之所以爲忠，卽先生之所以爲文。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南城張君，廉健尙古，幸宰先生之邑，得以大聚先生之文，攟摭類次，刻而傳之，惟恐失墜，其慕義景賢，興起敎化之志，迥出於俗吏。而餘姚盧某者，撰次先生年譜，搜括遺篇，勤勤然佽助張君，以闡揚風勵爲能事。合併書之，亦以勸後之人焉。

劉宗周《重刻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五十年，而凜凜生氣，愈傳愈遠，尤恃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海內日久，獨吾浙寧海爲先生桑梓地，向無專刻。生於其里與宦於其里者，不無祀宋無徵之嘆，抑亦後人之責與。乃者，盱江張君來令寧海，下車則首謁先生祠宇，愾焉嘆息。至欲讀其遺文，闕如也。因謀之所知姚江盧生。生偶從雲間市肆購得善本，歸以遺令君，乃亟付之梓。梓成，遂因盧生請序於予。予不敏，竊嘗一再讀先生之書矣。先生以間出之資，上下千古，發爲文章。昭代之業，未有尊於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予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是，先生敎授蜀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因表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蒙好辨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禍息。蓋學術之邪正，世道之汙隆係之。此古之聖賢所以身冒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旣沒，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而有宋諸賢始起掇其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廢，皇綱未張，衰微至於勝國，而天下之亂極矣。天乃篤生高皇帝，奮起淮甸，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應運而生，自附於見知之列，淵源考亭，進溯洙泗，其著述之大，有《周禮辨正》、《大易考次》等書，皆佚不傳。而心術之微，幸寄此編。自箴、銘、雜著以往，想見其踐履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與經術經世之富有，則先生之於道，已卓乎升堂而啓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爲程朱復出，眞程朱復出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幸處鼎革之會，至以十族殉之，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先生有焉。皇王而降，世不能治而不亂，亂不極不治。道不能通而不窮，窮則變而通且久。是故春秋有孔氏，而匹夫可以擅天子。昭代有先生，而一死可以填十族。其過而不過同也。然則《遜志》一編，其殆今日之麟經乎。乃者令君遂以先生之書還寧海，而盧生又爲先生創立年譜，自此世有讀先生書者，孰非人臣，孰非人子，有爲者亦若是。此固人心之所以萬古不死也。而令君之有功於世道，亦豈其微哉。盧生志士也，從予遊，遂贅令君以有成，徵吾浙一時風尙，因書之簡端以歸。

陳子龍《孫志齋集序》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孔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末學支離，競於虛慢，因中行狂狷之說，而以殺身成仁者謂之狂狷。於是矯僞之徒矩行規步，委蛇滑稽，襲恭儉厚重之貌，以自托於無死法。當平夷之運，世每號之中行。一旦市朝改易，勢去事移，至於賣國者有之，孔光華歆之流是也。夫所謂中行狂狷者，論於理義之間，或至當，或少有出入耳。死未必非中行，而不死未必非狂狷。《記》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豈非儒者之正軌哉！周公惟知有王室而流言不避。《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周公有焉。孔子欲誅亂臣賊子而知罪是聽。《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孔子有焉。假令周公孔子不幸而死，何遽不爲周公，不爲孔子哉！俗儒不察，每每尙中庸而誣節義，此世道之所以日卑也。有宋諸儒，復明聖道，繼鄒魯之微緒。明興，有宋濂溪氏，方正學先生出於其門，而益大之而立一代綱常之極，而聖人之訓大明於天下。今讀先生之文而徵其所學，大要本之以愼獨，出之以大居正，洵乎聖人之眞傳矣。不然，豈能抗万乘之威，據鼎鑊之上，裂肢體，湛十族，灑然無以動其心哉！此賁獲無以較其勇，仇季無以衡其烈也。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蘭辰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齊黃興黽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眞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卽用矣，而天方欲使文皇

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我於是而知，高皇帝之治化過漢高遠矣。漢高矜馬上之治，簡忽詩書，重功利，輕志節，故休養二百餘年，賢君屢作而風尚已成，士寡廉耻。王莽以斗筲之姿，異姓之屬，一旦據成業以竊天位，而赴難之臣惟翟義，守死不仕惟龔勝耳。高皇帝崇儒重道，橫經典學，拔先生而老其才於蜀。故一傳而文皇帝以嫡子尊屬靖我邦家，非有改物改步之事，而先生首倡大義於天下，一時貴戚大臣以至樵夫漁子不屈其志，或輾屠市朝之間，或枯槁巖石之下者，不可勝數。孰非高皇帝端其本，先生正其教哉！三代之英，周孔之道，如是而已。自列聖以來，衰顯先生，而《遜志齋集》漸行於世。南城張君令先生之鄉，瞻其祠宇，愾焉景慕，購善本於雲間，重梓其集以益顯先生之學，昭示來哲。嗟乎！以文皇之威，凡先生之支党交屬，鉤連駢戮以千百數，而不能絕其裔孫方寸之紙，數行之墨，如同禁書，而其遺集終炳然於後。固知忠臣之必報，而聖學之必傳也。張君之所以維風而澤世者偉矣。張君名紹謙，令寧海，有善政。

俞化鵬《重輯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天地開闢以來，風會遷流，渺無紀極。大儒挺生其間，所以持身立世，亘千古而不敝者有二，曰節義，曰文章。顧古來忠臣義士，當時窮事起，捐軀致命之秋，浩然勃然，誓不反顧，英烈之概，誠足以光日月而薄風雷。聞之者亦相與悲其志，而樂道其爲人。及乎世遠風微，且有杳然不足以動心者。其平生志氣之磊落，學術之醇正，不有著作，何由昭垂？故夫節義之不墜，又賴有文章耳。獨是其所爲文章者，代不數人，人不一格，大都游之乎詩書之途，養之乎仁義之原，理明而氣昌，閎中而肆外，確乎有得於心而後卓乎有見於世，豈猶雕章琢句，剽掠附會之說哉！前明正學方先生，當文皇帝革命之時，慷慨廷爭，九死不悔，煩冤慘毒，天地爲昏，奕世傳聞尚爲變色卻步，而先生當日處之怡如。此豈無所自得者能之乎？嘗從諸選中讀先生遺文，率皆深醇博大光明洞達之言，始嘆先生學有本原，故能臨難不懼如此，則益思盡得先生之文讀之矣。丙子春，余謁選天官，得浙東章安之寧海。其地環山匝海，土瘠民貧，蒞事者號稱難治。但念此爲先生梓里，其流風遺澤，披拂人間。得以憑弔景仰，則又心竊自喜。下車之日，謁先生於祠堂，徘徊瞻溯，穆然深思。詢其後人，則先生之全集具在，向之所未見者得以縱觀而卒業焉。顧是集刻於前朝壬午年間，爲時既久，梨棗率皆剝落，而缺文亦多。余心憾之而未有以易也。今歲戊寅，適有門人葉生大魁自郡來，攜得伊族祖文巖岩先生振發幽奇一冊，復出先生裔孫潛家藏善本，剝落殘缺之處咸錄寫無遺，則爲喜不自禁。退食之暇，與桐鄉門人姚生弘源重爲輯訂，付之剞工，而先生之文始稱全璧。夫先生忠肝直節，昭暴天壤，其傳世不以文章，而況其中之稍稍殘缺，於先生何損益哉！竊意吏於斯土，而使一代大儒之述作有抱殘守缺之憾，是豈表揚先哲之志！且何以揭示斯人，使三復先生之文章，而益追慕先生之節義哉！至若先生之文，如萬斛原泉，隨地奔涌，博綜經濟，穿貫天人。其中無所不有，而大旨一歸於明道，韓歐程朱，要非二人，則世固久有定論焉，而余未敢贅也。

孫慇《重刻遜志齋集叙》　同治二年四月，給事中王君憲成疏言，明寧海方先生學行，請從祀孔子之庭。制曰可。於是先生之志欲爲顏閔者，百世而可知。先生之學比於程朱者，易代而愈顯。越六年丁卯，余奉檄宰寧邑，式先生之里，躬拜祠下。訪其後人，得《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又拾補、外紀各一卷。蓋崇禎壬午，盱眙張氏道益刻也。歲戊辰調署黃巖，又得淮南俞氏扶九刻本。爰屬同縣盛君朝彥，邑人王君棻、唐君賡同爲校勘。出餘俸以授梓人，工始於壬申二月，迄成於癸酉七月。乃爲之書曰，先生之文，秀水朱氏竹垞推爲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其談理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至其致命遂志，大節昭垂，則諸先正論之尤詳，更何容贊一辭。顧或疑靖難之師稍殊篡逆，先生可一死，曷不以智免其族人？不知《春秋》之義，凡已成爲君者直書爲弒。當先生衰絰相見時，成祖猶以周公自比，得先生折之而綱常大義始昭著於千古。自來取義成仁之士，識力既定，則百折不回，絕無瞻顧。使先生當日稍有冀免其族之心，又安能成就如此卓卓哉！先生既沒，一時好義諸公輯其遺文，冒厲禁而不顧，而後之斤斤寶貴，網羅考訂以永其傳者，又接踵於數百年之間。於以見人心之不泯，而先生之文遂與浩氣而常存也。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方孝孺《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又二十四卷附錄外紀二卷。今行本。

《明史・藝文志》 方孝孺《遜志齋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誡》，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稿，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爲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閒，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即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吳與弼《康齋文集》

《明史・藝文志》 吳與弼《康齋文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康齋文集》十二卷，明吳與弼撰。與弼字子傅，臨川人。天順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就職，詔行人護送歸。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其集初刻於撫州，凡四卷，歲久漫漶。此本乃崇禎壬申，江南提學副使陳維新所刻，分爲詩七卷，奏疏、書、雜著一卷，序一卷，記一卷，目錄一卷，跋、贊、銘、啓、墓誌、墓表、祭文一卷。其詩自永樂庚寅至正統辛酉，皆編年。以下則有洪都稿，遊金陵稿，適上饒稿，金臺往復稿，西遊稿，適閩稿，東遊稿，東遊饒州稿諸名，而所注某稿止此之後，又有附贅之詩，蓋亦以編年續入者也。與弼出處之間，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瑣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亨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肹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即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二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或亦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歟。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眞可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矣。然與弼之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啓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之，其端緒未可盡沒，其詩文亦皆淳實近理，無後來浡漾恣肆之談，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名，遂並其書而詆之也。

蔡清《虛齋集》

綜　述

林俊《虛齋集原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飾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蒙引）》、《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眞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毋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

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亦間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爲龜錯龜山，非幸耶。景尚遺德，姚英之諸君子爲立祠，葛石匡志貞爲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在也，序其可辭。夫有造道之文，有述事之文。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後世有作，其雄視前人亦不爲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徽而啟來聽。又況移情役物，越禮分而爲者。嗚呼，邪說也，贅言也，雅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矣。其不然，文華作氣，質雅收聲而去道遠。而昔後村序艾軒之文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介夫言語文字間哉。介夫初主於靜，既又主於虛，楊月湖方正曰，主於靜是。時理學中輟，二公寧永貞丁玉夫江朝東崛起於曠，鈎深索隱，二公殆獨得云。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蔡清《虛齋文集》五卷。

《明史・藝文志》 蔡清《虛齋文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虛齋集》五卷，明蔡清撰。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江西提舉副使。以守正忤寧王宸濠，將中以罪，謝病歸。越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未及上而卒。萬曆中，賜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清初學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自號虛齋。成化間，士大夫多空談理學，惟清篤實力行，能不爲訓詁支離所域。所著《易蒙引》、《四書蒙引》諸書，皆別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所著《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清爲學以窮理爲主，平生篤守朱子之說，其讀蜀阜存稿私計中，謂朱陸俱宗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及其釋《周易》，時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又多所異同，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膠固執滯者不同。故其文章亦純厚朴質，言皆有物，雖不以藻彩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及。至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劄，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檢其文，並不見集中。蓋編輯時已有遺佚，而今不可考矣。

陳獻章《白沙集》

綜述

張詡《白沙先生全集序》 先生之學，何學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由知而好，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之呈露，其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意想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者，猶幸賴詩文之僅存也。知言者能即是以求之，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道德，亦概乎可考而知也。有能述其旨，纂其言爲訓，以羽翼乎六籍四書，天下之大，千萬世之遼邈，詡安敢絕望以爲無其人焉？若然，則其道脉之正傳，學術之的緒，當煥然自信之矣。

詩刻於山東者二十之五，刻於梧州者二十之一耳。而文則子弟門人所抄錄，散在四方，未有會輯成集、刻而傳之者也。弘治癸亥，吉水羅君僑惟升以名進士來知新會縣事。新會，先生之闕里也。惟升下車，首登拜先生遺像，悽然起羹牆之思，慘乎有不及門之遺憾，復能師先生遺教以治其民而民戴之。乃於政暇搜羅先生詩文爲全集，屬詡序其端，以爲天下後世道而傳焉。

湛若水《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有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

白沙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蘊，其淳和之心乎？其仁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亦

不存。故其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以言乎明照自然也。夫日月星辰之照耀，其孰安排是？其孰作爲是？定山莊公贊之，詩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以言其自然也。又曰：『爲經爲訓眞誰識，非謝非陶莫浪猜。』蓋實錄也。夫先生詩文之自然，豈徒然哉？蓋其自然之文言，生於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於自然之學術；自然之學術，在於勿忘勿助之間，如日月之照，如雲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發，紅者自紅，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爲是，是謂自然。

曰：『或有疑白沙先生自然之學爲禪，然乎？』曰：『先生之量廣矣，大矣，盍觀之天地之廣大乎？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妍媸無所不容，故於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曰：「癡人前不得說夢，說夢卽以爲眞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碧玉樓。」其先生之眞乎！』【略】刻工將成，介司府來謁序於卷端。予惟自然之學，固先生始。以命水矣，乃不辭而謹序之，俾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

又《瀘州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侍御柯子遷之從甘泉子遊，尙論於白沙先生之學，有全集足徵焉。言於劉瀘州體元曰，白沙之道教未偏行於北，北士之憾也。若以全集刻之，俾北方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先生之道之學，非政務之先急者乎？劉子遂以侍御之意致書於甘泉子，求全集而釐正之。去其疑者，益其遺者，且請序其所以作者之意，俾讀者不徒以詩文觀也，庶於道教有裨焉。甘泉子曰，善哉，子之志也！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詞之嫺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甘泉子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焉，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然後得馬之眞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和平之咏嘆，優游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性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黃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誥殊於訓，訓殊於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以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乎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語言之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此作者之精，與夫觀者之法，略爲學者道之，俾開卷可得而不惑於迷方焉。柯子聞之，喟然嘆曰，不圖先生之爲教之至於斯也！遂俾刻焉，以與同志者共之。

楊起元《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國家惇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眞儒出於南服，是爲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爲宗，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牛自爲牛，馬自爲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嗚呼，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侔。無事拘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愼毋畫蛇添足。』此集所載，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爲希聲；言出於無意，乃爲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逕。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學之，其義無所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共敝者也。

陳世澤《重刻白沙子全集後序》 辛卯歲，世澤與汾江家雲麓重刻太伯祖文恭公集於羊城。

有客過而問曰：『子刻文恭公集，曷名《白沙子》？』澤曰：『此西蜀高君初刻時所題。謂猶孟氏七篇，曰《孟子》之義也。』曰：『聞公不著作，然乎？』

澤曰：『然。公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故其爲學也，惟以道體諸身心，見諸行事而已；其爲教也，亦惟教其體道於身心，以見於行事而已。是以無著作也。』

曰：『旣無著作，何以有集？』

澤曰：『集者，奏疏書序之文，詩賦贈答之句。在公原無存稿，厥後及門湛容諸君恐放佚失傳，乃採輯成集。固非如古錦囊嘔心血以駭世，亦非如讀書錄積潛思以成書者。是以無著作而有集，有集而仍非著作也。』

曰：『世以公爲禪學，信乎？』

澤曰：『非也。禪家不知有倫常者。若公也，以鳶飛魚躍之理，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孝友如公，出處如公，君亦聞之熟矣，禪能若是乎？』

曰：『非禪何以談靜虛也？』

澤曰：『公之靜虛，豈禪之靜虛也哉？禪主寂滅，有靜而無動者也。禪主了空，空虛而無實者也。若公靜養端倪，是由靜存而動察也；致虛立本，是由本虛而形實也。公謂爲學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本。可知公之靜，乃靜一之靜，非靜寂之靜；公之虛乃虛明之虛，非虛無之虛。釋語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霄壤。貴擇之精，公嘗言之矣。君盍平心察之？』

曰：『從來言道學者，皆言主敬，言知行，言存省。公獨不言，無乃自立門戶歟？』

澤曰：『君亦知主敬、知行、存省之說所自來乎？乃先儒總會經書之旨，而揭其綱目耳。古昔聖賢言不同而理則一：唐虞言欽，雖不言敬，無非敬也。舜言精一，孔言博約，《大學》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雖不言知行，無非知行也。《中庸》言戒懼愼獨，雖不言存省，無非存省也。今考公生平，不特紫陽說「敬示我入德」爲言敬，「終日乾乾，收拾此理」，非言敬乎？「盡窮古今書籍，毫分縷析」，非即舜之精、孔之博，《大學》之格致乎？「舍繁求約，靜坐數年，然後心體呈露」，非即舜之由精而一，孔之由博而約乎？「人可至於聖人，在乎修之：修於身，修於家國，修於天下」，非即《大學》之修齊治平乎？「養出端倪而後商量」，非即《中庸》之戒懼而愼獨乎？至於「隨動靜以施功」，則動靜周流存省兼到矣。苟不明言「主敬」「知行」「存省」字樣，即爲自立門戶，則唐虞孔曾皆自立門戶，寧獨公哉？』

曰：『果如子言，則公之學，集千古大成，宜乎言皆中正而無偏矣。乃論者謂其立言過高，非學者可共由，何也？』

澤曰：『非是之謂也。千古集大成者，惟孔子。孔子之道《大學》者未易遍觀而盡識也。故各隨其質之所近，以爲入道之門。同此仁也，顏子以克復入，仲弓又得力於敬恕。同此一貫也，曾子以忠恕入，子貢又得力於學識。迨至宋儒，周誠程敬朱先致知，其歸雖一，而所入不同。公得力於主靜，亦猶是耳。且澤聞之：言之中正，人人可由而無弊者，惟聖人。然亦必無所爲而發者，乃得其中正。若有所爲而發者，亦多出於偏舉。不問其故，則速貧速朽尙非人可共由矣。況詩文者，出於一時之興會，或因人寓箴，或因事感發，或即景生情，其中義類之取譬，固多偏舉，辭氣之抑揚，豈無偏重？苟不究其立言之意，不詳其言之上下始末，而徒摘其中一句一字以相詬病，又何怪其訾議也哉！』

曰：『公既得力於主靜，然則公之學，其陸氏宗派歟？』

澤曰：『君以公爲宗陸，亦未知靜之所由來耳。本於《易》，見於《論語》，詳於《大學》，而濂溪特拈出以說太極者，非始於陸也。不觀公之言乎？「此一靜字，發源於濂溪，程門遞相傳受，延平充專提此教人。晦庵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學者須自量度何如，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靜方有入處。」是公之主靜，宗周程也，何嘗言宗陸哉！』

曰：『既非宗陸，何以世指爲陸也？』

澤曰：『此由陸氏主靜之名與公同，更由陸氏主靜之學與朱異也。朱陸二公，宋代名儒，當時曷嘗不互相敬服。因所見略殊，二家弟子各守師說，盛氣相攻，勢如仇敵，朱陸異同，遂成聚訟。自明以來，著書立說者，無不附於朱。是以不著書立說者，即無不指爲陸。尊陸者皆剽竊公言之似陸者，援公爲眷屬。則攻陸者安得不剽竊公言之似陸者，斥公爲僞派哉？然此皆聚訟者之不察耳。試略舉世之論公者，請君平心察之。「物有盡而我無窮」之言，胡敬齋指爲釋氏「不生不滅」之語矣。「至近至神」之言，羅整庵截去「至近」而摘「至神」二字，以爲禪矣。陳清瀾之作《學部通辨》也，以公「致養在我」之言，爲象山閉目養神工夫矣。以公「終日乾乾，收拾此理」之言，爲禪家作弄精神之學。以公「宇宙在我」之言，爲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矣。於答趙提學之書，則截去「此心此理未湊合」及「日用種種酬應，數語，改頭換面，便儼然西來種子矣。更可異者，其作《通紀》也，遂誣公爲杜門端默，以明心爲務矣。然此特謗公者，其截改影響以相遷就，原無足怪。乃不解世之愛公者，其爲詩文揚詡也，亦往往以影響之言相誇美：有以指點虛無，爲公贊者；有以嘿求心體，爲公贊者；有以靜悟元機，爲公贊者；更有以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爲公贊者。種種不可勝舉，究其說，始於好異者一時之率作，而耳食者遂傳爲美談，以致詆毀者，即緣爲口實。毀譽雖殊，無稽則一。宜乎！謝祭酒見之歎其虧了公甫，南川子因亟爲駁正，而鳴谷黃君之《白沙應召錄》、立組衛君之《白沙要語補》，所以復相繼而力辨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夫不論世，雖誦讀，未足以知人，況目未究其詩書，且刪改其詩書，更以非其詩書爲其詩書哉！凡此者，非公之過，乃尙論者之過。而尙論者之過，亦以舊集不傳，無以供尙論者之過。此今日之刻所以不容已，而屢年之搜訂，兢兢焉惟以舊集爲主也。」

曰：「然則舊集果可信，而別刻之增入者盡僞耶？」

澤曰：「是何言歟？公之詩文散天下，舊集豈無遺漏，獨以湛容諸君久親門牆，所輯必無差謬，則子孫之刻自當仍舊。至若四方君子，搜遺補漏以備文獻，寧非厚幸？所望者，勿改換其字，勿增減其句，勿以訛傳相附會。稱者據實以稱，誹者據實以誹，俾後之覽者，各得據實以是非之，在公亦甘受之。其爲功於公爲何如，其爲功於學術更何如，則又何禁世之增刻也哉！」

問者唯唯而去。

雲麓曰：「子之言是也，盍書之以質天下後世之覽斯集者？」爰錄之以附簡末。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陳獻章《白沙集》二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 陳獻章《白沙子》八卷，《文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白沙集》九卷，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謚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曆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麤野不可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

綜　述

李春芳《甘泉湛先生文集敘》 夫道在人心，匪言弗彰。古今立言者即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既沒，微言遂絕。迨漢晉諸儒，溺意詞章，言愈煩而道愈離。有宋嗣興，濂洛輩出。周云純心，程云定性，其旨歸於揭斯道之眞詮，覺斯民之朦瞶，非有二也。我明熙洽二百餘年，人心丕變，文教大興。白沙陳公，身任斯道，倡明正學，遡濂洛以接洙泗，爲一代儒宗。吾師甘泉湛先生，蚤遊其門，獨得其傳，乃與陽明王公日相講明絕學，振作斯文。而王公語人，則曰致良知。先生語人，則曰隨處體認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達，靡所不貫，靡所不燭，舍天理非良知，舍隨處體認非致良知。蓋道一言一，而教亦一也。余嘗親炙門牆，面聆謦欬，憶自牛渚餞別，羈迹仕版，儀刑日遠，趨步無由。惟奉六字心訣，日與周旋，若將終身焉。顧曩苦鞅掌，邇復衰憊，方思虛糜歲月，未究傳習，脫令天假我以年，而泰山既頹，師範莫親。幸有遺集，傳布海內者，固可捧誦尋繹也。是故，心性圖說與學庸二禮測諸書，均之闡斯道以淑人心。至若贈荅銘誌諸作，又先生緒餘。海內人士慕先生而不見，即一言一字，信若薈蔡，矧及門士乎。凡此集中所載，皆先生隨處體認遺矩，亦士人隨處模楷實學。萬世而下，且將藉此私淑無窮，則先生之所嘉惠，亦永永無窮矣。敢曰文章易聞，乃謂道不在茲耶。適蒙中承檄徵郡，彙梓先生全集，余同年友洪君抵書，屬余爲序。余敢偕言簡弁，用表余追慕之萬一云。

洪垣《湛甘泉先生文集序》 道其有統乎。曰，道無不在，又焉統之。然則千聖之所授受何謂也。曰，其所授受者，無統而有宗也。宗果何物哉，孟子固嘗語之矣。其言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者道之體，千聖之血脈也。一則同，二則異，二則有蘗出者矣。是故，夫子以一貫之道，祖述於堯

舜。夫曷遠乎，而不禹、湯、文、武也。不禹、湯、文、武而真上於堯、舜者，泝源而求真，示人以信乎。其必不可二也。是故，堯、舜真，則禹、湯、文、武之道真矣。禹、湯、文、武之道真，則周、程諸子之道皆真也，吾斯信之矣。是故，禹之祇德，湯之聖敬，文之不顯無射，武之不泄不遠，周之一而無欲，程之太公顧應，皆一之真脈也。脈不可見，而見之於是數者之中，是夫子之定譜也。前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考。後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承。非承其形色之似，承其血脈之真而已。然則孔門自顏、曾、思、孟而下，又鮮有得其真者，其將外之與。曰，何可外也。承其真而孝敬之未至焉耳。是故，孝敬之不至由乎人，而吾之上泝真脈，以率作乎吾宗者，不因是而敢有二議，是立譜之法也。由周、程而下，得其真者莫如江門，而甘泉先生又面授而師承之，主敬自然之說，天理中正之說。卓哉其苦心焉，不惟於形色之似，而務體認以克肖其血脈之真，宛然堯舜之如在矣。善乎，念菴羅子曰，先生以純粹中正之學，上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明天理之本然，拔人心於既死，其功不在抑洪水闢楊、墨之下。若其在門之士，有得與未得，亦前所謂孝敬之未至者，而其所爲真脈者未嘗不在也。何者，堯、舜之道不墜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渾渾然與天地元氣相爲流通，其必有不可息者。但得脈譜在焉，則其所未至者，又安知不觀感而思奮，而又何所不至也。傳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設由是而猶有所不至，而吾之所持於彀率繩墨，以待後之識者，雖百喙不少貶焉，蓋有所不敢也。其不敢者何也，千古之真脈既幸自我得之，又復自我失之，是爲宗子者之責也。先生其可已哉。先生固恐後之學者沿流逐僞，將有認藥以爲宗，離其一而二之者，非譜之彀率繩墨，孰辨之，其又孰從而有之。先生原集四十八冊，今存惟十五冊。或覽未終篇，輒掩卷而推之曰，此昔孔孟以來下乘語耳。予因爲愕然，謹襲而櫝諸。葉友德和、余孝甫、吳生君揚，先後勉請入梓。或見而哂之曰，子可謂師門墨守矣。噫，予其敢爾哉，予其敢不爾哉。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湛若水《甘泉集》六十六卷。

《明史・藝文志》 湛若水《甘泉前後集》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甘泉集》三十二卷，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據若水門人洪垣所記，其集本四十八冊，刊以行世者十五冊。此本凡《樵語》一卷，《新論》一卷，《雍語》一卷，《二業合一訓》一卷，《大科訓規》一卷，《書》一卷，《新泉問辨錄》一卷，《新泉問辨續錄》一卷，《問疑錄》一卷，《問疑續錄》一卷，《金陵問答》一卷，《金臺問答》一卷，《書問》二卷，《古樂經傳或問》一卷，《序記章疏》三卷，《講章》一卷，《雜著》一卷，《約言》一卷，《語錄》一卷，《揚子折衷略》一卷，《非老子略》一卷，《詩》二卷，《歸來紀行略》一卷，《嶽游紀行略》一卷，《祭文碑錄》二卷，《外集》一卷。蓋語錄居十之九，詩文其餘贅耳。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

綜述

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眞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

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闢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

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眞，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眞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並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

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眞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汚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

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縉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又《刻文錄敍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廈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裒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並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眞體，如出鄽屋而睹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眞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

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眞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尙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蹤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鎭、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慆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訓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卽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旣沒，聲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姦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

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姦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燄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眞有赤鳥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袁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庵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眞，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騖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於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於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於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於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眞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眞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尙吝情於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賞於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並今日之意失之矣。久庵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於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既成，懼讀者之病於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

王畿《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於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於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

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達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眞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

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於濂、洛，始粹然克績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溯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於虔，再別於南昌，三至於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於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於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於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徐階《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

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汩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責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汩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於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閑先王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又《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

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

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

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交，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於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

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李贄《陽明先生道學鈔序》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鈳、馬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已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於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爲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鈳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鈔《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鈔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擱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爲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遂成矣。大參公黃與參，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眞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參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辨，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寂，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黃道周《王文成公集序》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伊尹殁而知覺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於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之習，推源致瀾，實易爲功。而二聖人者竭力爲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爲之若是其難也！

明興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

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祇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爲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是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轍弊途窮，亦不能輟絃歌，蹶赤鳥，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說，稍爲宣暢，無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概可知也。

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爲主，亦有耕莘遺意。然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遍於巖谷；當世所藉，意非爲此也。

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庵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汩沒人心，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雖然，晦庵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逾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於孟。

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間，主臣聖，人才輩生，蓋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不值其時，雖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建邈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生所爲《集要》三部，反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嘆於伊、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守仁《陽明全書》三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 王守仁《陽明全書》三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定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板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編之詳備云。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綜述

杜柟《王氏家藏集序》 研岡子曰：古之學也一，一故醇；後之學也二，二故駁。豈惟二，將爲三矣。《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噫嘻！有是哉！專門鼎立，趨向匪一，得非三之說乎？是故德者也，學得諸心，則發於事者爲功，其匪躬也夫！衍於聲者爲言，其由衷也夫！是合一之道也。使無是心，則功焉不實，名已耳；言焉不實，華已耳。據豹所聞，是亦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也，其何以不朽耶？古之人篤棐阿衡之忠者，豈自外至？而齊魯仁義之說，孰非有德者之言也！

今取《王氏家藏集》觀之，乃知浚川先生所立之言，其皆本諸心，得諸行，而非世之口耳章句者也。先生天資貞白，公亮嚴密，理識淵邃，允蹈精實。其徽猷大觀，可以比蹤前古，乃懋功豐烈，有穆公康公之風，而襟度符之。所藏是集，凡若干卷，蓋其眞德實道，矢諸詩，發諸文，考諸性命，冲風玄思，雅致雄詞，有如龍騰鳳翥，潮湧峯巒，其靈異高深，曠寰宇而希覯者也。至闡抒精微，以追隆古，得非前人所未明而有俟於先生者耶！

或者謂『四始後無詩』，又謂『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近代無理學』。於乎！古訓攸在，遺軌罔磨，學苟有得，豈終乏人哉！但時尚摸擬，惟陳言遡從，而沉溺氣骨，樂隨色相者，有非一日一人爲者，又何怪夫或者之說也？不有先生，則音格之病，膚淺之見，拘泥佶屈之說，其何自而開耶？猗歟簡帙，綿綿不息，是古人所謂不朽也。若夫天壽平格，將必有在，而忠蓋匪懈，功業日崇，以殿邦和民者，予小子於先生有望焉！茲不（序）[叙]。

論曰：以予觀於是集，四言若《風雅》，五言若漢魏，騷若屈宋，賦若班楊，律絕若沈宋諸人；而文之氣魄法度，本之六經，該之百氏，理道倫彝，章章乎備矣，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蓋自思孟之後稱獨步

焉。昔李杜以詩名，韓柳以文名，程朱以理學名，先生乃兼有之。美哉！洋洋乎！明興幾及六世，有先生者出，力追前古，增重國家，衍元氣於常存，範來裔於不窮，世當有公是哉！

唐龍《王氏家藏集序》 上德忘言，至教欲默。然而立言而謂之不朽者何哉？謂其貫道也，謂其達政也。是故道者言之實也，政者言之幹也。君子之言，惟道與政而已矣。其植也若挺其本，其發也若揚其光，夫不朽固宜。

中都，古文獻之域也。儀封浚川先生逖法姬秦，冥探伊洛，佛肩立言者之賁，蔚乎《風》《雅》之振響焉。先生姓王氏，裒諸詩若文凡若干卷，題之曰《王氏家藏集》，四方之士翕焉爭誦之。

或評之曰：『揚搉古今，錯綜經傳，卽百氏之有粹言，並出入之而罔或遺。』其宏博有如此者。或又曰：『涵之於心而淵源焉，運之於手，波瀾浩瀁，而行地千里，言之至也。若挾斧鑿以工於雕琢者，匠氏之巧爾。』先生曰：『吾弗遑乎是。』其渾融有如此者。或又曰：『思玄而哲，詞婉而達，節密而理，勢蟠而舒，抽函開卷，卽了了其義。至諸艱深之習，乃淺近之文也。』亦曰：『非吾之能。』其典則有如此者。

夫識古樂者不於其音，啜大羹者不於其味。先生詩若文，大者明道體，窮性原，測氣化，繹禮運，稽物則，入至妙之門，履大醇之域；而於道澤如也，盎如也，貴如也。且其間訂布謨猷，鋪叙揆守，經畫法度，潤色章程，洪纖具舉，本末互見，守而秩然，敷而優然，流而沛然，勵翼之效廣矣。乃若忘道而隳實，離政而拉幹，則華而已，不足與論不朽也。斯集也，以道爲實者也，以政爲幹者也。實豐則葩曄，幹茂則柯聳，故藏於家而傳於世，自弗能私焉，夫是之謂不朽。其曰逸才妙思，昌氣而洪詞，又集之餘事也。雖然，言之上而有德焉，功焉。先生，邦之司紀也，樹德策功，以表正直之風，以弼光大之業，而其不朽尤有大者存乎爾，匪徒曰言而已也。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五十四卷。

典籍總部・明代部・文集分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明史・藝文志》 王廷相《家藏集》五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一曰《浚川集》，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愼言》，已著錄。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戶。鄭善夫詩所謂『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偏魯諸生』。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王士禛論詩絕句曰：『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蓋善夫歿後，廷相始見是詩，賙恤其家甚至也，亦頗有微詞矣。

《內臺集》七卷，明王廷相撰。是編刻於嘉靖丙申，凡《詩》二卷，《詞》一卷，《雜著》一卷，《奏疏》一卷，《雜文》二卷，又在《家藏集》之後者也。時廷相爲都御史，故以內臺爲名云。

王畿《王龍溪全集》

綜述

李贄《焚書・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旨。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余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於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眞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

今春余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

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於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余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表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劄，果來索書白下。適余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余書數語述泰寧初志並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余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畿《龍溪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 《王龍溪文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龍谿全集》二十卷，明王畿撰。畿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郎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畿傳王守仁良知之學，而漸失其本旨。如謂虛寂微密是千聖相傳之祕，從此悟入，乃範圍三教之宗。又謂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故史稱其雜以禪機，亦不自諱。史又載，畿嘗言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過不足累。故在官不免千請，以不謹斥。蓋王學末流之恣肆，實自畿始。《明史》雖收入《儒林傳》，而稱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谿弟子云云，深著其弊，蓋有由也。是集爲其子應斌、應吉所編，凡語錄八卷，書序雜著記說共九卷，詩一卷，祭文誌狀表傳二卷。其門人蕭良幹刊之。丁賓又爲重鐫，而益以《大象義述》一卷，傳誌祭文一卷。

錢德洪《緒山會語》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錢德洪《緒山集》二十四卷。

《明史・藝文志》 錢德洪《緒山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緒山會語》二十五卷，明錢德洪撰。德洪有《平濠記》，已著錄。《明史・儒林傳》稱，四方士從王守仁學者，皆德洪與王畿先爲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守仁。事守仁四十年，嘗刻《陽明文錄》，故稱王氏學者以錢王爲首。又稱德洪徹悟不及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是編爲其子應樂所刊，前四卷爲《會語講義》，五六兩卷爲詩，七卷以下爲雜文，第二十五卷則附錄墓表誌銘。雖其詩文全集，而大致皆講學之語，故仍總名曰《會語》。今亦著錄於儒家焉。

雜錄

劉宗周《劉蕺山集・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予讀《天泉證道記》，知王錢二先生並傳陽明子教法也。子嘗有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先生推明之，爲四無之說。而錢先生則謂，是師門教人定本，不可易。遂舉以質。陽明子曰，汝中所言可接上根人，德洪所言可接下根人。世傳王門教法有此兩端。予嘗謂，一有一無，語語執著，不免王先生駁正，固也。故子亦不覺訝然自失，至許爲顏子明道所不敢言，是果信以爲然矣乎。子所雅言，良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即天理，爲其有善而無惡故也。知爲有善無惡之知，則物即有善無惡之物，意即有善無惡之意，而心之爲有善無惡可知也。古之言道者，至性善一語發洩已

盡。卽言及無字，已成剩語，云何得有上根法。惟佛氏則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王先生四無之說意本諸此，此眞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而王先生獨敢言之。甚矣，其敢言之也。王先生方以爲與己，筆之於書以艷來禊，無乃與良知之旨適相刺謬乎。錢先生嘗有論學諸書，大抵不離良知者近是。予獨喜其言良知，絕不作有無善惡註腳語，墮學人以執見，尤爲善發師蘊。乃知當日定本之言，殆亦一時權論，而未可遽以概先生也。先生嘗謂，王先生曰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闡道妙，發性眞者，皆賢人之言也。此可謂天泉斷案。先生有裔孫集生，能讀先生遺書，因與友人王金如摘其尤粹者若干條，爲要語示予。予曰，何儉乎。曰，先生之學雖不盡於是，而教法則已備是。子不云乎，錢某接下根，殆爲吾儕而設。予曰，有是哉，其下也，乃所以爲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夫不離愚夫愚婦，而直證道眞。徹上下而言之者，其惟良知乎。此非直錢先生之言，而子之言也。學者欲求陽明子之教，必自先生始，而集生與金如獨能闡揚先生之言，亦可爲善學也已。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

綜述

王畿《王龍谿全集・鄒東廓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睦州，少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廓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於人久矣，初稿刻於廣德，次刻於維揚，今復刻於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爲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可見之行。觸幾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門之士，孰不聞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守而不變者蓋鮮其儔。以先生之才力譽望，有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千百年於茲。世之學者，沿習於意見之偏，測度假借，非溺於虛妄，則入於支離。中行旣鮮，法守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呶呶其間，寖幽寖明，僅僅以有今日，蓋亦艱矣。所幸良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於意見，先橫不然之心，未有聞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而引長之，猶恐告者之瀆而信者之未至，況忍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門人，各以其所見爲學，而後散之四方，莫相統一，故傳之不能無弊。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無聞焉。是雖同爲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訓，緣聞而修，求入於悟。寡欲以爲靜，非爲虛也。應物以爲常，非爲支也。教學相長，以教爲學，不以所得爲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微以復完本體爲不足。其用心可謂勤矣。譬之克家之子，日勤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墜，以陷於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躋於精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習染之後言之，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是自畫也，或失則鮮。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欲污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也。然則先生之所自信與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鄒守益《東廓集》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 鄒守益《東廓集》十二卷，《遺稿》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東廓集》十二卷，明鄒守益撰。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隆慶初追益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守益傳王守仁之學，詩文皆闡發心性之語。其門人陳辰始編錄所作爲《東廓初稿》。東廓，山名，守益講學處也。諸門人又梓其切要者一百二十四篇，名曰《摘稿》，而晚年著述則未之備。是編爲嘉靖中所刊，題建寧府知府劉佃彙選，同知董燧編次，通判黃文明掄集。又題門人周怡、宋儀望、邵廉續編，孫德涵等十八人重輯。錯互顚舛，莫知竟出誰手也。史稱世宗欲

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下獄拷掠。嘉靖二十九年九廟災，守益疏陳上下交修之道，又忤旨落職。其疏具載本傳，今集中乃不載。考《千頃堂書目》，此集之外尚有《東廓遺稾》十三卷。今未見其本，或別收於遺稾中歟。

歐陽德《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綜述

王畿《王龍谿全集・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集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少洲馮君慮其浩博，授集於予，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莊尹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叅互校輯，共得文若干篇，釐爲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脈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遡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脈之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卽良知之知，識卽良知之識，聞見卽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卽從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沉粹慧敏，才足以達。素爲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蓋無所不至。而其顯體默究，孳孳亹亹，以繼其志，亦無所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未嘗不爽然稱快，以爲聞所未聞，若飲醇醴，盎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眞機。戒自欺以求自慊，卽所以爲愼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蓋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爲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於貞觀之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爲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卽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已者矣。

胡直《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序》　歐陽先生文莊公既薨之十有五年，其門人淮南李公晉秉大鈞，闗天下學士大夫延頸歡曰，歐陽先生抱聖人之道，未獲大行，今恢而張之，終先生志，必李相君也。於是李公慨然嘆曰，宏先生之學者，予不得讓焉。乃取先生文集，摘其要者彙成若干卷，江陵公序而廣之，以屬方伯馮公，謂吉故先生鄉也，謀諸太守周君刻置郡齋，而先生仲子中書君復屬直叙之。直少從先生游最久且密，面授手勒，更僕莫殫，未嘗屬草，故多不見集中。然耳習先生之學，則直亦不得委焉。自孔子語理曰，易知簡能，天下理得。夫易知者，卽吾心良知是也。故明道之訓格致曰，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不役其知，非所謂良知乎。學者不信孔子明道，惟取決在物爲理之一語，競力窮討，莫克反其本，學術皆爲天下裂。陽明王公起自絕學，亟示之曰，大學致知，乃致吾之良知，非專外也。一時豪傑響應，而獨稱歐陽先生爲盛。先生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諸公。公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先生遂悟，良知眞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繇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根心生色，人我靡形，積久宥密，愈眞醇而愈輝吉。筮仕州牧，民士戴祝。兩守成均，教學寖昌。天下士方沈訓故競詞章，信學者希然。一聆先生謦咳，飫其誠，飲其和，莫不爭師事之。先生教人，不事規條，而雅善開發。要其旨，則以自知爲入門，以庸言庸行一循其獨，直而行之不動於氣爲格致之實，以大人萬物一體，明明德於天下爲志願，以無有作好作惡，蕩蕩平平爲操鵠，以與人爲善爲程課。蚤歲貽書大宰羅公，中年往往復雙江聶公，決千古疑，若指諸掌。稽其所語人者，其卽所自得者歟。故言出而天下莫不傳誦，事成而天下莫不悅服。推其心，惟懼一人不入於善。游其門殆亦不下三千，非獨元夫鉅人競相師慕，雖夙稱神奸，炙先生言貌，未嘗不瞿然傾化也。晚起宗伯，荷

知先皇，益以斯世自任，若有宇宙在手之意。弼亮闓猷，已見崖略，血誠至公，風動上下。其利害不入心，故憑河而不卻。其毀譽不奸志，故包荒而忘遐遺。其度休，故常任天下而人不疑。其道遷，故變通鼓舞以盡神。災異建儲二疏，皆當時所禁舌難言者，而獨發之。識者謂，先生之學，允乎周於天地名物。上承孔子、明道之正脉而跡之，在朝則夷夔之直清寅恭，伊旦之臶躬吐握，殆兼有之。自陽明公後稱全才者，先生弗可班矣。而時勢之左，竟莫遂其初志。乃開退語所親，有捐世之意。比寢疾，方欲乞身，而不幸長終矣。悲夫，先生視宇宙誠吾身，矧曰斯道大行，不在其身，已在其門人。而淮南公又能紬繹遺言，以嘉惠今天下士，將逮於無窮，至是則先生復何憾焉。直獨念良知之體，其本無一物，而其究則所謂周天地名物者，不可以聲臭求而形骸隔。故先生雅言，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眞致其良知者。是以先生之學，葛藟可備採擇，而買菟可爲腹心，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良以是也。雖然，是道也廣矣，向使有一物岐於其中，則卒乎其爲之隔矣，又烏能通於天下之大。彼隔焉者不足言，而世之學者又多以有物之體，依傍於無外之道，遂至縱任自恣，無復格致之實，以致憂道君子，又復抶以虛寂，若指良知爲不足者。誠如是，則異乎吾夫子所謂易簡理得者矣。噫，此非良知之不足也，由學者未能眞見良知故也。夫良知本無一物，則既不可以縱任，而亦未嘗不虛寂。故必有眞志，然後能眞見其良知。真見其良知，然後能以無物達無外，家國天下可坐理矣。此固淮南公之深矚，亦先生遺旨也，直何足以竟其蘊。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歐陽德《南野先生集》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 歐陽德《南野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歐陽南野集》三十卷，明歐陽德撰。德字崇一，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莊，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王宗沐所編。凡《內集》十卷，皆講學之文，《外集》六卷，皆應制及章奏案牘之文，《別集》十四卷，則應俗之詩文也。德之學宗法姚江，故惟以提唱良知者爲內，而餘則外之別之云。

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

綜述

尹臺《雙江先生文集序》 《雙江先生文集》總十四卷，爲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貞襄聶公之遺文，其從子儀部君子安手類輯之，刻以傳諸天下者也。儀部與余同第進士，友善目余。〔余〕往侍游先生於京師，特辱不鄙視。每出朝相過從，輒舉所自得，反覆置論辯，不極密微不止。意先生之文，余或能一二稍得其深者，故集方議刻，卽走書屬余序之。余念先生，自壯齒以歷既耄之年，未嘗一日不孳孳於學。其學也，未嘗一日不以古聖賢之道，體悟約踐於身，俛焉期必以至之。故天下學士大夫，有聞先生之風者，莫不願得先生之文讀焉，非獨忻重其文也，誠欲因文以求先生之學，庶幾得其自至古聖賢之道者，以反諸身，不謬所從事。則余欲序先生之文，不推明其學之本要，使天下咸知先生遺言之果足以信世也，其敢爲儀部君復乎！故奉其屬數年，屢爲之而輒罷。誠以先生之學未能卽確然無惑於中，則言之徒爲不中實之窾焉耳。乃今卒業斯集，研窮後先辨難之旨，始妄意先生之學。殆據其成德爲訓，所謂身有之故能言之，其體悟約踐之微，要未易爲衆人究悉也。夫先生之學，以歸寂爲宗，以致虛守靜爲入德不易之極。其所受雖有從出，然自得於反驗默識之際，以超然獨契乎千載之上，豈世之淺聞膚窺者所能遽涉其津涘也哉！今天下學士大夫疑先生之學，咸以爲其趨高矣，然或卑之若有棄。其致遠矣，然或邇之若有遺。其從入不詭聖人之指歸矣，然或若未免襲沿二氏之筌筏。蓋余往事先生，抑常恨聆其教時，猶私扞格於中，惘惘焉懷不祛之惑，至寤寐求之，積之踰十年之久，乃始憬然於先生之說。其類水之凝釋於水，溢流江河無異浸者也。顧今未深達先生立言之奧，猶以其歸寂之宗出禪，致虛守靜之功出老氏。而先生時時據引間，不無出入於二氏之書，則四方慕學之士，其不蹈余昔之所疑焉寡矣。余安可不考鏡厥緒，以爲

讀先生之文者告邪。夫先生之言寂，本《易大傳》之無思爲，其以生生之易，出之爲感應之神。豈若釋氏之滅有求寂，墟然自絕其生理，至斷肢體棄倫常不悔者之類與！先生之言致虛守靜，本易咸之虛受，艮之止所無失時，其致大本未發之中以立天下之有。豈若老氏之主虛極靜篤，爲歸根塞兌，專氣致柔之攝用，而私利其身，至芻狗萬物，搥提仁義而不顧者之類與！其不深詆二氏之非，而間据引其說相援證，無亦探極性命之本，以爲視聖人特毫釐之差，固無病乎！其合而取之，乃終之背違千里，斯又不必智賢之能辨，抑奚庸摭前聞以肆支說之呶呶者邪！雖然，先生立教，凡於道之統體悉備，然皆上達之能事也。其若下學之自卑自邇，積小以高大者，多似未之詳焉。豈所謂先立其大者，本具則末無不貫之推與？故余妄意先生之學，直據成德爲訓，其辯難皆舉所身有者著之，宜非學焉而未至者之足喻耳。昔程先生稱，聖人格言在《論語》，微言在《易》、《中庸》。故雖以子貢之達材，猶不得與聞性與天道。則先生之學，其信否固宜俟後之作者於百世。而余敢遂謂一二能得其深者乎哉？先生孝友稱家族，忠節振朝著，功澤施列郡，風猷動四方。史必且述載之以標聞來世。諸若文辭則信其才情所至，要非平日所專志而肆力者，然光明峻潔之操，雄俊邁往之氣，周流乎撰叙辨質之間，抑足並穹壤長存矣。茲天下所共睹識，余可無贅說者也。

吴鳳瑞《雙江聶先生文集序》　雙江聶先生學於陽明王公，行業文章無一而不王公也，學者並稱之王聶云。先生歿，從子諫議大夫子安，率其門人輩編次先生遺文，裒爲十四卷。永豐令校而刻之。叙曰：致良知之學幾晦而復明者，其在茲文哉！夫格致之功不離應感，無應感則無物，無物則無知。知因物顯，物由知著，靡有功次，不分先後。王公之說盡矣，盡矣。先生則學本致虛，功先歸寂，似稍涉功次，分別後先。豈固於師門自開一戶牖哉？蓋以學王公者，率多樂其易簡，歉於默成，從其所知，與物遷轉，認知識爲本體，狃見聞爲明覺。究其所存，因緣世故，流浪根塵。虛湛寧一之體，淆然汩矣。是皆知感而不知寂者也。先生曰，寂蓋救學者奔蹄縱翼之勢，而教以寧心定氣之功，豈固與師說背哉！曾子傳格致，授之子思。子思不言格致，而示之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豈不知師說之當守哉？蓋不聞者非不聞也，聞無所聞。不睹者非不睹也，睹無所睹。夫無聞不聞，無睹不睹者，聲色耳目，通乎覺知，常感常應，格物而致知也。見無所見，聞無所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常感常寂，意誠而心正也。孔子之徒通六藝者七十子，及夫論仁，則曰日月一至。是物可格，知可致，意獨不可誠，心獨不可正乎？或所格者亦文藝之博，而格致之教亦已病矣。其曰戒愼恐懼，蓋示誠正之功於格致聞睹之中也。先生之於王公，猶子思之於曾子。言雖人人殊，而道則一致矣。不然《中說》擬《論語》，《元經》擬《春秋》，其說似而旨同矣，何以爲僭經耶？嗚呼！先生之學，今□□而知者，固無待於斯文也。或百世之下有欲聞而知之者，不能無待於斯文也。君子曰，聶集當與《傳習》諸錄相表裡。茲用鋟梓，俾之並傳云。

著錄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　聶豹《雙江集》十八卷。

《明史・藝文志》　聶豹《雙江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雙江文集》十四卷，明聶豹撰。豹有《困辨錄》，已著錄。是集乃其姪禮部郎中靜所編，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皆文，第十二卷爲詩，第十三卷又爲壽文、雜著，而註曰即《困辨錄》。疑靜所編本十二卷，其後人又摭壽文及《困辨錄》附見其後也。

雜錄

羅洪先《念菴文集》卷一一《困辨錄序》　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桎梏，視不踰垣戶，塊然獨居。羣聖諸子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叅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黄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翛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良知之學，悦之，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

而察之，孰感以爲心，即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心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敘而梓之，質之於知言者。

又《困辨録後序》 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說，天下議之爲禪，嘵嘵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含寂感內外而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曰，吾內守者寂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滋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視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離物以爲視，離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懼嘵嘵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果未可齊也。昔者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聞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暇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留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視而不容翳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穆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虛者能之。故致虛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物而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內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內也，所以求豫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禪固賊道也，而其內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視所謂理者，何啻於其目之眚也，而豈患其相入哉。故言有相徇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嘵嘵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膠者乎。今世言聰明才辨，見聞強敏，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夫也。其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反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兢兢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諱，其爲逐聲與塊也夫。且吾亦嘗聞而哂之，以其爲億也，及逮而送之境，無戚言憐色，以亂其常。蓋未幾而是錄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蓋余困而後能知，又信於未言故也。

羅洪先《念庵集》

綜　述

胡直《念菴文集原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閟不著。百氏雜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委瑣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此文之別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且語道，果誰昉乎。《虞書》不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外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唯恐不至，而不知委瑣近俚之言諷若搏沙，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益落，蓋交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國家自弘治正德以前，棟道之儒不嫻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爲道也，翩然

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遠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兼江陝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已慕爲古文，比十五遂慨然以斯道爲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高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爲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惑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今皆以欲機合微體，將求道心，不可得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靜歸寂辨荅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眞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徵也。其教學者，恆取證於靜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靜之有無，寂感之先後。蓋致微而一，上達天德，非膚學者能測也。嘗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文，倣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爲之矣。移荅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洶瀾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子曰，文不在茲，直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少方將營刻，以內召未果。今令蘊君誠齋以先生生平力於道，匪徒力文，宜慎擇語學者，彙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其他酬應諸雜著，統凡若干卷，蘊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爲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眇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家邦，徵諸遐邇，嘐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羅洪先《念庵文集》十二卷。

《明史・藝文志》《羅洪先全集》二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念菴集》二十二卷，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爲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謂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荅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洶瀾之致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

何瑭《栢齋集》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何瑭《栢齋文集》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何瑭文集》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栢齋集》十一卷，明何瑭撰。瑭有《醫學管見》，已著錄。瑭篤行勵志，其論學一以格致爲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謂，甘泉以存心爲主，予以格物致知爲先。非存心固無以爲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則心之體用益備。其生平得力在此。故當時東南學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說，而瑭獨以躬行爲本，不以講學自名。然論其篤實，乃在講學諸家上。至如均徭論兵諸篇，究心世務，皆能深中時弊，尤非空談三代迂疎無用者比。雖其文體朴質，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有體有用，不支不蔓，與雕章繪句之學固又當別論矣。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爲嘉靖己酉鄭王所刻。鄭世子載堉即瑭之甥，其律數之學，皆受之於瑭者也。

呂柟《涇野集》

《明史・藝文志》 呂柟《涇野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涇野集》三十六卷，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其集初刻於西安，既而佚缺。其門人徐紳、吳遵、陶欽重爲

刪補編次，刻於眞定。此本卽眞定刻也。枏之學出薛敬之，敬之之學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然頗刻意於字句，好以詰屈奧澀爲高古，往往離奇不常，掩抑不盡，貌似周秦間子書，其亦漸漬於空同之說者歟。

楊慎《升庵集》

綜　述

周復俊《楊升庵集序》　予少聞揚子雲其人，湛默自守，不欲矯然於世。意其中若無餘者。及觀《甘泉》、《河東》、《長楊》、《解嘲》、《解難》，厥辭淵瀠，凌摩盪擊，飄轉流互，儻習如神。至《太玄》、《法言》奧矣，又何所暢懸殊也，其儷桓生，屈侯芭，有以哉。皇明光嶽氣完，英賢雲蒸，文道古雅，滇南戍史成都楊公愼興焉，人皆云今之子雲，其信然耶。公幼慧穎，八歲卽點綴儷絕，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詷之，皆生平所未了。公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歎曰，此眞才子。既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逾湜而遠。未幾恩譴濱雲，違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於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嶢，扃絕世務。時與韻士浮鱸游龜，窮金碧林泉之勝，人間斷簡奧篇，延搜極殫，行游飲嘯，唫披不徹。獨舞之暇，著書五六十種。扶疏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眞，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迺今兼之。以故含英擷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尙焉。當此之時，寧知公與子雲，其孰爲雋也。君子曰，大夫低回新室，竟蒙投閣之恥。公揚音吐氣於聖朝，雖投荒三紀。寂歷以終，不逮翊皇，猷輝帝制，殊可悼。盡方諸子雲，一何夐邪。公爲文，憲章遷固，翱翔晁賈，總轡於屈宋，染指於王劉，濯纓於權柳，而扶搖縱恣，有其似之，不必摹擬而始工，則奚止馳駕子雲已乎。公自稱，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今茲所覩，特九鼎之一臠，旃檀之片香已耳。俊往時總憲蜀臺，邂逅公金沙寺，謂予不鄙。斯集幸刻諸吳中，予旣口諸心許之，慨徐劍徒縣，嵇琴沈響，爰次遺編，並叙其世，庶來葉有考焉。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楊愼《升庵文集》八十一卷。

《明史・藝文志》　《楊愼文集》八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升菴集》八十一卷，明楊愼撰。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集爲萬曆中四川巡撫張士佩所訂。凡賦及雜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又雜記四十一卷。蓋士佩取愼《丹鉛錄》、《譚苑》、《醍醐》諸書刪除重複，分類編次，附其詩文之後者也。愼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至於論說攷證，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疎舛。又恃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遂爲陳耀文等所詬病，致糾紛而不可解。考《因樹屋書影》有曰，『《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爲一書，顏曰《翼楊》』云云。其語頗爲左袒，然亦未始非平心解鬬之論也。諸書本別本各行。士佩離析其文，分類排纂，合而爲一，較易檢尋，而所分諸目，較《丹鉛總錄》亦尙有條理，故仍錄之集中，備互考焉。

陳第《一齋集》

綜　述

焦竑《澹園集》卷一四《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

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

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屏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爲人之大略云。

又《澹園續集》卷一《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沿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圖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圓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羲《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今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羲絕不相涉，亦已謬矣。

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爲臆見，又何其愜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抒聖眞，折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壹寄諸蓍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嗚呼！卦寓於蓍而卦非蓍，故得卦者忘蓍；數託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

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劈鬅亦略可攷。一齋子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羲《易》，殆天啓其衷，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爲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眞奇特耳。

陳第《意言小序》　先年兒輩檢刻《謬言》，尚有一編，頗異，恐駭聞見，藏之故篋。去夏偶錄數語，寄玉融林日正，乃其報書謂，若未叛於道然者。余小子竊知其故矣。夫饑必思食，興必思飲，及其醉飽之後，則溪毛野蔬，辛螫吭噬，苦蝕唇牙，反數數舉也。何者。非此無以解醉飽也。日正醉飽經傳子史久矣。豈其誤有取於是耶。今年正月，風雨連旬，杜門擁几，因胠故篋視之，復增數十條，將以盡質之日正，其以爲叛道與否，所不敢知。雖然，溪毛野蔬，誠不可與精膳旨酒並列。倘以俟夫醉飽之後，安知其終無舉七也者。噫，此在人也。余小子則偶有窺見耳。若謂有求爲異，有求爲非異，實非論述之本心也。因名之曰《意言》。

又《書札燼存小序》　鄙人生平，書札絕嬾，遇有應酬輒不屬草。即屬草矣，未幾悉付之火。以其泛泛寒暄語，無所用留也。薊門十年，訊答頗多，於煨燼中檢得數篇，題曰《書札燼存》。及歸田出遊，又十餘年，訊答差少，亦於煨燼中檢得數篇，續附原牘，通凡二十餘篇，以其稍具朦瞍之見，不忍棄也。今秋，寓居溫陵之南臺，天景幽邃，朝夕晏如，偶念往來數君子者，不覺存歿相半。夫歿者久爲灰塵，存者又落落散處。停雲展卷，感慨係焉。中如郭道見趙思國，皆直諒多聞，得年僅四十以上。彼且藏其狂言以死，又孰能發余之狂言者乎。恐遂遺落，付之剞劂。客問，數十餘年，僅僅得此，何其少也。曰，樂毅報燕王，魯連遺燕將，不過一篇，而議論人品可以概見。今

此二十餘，直矇瞍唯唯耳。方厭其多，又烏乎見少。

又《謬言小序》 余晚年抱病郊居，應接殊寡。獨兒祖念日夕侍，每有疑問，輒以意剖之。祖念素無記性，未幾輒忘矣。潛圖所以備遺忘，資觀省也。乃時以片紙，書所論說投之篋中。歷二年餘，得二百一十餘條。又以意分爲八篇，書帙以告。余曰，兒用是安爲乎。對曰，備遺資省爾。然得意者詞多支，得詞者意反失。乃稍爲刪闕還之，且戒曰，能言不能行，余所羞也。兒徒口耳吾言，不能體諸躬行，余所惡也。試藏篋中，爲兒異日左券。不然吾將毀之覆瓿矣。已而家兄覽之，謂余曰，祖念用心良是。吾與爾少時，先人訓戒不爲不備，然今半記半不記。思之，未嘗不淚下也。祖念得此，可終身佩矣。且弟言吾不能定其是非，弟可出之以請正四方君子，惡用深藏爲。於是祖念問名於余。余曰，謬言也，惡是名。無已，名之爲『謬言』。因紀所自，以志兄弟父子交修之意。

王艮《王心齋先生遺集》

綜　述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既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負販，不信己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棄而胥徒，不信己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或者又曰，言信則修爲已乎？曰，不爲烏信，不信烏爲？千金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遡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爲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不知乘，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王妄號而已矣。不然而有盲爲者，業負販則曰吾積累以致裕焉。儘其積累，終身負販之雄而止已。事胥徒曰，吾操勵以階進焉。極其操勵，終身胥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龍溪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如先生者，眞以一窶子而立享千金，以一匹夫而坐位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眞爲聖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多，而先生之語寡。眞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効。眞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修先生之祠，今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語，而命予元鼎千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特深。不肖固願爲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爲聖，舍先生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一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著　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王艮《心齋文集》六卷。

《明史・藝文志》 王艮《心齋文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心齋約言》一卷，明王艮撰。艮字汝止，泰州人，王守仁之門人。《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良知之旨，中有稱先生者，皆指守仁。《明史・藝文志》載《心齋語錄》二卷，此本改其名曰《約言》，又止一卷，亦《學海類編》之節本也。

顏鈞《顏鈞集》

何屬乾《顏山農先生遺集舊序》　永新山農先生，布衣理學也。師法王陽明，開講豫章，傾動一千五百餘人，其間侍座稱弟子者，則羅近溪也。竊疑近溪樹理學之幟，凡王侯將相皆其弟子，乃弟子於布衣之間，何爲耶？自後邑宰管公心園以其遺稿，具詳督學陳公雲怡，乃登先生於鄉賢，至今俎豆不絕。丙午夏，愚山施兵憲，馳檄至署，訪其遺稿，無復存者。再四旁搜，獲二十餘篇於賀僧護篋中，卽此見僧護之篤志嗜古矣。因謄呈覽，檄命付梓。夫何裁官旨下，而愚山載遺稿東歸，未遑梓也。嗚呼，先生之道東矣。已徵之文獻，或化爲祥雲靈芝耶？

近得子冀賀隱君立傳，欣然曰：『先生手澤，藉以不朽乎！』因讀其遺稿，大略無剿說而多創談。以急救心火爲講學第一題目，若曰，秦火之焰，雖焚經而經存。心火之焰，不焚經而經亡。更謂，孟氏放心之旨，乃將名利之心，一切放落。猶良醫慰病者曰，汝放心，霍然起矣。此皆先生獨創之談也。若剿襲格物良知之說，升壇吁衆曰，我理學祖陽明而宗近溪，先生以爲此心火發而未落也，須急救之。又聞先生居家孝友，爲鄉里儀型，是以行已無愧，宜乎陽明曰吾弟子也，近溪曰眞吾師乎。以故數百年覽其遺稿，猶想見其爲人，非區區布衣所能及也。訛言先生有資於近溪，拂其意，怒而跪羅於楊前，如意乃解。嗚呼，理學先生豈有如此之氣象耶？予姑不深辨。惟恐遺稿湮沒於蠹笥，同付於荒烟蔓草也。幸黎夫子，名教干城，敬呈以進，表章之功，豈異人任！諒不曰賀隱君之傳與予之序，亦足以不朽。先生『糟粕』具在，願與理學諸君子共醉焉。

尹繼美《顏山農先生遺集凡例》　一、先生文集，不惟未曾刊行，卽鈔本亦罕覯。此本係嘉慶初哲嗣特璋上舍所搜輯手錄者，後轉落他氏之手。比年哲嗣鎭瀛茂才復後得之，尹介峰孝廉爲珍藏之。今刻以此本爲底稿，用附刊原鈔跋語，以志是書之幸存，賴有此爾。

一、校勘先輩遺集，雖斷簡殘編，足資考訂。近日賢裔學淵，再三搜輯，復從中陂獲一舊鈔本，首尾脫簡甚多，疑卽此本所從出者。就其中所有核之，此本尙有遺佚。今采論辨二首，耕樵問答一首，且藉以訂正此本之誤處不少。又《旅詞》一首，其末與此本互異，今附注於下。

一、康熙間，何公不息撰《又尙集》及序先生遺稿，只謂得文二十篇，並未言其有詩。今按此本，文數過之，而詩亦多，豈渠時采訪未遍耶，抑所謂二十篇者係渠手選擇耶？但其本不可得見，其序尙存。今仍錄之，以冠集首。

一、考先生文集，原係自手編輯，如失題序云：『將心供詳爲首冊，次規邱隅昭揭成功。』又云『編緒全規』。而《履歷》篇中亦有緒錄全集之語。世遠年湮，文多散佚。又篇第錯亂，且無卷目，其自編義例不可復考矣。今依類編次。

一、考志乘並載公所著有《山農文集》、《耕樵問答》，是《耕樵問答》在文集外矣。原鈔《耕樵問答》雜入文集中，已紊舊緒，今欲別行，又篇數甚少，不能自成一書，故另編爲一卷，以次雜著之後。

一、先生志在倡明道學，不求工於文而文自工。如《告天下書》及遊記等篇，皆傑構也。論辨諸篇，晰理深奧，亦多俊偉之作。其有字句或涉於不馴者，蓋雜以語錄體，似不當爲訾議。若《耕樵問答》一種，正語錄體也。

一、韻語似非先生所長，不惟古體用韻通叶太寬，卽近體用韻亦時出入，然語多喻道，並當錄存。蓋專於心性之學，所作只抒其心之所自得，不拘拘於古人成規也。觀者當以是鑒別。《勸忠》、《勸孝》二歌次韻也。《勸忠歌》少二韻，疑有脫文。又，他書載《勸孝歌》爲唐人作，今並存疑。

一、文體至嘉隆間，風尙古峭，其失者或至主澀。先生之講學也，立說多新創，故其文更覺佶屈難讀。如聚斐、神莫、哲晢等字句是也。羅近溪亦謂其『與人札三四讀不可句』。況原鈔多脫訛顚倒，校閱倍艱。今詳繹文義，敬謹考訂，其有句讀易致誤者，間釋一二，其有不能通者，或用小注，或用方圈以闕疑。且校書如掃落葉，其有本誤而未及正誤，與本不誤而鈔刻致誤者，亦必不少，均望高明補訂。

何心隱《何心隱集》

張宿《刻何心隱裴桐集敘》　向讀卓吾《何心隱論》，竊高其人，每以不得讀其書爲恨。秋夜篝燈，簡敝篋亂帙中，得心隱寫本一部，先君子手澤

存焉，泣數行下。念先君子賦質忠信，亦十室中人，惟矻矻以教子爲樂，故於往哲遺書多購藏焉。宿不孝，於學無所窺，但勉讀父書，期仰赴先君子屬望之意。茲本世未有衆見者，聞屢有搜而未獲，輒自謂爲一家之書，曷若爲一國之書，爲天下之書，先君子之澤不更溥哉！乃出而謀諸麻城李孟白先生、仁和錢長人先生，暨同社易子曦侯、陳子孺子、梅子惠連、陳子士業、王子屺生、史子孟島、劉子聖初、李子公楫、周子叔毅輩，意欲授之梓人，而私評之曰：『江陵相國間世奇才，讀其集猶有餘慕，曾不能容一布衣，未免白璧微瑕。卽心隱師法孔子，布帛菽粟，初何奇怪，而坐忤時相，或亦心隱之不足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有甲乙兩國手，俱以活人爲心，甲則教人調養元氣，保合精神，勿使受病，其言若迂緩不切痛癢者。乙則診脈視息，臨死瀕危，施以針灸，投以猛劑，移換臟腑，接續性命，功效亦甚奇捷。而聞彼迂緩之論，不但乙不喜甲，卽病者亦不樂聞甲矣。當時江陵柄國，聖主冲齡，獨焦勞重任，內安外攘，所謂刀刀見血，棒棒有痕，非欺人語也。條陳學政，不欲以空言肆害，慮患誠深。乃有聚徒而處，聯席而譚，字字迂緩者出而抗之，設令天下翕然宗往，適以爭相國之衡，將使相國之權不伸，而相國之志不遂，奈之何不亟謀除此布衣耶？雖然，相國焦頭爛額人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以心隱侍君側，相國不愈逸乎？惜夫當日無以此語相國者！倘相國今日而在，讀此遺編，當必曰：冥冥之中，負我良友。定爲之傳其書以報其死，斷不至落草莽中，令書生輩爲桓譚矣。』

羅汝芳《近溪子集》

綜　述

杜應奎《近溪羅先生集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於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走筆爲之，顧藁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願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年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卽錄中之一二藏於家者，與聶友繼皐書刻以惠同志。刻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贛曰，臣譬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

詹事譚《敘羅近師集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哉？雞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浪，人恆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夷知其爲至理所寓，而明之以廸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眞，而感通爲甚速也。講幼從外傅，則爲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成諸先達，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卽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卽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敏黽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疎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祭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末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贲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於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靈，虛含昭曠，物我天地，妙合員融。乃知聖人爲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況於人耶。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眞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顧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孔孟心法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爲明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

耿定向《讀近溪羅子集》　萬曆癸未，余敘《近溪子集》時，未覩《近溪子集》也。第憶往所聞諸近溪子，與時所欲質於近溪子者，藉手杜生就正云

爾，不虞近溪子卽以弁之簡端也。越乙酉冬，迺得《近溪子全集》。把玩累日，不能釋手。俯而誦，仰而嘆。曰，嗟夫！近溪子之學，其日新迺如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溪子譚道，直指當下性眞，令人反身默識，絕不效世儒詹詹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搴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以後，近溪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以肆。其時譚道兩都間，爲寓言以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惝怳，譬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甚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雋，往往左袒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儗，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逕甚明，粹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儅釋家語柄，而儅釋之奧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內外界防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懩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卽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祇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眞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鱗之縱巨壑，卽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天人，豈不愉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卽《近溪子集》中，近溪子之道已可自足矣。區區一縷血誠，願近溪子亦更無事旁求也。

李宏甫曰，近老解經處雖時伾已見，然縱橫自在，固無一言而不中彀率也。雖語言各別，而心神符契，誠有德之言，俾孔孟復起，豈不首肯於百世也耶。

又《近溪子集序》 余讀《近溪子集》，掩卷嘆曰，嗟，羅子之學，日新如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羅子，於時羅子談道直指當下，令人反身默識，不效世儒者占占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搴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以后，羅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以肆。其時談道間爲寓言，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惝怳，譬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甚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雋，往往左袒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儗，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逕甚明，粹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儅釋家語柄，而儅釋之奧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內外界防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懩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卽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祇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眞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鱗之縱巨壑，卽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天人，豈不愉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卽《近溪子集》中道已自口足，願覽者深玩，毋它求也。

又《題近溪子明道錄》 余冀爲近溪子題《踈山會語》，其詞甚俚且贅。近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契於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於余。嗟，余於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翩然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靴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卽庸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遡其心神，則固爛然粹然，大足媲美前修，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墻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大者罩天地，而濶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恆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恆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亦妄自信，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然堂闥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瞥然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如此，無縫可下鎚矣。心竊哀之，因反身循省，安知余所自信者非堂闥井管耶，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余之哀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若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聆其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卽其詼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卽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己矣。故又冲然欲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矜也。亡論初機淺學，卽披緇操觚者流，苟一言有幾於道，未嘗不讀嘆，謹識之，如獲拱璧然。

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於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崇精於身心性命之微，恥矜妍於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騖於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

胡僖《叙近溪羅先生集》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於貞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說爲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旰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年，其宦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爲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鴞黠(焰)(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爲角莽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氣，其勇於有爲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還旰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爲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眞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毀譽，不搖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爲，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予從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麗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宜諸言而成章爲文，措諸行而成章爲業。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概，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予於文未能學間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故摭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爲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叙。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羅汝芳《近溪子集》十二卷。

典籍總部・明代部・文集分部・羅汝芳《近溪子集》

《明史・藝文志》 羅汝芳《近溪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近溪子文集》五卷，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其學出於顏均，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泛濫。故其說放誕自如，敢爲高論。著述最易成編，多至四五十種，即其集亦非一刻。有《近溪子集》，其門人杜應奎編。有《近溪子全集》，其孫懷祖刊。有《批點近溪子集》，耿定向所編。有《批點近溪子續集》，楊起元所編。有《明德公文集》、《近溪先生詩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編》，有《從姑山集續集》，並其孫懷智所編。有《明德詩集》，其門人左宗郢刊。今多散佚。此集則其曾孫萬先所刊也。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

綜述

劉元卿《耿天臺先生文集序》 蓋予讀耿師盲子喻而稍有啓云。夫蘇氏之喻盲子謂日不可以形求也，師之喻盲子謂日不可以色求也。然皆就生而眇者言之，未及夫眇而復明者也。有眇而復明者，見天日燦爛，驚駭張皇，翊翊不能休。旁有曉之者云，爾昔固在天日之下，特日用不察耳。此不足異也，顧今所以用明何如。如視不踰只尺之間，其爲用也小，即察及於烟霄之外，其爲用也虛，惟審諦出門之途，智及邦畿之大，庶幾子之目與子之足始相遊於無窮。於是復明者悟曰，善哉，子之曉人也。斯又盲子喻未竟之旨乎？吾師始以盡倫爲志，猶探盤而求日之形也。既舉筆有悟，蓋從有入無，如盲子霍然見日色矣。俾世穎慧者覩斯光景，非玩弄狂恣，則耽無溺妙，其不爲張皇天日者幾希。乃先生不自已也，而求友資切，方殷殷焉。故愼獨樓之證，又從無入有，如墮橋踐實地矣。而先生猶未已也，審伯夷、伊尹、堯、舜、孔子之途，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故。於是灼信淵淵浩浩，爲孔子之邦畿，而立人達人，乃學孔之路徑。蓋自此若亡若虛，不厭不倦，以遊乎無窮。

斯則踐實地，而尤能辨於所踐者乎。其及益遠大矣。師誠斯世斯道之正法眼哉，未易與方外玄觀，闌中管見者談也。往師詩文未有成集，余於都邸合諸所刻類輯成編，先生之精蘊帙括幾盡。叔子銀臺君見而悅之，時予方請告歸里，銀臺君捐俸屬予付梓。踰年梓成，爲識其日月，因發盲喻未竟之旨，明師入悟次第，以觀示來學，且質之銀臺君謂何。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耿定向《耿子庸言》二卷。

《明史・藝文志》 《耿定向文集》二十卷。耿定向《庸言》二卷，《雅語》一卷，《新語》一卷，《教學商求》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耿天臺文集》二十卷，明耿定向撰。定向有《碩輔寶鑑要覽》，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劉元卿所編，凡詩賦一卷，雜文十九卷，末一卷爲時藝。蓋用《宋文鑑》收張才叔《經義》例也。定向之學，歸宿在王守仁，故集中第十三卷以薛瑄諸人爲列傳，而以守仁爲世家，此蓋陰用《史記・孔子世家》之例，不但以守仁封新建伯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列之泰州王艮派下，摘其與張居正論趙用賢、吳中行等書，以爲雖欲少殺其禍，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又摘其劾御史王藩臣疏，以爲鉗制言官。考與居正書在第六卷中，核其詞意，蓋求寬言者之罰，不得不先解居正之怒。求解其怒，不得不先順其意，而使之喜。於是借伊尹之任以獻諛頌，遂爲天下口實。案《明史》定向本傳稱，居正奪情，定向貽書友人譬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嘗之。蓋偶未檢此集，誤以與居正爲與友人，謹附識於此。糾王藩臣疏今在第二卷中，大旨愠藩臣劾巡撫周繼，未以揭帖送都御史。使藩臣所劾不實，定向糾其妄奏可也，乃因遺誤，送揭閱一月之後，始糾其不實，此爭私憤，非爭公論矣。顧允成作客問以詰定向，定向不能答，厥有由歟。大抵定向之學，兼講作用。觀其全集，大略可知。宗羲所論，要不可謂之無因也。

綜述

耿定力《焦太史澹園集序》 夫文奚爲而作？以詮道也。世之畸人韻士，自託於清虛，一切土苴詞章，而不知其用。至子墨者流，又第取古之勝語而離合之，鉤章棘句以相矜嚴，總之於道無當也。焦太史弱侯之文，播於海內者久，其全編未出也。直指黃公頃板行之，而以書勉余曰：『子宜有序。』

憶自先恭簡倡道東南，一時從遊者衆，而弱侯以弱冠輒爲之先，行解兼勝。先恭簡特屬意焉。計其所得，當在淵、參之間邪！久之，識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究六藝之歸，其於道深矣。治時時泚筆爲文，要以闡古先之微言，抒胸懷之本趣而止。卽海內人士，得其片言，莫不歎以爲難得，而弱侯不以屑意也。蓋其所苞蓄者秘且富，故有吞天浴日之奇，而莫測其涯；所冥契者淵且醇，故有弄丸承蜩之巧，而不見其跡。子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夫未有不通乎道而能達者也。弱侯挺命世之才，而負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宜其旨遠辭文，直指橫發，借書於手無不瞭然，以至於達也歟。

余無似，浮湛世塗，上之不敢溺於清虛之見，而下之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其何足以當弱侯？竊自謂與弱侯所切劘，有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姑以是復直指公云爾，非敢爲海內心儀弱侯者嘴矢也。

吳夢暘《焦太史弱侯先生集序》 弱侯先生之文之行於世者，人皆誦習而宗之，而猶以不得盡窺其全爲憾。會其友直指黃公將刻而布之，因出其詩若文若干卷，而屬不佞爲之敍。

曰文之無用者，其文非文；文之無質者，其用非用。故善觀文者觀其質，而質不易觀也。仲尼有云：其旨遠，其詞文，詞達其旨。不期文而文者，六藝是也。文不以旨爲質，而以無文爲質，淺之乎觀質已！苟能不悖其旨，

文不必六藝之襲，而質猶其遺也。至迺昧其旨而強援六藝以自文，此在僭爲經者導之，而後世競爲貌言者，溺其波而莫可挽已。吾必求文於質，舍弱侯先生之文，奚觀焉？

弱侯弱冠而志於道，其文未嘗鑿鑿求合乎道，而出之皆道也。未嘗祖《法言》而詣益精，未嘗祖《中說》而理益暢，未嘗祖中壘父子而識益括，而終不以文掩其質者，旨爲之也。論其詩而爲古之正始，爲唐之大曆，爲其後乎此者而質無所貶；論其文而爲唐之元和，爲宋之元豐，爲其前乎此者而質無所加。則《詩》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求似於似，而似其質之所自有者而已。在《易》之賁，以志文也，賁之上九，文之極也，而必舉質以基之，白而賁，斯曰『无咎』，用之占也，是足以觀弱侯已。

或謂後質以觀文，誠無切於用，而用之則易；先質以觀文，誠切於用，而用之則不易，是乃人事之適然，而君子所不道也。試論兩漢之文，厥質存焉，其時汲汲大夫黯、宋大夫弘，皆無文者也，一黜樂府之非眞，一黜繁聲之奪雅，同時嫻於詞者皆所勿逮，即其言有用有不用，而要之一言而溯其旨，其用微矣。矧迺質有其文，奚患無用哉？

昔弱侯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文指斥時事，反覆數千言，甚偉而約，其旨則唯曰求其寔而已。有如江都、平津皆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所陳皆讜言也，或如其言而不用，或變其言而用之，此其質較然已，用不用暇論哉？迺今三事，大夫賢如直指公者在，卒之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將無江都其人，平津其遇，而斯足以究弱侯之文之實用。嘻，是亦人事之適然，而君子之所願也。

陳懿典《尊師澹園先生集序》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嗤以爲雕蟲小技，談道講學不復以修辭爲務，而文士僅僅以絺章琢句相雄長，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非其眞久矣。夫寧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星日，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如後世之沾沾模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爲文，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

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眞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爲文得古人之法，不尋今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駕。兩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今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覩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蚤，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透悟之妙，於文顧亦絕倫超羣矣。小子典不及事兩先生，而幸以薄技出澹園焦先生之門。

先生之學，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蒐獵於古人之載籍，聞有異本秘冊，必爲購寫。又日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於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子典嘗請爲詮次以傳，先生未遽出也。小子典間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儕輩姍笑，不爲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於此。』先生自道云爾，典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盡洗文人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使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倣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閑於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葉葉雕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顰，詩必初、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

嗟乎，眞儒不世，通才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一脈，獨契千古，勳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於贊化，應德有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眞，其爲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明，東朝啓沃，功在社稷，雲卧累歲，天下靡不日爲蒼生望。茲賜環召起，行且以學術燮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之盛，潤

色輝煌之大，固不盡於茲集。侍御黃公攬轡江北，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爲鵠於今日，其意盛甚。不獨以文爲先生重也。小子典辱先生之知，感侍御之知先生，非世相知之比，輒爲引其端如此。

臧爾勸《焦澹園先生集叙》　侍御內黃黃公既爲吾師焦澹園先生梓其集，序而傳之矣。勸適受事侍御，屬宜言未簡。序曰：

韓退之有言：『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夫情之愉莫愉於占上第，登玉堂，故達官貴人務在采天地之和美，以寫其快，夫是以無幽情；境之窮莫窮於禦魑魅，伍山鬼，故逐臣遷客務在抉天地之黯黮，以泄其不平，夫是以無曠趣。要以朱弦疎越之音與彈絲擊筑分曹而奏，則聽者異焉。

明興，東觀之詞恬澹舂容爲宗，布鵠於潛溪，樹表於烏傷，固入作□□室矣。一時魁標龍翔之英，徒取《大雅》，未遑千秋而至，風采星華，爲國黼黻，乃過而問之澤之畔之濱，何也？即其間才獨高，名獨重，正喻德涵，用修兩君子。然德涵中道廢斥，用修則沒齒碧鷄，執干戈老矣。兩君子皆遭右文之代，《栢梁》雅奏，寶劍雄篇，終不足動聖明之一顧。獨其遺文，彝鼎千古。距今讀《對山》、《升庵》諸集，亦如韓如眞，有不可磨滅者。天挺名也文，非籍窮工也，實因窮而著。天下高其名而悲其廢，嘆其才而寄其賞，而窮於兩君子有愈焉，並先生而三矣。當先生翱翔中秘，簪筆侍主上，姓名噪於蠲豎，蓬瀛伏其高騫，而又嫺於古而繪於才，一時訓誥制敕之詞，勒金銘石之章，非經鉅裁，則無以耀鴻景流盛美，抑何盛也？一朝以直道忤時，輟侍從而棲遲於家，遷延七、八載，其視兩君子踪跡不必同。廢有久近，困有甚有不甚，要其無妄以取躓，一也。先生渾升沉約，情性和平，與幽渺相劑爲用。然自其巖居久，著述益富，文益工，而世若有羨先生之窮而揜其愉。今隸諸集者，彬彬矣。其權故實，繙經典，若倒囊，若涌泉，若數一二，足與兩君子爲敵國。意天之生是才也，將假以經國之鴻業，而不徒以科名、發嶲獨步當代，則必投之坎壞迍邅之鄉，使耀華呈實，益致其造而已邪？

嗟乎！賢者初世，晦屯夷而亨晉泰。讀《明良起》之歌，未嘗不諷咏之也，誦《卜居》、《弔湘》之什，未嘗不嗟嘆之也。人生世爲丈夫，其得厠蘭台，木天之選，蓋千載一時。即令按轡和鸞，鳴清廟明堂之盛，意有孰難，而中道蹉跌，僅記之逐臣遷客之懷，而爲文若詩，天下亦逐日爲文人與詩人，此其時可念也。今上博采輿謀，徵自田間。西川先生以不次宣室，諷議傾刻，以冀旃厦燕間，抒謨遂歌，斷非兩君子澤吟湘咏所可彷彿，則茲集爲嚆矢矣。

萬曆丙午嘉平朔，整飭潁州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僉事、前奉敕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瑯琊門人臧爾勸撰。

許吴儒《刻澹園集記》　澹園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頃直指黃云蛟公欲刊布之，乃稍稍檢括，裁什二三耳，屬謝利州嵩總校入梓，而何州端台、龍含山爲光、王學博中啓參校督刻，皆有勞焉。先是有《焦氏類林》八卷、《老莊翼》十一卷、《陰符解》一卷、《焦氏筆乘》六卷、《續筆乘》八卷、《養正圖解》二卷、《經籍志》六卷、《京學志》八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業已行於時，《東宮講義》六卷、《獻徵錄》一百二十卷、《詞林歷官表》三卷、《詞林嘉話》六卷、《明世說》八卷、《筆乘別集》六卷，尚藏於家。餘刊行文字書籍托名者，亦識者自能辨之。

金勵《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宇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宗，以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裒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其意寫質於先生。

蓋理學極盛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羲軒以迄今，傳授賡續，其精神心思，相沿闡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微，繙經敘史，以逮記述，傳疏，碑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概於心，即發於辭，既以道其一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雖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顧不能兼敘記，即有能者，又靡焉而不合於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如史氏所譏違道譁衆，固宜談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從寂起知，靈明圓瑩，無所不合，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麗空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爲經綸天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必處於

不才？

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超之成市，即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即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弄丸而有餘。蓋自我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見乎性不必優於才，求其道則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於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割之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涵於妙明而發於靈覺，彼誠異教，然而窺見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也。今文章之技不卑於鼓刀，而其象不滯於山河大地，先生獨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橫浩渺，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裨於道也。

不佞勵向來志窺伊洛之秘，苦於入門，退而沾沾焉，敦信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然還吾眞性命焉。倘不遇先生，幾虛此生矣。因即先生文章，還質先生，以證之於性，而先生直以爲未始出吾宗耶？

徐光啓《徐光啓集》卷二《焦氏澹園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亡不視爲冠冕舟航矣。洎登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篇，奇麗雄富。暨臥東山，休息乎道林藝圃，遠近宗挹，屨滿限穿，答問更繁，述作尤盛。於是侍御今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茲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公汝繁刻之當塗，以嘉惠來學者也。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啓。小子啓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於先生爲深，自惟淺陋，無所窺於文章，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於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行之，夫安所藉文爲？凡文之設，以爲人也，闡道述德，發覆振蒙，文爲人戶牖。紀功頌烈，旗表標行，文爲人徽識。矯枉揉曲，砭愚訂頑，文爲人礪砥。代言纂筆，出綸布憲，文爲人雨露。謀事斷義，建法處方，文爲人菽帛。綜其實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儒之文，有大臣之文。其被於人也亦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若潤於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以動，若中於肌骨；切用者使人俛拾仰取，若程材於鄧林，而徵寶於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摛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之文，刻脂鏤冰而已。以彼算計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虞耳目無所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也，又況有使人損於德、咈於行、廢於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傅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來，典則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輿；大儒之文，延於江都，振於仲淹，醇於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於世，不爲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得兼長備美以爲恨；然其能兼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於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於理學家言則備矣，身爲國史，未獲裁成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於政，諸所詮次擘畫，斯亦紹明世、繼《春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於遷固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則一而已。世之言文者，以爲文不必爲世用，麒麟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爲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之龍，早服重積爲初之潛，中而躍淵進退之間耶？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先生於玉鉉大斗之間，燮和翼贊，殆將進而爲伊傅周召之文，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余小子敬拭目以竢之。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焦竑《欣賞齋集》四十九卷，又《續集》三十五卷。

《明史・藝文志》 焦竑《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三十五卷。

《清代禁燬書總目》 《澹園集》，明焦竑撰。

焦竑《焦氏筆乘》、《焦氏筆乘續集》

《明史・藝文志》 焦竑《焦氏筆乘》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焦氏筆乘》八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多攷證舊聞，亦兼涉名理，然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如《周易》舉正一條，乃洪邁《容齋隨筆》語。禿節一條，乃宋祁《筆記》語。開塞書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語。一錢一條，乃師古僞蘇軾《杜詩註語》。花信風一條，乃王逸《蠡海集》語。玉樹菁葱一條，乃封演《見聞記》語。何遜詩一條，乃黃伯思《東觀餘論語》。烏鬼一條，乃沈括《夢溪筆談》語。倉頡一條，乃張華《博物志》語。續《史記》一條，乃無名氏《尊俎餘功》語。如斯之類，不可縷數。其中《周易》舉正條末稱，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洪邁當南宋孝宗時，故其言云爾，至明代則郭京書有刊本，而晁公武書久佚，正與邁時相反。乃仍錄原文，斯非不去葛龔耶。竑在萬曆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於如是，亦足見明之無人矣。其講學解經，尤喜雜引異說，參合附會。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顏子之屢空爲虛無寂滅之類，皆乖迕正經，有傷聖教。蓋竑生平喜與李贄遊，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

綜　述

陶望齡《海門先生證學錄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鬯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羅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進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也。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遊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塙輩，哀其答贈之文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易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嬾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者，曷故焉？沒人之教其子汎，始必有憑之者也，浮囊也，汎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惑以爲易。令學者杖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惡知不爲浮囊汎木也哉！

鄒元標《東越證學錄序》 《東越證學》，周子繼元譔也。或問曰，學何證爲？鄒子曰，學斯證，證斯學。周子自學自證，亦欲人共學共證也。證者，明也誠也。誠明人人本有，然或蔽一隅，或局聲聞。聲聞者，如人譚山水之勝，聞者據以爲實，不知陟巔窮源者不以譚也。蔽一隅者如從隙中覩日，以爲日體如是，不知日之體光周九有，而不滯一隅也。今末學嫒嫒姝姝，總不越此兩涂轍。至有直窺性命自然而告之，又如蜀犬吠日。茲周子《證學》之所由傳乎？鄒子故與周子同籍。初，周子拜南部，人謂其奕擅國手者，久而又謂其通象數者。更十餘年，周子從謫籍起復，與鄒子聚首南都，且夕惟以學相切劘，余訝其變而之道。一日大會中，觥籌交錯，周子復持論娓娓。鄒子中以小言歸，而周子與諸同志大並心神，一旦恍然無疑。既持憲嶺南，過鄒子茅菴，相對旬餘，始知周子剗心於無窮之途，不匱之源，忘能所，泯色相，視彼弄影搏空者，方且悲憐之無及，真可謂大勇矣。或曰新建《傳習》諸錄所稱存理遏欲，諄諄詳摯。天泉證道，初語如花，欲吐，尚含其萼。後龍谿氏稍稍拈出，聞者多不開悟，周子復揚其波，何耶？鄒子曰，學必知性體而後爲真學，證必徹性地而後爲實證。山

盡水窮，能者從之。龍谿見地，非不了義者所能究竟。繼元後龍谿而出者也，雙目炯炯，橫衝直撞，所至能令人膽落心驚，亦能使人神怡情曠。東越之學從今益顯益光者，非繼元氏乎？雖然，語上語下，吾夫子蓋並言之，望鞭影而行者，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繼元其謹護世法，堅持末路。世不自證，以繼元之身爲證者，重且周矣。

著錄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周汝登《東（游）〔越〕證學錄》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海門先生集》十二卷，明周汝登撰。汝登有《聖學宗傳》，已著錄。是集凡文十卷，詩二卷。集中如《九解》九篇，越中、南都、刻中、東粵、新安《會語》五篇，皆聚徒講學之語。其釋「良知」二字，謂良訓甚也，當如至善、至德、至禮、至樂、太極、太初等，至字太字皆甚字之義，有不可擬議，不可名言之妙。其立義新奇，非惟孟子無此說，即王守仁亦無此說。斯真龍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詩亦作白沙、定山之體，其正唐詩一十五首，尤不可解。如取李白《問余何事棲碧山》一首，翻其意而竄改之曰：「桃花流水依然在，別有天地只人間。」是不幾王安石之「一鳥不鳴山更幽」乎！

《東越證學錄》十六卷，明周汝登撰。汝登傳王畿之說，故是《錄》以證學爲名，而會語亦與詩文竝列。

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顧憲成《顧端文集》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 顧憲成《劄記》十八卷，《東林商語》二卷，《證性編》八卷，《當下繹》一卷，《涇陽遺書》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顧端文公遺書》三十七卷，附年譜一卷，明顧憲成撰。是編爲其曾孫貞觀所彙刻。首卽《小心齋劄記》十八卷，次《證性編》六卷，次《東林會約》一卷，次《東林商語》二卷，次《虞山商語》三卷，次《經正堂商語》一卷，次《志矩堂商語》一卷，次《仁文商語》一卷，次《南岳商語》一卷，次《當下繹》一卷，次《還經錄》一卷，次《自反錄》一卷。末附《年譜》四卷，則其孫樞所編，而貞觀訂補者。外別有以《俟錄》、《涇皋藏稿》、《大學重訂》、《大學質言》、《大學通考》五書。在初刻十種內者，與未刻之桑梓錄皆不列於是編，以卷帙頗繁尙待續刻故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高攀龍《高子遺書》十二卷，又《未刻稿》六卷。

《明史・藝文志》 高攀龍《高子遺書》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說》，已著錄。攀龍出趙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物爲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爲《就正錄》。後其門人嘉善陳龍正編爲此集。凡分十二類，一曰語，二曰劄記，三曰經說辨贊，四曰備儀，五曰語錄，六曰詩，七曰疏揭問，八曰書，九曰序，十曰碑傳記譜訓，十一曰誌表狀祭文，十二曰題跋雜書。附錄誌狀年譜一卷。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篤實，闡發周密。詩意沖澹，文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蓋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於風尙，然嚴氣正性，卓然自立，實非標榜門戶之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爲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眞之所以異於僞歟。

劉宗周《劉蕺山集》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劉子全書》。

《明史・藝文志》 劉宗周《理學宗要》一卷，《證人要旨》一卷，《劉子遺書》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劉蕺山集》十七卷，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錄。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奭齡，無不提唱禪機，恣爲高論。奭齡至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雖源出良知，而能以愼獨爲宗，以敦行爲本，臨沒猶以誠敬誨弟子，其學問特爲篤實。東林一派，始以務爲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躬剛正，憂國如家，不染植黨爭雄之習，立朝之日雖少，所陳奏如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之流亡，恩義拊循，收天下泮渙之人心，還內廷埽除之職，正儒帥失律之誅，諸疏，皆切中當時利弊。一阨於魏忠賢，再阨於溫體仁，終阨於馬士英，而薑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陽之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葉，可稱鐵鑄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是集爲乾隆壬申副都御史雷鋐所刊，冠以《人譜》、《學言》諸書，至第八卷乃爲奏疏，然諸書本自別行，且宗周所著亦不止於此，摘錄數種，殊爲挂漏。今並刪除，惟以奏疏以下十七卷勒爲一編，而他書則仍別著錄焉。

清代部

注經分部

李光地《周易折中》

綜述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卷首《聖祖仁皇帝御製周易折中序》《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奧，唯朱子兼象數天理，違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開之微旨，或有議論己見，漸至啓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爲事者，自有所見歟。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

著録

《四庫全書总目提要》《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御纂。自宋以來，惟說《易》者至夥，亦惟說《易》者多岐，門戶交增，務求相勝，遂至各倚於一偏。故數者，《易》之本主數太過，使魏伯陽、陳摶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理者，《易》之蘊，主理太過，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明永樂中，官修《易經大全》，龐雜割裂，無所取裁，由羣言淆亂，無聖人以折其中也。我聖祖仁皇帝道契羲文，心符周、孔，幾餘典學深見，彌綸天地之源，詔大學士李光地採摭羣言，恭呈乙覽，以定著是編。冠以圖說，殿以啓蒙，未嘗不用數，而不以盛談《河》、《洛》致晦玩占觀象之元。冠以程傳，次以本義，未嘗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緯併廢互體變爻之用。其諸家訓解，或不合於伊川紫陽，而實足發明經義者，皆兼收並採，不病異同。惟一切支離幻渺之說，戍斥不錄，不使溷四聖之遺文，蓋數百年分朋立異之見，至是而盡融，數千年畫卦繫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至於經傳分編，一從古本，尤足正費直以來割裂綴附之失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雜録

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卷首《御纂周易折中凡例》 一、《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爲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爲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一、諸儒所論《易》書作述傳授，以及《易》理之奧，《易》義之綱，學者讀《易》之方，說者同異之概，皆後學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綱領一篇，止存程、朱之說。今案周子、張子、邵子，皆於《易》理精邃，雖無說經全書，而大義微言，往往獨得。又歷代諸儒叙述源流，講論指趣，其說皆不可廢，並以世次義類，叙爲三篇，不獨與程、朱之言，互相發明，亦以見程、朱之書，有源有委。合古今以爲公，非夫師心立異者比也。

一、《易》辭有義例，據夫子彖傳、象傳求之，皆可推見。自王氏略例以後，諸儒皆有發明，而未詳備。今稍爲之臚列分析，示學者觀象玩辭之要，蓋全經之大凡，故與綱領並叙卷首。

一、《大全》書所采諸家之說，惟宋、元爲多。今所收，上自漢、晉，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淵源，皆可覽見。列朱義於前者，易之本義，朱子獨得也。程傳次之者，《易》之義理，程子爲詳也。二子實繼四聖而有作，故以其書系經後。其餘漢、晉、唐、宋、元、明諸儒，所得有淺深，所言有粹駁，並采其有益於經者，又系朱、程之後。其或所言與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備一說廣多聞者，別標爲附錄以終之，稽異闕疑，用俟後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一、漢、晉間說《易》者，大抵皆溺於象數之末流，而離其宗。故隋、唐後惟王弼孤行，爲其能破互卦、納甲、飛伏之陋，而專於理以譚經也。然弼所得者，乃老、莊之理，不盡合於聖人之道，故自程傳出而弼說又廢。今案溺於象數，而枝離無根者，固可棄矣。然《易》之爲書，實根於象數而作，非他書專言義理者比也。但自焦贛、京房以來，穿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數爲不足言。至康節邵子，其學有傳，所發明圖卦蓍策，皆《易》學之本根，豈可例以象數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與程子並稱。《本義》之作，實參程、邵兩家以成書也。後之學者，言理義，言象數，但折中於朱子可矣。近代鮮經者，猶多拾術數之緒餘，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數之眞也。陳事理之糟粕，而入於迂淺，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刪不錄，以還潔靜精微之舊焉。

一、朱子之學，出自程子，然文義異同者甚多，諸經皆然，不獨《易》也。況《易》則程以爲聖人說理之書，而朱以爲聖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說，皆修、齊、治、平之道，平易精實，有補學者。朱子亦謂所作本義簡略，以義理程傳既備故也。今經傳之說，先以本義爲主，其與程傳不合者，則稍爲折中其異同之致，傳義之外，歷代諸儒各有所發明，足以佐傳義所未及者，又參合而研覈之，並爲折中，以系於諸說之後。或前人之所未言，朕亦時出己意，參錯其間，鑽仰高堅，何敢自信！庶幾體先賢虛公無我之意，求合乎此理殊塗同歸之宗云。

一、《啓蒙》爲朱子成書，與本義相表裏。今《大全》中所載圖說數條，乃作《本義》時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變一圖，則又因本義卦下有以卦變爲說者，故作此以明之，與占筮卦變異法，總不若《啓蒙》之詳備也。《大全》以圖說爲主，而采《啓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圖書》、《原卦畫》二篇，至《明蓍策》、《考變占》二篇，則文既不錄，圖亦不載，但以筮時儀節，及不同法之卦變當之，使學者不見朱子極論象數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啓蒙》全編，具載書後，庶幾古人右書左圖之意。朕講學之外，於曆象、九章之奧，遊心有年，渙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後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爲摹畫分析，敷暢厥旨，附於《啓蒙》之後，目曰《啓蒙附論》。

一、夫子《十翼》以《序卦》、《雜卦》終編，其次第微密，錯雜成章，諸儒置而不講已久。朕因陳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義，因邵康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雜卦》之根，始知聖意微妙，聖言精深，引而不發，如衆曜之羅列，七緯之交錯，參差凌亂，有待於仰觀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爲《序卦》、《雜卦》明義，次於《啓蒙附論》之後而終編焉。

惠棟《易漢學》

綜述

惠棟《松崖文鈔》卷一《易漢學自序》 六經定於孔子，燬於秦，傳於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尚書》爲僞孔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於賈、服。僞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嘗閔漢學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衆說而爲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於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子卽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於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經部易類 《易漢學》八卷，國朝惠棟撰。

江藩《周易述補》

綜述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六《周易述補序》 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闕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德州盧運使序而刻之，其闕帙如故，愼之也。《易》家之龐雜，如王韓之鑿，宋人之陋，《太極》、《河》、《洛》之誕，此在國初諸儒，黃宗炎氏、毛奇齡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從未有盡祛魏、晉以來儒說之異而獨宗《漢易》者也。《漢易》最深者無過荀氏、虞氏，其說今僅散見於李氏鼎祚《集解》中，後儒土苴視之而不以爲《易》之準的，是《易》終爲幽渺不可知之書，愚者怖之，陋者鑿之，而漢之師法盡亡矣。雖然，《漢易》豈易言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鳳，爲之最密，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則虞所注者孟氏學也。陸氏《釋文》曰：『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鄧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以譏荀爽。』而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其說出於孟喜弟子趙賓，則荀所注者亦孟氏學也。《漢書・儒林傳》乃曰：『孟喜從田王孫受《易》，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若然，荀、虞之學幾於師承不明，是班固所述已昧經師之授受，而啓學士之疑惑，《易》學之亂，不待唐宋以還也。惠君生千餘年後，奮然論著，專取荀、虞，旁及鄭氏、干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絕學，一旦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予讀其書而惜其闕，思欲補之，自懼寡陋，未敢屬草。癸卯春，在京師聞旌德江君國屏爲惠氏之門人，作《周易述補》，心慕其人，

未得見也。次年客揚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讀其所補十五卦，引證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爲而不能爲者。江君屬余序之。余以爲江君體例同於惠氏，茲不再論。獨惠氏之書，《彖下傳》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象下傳》『澤無水困』，注水在澤下故無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等，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焦循《易通釋》

綜述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六《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彖辭也；笑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脗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昏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茸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焦循《易圖略》

綜述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六《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雜録

程廷祚《青溪文集・尚書古文疏證辨》　山陽儒者潛丘閻氏，有《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余冀爲《晚書訂疑》，求之弗獲。丙子季夏，家戚園始携至金陵，時余書已成四載矣。讀之數日方竟，歎其指抉疳瘢，摘發幽隱，能令作僞者駭服於既往，而祖僞者雖欲爲之辭而不得，快哉！斯書使得見於前，則《訂疑》之作可以已也。雖然，余之書雖多合於《疏證》，而仍有未合者，請試言之。《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游者，其言不能核實，雖多所假借，而不能掩其本然也。故晚書之可疑，莫大於來歷不明，與多增竄書傳以飾其說。惟明於事理者，能熟思詳察而得其故焉。晚書二十五篇，自謂出於孔安國，而安國之書，實則亡於永嘉。余與《疏證》合者，此一言而已。至晚書託始於鄭冲之授蘇愉，及皇甫謐載入《帝王世紀》，與見於晉、宋以上之著作者，余皆疑此爲後人之假託增竄，而《疏證》直謂二十五篇出於魏與西晉，是大不然。當此之時，漢、魏石經並峙於太學，歐陽、夏侯《尚書》未亡也，而馬、鄭之傳方盛，安國十六篇雖無師說，猶有存者。斯時而忽造五百年人世所無之書，義無所取，其能造之者，又必王肅、何晏、夏侯湛、摯虞、束晳之徒也。無端而張天下之目，以至於無所容。諸公之不智，未必至此。設使有之，則羣議沸騰，事必彰於史策，今何爲杳然乎？《疏證》誤信《隋志》與《正義》，不合一也。梅賾獻書之事，不見於《晉書》，竊意梅氏即有所獻，亦非今五十八篇之書與其傳也。余歷考史籍，而斷其出於元嘉以後。《疏證》則直謂立於元帝，不過以《荀崧傳》有『立《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之語。夫兩漢所謂孔氏古文者，十六篇皆在外，都尉朝所受，與司馬遷所從問，及賈、馬、鄭氏所訓解，許氏叔重所纂輯，無非與伏生所同之二十九篇也。即孔穎達亦云，賈逵、馬、

鄭所註《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正同是也。孔書古文以盛行於東漢，故雖遭亂而不亡，是江左之立博士，以孔氏古文經耳。與伏生篇數同者。永嘉大亂之後，十六篇既亡，僞書可以造矣，而其時儒林，頓盡復無能造之者。二十五篇，非一時一手所能成。梅氏立乎元、明之間，安所得此書而獻之哉？賾之所獻，或卽古文經，或別造孔氏之僞傳則可，非今五十八篇之孔傳。與五十八篇奚與哉！撰《晉書》者，蓋洞然於此，故《汲冢竹書》，詳述其本末，而獻安國壁中之古文者，反不得與不準齊名，則所以發其謬妄於不言之際者，至爲深遠。《疏證》其猶未之思耶？不合二也。安國得多十六篇，爲《史》、《漢》之明文，而張霸之僞書，名爲《百兩》，不聞其有二十四篇也。其說今獨見於穎達《正義》，《堯典》前《虞書》下疏中。斯有大故存焉。夫晚書增多者二十五篇，若《大禹謨》、《湯誥》、《伊訓》、《太甲》、《說命》、《太誓》、《武成》等篇，類多古書可采掇，不致純蹈空虛，而來季長之譏。《疏證》謂爲避難就易，最得其情。原昔之造此者，既窮搜古語，割愛未能，而畢以成書，合之伏氏，遂至五十八篇之多。退而思之，與漢史安國增多之數不符。是孔壁之書有二，而安國亦有二矣。誣罔昭著，則其獄雖愚夫聽之，可片言而決也。故不得已借張霸之僞書爲說，而又歷延屢代之通儒達士，左右提挈，互相影射，以刪十六篇之舊聞，而植二十五篇之新得。嘻！其苦心彌縫可謂至矣。若其增竄之迹，則又可得而言也。《尚書》五十八篇，劉向《別錄》所云，今不可考。《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分而言之，二十九卷爲伏書，十六卷並序爲孔書，此無可疑議者也。其下忽有班氏自註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註，引安國僞序以明之，又引康成叙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藝文志》出於向、歆父子，而班固述之云爾。果如所言，《漢書》何不直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八篇，而待固之註也。且向、歆校書時，《武成》未亡，焉可遽省其一？中秘之書，既無由而亡，豈因立於孝平之世，而十六篇遂留民間耶？是又不當云《古文經》有四十六卷矣。語有過密，而愈增其瑕者。班固自註，顯有可疑，此豈師古輩之所知所察耶？鄭氏之註《書序》，吾聞之矣，未聞其增二十四篇於伏書之外，爲五十八篇也。使其有此二十四篇，必更爲他僞書無疑。若謂出於張霸，焉有康成去西漢未遠，而不聞造《百兩》者？知其說爲疑兵詭道，勿爲所誤可也。而《疏證》竟執此以爲安國增多之眞古文，可怪甚矣。不思《漢書》之四十六卷，分載孔、伏之書。孔書所得者十六卷爾，今忽有二十四，則較之於伏篇多而卷少，豈誠爲張霸所造寂寥短簡者耶？穎達曰，篇卽卷也。夫篇曰卽卷，則卷亦可曰卽篇，又何以同序之篇，或三或兩，而共一卷乎？觀其說之矛盾，則誣可知矣。至其誣康成以誤《疏證》，又有不可不辨者。彼其目有《伊訓》、《武成》，此安國之古文《三統曆》引之者，而無《畢命》，亦《三統曆》所引。何耶？又有《湯誥》，必司馬遷所聞於安國者。若《湯征》亦載於《史記》，《嘉禾篇》王莽所引，誠可信爲安國之書者。《疏證》以《嘉禾》爲劉歆僞撰，甚誤。歆尊十六篇，若又自撰及引他書，何以服羣儒？又皆百篇之序所列，而何以皆不及耶？分自『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其與伏生所傳之《堯典》、《皐陶謨》，未有增也。然則安國之古文增多者，十四篇而已，惡在其爲十六也？無論損伏以益孔之不可，而以十四爲十六，以二十二爲二十四，則《漢志》篇卷之數，無不從之而虛。況《武成》之亡，又有明徵，而謂康成識不足以及此，猶存其目於註《書序》之中，於理無可信者。《漢書》之五十八篇，既不見於正文，而《正義》所云，又豈能令天下無疑哉？考伏書篇數，有二十九、二十八、三十一之別。漢初，伏生手授，而有《太誓》一篇者，爲二十九。《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者是也。去《太誓》爲二十八，孔臧所謂時人以比二十八宿是也。若二十八加《太誓》三篇，武帝時又出《太誓》二篇。則爲三十一。《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也。歐陽較兩夏侯多《太誓》二篇。伏書篇數之異，不外於此。穎達謂伏書有三十三篇，除《太誓》在外，以二十八篇內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實則三家皆無此數。伏書無百篇之序，故不得有此數。又謂鄭注於伏書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二篇，爲三十四。既謬於伏，又與序違，康成何故而爲此？是則穎達欲納僞書於鄭，則以鄭爲三十四，欲附晚書於伏，則又以伏爲三十三，顚倒任情，以申其五十八篇之數，而甘自蹈於惑世誣人。甚哉！穎達之悖也。且《正義》既云，鄭意師祖孔學，而賤歐陽等，又云庸生、賈、馬之倫，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而鄭承其後，故鄭與三家所註皆同。夫康成所註既同於三家，則其

於十六篇，蓋未嘗過而問之矣。彼二十四篇之目，誰實爲之？況康成所註既同於三家，則非夏侯之二十九，卽歐陽之三十一，而又何取於三十四篇之數？由此以推，則凡所增竄，皆可不攻而自破矣。此數端者，吾能起閻氏而問之哉！或曰：二十四篇之目，誠出於僞造矣，而彼不據之以作書何耶？曰：閻氏以爲避難就易者，固已得之。且此乃書成而謀證，故其篇不能同也。或又曰：何不卽以二十五篇之目，竄入叙贊，以卽眞也？曰：安國所增，既不聞有此數，今所造，又無《九共》之除八篇，以暗合於十六。以此乞靈鄭氏，庸有濟乎？吾思向之爲晚書謀者，亦既工矣。故分《舜典》、分《益稷》，此十六篇之所必無也，而以此見張霸亦知有《書序》。《疏證》云，晚出書無一語與《書序》相違，確甚。晚書所已成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九篇，亦置其目於內，以見安國之眞古文所固有者，且爲張霸所竊聞，而本之以撰僞書，則吾書雖晚出，其孰能疑之？迄今千數百年，猶令人想見其肺腸。而不知安國之眞古文，止於十六篇，而無所謂二十四。《漢志》之《古文經》四十六卷，亦止於四十六篇，而無所謂五十八。此雖廣竄其說，巧設其數，而情見勢詘，未足以欺識者。不意好學深思，長於辨駁之閻氏，已墮其雲霧而無以自出也。不合三也。或曰：《疏證》之病何在乎？曰：在不知晚書之善於設詐也。余於其論《爾雅》註見之。夫增竄豈惟晚書哉？《後漢書》云，或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儒林傳》。中秘書尚爾。《左傳》文十三年，有「其處者爲劉氏」一句，解者明言漢儒插入，以顯左氏之學。僖十五年，「乃舍諸靈臺」以上，或妄增四十七字，元凱作註時尚未有。《晉書》云，《汲冢紀年》起自夏代，《束晳傳》。不知何時，乃上起有熊。孔穎達亦云，僞《太誓》伏生所無，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盟津，白魚入舟之事。此後人所加增。更可證者，《舜典》之二十八字，若輩不爲少諱。於此見增竄一事，爲鋟板以前作僞者之積習長技，不可不察也。按：漢魏馬、鄭、王爲古文之學者，雖皆不註十六篇，而能言十六篇之爲何書，則斷如也。乃三家之書，俱亡於唐，無以質後人之是非。今獨據穎達妄竄之言，移其所稱僞書者，以爲眞書，而自謂得計，此穎達之所竊笑也。至若十六篇之數，昭如日星，其改爲二十四，則在晚書既出以後。至《隋志》，直云安國得二十五篇，而十六篇之語遂絕。尋其潛移默奪之漸，則刪《史》、《漢》之明文，始於二十四之說，又確有可徵者。茲乃茫然而不加察焉，此又穎達之所竊幸也。余雖固陋，敢輒附和，以獲罪於漢魏諸儒哉？《疏證》既失之於此，而其他辨說，猶有可議者。謂古文當別有《舜典》、《大禹謨》及《益稷》，以爲帝舜之事尚多。如《孟子》有『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於父母』；『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與《萬章》所引諸語。此別有《舜典》之證，是固然矣。《論語》末章，有『堯曰咨』一節；《孟子》有引『放勳曰』五句，所關有大於舜之逸事者，豈又當別有《堯典》乎？太史公曰：『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而斤斤惟書之是求，似非古人之所出也。至禹之言，在《皋陶謨》者已不爲少，何待別有《禹謨》？若分《皋陶謨》爲《益稷》，名不稱實，本屬序之多事。今《疏證》又據揚雄之言，言合稷契之謂忠，謂當有《稷契謨》。蓋皆二十四篇之僞說，深入於胸中，而無如之何也。聞益稷一名棄稷，益稷則二人，棄稷則一人，而要與契無與。《法言》雖可取證，而趙岐之註《孟子》，今莫由驗其虛實。岐言古《尚書》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吾恐二十四篇，終不能執以爲安國之古文也。斯論一出，無稗聖經，而徒滋學者之疑。六合之內，不乏阮逸、豐坊者流，使其聞風乘間而竊發，亦奚以爲？且夫執此爲僞書者，欲以明篇之有五十八，非無據也。執此爲眞書者，言如是爲眞，則彼之僞立判也。立意迥殊，而其弊則近於陰爲之用，豈不惜哉！不若發其彌縫掩覆之情，而彼曰僞書，吾亦曰僞書之爲行所無事也。嗚呼！《尚書》之厄至矣。隋、唐以來，乃使三卿田和之禍，發於聖經，猶謂天下有儒者乎？閻氏發憤千載之下，承臨川、京山之遺烈，攻擊不遺餘力，誠曠世之豪傑也。惟於晚書所出之時代，誤信前籍，不遑深考，而晚書所憑之深險，復不能察其幻妄之迹，而伐其謀，乃其書美中之不足者。故辨之如此云。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經部書類二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國朝閻若璩撰。

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

綜述

李紱《穆堂初稿・書古文尚書冤詞後》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考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考之《晉書》，絕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冲本傳，止云『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而已，並未有古文之說。又稱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書，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司馬昭。比炎篡位，冲實奉禪策，拜太傅，進爵爲公。視孔光、張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輩經術，又安用哉！況蘇愉、臧曹、梅賾，《晉書》並無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並無得《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冤詞》，亦據《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並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晉書》爲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書出，餘必稱名。《正義》所引，未稱某人《晉書》，必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于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爲《古文尚書》稱冤，大聲疾呼，著書立說，而所引疎闊，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以傳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考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牽連梁柳，卽疑古文爲謐所作。後得梅鷟《尚書考異》觀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尚書》爲謐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謐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謐，可信十之六七矣。吾友方靈皋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孰能贋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況搜集羣書，徵引《尚書》原文，特以己意聯屬其間，因稍加補綴，何不似之有！黎邱鬼雖爻不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放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然則古文《尚書》果可廢乎？曰：廢固未可輕言，其所搜集，固《尚書》之正文也。聖人之書，寸金碎玉，皆可寶貴，安可以造作之贋本，棄採集之正文？惟知其爲贋，而嘉謨入告等語，實有害於治道者，則存而不論可耳。其所收採正文，固當奉爲齊治均平之本，攻者不必攻，而辨者亦無庸辨也。毛氏素不喜朱子之說，其爲此書，亦藉以駁朱子耳。其本意豈誠篤信古文《尚書》也哉！

雜録

程廷祚《青溪文集・古文尚書冤詞辨上》 《尚書》孔傳顯於隋、唐之際，至宋而朱晦菴疑之，元、明以來，議者益衆。近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博引極辨，欲以箝天下之口。然余嘗平心求之，孔書之罅漏疵瑕，實難磨滅，非疑議者之得已也。夫《尚書》之禍，一烈於秦火，再烈於永嘉。由秦火，故出於壁中者無一全；由永嘉之亂，故伏氏亡而孔氏亦亡。史籍可徵，豈所得而誣也！毛氏惟據隋之《經籍志》，而不知《隋志》有可疑者三。《史記・儒林傳》言，孔安國得逸《書》十餘篇。劉歆、班固皆云得多十六篇。《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有《經》二十九卷，孔穎達云，卷卽篇也。二十九卷卽伏生之今文也。安國之古文，除《小序》一篇，正合十六之數。所謂《古文經》四十六卷者，合孔、伏所得而爲言也。內中蓋增《小序》一篇，然則安國增多伏生者，裁十六篇耳，而《隋志》忽云：『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之說，始於《隋志》。可疑者一也。《漢書・劉歆傳》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藝文志》、《儒林傳》皆同，但言安國獻書，不言曾爲《尚書》作傳。《藝文志》亦無其目。《隋志》忽云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可疑者二也。晉十八家舊史載，鄭冲以《古文尚書》授蘇愉，

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冲之前雖不知其所自，然所授皆《尚書》經也，賾又安得安國之傳而並奏上之？可疑者三也。人亦思古文顯晦之故乎？《後漢書》云，中興以後，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之。賈、馬、鄭氏諸大儒，相繼作爲訓解。他若張楷門徒嘗百人，楊倫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後人作僞，但聞孔書在西京未立學官，而不知其大顯於後漢，妄云其書多二十五篇。夫劉歆之議譏諸儒，曰『以《尚書》爲備』。伏生今文少十六篇，故可謂之未備，若少二十五篇，則竟闕其半矣，豈得曰未備云爾哉？安國誠爲《尚書》作傳，《隋志》云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矣。豈不聞成帝之世，求能爲古文者？此時安國之徒，若上其傳，必賢於張霸等，而不然何也？其在東京，古學大行，不惟諸儒不言有傳，孔僖，安國之後世子孫也，且世傳《古文尚書》，見《後漢書・孔僖傳》。僖亦不言有傳，又何也？以兩漢所不得見之孔傳，而梅賾獨得而上之，於此而無可疑，孰可疑者！且不止安國無傳，逸《書》無二十五篇也，即十六篇之書，亦古文家所略，先漢見者二人而已。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史記》載有《湯征》、《湯誥》、《太誓》、《武成》諸篇。劉歆校中秘書，故《三統曆》載有《伊訓》、《武成》、《畢命》，而《王莽傳》有引遺《嘉禾篇》語。若東漢諸儒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皆此十六篇也。使有他逸篇，而諸儒不知，豈得爲古學大行哉！按：《太誓》、《武成》，當時容有他僞書，若《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曆志》所引《伊訓》，亦與今不同。此二十五篇，非即十六篇之確證也。又嘗考其實，《書》雖有今古文之分，而其傳者惟二十九篇，故康成註解古文，其篇數與歐陽、夏侯三家並同。孔穎達不知其故，而反致歎於鄭注之亡逸。今毛氏又疑鄭注之半，爲後世尊今文者所黜，所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則十六篇，今能言其在乎？曰：此《隋志》所謂遭亂而亡者也。夫伏書出最早，其後三家並立，天下肄習之者，垂四百年，猶遭亂而亡，況於安國之書乎？《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書既亡，孔書不能獨存，則安國多得之十六篇，必亡於此時。即《志》所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也。《隋志》既知古文亡於永嘉，又知賈、馬、鄭氏所傳唯二十九篇，乃附會《大序》之言，以貽誤於後，亦可異矣。余不曉毛氏何以不察，而信之之深也。

又《青溪文集・古文尚書冤詞辨下》

《書》之有序，以爲孔子所作，固不敢知，然實與《尚書》同時出。議者疑其出於魏、晉，非也。與《尚書》同時出，故司馬遷《史記》得而載之。且《藝文志》云，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後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觀其立言之先後，則可識矣。然則序者，孔、伏所同具也。再考《藝文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孔安國得多十六篇，此二者序皆不在內。若伏書並序當得三十篇，孔穎達云，伏書二十九篇，而序在外。孔書並序當得十七篇。以序者二家所同，故總置之，而爲古文經四十六卷也。不列序於今文者，以古文多十六篇，且出於孔壁也，其理甚明。毛氏不知今文有序，而惟以《史記》載《書序》，證今孔書之不僞，不亦疎乎！且此本未非一端可盡也。能爲孔書地者，莫甚於《隋志》，然《隋志》雖長於附會，而終不能掩其實。不獨永嘉之亂，孔、伏並亡，已有明徵，即梅賾所上之書，亦非今本。此循省其文理，而可知者也。何以言之？彼既云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鄭之於孔，經文義疏俱闕其半，而何以能並講並行耶？竊疑梅賾所上之孔書，亦惟有二十九篇，其二十五篇並孔傳，雖不知作於何時，必至隋代又始出而後備，於是孔盛而鄭衰矣。《志》云隋時孔、鄭並行，而鄭甚微。《志》蓋知之，而未詳其所以然也。孔穎達述孔氏《尚書》，有東晉初梅賾之奏，有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之獻《舜典》，有隋開皇二年之購募遺典，凡歷三節。隋代又有劉光伯等好作僞書，多才博覽，其採摭潤色，殆有樊並河內女子所未及者，宜《隋志》不能察也。客曰：然則今本何本也？曰：漢之中古文與晉秘府所藏者已亡，歐陽、夏侯三家之今文同時亡，杜林之漆書古文又亡，賈、馬之訓若傳又亡。二十九篇之異同，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異同，吾欲辨之，其孰從而辨之？陸德明、孔穎達皆稱，王肅之註類孔傳，以爲肅必私見孔傳而秘之。豈有兩漢諸儒皆不得見，而肅獨見之之理？或後人竊取王註而爲孔傳者也。然則今本或即肅本，未可知也。按：此亦惟與伏書同爲二十九篇。要之孔壁所得既已散亡，今之二十五篇雖最晚出，授受不明。然經傳之所引援，網羅畢具，使十六篇而在，或亦未能遠過。興廢繼絕之謂何，而可輕議哉！近代考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惜其自掩厥目，謂人不見，有衛經之心，而甘蹈於不知言之譏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經部書類二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國朝毛奇齡撰。

楊椿《古文尚書考》

綜述

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五《古文尚書考序》　《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東晉梅賾所上。其三十三篇本漢伏生書，而特分其中篇四篇爲九篇，其二十五篇則賾自增，託之孔壁者也。昔漢武帝時，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天漢後，安國家奏之，遭巫蠱未立。河平初，劉向領校中書，定其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王莽時立，未幾而廢。東漢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尊信梅賾，謂漢儒所見，皆張霸僞書，眞古文至東晉始出，康成註遂不獲傳。以今考之，《漢書・藝文志》古文經五十七篇，而賾書五十八篇，並序五十九篇，固已多於志目。《史記》言安國多十餘篇，劉歆、班固言十六篇，比今二十五篇之數尤少，此其可疑者一也；鄭註二十八篇，《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賾書既親出於孔氏，穎達《正義》乃云三十三篇，與鄭註同，此其可疑者二也；司馬遷受古文於安國，《殷本紀》、《湯誥》、《湯征》、《周本紀》、《武成》必安國所授，而《湯征》、賾書無之，《武成》、《湯誥》，又與《史記》不類。班固言遷書載《堯典》、《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夏本紀》以「無若丹朱傲」爲舜語，而《魯世家》周公奔楚，在成王用事之時，風雷之變，在周公卒後，此其可疑者三也；劉歆建《古文尚書》，而《三統曆》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俱不合於賾，此其可疑者四也；他書引用，有辭義古奥，與伏書類者，賾減損其字句，而《孟子》所引，其點竄爲尤著，此其可疑者五也；劉歆云：書有膠東生之遺，而桑欽者，庸生數傳之弟子也。《漢書・地理志》有古文以爲某山及桑欽云者，蓋即庸生之遺，賾書概不之及，此其可疑者六也。《西漢・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二十五篇中，凡傳記所引，掇拾無遺。而霸書文意淺陋，篇或數簡。鄭樵謂：「數簡者，短簡也。」賾書自《大禹謨》外，長者至五百言，短或不及二百，皆平緩卑弱，且辭義斷續，上下文不相蒙，得非即霸之僞書乎？《新唐志》徐邈《尚書逸篇註》三卷，《隋志》，《尚書》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書之殘者，疑賾書或本於此。而穎達《正義》孔傳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不言乖異，則又采鄭註之文，未可知也。夫古之去今遠矣，伏生二十八篇爲未備，張霸百兩篇爲僞書，說皆出於歆，固，穎達反以相誣，謬矣！梁武帝爲博士時，識姚方興《舜典》之非，唐室君臣曾無一見及此，遂使安國所起，數百年儒師校讎撰集之書自是不可復見，反蒙僞名於後世，豈非經籍之大不幸歟！若古文之非出於壁中，孔安國未嘗作傳及諸他謬說，余別論之詳矣，茲不復云。康熙五十七年夏，五月乙卯。

楊椿《尚書考》

綜述

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五《尚書考序》　《尚書》二十八篇，舊在梅賾僞古文中，元臨川吳文正公始表出之，著《纂言》四卷。今年夏，余仿錄之，因考他書所採與今經文異者附焉。初，漢武宣立博士，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三家者，其學皆原於伏生，隋唐後目爲今文者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

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所謂中古文者，孔安國家奏上之書。東漢孝章好之，詔賈逵撰其同異，而逵訓杜林漆書古文，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疑即逵奉詔所撰。而贖書《堯典》等三十三篇，《正義》言與鄭註同，明亦非伏孔本書也。蓋《書》殘於古今久矣。唐文皇時，孔穎達奉敕著《疏》，定贖所上爲孔書，而伏孔之原書盡廢。夫今文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古文後出於孔氏，宜其簡編字畫有不同者，穎達遭主右文，典章咸在，不於此時集古今，誌同異，反取東晉晚出之書，汩亂聖人之典，非可惜哉！吳公能決眞僞，於千四百載之後，爲唐、宋諸儒所不及，學者因其言，庶可識全經於十一。而自元至今，世尚罕知其書，知之亦復不能深信，而淺夫竇人更以贖書爲不刊，而怪吳公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者，比比也。昔《中庸》載於《戴記》，漢后蒼爲之說，梁、陳以來，傳、疏益衆，而終皆不行，至朱子爲《章句》，其書遂顯。今典謨渾壷，過於《中庸》，贖書淺僞，則非《小戴記》可比，然以吳公之賢，纂言之富，尚不能爲二十八篇重，又況不如吳公者乎！此余今日撫卷長嘆，不能無望於後日之爲朱子者也！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己亥。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綜　述

《書尚書今古文注疏後》　陽湖孫氏星衍，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刪去孔壁古文。所采傳注，皆自唐以上，及我朝漢學諸人訓釋。其宋元明三朝儒者，說經之言，一字不入，可謂篤於信古，而不精於窮理者矣。夫讀書必窮其理，果其理當乎人心，豈可斷以爲僞而棄之？宋元儒者說書，眞有能發聖人之精義，而爲漢唐諸儒所不及者，豈必專以博古爲能哉？其敍文引《尚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凡此七觀，皆在二十七篇之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又以爲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其說迂遠，可笑如此。而孫氏信以爲然，何其識之蔽也。聖人刪書，所以記四代治亂之迹，以爲天下萬世法戒；其篇次多寡，亦視其書之關係當存與否耳，豈必其數符於二十八宿與斗邪？是何異兒童之見也。且《書大傳》孔子之言，亦未可信。如《堯典》何不可以觀仁、觀義、觀治、觀事邪？《咎繇》何不可以觀度、觀誠邪？凡此七觀，每篇皆然，豈聖賢之經，一篇僅足作一事觀邪？此決非孔子之言也，而孫氏篤信之。至《禹謨》、《伊訓》、《說命》之類，眞有益於修身治世，不啻於聖人之道，而反不信，非所謂失其是非之眞者邪？

焦循《禹貢鄭注釋》

綜　述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六《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固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眞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鍛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汩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

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毓多，今無取焉。十二月朏日序。

陳壽祺《尚書大傳箋》

綜　述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六《尚書大傳箋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刓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殽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揭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箋》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書，明哲退隱，羸祚既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弭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閒。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冒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戒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諛違，古之誦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讒，規撫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攘掇《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鄤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

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陳壽祺《尚書大傳辨譌》

綜述

陳壽祺《左海經辨》卷上《尚書大傳辨譌》　《尚書大傳》南宋時已多佚脫，今坊間盛行盧氏雅雨堂本，譌漏不可勝舉。如『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乃《尚書》逸篇文，見《水經》濁、漳水注，而誤入唐傳。『厥兆天子爵』，乃《尚書》逸篇文，見《白虎通・爵篇》，而誤入《毋逸傳》。《太平御覽》兵部三十五引《白虎通》曰：『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伐，殺不義者，所以強榦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以上並見《御覽》。『又曰』以下，仍是《白虎通》文，見今本《誅伐篇》，而誤入《鮮誓傳》。《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柴，《史記》作胏，《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案此《大傳》作鮮，四字斷句，度作刑以下又一事，而誤連鮮度作刑以誥四方爲句。』入《甫刑》傳，學禮帝入東學至化輯於下矣一段，乃《大戴禮・保傅篇》文，注亦盧辯注，而誤連宣王問於春子條，入《略說》。補遺所採亦多誤。《毛詩・生民》正義俱上傳云下傳云，皆謂《毛傳》。又引《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因之。』案：此乃即有郤家室句，《毛傳》文疏五帝二字有譌，而誤仍爲《書大傳》。《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下云：『扶音膚。』此三字乃李善語，而誤並爲鄭注。《毛詩・文王》正義，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勛，世祚太公以表東海。案：正義所俱書傳，似泛舉傳、記，非謂伏生《大傳》。盧學士文弨《續補遺》，載神農始治農功一條二十二字，出楊泉《物理論》。容成作曆一條，出《世本》，並見《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下及《御覽》卷十六。日者陽德之母一條十八字，月羣陰之宗一條十五字，並出皇甫謐《年曆》，見《藝文類聚》卷一天部、《御覽》天四。湛濁爲地至故地者濁陰也一條三句，首句出《神農書》，下二句出《黃帝素問》，並見《類聚》卷六地部分引。河色黃赤一條二十五字，出《物理論》，見《類聚》卷八水部上及《御覽》六十一。往古之時至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一條二十一字，出《淮南子》，下引鄭注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云云三十一字，乃《釋名》文，並見《類聚》卷六州部。堯南撫交阯一條，見《水經》三十七淹水注，惟首五字是《大傳》文，其下於《禹貢》荊州之南云云十五字，乃酈道元語。洧盤之水出崦嵫山一條，出《禹大傳》，此別一古書，見《楚詞章句》。五年一朝一條，見《公羊傳》桓元年注，惟首四字，疏云《虞傳》文，其下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云云三十五字，乃何休語。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一條，見《毛詩・大雅譜》正義，惟首九字是《大傳》文，下云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乃孔穎達語。成王之幼在襁褓一條，見《毛詩・斯干》正義，下云襁褓縛兒被也五字，亦穎達語。綴之以食而弗殊有族食族燕之禮也一條，見《毛詩・角弓》正義，上句引《禮記》、《大傳》，下句則穎達語。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一條，九十八字，出《金匱》，見《類聚》卷二雪部。凡羣妃御見之法一條，自首至望後反之七十八字，乃《周禮・九嬪》注文，自凡進御君所至既御著於右手四十八字，乃《毛詩・邶風・靜女》毛傳文，自孔子曰日者天之明，至使婦從夫放月紀二十九字，亦《周禮・九嬪》注文，正義以爲出《孝經援神契》。黃帝妃嫘母一條二十二字，乃《列女傳》文引，見《類聚》十五后妃部。夏刑大辟二百一條十八字，乃《周禮・司刑》注文，而盧學士一切羼入《書大傳》，孔廣森本據《初學記・帝王部》，增夢眉與髮等五字，而《初學記》無此文。乃見《北堂書鈔》引《帝王世紀》，又引周文王至碉溪云云，亦據《初學記・武部・漁》，然此乃《尚書中候》文，《初學記》誤爲《尚書大傳》。又如『舜讓於德不怡惟刑之謐哉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采政忽禹鐵榮播既都被明都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

啓，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以上雖系《今文尚書》，然不宜與傳相亂。其采女則有逸罰句，本《爾雅》注，恐是引《盤庚》或《柴誓》之文，而小有誤。今竟依邢疏，斷爲今文。采《柴誓》曰：『敲乃（獲）〔擭〕，敘乃阱，』引見《周禮》注，下句亦引見《說文·支部》，眞古文也。今竟依賈疏，斷爲今文，皆不足據。其篇次之亂者，如古者處師一條，《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五嶽視三公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夏傳》，此本並入《咎繇謨》。天子三公一條，據《考工記·序工》正義，引鄭夏傳注云云，又古者天子三公一條，《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引注云，此夏時之官，是兩文並在《夏》傳中，而此本一入《堯典》傳，一入《太誓》傳。周以至動一條，《檀弓》正義，《公羊傳》隱元年疏，並云略《說文》，而此本入《甘誓》傳。古之帝王必有大學小學一條，《王制》正義引作《周》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一條，《毛詩·瞻卬》正義引作《夏》傳。祭之爲察也一條，《御覽》五百二十四引作《周》傳，此本皆誤入《略說》。又《說命》傳似當爲《毋逸》傳，毋佚，其在高宗，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武成》傳似當爲《牧誓》傳，今文《牧誓》載《史記》。《微子之命》似當爲《微子》，《麥秀》之歌當在行遯時作。《歸禾》似當爲《嘉禾》。《大傳》之序有嘉禾，至所載鄭氏《大傳》注『如下刑墨幦』，注：『幦音蒙』三字，乃《文選·求賢良詔注》及《七命注》之文。八伯注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十九字，乃鄭志答張逸問之文。舞株離注，《詩》云彼黍離離六字，乃《周禮·鞮鞻氏》正義文。鱉魚魚刀注鱉字下夾注渠成切三字，乃《玉海》王會解注後王伯厚語。高宗梁闇注閣讀如鴳鴳謂廬也八字，乃《禮記》鄭注文。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髕，一條注，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至閉於宮中三十九字，乃《周禮·司刑》註文。師乃鼓鼛課注音符二字，乃《周禮·大司馬》釋文語。盧學士《考異》，在旋機玉衡條，載別本有鄭注云：『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案：此乃鄭《尚書》注文，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白魚入於舟中條，載別本有鄭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亦鄭《尚書》注文，見《後漢書·杜篤傳》注。四年營侯衛條，載別本有鄭注云『建侯衛是封衛侯』云云五十四字，乃《毛詩·豳風譜》正義文。遂踐奄條，載《毛詩正義》引此云《多方》傳，鄭有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云云三十字。案《毛詩·破斧》正義引《書》傳『遂踐奄』云云，不言是多方傳。《豳風譜》正義引《書》傳三年伐奄，下引多方云云，乃孔穎達引《尚書》及鄭君《尚書注》之文。凡此皆舛繆之甚，不可不亟正者也。

方苞《周官辨僞》

綜　述

《方苞集》卷一《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紡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敺疫，禬蠱，攻貍蠱，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賦鳥，以牡橜、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

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閻師季高按：『閻師』據上下文及《周禮·地官》載師，應作『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碧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

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並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闕師季高按：『闕師』應作『戴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紿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紿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蟈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燄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鸞』『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誕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蟈族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眞，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

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薅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又《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季高按：「大會」據《周禮・地官・媒氏》，應作「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甿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鄭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饋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沕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主也。又以文義覈之，於『弁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季高按：大應作令。）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

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邪！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著　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三經部禮類存目一　《周官辨》一卷，國朝方苞撰。

孫詒讓《周禮正義》

綜　述

孫詒讓《周禮正義序》　粤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汋損益，因襲積紊，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陯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閎章縟典，並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耑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晐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觕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創之哉。其閎意眇恉，通關常變，榷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閽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撢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遽。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閒，若會四枝百脈而達於囟，無或雝閡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臮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尚不與此數。推之鄁縣畺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尚推明《司馬法》，

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奏《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澌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斥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傅。其論大都逞肊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瘕，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褒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鼓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即一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鍥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顱而方趾，橫目而直幹，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柷敔拊搏，無當於鏗鏘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閎意眇恉，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慮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廿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揅棨戟，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閫奧，裨賈疏之遺闕。艸創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尚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墨栝鰓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蘇，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剟蘇補闕，廿年以來，稾艸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闕佚，而駢拇枝指，未盡楬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榷也。故略引其崖而不敢馳騁其說，覬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僵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瞻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閡不能相通。故民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陋隘，而議觚干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棷，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蘩楊，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閎意眇恉，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旦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敍。

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

綜　述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六《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付梓，以廷堪嘗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廷堪案：《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宋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並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於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於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敫縣汪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觶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楫矣。又《士冠禮》『贊者盥於洗西』。案疏云『盥於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於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答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於序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卽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肵俎於阼階西』節，『脊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骨體不當列於肺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卽胃字之誤。』今詳疏意，亦當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胃字也。此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於洗西』節，已竊幸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廷堪淺學，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於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經》者自知之，無俟廷堪之頌揚也。

胡培翬《儀禮正義》

綜　述

羅敦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績溪戶部胡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經爲周公作，有殘闕而無僞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衆說，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成正義若干卷。先生自述其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恉，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佐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夫禮者，履也。禮者，體也。使人約其心於登降、揖讓、進退、酬酢之間，目以處義，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則。以是觀其容而知其心，卽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記，其應如響。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於是盡心焉。顧嬴秦滅學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五傳而有大小戴、慶氏三家之學。其時雖並置博士，而范史所紀，至儒林未有顯者。賴康成鄭君本小戴之學，又校以古經，爲鄭氏學，而是經以明，宜其爲百代師表也。然自是，鄭注孤行，雖有荀崧宜

置博士之請，而爲其學者絕少。自王肅、沈重、黃慶、李孟悊而外，如袁準、孔倫十數家，大都專解《喪服》而已。故賈氏並疏二《禮》，而《儀禮》不逮《周禮》之該洽。卽《儀禮》一經，而衆篇亦不逮《喪服》之該洽。觀其自序，稱《喪服》南北章疏甚多，其解全經惟取裁黃李二家，則其詳略之殊致，亦以所本者多寡不同歟？況自高堂生『推士禮以合之天子』後儒雖錯綜全經，旁推午貫，而先王制禮，貴多貴少，主減進文，精意所存，有非一端可例。則卽鄭注以考經文，亦不免偶有岐合之殊。而疏家例取專門，卽有違失，必爲曲解，又所申釋，必取經注正文，彼此殊科，或亦彊爲比傅，則其解經而反違經旨，申注而並失注義，亦勢所必然。曷若無所依違，期於大通哉？雖然，三代以上，典物俱存。服其服，則帶裳鞸舄之異等易明也；履其地，則堂室奧阼之殊方易識也；接其人，則南鄉北鄉東面西面之異位易辨也；舉其器，則几席簟簀尊俎觚觶之殊制易考也。故其時君子務察位稱之義，而器數則有司存。三代以後，卽鄭君去古未遠，而先王法物已罕有知者，故其注《禮》時，卽漢制以相譬況。及賈疏時，則並漢制亦多有不能知者，如《士冠禮》「缺項」，鄭注舉卷幘韜以證如頍之讚，而賈疏則謂卷幘之狀不可知矣。況其更歷千載乎？是非旁搜博考，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覆，卽器數以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間，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一是哉？余於茲識先生爲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說，後遂夢徵起起，歲阨龍蛇。今先生亦力疾成書，書甫成而遽歸道山。後先之軌，千載同符。然則先生紹業鄭君，將於是在。世有好是書而刊布之者，其亦先生之志也夫。道光己酉十月，順德羅惇衍椒生氏撰。

陸建瀛《校刊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儀禮》經文古奧，世所罕習。鄭氏以前無注本，其後自賈疏外，傳者甚尠。蓋墨守者多涉穿鑿，師心者復病蕪陋，古典所存，幾成絕學。績溪胡農部撰正義，以鄭注爲宗，而萃輯羣言，辨析精密，洵足輔翼鄭氏，嘉惠來學。因屬陳君奐詳校授梓，仍依原帙分四十卷。《士昏禮》及《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十二卷，則其門人楊君大堉所補也。至是書之體例，已詳椒生侍郎原序中，不復贅論。咸豐壬子九月，沔陽陸建瀛序。

孫希旦《禮記集解》

綜　述

孫鏘鳴《禮記集解序》（孫希旦《禮記集解》卷首）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據多疏，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慊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曆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鋟版而未果。咸豐癸丑，鏘鳴自粵右歸，被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尙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讐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簀時，年未逾

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族子鏞鳴謹序。

朱彬《禮記訓纂》

綜　述

朱彬《禮記訓纂序》　《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是則《禮記》傳授遠有端緒如是。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儒翕然信之。然《大戴禮・哀公問》、《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則非小戴刪取大戴書甚明。孔沖遠《樂記正義》亦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在劉向前矣。』觀此，則自漢以來，無謂小戴刪取大戴以成書者。

唐初詔孔氏作《正義》，《禮記》最爲詳贍。凡所徵引，如二賀氏、庾氏，以及皇氏、熊氏之說，備著於篇。自唐《類禮》已亡，後之釋經者多苦其文繁。唯宋末衛正叔《集說》始釋全經，然詳於議論，而略於訓故。元吳草廬《禮記纂言》割裂刪並，自成一家之書，不可頒在學宮，以時習肄。余束髮受書，病陳氏《集說》之疏略。

本朝經學昌明，詔天下諸生習《禮記》者兼用古注、疏，於是洪哲俊彥之倫，鑽研經義，遐稽博考，蓋彬彬矣。不揣檮昧，年逾知命，始取《爾雅》、《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之故訓，又刺取《北堂書鈔》、《通典》、《太平御覽》諸書之涉是《記》者，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師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撮其菁英，以爲輯略。管窺蠡測，時有一得，亦附於編。鄭君注《禮》，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慮之失，亦間有之。後儒規其闕失，補其瑕間，用是知經傳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學所能盡也。唯《大學》、《中庸》不加訓釋，仍依鄭《注》，列經文於次，以還四十九篇之舊焉。道光壬辰七月自序。

林則徐《禮心訓纂序》（朱彬《禮記訓纂》卷首）　漢唐以來，說《禮》諸家精奧無如鄭《注》，博贍無如孔《疏》，詳且明者無如衛湜《集說》。至明永樂中，專以陳澔《集說》列於學官，科舉宗之，而鄭、孔之義微矣。綴學之士去古日遠，絕尠師法，遂不免空虛浮濫與鉤棘章句之病。

我朝經學昌明，乾隆初，欽定《禮記義疏》，嘉惠士林，而古義始曠然復明於世。第卷帙繁鉅，寒畯或不能盡購。他若納喇性德之《陳氏集說補正》，李光坡之《禮記述注》，方苞之《禮記析疑》諸書，亦足以發鄭、孔之遺義，訂陳澔之譌漏。然《補正》一書，意主糾駁。李則專採《注》、《疏》，方每斷以己意。求其博而精，簡而賅，足以普衆說而持其平，牖佔畢而擴其識者，則郁甫朱先生所箸《禮記訓纂》一書是已。

先生承其鄉先進王氏懋竑經法，又與劉端臨台拱、王石臞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難，奧窔日闢。故編中採此四家之說最多。復旁證國初訖乾、嘉間諸家之書，亦不下數十種，而仍以《注》、《疏》爲主。擷其精要，緯以古今諸說，如肉貫串。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據精確，發前人所未發，不薄今而愛古，不別戶而分門，引掖來學之功，豈淺鮮哉！

先生舊有《經傳攷證》八卷，刊入《皇朝經解》中。茲編成於晚年，復有改定。如《攷證》解「越國而問焉」，謂致仕之臣，問於它國，茲仍從《正義》作「它國來問」。《攷證》解「視瞻毋回」，謂「毋回邪」，茲仍從《正義》作「不得迴轉」。《攷證》解「及葬賓而后辭於殯」，駁鄭《注》「殯」當爲「賓」，茲則仍依鄭說。《攷證》解「立容辨」爲分辨，茲仍從《注》讀爲「貶」。其他類此者尚多。蓋年益高，學益邃，心亦益虛，不專以一說而矜創解。然則《訓纂》之與《攷證》，正如朱子《集注》之與《或問》，可以參觀互證也。抑又見此書皆先生手稿，是時年八十矣，猶作蠅頭細楷。昔司馬溫公纂《資治通鑑》，創稿盈屋，皆正書，先生殆其倫與？古經師如伏生、申、轅之流，率皆遐年大耋。蓋其精邃專壹之學，醰粹默沈之養，足以通微暢古，故神明久而不衰。觀於先生益信。則徐昔在詞垣，從長公文定公後，繼又承乏先生之鄉，竊聞先生之學行，起敬起慕。茲次公恕齋方伯出是編囑序，不敢以弇陋辭，然適以滋扣槃捫籥之媿也夫！時道光壬寅夏六月，後學林則徐載拜謹序。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

綜　述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敍録》　揚州阮中丞敍曰：南城王君實齋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於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棄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嘉慶十二年，揚州阮元敍於揅經室。

山陽汪閣學敍曰：嘉慶丙寅冬，予視學江西，阮芸臺同年以書來，極道南城王君實齋之賢，未之見也。己巳季夏，君將以拔萃就博士選，循例謁予章門，因出其所著《大戴記解詁目錄》見示。予受讀之。學古而識卓，理精而論篤。其推明《大戴記》爲孔壁古文，非《小戴》刪餘；語及秦亡，乃孔襄所合藏，賈誼所稱引，非大戴取賈誼書；《七略》分隸《六藝》、《諸子》，乃劉氏裒《大戴》，非《大戴》輯他說：皆確鑿有根據，不可移易。其斥後人據王肅私竄之《家語》及唐宋人類書，世俗坊本改定本經，尤切中近世儒人浮華好異、蔑古不根之失。雖其全書未獲卒業，然觀其發凡大旨，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有不知而闕，無杜撰之言，殆庶幾古人實事求是之學，而異於世之剽竊附合、堅僻自是以夸世俗者，其亦遠矣。予於是經無所自得，慚承下問，輒書數語歸之，以志服膺，並以質之芸臺。山陽汪廷珍。

歙凌進士敍曰：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讎，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大傅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歙凌廷堪識。

揚州汪編修敍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爲。此疑辭，無實據。所引有魏晉人語，必非鄭注可知。《周書・盧辯傳》稱辯少好學，以《大戴禮》無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比於侍中注《小戴》。今存盧注只八卷，未可爲全書也。乾隆年盧召弓先生以元時本校定脫誤，而未解

詁。南城王實齋先生惜舊注之少，且後人所改不盡允當，乃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如「五義」義字，據《周禮注》讀若儀；「五鑿」五字釋若忤；《青史子》引《漢書》「君子養之」，讀若「中心養養」之養。皆能根據經史，發蒙解惑，非不根之說也。夫《小戴禮》頒立學官，世咸讀之。《大戴禮》篇目錯誤，文多晦澀，世多不讀，讀亦不熟。今此書出，義理瞭如，不特爲大戴功臣，其有益於學校匪淺也。萬儀堂孝廉，南城後進之士也，攜以示余，謂將付手民。余欽實齋先生之學，而嘉萬生之好學也，謹讀而序之。時在道光庚戌三月，揚州後學汪廷儒拜譔。

自敘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敍》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闌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傅》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臧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傅》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纂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子爲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辯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讎，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

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成，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説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奥，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閒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説有可采者，則加『盧注云』以别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兹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原，著書歲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虚造者也。南城王聘珍。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六《大戴禮記解詁跋》　同年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説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讐，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删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删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太傅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絶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歙淩廷堪識。

三禮館《三禮義疏》

雜録

《方苞集》卷六《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説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删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删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説，交錯以偏；然後衆説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

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盡一，而況别擇之精粗，删剟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

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删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録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盡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剟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畹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説，焚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

李侍講南還，既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李紱《穆堂初稿》卷四三《答方靈皋問三禮書目》　詔修三《禮》，辱承下問。三《禮》書目在註、疏、經解之外者，約略記憶，共得一百一十六種，皆浙江藏書家所有，然購求頗難。有懼當事不行鈔寫，而以勢力強取，遂秘而不肯出者。亦有因卷帙浩繁，難於鈔寫，恐時遲費重，遂以無可購覓咨覆者。往復行移，徒淹時日，無益於纂修。且其書爲明人所纂者多，而宋元以前名家之書十纔一二，其中可采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耳。經學廢壞，實由有明以來取士之法，不依朱子《貢舉私議》，而每經束以一家之言，士子苟且記誦，旬月之間，即可決科，雖聰穎者，

亦皆無所用心。《禮記》則喪禮盡遭刪削，即記誦亦不能及半，《周禮》、《儀禮》則束高閣而不觀矣。一二好事者，勦襲鈔撮，號爲註經，實則敷衍一家之言，爲科舉講章之用而已，於經義毫無發明，則亦毫無可采者也。自元以前，窮經之學甚盛，士人每爲一書，多能自出己見，發揮經義，雖未必皆是，要必各有可采。蓋聖人之書，冒天下之道，一家之說必不能窮，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仁合而後聖可幾，亦必衆說合而後經可解也。今國家欲崇重經學，務必用朱子《貢舉私議》之法，而後人知窮經。而宋元以前解經之書，自科舉俗學既行，其書置之無用，漸就銷亡，如荆公《周禮義》，徐健菴先生懸千金購之而不可得。現在尚存什之二三者，惟《永樂大典》一書，此書現貯翰林院，儘可采用。禮局初開，謄錄生監與供事書吏一無所事，若令纂修等官於《永樂大典》中撿出關繫三《禮》之書，逐一鈔寫，各以類從，重加編次，兩月即可鈔完，一月即可編定，不過三閱月，而宋元以前三《禮》逸書復見於天下，其功之大，當與編纂三《禮》等。在總裁諸公不過一開口派令辦理，無奏請之煩，無心力之費，固無所可憚而不爲者也。《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餘卷，余所閱者尚未及千，然宋元三《禮》義疏，如唐成伯璵《禮記外傳》，宋王荆公《周禮義》、易祓《周禮總義》、王昭禹《周禮詳解》、毛應龍《周禮集傳》、項安世《周禮家說》、鄭宗顏《周禮新講義》，今世所逸之書咸在，而鄭鍔、歐陽謙之等諸名家之說，附見者尤多。擇其精義，集爲成書，豈不勝於購求世俗講章之一無可采者哉？其事簡，其功大，敢以此爲禮局獻焉。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經部禮類一　《欽定周官義疏》四八卷。

又卷二〇經部禮類二　《欽定儀禮義疏》四八卷。

又卷二一經部禮類三　《欽定禮記義疏》八二卷。

秦蕙田《五禮通考》

綜述

方觀承《五禮通考序》（秦蕙田《五禮通考》卷首）　三代以下言禮者，必折衷於朱子。朱子論編纂禮書，宜以《春官》五禮爲之綱。顧自輯《儀禮經傳通解》，別以家、鄉、邦國、王朝爲次，雖亦具嘉、賓、軍三禮，而未科別其條。勉齋、信齋續以喪祭之禮，始略備吉、凶二類，而又與前編體裁未能畫一，蓋亦藁本未成之書也。學者既不見先王之大全，中間又無先儒衡定之成書，各以耳剽臆決，塗飾文具，所稱聖人緣情而制，因性而作者，豈如是乎？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奉詔纂修三《禮》，余數從講問。伯父告之曰：『禮者，義之實，先王所以體性而達情也。學者能內考其性情，以協諸進退、揖讓、尊卑、際會之節，始知三千三百莫不犁然曲當於人心，直可兼陳萬物而權衡之耳。』因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余。既而閱崑山徐氏《讀禮通考》，乃知聖人立中制節，《或問》實揭其精微。若載《或問》於喪禮，補弔荒禮恤之制，則凶禮已全。因準是而師朱子輯禮本意，博采經傳子史，區爲吉、嘉、賓、軍四類，而彙成五禮全書，庶幾經世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後也。吾友味經先生，以博達之材，粹於《禮經》。官秩宗，日侍內廷，值聖天子修明禮樂，乃益好學深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昏、學校，各以類附。於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先生向與伯父論禮，因屬余叅訂。爰考歷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有所見輒附於其間，非謂能折衷禮制也。凡先儒緒論，其合於經者，於人心必大洽適焉；其附會穿鑿，顯悖於經者，於人心必大刺謬焉。故曰：禮者，摹義之文章，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斷也。顧是書體大物博，先生積數十年搜討叅伍，乃能較若畫一。余志所

聞於父師者，特以示其涂徑，俾知名數雖繁要，以義理爲之準，斯得其門而入爾。無徒博觀於外，而駭然以驚焉可也。桐城方觀承拜讀。

蔣汾功《五禮通考序》（秦蕙田《五禮通考》卷首）　三代時禮行於上，自王侯迄士庶，皆肄習焉，無庸稽之簡冊也。凌夷至春秋，學士大夫猶相與講明指示，斯須不去。秦燔典籍，《禮經》蕩然。叔孫通補苴於漢，僅以綿蕞習之，而禮幾不可問矣。自時厥後，注疏家掇拾煨燼之餘，強以己意附會，分雕乖隔，瑕釁百端，故孔文舉謂鄭康成時有臆說郊天鼓，殆不必麒麟之皮也。夫以康成之悉心搜討，不避拙，不辭難，而當時已不免詆呵，況其他乎？予嘗謂：《詩》、《書》雖殘缺，而迹其遺文，尚皆有義理可據。惟《禮》則隨時代更。郊社所配，殷周各異；南北之祀，分合多歧。一端如此，餘可例矣。又未經夫子手定，故羣儒議論紛紛，比於聚訟。若唐之《開元禮》，宋之《太常因革禮》，雖命儒臣纂輯，垂爲一代章程，而因陋就簡，大略與綿蕞等。後人但藉以考其同異而已，非好學精思者，孰能訂其是非得失而正之？往時崑山徐大司寇有《讀禮通考》一書，於諸禮猶闕而未備。少宗伯秦公奮然繼起，合五禮而編次之，薈萃該洽。受心所是，而非以立異；於古有稽，而不敢苟同；其不可強釋者，則闕疑焉。仍其名曰《通考》。今秋，兒子和寧給假歸里，爰以授之，而索予弁其首。予讀之，聽然莫逆於心也。夫五禮之用，大以經世，小以物身，雖難言，又烏可以不論？世之噤不敢措一詞者，既病其言雜，復未睹禮家之大全，故安於放，而習於簡耳。非篤古而宿其業，又烏能藏之？予與秦氏世好，從父弱六出尊大父對巖先生之門，藥師又與予同年友也，日往來寄暢園中，與其羣從子弟遊，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疏義，外間絕少刊本，而庋貯緘題者數十笥，宗伯以絕人之姿，盡發而讀之，早歲卽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彙爲一編。通籍後，簪筆承明，每稍暇，輒抒思纂定。至晉居秩宗，而帙始成。人以爲善於其職云，予謂是惟能宿其業耳！積數十年博觀閎覽之資，用以搜擇融洽，折諸儒之異同，而求其是，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捫燭也。故不敢以老辭，序而歸之。乾隆十有八年秋八月，陽湖八十二老人蔣汾功。

盧見曾《雅雨堂文遺集》卷一《五禮通考序》　往余讀徐東海先生《讀禮通考》，嘆其兼綜百代，折衷盡善，有功於禮教甚大，而病其不全。通籍後，同年顧君震滄，學問淵博，尤邃於經。余前任兩淮，延顧君教子，數共晨夕。曾爲余言，少時嘗欲鉤貫六經，作《周官聯》一書，未就。余亟贊之，曰：「子速成之，吾爲子任剞劂之費。」會余以事謫徙塞外，而顧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暨余賜環，而顧君年已老矣。疑五禮不復得覩全書，深以爲憾。乾隆乙亥冬，錫山秦少司寇味經，尋示余《五禮通考》全書，增徐氏吉、軍、賓、嘉四項，而喪禮補其未備。吞吐百氏，斟裁衆說，蓋舉二十二史，悉貫以《周禮》、《儀禮》爲之統率。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議論，靡不搜抉仄隱，州次部居，令讀者一覽易曉。至是，而世之有志於禮教者，始暢然滿志，而無餘憾矣！先生所增四禮，於吉禮尤祥。夫禮有宜法古者，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我朝聖聖相承，一新禮制。如康熙庚午，廟堂駁祫禘禮無庸議，而《會典》無大饗明堂之禮，其卓識直高出百王以上。先生曾佐秩宗，熟覽掌故，宜其著述昭晰詳備，而無遺若此也。嗚呼！儒者窮愁著書，無世綱之要，得以朝夕肆志於學。若先生年甫踰壯，起家禁近，洊列卿貳，夙夜服勞，乃能退食從容，裒集數百代典章文物，卓然成此大觀，爲秦漢以下未有之書，豈不偉哉！會先生書來，徵余作序，余因道二十年前與顧君有志欲爲，而未及爲者如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二經部禮類四　《五禮通考》二六二卷，國朝秦蕙田撰。

黄以周《禮書通故》

綜述

俞樾《禮書通故序》（黄以周《禮書通故》卷首）　自唐以

前，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儒者說經，喜言《易》而畏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於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於衣服宮室之度，冠婚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之書，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得以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交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巨編來，則褒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承不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衆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綏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爲《正義》或以爲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即元冠，婦饋舅姑共席於奧，謂二席竝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歎，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粗怠，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毋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德清俞樾。

典籍總部・清代部・注經分部・黃以周《禮書通故》　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

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

綜　述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御批（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卷首）

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成德所作序文，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即能淹通經術？向即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係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燄熏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爲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譽，爲逢迎權要之具耳。夫徐乾學、成德二人，品行本無足取，而是書薈萃諸家，典瞻賅博，實足以表章六經。朕不以人廢言，故命館臣將版片之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譌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但徐乾學之阿附權門，成德之濫竊文譽，則不可不抉其隱微，剖悉原委，俾定論昭然，以示天下後世。著將此旨錄載書首，欽此。

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原序》　經之有解，自漢儒始。故《戴禮》著《經解》之篇，於時分門講授，曰《易》有某家，《詩》、《書》、三《禮》有某家，《春秋》有某家者。某宗師，大儒也；傳其說者，謂之受某氏學，則終身守其說，不敢變。黨同詆異，更廢迭興，雖其持論互有得失，要其淵源，皆自聖門諸弟子流分派別，各尊所聞，無敢私創一說者，

蓋其愼也。東漢之初，頗雜讖緯。然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經學，宜闡大義。諸儒林立，仍各專一家，今譜系之列於《儒林傳》者，可考而知也。自唐太宗命諸儒刪取諸說爲《正義》，由是專家之學漸廢，而其書亦鮮有存矣。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羣言，覃心闡發，皆聖人之微言奧旨。當時如臨川、眉山、象山、龍川、東萊、永嘉、夾漈諸公，其說雖微有不同，然無有各名一家如漢氏者。逮宋末元初，學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求於是者，各隨所得以立言，要其歸趨，無非發明先儒之精蘊，以羽衛聖經，斯固後世學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屬友人秦對巖、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閒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不可卒讀，鈔本譌謬尤多，其閒完善無譌者，又十不得一二。閒以啓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校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鈔得一百四十種。自《子夏易傳》外，唐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閒存一二。請捐貲經始，與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叙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復述其雕刻之意如此。康熙十二年夏五月，賜進士出身納蘭成德謹序。

徐乾學《通志堂經解原序》（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卷首）

往秀水朱竹垞諗余：『書策莫繁苅於今日，而古籍漸替。若經解，僅有存者，彌當珍惜矣。』余喟曰：經者，聖人之心精，義理之奧府，歷紀相循，治世典則。其可見於今，多收拾煨燼之餘，率殘缺亡次。又世嬗三古，音文訛易，彼此是非，必資裁訂，其微言眇旨，未易窺殫。漢唐來，諸儒據其所見，發揮底蘊，各自成家，然而傳世久遠，散佚者衆。嘗攷史志所載經解諸家，自漢迄隋暨唐業，失去過半，自隋唐迄宋元明，彌多缺廢。其時苟得秘本，上之朝廷，輒加重賞，或優與官爵，如連城之璧，視爲重寶。嗚呼！難矣。然五代以前，縑帛竹簡，固不易傳；自雕版盛行，流布宜廣。又有宋興起，洛閩大儒，弘闡聖學，下及元代，流風未殄。凡及門私淑之彥，各有著述，發明淵旨，當時經解最盛。而余觀明時文淵閣，及葉文莊、商文毅、朱瀼甫所藏書目，宋元諸儒之書，存者亦復寥寥可數。卽以萬曆中東閣書目較之，文淵閣書目百餘年間，歷世承平，而內府清秘之藏，已非其舊，欲其久傳無失，詎可得哉？蓋古時明經，各守師說，黨枯護朽，互爲廢興。如漢初傳《易》立學宮者四家，未立者又有費、高二氏。費氏學興，高氏遂衰，四家之學亡。費氏有鄭康成、王輔嗣二注，陳梁之世立於學官。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行，鄭學遂廢。《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詩》惟傳毛氏，於時賈、馬、鄭並爲箋傳，而鄭箋尚存，賈、馬詩傳俱廢。《春秋》左氏後出，有賈逵、服虔、杜預訓解，惟服虔訓傳。迨隋世，杜氏盛行，而服義又廢。三《禮》義疏，南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甫侃，北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諸家，比孔穎達作《正義》，時止存皇、熊二家。魏時王肅不好鄭氏，采合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迨後鄭學傳，而王肅書又亡。《正義》之作，唐太宗患諸經箋傳淆雜，詔諸儒撰著定論盡一，自後同異稍泯，不復聚訟如前時。然舉天下而宗一說，雖云薈粹諸家，而唐以前諸儒之論疏，因是益以廢矣。李鼎祚作《易集解》，多《正義》所未采。《正義》宗輔嗣，鼎祚則宗鄭學，凡摭集孟喜、虞翻、荀爽而下三十家諸儒論說，藉此稍得流傳。蓋隋唐以前之書，間雜讖緯，或踳駁不醇，然古時制度文物，多賴以傳。其譚理亦有精詣，洊被喪亂，得存於兵火者，蓋鮮。明興，勅天下學校皆宗程朱之學。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徵海內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冀成鉅典。是時，胡廣諸大臣虛糜廩餼，叨冒遷賚，《四書大全》則本倪士毅《通議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襲汪克寬《纂疏》，剿竊藍本，苟以塞責而已。詔旨頒行，末學後生奉爲寶書，並貞觀義疏不復寓目，遑及其他。卽更有名賢纂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珍藏？益嘆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之難也！皇朝弘闡『六經』，表微扶絕，海內嗃嗃向風，皆有修學好古之思。余雅欲廣搜經解，付諸剞劂，以爲聖世右文之一助，而志焉未逮。今感竹垞之言，深懼所存十百之一又復淪斁，責在後死，其可他諉？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邰，及竹垞家藏舊版書若抄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羣相助成，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余其敢掠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耶？雖然，是書也，吾友在日，數以相視，固嘗共商榷矣。當時論說未盡，今復審之，凡其所致疑於朱子者，於吾意多有未喻，故既爲之釐定部帙，勘正脫誤，間附鄙說其下，以折衷之。義理之公，惟期求眞得是。吾於吾友，平生相期信，咸不有割名之心，固當無疑於所行也。且人之學與年俱進，朱子之下，慨然想見朱子當日，所以集羣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遺文教澤，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後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盡察也。每思窮居約處，無補於世，必欲興起人心風俗，莫如崇講朱子之學爲切。會廉州太守何公謀取此志第六卷至第八卷所集歷來主洞諸先哲學規別刊爲一集，廣布各書院，使奉爲繩墨，於以崇正學，儆斯人，成善俗而復於古道也。刊成，徵余言爲序，余喜與有同志，遂書以識其大恉云。

焦循《論語通釋》

綜　述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六《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距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劉寶楠《論語正義》

綜　述

劉恭冕《論語正義後敍》（劉寶楠《論語正義》附錄）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

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

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遑也。

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箸《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愼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癱，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

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愼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稿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焦循《孟子正義》

綜述

焦徵《孟子正義序》（《孟子正義》卷首） 先兄壬戌會試後閉門注《易》。癸酉二月，自立一簿，稽考所業，戊寅春《易學三書》成。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後而能深知其學者莫如趙氏。惜僞疏蹖駁乖謬，文義鄙俚，未能發明其萬一，思作《正義》一書。於是博採經史傳注以及本朝通人之書，凡有關於《孟子》者，一一纂出，次爲長編十四帙。逐日稽考，殫精研慮，自戊寅十二月起稿，逮己卯七月撰成《孟子正義》三十卷。又復討論羣書，刪煩補缺，庚辰之春，修改乃定。手寫清本，未半而病作矣，自言用思太猛，知不起，以謄校囑廷琥而歿。廷琥處苫塊中，且校且謄，急思付梓，又以病歿。徵以事身羈旅舍，謄校先兄書，未敢少怠。更深人靜，風雨凄凄，寒柝爭鳴，一燈如豆，憶及兄姪，涕泗交橫，廢書待旦，非復人境矣。一年之中，迭遭喪病，先兄著述待刻者多，寒素之家，力難猝辦。徵衰病無能，嘗謀事拙，謹與家人相約，各減衣食之半，日積月累，以待將來。癸未歲終，總計田租所入，衣食之餘，約積七百餘金，急以《孟子正義》付刻，乙酉八月刻工告竣，庶使廷琥苦心，稍慰泉壤也。徵校是書，雖免錯誤，有能檢出者，乞即詳指郵寄，以便改正，受惠多矣。先兄稿本，每一篇末自記課程，如注《易》時，書之成僅八閱月耳。徵爲謄校，又有族孫授齡相助，曠日彌久，以至於今。先兄下世已六易寒暑矣，遷延之罪，實所難辭。其他二百餘卷，急思盡刻，所需約數千金，非蓄積二十年，又無他故，不能完全。徵雖未老，衰病日增，恐難目覩其成，然必竭力勉爲，不敢少怠也。至於著書之義，末一卷已詳盡言之，茲第述所以刻書之始末云爾。道光五年乙酉中秋日弟徵謹識。

通論分部

黃宗羲《明夷待訪録》

雜録

黃宗羲《明夷待訪録題辭》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絶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全祖望《書明夷待訪録後》（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一） 《明夷待訪録》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絶；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並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輔，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黃宗羲《明儒學案》

綜述

鄭性《明儒學案序》（黃宗羲《明儒學案》卷首）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黎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録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虚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

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黃千秋《明儒學案跋》 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甬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未及半而去官，遂輟。其稿本歸勾章鄭義門。吾姚胡泮英言，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屬千秋力求之鄭氏。書往而泮英歿，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不可得還矣。越數年而泮英之甥景鳴鹿賫原本至，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並未取還，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爲我周旋，則九原感且不朽矣。』鳴鹿不負所託，遠索之歸，復還鄭氏。義門鼓掌狂喜，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於是慨然捐貲續刻，始於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是書不終於泯沒矣。第三孫千秋謹識。

馮全垓《明儒學案跋》 姚江黃梨洲先生以邁世之天姿，成等身之著

作，自經術文章以至一能一技，靡不悉心體究，而尤自任以道之重。所著《明儒學案》，窮源竟委，博採兼收，將使後之學者各隨其質之所近，浸淫滋溉以至於道，及其成功，萬派同歸矣。

夫有明講學之家，其辨析較宋儒爲更精，而流弊亦較宋儒爲更甚。垓謂學術必原心術，但使存心克正，兢兢以愼獨爲念，從此存養省察，雖議論或有偏駁，亦不愧爲聖人之徒。倘功利之見未忘，借先正之名目以自樹其門戶，則矯誣虛僞，勢必色厲內荏，背道而馳。先生是書，殆欲以正心術者正學術歟。

板爲鄭氏所刊，久存於二老閣。垓以近年久未刷印，屢向鄭君杏卿探問。鄭君見垓志行是書，慨然曰：『馮氏其與《學案》有緣乎？』蓋指從祖五橋先生曾刊行《宋元學案》一書也。垓因向鄭君出資若干，攜板而歸。今年春，修其疎爛，補其缺失，僱工刷印，冀其廣爲流布。略書數語於後，以誌嚮往，並不沒鄭氏刊板之緣起，而鄭君與人爲善之意，亦因以俱著云。時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如月上澣，慈谿後學馮全垓謹跋。

于準《明儒學案序》 粵自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名儒，英賢輩出，程、朱道統，直接心傳，可謂彬彬盛矣，然而宗格物者極詆良知，護良知者復譏格物。要諸姚江、白沙輩，豈好爲是說以驚世駭俗哉，夫亦各就人之資稟，以爲造詣焉耳，譬若登山然，雖徑有紆直險易之不同，而造極登峰，其揆一也，又何必紛紛聚訟爲哉！

吾晉自薛文清以復性之學倡於河東，宗其旨者，代不乏人。獨先清端，讀書敦行，居恒每以孝弟爲先，及出而歷官四方，廉隅首飭，一以忠君愛民爲念，初未見其侈談理學也，而天子明聖，於考試詞臣之頃，特蒙聖諭：『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眞者。』煌煌睿訓，華袞千秋，曷足喻也。

往余年少，蚤涉仕途，不得講求格致工夫而窺堂奧。茲當持鉞吳門，適督漕觀察副使醇菴賈君，以黎州黃子所輯《明儒學案》一書相示，公餘卒業，見夫源流支派，各析師承，得失異同，瞭如指掌，復錄其語言文字，備後學討論，洵斯道之寶山，而學人之津筏也。尤羨夫賈君之尊人若水公者，一見契心，亟圖公世。觀其總評數則，品騭犂然，非深於理學者，能如是乎？賈君又能讐校精刊，克成父志，可謂孝矣。吳郡頗稱繁劇難治，初賈君爲守，涖任數月，循聲鵲起，未幾而翠華南幸，遂晉監司。余嘗觀其政事，謂必得之家學淵源，今覩是編，然後知有其父者有其子也，因樂得而爲之序。康熙丁亥歲孟秋，西河于準拜題。

仇兆鰲《明儒學案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從學康齋者有陳公白沙，而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足以救新會之偏。其纘緒姚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懼覓性，念菴從無私識仁，亦足以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白沙之靜養端倪，非卽周子主靜之說乎？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卽孟子良知之說乎？然而意主單提，說歸偏嚮，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雖然，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爲閭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惑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公，舌底瀾翻，自謂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此其似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蕺山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愼獨，則孔、孟、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補於陽明非小矣。

吾師黎洲先生纂輯是書，尋源泝委，別統分支，秩乎有條而不紊，於敍傳之後，備載語錄，各記其所得力，絕不執己意爲去取，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蓋生於其鄉者，多推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爲白安忠端公長子，劉念臺先生高弟，嘗上書北闕，以報父仇，又抗章留都，以攻姦相。少而忠孝性成，耄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介以孚，而賈君若水之好學崇儒，眞千里有同心夫！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拜題於燕臺邸舍。

黃宗羲《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卽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苟工夫著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爲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

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勦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爲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爲黃芽白芽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跨，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爲水者，至於海而爲一水矣。使爲海若者，沃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盍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

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爲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用盤家倒倉之法，二氏之葛藤，無乃爲焦芽乎？諸先生不肯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略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無休操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衢之鐏，持瓦甌擲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總括宇宙。』

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亡，其子醇庵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黃宗羲序。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德輝堂謹梓。

又《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繫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冤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閨之市，可哀也夫！

羲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覺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鄔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

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憒憒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鐏，後人但持瓦甌擲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

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癸酉歲，紫筠齋謹梓。

賈潤《明儒學案序》　余伏處畿南，雅聞浙東多隱居樂道之儒，而姚江黃黎洲先生爲之冠。黎洲之門，名公林立，而四明仇滄柱先生尤予所宿契者。每欲南浮江、淮，歷吳門，渡錢塘，遍訪姚江支派，各叩其所學，而道里殷遙，逡巡未果。已而滄柱先生居天禄、石渠，操著作之任，益大昌其學。余因遣兒輩執經其門，將由此以上溯姚江，庶幾獲聞緒論。兒模往來都下，得覩《明儒學案》一書，則黎洲先生所手輯也，凡明世理學諸儒，咸在焉。余閱之驚喜，喟然歎曰：『此後學之津梁，千秋不朽盛業也，盍梓之以公諸天下。』蓋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於諸儒也，先爲敘傳，以紀其行，後採語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無師承者，亦皆廣爲網羅，靡所遺失。論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後已。學者誠究心此書，一披覽間，即有以得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方，亦不外

是。其間或純或駁，則在學者精擇之而已。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極有功於後學，但於有宋諸儒，採之未備，而《皇極經世》、《家禮》、《啓蒙》、《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本自別行於世者，亦復混入其間，殊覺繁而鮮當。他日有人彙宋、元諸儒之說，倣此體而重輯焉，寧不更快人意耶！余老矣，不能苦心勵行，窺先賢之堂奧，兒輩年方少壯，得是書以爲指南，其可不迷於向往矣乎！因書此以識之。時康熙辛未歲仲夏月，故城賈潤謹題於南村書室。

賈樸《明儒學案跋》 樸憶幼入家塾，習制學業，塾師嚴督，不敢旁有涉獵，每侍先君課誦，見先君手一編不置，皆《性理》、《皇極經世》、《近思錄》等書。間嘗指以示樸曰：『此聖賢心脈，後學津梁也。孔、孟之學，自秦、漢以來，穿鑿支離，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賴有大儒輩出，求之於心性之際，而證其所爲獨得者，在宋則有周、程、張、朱五君子，在明則有敬軒、康齋、白沙、姚江諸儒。冥搜靜悟，宗旨炯然，其間雖不無異同之見，而其求至於聖道則一也。』樸聞先君之緒論如此。時方工帖括，因循畏怠，未獲研究。後先君聞甬江仇先生入中秘，講學京邸，乃呼樸，謂『仇先生文章學術，源本「六經」，爲東南學者，爾其往受業焉』。樸乃執經先生之門。未幾，手授《明儒學案》一書，樸携歸以呈先君。先君讀而卒業，曰：『黎洲先生之於斯道，其功鉅，其心苦矣。學者誠體驗於此，其於聖人之道，庶有得焉。如欲遊溟渤者，歷江、漢，涉淮、泗，雖所閱之途各殊，而泝之不已，終歸於海無疑也。』遂命樸等朝夕校讐，授諸梓以廣其傳。工起於辛未春，竣於癸酉之孟春。嗚呼！先君遺命在耳，而几杖已不獲親矣。樸捧讀斯篇，唯有策愚鞭駑，朝夕孳孳，期省身寡過，以無負於父師之明訓已耳。歲在癸酉夏月，後學賈樸敬跋。

賈念祖《明儒學案跋》 先王父若水公精研理學，於宋、元、明諸儒之書，無不泝委窮源，徹其底蘊。嘗謂先大夫素菴公云：『人生爲功名中人易，爲聖賢中人難。』蓋其生平立脚爲著實工夫者在此，所以訓示子孫者亦在此。晚年讀姚江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深嘉而歎服之。蓋取先生各載諸儒所得力之語，以俟學者之自擇，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誠高出於牴牾異同者流也。先大夫承命授梓，自康熙癸酉書成，垂四十餘年，四方篤學力行之士，來索是書者，踵相接也。念祖敬凜先志，嘗手一編爲訂正其魯魚之謬者百有餘字，命兒裕、昆、延、泰修補舊帙，公諸海內，亦以景仰先賢，不敢有墜家訓云爾。雍正十三年七月上浣甘陵後學賈念祖識。

莫晉《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工夫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

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愼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

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

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並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眞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眞，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八史部傳記類二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國朝黃宗羲撰。

雜録

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横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羲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原、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内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宋元學案》

綜述

何淩漢《宋元學案敘》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蓋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授淵源遂亦不能強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

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貳分本末，識者嗤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朝纂修《明史》，仍從班掾，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諆，褊且閡矣，何與聞道乎？

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

昔讀《鮚埼亭集》，知黃梨洲先生於《明儒學案》外，尚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寧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爲蒐訪。歲試未畢，余奉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禰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第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僞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梨棗之費，剋日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

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垚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梨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道州何凌漢撰。

雜録

王梓材、馮雲濠合撰《宋元學案考略》

梨洲黃氏原本

全謝山吉士爲《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内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年十四，補諸生。』又云：『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又云：『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又云：『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

梓材謹案：南谿鄭氏《序續刻明儒學案》云：『宋惟周子渾融，罕露主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淹没。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録之。』謂之並録，未悉其著述之先後。及觀謝山所作《梨洲神道碑》，知《宋元儒學案》之作，實後於《明儒學案》。猶之宋人作《唐會要》、《五代會要》，而復儒更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之作也。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爲《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二老閣鄭氏校刻梨洲先生《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男黃百家編，門人楊開沅、顧諶分輯。』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爲之編輯者，實梨洲季子百家，字主一，號耒史者。故主一案語，較多於梨洲。

鄭南谿性《與沈樂城書》云：『年前中丞在粵，屬其師購覓黃梨洲先生所著《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且欲刊之。其《宋元學案》底本已失。梨洲之孫證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

梓材謹案：中丞爲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其師乃姚江胡泮英。中丞楊梓俱受業於胡。梨洲第五孫千秋跋《明儒學案》云『胡泮英言廣撫楊公令子某欲刻之』，與鄭語合。第書往而泮英殁，未幾而中丞亦殁。故《宋元》底本遂致遺失。後日謝山先生所修補者，殆即取之淮陰『久而復得』之本歟？

謝山全氏修補本

《鄞縣志·人物傳》云：『全祖望，字紹衣，南工部侍郎元立六世孫。四歲入塾，即粗解章句。十四補縣學生。』又云：『督學王蘭生極賞之，以選貢入成均。舉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所答策，親過其寓齋，劇談竟日，出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嘗謁尚書楊名時，楊稱其博雅，即遜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何敢言博？」名時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會詔舉『博學宏詞』，尚書趙殿最以其名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是年，試詞科，以先入館例不預。次年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遂歸。』又云：『晚年，兩廣總督延主端溪書院，將特疏薦之。因語諸生曰：「是以說經爲媒也。」託疾辭歸。』又云：『嘗輯《宋元儒學案》，以補餘姚黃氏之所未及。卒年

五十一。學者稱謝山先生。」

雲濠謹案：謝山先生爲《梨洲神道碑》文，述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不言卷數。未知其書爲二書否也？觀謝山所定《序録》，自宋及元，合爲百卷，宜合稱《宋元學案》。其專稱《宋儒學案》者，舉宋以概元也。

董小鈍明府秉純編輯《謝山先生年譜》云：『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居京師紫藤軒。與李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又云：『乾隆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十一年丙寅，仍録《耆舊詩》，兼修南雷黄氏《宋儒學案》。蓋春杪至湖上，遂自苕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舟中，取南雷《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夏過維揚，館馬氏畬經堂，編纂《學案》。十二年丁卯二月，至湖上。上巳後，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十三年戊辰秋，主蔵山講席，重定黄氏遺書。十四年己巳，校《水經注》。十五年庚午，仍校《水經注》。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畬經堂，仍治《水經》，兼補《學案》。歲月之深如是。其卒，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前歲甲戌，猶治《水經》，兼補《學案》。是謝山之於《學案》，雖謀刻於吳門，而修補未了。故月船《盧氏詩稿》自注云：『《宋元學案》經耒史、謝山兩先生續纂，尚未成書。』耒史即梨洲季子主一先生别號也。又案：小鈍先生，鄞人，以乾隆癸酉選拔，知泰安縣，爲謝山高弟。謝山之卒也，其年正月，手定文稿，删其十七，約五十卷。時小鈍先生與同學張先生炳、盧先生鎬、全先生祖藻、蔣先生學鏞鈔録，皆謝山門人。梓材嘗聞之董茂才均曰：『謝山先生將卒，以餘稿歸先祖，先祖爲輯《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以《續甬上耆舊詩集》歸蔣樗庵先生，樗庵亦爲輯録成編。以《宋元學案》屬之盧月船先生，月船抄録未完，蓋其事較難措手云。』茂才爲小鈍諸孫，其言當有所本。

二老閣鄭氏刊本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蓋又以《學案》謀刻於鄭氏，第所刻止《序録》與第十七卷《横渠學案》上卷。《序録》爲謝山先生定本百卷之次，首尾完密。月船盧氏所藏底稿，亦有《序録》，其文多異，又少《序録》者九，蓋其未定稿也。《横渠學案》原本完全，故《序録》而外，先以是卷付刻。其第十八卷已刻數板而輟，蓋刻於謝山末年，謝山卒，而其事亦寢矣。

雲濠謹案：《序録》與第十七卷，並標『後學全某續修，鄭大節、毛德基校』。鄭卽二老閣後人，南溪先生之子也。南溪之父，爲高州太守寒村先生梁，世家吾邑鸊浦。寒村受學於梨洲。其父秦川先生溱，與梨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故名其藏書之室爲二老閣云。

月船盧氏所藏底稿本

月船外翰鎬《和姚江黄稚圭見贈原韻詩》云：『南雷正學源流長，亭林夏峯遙相望。甬上前賢多入室，戴山俎豆傳馨香。小泉翁既不可作，典型無復如中郎。遺書散漫孰收拾？末學孰卷增徬徨。區區校勘力未及，敢效束晳補詩亡。覃思幸藉下帷客，助我尚賡求友章。何期雙瀑老孫子，枉顧不勞置鄭莊。黄茅白葦正彌望，忽見秀幹方崇強。秋雨閉門共商榷，足本擬續續鈔堂。從今剞劂庶可望，告成五緯重輝煌。』自注云：『梨洲先生《宋元學案》，經耒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尚未成書，稿本今在余處。久思補完之，不及也。』又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卽入梓，且欲續成《宋文鑑》，索余《平園》、《攻媿》諸集。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卒，其書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稿，亦雜入其中。月船先生字配京，乾隆癸酉舉人，抱經之宗子，而謝山高弟也，任平陽學諭，卸篆歸，特取《學案》於抱經宗人，而稿已不全，因手録之，謄寫者半，未及謄寫者半，而月船又卒。其稿與謄本，蓋庋藏於月船家者已八十年。始，月船外孫黄支山孝廉炯孫，嘗以是本攜至康中丞節署，偏訪皖江諸子，謀完是書，未果。中丞移節廣東。又訪粤海諸子，亦未獲克任校讎者。既支山自粤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墮水中，唯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月船之孫卓人茂才杰愈寶藏之，不輕以示人。已而其家被竊，藉麗俱空，而《學案》一笥，棄置屋外。蓋是書之得存者亦幸矣！

梓材又案：月船先生謄寫《學案》十餘本，有《濂溪》而無《百源》，有《明道》而無《伊川》，有《晦翁》而無《三陸》。蓋皆梨洲原本所有而未録或遺失者。又所藏謝山手稿，字迹稠密，而月船未及謄寫者三百餘頁，其中又有梨洲季子主一先生手鈔本。而謝山修補之迹，宛然可據者數本。又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纂。月船與梨洲後人相往還，又以共成《學案》是任，故主一鈔本，有在盧氏者。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嘗寓吾邑鸛浦。其在甬上，則自幼從忠端公館於洞橋董氏。後梨洲亦館於董氏與月湖張氏，又館於管村萬氏別業，舉證人講社。謝山述其講社弟子二十七人，爲：陳環村先生赤衷，張學齋先生汝翼，馮蓋仲先生□□，陳非園先生紫芝，范筆山先生光陽，陳怡庭先生錫嘏，董在中先生允瑫、與其弟莪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道權，陳堯山先生自舜，董俟真先生允瑋，鄭寒村先生梁，萬公擇先生斯選與其弟充宗先生斯大，董吴仲先生允璘，仇石濤先生雲蛟，萬貞一先生言，仇滄柱先生兆鰲，王忝堂先生之坪，萬季野先生斯同，張天因先生士培與其弟雪汀先生士塤，張梅先先生九英，李子實先生開，張壁薦先生九林，陳和仲先生寅衷，錢果齋先生魯恭。寒村而外，多爲鄞人。故月船詩云「甬上前賢多入室」。詩中又云「續鈔堂」者，謝山所作《梨洲神道碑》言其建續鈔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蓋欲續其《日鈔》云爾。梨洲紹蕺山正傳，而姚江黄氏文獻之傳，實源於菊東先生珏，乃東發再傳弟子也，蓋亦同出一派。故梨洲、耒史之爲《學案》，往往稱「先文潔公」云。

樗庵蔣氏所藏底稿殘本

梓材謹案：蔣氏藏本，後歸樗庵孫壻董茂才瀚。董又歸之同邑阮明經訓。顧其本多與盧氏本複，然其不複者，如張南軒弟子李悦齋塈傳、徐宏父弟子趙畤隱希館傳，謝山著録甚詳。吉光片羽，皆可寶貴，不得以殘本少之。其本帙尾有六十卷之目，是謝山未定《序録》時之目，或卽耒史所編之目也。

梓材又案：樗庵先生名學鏞，乾隆辛卯舉人，爲謝山母氏同懷弟蓼厓先生拭之之子，蛾野先生學鏡之弟，嘗受學於謝山。謝山諸弟子，小鈍、月船多宦遊於外。而樗庵先生則以名孝廉家居授徒者最久。梓材先高祖太學鈍夫公諱炳，學於王忝堂先生，爲梨洲再傳弟子。大父郡學都講漁村公諱鍔，則嘗從樗庵遊。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謨之受業師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於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祖、父師承所自出。謹附識於此。

餘姚黄氏校補本

梨洲七世孫直垕跋云：『先遺獻公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元儒學案》，尚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公纂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大父曾向全氏索觀而不得。全氏歿，配京盧氏寄示底稿二十冊，續寄《序録》一卷。大父得之，欣同拱璧。晚歲里居，爲之鈔輯者有年。無如展轉鈔寫，多有闕略舛誤。魯魚亥豕，更不待言。而全氏手筆，又多蠅頭細草，零星件繫，幾不可識別。先子於歸田後，復爲之正其舛誤，補其闕略，併其件繫，命直垕鈔録而次第之，是書始克成編。』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之玄孫璋，號大俞，卽月船盧氏所與和韻黄稚圭者也。六世孫徵乂，號平黼，嘗校《孫燭湖集》而刻之，其拳拳於《學案》固宜。所云「大父向全氏索觀而不得」，蓋謝山逐年修補，其稿時置行篋，故欲觀而不得也。抑梨洲之孫證孫既得原本於淮陰楊氏，迺大俞、平黼父子校補，猶待盧氏所藏底稿，是亦知《學案》之嘗如全氏修補矣。

梓材謹案：謝山底稿零星件繫，誠如所云。然悉心尋究，仍復脉絡貫通。梨洲後人校補本爲卷八十有六，而冠謝山百卷《序録》於首。蓋亦以《學案》次第，當遵《序録》。特欲如謝山卷數而不得，故以《泰山》、《徂徠》各爲一卷，而不知《徂徠》之當合《泰山》也。《高平》、《廬陵》，底稿無存，卽缺其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定》；廬陵學派，間見於盧氏藏稿也。《華陽》、《景迂》、《説齋》，皆在藏稿，而是本無之。《兼山》流派與《陳鄒諸儒》，藏稿有之，而是本亦無。《劉李》、《滄洲》、《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卷，而未別其卷。《蛟峯》、《江漢》，卷第所無，而不知《蛟峯》之當附《北山》，《江漢》之當冠《魯齋》。《北山四先生》合爲一卷而分卷者四。《李》、《張》、《胡》、《熊》、《李》、《俞》、《九江》，亦卷第所無，不知各歸學派而徒冠《序録》於首，亦贅矣。然盧氏藏底所遺，如《百源》、《伊川》、《三陸》，固具有之，則是本亦安可少哉！

王梓材《校刊宋元學案條例》 古人著書，必有凡例。是書刱自梨洲黄氏，標舉數案，未盡發凡。至謝山全氏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録》之作，卽是書之凡例也。今欲校理是書，舍《序録》無以得其宗主。故仍二老閣《序録》刊本之舊，冠諸卷首。又分載《序録》於各《學案》之端，庶使學者睹其大要，瞭如指掌。

是書既經謝山歷年修補，自當從謝山百卷之目。梨洲後人亦列謝山於續修，而別爲八十六卷之目，於《序録》未能印合。故是刻以百卷爲準，取盧氏藏稿細心校理，具見百卷條目井然不紊。

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所有而爲謝山增損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者，則標之曰『全某補本』；又有梨洲原本，謝山唯分其卷第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補定』。蓋次定無所謂修補，補本無所謂原本，修定必有所由來，補定兼著其特立也。其曰『定』者，謝山稿底嘗自標之。

每《學案》中所采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爲梨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爲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於學派諸小傳，有梨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者，則注『修』字；有梨洲無傳並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注『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至兩家混淆。

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爲《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爲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宋、元儒異於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尚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余竊爲之仿補，以便觀覽。

謝山原底未全，有采錄文集粹語，而其傳已佚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師反無傳者，有著稱於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凡可考見，謹爲參補，惟於各條下注明『參某書』以別之。

謝山著述之功，莫精於《七校水經注》，莫專於《修補宋元學案》。董小鈍明府謂《七校水經注》之未就者，可取《鮚埼亭集・水經題跋》整理之。而《宋元學案》不無殘缺失次，自當就《鮚埼亭內外集》諸作之有關《學案》者，分附其中。亦以全氏著書，語相通貫，自可參考而見爾。

是書修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間或采入，蓋聖門列四科意也。觀者勿以無關《學案》少之。

《宋元學案》之末，謝山特立《新學》、《蜀學》、《屏山》諸《略》以著雜學之紛歧，大都重關禪學。終之以《三略》，具有深意。至若元祐、慶元黨案，爲兩宋道學興廢所關，謝山《序錄》謂以《道命錄》爲底本，仿《春秋大事表》以書之。特其稿無存，今本其說，而爲之編補。賢否具見，灼然千古。亦觀《學案》者所不可廢。

梨洲原本，有待於謝山之修補。即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

校刊是書，頗費心力，其間頭緒紛繁，訛簡迭出，有非一二人所能周至者。彙錄諸本，蓋董逸莊岡、范小鄉邦魯、馮雲坡章之力爲多。而盧卓人茂才杰、盛醒樓都講炳相與讐對，兼事繕閱。至所參諸傳，則張鐵峯孝廉恕分任之。有所資益，是皆宜書。

方以智《東西均》

綜　述

方以智《東西均・東西均開章》　均者，造瓦之具，旋轉者也。董江都曰：『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爲。』因之爲均平，爲均聲。樂有均鐘木，長七尺，繫絃，以均鐘大小，清濁者，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因之，古『均』、『勻』、『鈞』皆一字。均固合形、聲兩端之物也。古呼均爲『東西』，至今猶然。《南齊・豫章王嶷傳》『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則謂物爲『東西』。

兩間有兩苦心法，而東、西合呼之爲道。道亦物也，物亦道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莫變易，不易於均矣。兩端中貫，舉一明三，所以爲均者，不落有、無之公均也；何以均者，無攝有之隱均也；可以均者，有藏無之費均也。相奪互通，止有一實，即費是隱，存、泯同時。

所以然生不得不然，而與之同處，於是乎不得有言，不得無言，而不妨言言即無言之言，故中土以《易》爲均，其道並包而以卜筮之藝傳於世，又不甚其苦心。均罕言於雅言，使人自興、自鑑、自嚴、自樂而深自得之，以其可聞

聞不可聞，吾言無所不說者亡矣！僅有魯而唯者，有多識而知其不可聞者，斯則東老呼『天知我』譯歷一聲之後也。

竹中之均明知無言，而何以言？因後世以不可聞者自誇其聞，哼哼譊譊，以傳爲市，故言其何言之行生者。徵之，土型乎？鐘木乎？豈得已哉？

萬古所師之師惟有輪尊。輪尊無對而輪於對中。見所爲因緣和合，成器而適用者，皆方老之所爲也。方老不自謂爲之而歸於無爲之尊，則方老率衆執事芸芸者，皆輪尊之所以爲也。

代而錯者，莫均於東西赤白二丸。白本於赤，二而一也。赤者平起赤而高中白，白者能白、能黑而滿輪出地之時本赤。因其所行，錯成生死。明而暗，暗而明，晝夜之生死也；生明死魄，一月之生死也；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一歲之生死也，時在其中矣。呼吸之小生死，天地之大生死，猶是也。

東起而西收，東生而西殺。東、西之分，相合而交至；東、西一氣，尾銜而無首。以東、西之輪，直南、北之交，中五四破，觀象會心，則顯仁藏密而知大始矣。密者，輪尊傳無生法忍以藏知生之用者也，昭昭本均如此。

步之積移，猶有歲差，望後人之均之，則可不均東、西所以代錯之故，聽步東步西者之積移而差乎？東均者曰：『知日則知夜矣。』西均者曰：『日原於夜，以夜知日。』步東之差者，守所立之甲乙，時已推移，而不知變；步西之差者，不知說夜所以說日也，而習說夜之法，掃說日者，貪食而畏夜，形累而影迷，此輪尊生物之公差也。故生轉均之人，明此日統夜之無日夜，以復人人自有之輪尊，則東、西輪尊之宗一也，一即具二。主宗者用一化二，而二即眞一，謂之不二。『吾道一以貫之』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三『一』者，一一也。何謂『吾』？何謂『道』？何謂『一』？曾疑始否？曾同異否？

開闢七萬七千年而有達巷之大成均，同時有混成均；後有鄒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實以尊大成爲天宗也。其退虛而乘物，託不得已以養中者，東收之；堅忍而外之者，西專之；長生者，黃冠私祖之矣。千年而有乾毒之空均來，又千年而有壁雪之別均來。至宋而有濂洛關閩之獨均。獨均與別均，號爲專門性命均，而經論均猶之傳注均。惟大成明備，集允中之心均，而苦心善世，以學爲旋甄和聲之門，彌綸乎大一而用萬即一之一，知之樂之，眞天不息，而容天下。後分專門性命、專門事業、專門象數、專門考辨、專門文章，皆小均，而非全均也。

乾毒最能高深，苦心於世之膠溺，故大不得已而表之空之，交蘆雙破而性之，專明其無不可用、大一之體，而用例頗略，以世已有明備者故可略也，而後人沿其偏上權救之法迹，多所迴避，遂成一流法迹之法。其實諦行之蟠死窟者，留以爲寒涼之風可耳，非中諦圓成者也。

全均者曰：名教者寄聲託形之場也，時乘者太極陰陽匈也，輪迴者消息也，迦延獄者名教場之杵也。心科榜於縣崖，則獨均之礪石也。又有安樂先天均，獨明輪率，則以元會徵成壞，固東、西大生死之指南車也。

均備五行而中五音，所旋所和，皆非言可傳。空無所得，無不自得，久淬冰雪，激乎風霆，會乎蘇門，亘其神氣，自叩靈臺，十五年而得見輪尊。仰而觀，俯而察，小見大，大見小，無彼非此，即無大小，皆備於我矣，是爲大尊。成均、空均與衆均之所以爲均，皆與我同其大小偏全，我皆得而旋之和之。生乎後時，躍身其前；開方圓目，穿卯酉光，讀五方本，破玄黃句，坐蒼蒼之陛，下視其不可聞之苦心，原何有不可推移之法，而況迹其迹乎？

匈則盡古今是匈也，獄則盡古今是獄也。因時變變，可全可偏，必知其全，偏乃合權。讀之破之，空之實之，不則泥土以爲塹耳，斷鐘木以爲橛耳！旋形和聲之統迹者，衆均皆有其書，而不立者立其所以統。吾以統均立，則兩間之星點枝梧者，皆不立之立也。

用形之義詳於東，而託形之聲出於西。清淨音聞，誰耳順乎？絃歌杳矣，詩樂故事，孤頌雖行，且嗤滿半。獨均與別均之裔爭，而各裔又爭。獨均已不知呼天之聲，泥於理解，不能奇變，激發縱橫之曲，必讓涂毒之鼓；然別均守其專授，不加陶鑄，反呵宗教不二者葛藟，而發揮觀玩攖寧者爲芸人之田，曾不知模倣鏤空之伎倆，與穴紙雕蟲，同迷於耕織，何異乎？每笑高卑雖分，所依即迷。自絃撥之指，點睛之筆，以至魯共之壁，靈山之花，皆迷藥也。而皋比座、曲彔床，一據不可復舍，迷藥猶毒！

方老向輪尊曰：迷而悟，悟而迷，又何異呼而吸，吸而呼哉？矜高傲卑，幾時平泯？吾無以均之，惟勸人學均以爲饗飧。衆藝五明，皆樓閣也；蟲吟巷語，皆棓喝也。其自誇無事人，惟恐齒及學者，以無忌憚而弄泥倚木，又偷安，又斥人，狡矣！汝誠如蒼蒼者，吾豈不許汝斥好學爲惡習邪？蒼蒼之均也，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則蒼蒼亦不能自主，而爲汝作主斥好學

者耶？嗟乎！全均者苦矣，愚矣！

吾勸別均，別均方獨尊，而所迷者悅而從之，誰肯虛心，自知無住？既諱其住，必且訾我以掩悅者；吾勸獨均，獨均又以爲襍取異術，推而擯之。勸其悟後自強不息，薪傳用光，硋俱無硋，徵以自勘，則以五方本、玄黃句，是更畏難護痛，引濁智割泥以自封，藉露布爲障面。詎知根本差別外內何分？清智和濁智中，知其起處，卽任爲官，金剛刀何處不可用乎？反不如達者任之。蜉蝣慶暮，有何生死？何不逍遙，而爲聖人所縛定哉？果得策矣，然又烏知愚、苦卽逍遙之無上策耶？木榻一鐸也，鐵門一拂也，已而已而，知有已耳，求免則那。雖然，本自如此，乃本自不可言者也。知必不免，而必言可免，是爲大免。勸縱不受，又豈可以不勸自暴□哉？

紛華隊之言性命均者，苦事淹洽，苟焉托立地火爐之傍，足唾人間之喆匠，以爲顏色，藏身已耳；不則交賒福田，久而自護，又多厭常喜新，因而別路紿之，則果不信土木之皆均質也，城郭川原之皆均宅也。指遠山之青又青，有秘在焉，則馳千里馬遍九州而尋之，『青又青』何可得乎？猶必以土木城郭川原之非究竟也，豈非白癡？忽告之曰：『君求「青又青」耶？君足下之土木是矣。』彼反不信。學道賢者往往皆然，眞可憐生！迷死而已。所最太息者，單襲田本自種之一吼，而廢禁種田之良勸，漫曰鼈難逃甕，其如日下狼既何哉？輪尊笑曰：『迷死而已，本不出吾計也。』

毒均設爐，聽人投迷，有開目放光者，則出而逍遙；不能出，則迷死之已耳。無明卽明，爭明逾迷。躍冶之悟，大悟大迷。黔嬴造命，本無迷悟，而有似乎生迷死悟。不迷則死，不如迷學，學固輪尊毒毒藥之毒也。

吾告稗販毒藥者曰：至賤如鹽水，至穢如矢溺，皆可吐下，比於靈丹，何必外國之阿魏、黃礦乎？燈籠露柱，石牛木馬，乃遼之白蹢也。土苴矣，疑者嚼卽棄之，故爲畫長安圖，使人出門西向而笑。一肯上路，鞭策有分，津關相待，旅次盤桓，見則立見，不見豈患別無點心麯麯哉？世無非病，病亦是藥。以藥治藥，豈能無病？犯病合治藥之藥，誠非得已。

貫、泯、隨之徵乎交、輪、幾也，所以反覆圓∴圖書也，是全均所露洩之本，熟讀而破句者也，立而不立者也。雖言之而不言者自在，可聞而不可聞者自在。大尊囑此以作均徵而捄衆均，又何暇避剎旛之禁忌，而故錮人於儱侗乎？風稜水文，貌在言外，不知言先一句，吾言又錮人矣。影訾之曰：『此皆不親切之皮相玩物也，此皆知見聰明之土塊木屑也。向上別有牢關一片甎在。』形笑之曰：『不過爲日觀峯下灰堆出氣，慰沼納樸相望耳！』自首自掃，一狀領過，過後張弓，有何交涉？

細視大者不盡，大視細者不精，此誠然矣。然天地何以大者盡而細者精？豈非以不視者均之歟？請容東、西之遮奪互闢，而卽爲東、西合拍解啁曰：西言一切法皆是法，何能推新均出那伽大定之外？東均之贊曰『代明錯行』，不收我，何以爲代錯？足蹍者咫也，而用者大地，何不試學此均，以爲無用之用耶？

有大全，有小全。專門之偏，以求精也，精偏者小全。今不精而偏 必執黑路勝白路，而曾知黑、白之因於大白乎？入險則出奇，愈險則愈奇，而究竟無逃於庸也。惟全者能容偏，惟大全者能容小全；而專必厭全，小全必厭大全。大全隨人之不見是，而專者摧人以自尊。大全因物以作法，法行而無功，天下皆其功，而各不相知；專者必自露得法，而不容一法在己之上，以故聞者屈於其迅利，遂以爲大全誠讓專偏一等矣。

集也者正集古今之迅利，而代錯以爲激揚也。何妨露洩之而又訾笑之，擔荷之而又容置之？謂不精，則讓諸公精；謂不能勝人，則讓諸公勝；謂習氣未除，是誠左旋習氣未除也；謂獨非迷乎？是誠迷於發憤之樂也。在此刼中，且均此十三萬年之曆，與之日新，聽其迷明，容其勝厭，雖愚、苦其心而尚有不能言者，庸何傷哉？

我以十二折半爲爐，七十二爲鞴，三百六十五爲課簿，環萬八百爲公案，金剛智爲昆吾斧，劈衆均以爲薪，以毋自欺爲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煑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爲之治，無我、無無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可以陶五色之素器，燒節樂之大壎，可以應無商之圜鍾，變無徵之四旦。造象無定，聲飲歸元。知文殊中無中、邊之中，又不硋常用子華庭皇之中。是名全均，是名無均，是名眞均。有建金石華藏之殿，而犍曠古當前之鐘者乎？必知問此造具均、和調均之合一手矣。印泥、印水、印空，三印且破，又何嫌於刻銷乎？存、泯同時，各不相壞。形既無形，聲亦無聲，何不可乎遊形而戲聲？

蒙老望知者萬世猶旦暮，愚本無知，不望知也，蒼蒼先知之矣。三更日出，有大呼者曰：『是何東西？』此卽萬世旦暮之霹靂也，請聽！

雜録

嗎嗎子《東西均記》　嗎嗎子事何何先生，四十餘年，讀書數萬卷，而無一字，殆地上無所不知者乎？徐觀其隱，敏其鍾，其空空無知，不立一塵，不合一法者乎？跳北跰南，數履碰碰之刃，視死如鼻端，色不少變，心更折之。此其吹毛發硎，弄丸中隨者乎？

二十年來從不與人語，忽與我語，皆羲、軒之所未見。先生曰：『斯世傭世也！語，則傭於語；不語，則傭於默。惟其所適，偷以自匿。猥者匿默，默者匿語，自有眞語。語終不可以匿，默又何可匿耶？以默均語，以語均默，汝其均之！』夜聞而默其語，語其默，我非昨日之我，此何何先生之以何化我也。

晨起適先生所，竟不知所在。是所謂乘雲氣，騎日月，揮斥八極以遊無窮者乎？何幸見之，而又何以不見？遂不知其何許人。四十年昨日之我何以不問？愚亦不可及矣。其無何邪？其何有邪？其呵呵邪？其烏烏邪？我不能知，惟有嗎嗎而已。因默記其所默語，副決鼻行者抄之。

許曰：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圓。似者何人，無師自然，於此自知，古白相傳。歲陽玄黓，執除支連，嗎嗎子識，五老峯顛。

王夫之《老子衍》

綜　述

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昔之註《老子》者，代有殊宗，家傳異說，逮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則支補竿會，其誣久矣；迄陸希聲、蘇子瑟、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引禪宗，互爲綴合，取彼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糅雜，是猶閩人見霜而疑雪，雒人聞食蟹而剝螯蜞也。

老子之言曰：『載營魄抱一無離』，『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沖氣以爲和』，是既老之自釋矣。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是又莊之爲老釋矣。舍其顯釋，而強儒以合道，則誣儒；強道以合釋，則誣道；彼將驅世教以殉其背塵合識之旨，而爲蠹來玆，豈有既與！

夫之察其誖者久之，乃廢諸家，以衍其意；蓋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復也。

夫其所謂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則不公；偶見而樂持之，則不經；鑿慧而數揚之，則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故於聖道所謂文之以禮樂以建中和之極者，未足以與其深也。

雖然，世移道喪，覆敗接武，守文而流僞竊，昧幾而爲禍先，治天下者生事擾民以自敝，取天下者力竭智盡而敝其民，使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瘉也。文、景踵起而迄昇平，張子房、孫仲和異尚而遠危殆，用是物也。較之釋氏之荒遠苛酷，究於離披纏棘，輕物理於一擲，而僅取歡於光怪者，豈不賢乎？司馬遷曰：『老聃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近之矣。若『猶龍』之嘆，云出仲尼之徒者，吾何取焉！

歲在旃蒙協洽壯月己未南嶽王夫之序。

閱十八年壬子，重定於觀生居。明年，友人唐端笏須竹携歸其家，會不戒於火，遂無副本。更五年戊午，男敔出所藏舊本施乙注者，不忍棄之，復錄此編。壬子稿有《後序》，參魏伯陽張平叔之說，亡之矣。上巳日湘西草堂記。

王夫之《莊子通》

綜　述

王夫之《莊子通敍》　己未春，避兵楮林山中，麝窟之室也，衆籟不

喧，枯坐得以自念；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沈其側者五年，弗獲已，所以應之者，薄似莊生之術，得無大疚媿？然而予固非莊生之徒也。有所不可，『兩行』，不容不出乎此，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顏淵、蘧伯玉、葉公之行，叔山無趾、哀駘它之貌，凡以通吾心也。心苟爲求仁之心，又奚不可！

或曰：莊生處七雄之世，是以云然。雖然，爲莊生者，猶可不爾，以予通之，尤合轍焉。予之爲大瓢、無脹，予之居『才不才之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孰爲知我者哉！謂予以莊生之術，祈免於『羿之彀中』，予亦無容自解，而無能見壺子於『天壤』之示也久矣。凡莊生之說，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類如此。故不問莊生之能及此與否，而可以成其一說。是歲伏日，南嶽賁蓋翁自敍。

王夫之《莊子解》

綜　述

王天泰《莊子解序》（王夫之《莊子解》卷首）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洸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於不能解；即能以解解之，亦病於拘文牽義，而非有當於古人之心。使有能讀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洸洋怪誕，而於其所託物寓意，無不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之心，豈非解之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

衡陽船山王先生，故明壬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較訂，付之剞劂。梓成，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匯，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於人間世者之爲何矣。

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於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於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董思凝《莊子解序》（王夫之《莊子解》卷首）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

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敔，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敔遂以此刻見投，且屬爲引其端。

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後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

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得於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眞贋。若《讓王》以下四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惟四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註悉廢。先生既有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旦暮遇之者歟！我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王夫之《噩夢》

綜　述

王夫之《噩夢序》　敎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霢霂者，亦循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閒，誰爲授此者？故曰『噩夢』。玄黓閹茂之歲，陽月朔旦甲戌，船山遺老識。

熊伯龍《無何集》

綜　述

王清《無何集序》（熊伯龍《無何集》卷首）　《論衡》一書，發明孔子之道者也。何以發明孔子之道？曰：不信妖異，不信鬼怪也。或聞而笑之曰：孔子之道，高矣大矣，僅僅不信妖異鬼怪而已，烏足以發明其道乎？曰：是非予之私言也，予蓋聞諸孔子也。昔楚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太史請禜，昭王弗許。又，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弗祭。夫弗禜，是不信妖異也；弗祭，是不信鬼怪也。不信妖異鬼怪，自世俗言之，方恐不免禍；自儒者言之，不過一智人而已。然而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大道者何？卽不信妖異鬼怪之道也。昭王知之，故能常保其國。然則今人之不信妖異鬼怪者，其亦庶幾知道者哉！吾博覽群書，見守孔子之道而鑿鑿言之者，莫若《論衡》一書。其《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語怪之道也；其《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語神之道也；其《齊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之道也；其《變虛篇》深得孔子請禱弗許之道也；其《感類篇》深得孔子遠鬼神之道也；其《感虛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之道也；其《訂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之道也。是發明孔子之道者，《論衡》也。然而純疵參半，未能一一悉合乎道。至《問孔》、《刺孟》諸篇，語尤顯悖於道，必不可以不刪。昔韓子《讀荀篇》曰：『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夫韓子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則曰：『亦孔子之志也。』今學士熊鍾陵削《論衡》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其亦韓子之志歟！夫而後《論衡》一書，蓋醇乎醇者矣，卽謂爲大有功於聖門焉可。是不可以不序。

劉子壯《無何集序》（熊伯龍《無何集》卷首）　以此身生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內，不啻電光石火之速；以此身處於大地億萬人中，不啻九牛一毛、萬馬一鬣之微。而得於心、見諸筆者，不能爲黃鐘噌吰之音，徒效蚓之鳴

於槁壤也，豈不悲哉！雖然，窮愁著書，成一家之言，而又述故事，率舊聞，非所謂作也。或從而笑之曰：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則應之曰：唯唯否否。士各有志，亦各從其志也。鍾陵與余言，余深取之，書於簡端。

張天植《無何集序》（熊伯龍《無何集》卷首）　揚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仲任稱孔子，則曰：『孔子，道德之祖。』又曰：『孔子，舜之次也。』稱孟子，則曰：『孟子作性善篇。』又曰：『荀卿反孟子。』由此觀之，仲任之宗孔而師孟，昭然矣。熊子次侯謂《問孔》、《刺孟》二篇小儒僞作，非仲任撰。《論衡》之理，得次侯而益彰，次侯誠仲任之功臣乎！

唐甄《潛書》

綜　述

潘耒《潛書序》　古之立言垂世者，必有卓絶之識，深沈之思，蘊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説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林，而胸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説，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弊極矣！

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即能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證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爲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不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出，人爭傳寫。

余未深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壻王生出《潛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無立言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胸懷，不假繩削，而氣充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人所不及見，不敢言者，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資之深，故信之篤；蓄之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萎蕤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

先生蜀人，父亨予，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竟志以沒，家族熠於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壻裒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舊史氏松陵潘耒撰。

楊賓《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唐鑄萬潛書序》　今之言古文者，莫不學唐、宋八家；若《左》、《國》、子、史，則鮮有學之者。夫世之爲文者，豈不知《左》、《國》、子、史之勝於八家者？大抵以其體制不同，不可施於應酬贈答之間；又深厚閎肆，變化無端，學之頗難爲功。不善學者，不爲宋子京、王元美之佶屈聱牙，則爲趙蕤、契嵩之荒野怪僻，不若八家之門戶顯然，如習禮於庭者，坐作拜跽周旋，皆有一定之節，可以終身用之而不變，故畏難而樂易者多趨焉。

唐子鑄萬獨喜《孟子》、《戰國策》、《管》、《列》諸書，讀之終身不倦。家貧，居陋室，不能容膝，每與其細君櫛比針黹共一席，是以多沾汚而不完。然丹碧青黃，圈點重復無隙處。而其揣摩簡練，言淺而意深，力雄而氣厚；得《國策》，諸子之神，而無趙蕤、契嵩之病，言八家者無能及也。然亦不爲八家應酬之文，是以忌之者每指爲縱橫長短之文而詆毀之，不知其爲之也難，積之也久，而光怪陸離有不可掩者。初刻十二篇，名《衡書》，四方爭購之。其後文益多，以其名類於老泉之《權書》，更之曰《潛書》，而不能卒刻，世之人莫得而見焉。唐子歿，有何庶常屺瞻者言於皇八子，以數十金爲之營葬。金至吳而唐子已葬，其婿王子聲宏歸其金。屺瞻復爲之進言，於是刻其《潛書》之未刻者。

昔司馬長卿爲武騎常侍，其文不彰。乃從郤、枚之徒游，見知於梁孝王，而其文始大著。今唐子何不幸而歿於數年之前，不得從屺瞻諸君，使其文見知於皇八子，得比於長卿《子虛》之賦。然猶幸而知其文於身後而爲之刻行焉，是又言八家者之所求而不得者也。唐子亦可以慰矣！

張廷樞《潛書序》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

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徘徊者久之。

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譔。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爲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既訖，不禁掩卷而歎也。

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爲蘭陵令，既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眞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並稱，豈不甚哉！

漢成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憤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牴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詆其陋。

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

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鑿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驚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

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五子部三五雜家類存目二 《潛書》四卷，國朝唐甄撰。甄字鑄萬，達州人，僑寓蘇州。順治庚子舉人，官長子縣知縣。

宋李覯先有《潛書》，今見《盱江集》中，甄此書偶同其名。凡分上、下二篇，而上篇、下篇又各析爲二，凡九十七目。大略仿《論衡》之體，自心性、治術以至處世淑身之理，無不具列。甄與魏禧友善，故其文格頗相類。然所載多據當時見聞，及友朋酬對之語。其《尊孟》篇頗詆伊川，《法王》、《虛受》、《知行》三篇，又力崇良知之學。皆未爲醇粹。

雜録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二〇《書唐鑄萬潛書後》 烈皇帝以仁儉英勤之主，遭家不造，慘徇社稷，亘古未嘗有。無論稍有人心者莫不痛悼流涕，即盜賊亦無或從而詆之者。獨從賊之徒爲賊草僞詔，有『獨夫授首』之語，因而降賊諸叛暨逆案羣姦與其徒肆爲訕謗，且筆之書，總無事實。而草野無知，或爲所罔。先君子痛之憤之，著《崇禎遺録》以辨其誣，源嘗上之史館，近亦頗知流言之爲僞矣。

夔州唐鑄萬，名大陶，順治丁酉科舉人。爲長子知縣，十月而罷。而自述其先，亦世受國恩，變後亦有仗節死義與高蹈不仕者。乃於其所著《潛書》中盛毀烈皇，暗目爲獨夫，似與從賊之徒相倡和者。又謂遇難諸臣不必死，死爲過。又謂亡國之罪，在君不在臣，以爲罪在臣者，皆溺於忠孝之言也。種種悖謬，眞不可解。

予曩聞其《潛書》甚佳，未之見。又聞其高岸寡許可，而獨賞予文。及其歿數年，予友楊耕夫及其壻王聲宏以其書贈予，而請予誌其墓。予讀之，初見其論學、論兵諸篇，卓識偉論，非近代所有，文亦駕唐宋而上，爲之狂喜。誌墓

之文，鬱勃洋溢於胸不可遏。及見詆誣烈皇，屢著於篇，遂廢然髮指，不敢應其請。儻早見《崇禎遺錄》，或不致此乎，惜哉！然予知其文必傳，恐聖明被其誣而又無人爲之刊削之也，不得已書此以折其悖且妄，而與天下後世共見之。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荀學齋日記・己集下》　得繆筱珊書，以新刻唐子《潛書》一部爲贈。唐是康熙初婁人寓吳者，名甄，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官山西長子縣知縣。其書分上下篇，爲四卷。上篇子目五十，下篇子目四十七。大率憤時疾俗，多寓經濟於議論。而文無根柢，傷於剽銳，亦間爲澀體，而彌不工。其論亦或迂謬不可行。如謂天子亦可效庶人夫婦居家之法，縫紉庖厨，數妾足以供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益顯天子之尊，而奄人宮女之患永絕。此足笑倒千人矣！然亦有快利可喜，且可以考見當日事勢者。前有韓城張尚書廷樞、吳江潘次耕兩序。

顏元《四存編》

綜　述

李塨《存學編序》　客歲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塨陋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而序曰：古之學一，而今之學棼；古之學實，而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而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爲學之之物。八歲就學，小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治隆，有此術也。自秦火而后，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遺經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鮮過而問者。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詩文辭□之輩，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閒，從而爲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源流。嘗謂：『孔子刪訂，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即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誡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劃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愈猶以爲制度滅亡，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鶩於旁途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盤古大敦，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矯抗，足以一身力任之誠見，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奮，求實體，行實用，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耶！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許酉山先生嘗謂塨曰：『邵堯夫三千年圖，以幹枝配易卦，每九百六十年甲子遇乾，大道以昌。嚮甲子遇乾矣，數若可信也。』殆必在斯歟！殆必在斯歟！康熙歲在己巳春月，蠡吾門人李塨頓首拜識。

又《存人編序》　顏先生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快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黧翁，晝幹垣，創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囿，兩寇肩逐，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冥氏掌攻猛獸，毆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著《喚迷塗》、《釋迦佛贊解》，並與張京兆議者，類爲《存人編》。於戲！先生之心迫矣。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蠡吾門人李塨頓首拜識。

又《存性編序》　三代以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疇則知其然歟？《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道統，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棼如，不得已直指性善，羣議始一。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家，復

紛而最衆。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帝王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心性幻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弒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歟。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顏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三存編，首以存性。謂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因列七圖以明之。於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嗟乎，性之不明久矣，得先生辭而辯之，而孟子之言性存，而唐虞三代孔門寓心性於政教，而不輕語人以性者亦存。而究之性之體用，本自如是，必如是爲言，卽如是爲功，而並不事夫言，而後吾之性存，天下之性俱存。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歟。塨從遊久，頗於提命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塨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賢，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以性與天道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康熙戊辰冬月，蠡吾門人李塨書於陋陽舘舍。

又《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

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於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掾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僂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寘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

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炮，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塨語，胞與淋漓，塨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啓示，塨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早有爲於世，唐、虞、三代於然而來也，不寧快甚！乃今雙鬢頒白，尚託空言，豈天未欲治平耶，抑將用之於衰老時耶，亦使先生開其端，而更待夫後人耶？吾復不能知之矣。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孟夏吉旦，蠡吾門人李塨頓首拜撰。

郭金城《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略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爲學之道遂在是者。

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尚，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

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

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存治編》一卷，國朝顏元撰。是書爲其《四

存編》之三，大旨欲全復井田封建學校徵辟肉刑及寓兵於農之法。夫古法之廢久矣，王道必因時勢，時勢既非，雖以神聖之智，藉帝王之權，亦不能強復，強復之必亂天下。元所云云，殆於瞽談黑白。使行其說，又不止王安石之周禮矣。

又　《存學編》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顏元撰。

又　《存人編》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國朝顏元撰。

又　《存治編》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國朝顏元撰。

雜録

李塨《顏元集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

塨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塨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

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啓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紈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即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丘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減流寇！然流寇亡疊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禄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搉者數年於兹，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

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門人李塨書於郾城寓署。

李塨《大學辨業》

綜述

顏元《習齋記餘》卷一《大學辨業序》　孔子而前持世者，凡繼天子民之事，皆日長日盛，而氣運以日升，堯、舜、湯、文、周、孔成己成物之法，遞明以備，夫人而知之也。孔子而後持世者，凡於古聖成己成物之事，皆日消日衰，而氣運亦以日降，夫人而知之；夫人不盡知之也。昔者孔子歿而諸子分傳，楊、墨、莊、列乘間而起，鼓其詖說，祖龍遂毀井田、封建，焚書阬儒，使吾儒經世之法，大學之制，淪胥以亡。兩漢起而治尚雜霸，儒者徒拾遺經爲訓傳，而聖學之體用殘缺莫振。浸淫於魏、晉、隋、唐，訓詁日繁，佛、老互扇，

清談、詞章，譁然四起。禍積而至五季，百氏學術一歸兵燹，堯、舜、周、孔之道，更孰從而問之乎！

宋代當舉世憒憒，罔所適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壽涯、道士陳摶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暗中二氏之奸詭，而「明明德」之實功溷矣；相率讀講註釋，合清談，訓詁爲一堂，而習行禮、樂、兵、農之功廢，所謂「親民」者無其具矣，又何「止至善」可言乎！以故於堯、舜「三事」之「事」，周、孔「三物」之「物」，偭矩而趨；而古大學教人之法，秦人強使之亡而不能盡者，潛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禍，倍甚晉、唐，道法淪湮，人才寥落，莫謂虞、夏、商、周之文物盡滅其迹，雖兩漢英雄之幹濟，賢守令之政務，亦莫及焉；而語錄恣其張皇，傳贅肆其粉飾，竟若左右虞、周，頡頏孔、孟者。試觀後世之國學、鄉學，尚有古大學學習之物否？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尚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而靜坐、語錄中有學，小學、大學中無學矣；書卷兩廡中有儒，小學、大學中無儒矣。聖道之衰，毋乃已極與！孔子在天之靈，無乃傷與！

僕爲此懼，妄有《存學》一編，復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而於六藝尤致意焉，謂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斯非心頭惺覺筆端剽竊所得假冒矣。未敢自是，博求有道以自束，得父事者五人，吾友李子塨之父晦夫先生其一也。李子夙佩家訓，而又仰承其尊人命，從予遊。訂予《存學》曰：「是格物致知本旨也。」更博稽古經，根據聖人成法，指小學、大學及學與行之次序而爲《大學辨業》、《學規纂》。少宰果亭徐公、少司寇匪菴吳公見而歎曰：「此三代前大學舊法，孔子之所祖述憲章，孟子所謂規矩也。」若以歷代之消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歷代之降可自今日升也者，相與捐俸付梓。李子攜以見予。予曰：「自儒業晦，禪宗、文人、書生皆冒儒，是著何不統顏曰『儒者本業』，子其再與同志諸公計之。

嗟乎！僕幾叔矣；兼賦質愚謬，惟堪作隴間沮、溺。雖妄思明孔子之道於萬一，亦謂異代或有妄信，如揚子雲所云「後世復生子雲」之說。不圖當吾世得李子以廣吾學，乃有嗜好之異如諸公者；草莽人聞之，喜如「空谷足音」，輒玷數言於諸序後。

熊賜履《學統》

綜　述

熊賜履《學統原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即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眞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寖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閒。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閒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閒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眞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掇管爲此，則夫謗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敍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康熙乙丑初秋，漯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夏震武《學統序》　孔子沒，而九流百家橫。前無繼，必奪於老；後無述，必陷於佛。老之後，有楊、墨；佛之後，有耶、回，皆與孔子敵。孔子集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以樹斯文正統，炎炎有不能定於一之懼。得周四子以繼，宋五子以述，道揆法守，昭炳天壤。學統所在，國統於

斯焉存。一亂以陸、王禪學，再亂以惠、戴漢學，三亂以康、梁西學。歷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清，綿綿延延，斯文不絕如綫者，一朝澌滅以盡。亂賊夷狄，禽獸橫行，廢六經，毀三綱，滅五倫，邪說誣民，髡首裂冠，充塞仁義，學統絕，國統將不能復存。吾及門諸子憂之，則校印熊敬修氏《學統》，以立撥亂反正之基，使人明乎正統所繫，思有以衛之，雜統思有以辨之，異統思有以攘之，存學統以存國統。熊氏之功，於是爲大！其翼統、附統之進退失當，小疵未足以掩大醇也。校印既竣，爰序以弁其簡端。癸亥九月戊午，富陽夏震武。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三史部傳記類存目五　《學統》五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國朝熊賜履撰。

李光地《榕村語録》

綜述

張叙《榕村語録序》（李光地《榕村語録》卷首）　孔子而後，三更五百餘歲而至朱子，能傳孔子之心者朱子也。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又五百有餘歲矣，依傍者徒拾其皮毛，超躐者遂迷其宗派。惟安溪李文貞公，篤敬義之實學，得誠明之正傳，潔淨精微，尤深於《易》，而羣經道要，乃一以貫之。凡所述造，無不有以發前儒之所郛，而覺來哲於無窮，其於朱子，蓋異迹而同神焉。則五百年來以公直接朱子者，乃萬世之定論，非叙一人之私言也。顧叙生也晚，讀公之書，而不及遊公之門。迨壬子歲，受知於交河先生，由交河而溯安溪，私幸猶得竊附於門下士之末。去秋，獲識公之文孫立侯侍讀，因示我以《榕村語録》三十卷，蓋與其師晝堂先生先後編集者。則凡公生平講學明道之大全，犁然具在，反覆研玩，直如登安溪之堂，而目覩其口講指畫焉。是則生公後者，未必不反幸於並時者已。間嘗考之，語録之興，蓋非晚近，其亦體原於洙泗者爾。故今所傳《論語》、《家語》，即孔子之語録也。厥後揚氏《法言》，王氏《中説》，摹其似而未得其眞。及《二程遺書》、《朱子語類》出，則傳其心，而不襲其迹，與摹其似，寧傳其心之爲要乎！而議者或謂異氏有之，嫌於其體，毋乃弗深考，而反客爲主者耶！至於不避方言，詞未古雅，則牖民孔亟而不暇立文，正所以爲儒門之實録耳。彼文士之氣習，豈足與語斯道之傳哉！顧《二程遺書》，其理雖精，而部分未晰。《朱子語類》各以類從矣，而門目又太瑣，且語多複重。是則編書者之責也。此書編次，悉依公平日講學明道之要領，故簡而該，精而密，一開卷而窮理修身之方，内聖外王之道，若網之在綱，可提而挈；若堂之有陳，可由而升。其以此爲六經、四子、宋五子之階梯可也。則公之繼絕開來，不亦深有賴於此書之存哉！抑吾聞之，《論語》、《家語》，皆門人record之，而《論語》尤精，蓋曾子、子思論纂之力也。今侍讀與晝堂先生，於師門微旨，記纂簡當，功在後學，自不待説。故余既論五百之統非公莫當，又以此書編集之精，而嘆明德之後，有達人爲大可幸云。謹薰沐盥手而爲之序。乾隆癸亥仲春，門下晚學生東吳張叙敬識。

徐用錫《榕村語録跋》（李光地《榕村語録》卷首）　先生文孫清植，鋟先生《語録》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來，且叙纂記之功，推用錫爲多。發篋讀之，悵歲月之已晚，喜意義之如新。當今日文教鼎盛之會，此書將以垂世而行遠，自念文行不立，得掛名簡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爲寵榮。然當記録時，非意所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類隱隱欲自見己意。抑或用功久，有所得力，熟處不覺流露。子朱子謂：『伊川語，上蔡記者便似謝，定夫記者便似游』。伊川無恙時，尹和靖以朱光庭記語進，伊川謂之曰：『苟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某在，何用讀此書！』憶用錫年踰三十尚陋，至學明季時文以爲工，於理道一無知識，苦甚面牆。歲甲戌，宗潢容安公招爲塾師。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勤，實介予從先生遊。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灑掃之役。嗣是而督學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洎入閣，留課孫植句讀。先生居官，精敏絕人，於職事鉅細不遺，凡所興除，率因時隨事，順其機緒，張施不外形，而究多所裨補。至談道講藝，殆無虚日，英賢環

座，各有質請。蓋先生於經書，儒先要義，讀之熟，思之近，辯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如瞽目之刮障瞙，餓夫之飫芻豢。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恐少遺忘差舛，如失異寶。當是時，己原無所見，況雖欲參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檢去冗複，覓鈔胥清謄。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每讀先生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歎其精要。尋玩此編，雖用錫所錄，不及師友條記之妙，但義理所歸，似由子朱子以上泝周、程，於其微詞奧旨，實深有發明。私念歸去，擇家庭鄉黨子弟有志力者，以此開其聰明，正其趨向。又懼用錫學識淺闇，或謬於先生之大指，因以誤人爲先生病，則莫贖之罪也。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間一二日，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疑尹氏注一條，幸爲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爲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爲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歎。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錫惓惓不忘先生獎許此書數語者，匪僅以不至如伊川之訶光庭爲幸，亦緣此忖知大指，庶幾不謬於先生。諗今之讀是書者信先生，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眩瞀，或並累及他友之所聞，故爲書其後。雍正癸丑立秋日，下相受業徐用錫。

李清直《榕村語録跋》（李光地《榕村語録》卷首） 右《榕村語録》三十卷，下相徐先生之所纂記也。先大父嗜學無厭，所與諸賢論討者，往往發前儒之蔀。惟先生相與晨夕垂三十年，講解之下，神喻心融，輒筆而錄之，所存最富。乙未後，裒爲此編。其中有採諸遺書評語，及先從祖光坡、從父鍾旺所記者，各注明條下。至高陽郭君珣暨清植，皆先生及門士，間記所聞，亦概附入。或謂語錄不避方言，體製實昉於異氏，不如儒書雅馴，非所以行遠。然自二程子以及上蔡謝氏、龜山楊氏，皆有之。朱子進學自《上蔡語錄》而入，於《二程語錄》，手加釐訂，佩誦終身。蓋其理醇，其詞顯，君子方喜其覺世之易，不當泥於句字今古之閒，以爲瘢罅也。不然字奇句險，宜莫如《法言》，顧以義膚味短，反見黜於前儒，何耶？《朱子語類》，勉齋諸賢不與編輯，以故門目支離，詞理冗複，致使姚江之徒得摘其失指者，托爲定論，以訾朱學，讀者惜之。是編分類，僅舉宏綱，而逐條各有次第。蓋大父論纂書之法，雅意如是。既成，先生以授清植，正襟溫習之下，溯祖訓，凜師傳，大懼荒落，以慙以奮。《大傳》所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是編之謂也。己酉中夏朔日，清植敬識。

黃家鼎《榕村語録續集序》（李光地《榕村語録》卷首） 三代而上，治統道統合而爲一，故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益、稷、伊、周望散之臣。三代而下，治統道統分而爲二，故孔子生於衰周，孟子生於戰國，朱子生於南渡，而其數約以五百年爲斷。至我聖祖仁皇帝，復以明睿之姿，兼君師之任，信孟子所謂則聞而知之者。其時賢喆挺生，以輔以翼，若湯文正、陸清獻、楊文定、張清恪諸儒，皆可預見知之列。而理純學正，最與聖心相契合者，則莫如安溪相國李文貞公。公所著《榕村語錄》，於經史子集皆有論斷，其明辨以晰，純粹以精，久歸然爲儒林之圭臬。其餘尚有箸錄，未經梓行，學者常以未窺全豹爲憾。甲午之秋，家鼎忝攝是邑，以平日讀公之書，想見其爲人，因祇謁公祠，藉伸羹牆之慕。裔孫茂才師洛、明經國香，導登藏書樓，其珍儲御札及名書古畫，多爲強有力者篡去，而《榕村語錄續編》二十卷，裒然猶存。假歸讀之，既卒業，乃作而歎曰：『嗟乎！程朱之學，自元、明以來，其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聖祖躬膺道統，直接洙嶧之傳。而表章宋儒，尊崇紫陽，其端實自公上《朱子全集》發之。是編體例，略仿前錄，而其言學、言性命、言理氣，廣大精微，尤多前賢未發之蘊。當是時，姚江之燄未衰，而徐東海方以通經復古蔑視理學，毛西河箸《四書改錯》，其詆斥新安尤不遺餘力，非聖祖持之於上，安溪左右其間，幾何先聖之心傳，不淪爲夷狄禽獸耶！』所惜編中多羼入弟姪門人論說，未經釐正，而前後章複語沓，亦似非手定之本。加以傳鈔訛謬，魚豕紛淆，披讀再三，略爲箋正。其義有難通者，姑從蓋闕之例。因令寫官，別錄副本，藏之家塾，並志其緣起於此，時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冬月。知安溪縣事鄱縣黃家鼎敬撰。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四子部儒家類四　《榕村語錄》三〇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國朝李光地撰。

張伯行《困學録集粹》

綜　述

蔡世遠《困學録集粹序》（張伯行《困學録集粹》卷首）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録》，嗣君師栻、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説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憫世俗之汩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招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録》、《居業録》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奬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　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摹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　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内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逸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　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既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　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其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録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樸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雍正四年五月五日，受業漳浦蔡世遠謹序。

尹會一《困學録集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經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説，散見編摩，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笈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西銘，幸讀先生已重鋟《近思録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西銘復以《困學録集粹》視余，且曰：『先生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紬繹，啁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閔達人之遯於空虚，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至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　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

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與。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西銘憲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勖焉。乾隆三年戊午孟夏，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大梁院署。

嵇曾筠《困學録集粹序》　夫人生而不讓聖賢者本體，生而遠遜聖賢者工夫，雖知行等級不齊，若下學之工夫果足，則天命之本體自完，學始困而終不困，以入孔孟之堂奥也無難。是清恪公張先生《困學録集粹》一書，豈非學之標準乎？予嘗謂千古聖賢，卽有生知安行之資，猶當下困勉工夫。吾夫子天縱之聖也，而自道則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見從來無討便宜之聖賢。而學者顧欲避難趨易，耽逸辭勞，因循玩忽之錮習，中於柔懦之心胸而不可解，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聖言豈欺我哉。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迴憶先生撫我三吳之日，毅然臨大事而弗疑，坦然處艱危而無懼。睹風采者，咸嘖嘖稱贊曰，此非豪傑之士不能爲。而孰知其氣之不可撓折，皆自平日乾乾惕厲中來也，謂爲聖賢之徒，豈予阿其所好。

本朝正學，前有陸稼書、張武承兩先生，今與之鼎足而立。嗚呼！天之生是人也，豈徒然乎！先生曰，瓜必先苦而後甘，學必先苦而後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而今之爲學者，往往反是，志不期於遠大，區區從事章句之末，苟且以取名譽者，無足論矣。若陸象山、王陽明，其爲學畏繁難，樂簡易，欲一蹴而幾於大道。稽其宗派所自出，大抵不外禪家討便宜之法耳。當象山時，幸有朱子辭而闢之，故人信之者半，疑之者亦半。而陽明之學，爲害更烈於象山，世無朱子，疇能辭而闢之哉？嗚呼！道之大原出於天，豈不自爲愛惜，而必有以維持之。吾故知天之生是人，蓋爲道謀，非徒然也。予獲交於先生，相知最深，讀是集，嘗思發明其旨。今嗣子諄以序文請，適與素願符，乃不敢辭。韓文公云，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世之學者，求幾於道，其以是集爲船與檝可乎？錫山嵇曾筠撰。

張伯行《困學録集粹》自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戒，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乃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亦薛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云爾。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願與天下共勉之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七子部儒家類存目三　《困學錄集粹》八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國朝張伯行撰。

李紱《朱子晚年全論》

綜述

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序》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

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於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則符節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學有異同，因而所論者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此其證也。考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相見。始啓爭於無極、太極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其兼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往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朱子教張敬夫考索《周禮》，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爲『頓悟之禪宗』，陸子指朱子爲『支離之俗學』，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子晚年定論》，陸子既不及聞其說，至陽明先生抄爲一編，凡三十四條，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特何叔京一人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相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夫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爲學，而粗涉其涯涘者，亦不能無疑焉。

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共爲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概不採入，而晚年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即詆陸子者亦皆備載，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即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雍正壬子歲臨川李紱書。

王士俊《校刻朱子晚年全論序》　道學之聚訟，唯朱、陸異同爲甚。考朱、陸之所以異，權輿於鵝湖之講，冰炭於『無極』之辨，兩家高第弟子因而成之。若鹿洞，則何不同之有？

由宋入元，草廬一派尊陸，金華一派尊朱，然亦何嘗分門立戶以爭也？獨至明之中葉，如《學部通辨》、《閑闢錄》諸書，攻擊不遺餘力。嗚呼！此固意不在陸也，肆三尺之喙，以陰行其狐媚權貴人之計，志亦憯矣。洎後涇陽景逸輩亦各有牴牾，則在球其流弊，非有他志耳。嗟呼！辨析在毫芒而分鑣同秦、越，此必歧出於道學之外而可也。若陸子言『求放心』而云不廢學問之道，朱子言『習聞見』而云必顧身心之內，是朱學何嘗支離？陸學何嘗空寂哉？善乎！明儒鹿乾嶽之論曰：『以爲異，則程氏兄弟何嘗不異？以爲同，則朱、陸何嘗不同？人知朱、陸之所以異，而不知朱、陸之所以同，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然則吾師穆堂先生所訂《朱子晚年全論》，固有所不得已焉爾。或曰：『王陽明先生嘗裒集《朱子晚年定論》，先生何爲踵和之？』俊曰：『陽明之裒集多疎，先生之考校獨密；陽明之裒集多漏，先生之薈蕞獨完，非獨陸、王之嫡派，乃紫陽之功臣也，故曰「全」也。刪節繁蕪，鉤貫歲月，瞭若指掌，燦若列星，而朱子之論定，固有補乎姚江之書，而非襲其舊也。』或曰：『援朱於陸，先生得毋右陸而左朱乎？』俊曰：『不然也。先生之意不特尊陸，實以辨朱也。』蓋自朱、陸異同之辨起，謂朱子『道問學』，謂陸子『尊德性』，判若黔皙矣，詎知尊道之功不容偏廢，朱子註《中庸》，謂『尊德性』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盡乎道體之細。今因答項平甫一書而盡分塗徑，是朱子僅乎道體之細，而陸子方極乎道體之大也。尊朱者，安乎哉！譬之兄弟析產，陸子所得者皆田宅鉅業，朱子所得者皆零星什器，其不足以服天下之人心而定儒林之公議也決矣。

觀先生自叙之言，曰：『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嗚呼！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得先生是編而存之，凡席文襄、盧正夫所傳，皆尊陸者之牙後慧也；陳清瀾、程啟敏所著，皆詆陸者之隔日瘧也。詎知鹿洞一會，固無參商，晚年定論，猶鹿洞之志也，何事呶呶聚訟爲哉？抑以俊之淺陋，於朱、陸之學不得其所以異，又烏測其所以同？且今先生編書之例，以朱子五十一歲爲率，俊亦馬齒亦五十一歲矣，抑何讀是編而茫然無所得，漠然無所入也？昔黃太冲有云：『朱子以庚戌生，某亦以庚戌生。某以庚戌名集，所以志愧。』由太冲之言思之，先生是編莫關俊較切而動，俊志愧矣，敢不勉乎哉！爰敢僭序數言於簡首。受業王士俊敬書，時雍正十有三年孟夏初吉。

李光塤、李光型《朱子晚年全論・跋後》《朱子晚年全論》者，非爲朱、陸兩賢調停也。且以發明晚年「性」與「天道」融釋之旨，會萃併集，羅列目前，以待萬世人之論定爾。夫彙其說至數百條之多，可以爲案矣；歷時二十年，至於蓋棺，可以爲斷矣。論取其全，不遺一字，可以告無罪於朱子，待來世而無譏矣。獨有一語似當推原其所以然者，朱與陸並有聖人之質，顧何以始異而終同耶？凡人皆累於氣質，惟古今之聖人不爲氣質所累，祇有「誠」、「明」二事，自本自根。夫自「明」而「誠」者，曾子也，而亦朱子；自「誠」而「明」者，顏子也，而亦陸子，及其知之，一也。今觀陸子，幼已敏悟，至於知天命之年，則心卽《易》，《易》卽心，而可以無大過矣。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隨事精察，雖至五十而猶一閒未達，必再假之二十年而後冰融而凍釋，何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昔者曾子未聞「一貫」之時，其眞積力久求之事事物物之間，豈非類朱子「格致」之勤歟？及其聞聖人之一呼，然後知吾心之「忠恕」卽是道也。顏子之「不遠復」、「不怒遷，不貳過」，豈非類陸子之「自警策」與「遷善改過」歟？而其「非助」、「如愚」、「所立卓爾」，豈可以謂之禪乎？顧顏、曾、朱、陸，學本聖人，質亦聖人，特「誠」、「明」之所自不同耳。顏、曾並在大聖之門，七十子無有異同之論，而卒也俱傳孔子之道。設朱、陸亦及東魯之門，吾知「一貫」之呼，朱必與聞，而「庶乎」之嘆，陸亦庶幾也。且聖賢之質，有各似，又有兼似，而皆爲絕學所寄之人。如呂新吾之論明道，謂其在朱、陸之間，然則吾謂朱肖曾、陸肖顏者，亦不爲創也。抑又聞之，紫陽末年與蔡季通所談「性」與「天道」之旨，有曰《翁季錄》者，惜乎世未之見，不知其說之同否何如也？時雍正十有三年壯月上浣受業李光塤、光型謹識。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八子部儒家類存目四《朱子晚年全論》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國朝李紱編。

雜錄

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凡例》一朱子年歲，陳建輩妄指早晚，參差無定。如《與何叔京書》，在三十九歲，尙以爲早年，《答項平甫書》在五十四歲，尙以爲中年之類。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歲，定以三十歲以前爲早年，以三十一歲至五十歲爲中年，以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爲晚年。此書所錄，皆在朱子五十一歲以後。

一朱子自著之書，自解經、傳、註而外，詩文正、續、別三集，共一百一十二卷。其《語類》一百四十卷，則皆門人所記。此書所錄止於《文集》，不及《語類》。昔尹和靖謂「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故余此書亦昉和靖之意，專錄《文集》，不取《語類》。或謂和靖語朱子嘗駁之，謂孔門未嘗專治《春秋》，遂廢《論語》，不知朱子亦偶爲此言耳。其自序《程氏遺書》，則固引伊川之言，謂「不得某心，徒爲彼意」。又發明伊川之意，以爲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失之毫釐，則其謬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不兼采《語類》，固謹遵朱子之教。且亦取其出於朱子親筆，確然無復可疑，異於門人記錄，有得而有失也。

朱子答問之書，泛及它事，動輒數百言或千言。此書專爲論學，餘語俱從刪節。其有關繫年歲早晚者，仍全存。

纂錄前賢之書，不敢僭加圈點評論。此書專爲證朱、陸所學之同。凡論學同處，俱加密圈，其關係年歲早晚者，則加密點，取便覽觀，仍附數語於後，發明所論之同與考訂年歲早晚之實。

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分，始於朱子《答項平甫書》。嗣後若包文肅、袁正肅、吳文正諸公，及趙東山、鄭師山諸先生並有論述。其著爲成書，則自程篁墩《道一編》始，次則王陽明先生所錄《朱子晚年定論》。然考訂年月，俱未詳細，致滋異議。此外若席文襄公《鳴冤錄》，盧正夫《荷亭辨論》，止於辨明陸學；而陳清瀾《學部通辨》，孫北海《考定朱子晚年定論》，則攻陸以尊朱。其實陳、孫二氏，名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者。其爲書，止取相詆之

辭及抄撮一、二訓詁之語，凡朱子晚年所以爲學自得於心，與所以教人必求諸心者，盈千萬言，皆棄不取。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是皆朱子之罪人也。余嘗爲《學蔀通辨》辨以駁陳氏矣。孫氏從同，無庸再辨。又有程瞳者，作《閑闢錄》，尤爲鄙陋。至謂攙湖會講，語無可考，蓋陸子語錄，亦未嘗見者。自鄶無譏，付之一哂而已。紱再識。

李紱《陸子學譜》

綜　述

李紱《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教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於於，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證，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宗羲所爲《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呫呫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八子部儒家類存目四　《陸子學譜》二〇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國朝李紱撰。

李紱《朱子不惑錄》

綜　述

李紱《穆堂初稿・朱子不惑錄序》　朱子生平之學凡四變。自言十六歲時，在劉病翁所，會僧妙喜，始爲禪學。十九歲，應禮部試，依妙喜說作文，說動試官，得中進士。二十二歲，築煉室修煉，讀道書，手定牧初淨稿，始辛未，止乙亥。蓋三十歲以前，專爲二氏之學者也。至三十歲，爲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因師事李延平先生，屢以其所言爲不是，始將禪學權時倚閣。三十三歲，再往就教，於是學益純正，一變至道。三十五歲時，延平先生卒，謹守師說猶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與林擇之、何叔京等書可考也。四十歲以後，始棄延平之教，如《與林擇之書》論中和，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之類是也。專意著述，欲擬孔子刪定纂修之業，偏重於語言訓詁。此又一變也。四十六

歲，爲鵝湖之會，陸子指其學爲支離，而朱子守其說不變。又六年五十二歲，陸子相訪於南康軍，講義利之章，始有悔心，親題講義之末，欲守陸子所講爲入德之方。五十四歲，《答項平甫書》，自謂持守不得力，當兼取陸子所長，漸有向裏切己之意。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因力詆陸子之學。然自六十歲以後，至於終身，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者，悉依陸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說。故雖詆陸子，而詆浙學之務末者爲尤切。其詳見答呂子約、鄭子上諸人之書，至終身不改。此一變則朱子之定論也。余既全鈔朱子五十一歲以後論學之說，爲《朱子晚年全論》一書，其論說合於陸子，而年無可考者，亦附見於後矣。又抄其三十一歲至四十歲，恪遵延平之教者，別爲一卷，名曰《不惑錄》。蓋其書止於四十，故借孔子爲學之次名之。又是時不雜於二氏，不溺於章句，可謂不惑者也。若無知之陳建，概斥以爲早年未定之論，與三十歲以前泛濫佛、老之說，一例棄置，則名爲尊朱子，實則慢朱子之尤者矣。今之妄附於朱子，而未嘗細讀朱子之書者，輒誤以陳建之言爲據，則《朱子全集》當十刪五六，豈不謬哉！《朱子大全集》百有十二卷，又卷帙重大，倍於古人，能讀而卒業者，吾見亦罕矣。四變之說，世之人未能信也。敬取明李文愍公默所定《朱子年譜》，稍加增益，以附於後。庶初學之士知端末，無聽熒焉。

程廷祚《晚書訂疑》

綜　述

程廷祚《青溪文集・晚書訂疑自序》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前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著《辨解》，焦弱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夫二十五篇之書，或謂其平正疏通，無違於理道，而其爲前古書傳所引稱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屈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予則謂晚書之可疑，在於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予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語本趙岐《孟子》註。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司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予聞其言亦近理，因並識之。

江永《禮書綱目》

綜　述

江永《禮書綱目》自序（江永《禮書綱目》卷首）　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

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貫串，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釋廟》之類，已不可多覯。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未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篇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闊疎，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疎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謬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時康熙六十年歲在辛丑九月己丑朔旦，婺源江永謹序。

汪廷珍《禮書綱目序》（江永《禮書綱目》卷首）

婺源俞君鳴玉、荆玉，刻江先生《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成，郵書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蓋此書述作之意，先生自序備言之矣；承朱子之學，而不苟同於朱子，《四庫全書提要》表明之矣。僭學如余，安敢贅一辭乎？顧竊惟六籍之在後世，實而可據者，莫如《禮》；繁而多缺者，亦莫如《禮》。何者？《易》之象占，《詩》之美刺，《春秋》之褒貶，皆隱而難測，雖人自爲說，自謂得之，則未知果爲其本義否也。《書》義實而辭奧，文字句讀，古今各殊，唐人《正義》惟據僞《孔傳》爲本，鄧書燕說，蓋時有之。獨《禮》之爲教，切於人事，辭顯而義實。加之鄭氏之學於《禮》最精，南北學者咸傳其業，雖後儒之說間有異同，要其大旨無相絕遠。此篤志好古之儒，所尤究心者也。惟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名物浩博，節文煩重，後儒循習，雖而不貫，雖發明一義，時有可觀，罕能觀其會通，究其終始，且惟其煩也。秦火之後，先王之全經亡失殆盡。其逸《禮》五十六篇，傳於漢世，及大小戴所記之外，別有逸篇者，今亦不傳。祇高堂生十七篇，厪存一綫，其餘旁見《禮記》及他說者，又或雜而不醇，散而無紀。於此而欲明先王之禮，不亦難乎？夫繁者不可不有以統之，缺者不可不有以補之，此朱子《經傳通解》之書所爲作也。顧朱子精力盡於《四書》，是書之作在晚年衰病之餘，取成衆手。故欲統其煩而例或不一，欲補其闕而多有所遺，即所定家、學諸禮，嘗欲重爲整頓而未暇，而喪祭之禮又黃氏、楊氏所續成，雖於禮學各有發明，而體制不無錯出，其勢然也。先生有見於此，於是取朱子之意，而別爲義例。其分門則以大宗伯五禮爲之綱，益以通禮、曲禮，終以樂律，條舉件繫，綱舉目張，而煩者有統矣。其纂輯也，以古經爲主，經不足補以傳記，又不足則旁證以諸家之說，巨細咸備，正變不遺，而缺者可補矣。先王之全經，雖不幸不得見於後世，而由是循類而求之，錯綜以通之，其節目之精密，規模之博大，猶可略見。而天下後世有志於修己治人之學者，咸得以觀其會通而措之事業焉。斯則先王之禮，得朱子而不墜，朱子之志，得先生而後成。嗚呼！此豈尋常經生之書，斷斷於章句訓詁間者，所可比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大旨歸於實事求是，於前人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徇亦無所矯。其於聲韻也，取顧氏之考古而益以審音；其於推步也，因梅氏之致精而補其遺缺；其於樂律也，大旨主朱載堉，而起算則依密率；其作是書，猶此志也。讀者誠取其書，沉潛而反覆焉，當有以知前賢後賢不得已著作之苦

心，而俞君傳述啓翼之功爲不可沒也已。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淮安後學汪廷珍序。

阮元《禮書綱目序》（江永《禮書綱目》卷首）　《禮經》於六籍爲尤繁難治，故朱子在經筵曾有乞修《三禮》之劄，而未果行。晚年乃親定《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大旨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禮記》及諸經、子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其下，草創雖定，而未暇刪改，故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氏爲之。勉齋續編，一準朱子遺說，然尚有未定。復以其書授信齋楊氏，而後粗有端緒。蓋三《禮》之難成也如是！然其中尚有品節、度數待後人之補掇者，復數百年於茲矣。婺源老儒江愼齋先生有憂之，乃取紫陽遺書，提其綱領，而別立門目，補其缺者固多，弼其違者亦復不少，增損檃括，以成此編。此編向已錄入《四庫全書》，然其卷帙繁重，人間轉鈔希少。顧世所傳刻先生著作，如《羣經補義》、《鄉黨圖考》之類，皆吉光片羽，非其絕詣。先生生平所著，略見於劉君海峯所撰傳，而此編又舉世所願讀而不可得見者，是可慨也！先生沒後，高第弟子如金修撰輔之、程孝廉易田，屢謀剞劂而中輟，最後得婺源俞君鳴玉、荊玉昆季樂任其事，遂鳩工開雕。既而其孫錦波，以易田孝廉與之友善，書來屬序。余因思其學既爲絕學，而其書又爲古今所不可少之書，非獨嘉惠來茲，亦以卒朱子未竟之功，其事可不謂偉歟！夫《儀禮》爲古今所難讀之書，昔嘉興馮氏嘗刻秀水盛君庸三《儀禮集編》，余既序而行之矣，今復得是編，益歎我國家運際昌明，經學之盛，莫之比並。明人於此經無一字者，而鉅製若斯之多，學者苟因兩家之說，以沿而上之，其蘄至於三代之制度不難矣。

嘉慶十有二年孟冬月，揚州後學阮元序。

姚椿《晚學齋文集》卷二《禮書綱目跋》　江先生自序《禮書綱目》，謂成於康熙六十年，歲在辛丑九月。其後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年八十二。見桐城劉大櫆所作《傳》。是書成時，先生年僅四十，正其精力壯盛時，後又歷四十有二年而始卒。計開三禮館時，年亦僅將六十，而辭徽不出，信乎！篤行之實，當與兩漢諸名儒比。劉氏所謂博物強識，蓋不足以盡之。獨其謂六經遭秦火而亡，《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山澤逸遺之士窮年矻矻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推闡，直至今日而始明者，爲能知先生之大，此所以與於知言之選也夫。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禮書綱目》八五卷，國朝江永撰。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攷羣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如《士冠禮》『隮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辭後記前，《通解》移置經文『陳器服節』末，是書亦沿襲其說，不故相詰難。至於《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陳器饌節』下，而是書改列在『親迎節』下。又《通解》以記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二句，別爲祭行一節，在『奠菜節』之前，而是書以此二句附於『廟見節』之末，蓋是書廟見即《通解》之所謂釋奠也。揆以禮意，較《通解》爲有倫次。又《通解》割《士冠禮》『無大夫冠禮，而有昏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頌內，疑錯簡於此經，頗涉意斷。是書則仍記文之舊，不從《通解》，尤爲詳愼，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蓋《通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間分合移易之處，亦尚未一一攷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炳文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識趣相去遠矣。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綜　述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序》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

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譬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

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嗚乎，不可易矣！休寧戴震。

理十五條　卷上目一
天道四條　卷中目二
性九條
才三條　卷下目五
道四條
仁義禮智二條
誠二條
權五條

崔述《考信録》

綜　述

崔述《考信録自序》　《考信録》何爲而作也？魏臺崔述述其先君闇齋先生之志而作也。

先君諱元森，字燦若。先世於明初以軍功起家，爲指揮使。永樂中，由大寧小興州遷保定之新安。九世至段垣公，諱綱麟，於順治中始隨其伯父大理寺卿諱維雅者遷於大名之魏。績學砥行，爲一鄉之望；語詳《魏縣舊志》。恬退自安，不慕榮進。由舉人授大城縣學教諭，以老乞歸。段垣公生三子，次周溪公，諱濂。周溪公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幼侍段垣公寢食，已略知聖賢學問大義；長而好學，有遠志，思有所建白於世，聲色服玩未嘗一寓目，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究覽。值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焚殘香，逐字映而讀之。凡五試於順天，皆報罷；遂絕意仕進，杜門教授，終不復出，時年未三十也。魏故小縣，學者以爲舉業外不復有他事。先君獨以道統之邪正，諸儒之純駁，朝夕聒而語之。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註，必使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後讀傳註以證之。常搆前人解《論語》、《孟子》書盈案上，毫釐之疑，必爲學者參考詳辨之。顧學者習於時俗所尚，咸務取科第，莫肯沉心殫力以探其奥者。惟述兄弟日侍膝下，頗略得其梗概。

初，述之生也未彌月，先君即抱述懷中而指謂吾母李孺人曰：『願兒他日爲理學，足矣！』甫解語，即教之識字。四歲，即教之讀書。未嘗令與羣兒戲；蒲博管弦鬬鶉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少長，則告之曰：『爾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爾若能然，則吾子也！』述聞之，悚然愧勉，不敢自暴棄以負先人之教。會漳水決入城，城沼縣廢，屢遷徙，貧困奔走，饔飧不能給；或夜中涉波濤，冒風雨：凡數歲未有寧居。知大名府朱公煐、知大名縣秦公學溥時時贍恤之。及乾隆二十

七年，述兄弟同舉於鄉，始稍稍假廬舍，葺屋宇。顧先君業以積勞成病，時方以食廩久次貢入大學，亦不能赴也。

迨辛卯春，先君棄世，述遂無志仕進，日惟與弟邁以讀書自勵。胸中偶有所見，時亦發爲文章，然終自以學疏識淺，不敢大有所論著。積久，胸中益多，而年已逾四十。母氏既歿，弟邁旋故。自念受先人之教，提撕講解，得有所窺測，先人望其能自樹立也，而述既不能奮身當路，以先人之所欲爲者建白於朝廷，敷施於百姓，以光大前德，恐一旦與草木同腐，致先人之學泯然無所傳示於後，則述抱恨寧有終窮！乃思以其平生尺寸之所得者抒寫檢正，錄之於楮。

竊謂聖人之道，自唐、宋諸儒以來，闡發精詳，固非末學小生所能參其末議，然亦似尚有未盡者。蓋自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紲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之而紲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恥之徒，恐人之譏己也，則僞撰爲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學欲欺世以取重，亦多託之於古聖人；而眞僞遂並行於當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之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讖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顚倒訛誤者蓋亦不少矣。惟漢譙周作《古史考》，頗糾《史記》謬誤；其後晉司馬彪復據《竹書紀年》，條《古史考》中不當者百餘事；然其持論既不盡允，而《史記》以外邪說謬解所未及者尤多。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己，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尚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降，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尚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以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皆習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註，始頗抉摘其失，然亦不過十之一二，其沿舊說之誤而不覺者尚多不可數；其編纂古史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則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譬如漳與御河即古淇水。合流之初，清者在右，濁者在左，人皆見而知之；流數十里而清濁斯雜矣，又數十里而混然一色矣。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眞僞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咸闕其謬而刪削之，題之曰《考信錄》。顧家貧多病，衣食於授徒，焦勞於禦侮，碌碌苦無暇日；加以居僻書少，檢閱爲難，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吏部文下，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抄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尚未訂正成卷，而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時嘉慶元年也。羅源地居邊海，民蠻俗敝，兼以事多掣肘，不能一有所爲；自念坐而曠職，何如歸而讀書，由是屢以病辭。而上官中有惜之者，迄不肯許。至六年冬，始得授政新令。越明年春北旋，乃得取《夏》、《商》、《豐鎬》等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爲錄者九，爲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續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略盡於此矣！其中亦有名物之微，無關大義，而辨之頗詳者，比事屬類，不能獨從略也。嗟夫，古帝王聖賢之事遠矣，其書之缺者亦多矣，欲以末學小生眇見寡聞爲之一一考正，其亦可謂不量力矣！然即其所窺者錄而識之，拾韓、朱之遺，以待後人采擇，亦未嘗非「不賢識小」之義也。

昔者遷承談命，《史記》斯成，固衍彪餘，《漢書》爰作，是以皆以末篇自序家世。世異古今而事同一轍，故今追述先人之志，及夫作書之由，附於目錄之後。雖述鄙陋少文，學問不廣，其中缺漏差誤不敢自必，然於先人之學或庶幾有萬一之發明云爾。

汪廷珍《考信錄序》 僕少不慧，然於古人之事有疑不能明者，必求得其解而後安。竊以爲聖人，人倫之至也，後世取則焉，而湯、武之於桀、紂，何以倒行逆施如是？以臣事君，天下之通義也，非至無道，莫敢越焉，而文王之服事何爲以至德稱？思之不得其解。既而觀蘇氏論武王非聖人，而僕

之惑猶是也。夫以臣犯君，大惡也，豈特非聖人而已乎！既又聞宋儒『天命一日未絕則爲君臣，一日既絕則爲獨夫。』而僕之惑滋甚也。夫天命何常，人心而已。人心之離，非一日之故也。今以一日而斷其已絕未絕，此一日者果何日乎？且未識人倫，又焉知天道也？懷此有年，閒以質諸師友，無有能解其惑者。

長而讀書略多，析理漸熟，參考時代，統觀古今，而後恍然曰，封建之世非郡縣之世也，成湯、文、武非桀、紂之臣也。孟子、齊宣所云君臣，特以正朔名分言之，而非如後世立朝事主之臣，策名委贄，而乃辟焉者也。於是生平之惑豁然以解；且推此以求古今之事，引伸觸類，無不可相說以解者。然以之告人，則疑信半焉，則以時世久遠，衆說紛紜，先入之見非一言所能易故也。

道光壬午，顧南雅學士以滇南陳大令履和所刊大名崔東壁先生《三代考信錄》示僕。僕受而讀之，不覺躍以起，忭而舞，曰，嗟乎，當吾世而竟有先得我心者乎！既復取其書，反復讀之。已復得其所著《提要》及各《考信錄》而讀之，見其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執虛理而不核夫事之實也。舉凡僕平日所疑不能明者，無不推極至隱，得其會通。然後知先生志大而學正，識高而心細，洞然有以見古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不忍使邪說詖論得而淆之；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也！

抑僕觀先生行略，而知先生學道有得者也。向使得見知當世，出其所學以建功業，豈非生民之幸；顧僅小試一邑，而又不得行其志，卒且孤煢貧病，垂老以死；天殆故嗇其遇，使之盡志畢力以成此古今不可無之書耶？而大令者，以數千里外素不相知之人，一見其書，遂心悅誠服，北面請業，終之服勤至死，盡刻其書，以幸天下後世；豈非天之欲傳是書，因而生能傳是書之人，邂逅傾心，莫知其然而然者耶？夫曲高和寡，先生固嘗言之，是書之行，吾不敢必觀者皆能知而信之；然而彝倫必不容斁，聖賢斷不可誣，斯文未喪，心理相同，當時來世當必有心悅誠服如大令，躍起忭舞，傾倒而不能已如僕者，斷斷如也！

大令求序，爰書此以遺之。

時季秋月朔，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實錄館正總裁武英殿總裁上書房行走禮部尚書兼署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汪廷珍序。

雜録

陳履和《校刊考信録例言九則》《考信録》一書，有前人未發之蘊而特及之者，有前人已抽之緒而引伸之者，亦有聯屬衆論以成一篇而不能專指爲何人之說者。其所以著書之故，《提要》及《自序》詳之，毋庸贅說。謹將校刻大略記之於左：

履和見先生《上古》、《洙泗》兩録及《豁紀》、《三正》兩考，在乾隆五十七年下第留京之日。其後五年，隨先考宦江西，刻之。逮嘉慶三年，先生自羅源寄以《唐虞考信録》。十三年，使人省先生於彰德，先生復寄以《夏商考信録》、《經界考》諸書。於是又以《唐虞録》、《經界考》兩種付梓。然自《經界考》外，皆非定本也。

自江西還滇後，十八年冬，託同鄉公車北上諸君求先生書。明年，同州蕘林鄭君吉士自京南旋，往見先生，先生寄《豐鎬別録》、《尚書辨僞》、《讀風偶識》諸書。家居，未能刻也。

二十一年六月，履和至彰德，先生歿已半載。奉遺命，受書九函，計三十四種，八十八卷，皆先生晚年定本。是冬，作令太谷，擬刻全書；明年秋，丁母憂去，僅及刻《三代考信録》十二卷而已。太谷諸生時有抄存《洙泗録》及《孟子事實録》者。越三年，孔生廣沅遂刻《洙泗考信録》於太谷，而吾友武鄉令樂山王君崧爲之序，致可感也。

道光元年，履和服闋如京，齋先生書以來，謀續刻之而無其力。幸陽曲太史靜生張君廷鑑，同鄉桃源令箕園譚君震好古樂善，分金成美，乃刻《提要》二卷，重刻《補上古考信録》二卷，《唐虞考信録》四卷。合之前刻之《三代

考信錄》十二卷，孔刻之《洙泗考信錄》四卷，於是《前錄》、《正錄》定本皆已授梓。惟《後錄》僅刻《孟子事實錄》一種，而履和將出宰浙之東陽，事又中止矣。

向欲求人序書，不可得。大宗伯汪公，今之韓、歐也，到京後欲往求之，未敢遽請。今年夏，乃乞顧南雅先生先以書就正。公大加賞歎，尤愛其論湯、武諸則，致南雅先生書云：「事覈理明，足定千秋之案。孟子云『知人論世』，史公云『好學深思』，東壁先生信其人矣！」履和讀之狂喜，乃踵門求序。一見許可，不數日即賜之文。往謝，再得見；復歷舉其書，津津樂道不絕口。嗚呼，《考信錄》可不朽矣！豈惟是書之幸，抑亦門下士傳是書者之幸也！

先生五十歲以前事見於《知非集附錄》；五十歲以後事見於《小草集》諸書。嘉慶戊寅歲，曾於湖南舟中據之以作《行略》。今載諸卷首，俾閱《考信錄》者知先生生平大概，亦論世知人之意云爾。

《三代考信錄》之刻，曾將全書八十八卷總目置諸篇首。今《提要》中《考信錄》具載下卷，其餘諸書亦皆具於《行略》，故不再刻《總目》，避複也。

付梓諸書剞劂未工；最後數種以出都期迫，尤匆匆蔵事，校讎亦未精審。他日擬並其《後錄》、《翼錄》、《雜著》及詩文各種別行開雕。有志竟成，其即在浙東之行乎？道光二年十月二十日，履和謹識於京師宣武門外寓齋。

綜述

淩廷堪《禮經釋例》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六《禮經釋例序》　《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覩之如入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是故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即《鄉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即《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匕湇、肉湇、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於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即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玄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

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脤於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廷堪年將三十，始肆力於是經，潛玩既久，知其間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蓋悉體夫天命民彝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心有所得，輒書之於冊。初仿《爾雅》爲《禮經釋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詁訓名物所能賅者。乾隆壬子，乃刪蕪就簡，仿杜氏之於《春秋》，定爲《禮經釋例》。已而聞婺源江氏有《儀禮釋例》，又見杭氏《道古堂集》有《禮例序》，慮其雷同，輟而弗作者經歲。後檢《四庫書存目》，載《儀禮釋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書標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復考杭氏《禮例序》，又似欲合《周禮》、《儀禮》而爲之者，且以《大射》爲天子禮，《公食大夫》爲大夫禮，則於《禮經》尚疏。然則江氏、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於是重取舊稾，證以羣經，合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回憶草創之初，矻矻十餘年，稾凡數易矣，困學之中，聊借爲治絲登山之一助。知禮君子矜其失之煩而規之，則幸甚焉。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日躔壽星之次，歙淩廷堪次仲氏書於寧國學署之杞菊軒中。

雜録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二《與阮伯元孝廉書丁未》 伯元足下：六月二十七日，南昌使院奉到好音，知動履勝常爲慰。僕今年五月到南昌，七月將有大梁之役。奔走道塗，學殖荒落，辱以著書相勉，愧汗無地。竊以《儀禮》一經，在漢與《易》、《書》、《詩》、《春秋》並列爲五。《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皆以此書爲《禮經》。後人不曰《禮經》而曰《儀禮》者，猶之《易》曰《周易》、《書》曰《尚書》也。若《周官》則另爲一書，《漢志》附於《禮》家者，亦如《逸周書》附於《書》、《戰國策》附於《春秋》，非禮之本經也。至於二戴氏之記，乃章句之餘，雜記說禮之言，互相引證，不但非禮之經，且與傳注有間，蓋猶《易》之有《京房易傳》、《書》之有伏生《大傳》、《詩》之有《韓詩外傳》、《春秋》之有外傳《國語》而已。故鄭氏既注《禮經》，又注《戴記》，既注《尚書》，又注《伏傳》，此其例也。自范蔚宗有《三禮》之稱，而經傳不分，後儒奔陋，束之不觀，六籍遂闕其二，《樂經》本亡。心竊惑焉。今擬區其門類，爲《禮經釋名》一書。年來粗有規模，到都日當以艸創請正也。至於《大戴禮記》一書中，如《夏小正》、《曾子》十篇、《武王踐阼》、《五帝德》、《帝繫》、《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公冠》等篇，又《三朝記》七篇，何遽不如《小戴》，而世久廢之。其書自三十九篇始，共十三卷三十九篇。或作四十篇。其八卷有周盧辯注，所闕者《王言》、《哀公問五義》、《哀公問於孔子》、此篇見《小戴記》，即《哀公問》。《禮三本》、《禮察》、《夏小正》、《五帝德》、《帝繫》、《勸學》、《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朝事》、《投壺》此篇與《小戴》小異。十五篇耳。足下何不因其有注者疏之，其失者正之，其無注者補注而復疏之，其諸本異同之處，並仿陸氏之例，爲《釋文》一篇以附於末，庶幾此書體例與《小戴》、《春秋三傳》同，此亦千古之業也。來示云『矯疏不破注之說』，誠爲有見。然以疏不破注爲謬，說則不然。疏不破注，此義疏之例也。劉光伯、黃慶之徒，公然違注，見譏孔、賈。若以爲謬而矯之，恐又蹈宋人武斷之習矣。廷堪再拜。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綜述

黃式三《儆居集》襍箸一《漢學師承記跋》 隋王氏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沿其說者，力詆漢儒之失，皆誣妄耳。漢儒去古未遠，孔門七十子之授受，多飫聞而默識之，西京賈、董，東京賈、鄭，尤汲汲於聖經之旨。以楊子雲之淹貫，論者因仕莽而黜從祀，而《法言》具在，足以維持斯道，較後儒之論有過之無不及。此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可以救忘本失源之弊也。雖然，江氏宗鄭而遂黜朱，抑又偏矣。漢無兩鄭君，宋無兩朱子，其瀏覽諸經舊說，擇善而從，各能集一代之大成。朱子雖主張程門之教，而王介甫、劉器之不合於程門，亦錄其辭，不拘於一。晚年因在朝議孫爲祖承重服，深契鄭答趙商之，是歎熙甯後不讀注疏之非，於是絕筆之書，具見《儀禮經傳通解》，實能合鄭君注，孔、賈疏而斟酌之。則後來居上，有令前賢畏之者，可不溯其由乎？惟是元明以降，一遵朱子，竟不讀宋以前之書，所有撰箸，大抵堅持門戶，拘守而複衍之，遂欲坐分朱子闡明斯道之功。幸得閻氏百詩、江氏愼修、錢氏竹汀、戴氏東原、段氏懋堂諸公，心恥斯習，不糾纏朱子所已言，迺蒐輯古今遺說，析所可疑，補所未備，其心誠，其論明，其學實，能合漢宋所長，徹其藩籬，通其溝澮，而盡掃經外之浮言。則經學得漢宋之注，十闡六七，加今大儒之實事求是，庶幾十闡八九歟？而江氏宗師惠，余攬閻、江諸公爲漢學，必分宋學而二之，適以增後人之惑也。

李富孫《尚書異文釋》

綜述

李富孫《校經賸文稿》卷一一《尚書異文釋自序》 《尚書》值秦燔，濟南伏生臧於屋壁，傳二十八篇，後益《泰誓》一篇，以當時隸書寫之，故偁《今文尚書》。《史記》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並《泰誓》一篇而言。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爲孔壁中書，故偁《古文尚書》。漢《儒林傳》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十六篇』，臧於祕府，伏而未發。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班固謂：遭巫蠱事，未及施行。《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以二十九篇合十六篇及百篇之序言之。至九共析爲九則，《逸書》爲二十四，今文所有者，又析爲三十四，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桓譚皆云五十八篇。古文非博士所習，是以謂之《逸書》。漢諸儒所治者，多《今文尚書》，惟孔安國、劉歆、杜林、衛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愼、應劭、韋昭皆治《古文尚書》。然《隋志》偁杜林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襍以今文，非孔舊本。《釋文》言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當時所傳，俱未見孔氏增多之古文矣。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以百篇之序冠篇首。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是又爲今之《古文尚書》增多於今文者，並非漢時祕府所臧之十六篇。迨陸德明作《音義》，孔穎達等成《義疏》，越唐及汴宋，莫有輕爲擬議，惟朱子始疑之。吳棫、趙汝談、吳澄、趙汸、梅鷟、歸有光、羅敦仁、郝敬、本朝閻若璩諸家皆辨

之，其僞乃益明。鶚以古文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作，謂其悉取記傳中語，以成文。且《史》、《漢》但有安國上古文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馬融《書序》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梅賾所上之古文，後世通儒無不疑其僞者。《史記》載《泰誓》僅九十七字，百篇之序亦伏生書所無。益都孫寶侗亦謂後人僞作。故余所釋異文祇二十八篇，其依託晚出之古文，疑而闕如，亦前人尊信古初之遺意也。

李富孫《禮記異文釋》

綜述

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一《禮記異文釋自序》 唐孔沖遠言：《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子之徒共譔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緣，或兼記禮履，或雜序得失。《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禮記》是也。所記之人不能盡知。《月令》爲呂不韋所修，與《呂覽十二紀》《淮南時則訓》『明堂』、『月令』頗有不同。《檀弓》、《禮運》、《郊特牲》、《樂記》、《祭義》、《哀公問》等篇與《史記》、《大戴・家語》諸書亦或多異。其它經、傳、諸子、史及舊註所引經文並有與今本異者，鄭、王兩家之注，皇甫侃、熊安生等義疏各據所本。自漢以來，諸儒皆承師說，多有異同。兼簡冊遞寫，傳者不無譌誤。今據鄭注及陸氏《釋文》、唐開成《石經》以至經傳所稱引者，校其殊異，攷其繆誤，皆爲旁通曲證，參究詳審，別是非而訂得失。亦所以闡前人之異誼，而辨古今之文字音聲與假借、通用之義類，俾學者廓所見聞，探其奧賾，不僅囿於一家之訓說已也。

方東樹《漢學商兑》

雜録

姚瑩《題辭》 研究大著，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爲正學之明鑒。小師破道者，既以啓瞶發聾；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蓋周、秦以下有數之書，不僅拯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亳釐之差，字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朱雅《題辭》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暘所著《通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繫以正統。於北宋，書汴州盜趙匡（允）〔胤〕，與汴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並附於《遼紀》之後。於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並附於《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後信植之之言，非虛搆也。當喜新尚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行於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然則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惜天下之寶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陸繼輅《題辭》 弗穿羣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質之前聖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實兼是二者。然則姚、朱之言，非溢美也。陽湖陸繼輅。

沈欽韓《題辭》 不遍讀羣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

知其折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歷選前哲之著，其間議論，醇駁偏全之數，曾不得植之之彷彿，眞吾道干城也！元和沈欽韓。

李兆洛《題辭》 讀大著，私心暢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而然，得先生昌言之，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武進李兆洛。

王嶽生《題辭》 孟冬奉教，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既。閣下學問文章，閎博沖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爲蠡愚師哉！此編博學愼思明辨，實爲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眞朱子功臣也！□寶山毛嶽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見相符。晰而不枝，覈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通，自是一時無兩。

黃式三《易釋》

綜　述

黃式三《儆居集》雜著一《易釋敍》 孔聖虛儒者之學與思有所偏也，戒之曰罔，曰殆。式三於讀《易》而親驗之，年三十，發家所藏之《易》書盡覽之，漢魏及唐宋元明，不敢有所偏棄，懼其隘也。無如大道多歧，南轅北轍，往往分道揚鑣。先儒各是其是，不知其誰爲實是。則其互相非者，亦不知其實非矣。歲庚子，避兵鎭邑之甘溪，行篋所攜，祇有李氏《集解》、王注、孔疏、程傳《本義》，及舊所鈔叢說，繙閱之，討論之，思之又思之，融會彖爻傳之所合，得其綱領，而後推各爻之所變。於是，私有所去取，作《易釋》焉。而私心之所自悟，與諸書有不能雱同者，未嘗不心以爲殆，恨无由質正於先儒也。今歲，子以周廣搜《易》注，編爲《十翼後錄》，朝夕問難，因爲之校閱而攷定，知《易釋》之與注疏、傳義異者，古人多先我而校正之。用是，私竊自幸以爲心所疑者，乃古人所共疑，則心所悟者，安必不可備一解乎。夫人之箸書，非依據乎古人，則不能獨傳。必盡同乎古人，則其書可以无作。自治經者判漢宋爲兩戒，各守門家，而信其所安，必並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終至欺聖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憫也。爰是增刪《易釋》，曰彖爻合釋一，曰同辭合釋二，曰疑義分析三，曰通釋四，藏之家塾，爲讀《易》之門。其是與非，後世必有論定之者。道光戊申中秋，自敍。

黃式三《論語管窺》

綜　述

黃式三《儆居集》雜著一《論語管窺敍》 管窺，舊名後案，以前列何氏《集解》、朱子《集注》故也。嚴鐵橋、馮柳東二先生言，舊解人所習見，不必錄，今從之，略加增刪，而易名管窺焉。夫自元明以來數百年，聚天下之才人學士，使之勦力於《論語》，故說之者多。不佞素無門戶之見，急分漢學宋學，故采之也備。如人不知而不慍，采皇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說，又兼阮氏（雲）〔芸〕臺說爲知命。孝弟爲仁之本，采《後漢書·延篤傳》、東發《日鈔》。傳不習乎說，申何，采邢疏、金仁山。千乘，乘用百人，采沈果堂本《孫子》杜注，千乘所出之地方三百里有奇。申馬，以孟子三等之封爲班祿之制，采葉秀發、惠半農。行有餘力說，采王氏《論

衡》。難曰未學，必謂之學說，采陸稼書。無友不如己者，采陸子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采呂伯恭、汪容甫。因不失親，采武虛谷。告往知來，采沈驎士、蘇子由。思無邪說，采馬貴與。四十不惑，采張子厚、蘇子由。五十知天命，采劉子政、程易疇。弟子服勞，先生饌，采劉氏駢枝。溫古知新，采王氏《論衡》。周而不比，采段氏《說文注》。子張學干祿，采趙鹿泉。孝乎惟孝，采王西莊。車輗軏說，采戴東原。八佾說，采吳斗南。以雍徹，采季明德。射必有爭，駁方望溪以申《射義》。後素，申鄭，孔，禮後采陸稼書。媚奧媚竈說，參顧亭林。射不主皮，兼馬注，程叔子。《關雎》，采李安溪說。武未盡善，申鄭君說。朝聞道，夕死，采《漢書・黃霸傳》、《新序・雜事一》、《唐書・郭子儀傳》、王伯厚集。無適無莫，申鄭君說。忠恕一貫，兼采顧亭林、阮（雲）〔芸〕臺。喻義喻利，申董子。勞而不怨說，采皇疏、呂伯恭。數斯辱數斯疏，申孔。吾斯之未能信說，采丁小雅。乘桴浮海說，采陸稼書。無所取材說，采欒肇時。迺庵聽言觀行說，采陸稼書。賜也非爾所及說，兼采程易疇、段懋堂集。子路有聞說，采唐韓子。三思後行，申鄭，兼左傳杜注。可也簡，引劉氏《說苑》。左邱明即作《春秋傳》之左氏，采汪容甫、段懋堂。犂牛，采惠半農、劉端臨。日月至，引皇疏。求也藝，引《史記・世家》之六藝。中道而廢，引《表記》。女爲君子儒，引金仁山、王會之、李安溪。質勝文，文勝質，引《儀禮・聘禮》記、《韓非子・說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引陸氏《釋文》。先難後獲，引范武子、劉原父。子見南子，引《史記・世家》皇疏、《釋文》。燕居，引洪筠軒。志於道，引陸氏《新語》。自行束修，申孔、鄭，又引《後漢書》。子在齊聞韶，采武氏《經讀攷異》。五十學易，兼采《史記》、程叔子。雅言，引《文選・諸葛表》注。子不語，引《詩・公劉》傳、《禮・檀記》注。知之次，駁王伯安，以申包說。我欲仁，斯仁至，引《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潛夫論・交際篇》。文莫，引楊氏《丹鉛錄》、劉氏《駢枝・泰伯三》。以天下讓，引陳安卿、顧亭林說。士不可以不弘毅，引蘇子由《臣事策》。《關雎》之亂，引《史記・世家》、王氏《離騷注》。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引《孟子》，兼《漢書・王莽傳》、王氏《論衡》。盡力溝洫，引李安溪、何義門、張斗峰說。拜下，引凌次仲說。毋意，引《釋文》。子畏於匡，引曹大家《東征賦》。固天縱之，申孔。空空如也，引李安溪、焦理堂說。如有所立卓爾，引楊子《法言》。子路使門人爲臣，引《儀禮》斬衰三年章。子欲居九夷，引張子厚。子在川上章，引《詩・維天之命》箋疏。何足以臧，引嚴鐵橋。未可與權，引戴東原。侃侃闇闇，申孔，引《後漢書》。享禮有容色，申鄭。君子不以紺緅飾，引段氏《說文注》。必表而出，引鄭君《禮》注、皇疏。長一身有半說，引王伯申。沽酒，引《禮・酒正》注。功沽市脯，引《易》噬乾肉馬注。居不容，申孔。車中內顧，申包。先進後進，引《書・文侯之命》、《詩・雲漢》、《禮・緇衣》。野人君子，引《孟子・滕文公》篇。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引班書《杜鄴傳》、范書《范升傳》。闇闇侃侃，申皇疏，引漢碑。億則屢中，引《論衡・實知篇》。顏淵後，引《禮・檀弓》注，兼《白虎通》、《通典》、任釣臺說。吾與點也，引黃氏《日鈔》。唯赤則非邦也與，唯求則非邦也與，申皇疏。克己復禮爲仁，申皇疏、范說，引《後漢書》、《三國志》。天下歸仁，引呂與叔。克己銘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引袁廣微、戴東原、阮（雲）〔芸〕臺。四海之內皆兄弟，據《左傳》，兼引周燭齋、范紫登、趙鹿泉。片言可以折獄，引《尚書疏》。選於衆，引《漢書・王吉傳》。請益，引《曲禮》鄭君注。三年有成，引金仁山說。必世後仁，引《詩・皇矣》、《禮・緇衣》正義所引之鄭君注。冉子退朝節，采《禮・檀弓》正義所引之鄭君注。言不可若是，其幾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幾通譏，引《爾雅》、《說文》。君子易事而難說，引《禮》鄭君注。剛毅木訥近仁，引《後漢書・吳漢傳》注。邦有道穀，申孔。危言危行，引《廣雅》王氏疏證。南宮适尚德說，引陸稼書。慶之能勿勞乎，申孔。問管仲曰人也，采《詩》正義所引鄭君注。文之以禮樂，引《說文》。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引金仁山說。小人下達，引楊子《法言》。子貢方人，引孫頤谷。下學上達，引《漢書・儒林傳》、《史記・世家》、《說苑・至公》篇。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引《鹽鐵論》。深則厲，淺則揭，引《說文》、戴東原《詩攷正》。果哉，末之難矣，引《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上好禮，則民易使，引任釣臺說。修己以安人，引《書・皋陶謨》、《洪範》、

《詩・假樂》。蘧伯玉卷而懷之，申包。行夏之時，引顧震滄、戴東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引陳用之。史闕文馬借人，申包。知及之章說，引《稽古錄・秦論》、李安溪、趙鹿泉、戚鶴泉。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說，引馮山公、江愼修、趙鹿泉。其斯之謂與，引蘇子由《柳下惠論》、蔡氏《集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引劉季文、黃東發、羅整庵、劉念臺、李安溪、戴東原。上智下愚不移，采顧亭林。佛肸召說，采翟晴江。六言六蔽，引《漢書・匡衡傳》。鄉原，德之賊，引《論衡》、呂伯恭說。道聽而塗說，引《荀子・勸學》、唐陸贄傳。以季孟之閒待之，采周燭齋說。子張曰其可已矣，引呂伯恭。君子學以致其道，引蘇子瞻。子由小德出入，采《荀子・王制》、《韓詩外傳二》、《說苑》。八焉可誣也，引《漢書・薛宣傳》蘇注，又兼宋蘇子由注。喪致乎哀而止，采崔子鍾說。難與並爲仁，引《禮》、衛將軍《文子》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引《韓詩外傳》、董子對策。《論語》之書，經漢宋大儒之注，十闡其七，復賴後儒之補所未備，析所可疑，幾乎十闡其九。引證如此其煩，而總名『管窺』者，聖道之高如天，學者或管視好偏，羣言難一，不佞謏聞淺見，未敢肊爲駁削，彙而存之，以俟質正。楊子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懼受此譏，愼之而已。壬戌夏月，儆居老人年七十有四書。

黃式三《論語後案》

綜　述

黃式三《儆居集》雜著一《論語後案原敍》　《論語》之始出於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同，文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魯，采獲所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成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爲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平叔與夏侯太初、荀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是以六經爲糟粕者也，而作《集解》，以行於世。晉、宋、齊、梁，媚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借列、莊之語，以譯釋典，復援聖經賢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終遂以釋亂儒。皇氏《義疏》，黜鄭君之注，而宗何，有由來矣。邢氏疏祇刪皇氏之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既出，六百餘年之儒說，羣奉正宗。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攷校何氏之異同，紛紛藉藉，各明婦家，卒未聞有繼漢軼魏，實能駕朱子上者，則朱子之所得大且多，雖愚者亦能臆測而知之也。雖然，漢魏諸說之醇，有存於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而不可盡廢者。諸經注疏，與子史中樸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拾其遺，而補其闕者。元明數百年，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正之者。近日大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攷異文者，精訓詁者，辨聲類者，稽制度名物者，撰聖賢事蹟者。有攷論身心，辨析王霸，學務見其大者。有不惑於異端，復明析於儒之近異端，學務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說之會萃，苟有裨於經義，雖異於漢鄭君、宋朱子，猶宜擇其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舉業，或亦不盡拘，況說經，何可拘哉？式三不揣固陋，探討各書，體六經異師，是非不可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於是廣收衆說，閒坿己意，書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書所采獲，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非主爲調人，說必備乎衆是，區區之忱，端在於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敢存也。顧惟聖道閎深，經緒紛賾，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限量，奚以終窮？尚有疏略，俟諸來哲，如積薪爾。道光丙申正月，自敍。

黃式三《尚書啓幪》

綜　述

黃式三《儆居集》雜著一《尚書啓幪敍》　經之火於秦也，厄矣。其出也，《尚書》之厄爲甚。伏生壁藏全經，漢初發書教讀，止得二十八篇，傳諸博士。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十六篇，藏於祕府，不立學官。漢末之表章古文者，爲劉歆，不能勝博士媢家之陋。東漢賈逵、馬融，及北海鄭君，力振古文之絕學，以行於世。而所注者，止當時所立學官者之二十八篇，加後得之《泰誓》一篇。而孔安國增多之篇，以無師法之授受，無今文之可校讀，大儒如鄭君，亦不能爲之注，其書遂亡矣。此僞《古文》、僞《傳》之所以出也。僞書既行，賈、馬、鄭君之注亦遂亡，學者積非成是，罔識原流。自太原閻氏、東吳惠氏諸君子出，力斥僞書之杜撰。厥後，江氏《尚書集注音疏》、王氏《尚書後案》、段氏《尚書撰異》、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相踵而出，收輯漢儒散殘之注，補所未備，窮經之儒，漁獵采伐，以爲山淵，數千年所謂佶詘聱牙，苦於難讀之書，至此文從字順，各識職矣。顧學者艱於博覽，未必得江、王、段、孫四君子之書，以發其矇，繙閱舊解，沿譌襲謬，心既以先入者爲之主，或即迷而不能返。式三深憫之，掇拾是編，提綱略目，主於簡易，復爲之備誌所出，覬學者因略究詳，全讀四君子之書也。四君子外，有所援引，必誌姓字，其不誌所出者，鄙意私定焉。或者千慮有一得，礪砆之瑜，亦補琬琰之缺也乎？雖然，討尋經意，別有所得，未嘗不以四君子之書爲藍本也。矜創獲而衒之，則吾豈敢？己亥二月，自敍。

或讀《啓幪》而有疑曰：『昔朱子嘗言東晉《尚書》之僞，前有吳才老，後有吳草廬，亦言之。子獨推閻、惠、諸君子，何邪？』曰：有盜焉，見其蹤迹而疑之，盜未服也。必盡發藏私，援引證佐，盜始無所置喙，此閻、惠之力也。江、段諸儒，既分正僞，而詳釋其書之正者，唐宋所未有也。陸象山集有與致政兄書，訾《君陳》篇入告外順之非，因以成王爲中材之主，周德所以不競，此未見閻、惠書，而武斷之耳。近儒宋既庭舉《湯誓》『舍我穡事』，以爲人心不順，問於馮山公，山公復引《唐書》高定以不從誓言，孥戮罔赦，非順人之舉，以證佐之。宋、馮二公，皆好古博學，而反以正書爲僞，此未見江、段書，而妄疑之耳。四明萬季野、全謝山，博覽古今，而萬氏《羣書疑辨》，盛倂僞古文之美，反以今古皆有之篇，多悖於理。全氏集亦議吳草廬刪僞存正之未是。當閻、惠、江、段諸書未行之前，譬如中夜無燭，闇室難見，於萬、全乎何尤？吾輩幸生諸大儒之後，得見其書，如雲開而日光朗然，如冰釋而水流渙然，斯大快事也。而近日王紱軒校刊學案，反引全集以譏吳草廬書《纂言》之失，不能不咎其經學之疏矣。雖然，世之未讀江、段書者，類皆以狂爲不狂，以不狂爲狂，於紱軒乎何尤？咸豐丙辰，復書後。

黃式三《春秋釋》

綜　述

黃式三《儆居集》雜著一《春秋釋敍》　《春秋》之義不明，由儒者之不信《左傳》也。《左傳》之不信，由啖助、趙匡諸儒之拘成見，而昧舊史之凡例也。舊史凡例，孔聖不能不因之，而讀《春秋》者挾《左傳》不可信之見，於是經之大義炳然箸於傳者，或且無所忌憚，妄肆駁斥，而五十凡例誰復紬繹之乎？式三少時愛讀《左傳》，先君子既以杜注及姜氏《補義》授之，且告之曰：『姜氏注《左》而駁《左》，是可疑耳。姜氏之學，豈能勝於左氏？』式三既聆訓不敢忘，及長，探求各書有能解左氏疑義者，得一義如得異寶，久之乃知左氏之於《春秋》，信乎傳受之不差也。爰舉其大綱，凡例，約略言之，爲《杜氏釋例》，證其是，校其失，以此補姜氏之《補義》，於學者或有小補云爾。若夫拾啖、趙之餘唾，駁左甚於姜氏者，豈敢信哉？道光甲辰正月，自敍。

黄以周《十翼後録》

綜　述

黄以周《儆季文鈔》卷二《十翼後録敘》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四者備而《易》始明。漢、魏儒京君明主占，王輔嗣主辭，虞仲翔主變及象，荀慈明、鄭康成二君主象，而辭、變、占備焉。下逮宋儒，程子伊川主辭，朱漢上主變及象，朱子晦庵《論變》、《論象》雜見於《文集》、《語録》，而本義則主占也。家君儆居子，學《易》不分漢、宋門戶，而病先儒注《易》於卦、畫、彖、爻之下，自騁私説於孔聖，諸傳則略之，一若駕輕車就熟路，不必問漁父而自入桃源者，是以生平論《易》，取先儒説之合於聖傳，而或有不合，則斷斷辨之。《易釋》四卷，《釋觀變》、《釋觀象》、《釋觀占》諸篇既攷正舊説之是非，而研求訓詁、聲音，以通聖人之辭，數十年於兹矣。以周幼先習《禮》，次讀《書》，次誦《詩》，三經既畢，然後受《易》。年既長，略能彙萃諸説，而問所疑矣。及研討既久，閒有會悟，乃承家君命，廣搜《十翼》之注，不拘時代，擇其醇者而録之，名曰《十翼後録》。其有先儒彖、爻之注未悖於聖傳，可以兼録之而明其義者，亦必移置於聖傳之下，宗聖也；先儒各説必臚列姓字，不敢掠美，尊師説也；舊注之兩異或四五異者，於理無悖，必兼録之，廣異聞也；各經注疏及史文、史注、諸子文選之有《易》義者，亦兼采之，補殘闕也。疑義之當析者，條列而辨之，不辨其失，則是者不見也。疑之不敢質者，詳録先儒舊説，備稽攷也。自漢、魏以及元、明諸儒，以時之前後分次，後或本於前者止，録其前非敢薄今而愛古也。由孔聖之《大象傳》以尋畫卦之恉，由孔聖之《彖爻傳》以尋彖爻之恉，辭、象、變、占不敢，偏主傳家學也。昔虞仲翔奏上《易注》，自溯五世之學，而宋蘇氏東坡《易傳》、郭氏傳家《易説》、趙氏《輯聞》，皆父子相繼注《易》成書，其説之精者，足以翼前聖而開後學。以周學識淺陋，斤斤焉自慮析薪，弗克負荷而已。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公明氏以此言爲不欺，而末學敢希，其萬一哉！

黄以周《禮書通故》

綜　述

黄以周《儆季文鈔》卷二《禮書通故敘》　禮根諸心，發諸性，受諸命，秩諸天，體之者聖，履之者賢，博文約禮，聖門正訓也。以周六歲入塾識字，七歲讀《小戴記》，謹承庭訓，略識小節。三十而後，潛窒諸禮，於經十七篇外，搜輯大、小戴兩《記》及《周官》、《春秋傳》，分門編次，釐定先後，注疏家言，有裨經傳亦坿録之，平文大義具彼書矣。而儒説之異同，別彙一編，遲之數年，迺放戴君《石渠奏議》、許君《五經異義》褒入是書，草創於庚申，告蔵於戊寅，爰取卷首之名以命其書。其目《禮書》一，《宫室》二，《衣服》三，《卜筮》四，《冠》五，《婚》六，《見子》七，《宗法》八，《喪服》九，《喪禮》十，《喪祭》十一，《郊》十二，《社》十三，《羣祀》十四，《明堂》十五，《宗廟》十六，《肆獻祼饋食》十七，《時享》十八，《改正告朔》十九，《藉田躬桑》二十，《相見》廿一，《食》廿二，《飲》廿三，《燕饗》廿四，《射》廿五，《投壺》廿六，《朝》廿七，《聘》廿八，《覲》廿九，《會盟》三十，《即位改元號謚》卅一，《學校》卅二，《選舉》卅三，《職官》卅四，《井田》卅五，《田賦》卅六，《職役》卅七，《錢幣市糴》卅八，《封國》卅九，《軍賦》四十，《田獵》卅一，《御卅》二六，《書》卅三，《樂》卅四，《刑》卅五，《車》卅六，《名物》卅七，《禮節表圖》卅八，《名物圖》卅九。敘曰：夫《禮》，唐修其五，虞典以三，夏造殷因，《周禮》猶醲。東遷以後，舊章云亡，孔子贊修，猶苦無徵，言曾討論，又復錯出，禮學難言，由來久矣。戰國去籍，暴秦焚書，先王典章盡爲湮沒。抱殘守闕，漢博士之功也。分門別戶，又漢博士之陋也。宣帝憂之，遂開石渠，以爲不講家法，無以明其宗恉；嫥守家法，又恐戾乎羣經，於是令其法之異者，各陳師説，博觀其義，臨決俾制，以定一尊。小戴次君爰作奏議，執兩用中，有合古道。白虎之論，聿追前徽，班氏孟堅又纂

《通義》，乃嫥取一己所好，盡埽羣賢之議，大義雖存，師法算考。許君叔重褒入異義，拾戴議之遺，砭班論之錮，殽陳衆見，條加案語。鄭君康成又駁其非而存其是，古禮以明。夫西京之初，經分數家，東京以來，家分數說，一嚴其守，愈守愈精；一求其通，愈通愈密。諸博士其守之精者也。戴、許二書，其通者也。鄭所注書，囊括大典，网羅衆家，其密者也。唐宋以來，禮學曰微，好深思者或逞肊說，好述古者又少心得，究其通弊，不出兩軌。以周不揣譾陋，綴入異聞，不敢立異，亦不敢苟同，爲之反复羣書，日夜覃思，賢者識大，不賢識小，道苟在人，何分扃涂？上自漢、唐，下迄當世，經注、史說、諸子、稗家誼有旁涉，隨事輯錄，昔者高密箋《詩》而屢易毛傳，注《禮》而屢異先鄭，識已精通乎？六藝學不嫥守於一家，是書之作，竊取茲意，以爲按文，究例經生之功，實事求是。通儒之學，或者反以不分師說爲我昕病，甘作先儒之佞臣，卒爲古聖之亂賊，惴惴自懼，竊有不敢。

文集分部

朱之瑜《朱舜水先生文集》

綜　述

安積覺《朱舜水先生文集後序》（朱舜水《朱舜水集》附録四《序跋》）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覺幼年得事文恭先生者，先生臣貞吉之志而義公之賜也。幸而長於清明之世，忝職糜禄，皆義公與龍作公淵容海涵之恩，敢不夙夜競競，以勗在三之義。往年義公輯先生之遺文，蒐羅搜訪，殆無所遺，使安東守約序其篇首。而龍作公克纘先志，校讐檢閱，既爲之序，又命臣識於其後，乃拜稽首撰言曰：

惟《文恭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合六百七十四首，皆先生年邁六十以至八十三歲，二十餘年間所作，而筆語、批評，不在此數。其間雖有《上永曆帝》、《魯王疏》、《祭王侍郎文》，皆係海外文字，其在明室所作，一無存者，則其遺軼淪喪者不知幾千百首？豈可不惜哉！儻使先生生於寧謐之世，得行其道而格君心之非，則天啓、崇禎之政未必不復於天順、弘治之隆。然而豈有遭遇我兩君之賓接優崇，躬執饋醻之盛禮哉？又豈有纂輯遺文，親加校閱之盛事哉？是則先生屈於明室而伸於本邦，其文章之流落不傳者，良爲可惜，而師義之炳彪磊落者，亘萬世而不磨。此固天巧之默會，而道之得行與不行一存乎天，人何與焉！

蓋先生天資豪邁，不以循行數墨爲學，而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爲學；大而禮樂刑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備，靡不講究淹貫。而其教人，未嘗高談性命，憑虛騖究，惟以孝弟忠信，誘掖奬勵。其所雅言，不離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本乎誠而主乎敬，發於言而徵於行。涵育薰陶，亹亹不倦，務欲成就人才，以爲邦家之用。而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爲天下之至文。故其爲文，典雅莊重，直自肺腑中流出，不肯蹈襲前人片言隻字。而其機杼錯綜，未嘗不與古之作者合轍連鑣而並驅爭先也。本之《四書》、六經，而佐之以《左》、《國》、子、史，意之所到，不期文而自文。如化工之隨物賦形，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廢。蔚然而光，鏘然而鳴，其可不謂天下之至文哉！

蓋明末學者競爲尖新纖巧，心術既壞，風俗頹靡。世方以靈通爲宗，斲喪淳樸，以禍社稷，而先生獨爲古學；世方以八股爲工，緣飾制義，以邀利禄，而先生獨爲古文。圓枘方鑿，絕不相入。而先生毅然不顧，自信篤而自期遠，不爲流俗之所泊。則其平日所養爲何如哉？安南之役，白刃加頸而不撓；遼東之帽，丹旐在堂而不變，豈非明末全節之偉人耶哉！

曰：子之稱揚先生至矣，胡爲不在明室施之行事，而必待流離間關，幾瀕九死而纔見之於空言乎？

曰：世之不亮其心者，皆謂明室板蕩，連播而來耳。其然！豈其然乎！嚮使先生霑一命之禄，而苟避其難以求生，則何所貴乎先生哉？先生

既以道義自任，其豈不欲謀讌廟堂而堯、舜其君哉？時事不可爲也。知其不可爲而勉應其薦，是冒進也。當此之時，秉鈞軸者馬士英、阮大鋮，皆權姦也。一應其薦，則與姦黨相爲朋比也，先生而肯爲之乎？故力辭徵辟，峻拒朝命，臺省交章劾其偃蹇倨傲，禍將不測。於是星奔避匿於舟山。舟山守將不能輯睦，自相屠滅。而清兵渡江，南都弗守，閩廣隨陷。普天之下莫不辮髮臣虜。惟有航海可以行志。漂泊艱楚，百折不回，非爲一身之計，而弢藏謹密，舉世莫有知其志者。惟能熟讀其文，忖度時勢，然後可審其志之所在，而知非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也。

或者又曰：先生溫恭端慤，恂恂一儒者也，而子謂之豪邁，不亦過乎？曰：覺門人之下列而又在童穉之時，豈能望見其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當時惟見先生終年歐血，寥寥寡和。夏坐紗厨，冬擁脚鑪。踰七之老，卷不釋手。去鄉萬里，而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爲念，未嘗一刻少弛也。雖曰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先生未易以世之所謂儒者方之也！故其言曰：『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危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又曰：『武夫悍將，詆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喻失義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爲大將名將，必當讀書。』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惟我義公深知先生，不以抗禮爲傲，不以盡言爲忤；而先生亦感激知遇，以爲遘魏文而駕荆莊，豈彼區區交戈得爲比方！而能繼其美者，亦惟我龍作公。是則先生雖亡，猶存之日。明於知時，審於處己，所謂天之逸民，而優游是邦，以全其節者豈偶然哉！臣雖不知天人之說，而跡其出處顯晦，徵之於遺文，曰：『天也，非人也。』以俟後之知言者。正德貳年壬辰七月門生安積覺百拜謹識。

湯壽潛《舜水遺書序》（朱舜水《朱舜水集》附録四《序跋》） 方明

之亡，吾江、浙老先，志存匡復，發憤以扞華夷之大坊，至斷脰湛族而不顧者，前踣後繼。跡其謀議隨舉，時有疏密，及力殫計盡，咸就破滅，要能奮身死難，斯爲烈矣。若邈行蜚遯，用晦自全，終老山海之隅者，何可勝道？語曰：『非其政不履其地，洿其君不食其利。』吾求之明遺民，得舜水朱先生，蓋其尤焉。

先生遘剥窮之會，躬盤桓之貞，時方慓懾朋攘，浮華交會之徒盈天下。先生獨穆然無聞。江、浙義旅興，嘗預贊畫，而不可榮以禄，播遷海表，遂巡以去。唐、魯祚訖，遂老東邦，慨慕周餘，蟬蛻羶穢，窮居三十年，島人誦義。彼邦儒雅，彬然萃門，尤多識明之典章，達乎政事，不爲空言。日本水戶侯源光國，事以三老，乃爲之立横舍以興教，定廟次以明祭，示以衣冠之式以致文，詔以棺槨之制以厚終。卉服之倫，皆以爲吾儕能幸識中土之禮義，非先生不爲功。生見嚴師，歿爲尊宗，亦詎不宜？顧康雍以來述遺民者，往往不知有先生。太沖記兩異人，甚至諱『朱』作『諸』。去國之夙，性峻少附歟？不自襮飾，孤行其是，本無人之見者存歟？

先生生餘姚，而講學不宗陽明，不交太沖，信乎能自立者。於浙東諸率，獨推王完勳，他無所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謂邪！睹鄭成功墓下慄輕，知其取敗，召而不謁；見係越南，抗節不辱，折其君相，可爲彊毅知禮矣。

夫其抱器不反，有箕子之明；非世甘餓，有鮑焦之介。至於黄髮羈旅，殊俗歸德，況尊西河，侔化管寧；自明之遺民，未有斯軌也。

予讀陸士衡《豪士賦》，以謂循心爲量，則隆殺有域；因物成務，則豐約惟遇。故時至勢得，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斯言歷久彌驗。苟爲不當其運，雖智參伊、管，勇齊賁、育，猶無益也。明社竟屋，非士之不足，亦天實爲之矣！

竊悲先生齎義長沒，乃獨區區名傳裔土，事不編於悖史，行不綴於耆舊。嗟彼遐外，猶知寶其遺物，守其祠墓，二百餘年無改其臨終遺言，謂『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既革命，先生族裔復往日本，躬拜其墓。彼中多閱碩，理先生遺言。浙人之私淑者，先於杭地立一學社，堅推壽潛爲之長，請建專祠於議會不可。壽潛乃與浙路董會諸君，特建祠於清泰門側，而謀分其所臧器物於日人，歸而爲衣冠之墓。爰令女夫，故會稽馬浮，奉彼中所刊先生遺集，重加編定，别爲類目，敢敍其所以重先生者，使後之君子得覽觀焉。泚筆涕下，既憫逝者，行自傷也！

雜録

《朱舜水先生文集（水户本）凡例》 先生在明所作文字，一無所傳，今所編次者，皆海外文字也。長崎所作，皆先生歿後安東守約所錄送，在交趾所作，亦在其中，而散落澌盡者，不知其幾？寬文乙巳，稅駕江都以後，皆錄其稿。然天和壬戌之冬，先生故第罹災，原稿悉爲灰燼，乃命府下士，出其所藏，稍稍得完。其在外者，旁搜廣求，庶無所遺。後有出者，隨得隨補。

先生不習皇朝典故，其稱官位品秩，有不允愜，讀者可以意解。

先生稱謂極愼，書牘往來，或稱號，或稱字，無有斥名者。今標篇目，概以名諱稱之，以便檢閱。其名諱不可知者，一從俗稱。若文中稱謂，皆仍其舊，不換一字。

書牘只敍寒溫，或俗務酬酢，無所關係者，皆去之，收爲別本，以擬拾遺。

人有乞字，有大書二三字，而小書數十字演繹其義者，皆著勸戒，各有攸當，收之雜著，以備一體。

弟子請益，賓客通問，雖有譯者，不能洞悉其情，以筆代舌，因有筆語，亦收之於雜著。

先生所覽諸書，隨意評騭，朱墨交下，或數語，或數句，當時曾不經意，而有甚中肯綮，發揮文義者，掇緝彙列，立爲批評。然先生流寓漂落，蓄書絕尠，僅存十一於千百耳。

轉寫傳錄，不無訛誤，其可疑者，不敢臆斷，闕者闕之，疑者疑之。然文中固有先生細書數字，或繹其義，或述餘意者，故加『今按』二字以別之。事有晦僻者，細書其故，亦在此例。

『海』『常』『由』『以』等字，皆先生家國之諱，故其平日所書『海』作『瀕』，『常』作『嘗』，『由』作『繇』，『以』作『目』。而臨時不能悉諱者，皆□之。若『以』字，必用『目』，今一遵其舊。

卷首載監國魯王徽先生敕，次以奏疏，庶令讀者粗知先生出處之正。如《釋奠儀注》、《陽九述略》、《安南供役紀事》，附於集後。

馬浮《舜水遺書編後記》（朱舜水《朱舜水集》附録卷四《序跋》） 按日本槧《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門人水戶侯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編。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其子綱條、刻於西京，彼邦謂之水戶本。先是加賀侯文學五十川源剛伯嘗從舜水受學，亦編錄遺文爲《朱徵君集》十卷。以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後舜水歿六年，舜水以康熙十七年卒，當日本延寶七年也。上之加賀侯，侯好之，欲因以校補，未竟而侯卒，傳本罕見。至近年稻葉岩吉始得加賀本，取以參校水戶本，互有出入，乃以二本合刊，其已見水戶本者削之，但存其目。二本皆無詩，又取張廷枚《姚江詩存》所錄《泊舟稿》附之，題曰《朱舜水全集》，是爲新本。尋水戶、加賀二本，類次陵躐，頗乏體要。新本晚出，裒錄較完，而因仍舊貫，三本錯列，讀者憾焉。今頗有所刪定，釐爲文集二十五卷，正其譌舛，使就紀理。其《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名在乙部，舊入文集不當，今悉別出，總爲《舜水遺書》。又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嘗爲水戶上公撰《學宮圖說》，日本初建文廟，依以營構。」今集中乃無是書，蓋已亡佚，謹附著其目於此。癸丑八月校寫訖，馬浮識。

張爾岐《蒿菴集》

綜述

胡德琳《蒿菴集序》（張爾岐《蒿菴集》卷首） 蒿菴先生，篤行君子也。不求聞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爲務。深於性命之旨，而不輕言性命。有桑梓之高致，而不以氣節自矜。先生之意遠矣。沒近百年，而手著諸書始次第出世。惟文集散漫，未經收拾。竊謂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於文求之。蓋其學廣大精微，盡見之於文；如但賞其鍛鍊之純，氣味之古，猶未足以知先生也。其中《學辨》五篇，僅存其一，則隻本孤行，不啻一髮引千鈞矣。因與一二同好搜羅排編，定爲三卷，付之剞劂氏，以

公同好，庶不至子雲覆瓿之慮乎！

噫，先生之沒，幾百年矣！余承乏濟陽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歷下，而任城，又六七年，無時不以先生之集爲念。蹉跎至今日始克成之，豈有數於其間耶？抑篤行之報，必久而彌光，天道然也？先生之書，已刻者今已呈乙覽。其未刻如《春秋傳議》、《老子說略》諸書，我知當有好事者共完此願力焉。『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獨魚腸、豐城乎哉！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桂林胡德琳識於東昌郡齋。

李煥章《蒿菴集序》（張爾岐《蒿菴集》卷首） 壬子冬，予同鍾觀察公輯郡志，時坐間有濱州劉君，觀察公年家子也，云有稷若張先生，家濟陽，論道著書，濟北之人皆走事之。稱稷若先生慟其尊大人之及於難也，取《詩》『匪我伊蒿』，號蒿菴，又稱蒿菴先生。集三卷，曰《蒿菴集》。間誦其一二篇，觀察公未嘗不汲汲稱善也。

越明年，癸丑，與蒿菴同省志之役，時崑山顧寧人、益都薛儀甫咸在焉。每花明月大，耳熱酒酣，白髮鬅鬙，婆娑相向者三年所，友朋聚晤之樂，未有若是之久者。余更與蒿菴坐卧一室，較顧薛兩君更親密不朝夕違也。

寧人精瞻史學，自龍門下至元歐陽，千百年事若貫珠。儀甫專象緯家。蒿菴獨潛心經籍，尤邃於《易》，田何、焦贛、王弼、費直之外，別具銓解。而《儀禮》一書，學者每病其艱奧難讀，往往置不道。蒿菴取鄭註、賈疏、朱子箋釋，辨晰考訂，証其舛譌，分其句讀，前後三十年始竣其功。噫，難甚矣！

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侯朝宗、王于一，詩賦有吳梅村、周櫟園、龔芝麓，稱盛。而經學斷續，危若垂旒，蒿菴獨起而振之。《天道》、《篤終》諸論，補柳子厚、楊王孫之疎漏。矯誣前賢之弗迷，端在後死者，余於蒿菴見之矣。其文沐浴歐蘇，出入曾王，蓋以理勝辭者。酉冬在法慶寮，偶檢是編，今昔人琴之感，不覺泣下。書之簡端，當付吾友於君正夫，寄之先生長君名孝寬者。樂安李煥章。

劉孔懷《蒿菴集序》（《蒿菴集》卷首） 癸丑四月，乘州李象先顧余於貯清書舍，出一編相示，曰：『此濟北張稷若先生文集也。』開卷見目錄中有《儀禮鄭注節釋序》，不覺躍然以喜。蓋《儀禮》之學，近世不講，顧有節釋而爲之序者，寧非異事。乃讀未終篇，象先遂收付滕囊，攜之東去。然稷若之人之文，時往來於懷而不釋。

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在坐。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丘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公作乎？』寧人頷之。先生曰：『予向讀《易》，每謂東萊更定之書，不可不復。因取坊本依《古易》裁補成帙，以備觀覽。不意今世復有迂闊如予者。同志之感，於今十有二年，何期今日始得相晤邪！』因以所著《蒿菴集》見遺。乃得縱觀。大約以經術爲根本，以程朱爲階梯，而疏越質樸之氣，直逼秦漢以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於古者深矣。然則昔人爲文悔不從六經入者，良有以也。長山劉孔懷題。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八 《蒿菴集》三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國朝張爾岐撰。

湯斌《湯潛庵集》

綜述

閻興邦《閻序》（湯斌《湯潛庵集》卷首） 襄陵潛庵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爲文章，應規中矩，心和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景行之有素，己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面。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卽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爲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晉閣學，贊襄密勿，人以爲景星慶雲，得覩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暍之有蔭，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諶，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操益勵，巖巖侃侃，不比不阿。旋晉大司空，卒於京邸。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

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讀書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己巳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錦襄，而先生之靈輀，尚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束生芻致祭。適嗣君以遺藁五卷見投，整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歷歷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恭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舞，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毅剛栗，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凝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遠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沈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默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合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感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顏、曾不遇，絳、灌無文，馬、班、潘、陸，言卽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珪璋也，其功則鐘鼎也，其言則麟之炳而鳳之翽也。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復被徵。主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間。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宜鎮閻興邦拜撰。

李顒《二曲集》

綜　述

高嵩侶《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自古道學之傳，先河後海，源流井然；其間絕而復續，起墜振衰，固由天心啓佑，實人事有以纘承之，紹往緒而迪來茲，匪偶然也。曩者臨安駱公以命世才來守吾郡，惓惓於人心世道之防，一日學宮講藝，謂諸生曰：『當代有二曲李先生者，諸生聞其人乎？余向令盩厔，知爲理學儒宗，執弟子禮，師事之。今當遣介折簡，延致毘陵，與諸君子修明正學，濂、洛、關、閩之盛，可復見也！』已而先生至阜比書院，執經問業者雲集，毘陵人士無不知爲李先生者。余是時方釋褐歸里，聽其微言緒論，欣然嚮往。居未幾，駱公憂去，先生西歸，余亦以赴選入都，未遑卒業。

歲辛未，余奉有視學西秦之命，竊幸典型在望，仰止匪遙。下車後造廬而請見焉，卽其氣宇冲和，狀貌淵古，較之在毘陵時，道氣更深。爰受其書讀之，貫徹本原，折衷同異，一洗支離蔽錮之習，邃然歸於至正，益信先生之書，蓋以身言，而不徒以言言者也。方先生生長西陲，崛起於荒崖寂寞之間，不由師資，毅然以正學術、紹微言爲己任。其爲學也，身體力行，由下學以漸幾乎上達，篤志潛修，不求聞譽。當路大臣訪知其學行，疏薦於朝，屢檄嚴催，堅卧不起。其高風峻節，塵視軒冕，屹然有鳳翔千仞之概，跡其道高身隱，雅不欲以著述自鳴。門人裒輯其所見聞，計若干卷，彙而成集，其發揚道妙，類皆感觸於學者；質疑請益之際，而於吾郡爲尤詳。

間考吾郡之先，龜山楊文靖北學程門，歸而講道東南，留毘陵十有八載，一時名士，咸左右之。歷元及明，絕續不一，維東林號稱最盛。然黨禍一起，諸君子相繼羅織，七十餘年，斯道失傳，學者不復知有身心性命之理。先生起而闡揚先緒，炳然日月中天，疑者析，迷者悟，若昏夢之方醒，若沉痾之驟起。豈非其心源印合，上接文靖，而下與高、顧諸君子後先一轍乎？

余服膺先生之教已久，而又忝司文衡，具有表章斯道之責；使先生之書不傳，則先生之教不顯，非所以崇實學，示後世也。適司寇鄭夫子由京邸致書，亦諄諄以名山著作爲念，余因仰承師志，割俸付梓，用襄盛舉。工竣之日，將以刊布澤宮，風勵後進。庶幾關中之士知所景從，且使海內之有志斯道者，尊所聞，行所知；由此而進德修業，富有日新，上接諸儒之傳，遠窺千聖之奥，是則先生立言之志也夫！

范鄗鼎《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二曲李先生所著諸書，予最嗜愛如《四書反身錄》，亦既僭爲之序矣。近關中諸同人謀刻先生平日著述，總顏之曰《二曲集》，予得而卒業。竊窺先生之學，全在躬行；其躬行之實，在安貧改過。或曰《呂文簡語錄》二十七卷，《馮恭定全書》二十

四卷，諄諄於安貧改過之間，關中士大夫，夫人而能言之矣！予謂先生之安貧改過，蓋非托之空言，實有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明崇禎壬午，太翁勤王事，以討賊歿於中州之襄城。先生尚幼，日夜泣血，太夫人在堂，不可遠訪遺骸。太夫人歿，服闋，康熙庚戌，步詣襄城，虔禱城隍，招魂抱主歸。至誠感神，群鬼夜哭，闔邑共聞，詳邑宰張公記中。太夫人之生也，督學杜公旌節；歿也，督學鍾公表墓，關司張公修塋，總臺鄂公建祠，將臺馮公，撫臺巴公，道臺郎公等致祭，郡守董公等增廡建坊：先生顯親揚名，亦可告無罪於二人矣！乃先生終不自安，每謂魂歸鹵葬，不如瘞玉之爲愈也；節旌名傳，不如資養之無闕也。從此食不甘，衣不華，獨居堊室，自號「罪人」，覺終身在過中，終身在欲改未改之中，視僅僅較一言一行之偶誤而圖維日新者，其深淺何如也？或曰布衣韋帶之士，夙限於時而不得不貧；垂紳戴縰之儒，偶失其勢而不能不貧。先生布衣，其貧也宜。予謂先生可以貧，可以不貧；可以貧而貧，人能之；可以不貧，而貧人不能也。

自癸丑督撫以地方隱逸薦，奉旨促之起，屢辭以疾。戊午，當路又以「海內眞儒」薦，徵書如雷，終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遂圖自盡。觀顧寧人諱炎武《日知錄》載贈先生詩有曰：「從容懷白刃，決絕却華軿。」然則先生之貧，先生之學之力之胆爲之也，使先生之學之力之胆不至此，則其貧未必至此。或曰此番舉動，固非石隱者流，當與吳康齋並傳。予又聞王心齋之答陳御史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跡先生生平之學，未必以康齋爲由也。泰和羅氏稱康齋辭官一節，足以廉頑立懦；江浦吳氏稱康齋疏凡四上，清風峻節，凜乎千古。按康齋辭官時，年已七十矣，廉頑立懦，清風峻節，固加人一等。戊午之役，先生方壯年，止以二人生無資養，歿未祔葬，極之蹈白刃，却丹詔，毅然爲之而不悔。所謂躬行，大率類此。方今年益高，養益邃，閉戶謝客，過此以往無論，康齋非駐足之地，即文簡，恭定，恐亦不足歇脚也。知先生之躬行，而後讀先生之諸書，庶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乎！

王心敬《新刻二曲先生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戶之弊興，重悟者眇實修，重修者罕實悟；眇實修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眞知爲騖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探本窮源不可掩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消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庭，而千聖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復可問。諸儒先補偏救弊之旨，亦遂如齊、楚、秦、晉之分疆別域，而不可相藉；又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冤，而終不可相能。一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弊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

二曲先生崛起道敝學湮之後，不由師傳，獨契聖眞，居恒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爲標準。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爲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爲眞本體。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即朱、陸、薛、王之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並異同之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先生出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携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

先生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辛未秋，今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毘陵高公，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己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佐，共襄盛舉。工始於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帥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朱、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以爲二公羽翼之力居多。今以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二公以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子，莫不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是非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日著，則二公闡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事》及《李氏家乘》者，見先生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輝萃，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是又二公振頹興偸之盛心云。

李彥玠《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二曲先生之書《反身錄》，梓於學憲澧水許公，家長兄輯五重梓於肇慶府署。其平日論學之書，四方既各梓有專種，而少司寇富沙鄭公、學憲武進高公仍復彙爲《二曲全

集》行世。蓋先生之書，南北傳布久矣，而或者謂先生之論學也，立本主盡性，守身主循禮致用，欲其成己成物；至其論讀書，又專主反身實踐，似先生之學樸且迂，於世俗嗜好習尚或相違焉。嗟乎，聖賢之學何爲者？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之道，內之存心，外之守身而已。推之人，欲其同歸於善；考之古，欲其實獲於己而已。今試思：立本而非盡性，本可得立乎？守身而非循禮，身可得守乎？致用而非己物兼成，亦何貴此用者？且讀書而不能反身實踐，則讀書又奚爲？豈學專主於記誦詞章，供吾輩掇科第、希富貴、取悅當世而已乎？

癸未冬天子西巡，詢先生動定，諭令兩臺徵詣行在，欲有諮詢。先生堅以疾辭，大中丞鄂公遂以《反身錄》、《二曲集》進。上命詞臣細心看閱，一時翰苑諸公進奏云：「李某《反身錄》，發明《四書》之理，大指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可爲君子，世世可躋唐虞，眞堪羽翼朱註。此書流行，有裨聖治不淺。其《二曲集》亦皆醇正昌明，與《反身錄》相爲表裡。」至哉斯言！先生之書，大旨於此可見；先生之學，其要歸亦於此可知；而謂可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比類而觀乎？彼以先生之學爲樸爲迂者，得毋以世俗口耳之見參之歟？

珣夙佩先生之教，讀其書者，數十年於茲矣。竊有見於先生之學，爲孔孟有體有用，經世善俗之學，今讀諸公進奏之語，深服其見之精卓，而得我心之同然也。於是附記諸序之末，以告吾黨讀先生之書者。

彭懋謙《重刊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吾鄉李中孚先生，昌明絕學，爲世大儒。所著《二曲集》，表裏渾融，體用宏達，非空談性命無與實踐者比。謙自少時即喜讀先生書，篤修之士，類亦各有藏本；迨關中遭回逆蹂躪，坊版無存，每思重刻，以廣其傳，有志未逮。去冬始勉將篋存全帙，謀付手民，顧原本字多漶漫，雖逐加釐剔，而亥豕魯魚，恐仍不免。惟先生諱與仁宗睿皇帝廟諱上一字左「禺」右「頁」同，遇諱字敬缺末二筆，附識於此，以便閱者瞭然。若夫先生生平出處本末，具詳原序，故不贅。

劉大來《重刻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序跋》）　余幼讀《四書反身錄》，先君子命之曰：『此關中李二曲先生遺書，與諸儒訓詁不同，當以身體驗，毋第資誦說而已。』小子識之不敢忘。中年筮仕來秦，聞有《二曲集》，亟思捧讀而未獲。壬午冬，由石泉移宰盩厔，竊幸至先生故里，可以私淑餘澤。逮視事，詢知先生遺書原板悉燬於兵，舊尹呂君校刊《反身錄》甫竣，而《二曲集》尚未及焉。夫表揚前賢，所以模範後進，居是邦也，任令先民著述散軼弗傳，顧欲士端趨嚮，民興禮讓，不其難乎？簿書餘暇，爰取《二曲集》讀之，見先生造道之篤，教人之誠，體用兼賅，粹然一出於正；惟門人編輯，前後次序間有參錯。乃殫心尋繹，以先生手著及口授者列爲正編，弟子記述事蹟者爲外編，分若干卷，付諸梓人。嗟夫！先生之學震耀寰區矣，先生之書進呈秘府矣。來也不敏，何敢謂重刻是集，遂足以表揚先生；第念先生奮自孤寒，闡明正學，終其身安貧樂道，屢徵不起。是集及《反身錄》，他邦尚有鐫本，而紛櫟故里，獨無尺寸之簡以惠後學，先生之憾，抑以有司之羞也。《反身錄》，即孔孟論說教人以躬行實踐，與諸儒訓詁不同，學者固當奉爲圭臬。是編所集，乃先生因人傳授，隨事提撕，尤足以振聾發聵，爲道岸之階梯。竊願吾邑人士讀先生之書，體先生之教，勉自樹立，明學術以正人心，正人心以維風俗；則先生餘澤，山高水長，幽光潛德，積久而發，俎豆馨香，以俟明公論定焉。

鄭重《二曲集序》（李顒《二曲集》卷末《附錄》四）　儒者之學，所以順陰陽，明教化。凡天地終始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成敗理亂之經，莫不修之於身而措之於事。及其被於物而薰陶長育以成就之也，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怡然，相率於不自知。蓋以學術而正人心，其重且大如此。

盩厔李先生以理學倡關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自人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自新」一語，爲學者入德之門，建瓴挈綱，發矇起聵。學者或親受業於先生，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遍天下也。

予嘗考有宋諸儒，及元、明以來相承之次第，爲學之本末，立說之同異，蓋三致意焉，而先生亦論之詳矣。謹之於視聽言動，由之於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下學上達，循序以致精者，考亭之學也。先之以立大本，繼之以求放心，曰「易簡」，曰「覺悟」，其後「良知」之繼興，使人靜時常覺，動時常定，澄瑩本體，以去其逐物之流者，則自金谿以至姚江之學也。顧其詆訶龂齗，則以着意精微爲陸沉，以留心傳註爲榛塞，訓詁支離，考辨玩物，重爲朱門遺議；

而攻象山、陽明之短者，以其守虛無之說，昧天理之眞，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甚至大乘上根，聖胎聖果，直筆於書，是口談東魯，而手援西竺，此流分派別之所以異也。然朱子之學，先之以窮理，要之以居敬，歸之以主一。淳熙中，還自浙東，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又與何叔京書，以爲靜中須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深悔當時方好章句訓詁之習，無一的實見處，則亦未嘗不合於象山之說，而觀《象山文集》所載，又未嘗不教其徒讀書。其取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陽明之在蠟川，與諸生談論，謂：『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之成功，豈不誤己！』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至大。』此時亦似隱隱已知流弊，而漸還轅於新安矣。此岐途合轍之所以同也。

今先生會萃羣儒之說而折衷之，竟獨見其大要，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工夫，兼盡姚江、考亭之旨。先生之言曰：『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達，失之恍惚虛寂，故須救之以考亭。而世之闢姚江，至諱言上達，惟以見聞淵博，辨訂精密，爲學問之極；有稍知向裏者，又祇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修己立教之大凡矣。

曩者毘陵守駱公敦請先生講學江左時，予令驥沙得晨夕奉教，深與定交。別後，先生德愈邵，道益尊，爲當宁所重，屢徵不起，惟孜孜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至急。歲辛未，高子嵩侶視學秦關，究心理學，因式廬而請見焉。適先生及門高第弟子王爾緝心敬彙先生散藁成集，遂捐俸付剞劂，癸酉冬刊成，屬予序其簡端。程子曰：『聖人之學不傳，則無眞儒；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世有先生，學者考道問業，因以上追關、閩、濂、洛之遺緒，其有功於人心學術者，顧不大歟？因書此以質之先生。康熙甲戌之孟春，閩中鄭重拜題。

張珥《觀感錄敍》（李顒《二曲集》卷二二）　《觀感錄》者，二曲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慨世人視聖賢太高，甘愚不肖如飴，因彙萃古今至卑賤之人，而卒自勉勵爲大豪傑、大賢人之品者，勒爲此書。不肖珥讀之，則喟然嘆曰：『仁哉！苦心哉！先生之爲天下萬世計，至肫切而深遠也。』

夫心卽天也，天卽心也，無二理也。人能盡心之理，卽盡天之理矣。『天理』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弗克省察之，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之由也。所以然者，以人視聖賢太高，視聖賢太高，因視道太難，視道太難，因安非道而弗覺，甚且日趨日下，而陷禽獸之歸者有之。悲夫！孔子曰『道不遠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耳』，誠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特在立志不立志耳！志立，則鹽丁、戍卒、網匠等人俱可入孔孟之宮牆，俎豆千秋；志不立，則丁卒、工匠等人終不脫鹽戍陶網等事，生則人役人賤，死則草腐烟銷，不亦大可悲，大可畏哉！

先生憂且懼之，喫緊爲人立厥榜樣，使頑懦鄙薄之夫觀感而興，如震霆之破酣夢，奮然立志。曰：『爲聖爲賢，果非難事，不過於入孝出弟、日用飲食事物之間，時時存心，事事體貼，則違禽獸之界也遠，入聖賢之路也近，庶不負上天生人之意爾！』然則斯刻也，先生婆心熱腸，合盤托出，質諸鬼神，俟之後聖，其誰曰不宜？嗟乎，先生之意，抑豈僅爲愚不肖發矇振聵也哉！

李顒《觀感錄序》　先儒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蓋以個個人心有良知也。良知之在人，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不以類而殊，無聖凡，無貴賤，一也。試徵之，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孺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良，凡與聖，賤與貴，有一之弗同乎？同則何聖何凡，何貴何賤？而聖凡貴賤之所以卒分者，立志與不立志異也。立則不昧本良，順而致之，便是天則，火然泉達，凡卽爲聖；否則乍起乍滅，情移境奪，反覆牿亡，聖卽爲凡。而眞貴眞賤之實，在此不在彼，區區貴賤之迹，非所論也。

昔人有迹本凡鄙卑賤，而能自奮自立，超然於高明廣大之域，上之爲聖爲賢，次亦獲稱善士。如心齋先生，本一鹽丁也，販鹽山東，登孔廟而毅然思齊，紹前啓後，師範百世；小泉先生，本一戍卒也，守敦蘭州，聞論學而慷慨篤信，任道擔當，風韻四訖。他若朱光信以樵豎而證性命，韓樂吾以陶工而覺斯人，農夫夏雲峰之表正鄉閭，網匠朱子節之介潔不苟。之數子者，初曷嘗以類自拘哉！彼其時身都卿相，勢位赫烜而生無所聞，死無可述者，以視數子，其貴賤爲何如耶？謹次其履歷之概，爲以類自拘者鏡，竊意觀則必

感，感則必奮，奮則又何前修之不可企及。有爲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

鄭重《靖江語要序》（《二曲集》附録四）　從來政治之得失，世運之盛衰，未有不與學術、人心相推挽者也。稽自漢唐而下，以逮今日，當定鼎之時，多資禦侮之才；而垂拱之後，必重循良之吏。凡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治之首務而師帥一方者，每以講學興行爲念，一遇倡道崇修之儒，不啻式廬而請益，且執贄而師事之。於頹風流俗之下，令人知尊先聖之宗風，而復三代之盛治，非旁求之主所欲股肱賴之而寤寐不遑者歟！

二曲李先生，關中鉅儒也。不屑章句之學，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無不翕然宗之。當事欲疏薦於朝，辭不就道。足以康濟天下，而其志終不欲以功名之士自期，是先生之素矢也。郡守駱大人令二曲時，簿書之暇，必造廬晤對，以證所學。凡天德、王道、修己、治人之事，罔不日相摩切，務體之於心而達之於政，不徒託諸空言而後已。蓋公之居官，不以材技而以學問，所蒞之區，惟孳孳以講學興行是重；而先生方存省一室，位育人寰，與之相得益彰。豈非欲藉先生宣迪之力，上以翊治治化，下以振興末俗也乎！及公守毘陵，復欲以先生之學惠敷南國，折簡相邀，劍佩遽出，斯道一燈，幾遍大江南北，邦人之幸也。明倫鐘鼓，啓發多方，環擁而觀聽者，得其片詞隻語，莫不頓生覺悟。咸謂『人心之陷溺，由於教化之陵夷』，今日非公之雅意興學，何以致先生發矇振聵，木鐸江區，俾後輩如夢初覺，如饑得食也哉。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矻矻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匏瓜，無問縫掖。今公獨以文學興吏治，匪特此邦之幸，而天下之幸也。升堂開示之餘，閒有隨侍精舍，詢疑辨難諸語，並彙而梓之，附於諸刻之末，以見學術人心，無在不足以關於政治云耳。時康熙辛亥仲春既望，閩中鄭重題於驥沙公署。

陸士楷《靖江語要序》　《靖江語要》者，吾師李二曲先生應靖邑鄭令君及袁學博先生之聘以答多士語也。令君政崇風教，雅意學校，聞先生闡道毘陵，遂與袁先生具舟肅迎，爲多士開示津要。先生在郡，預悉令君與袁先生之賢，力疾以赴，至則請益踵接，各質所疑。先生隨叩而鳴，人遂其欲。語多不具録，姑録其要以誌靖邑一時之盛云。

王心敬《反身續録序・增補二孟小引》（李顒《二曲集》卷四三）　《反身録》刊布問世矣，兹録《二孟》之所待增者爲一冊。蓋在昔丙寅之歲，敬録此書，草稿初具，而學憲淝水許公索先生未布之書，時即以此請教，蓋意圖就正云耳。不意許公見而悦，謂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讀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媿。遂不謀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屬敬參訂末詳之書，中間未符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録》尚未竟，抑尤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爲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力，徒付慨歎，暇日乃録《二孟》合入之條，另爲一帙，藏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冀量聚微貲，他日佐工而續梓焉。乃若全録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鬱抑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冊，亦手録成冊，以待他日補入全集云。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賈締芳、程伊藻《反身續録序》　《反身録》舊梓於學憲淝水許公。當時以許公急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録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内同志惜之，兹芳、藻等僭不自量，校讐《二孟續録》之條，附梓其後，共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爲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爲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先生『反身』之説，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無先生之是説。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爲知言。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曲集》二十二卷，國朝李顒撰。顒有《四書反身録》，已著録。集爲門人王心敬所編。每卷分標篇目，曰《悔過自新説》，曰《學髓》，曰《兩庠彙語》，曰《靖江語要》，曰《錫山語要》，曰《傳心録》，曰《體用全學》，曰《讀書次第》，曰《東行述》，曰《南行述》，曰《東林書院會語》，曰《匡時要務》，曰《關中書院會約》，曰《盩厔答問》，曰《富平答問》，曰《觀感録》，皆其講學教授之語。或出自著，或門弟子所輯，凡十六種。本各自爲書，故卷前閒録原序。其第十六至二十二卷則

顯所著雜文也。二十三卷以下曰《襄城紀異》，乃顯父可從明末從汪喬年擊流寇戰歿，顯建祠襄城，有聞鬼語之事，各記詩文記之，而劉宗泗哀輯成帙者。曰《義林記》，則記顯招魂葬父事，亦宗泗所輯。曰《李氏家乘》，曰《賢母祠記》，則皆爲可從及顯母彭氏所作傳記詩文，而富平惠寵嗣彙次之。刊集時並以編入，蓋用宋人附錄之例。然卷帙繁重而無關顯之著作，殊爲疣贅。

又《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國朝李顒撰。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召顒入見。時顒已衰老，遣子愼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奬之。

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授，鄠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顒之別號。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顒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則是書之成，顒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顒所自定也。

顒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輿人墜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顒稱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顒說，則孔子之微服過宋，孟子之不立巖牆，皆爲動心矣。且廄焚必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輿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正原明平時強制其心，而流爲矯刻之過。顒顧稱之爲不動，則與告子之『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又《二曲集》二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李顒撰。

雜録

鄭重《司寇鄭公書》（李顒《二曲集》卷末《附録》） 驥沙講學之年，早親絳帳；秦國持衡之日，希晤芝眉。私計生平所服膺者，惟我徵君先生之理學德業，迄今猶令人仰企山斗也。向以承乏鄉貳，夙夜在公，遙望二曲之間，愧莫能馳候左右，常耿耿爾。敝門人高子居恒仰慕道範，每以無由親炙爲憾；近幸視學關隴，禮謁講壇，擬捐清俸，求著述鴻篇，登諸梨棗，果肯出其緒餘以傳世否？茲值敝門人惠生以登第錦旋，特附小函，奉訊道履。知惠生夙奉榘訓，久列門牆，計其將來有需次民社之責，還祈高明所見，豫示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方，俾行其所學，有以仰報君父者，卽因以不負師傳，是所厚望也。新任富平令君蔣諱陳錫雅慕道範，幸進而教之，諸不盡佈。

又　恭讀《二曲集》，知老先生力學彌篤，著述彌勤，洵當代之眞儒也。每思濂、洛、關、閩之後，相距數百年，求其留心道脉，繼往開來，不啻晨星落落；今西望而有李二曲，南望而有王姚江，竊爲斯文之幸。敬擬一序，文未雅馴，而獲附於大集以並傳，實與有榮焉。特託高子崇函馳候，不盡依切。

高崇侶《學憲高公書》 恭惟老先生海內眞儒，關中正脉，道惟實踐。折衷朱陸樞機，學有淵源；炳烺吕馮薪火，彌縫絕業。不習太平十二策之文，汎獲高風；止結金華四先生之隱，鳳翔千仞。卓爾不羣，詔避三峰，灑然無累，誠士林之矜式，而學圃所儀型者矣。

憶自道杖南來，曾聆提倡於皐比座下，未得摳衣請益，私心竊以爲憾。嗣值還山高卧，道德彌尊，趨嚮徒勤，未由親炙，猥以黯識，謬任衡文；雖密邇通德名賢，擬附式閭之義，俾得聞所未聞，藥其固陋，祇緣鹿鹿星軺，倘稽造謁，有違大君子之教。望風企仰，時切怦怦，而瓣香攸屬，不能自外也。頃出春明，時往別，敝老師鄭少司寇拳拳以名山著述爲念，命措百金，仰佐剞劂。茲先具四十金，崇役馳到，餘容續致外，又鄭夫子寄贈四十金，一併賚奉。素稔老先生，一介辭受，於義必嚴；但從嘉惠後學起見，存此纖屑，得襄盛舉，雖不敢謂仁者之粟，實出薄俸所分，非世俗應酬可比，萬希勿却，頒發工人，得副鄭夫子千里敦勤之意，則爾公竊叨有榮施矣。伏惟台茹，臨啓曷勝翹瞻。

陸隴其《陸稼書先生文集》

綜述

張伯行《陸稼書先生文集序》（陸隴其《陸稼書先生文集》卷首）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即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掃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藎見乎於當宁。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覩，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唐甄《唐鑄萬文集》

綜述

楊賓《晞髮堂文集》卷一《唐鑄萬文集序》

造物者恢與人以名，故享名者多困折而不利，而於文爲尤甚。左丘明盲，屈原沉汨羅，司馬遷下蠶室，班固瘐死，董仲舒下吏，賈誼謫長沙；揚雄投閣，蔡邕誅，兩人皆無子。陸機、范曄誅戮，魏收夭絕，王勃、李白俱沒於江，杜甫流離以死，柳宗元卒貶所。韓愈、歐陽修、蘇軾雖顯達，然亦屢遭廢斥。此其最彰明較著者也。夫文之未成者無論已，成而掩抑埋沒於糞壤者，古今來不知凡幾。幸而有一二人焉，發露而出，則又困折而不利之。或使之窮，或奪之算，或不得良死，甚者爲若敖之鬼焉。然則人亦何所利而爲文，享此虛浮不實之名，以犯造物之忌哉！

唐子鑄萬，蜀人也。從其先人官於吳，遂家焉。自其少時即能文，文之外不知其他。舉孝廉，爲長子令，一年而罷。無聊，益發憤爲文。人莫之知。易堂魏叔子來吳，見其《衡書》，設座拜而刻之，而名始出。然不足以救其窮，無所得食，往往闔門而卧，出則披敗絮，蹣跚吳市中。入廣座，終席不發一語。有進而與之言者，唯唯而已。不甚答，亦不問其爲誰也。而與之論文，則剌剌不已。即其所聞見可以爲文助者，必默識而深思之。故凡天時、人物之變，以及街談巷譚，無不入乎文。文日益有名，而遇日益以困。無子，僅一女。友人醵金爲納一婢，亦終不能有子。遂窮老以死。

嗚呼！文亦何用於世，名亦何益於唐子，而使之困折不利，至於如此之極哉！吾甚爲造物者不解也。雖然，唐子吳下一羈旅耳，使其仕宦而達，碌碌焉富貴，子孫森森如玉立，而無文表現以死，若此者，當今何限！要亦同

於颶風腐草，烟消灰滅已耳。海內之人士，亦烏知有所謂唐子哉！今其文如五金之入洪鑪，非一寶之光怪；百川之會滄海，非一水之波瀾。混混乎莫知其源，浩浩乎莫測其深且大而何所底止。海內之稱能文者，必曰唐子、唐子，則其名爲何如也？夫文之名於後世者，在當時或不甚重。如揚雄之《太玄》，人皆忽之，且有欲取以覆瓿者。今唐子之文傳於今者已若是，其必傳於後，如蔡、陸、韓、柳，又何疑焉！

唐子歿後之□年，其女之婿王君聲弘集其文以示余。余與唐子爲忘年交，即所謂相對論文而刺刺不已者也。既爲之作傳，因序其集而歸之。造物者付人多不全，況名其所尤慊者也？而獨以之豐吾唐子，則雖有所嗇，亦理之必然者，又何必以困折不利爲吾唐子恨耶！是爲序。

李光地《榕村文集》

綜述

李紱《穆堂初稿·榕村文集目録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主安溪公榕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爲詩古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録》及論學之文，自爲之序，推尊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爲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十餘年於兹，論道釋經之作，流布海內，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講清植，始彙而刻之，屬紱校其卷帙。循諷卒業，喟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爲具體，而旁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兹矣乎！近世學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校之餘，姑識其所見如此。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三集部別集類二六 《榕村集》四〇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國朝李光地撰。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綜述

戴鈞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摭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韋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間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

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

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邃，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侔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

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戡學者之客氣，而漸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蘄乎古不捩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爲曜冶之金而已。

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搜輯，乃貸金而全刊之，以快天下心目，並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王兆符《方望溪先生全集原集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溟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溟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峯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溟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邈乎其不可即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兒時即耳熟焉。既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三年矣。

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疾，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冀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爲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敘次文集既終，敬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　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顧琮《方望溪先生全集原集序》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蒙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戒以諂佞之失己；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間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邪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

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是言乎？

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

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程崟《方望溪先生全集原集序》　崟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崟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崟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

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崟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

而先生給事海淀，鋆拘綴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觀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鋆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謦咳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述，生時不宜遽出。

二十年前，鋆嘗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鋆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沈沒』，間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鋆久離先生之側也。

乾隆壬戌，先生告歸。鋆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間，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錄及鋆所得近稿，先鋟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於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鋆撰。

朱字綠《朱字綠先生文集》

綜　述

方東樹《儀衛軒文集》卷五《朱字綠先生文集序》（《杜谿文集》十卷，附《白柴文》一卷，故編修宿松朱字綠先生及其子曙撰。道光辛卯，樹主松滋書院，其族孫麟憫先生無適裔，將代爲梓行，而屬余序之。其言曰：先生集舊有刊本，既未盛行於世。乾隆時開四庫館，禁書令甚嚴，其家不知而燬其板。惟鈔本僅存於今，又多磨滅錯亂，至不可讀。樹幼卽知先生名，而未見其文，既發讀卒業，則歎曰：此豈僅一方之文獻而已！蓋國朝名家著書若此者，實不多見，是固將追古之作者，如李翺、張籍、皇甫湜輩，並垂不朽於天壤。惜乎世無傳本，知之者少，而可不亟亟焉表而出之哉？蓋先生受知於仁廟，嘗預武英殿修書之選。一時交遊之士，如萬季野、梅定九、閻百詩，何屺瞻輩，並國初碩學耆儒。先生與之馳騁議論，並駕角立，而其文又皆經事析理之言，高峻曲暢，氣韻溫厚，得法雄深，無一語爲時人所能措。如《與李二曲辨學書》、《記闕里志後》，理明詞確，有裨人心世教。《記徐司馬三征事》，金中丞、呂沃洲等傳，表潛闡幽，足補史傳之不備。其他記言書事，皆關掌故，無虛詞泛語。而考其言之所至，其所得於內者，行又足以充之，孚於鄉黨，信於友朋，足以重天下而傳後世，無愧也。世之文士，汲汲著書以邀名，而行無可稱，中無所積，剽襲標榜，憑藉聲氣，以炫襮於一時，卒歸湮滅。而如先生之操修明潔，高文博辨，雖其一時未顯，而其光氣靈怪，終不可遏抑。在在如有鬼神呵護，待其人而後發。故雖其子孫之式微，而承學後進，不敢謝其責，而必爲之發揚暴露，以著見於天下後世也。蓋有天焉，非偶然也。先生與吾鄉宋潛虛、方望溪先生交最契，其卒也，望溪爲之表其墓。而此集前，潛虛嘗爲之序。樹惟書無重序，又自念末學鄙淺，豈足以重先生之文，使學者尊而信之。謹訂其脫謬，更易其卷第，言其大略，以質世之君子。先生平日所最措意者，有《游歷記》數十卷。今集中有其序而未見其書，惜哉！道光辛卯九月，桐城後學方東樹序。

焦循《雕菰樓集》

綜　述

徐熊飛《雕菰樓集序》　曩者，薄游維揚，焦里堂先生出詩相質。攜歸浙中，與一二老輩傳寫吟諷，無不懔然心服，思慕其爲人。越十七年，復客邗上，先生有才子子曰虎玉，復以詩相質，一再誦之，其心服無異讀先

生詩時也。予惟詩之流派不一端，其要不外乎誠而已。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詩曰：其風肆好，其詩孔碩。皆言誠也，非可以僞而致也。夫惟忠厚悱惻之誠，蘊積於詩之先者既深，而後感於物而動，不獨言志述事，可以揚清激濁，風厲末俗。即流連光景，亦必寄托高遠，有長言之不能盡者。此誠之不可揜，所以入人最深也。雖然，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又有道焉。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發乎情者，衆人所同，而止乎禮義，其功非淺近可至。蓋自《風》、《騷》以降，作者咸有纏緜要眇之思，而要其極，則必有持之弗失者，以爲歸宿。《易》曰：修辭立其誠，言辭之不可苟也。顧世之爲詩者，不究源流之清濁，風旨之芳臭，好爲新奇汗漫之詞，矜能角勝而不已，毋乃知發而不知止也歟。君家三十六湖之濱，據水木最勝處，菰蘆千頃，彌望眇然，閉門卻埽，名父子自相師授，視世之翕翕嘵名者，若將泯焉。其或懷人感事，托爲詠歌，溫厚篤摯之情蓄於中者，油然不能自已。而又持守矜慎，惟恐不合於古。故物疏道親，發興邇而寄意遠，非變而不能成方者所及也，可謂誠也已矣。君於經學最深，未冠即博通諸家義疏，闡明三角八綫之法。今更著書述古，爲遠近所宗。嘗惜鄭康成、孔穎達諸儒，經術紛綸，其詩歌無所表見，君以得諸四始五際者，爲之補其闕憾，則又前人所難也。予讀君詩，既卒業，因推原詩之必本於誠者爲之序，兼以質諸先生，其何以教之。嘉慶二十年秋八月既望，吳興徐熊飛拜譔。

阮亨《雕菰樓集序》　《雕菰樓集》二十四卷，吾師焦理堂先生所著也。先生博學，工詩古文，自少即與雲臺兄齊名。辛酉科始中鄉魁，僅一會試，場中擬元，久之，榜發被落。年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以著書自娛，亨時往請業焉。嘗憶乾隆乙卯秋，先生來濟南學署，亨隨侍策騎，遊誰華諸山，興會淋漓，頗自詡其弧矢四方之志。又嘗於嘉慶壬戌冬，來杭州節院，亨同放棹西湖，冒雪敲冰，聯句於林處士梅花墓下，感慨嘯歌，幾莫掩其胸懷高逸之風。舊遊如昨，梁木已悲，校刻遺編，益深傷悼。道光四年冬十月，受業儀徵阮亨，謹識於珠湖草堂。

崔述《崔東壁遺書》

綜　述

蕭元桂《崔東壁先生遺書序》　是書黜百家之妄，存列聖之眞，誠古今不可無之書。而陳君海樓一見是書，執弟子禮甚恭，前後刊刻不少懈。刊既成，亦遂謝世。天若特生崔君使成是書，又若特生陳君使傳是書，事非偶然者已！

顧天之待陳君者甚嗇。歲乙酉，卒於東陽，宦囊蕭然，且有負累；一子甫五齡，並無以爲歸計。予是時適奉檄署郡事，既爲籌所負之欵，又恐所刻橐木不能攜歸，付託非其人，卒以湮滅，乃商之陳君之弟，存郡學署，作官物交兌；更商之諸同寅，稍助刻資，爲家屬歸滇之費。一時署金華羅明府河嶽、蘭谿孫明府巖、東陽黨明府金衡、義烏孫明府若筠、永康劉明府垂緒、武義崔明府之煒、浦江方明府功鉞、湯溪沈明府芝田，各捐廉俸，得六百金，以成美舉。是不可以不誌。用弁數語於卷首，以識板存郡學之緣始云爾。道光六年，歲次丙戌，秋七月，署金華府知府蕭元桂敍。

雜　録

楊道生《崔東壁先生遺書題詞》　羣言淆亂千百祀，東壁先生慨然起。慨自楊、墨誣聖言，重以七雄權詐士，漢興傳記紛紛出，雜采其書昧厥旨。讖緯之說以入經；黄老之言以入史。陵夷至於晉、宋間，以僞入眞情益詭。自是厥後科目興，引据但誇鴻富爾！非無有宋諸名儒，就中剔抉亦無幾。況自考亭是正後，經籍相沿敢復訾！

先生早歲稟庭訓，歷涉艱劬志不弛。小試一邑無足爲，退而著書益奮

亹。上探疏仡至循蜚，下溯豐、岐迄泗水。中間卦畫及詩篇，政典皇皇《書》與《禮》。道有孔，孟不知餘；學無漢、宋惟其是。百家傳說質諸經，不經之經斷以理。積五十年先志成，自謂談遷、遷、彪、固比。噫嘻習俗競科名，摭拾陳言徒靡靡；自非崛起昌黎公，世人那識子輿氏！

陳侯志節特高亮，蹤跡與世恆殊軌；一見先生京邸間，翻然即席稱弟子。春風兩月各天涯，惟有閩中差密邇。西江又復侍親還，從此滇南八千里。相見無期眷益深，可知廿載情何已。及至閒關抵魏都，叩門問訊先零涕，蕭條一室書九函，先生沒已六月矣！可憐承嗣尚無人，傳之其人又誰委！

明年太谷甫開鐫，銜恤南歸輒中止。感此忧忧又有年，及今始克重雕梓。

崇臺南望三邱山，東峴、西峴相對峙。碧梧翠竹翳修檐，下有流泉清瀰瀰。最是芙蕖出水時，賓朋列坐秋空裏，散衙一卷事無餘，啜茗看花只來此。此心自有九泉知，此書終當百世俟！

海樓先生刻是書既竣，蒙惠示全部，並索詩紀其事。詩成，先生頗加稱賞，且曰：「一生心事，於茲盡矣！宦途擾擾，得歸爲幸。書板二十箱，攜歸不易；欲得一可信者付之，而難其人。」殆將以致託，而予未敢應也。今府尊此舉，用意至厚，又適如先生之心，豈亦莫之爲而爲者與！爰刻拙詩於卷末，並誌數語，以告慰於先生云。道光六年，歲在丙戌，秋八月，金華府學訓導楊道生識。

龔自珍《定盦文集》

綜　述

王文濡《定盦文集序》（《龔定盦全集類編》卷首）　清至嘉道，學凋文敝，索索無生氣，定盦乃崛起於其間。經研《公羊春秋》，史熟西北輿地，文宗諸子，奧博縱橫，變化不可方物。詩亦浸淫六朝而出，清剛俶上，自成家數。晚尤耽心禪悅，游目釋藏，故所作多大徹大悟之言。沿及同光，風尚所趨，尊爲龔學。掇其單句片詞，即登高第而獵盛名，家弦戶誦，遍於江浙。遺集流傳，經若干名家之評跋，績溪程公勖、陽湖趙惠甫、元和江建霞，其尤著者也。予所見約有數十家，皆能道其所心得，彙而錄之。積久亡其姓字，又於集外搜得詩文之遺佚者，輯而補之。從事於此，寒暑十周，重校一過，爲付剞劂。民國二十四年四月浴佛日，吳興王文濡書於海上蟫廬。

吳煦《原刻定盦文集序》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章君式之。據祝心淵、孫秋實及陽湖趙惠甫讀本，三家合校，今由式之本過批。乙未五月公紱題記。

云定公手寫本，實別有手定本，吳氏不知，一誤也；所刪四篇，何不留其目，二誤也；又續得二篇，並未刊入，三誤也。且曰「此外無一字」，何因也？

曹籀《定盦文集序》　士君子負嵚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埶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釀化，翌扶景運，蓄其經濟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

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箸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巖，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歗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愼之又愼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羆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蜂蜜、蜣丸鼃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薢茩，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鬯草，雲五色而成霤，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鯤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裹蹏，騠蠋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磥移符。蓂莢應月以成朔望，蓮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璱帶，紫脫篘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斕斕斑斑。天文地文人文，順賁設夬，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

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盩厔鉤盤，夷洒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迟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

君平生箸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二《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於采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尙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愼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擿山巖空青，珊瑚陊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醑酤；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

吉日，仁和曹籀謹識。

按：曹籀，一商賈而附庸風雅者也。此書吳煦序中所謂禮部手寫定本，蓋僞託之辭。曾有人在西湖尼庵，見孝拱手抄先集稿本，與今本互有異同，又詞一卷，孝拱手録。與今本亦異。曹籀不過據彼所得本刊之而已。某尼乃孝拱之妾，而遁入空門者，所藏孝拱手寫本，有三十餘種之多。曾挾至吳門，索值百元求售，今不知何往矣。文字之顯晦，固有定耶！

近代部

通論分部

綜述

左宗棠《重刻海國圖志敘》 邵陽魏子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通爲一百卷。越二十有三年，光緒紀元，其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燾，懼孤本久而失傳，督匠重寫開雕，乞余敘之。維國家建中立極，土宇閎廓。東南盡海，島嶼星錯。海道攸分，內外有截。西北窮山水之根，以聲教所暨爲疆索，荒服而外，大險無垠，距海遼遠。以地形言，左倚東南矣。然地體雖方，與天爲圓，固無適非中也。以天氣言，分至協中，寒暑適均，則扶輿清淑所萃，帝王都焉，歷代聖哲賢豪之所產也。海上用兵，泰西諸國互市者紛至，西通於中，戰爭日亟。魏子憂之，於是蒐輯海談，旁摭西人著錄，附以己意所欲見諸施行者，俟之異日。嗚呼，其發憤而有作也。人之生也，君治之，師教之。上古君師一也，後則君以世及而教分。撮其大凡，中儒西釋，其最先矣。儒以道立宗，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學之。釋氏以慈悲虛寂式西土，由居國而化及北方行國。此外爲天方，爲天主，爲耶（蘇）〔穌〕，則肇於隋唐之間，各以所習爲是。然含形賦氣，鈞是人也。此孟子所謂君子異於人者也。其無教者，如生番，如野人，不可同羣，此孟子所謂人異於禽獸者也。釋道微而天方起，天方微而天主耶（蘇）〔穌〕之說盛。俄英法美諸國，奉天主耶（蘇）〔穌〕爲教，又或析而二之，因其習尚以明統紀，遂成國俗。法蘭西雖以羅馬國爲教皇其人稱教士資遣外出行教，以示尊崇。然國人頗覺其妄，聊以國俗奉之而已。今法爲布所敗，教皇遂微，更無宗之者。是泰西之奉天主耶蘇，固不如蒙與番之信黃教紅教也。釋氏戒殺絕紛，足化頑獷，時露靈異，足儆殊俗。其經典之入中國，經華士潤飾，旨趣玄渺，足以滌除煩苦，解釋束縛，是分儒之緒以爲說者，非天方所可並也。天主耶蘇非儒非釋，其宗旨莫可闡揚，其徒亦鮮述焉。泰西棄虛崇實，藝重於道。官師均由藝進，性慧敏，好深思，製作精妙，日新而月有異。象緯輿地之學，尤稱專詣。蓋得儒之數，而萃其聰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藝事獨擅，乃顯於其教矣。百餘年來，中國承平，水陸戰備少弛。適泰西火輪車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搆兵思逞，並聯與國，競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數以其說干當事，不應，退而著是書。其要旨以西人談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統紀，徵其俗尚而得其情實，言必有倫。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然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製鎗礮，其長亦差與西人等。藝事末也，有迹可尋，有數可推，因者易於創也。器之精光，淬厲愈出，人之心思，專壹則靈，久者進於漸也。此魏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鴉片之蠹，癰養必潰，酒後益醒，先事圖維，罌粟之禁不可弛也。異學爭鳴，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熾，以儒爲戲，不可長也。此魏子所謂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虛患也。宗棠老矣，忝竊高位，無補清時。書此彌覺顏之厚，而心之負疚滋多。竊有俟於後之讀是書者。

光緒元年，歲在乙亥，長至日，湘陰左宗棠謹。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談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談西洋也。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以夷款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譏以敵形，而形同几席。譏以敵情，而情同寢饋。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君子讀《雲漢》、《車攻》，故先於《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之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實也。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而電掃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準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撰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盡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祛而天日昌，虛患祛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敘《海國圖志》。

以守爲攻，以守爲款，用夷制夷，疇司厥樞。述籌海篇第一。

縱三千年，圜九萬里，經之緯之，左圖右史。述各國沿革圖第二。

夷教夷煙，毋能入界。嗟我屬藩，尚堪敵愾。志東南洋海岸各國第三。

呂宋爪哇，嶼埒日本，或噬或駁，前車不遠。志東南洋各島第四。

教閱三更，地割五竺，鵲巢鳩居，爲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維晳與黔，地遼疆閾。役使前驅，疇譀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亞第六。

大秦海西，諸戎所巢，維利維威，實懷泮鴞。述大西洋歐羅巴各國第七。

尾東首西，北盡冰溟，近交遠攻，陸戰之鄰。述北洋俄羅斯國第八。

勁悍英寇，恪拱中原，遠交近攻，水戰之援。述外大洋彌利堅第九。

人各本天，教綱於聖。離合紛紜，有條不紊。述西洋各國教門表第十。

萬里一朔，莫如中華，不聯之聯，大食歐巴。述中國西洋紀年表第十一。

中厤資西，西厤異中，民時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國西厤異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豈間遐荒。聚米畫沙，戰勝廟堂。述國地總論第十三。

雖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謀多。述籌夷章條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戰。匪證奚方，孰醫瞑眩。述夷情備采第十五。

水國恃舟，猶陸恃墜。長技不師，風濤誰譬。述戰艦條議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奮地中，攻守一轍。述火器火攻條議第十七。

軌文匪同，貨幣斯同，神奇利用，盍殫明聰。述器藝貨幣第十八。

道光二十有二載，歲在壬寅嘉平月，內閣中書邵陽魏源敘於揚州。

原刻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載刻於揚州。咸豐二年重補成一百卷，刊於高郵州。

魏源《海國圖志後敘》　談西洋輿地者，始於明萬曆中。泰西人利馬竇之《坤輿圖說》，艾儒略之《職方外紀》，初入中國，人多謂鄒衍之談天。及國朝而粵東互市大開，華梵通譯，多以漢字刊成《圖說》。其在京師欽天監供職者，則有南懷仁、蔣友仁之《地球全圖》。在粵東譯出者，則有鈔本之《四洲志》，《外國史略》，刊本之《萬國圖書》、《集平安通書》、《每月統紀傳》，燦若星羅，瞭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圖，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極上下之渾圓也。惟是諸志多出洋商，或詳於島岸，土產之繁，埠市貨船之數，天時寒暑之節。而各國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國史書，致富媲山川，縱橫九萬里，上下數千

年者，惜乎未之聞焉。近惟得布路國人瑪吉士之《地里備考》，與美里哥國人高理文之《合省國志》，皆以彼國文人，留心邱索，綱舉目張。而《地里備考》之《歐羅巴洲總記》上下二篇，尤爲雄偉，直可擴萬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以及南洲孛露國之金銀富甲四海，皆曠代所未聞。既彙成百卷，故提其總要於前，俾觀者得其綱而後詳其目，庶不致以卷帙之繁，望洋生歎焉。又舊圖止有正面背面二總圖，而未能各國皆有，無以愜左圖右史之願。今則用廣東香港冊頁之圖，每圖一國山水城邑鉤勒位置，開方里差，距極度數，不爽毫髮。於是從古不通中國之地，披其山川，如閱一統志之圖，覽其風土，如讀中國十七省之志。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夫悉其形勢，則知其控馭，必有於籌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疊中國之聲靈者焉。斯則夙夜所厚幸也。夫至瑪吉士之《天文地球合論》，與夫近日水戰火攻船械之圖，均附於後，以資博識，備利用。咸豐二年，邵陽魏源敘於高郵州。

陳澧《東塾讀書記》

綜　述

陳澧《東塾讀書記序》　澧性好讀書，於天下事惟知此而已。讀書有所得則記之，有所論則記之，積久成編。其有益於天下之讀書乎。不得而知也。敬慕亭林先生《日知錄》，然此所記惟讀書一事，不敢窺比也。有及於讀書之外，謂之餘記。東塾者，余家東偏有一書塾，澧數十年讀書處也。

陳澧《漢儒通義》

綜　述

陳澧《漢儒通義序》　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倚。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爲，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爲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伸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羣分，義理自明，不必贅一辭也。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之志也。若門戶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所敢知矣。咸豐六年六月朔日謹序。

條例

凡所錄皆經部之書，史子集皆不錄。所錄皆漢儒之書，錄子夏易傳，據《釋文》引《七略》云，韓嬰傳也。《毛詩・大序》不錄，錄小序次句以下，據《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今錄次句以下，是毛公足成之語也。經注連經文乃明者，則並錄經文。詩序次句連首句乃明者，亦並錄首句也。漢儒經說多有所本，如《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書，故錄之也。三國以後之書不錄，鄭志述康成語，故錄之。九家易不盡漢儒之說，故不錄也。《論語集解》所稱周氏，容有周生氏之譌，日本所傳皇疏本，則皆作周生烈，不足爲據，故仍錄周氏也。所錄諸書今存於世者，每條下注篇目，無篇目者注卷數，以備檢核。惟並錄經文者，則不必注也。其書已佚者，先鄭《周禮注》見於後鄭注，諸家《論語》注見於何氏《集解》，

諸家《易》注見於李氏《集解》，可以依據而無疑。其餘則近人輯本，每有疏舛，今之所錄必取所出之書，復加審定，或各書並引，文有同異，則擇善而從。每條下注所出之書，亦以備檢核也。所出之書復有簡略，如《文選》注所稱《韓詩》，不知是韓《內傳》，抑是薛君章句，無可辨別，則仍之也。集衆家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思錄》，今兼倣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倣《初學記》之例也。其文略同者，則附注之，不別出也。爲余校勘者，門人南海桂文烜子明、桂文燦子白、番禺黎永椿震伯、高學燿星儀、湘潭胡錫燕伯蓟也。

胡錫燕《漢儒通義跋》 先生昔著此書，錫燕在廣州，與校讎之役。嘗手鈔一本，攜歸長沙。近以夷寇陷廣州城，來省先生於橫沙村舍，適此書刻成，乃覆校一過，而書其後焉。先生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實事求是，不取門戶爭勝之說。以爲漢儒之書，固有宋儒之理。此書所錄，如《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公羊何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即濂溪《太極圖說》之意。其與程朱之說同者，尤不可畢舉，讀者當自得之。此書初稾凡三千條，而刪存者止此。此固在精不在多，然亦有有意刪之者。兩漢諸儒之書，如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也。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不采也。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爲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爲牽，則不采也。此於人品學術及今世之獘，各有微意存於文字之外。至於所采錄者，則意義明顯矣。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如傳述篇采《春秋繁露》、《孟子》趙注二條，兼而存之，無偏尚之弊。蓋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而其論撰之意，嘗爲錫燕言之，宜附記於後。且錫燕此行，得見先生於亂離之際，而此書又得刻成，尤不可不記也。時戊午七月，弟子長沙胡錫燕謹書於橫沙之崇雅樓。

沈善登《需時眇言》

綜　述

曹元弼《年丈沈毅成先生易學總序》 天地草昧，聖人在上者開之。人心蒙蔽，聖人在下者牖之。聖人不作，名世承間，率千年數百年而得一人，其精氣足以維持乾坤，其學識足以闡明聖道，立言垂教以決千載之疑，爭四海之惑。於是人心之昏者明焉，昧者通焉，此大賢上哲，繼聖而起者也。生民之初，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未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氏作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縱生之民始有知覺，有倫理，有政教，以別於旁折之禽獸。歷黃帝帝魁以下數十百世，至堯之末年，洪水橫流，五行交沴。禹敷下土，受大法九章，重六十四卦，然後地平天成，彝倫攸敘。商德之衰，紂爲淫虐，天下大亂。文王憂道之鬱滯，乃本伏犧夏禹之卦，包《連山》、《歸藏》之義，繫辭以明吉凶悔吝，示開物成務之準。周公繼之，遂制典法致刑措，此聖人在上者，經緯天地以成既濟之功者也。周道衰，王迹熄，諸侯去籍，禮壞樂崩。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乃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經綸六經，以垂萬世，而《易》爲之原，序、彖、繫、象、韋編三絕，而後定。懸六十四象以治萬世之天下，此聖人之在下者，憂患生民，以待萬世未濟之治者也。自是而下，《易》道不行於君相，而存於師儒。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授，施、孟、梁邱之章句，馬、鄭、荀、虞之傳注，興於漢。王弼、孔穎達之注疏，行於魏晉迄唐。程子、朱子之傳義，邵子之數學，盛於宋。各立宗旨，更爲興廢。至國朝，惠定宇、張皋文兩家，始專明漢學，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姚仲虞頗變通其說，焦里堂以穎悟絕人之資，深通九九之學，由算通《易》，覃精研思，盡畢生之力，爲《易》學中開一漢魏以來未有之境界。雖穿鑿附會，往往而有，而剖除積惑，創通大義，可謂雄偉不常，豪傑之士也。吾年丈沈毅成先生，深通六藝，博極羣書，深識遠覽，洞視古今中外。幼從鍾子

勤先生受《春秋穀梁》學。本屬事比辭之法，審天地民物之理，每事必窮究其所以然，以爲撥亂反正之本，而守道純篤，不肯枉尺直尋，以求用於時。晚乃專精《易》學，凡漢魏以來迄國朝，諸家之說無不爛熟於中，而沈潛經文，實事求是，以經文衡諸家之說，不即以舊說爲經文。以卦畫推知經文之意，不泥經文以繩卦畫。發一義必貫澈全經，立一法必獨有千古。其用算家比例之法以釋《易》，與焦氏同。而因河洛之數，以定重卦確爲夏禹。本句股之法，以得大衍之數。據闔戶爲坤闢戶爲乾，先坤後乾之文，以知《易》中兼有三易。據六十甲子以定卦氣，而小畜、歸妹、中孚三卦言月幾望者脗合。此類致多，不可殫述。皆自古以來無人見及者。手探月窟，足蹴天根，殆不足以形容之。先生又深通內典，博涉泰西政藝之學，故其言理尤精尤實。夫《易》道廣大，六經皆《易》也。諸子百家無純無駁，皆《易》之所包也。二十四史之治亂興衰，亦《易》之所包也。佛氏大覺普慈之教，亦易之所包也。西人聲光化電之學，亦《易》之所包也。天下無一物非《易》，天下無此物則已，有此物而吾不知此物，即不足以言《易》。國朝大儒惟亭林顧先生黎洲黃先生，卓然以天地民物爲一體。其學無所不究，先生窮高極微，精博深通，與顧黃同，而會歸於《易》。其足以發後人之神智，而開備物致用之先幾者，豈有極哉。元弼於先生爲年家子，先生以其麤知易理，出所著書，俾讀而校之。不揆擣昧，率書所見以復於先生。先生今方病，天之未喪斯文也，伏生申公之壽必在先生。先生癒，幸更有以教之。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年家子吳縣曹元弼謹序。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綜述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恆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廩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爲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爲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

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悌，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箋疏有禮，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鞀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俸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

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鋤，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尚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符節矣。

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僞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

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乃者鄉居，偶一好事，創大小戶均賦之議，輒中僉壬所忌，固宜絕口不挂時政。重以衰病逡巡，無用世之望，懼遂泯沒，爰以避地暇日，筆之於書。凡爲篇四十，舊作附者又二，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卽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咸豐十一年冬十月吳縣馮桂芬自序。

陳寶琛《校邠廬抗議序》 昔賈生之策治安，痛哭流涕長太息。噫，何其甚哉。古今能成敗天下者，法而已矣。漢興未久，文帝謙讓，特法不立耳。顧不立與不行，爲病孰鉅。我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固無法不立，亦有法必行。久之習於寬大，陰搆陽煽，驕官猥吏鼓其機，神姦巨蠹叢其隙。外與法相市，內與法相遁。於是除害無法，而營私則有法。守官無法，而厲民則有法。民芒然不知其何謂之法。法遂不能制運極變，生一切便宜。從事建大功立大業，未嘗不越於常法之外，然而於法初無害也。誠以此時，取法之善者復之，其不善者更改之，整齊之，求無悖於立法之初意，其勢甚便，則天下可以少休。夫無法而立之法易耳，法立而格不能行，若有法而愈無法，是法者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假令賈生處此，恐痛哭不止於一二，而流涕長太息不止於六七矣。嗟乎，吾於林一先生之《抗議》，所以皇皇四顧而不能已也。議凡四十篇，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變法。其有變者，必有有以行者矣。吾聞之傳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上之人揆道以揆法，下之人守法以守道。法者適於道之由也。否則傳又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廉恥不修，紀綱不明，又何與於天下之大計哉。方今時事尙云棘矣，元氣不盡復，奸宄不盡絕，敵國外患方且狙伺而狼顧，苟無以安民生，固民心，其何以堪。安之固之將奈何。不壞法而已矣。不壞法將奈何。時時奉法，而每事必求其實而已矣。且夫四夷之於中國，常若不及而不勝者也。乃彼則既富既強，夫亦恃有法耳。吾聞其所爲書，有曰《萬國公法》者。彼能以法約束其民，彼且將以法鉗制人國。我不立法自強，彼以其法肆然於我法之上。智窮能索，我且折入彼法以爲法，雖賈生所謂跂盭辟痱，厝火積薪，其可憤可慮，豈有若此者。嗟乎，能漠然而不一動其心哉。先生自定其《顯志堂集》，取此議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錄其半於家。予謂所議皆爲法說，皆爲天下說，非於世有所憎愛也，況其事亦莫能諱，故勸培之同年盡刻之。賈生之策亦稍稍施於景武之朝矣，漠置於今日，必將不朽於異時，且使昔議常明於人人。或有心者變通吾意，而隱寓於常行之法之中，其於天下殆不無少補矣。光緒甲申春二月，年家子陳寶琛謹序。

馮芳植《校邠廬抗議跋》 《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先大夫庚申年避地滬上作。有索觀者，輒錄副以去。甲戌，先大夫見背。不肖等校刻《顯志堂稿》，刊十四議於集中。其初藁及手定本，俱藏於家。己卯，芳植筮仕江右。先後蒙邊潤民中丞、陳伯潛閣學、潘偉如中丞索此書，並屬付梓。乃於今冬開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爲增損也。光緒十年十有一月男芳植謹識。

鄭觀應《盛世危言》

綜　述

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 《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義，大矣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中也者，聖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終也。時也者，聖人之所以贊天參地，不遺而不過也。中，體也，本也，所謂不易者，聖之經也。時中，用也，末也，所謂變易者，聖之權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何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

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於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爲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爲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爲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其長，名副其實，與我國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礮，洋鎗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然我國深仁厚澤，初定制度，盡善盡美，不知今日海禁大開，勢同列國，風氣一變，以至於此。《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年來當道講求洋務，亦嘗造鎗礮，設電線，建鐵路，開礦織布以起而應之矣，惟所用機器，所聘工師，皆來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變。德相卑士麥謂我國只知選購船礮，不重藝學，不興商務，尚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彼西人之久居於中國者，亦曾著《局外旁觀中西關繫論略》、《中美關繫續論》、《四大政》、《七國新學備要》、《自西徂東》等書，日本人論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癢論十三篇，事雜言龐，莫甚於茲矣。

夫寰海既同，重譯四至，締搆交錯，日引月長，欲事無雜，不可得也。異族狎居，尊聞狃習，彼責此固，我笑子膠，欲言無龐，不可得也。雖然，衆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細流，泰華不以窮高而辭塊壤，今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騰其說，以待輶軒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誰何，而第問其有益乎時務與否，應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與中外達人哲士游，每於酒酣耳熱之餘，側聞諸論，多闕安危大計，且時閱中外日報，所論安內攘外之道，有觸於懷，隨筆劄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猶慮擇焉不精，語焉未詳，待質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見輒持去，猥付報館及《中西聞見錄》中。曾將全作郵寄香港，就正王紫詮廣文，不料竟爲付梓，旋聞朝鮮、日本亦經重刊，竊懼醜不自匿，僭且招尤，復倩沈毅人太史、謝綏之直刺，將原稿三十六篇刪並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憂生爲慕雍山人，意期再見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西藏、朝鮮，危同累卵，而我國工藝之精，商務之盛，瞠乎後於日本，感激時事，耿耿不能下臆。自顧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擬獨善潛修，韜光養晦，爰檢舊篋，將先後所論洋務五十五篇，請家玉軒京卿、陳次亮部郎、吳瀚濤太令，楊然青茂才，先後參定，付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憤激之詞，不免狂戇僭越之罪，且管窺蠡測，亦難舉長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譏。惟聖明在上，廣開言路，登賢進良，直言無隱，竊願比諸敢諫之木，進善之旌，俾人人洞達外情，事事講求利病，如蒙當世巨公，曲諒杞人憂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時而善用之，行覩積習漸去，風化大開，華夏有磐石之安，國祚衍無疆之慶，安見空言者，不可見諸行事，而牛溲馬勃，毋亦醫國者所蓄爲良藥也歟。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暮春月羅浮山人香山鄭觀應自序於五羊城居易山房。

又《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後序》 嘗聞上醫貴能知病源，而尤貴如扁鵲之於齊桓公，能知病於未發之先。苟徒見病治病，不治其病之本源，則旋愈旋發，日見其殆。外邪易侵，百病必叢集矣。治國者亦何獨不然。今中國自爲日本所侮，更爲泰西各國所輕，皆知我兵將之弱，軍器之窳，國庫之空，漢奸之衆，吏治之壞，民心之渙。莫不狡焉思逞，豺食狼貪，尚欲以我之矛刺我之盾。當此時艱孔亟，如病者危篤之候，若非主治得人，力求治法，雖有對證之藥，恐爲庸醫所搖，因以坐誤，厥疾何由瘳乎。昔俄日積弱之時，俄之舊主彼得，日之親王大臣，皆肄業泰西，並聘其才德兼優之士數十人回國佐理。我國亦當籌借鉅欵，亟仿而行之。余側足名利場中，留心中外時事三十年於茲矣。窮究成敗之源，粗知治亂之理。曠觀時局，殊切杞憂。誠如陶中丞疏云，論事者動發大言，自謂出於義憤，不知適以長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聰明。一二有識者，畏受訾謷，或曲爲附和，或甘於緘默，絕無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風。平日視危爲安，視弱爲強，文武驕惰，莫由覺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體察，謬託正論，務虛名而貽實禍，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又云，若非激揚士類，則虛文相市，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濟艱危，非精究洋務，則成法雖高，可以制土寇而不可以禦外侮。皆至論也。幸聖明在上，廣開言路，一腔熱血，罔識忌諱，不揣固陋，用成《危言》一書，藉旌木之獻。惟中日戰後，勢殊事異，情形已自不同，故復將未盡之言，奮筆書之。故曰增訂新編，並附錄深通

時事者名言偉論，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諱疾而忌醫，勿畏難而憚改，速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於已深，則大局庶幾有多。於以奠安我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不難矣。

彭玉麟《盛世危言序》　《盛世危言》一書，香山鄭陶齋觀察所著也。陶齋原名官應，少倜儻有奇志，尚氣節，庚申之變，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日與西人游，足跡半天下，考究各國政治得失利病，凡有關於安內攘外之說者，隨手筆錄，積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時務切要之言。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反是則爲俗吏迂儒，當今日之時勢，強鄰日逼，儼成戰國之局，雖孔孟復生，亦不能不因時而變矣。

嘗讀《春秋》，知當時君相無不周知各國山川險要，風俗民情，君臣賢否，日求富強之策，不以資格限人，似無異於今日泰西各國。我朝懷柔遠人，海禁大開，亦當知某國何以興，某國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見本原，方有著手之處，豈徒尚皮毛，購船礮而已乎？

余賦性木訥，不諳洋務，今閱是書所說，中西利病情形，瞭如指掌。其忠義之氣，溢於行間字裏，實獲我心，故綴數語，亟勸其刊行問世，以期與海內諸公采擇而力行之。將見孔孟之道，風行海外，莫不尊親，彼族之器，我能製造，日新月異，自然國富兵強，四夷賓服，奚不可以是書爲左券也哉。甲申冬月，衡陽彭玉麟序於海南軍次。

陳熾《盛世危言序》　香山鄭陶齋觀察著《危言》五卷，吳瀚濤大令以視余。讀既竟，爰綴言於簡端曰：西人之通中國也，天爲之也，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識微見遠之君子，觀於火器、輪舟、電報、鐵路四事而知之矣。

自黃帝以來至於秦，封建之天下一變爲郡縣之天下，相距約二千餘年。王迹熄而孔子生，祖龍死而羅馬出。故三代以上之爲治也。家塾、黨庠、學校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通商惠工，溝洫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富，而始皇貧之；建豁設鐸，惟恐下情之不通，而始皇窒之；遺艱投大，惟恐君威之過侈，而始皇怙之。風氣本強也而弱之，民情本安也而危之。蓋自焚書坑儒而後，古聖王之遺制蕩然無存。不有孔氏之書，則萬世之人心幾平息矣。《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黃帝作之君者也，孔子作之師者也。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空文垂訓，道可傳而器不可傳，古先王制作之精深，器存而道亦寓焉。洎古籍放失，黔首顓蒙，作者何師？聖人弗起，我中國之君民因陋就簡，溯秦並天下以迄於今，蓋亦二千有餘歲矣，雖然，聖人之心，天之心也；聖人之道，天之道也；聖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地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極於七國之季，而承之以秦，天亦若無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達天道矣。維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無所守也。秦政酷烈薰燄，中國無所可容。彼羅馬列國之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聲明文物之所啓，亦自東而之西。有器以範之，故無一藝之不精；無道以維之，故無百年而不亂。分餘閏位，迄今亦二千餘年，將以還之中國也。

然道遠則不能自通，力弱則無以自振，天因其人之深思好學，益假手于彼，以大顯宜民利用之神功。輪舟以行水也，鐵路以行陸也，電報以速郵傳，火器以抗威棱，而後風發霧萃，七萬里如戶庭。中國乃閉關絕市而不能，習故安常而不可。是故礦產、化學，卄人之職也；機輪、製造，考工之書也；幾何、天算，太史之官也；方藥、刀圭，靈臺之掌也。倚商立國，《洪範》八政之遺也；籍民爲兵，《管子》連鄉之制也。議員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隱悉聞；書院有書升論秀之風，而人才輩出。罪人罰鍰，實始《呂刑》；公法睦鄰，猶秉《周禮》。氣球炮壘，即輸攻墨守之成規；和約使臣，乃歷聘會盟之已事。用人則鄉舉而里選，理財則爲疾而用舒，巡捕皆驚夜之鷄人，水師亦橫江之練甲。宮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遺；塗徑平夷，克舉虞人之職。所微異者，銀行以興商務，賦稅不取農民，斯由列國屬土之多，道里相距之遠，因時而制變者也，無足異也。

至於傳教之師，用夏變夷之嚆矢；民主之制，犯上作亂之濫觴。他日我孔子之教將大行於西，而西人之所以終底滅亡者，端兆於此。此外，良法美意，無一非古制之轉徙遷流而僅存於西域者。故尊中國而薄外夷可也，尊中國之今人而薄中國之古人不可也；以西法爲西法，辭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國古法，鄙而棄之不可也。執人而語之曰：爾秦人也，所行秦法也，無不怫然怒；語人曰：爾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無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復古，而於古意之尚存於西者，轉深閉固拒，畏而惡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遺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舉而歸諸我，我乃按劍疾視，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

方今萬國通商五十餘載，見聞日廣，光氣大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此其意，賢者知之矣，不肖者不知也；少壯者知之矣，衰老者不知也。瞻言百里者知之矣，局守一隅者不知也。我惡西人，我思古道，禮失求野，擇善而從，以漸復我虞夏商周之盛軌。揆情審勢，日暮之間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國也，天爲之也，天與我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

曩擬作《庸書》內外篇，博考旁徵，發明此義，簿書鮮暇，卒卒未果。陶齋觀察資兼人之稟，負經世之才，綜貫中西，權量今古，所著《盛世危言》，淹雅翔實，先得我心。世有此書，而余亦可以無作矣。

乃今聖明在上，宏攬羣才。异日假以斧柯，揚歷中外，坐而言者起而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方之古人，抑何多讓？第其間有本末先後之序焉，如良醫之治疾，大匠之程材，所爲條理井然，銖兩悉稱，積習丕變，而民聽不疑者，當別有在，願與觀察大令沈幾審變，及天下有心人共證之爾。癸巳七月瑞金陳熾叙。

陳熾《庸書》

綜　述

陳熾《庸書自叙》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宋臣蘇軾曰：『謀國者定所向，然則天下之治亂安危定於人主之意向而已矣。』六十年來，萬國通商，當代才賢競言洋務，而持正守舊之士，又復深閉固拒，以絕口不言西事爲高。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內治既清，則外憂自息不言，誠是也。而今之矯矯然自命正人者，大抵掇拾補苴，敷衍粉飾，毛舉細故，網漏吞舟，及事變既來，辱國辱身，茫然無所措手足，有能興利除弊，後樂先憂，默契天心，修明祖制，以實不以文，不師其迹師其意者乎？無有也。其號爲通洋務者，又以巽懦爲能，以周容爲度，以張皇退葸爲功。言交涉則講求於言語文字，交際晉接之間，屈己伸人，以苟求無事，言海防則鰓鰓然斂精竭財於利炮堅臺、魚雷鐵艦之屬，歲擲帑金千萬，以苟且僥幸於一時，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遺其大體而襲其皮毛，朝野上下間熵然、狄然、訾然、讙然，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盈廷聚訟，築室道謀，內治外交，兩無實際，天下人亦相與詬而病之，非而刺之，詆而排之，齗齗然而爭，憧憧然而亂，而舉世民窮財盡，風敝俗偷，深患隱憂，窅然未知其所終極，則上之意向不定，而下之奉行而挾持之者，殆亦不得辭其過矣。

夫外患之與內憂，其事常相因，其勢常相積。當夫循生迭起，庸人痛心疾首，束手而無可如何，而豪傑之士，不世出之英，正借以對鏡參觀，一試其錯節盤根之利器。何則？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則外患之來，必由於內政之尚有所闕也。外寧必有內憂，易釋吳以爲外懼，則內憂之伏，正可倚外力以陰持其終也。君子觀於前此議約之非人，與今日伏莽之不能爲患，而其故曉然矣。

今之外患，其惠我中國者，猶不止此。有物焉，古有而今無者，彼舉而歸之；有事焉，彼明而我昧者，彼掬而示之。我有民不能自養，將釀爲刀兵疾疫，彼招之而使去，是海外之尾閭也。我有利不及自興，終棄於土石榛蕪，彼餂之而使開，是迷途之向導也。其損我者，其益我者也。其新奇之理，皆古聖之遺也。然則我之所以應之者，不必言外交也，言內治而已矣。

內治何在？核名實，明政刑，興教養諸大端而已矣。然其間亦自有辨。東南多水，通商諸國英爲大，彼方擅重洋之全利，倚中國爲奧援，數十年間保無兵事，我第振興商務，開拓利源，出土地之所藏，以與之征逐互市而已，無餘事矣。今之整飭海防，紛紛然其不憚煩者，皆虛器耳。西北多陸，緊與我鄰者，惟俄羅斯，其父子祖孫，君臣上下，方並心一意，得寸進尺，窺我堂奧而潰我藩籬，其未敢顯然開釁者，相距窵遠，轉運艱難，故四顧躊躇，尚有所待耳。比年俄在泰西黑海之口屢爲英德所扼，不得不改轍而之東，故竭通國之金資經營西伯利亞之鐵路。此路成後，不惟朝鮮東省不能安枕，即內外蒙古以逮絡新疆、西藏，皆日在風聲鶴唳之中。而蒙古各盟溺於黃教，強弩之末，魯縞難穿。北省荒涼，重賴東南之接濟，兵非倉卒所能練，餉非旦夕所可籌，他日禍變所出，有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者。然則何以應之？曰置鎮興屯，開設鐵路而已矣。今者彼之邊境自開鐵路，我不能禁之也，我則築路增屯，彼亦無能禁我也。若鐵路既成，兵力既足，則一舉一動西鄰皆有責言，欲愼固

防維則慮開邊釁，欲聽其侵軼則以肉飼虎，肉盡而其欲未盈。昔百戰艱難而得之，今一旦因循而棄之，禍首罪魁，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哉！故彼之鐵路將成未成之際，自強之先着，救敗之微權總此矣。

夫難能而可貴者，時也，稍縱而即逝者，機也。可直而亦可以曲者，理也，可得而不可以失者，勢也。今之言洋務者，競競於海防，而不知其本原乃在商務也。汲汲於東南，而不知其要害乃在西北也。不知不可謂智，知而不言不可謂忠，矯之者掩聰塞明，激爲孤憤，卓然自命吾道之干城也。然所學者，時文、試律、楷書而已，入官而後所窮年矻矻者，簿書、錢穀、文移、期會而已。不知古不知今，不知己不知彼，自矜意氣而不知國事之不可以僥幸嘗也，自博名高而不知天意之不可以空言挽也。即事殊勢迫，以一死繼之，於國家復何裨補？而況乎富貴利達之心，身家子孫之念，有以蠹其心而奪之氣乎？激與隨交病，通與蔽皆非，守舊與圖新兼失，而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自中達外，通時務者若曠無一人焉，則膠固而不通，優游而不斷，虛浮而不實，偏倚而不周，昧於本末始終，緩急先後之序者，決不足以轉移運會，宏濟艱難也。

熾束髮授書，留心當世之務，自罌氐至於弱冠，聞長老述庚申之變，亦常流涕太息，深惡而痛絕之。壯年奔走四方，周歷於金復登萊，江浙閩粵沿海諸要區大埠，登澳門、香港之顛，覽其形勢，詗其情僞，詳其戰守進退分合之所由，然復博采之已譯之西書，廣徵諸華人之游歷出使者，參稽互證，悉其統宗，然後知內也外也，無外之非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揣固陋，作爲《庸書》內外百篇，略明其指，區區之意，所望於當世公忠直諒讀書明理之君子，去其矜情及其驕氣，各竭其耳目心思之用，識大識小，博通今古，總持全局，以宏其志業而定厥指歸，則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一以貫之耳。《南華》之內篇曰：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之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長治久安之本計，招攜懷遠之先聲，即居中馭外、西被東漸之權輿嚆矢也。

我朝厚澤深仁，淪浹於斯世斯民者至閎且久。方今聖明在上，愛養黎元，各省水旱偏災，發帑截漕，有加無已，湛恩汪濊，洋溢寰區，民氣強矣，邦本固矣，天眷隆矣。及此時綜而理之，會而通之，敷而宣之，舉而措之，如絲就緒，萬變而不紛，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雖有良法，不能自行，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伊古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書》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夫子曰：「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斯則款款愚誠，所爲穆然以思，復不禁殷然以望者也。謹敘。

宋育仁《庸書序》 舉一事之得失利病，察導而理解，可與言政矣，而未足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舉全局之得失利病，察導而理解，可謂知政矣，而未足以言中外之得失利病也；舉中外之得失利病，察導而理解，可謂明政矣，而未足以言古今之得失利病也。知全局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中外；知中外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古今；知古今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綜全局，衡中外，闊古今，然而言政者可以施於政。

天下之說曰，今日之病在尚文文敝，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輕藝工楛，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薄商貨滯，誠是也；今日之病在乏財國匱，誠是也；今日之病在廢武兵弛，誠是也。今日即去文、貴藝、厚商、務財、重武，富強立效。天下之角富強者，曰以心鬥而未始有涯，則見以爲能綜全局者，猶拾契而數齒也，未能權夫中外者也。天下之說進而曰，今日之病在網密而法遁，則議更其苛細；在官冗而祿薄，則議均其食事；在學膚而舉濫，則議變其選仕；在上蔽而下壅，則議通其復逆。令日即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整齊立效，富強易使，知治本矣。顧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不於先王取法，則必以外域爲師。外域之治，果勝於先王之法，即師外域無傷也。先王之法而包舉乎外域，數典而忘其祖，則何爲哉！師外域而不害先王之政，無傷也。害先王之政，妨聖人之教，以忘中國之本，則又何爲哉！知中外而不通古今者，其猶今日適越而昔來也。

今中國之泯棼，事墮於冥冥，而相遁以貌飾，誠不可自誣爲中國之故矣。鏡於四海而利弊皎然，則知所以自治。顧育仁常從使泰西，觀其政，利導整齊，而俗乃鄙倍。夫鄙倍者，戎索之舊，未進於文明，而其治整齊者，得先王立政之意焉，不如諸夏之亡矣。稱先王爲世詬，以爲迂闊遠於事，則鏡於四海，鏡於四海而有得有失，則莫若考諸先王。中國數千年之基，開務於堯舜，集成於孔子，先王之政，備於孔子之書，爲萬世制作。秦廢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漢雖稍復經術，而政規已定，博士依違，莫敢正駁。六經治世之大律遷流爲文詞帖括，無所用。習其書而亡其意，學術益溷莽滅裂。及其從

政，捨經術而學於吏胥。在上者察其果無所能，則棄士流而專用市儈，益馳騖乎外，不敬於內。徒以收海關爲富，治船械爲強兵，一若捨是，則國無所事。庸詎知不修其內，則國無與立乎。而卑論儕俗之流，方且專己守殘，力護積弊。天下哼哼相嘩以無人才，曾不知外患之來由於內政，人才之乏由於學衰。夫立學、取士、用人、行政，其事同途而不可離，離則芒然無所向。賢否相亂而世無是非，是非亂而國無刑賞，刑賞不施，官政廢弛，而野無教養。然則不必言洋務也，言治內而已。夫治內者，捨孔子之言、先王之政，又安歸乎？今立學取士，以孔子先王之道爲名，而用人行政，乃不以此考其實，則何爲哉！

陳次亮農部，湛深經世之學，既稽於古，知其本源，久直樞垣明當世之事，周咨博采，遍歷沿海大埠，至香港、澳門，又旁考西書，至於蝤軒譯語，鏡機甄微，感念時變，乃探綜古今中外全局，發憤著《庸書》內外百篇。言綜名實，故以《名實》篇托首，其於審官、牧民、興學、理財、平律，治兵、籌邊，反覆於古今盛衰之故，中外名實之科，治亂之條貫備矣。而於風化治本，尤欽欽致意焉，始以《自強》，終以《聖道》。《自強》之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爲道之粗迹，先王遺意之所存，經秦政之酷烈澌滅而遷流於外域。天將以器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表裏精粗，交易而退。」《聖道》之言曰：「宜及此時，上下同心，修明學校，博采泰西制器尚象之理，強兵富國之原，使天下萬世，不得議其迂疏而寡效。」夫孔子之書，言政者過半矣。《周官》治內，《春秋》治外，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則何者不備？豈果迂疏而寡效哉！後世欲任私智，背先王，歷朝之效亦可睹，又鑒於今矣。然則捨孔子何法？捨六經何向？善乎，《自叙》引蘇軾之言曰：「謀國者定所向。」定所向而得失之辨明。夫安有築室而道謀，一哄之市，而不勝异議者哉！外患之與內憂，恆相因而相積，不必言外交也，言內治而已。明政刑，興教養，理財治兵，今固有其名也，而未始有其實也。言內治者，亦審名實而已；審名實之實，亦用人而已。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聖人之所以審名實而熙庶績也。故百篇言治者備，而以《名實》爲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旨在斯乎？未有不通爲一而足以言治者也。倘能早見施行，舉而措之，與天下更始，群策群力，相與軫國步之髕而消唸咿之癘，庶有瘳乎？光緒二十二年夏四月宋育仁謹叙。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

綜述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一《適可齋記言記行序》 中國之爲人弱，其效極於今日，而其根伏於數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西人之始來也，非必欲得地也，滅國也，通商而已。通商萬國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國之利十，未或以爲害也。害惡在。中國人士處闇室，坐眢井，瞢不知外事，又疲散薾耎，苟欲彌一日之患，而狃於千歲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脅。而我之遇彼也，如叢神與弈秋博，無著不謬，無子不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嗚呼，不可謂國有人矣。啓超自十七歲頗有怵於中外強弱之迹，顧鄉處寡學，因檥駕南翔，求所謂豪傑之士，周知四國者，所見所聞，其象鞮之流，往往學此爲衣食計，無通識，無遠志。或有宿學清流，銳意新學，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響，如貧子說金，終無是處。蓋帖然概於心者不過數人。顧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者一，而謗之者百。殷殷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並，共晨夕，飫言論者十餘日。然後霍然信中國之果有人也。世之謗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爲是嘗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以闚君之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矩於羅馬。君之於西學也，鑑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沿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若以無厚入有間，其於治天下若燭照而數計也。君書未獲見，所見者二種，《適可齋記言》、《適可齋記行》。非君特撰之書也，然每發一論，動爲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義，皆爲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甯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甯有將來。宋殤之於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運焉，則更何惑乎謗君者之百其喙以吠聲

也。吾請進一言，願君捐慮覃精，爲其所欲爲者，成一家之言以詔天下。苟卿不云乎，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窮極必變，天之道矣。四萬萬之人甯冥冥以淪胥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會梁啓超謹敍。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自序》　余生於道光五口互市後之第三年。甫就塾識字，則髮逆陷大江南北。隨家轉徙，凡十八遷而抵上海。方執筆學舉子業，而蘇松又陷，未幾而又有庚申之變。余乃深維髮逆蔓延半天下，而其殘忍嗜殺勢同流寇，僅足爲目前患。獨洋人以師舟於數萬里外載一旅之師，北上款成，全師屯上海。民與安焉，若罔知有變故也者。而我朝士夫被此莫大之恥，專務掩口覆蓋，以絕口不談海外事爲高，直無有深求其得失之故，以冀得一當者。然則他日彼族爲禍之烈，不（蔡）〔察〕可知矣。於是決然舍其所學，而學所謂洋務者。始求上海所譯書，觀之未足饜意。遂乃學其今文字與其古文詞，以進求其格物致知之功，與所以馴至於致治之要。窮原竟委，恍然有得於心。竊嘗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貫穿馳騁，究其興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舉以問世。顧有志未逮。無何而役於津門，奔走域外，時有論說記述之作，雖亦本向所心得者以爲言，然第就事論事，以承下問，備省覽而已。故隨作隨棄，不自珍惜，散佚者不知凡幾。去年春余將東行，重整篋衍，尚存若干篇。友人見之，強索以去。及秋回，則聞已付手民，分爲《記言》、《記行》如干卷。余亦不復置問，而比來友人之見此刻者，咸欲索原稿一覽。余爲取所刻者核對之，則顛倒錯落不一而足。友人曰，是惟不刻，刻則必校正焉。余乃細加釐正，重爲補刊。因敘吾生遭多難，其所以考究洋務之緣起如是，而此書之刻，祇勉從數友之志。若夫貫穿中外之大端，與所以挽回世運者，則有志未竟，而非此刻命意之所在也。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南徐馬建忠自記。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閱後》　閱馬建忠眉叔《適用(可)齋記言》四卷，《富民論》(庚寅春)、《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法國海軍職要序》、《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巴黎復友人書》、《瑪賽復友人書》、《上李伯相復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上復李伯相劄議中外官交涉儀式》、《洋貨入內地免厘稟》、《上李伯相論朝鮮商約界務稟》、《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擬設翻譯書院議》，凡十有二篇。其人於西學極深，論鐵道、論海軍、論外交，皆提綱挈領，批郤導窾，異乎沾沾然芥拾陳言、毛舉細故以自鳴者。

又《記行》六卷，《勘旅順記》，以光緒七年始造旅順船塢也，中有《譯洋文新聞紙》、《記博亞民始末》、《記劉鞏頭》、《說老鐵山煤礦》，皆可觀。《南行記》，光緒七年，自天津赴香港，歷雅穀口、新加坡、檳榔嶼至印度，訪鴉片稅本末，以合肥奏請有粵商何獻墀等擬於香港設洋藥公司，須與香港、印度各總督商也。《東行初錄》，八年，朝鮮與美利堅立約通商，奉命蒞盟，而英、法約隨之。《續錄》，蒞朝鮮與德意志立約。《三錄》，八年，定朝鮮亂黨奉李罡應、幽王、酖王妃、戮大臣、攻日本使館之難，俘罪應以歸。觀其所記，折沖尊俎之間，不辱爾矣。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八日。

薛福成《籌洋芻議》

綜　述

薛福成《籌洋芻議自序》　光緒五年，日本兵船入琉球，以其王歸，遂滅琉球。是時日本勢益張，而西洋德意志諸國方議修約事，議久不協。俄羅斯踞我伊犂，索重賂，議者尤洶洶。余愚以謂應之得其道，敵雖強不足慮，不得其道則無事而有事，後患且不可言。竊不自揆，網羅見聞，略抒胸臆，筆之於書，凡得《籌洋芻議》十四篇，既屬稿以呈伯相北洋大臣合肥李公，公大韙之，爲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采擇。歲辛巳，余友遵義黎庶昌蒓齋，以出使西班牙參贊超授出使日本大臣，至自西洋攜一冊眎余，且曰曩過倫敦使館，見曾侯案上有是書，諷玩數周，心益異之。手寫一通，請曾侯用泰西鉛印法印得數十冊，稍貽同志，今且盡矣，而索者未已也，蓋速付諸剞劂。余謂此特一時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遑敢張之以速戾邪！今距與蒓齋相晤時又四年矣，事變愈繁，時艱未艾，余所欲言者滋益多，官事牽擾，卒卒尠暇，不知何日能賡此志？而二三友朋，時來借鈔不輟，或勸暫鐫之，稍免傳鈔之訛舛，余乃並識蒓齋語於簡端，儻異日閱歷益進，或所見更有異同，豈特借爲自鏡之資，亦以顯天下之理之日出不窮焉。爾時十一年冬十一月無

錫薛福成自序於寧紹台道官廨。

何啓、胡禮垣《新政眞詮》

綜　述

胡禮垣《新政眞詮前總序》　夫爲國者，其於政也。不能舉其大綱，即不能善其綱目，則有正於此，不能正於彼者矣；正於一，不能正於萬者矣。其於新也，不能明其心法，即不能迎立新機，則有反新爲舊，新理不能得者矣；牽舊入新，舊弊不能革者矣。此其所以昧昧無靈，一出即敗也。

夫所謂綱領心法者，果何物哉？曰平理近情順道公量是也。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者，今天下各富強之國所執以爲經世之方針，葆身之命火者也。君民何以維？道在是矣。上下何以洽？道在是矣。遐邇何以服？道在是矣。安和何以致？道在是矣。危機何以絕？道在是矣。福祚何以綏？道在是矣。

此書六種，按時會以立言，切事機而著筆，自丁亥至己亥，先後相去十有三年，皆以此道爲主義。閱者讀《曾論書後》一篇，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緣故得焉。讀《新政論議》一篇，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事實見焉。而《新政始基》，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從事也。《康說書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見端也。《新政安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歸也。《勸學篇書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把握也。

策畫務期簡明，思慮務期周密，幽微務期洞燭，大局務期探明，毋立異以鳴高，毋談玄而志怪，毋攻詰以爲直，毋依阿而取容，則此書之體要也。

且夫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善言國政者，必有驗於時局。彼鋪張揚厲之說，其言非不冠冕堂皇也，而質諸實際則不侔；飾智矜愚之說，其言非不機杼獨出也，而揆諸實情則不類；小信大疑之說，其言非不孤忠自詡也，而核諸實利則不見；智馭術取之說，其言非不機警加人也，而按諸實效則不倫。此皆其言雖存，其驗莫睹者也。是故天下之立言者，非立言之難也，有言而言之能得其驗之爲難。天下之聽言者，非聽言之難也，聽言而聽之能察其驗之爲難。試略舉六種之書所言以知其驗。夫驗有得之於正觀者，有得之於反觀者。有得之於外觀者，有得之於內觀者，有權衡於寸心而得之者，有曠觀於物理而得之者。

謂科甲選士，不能造就人才，俸糧扣克，不能鼓勵武弁；炮臺虛設，不能衛我岩疆；鐵艦徒矜，不能固吾海宇；訟獄不察，不能約束洋人；內政不修，不能保護藩服；虛文禮誼，不能扶救顛危；輕試其鋒，不能坐成幹濟；民不信任，不能底績大功；國失權衡，不能守持自主。此《曾論書後》之言也。觀於甲午之治兵，則科甲選士者，誠不能造就人才矣；牙山之決戰，則俸糧扣克者，誠不能鼓勵武弁矣；旅順之失守，則炮臺虛設者，誠不能衛我岩疆矣；威海之納降，則鐵艦徒矜者，誠不能固吾海宇矣。鬧教之疊起，則訟獄不察者，誠不能約束洋人矣；盜賊之公行，則內政不修者，誠不能保護藩服矣；講後之迫索，則虛文禮誼者，誠不能扶救顛危矣；償兵之撓敗，則輕試其鋒者，誠不能坐成幹濟矣；借款之向外，則民不信任者，誠不能底績大功矣；礦路之爭攬，則國失權衡者，誠不能守持自主矣；若是乎其驗也，此由正觀而得者也。

謂首擇百揆，庶足以和衷同寅；厚給官祿，庶足以清源賄賂；廢除捐納，庶足以愼重名器；宏開學校，庶足以作育人才；詞達祇求，庶足以大伸士氣；民情體貼，庶足以同作干城；布政持平，庶足以感孚遠邇；多設鐵路，庶足以振興百爲；廣集輪船，庶足以推行商務；清厘國課，庶足以寬裕度支。此《新政論議》之言也。觀於戊戌之政變，然後知百揆不能擇者，宜乎同寅不能協矣；近今之賕案，然後知官祿不能厚者，宜乎賄賂不能清矣；官司之失職，然後知捐納不能廢者，宜乎名器不能重矣；幹濟之無人，然後知學校不能宏者，宜乎眞才不能育矣；師儒之抑塞，然後知試額不能免者，宜乎士氣不能伸矣；士庶之離心，然後知民情不能體者，宜乎干城不能作矣；新法之梗阻，然後知政令不能平者，宜乎遠邇不能孚矣；財用之困弊，然後知鐵路不容廣者，宜乎百爲不能振矣；百貨之滯銷，然後知輪船不能集者，宜乎商務不能推矣；洋債之重累，然後知國課不能厘者，宜乎度支不能裕矣；若是乎其驗也。此由反觀而得者也。

謂官商各有專司之事，混而爲同，則扞格開物，宜存獎勸之意，抽其公款，則心離；出口之稅不可加，加之，則商愈困；地丁之抽不可益，益之，則民愈貧；昭信股票不可行，行之，則官愈壞；減俸裁餉不可議，議之，則兵愈孱；地稅鹽課宜以印度之國賦爲比，否則，應收一萬萬五千萬圓者，所得不過四千四百萬圓也；土藥厘稅宜以局外之稽查爲斷，否則，應收一千八百餘萬兩者，所得不過二百二十餘萬兩也；土關進項宜以洋關之收繳爲推，否則，應收一千萬兩者，所得不過一百萬兩也；地方公務宜以本處所徵餉項爲之，否則，止有君事，絕無民事，止有君需，并無民需也。此《新政始基》之言也。今試從富強之國而觀，問有官督商辦、抽取公款、重困商民、敎官勒索、兵餉不給、捕務廢弛、賦稅無憑、乾沒不恤、止知聚斂、不理民情者否？惟其無之，是以知其驗也。此由外觀而得者也。

謂守剞木爲舟之義，則鐵甲必不可以爲船；守弧矢以威之義，則槍炮必不可以爲戰；守鑽燧取火之義，則煤氣必不可以爲燈；守置郵傳命之義，則電報必不可以爲用；守冬官考工之義，則機器必不可以爲功；守司徒賦稅之義，則洋關必不可以爲置；守牽車服賈之義，則鐵路必不可以爲開；守鷄人叫旦之義，則時計必不可以爲表；守异言异服之義，則商務必不可以爲通；守同文同軌之義，則方言必不可以爲習。此《康說書後》之言也。今試以進化之境而觀，問有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拂乎人情，背乎實理，見利不興，見害不去，不行其易，必行其難，不求其精，必求其拙者否？惟其不然，是以知其驗也。此由內觀而得者也。

若夫《新政安行》之言，則可稱量於寸心而得其驗。蓋事之能不能，由人之習不習，未學操縵，不能安弦，未學操刀，不能制錦。故設局辦事之無濟，固不俟其事之無成而始知也，人之才不才，由用之善不善，位置失宜，賢智無能爲力，人地相合，庸愚亦作功臣。故裁汰官兵之非計，固不俟傾軋之事起而始見也；末不能離本，用不能離體，爲學以實，富強之事乃興，求才以誠，富強之功乃立。故誣罔人才之宜革，固不俟學堂之罷議而始明也。其言之驗於新黨者如此。公者以衆而呈，私者以獨而見，正誼明道，必無私言，邇言是爭，豈有公論。故不明萬國之公法，由不明律學之大同。不明律學之大同，所以有黨人之誅也；善惡以心而別，言貌以類而殊，旌別淑慝，誰曰不宜，流派是攻，必無此理。故不明大道之是非，由不明斯人之吾與。不明斯人之吾與，所以有畛域之分也；世有無君之國，不聞無民之邦，擁戴爲君，其事在民，聽信於民，其事在君。故不明得衆得國之嘉謨，由不明生民立君之大義。不明生民立君之大義，所以有民權之忌也。其言之驗於舊黨者如此。

至於《勸學篇書後》之言，更可曠觀於物理而得其驗。今試問人之一身，元首股肱，不相聯屬，而能動作自如否？《同心》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榜門施濟，代賑鄰人，居中飽橐，而能實惠及人否？《敎忠》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強陵弱，衆暴寡，勇威怯，智欺愚，而能沒齒無怨否？《明綱》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不通工，不易事，不互市，不往來，而能備物致用否？《知類》之辯，驗猶是矣。帆船馬路，古之制也；輪船鐵路，今之制也；今試問人有欲速其程，而棄今制，從古制者否？《宗經》之辯，驗猶是矣。不作無益，功乃成也；不貴异物，民乃足也；今試問人有富務之急，而作無益，貴异物者否？《循序》之辯，驗猶是矣。精神血氣，命之根也；髮膚皮毛，命之末也；今試問人有欲救其命，而捨氣脈顧皮膚者否？《守約》之辯，驗猶是矣。源清流清，理之質也；源濁流濁，勢使然也；今試問人有欲潔其水，而溷其源，澄其流者否？《去毒》之辯，驗猶是矣。其言之驗於內篇者如此。由是政不立則學不興，才不用則士不奮，力不漸則功不見，費不籌則事不成，言不聽則說不詳，過不改則諫不篤，皮不存則毛不傅，害不去則利不來，業不專則巧不生，兵不戢則禍不革，財不均則爭不已，見不大則效不宏，機不活則理不通，氣不平則戾不化，善不主則惡不消。則《益智》、《游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敎》之辯，其驗無不如是矣。其言之驗於外篇者如此。

此不過略言其概，以證吾說之非虛耳。雖然，以驗觀言，猶未得爲觀之至也。蓋察之以驗之驗者，尤須察之以不驗之驗。何則？驗有其迹，亦有其神；驗有其形，亦有其理。求之形迹，容有未至；求之神理，無或差池。立竿者，其驗在影，影即形也，迹也。而若有障之者焉，則其影不見矣。然其所以爲影者，自在也。所以爲此竿之影者，自在也。所以爲影并所以爲此竿之影，則神也，理也。播穀者，其驗爲苗。苗即形也，迹也。而使有攫之者焉，則其苗不茁矣。然其必將爲苗者，自若也。必將爲此穀之苗者，自若也。必將爲苗且必將爲此穀之苗，則神也，理也。閱是書者苟於其神理是求，則無一非驗，固無俟鄙人之毛舉矣。

顧是書諸說，有爲中國士夫聞而駴詫，而實則爲情理之至者數事焉。試爲疏其大義，以質之中國通儒，并以質之天下後世。

是數事者。一則謂理財之宜設專司也。【略】一則謂摹經之義非可宗也。【略】一則謂官俸之給必從厚也。【略】

一則以日報爲盞囑於孔子之《春秋》也。【略】一則以民權爲根本於帝王之治世也。【略】

夫言之欲立，其意必誠，而誠之所通，其言必驗。此書《曾論書後》一篇，作於甲午中東之役八年之前，而其驗如響之應。《康說書後》一書作於戊戌政變之發五月之前，而其驗如影之隨者，豈有他哉？誠之所之，或見於此。若夫《新政論議》、《新政始基》二篇之作，則誠以新政之行必由於是，而非故有黨同伐異之見存於其間者也。《新政安行》以及《勸學書後》二篇之作，則誠以新政之會必歸於是，而非故爲中立不倚之說以鳴不羣者也。

英華《新政眞詮敘》 自海禁開和局成，風氣爲之一變。列國角逐，競尙富強，上求下應，不遺餘力。其取長舍短，推陳出新，惟日不足。於是中國懷才貢志之士，識時達變之儒，覩相形見絀之情，爲思患預防之計，亦日出其聰明才智，思所以策治安圖富強者，發爲議論，鴻篇鉅製，充棟汗牛。其良法美意，博引旁徵，井井有條，娓娓動聽，固皆蒿目時艱，痌瘝在抱，而其獻可替否之意，無非忠君愛國之誠也。顧鐵路電線戰艦礮械之屬，中國亦既行之有年，其效卒未大著，適足以滋弊而畀敵，其故何哉。得毋未得其要領，而徒事皮毛耶。善乎，陶方帥之疏略曰，變法當變於根本，病根不治但學西法，弊上加弊。試令各國效我取士用人，則所謂富強者不過四五年而衰弱矣。令我闖茸嗜利之輩，往治彼國，不過二二年弊端百出矣。誠哉，是言也。然使今之當道者，非闖茸嗜利之輩，而但知奉公守法，拘執舊章者，無達變之才，不足以濟時艱也。其或能辦事認眞，破除情面者，無識時之略，不足以挽大局也。其他謬執古義，墨守常經者流，只堪容於太平無事之秋，當此列國競長之時，非徒無益，適足取辱而已。下此，伴食宰相，歌寶市曹無論矣。再下，骫法營私，愎壬邪佞，以及冥頑謬妄，傾國殘民者，更無論矣。或有稍識橫書，浮慕西法者，拾西人之唾餘，襲各報之陳說，於眼前小利小益，道之津津，若者可以富國，若者可以強兵，若者利權可以收回，若者外人可以懾服，皆不足爲正本清源之計，而成起死回生之功。蓋華嘗遍求夫立說著書，期能坐言起行，確有成效者，實不數覯。今者香港胡翼南先生，以所撰《新政眞詮》全部見示，屬於滬上重印善本，以廣其傳。披讀一通，歎未曾有，其爲生面別開，匠心獨運者歟。先生議論宏深，識見遠到，如《曾論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基》等書，久爲海內名公傾折。茲復增入《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四編。晰疑辨難，推勘入微。務期眞理昭揭，不使僞辯混蒙。挈領提綱，搜精抉髓。辨別今昔中西之異同，發明郅治大同之歸宿。大聲疾呼，振聾發聵。苦心一點，熱淚兩行。直使華五體投地。一瓣心香，因倩格致新報館重印，公諸世人，以開吾中國四千年之風氣，以牖吾中國四萬萬民之聰明。世之君子讀此書者，知不以華等爲阿所好。至全書之援古證今，旁諷曲喻，浩瀚數十萬言，如長江大河，一洩千里，掀翻跌宕，略無滯機。賈生之上書，遜茲精詳。劉向之條陳，無此痛切。惻怛慈祥，若杜工部之每飯不忘，憤激憂危，類屈大夫之行吟憔悴。立言如此，足與日月爭光，堪爲中華生色矣。嗟乎，使當軸者早用其言，豈有今日。然則先生之不遇也，是其不幸耶，抑國之不幸耶。華嘗聞之否極泰來，有剝斯復，撥亂反治之時，茲豈其會耶。太白詩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若先生者，豈能終老林泉，不爲蒼生霖雨乎。使先生之果見用也，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難轉弱爲強，駕歐洲而上之。卽以此書爲吾中國富強之左券也可。

光緒辛丑春日，都門英華斂之甫敘於滬上。

廖平《今古學考》

綜　述

廖平《今古學考自序》 按，《藝文志》博士經傳及古經本，溯古學之所以名也。異義今古名目，明東漢已今古並稱也。異義條說之不同，先師著書之各異，使知今古學舊不相雜也。凡此皆從前之舊說也。至於統宗表，詳其源也。宗旨不同表，說其意也。損益因仍二表，明今之所以變古也。流派

篇目表，理其委也。戴記篇目今古書目二表，嚴其界，使不相混也。改從有亡，辨其出入。名實同異，究其交互。凡此皆鄙人之新說，求深於古者也。更錄三家經傳明齊學之中處。今古廢絕，詳鄭君之變法。今古盛衰，所以示今學之微。經傳存佚，所以傷舊學之墜。至於此而今古之說備矣。所有詳論，並見下篇。丙戌六月朔日，編成識此。井研廖平。

廖平《知聖篇》

綜　述

廖平《知聖篇自序》　測天之術，古有三家。秦漢以來，惟傳渾、蓋。西人創爲地動天虛之說，學者不能難之。或者推本其術，以爲古之宣夜。徵之緯子，信中國遺法也。六藝之學，原有本眞。自微言絕息，異端蠭起。以僞作眞，義轡失馭，妖霧漫空。幽幽千年，積迷不悟。悲夫。援經測聖，正如以管窺天。苟有表見，無妨更端。踵事增華，或可收效雖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談天，則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謂然。獨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罷，移山塡海，區區苦心，當亦爲識者所曲諒焉。光緒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識於黃陵峽舟次。

廖平《羣經大義》

綜　述

廖平《羣經大義序》　經學有微言大義，有事文，有取義勸學守約篇。擬編纂羣經大義，蓋去幽奧，取顯明，舍糟粕，擷精華。因其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說堯典二字至三萬言。青年入學，皓首不能通一經。儒者無用，實經累之。方今去古愈遠，史冊政典，日新月積，數十百倍於經傳。西學渡海，篇帙繁多，過於中典。子史流派，尤屬蕪雜。書簡浩繁，古今變局也。南皮慮學人訟言廢經，欲掇精華以便誦習。惟是事體大思深，海內無人應命，知難而退固其常也。蘇子瞻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自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由於己出。計窮智出，化舊爲新。因以《白虎通義》爲藍本，略加排次，以應師命。綜考原書，長義可數，略舉梗概，有十二絕。

東漢初，中國經學，天子臨雍，標題講義，迥非寒素所能比儗。西漢石渠講論，其書早亡。羣書引用者，亦只數條。惟《白虎通》巋然獨存，爲中國有一無二之作，一也。

西漢博士，由少漸次增立。東漢立十四博士，爲經學古今盛會。博士篤守師法，專門名家，魏晉以下，不能有一，何況十四。又其身價尊貴，難乎供奉。明帝時當全盛，以國家祿位尊養，乃得供給京師同堂講論。二也。

東漢去古未遠，孔門傳授，師說淵源可考，不似魏晉以後，分門別戶，黨同伐異。東漢以後，師法絕響，是書粹然鄒魯微言大義，迥非後世所及。三也。

古典制度，一經不能全備。故漢師古文家以設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難。十四博士萃聚一堂，各出所藏以應詔命。克臻美善，無抱殘守缺之憾。四也。

入學既屬高賢，詔命班孟堅論次其說，文章斐然，條暢華贍。故雖談經之書，辭旨無注疏支繁、理學空衍諸弊，即以文論，非後世所及。五也。

今古學調和彌縫，儒林勢成聚訟。當時古文雖興，未能成派，辨別異同，不敢參入。諸老篤守師法，志合道同，尊仰尼山。古文晚說，百不取一。引《周官》數條皆經文，無師說。不似魏晉事雜言厖，以僞淆眞。六也。

班《藝文志》著錄古書，全在故府，今則百無一存。以見行公穀論，當時各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歸於紀，明待年也，與譏娶母黨之類，皆今本所無。《樂記》引八音配八風，今本亦屬遺佚。《穀梁》作三軍傳有脫文，范氏因之疑傳。是書獨存古本全文，高出范本遠甚，多足補正今本。七也。

魏晉以下，儒生專宗鄭學，全失家法，浸淫至於六朝。唐初正義，不知取

舍，爲經學大厄。是書遺文墜典，一字千金。如三公居守，順八風施行政事。《論語》天子四飯，取諸四岳所貢。故文遺義，數十百條。又僞古文經傳與《毛詩》公孤百二十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類，絕無其說。眞文秘記，允堪寶貴。八也。

道德天命，陰陽五行，爲皇帝家法。後儒誤解，於平治修齊之外，別有所謂道統，趣天下學人同爲禪寂。是書表章皇帝道出於天。不似後儒，有王伯，無神化，聖教囿於偏隅，不足以收血氣尊親之效，繼往世開太平。九也。

自馬鄭學盛，孔子外別主文周，與博士日尋仇釁，如《五經異義》、許叔重撰。《墨守》、《膏肓》。何邵公撰。古今紛爭，攻戰不已。如仍主異同，經義何能得一是。原書不別姓氏，本爲長義。《石渠論》其書無存，近人以爲恨事。又以史讀經，糟粕芻狗，啓西人廢經之說。是書首論六藝，推及百行，繼往思來，萬世師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詬，頑固彌堅，以是立基，別有天國，資我遨遊。既得眞詮，足奪迷惘。十也。

國朝初雜心說，繼困音訓，刊錄雖多，尚屬門外。陳氏疏證，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既習是書，阮王經解，皆可束閣。又原文不過五萬，綱領俱全，義雖深淵，辭極顯豁。蒙學誦此，可不再讀全經。《大學》法政始基，王伯可治。《春秋》入手得宗，不迷歧路。功鉅事簡，從此經籍光昌。十一也。

漢宋章句繁碎，鄙俚語言，識同學究。近人治經，又徒鑽研音訓，空衍義理。一入仕途，必須別換心手，所習全無所用。此書專言政法普通，綱領洞悉，然後擇治專經。以簡御繁，收效較易。且經切人事與史，法政掌故，風教輿地，疊矩重規。尊經卽各學堂之準繩，博覽又經學之輔翼。能通是書，乃知經統中外，聖學當與地球相終始。凡後來論說，皆可屏絕。學術一明，人才必盛。十二也。

惟學堂之設，專取中材。古之作者，曠代一覩。董劉匡韋，或學究天人，或勳閥宰輔。考其致力，仍屬專經。四君歷二千年來不可多得，尚且專經，今中國學堂百千萬億之學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聰明絕世之偉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強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專經而經存，兼習而經亡。覆轍昭然，昔賢所嘆。學生藉是書爲經學普通，擇一官爲專業。千谿萬徑，以適國爲歸。既得歸國，奚必徧歷歧途，枉勞車馬。管中窺日，終勝霧裏看花。若董劉諸君，文章政事，取諸宮中，原逢左右，由精而博，應變無方。蓋各經包羅萬有，泛應不窮，然非專治，則熟視無覩。行有餘力，方可學文。一國三公，心何所至。故功課繁，教者亦難。爲廣貪多，斷難成業。藉是爲老馬改道前驅，事半功倍。若因其簡要，便於檢綜，則失編錄之苦心。《王制》一冊，包典考而有餘。《春秋》一篇，卽廿史之模範。必先分學分經分官分事，各究偏長，合爲全善。學堂數百萬人，各究偏長，每門可用不下萬人，卽屬專材，何憂乏用。若求全備，以周公才藝，偏責學生，清夜自思，亦當發笑。卽使人皆周公，受職之外，均屬枉勞。時局需人，尚欲別開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勢。與其一日偏習十餘事，偏讀四庫書，大而無當，徒勞仰屋。何如改絃易轍，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課程，分之十人，則一年而畢。共分二十人，則半年而畢。中外學術，專科有師，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則三年之艾，安見終身不得乎。日本章程，譯者恐失其旨。否則明於局廠，昧於庠序。博考歐美，原不盡同。日本初亦全師外人，自福澤諭吉保國粹，張祖學，以馭外界而後，人才出，國勢張。芻蕘之言，智者不廢。敬告同人，急求改良，師法諭吉可也。清光緒三十年正月序。

嚴復《天演論》

綜　述

吳汝綸《天演論序》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爲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變遞嬗，深寧乎質力聚散之義，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爲治。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卽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爲書奧賾縱橫，博涉乎希臘、竺乾、斯多噶、婆羅門、釋迦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

創聞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爲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弃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譯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淪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廢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皆也，予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淪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光緒戊戌孟夏桐城吳汝綸敘。

嚴復《譯天演論自序》 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叚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覘畢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眞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

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末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狥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曰如年，聊爲迻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緒丙申重九嚴復序。

王國維《靜庵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 今置宗教之方面勿論，但論西洋之學術。元時羅馬教皇以希臘以來所謂七術文法、修辭、名學、音樂、算術、幾何學、天文學。遺世祖，然其書不傳。至明末，而數學與曆學與基督教俱入中國，遂爲國家所採用。然此等學術皆形下之學，與我國思想上無絲毫之關係也。咸同以來，上海天津所譯書，大率此類。唯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復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赫氏原書名《進化論與倫理學》，譯義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攝摩騰之四十二章經乎。嗣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於衆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於通俗之文。顧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之哲學耳。其興味之所存，不存於純粹哲學，而存於哲學之各分科，如經濟社會等學，其所最好者也。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甯科學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者也。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後》 閔侯官嚴氏所譯赫胥黎《天演論》二卷，大意謂物莫不始於物競而存於天擇，而人則能以保羣之術爭勝天行。惟是人之所以競物而勝者，在自營。而自營於羣爲凶德，故羣術既進，自營必減，而競物之力亦減。且羣術既進，生齒日繁，而人擇之術驗於植、動者必不能施之於人，則物競之烈卽乘過庶而起。是故天行、人治，終古相消長也。然而近日名數質力之學已精，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業，尙不過略窺大意，則推暨之程，不容自阻，而勝天爲治之說，終無以易也。

嚴氏又引斯賓塞爾之說，謂羣治進極，則用腦奢而孳乳稀，過庶不足爲患，而郅治必可期也。蓋以生理學推之，天演之說，有進無退，斯說密於赫矣。斯氏持公道界說，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保種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功食爲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爲正比例率，三、羣己並重，則舍己爲羣。用三例者羣昌，反三例者羣滅。

嚴氏又言，亞丹斯密氏計學有最大公例，曰：大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己非也，損己利人亦非；損下益上非也，損上益下亦非。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

綜　述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自序》 始作僞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僞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僞經爲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爲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爲斷爛朝報。『六經』顚倒，亂於非種；聖制埋塵，淪於霧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歲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豈不異哉！且後世之大禍，曰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嘗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爲聖經之篡賊，下爲國家之鴆毒者也。

夫始於盜篡者，終於卽眞；始稱僞朝者，後爲正統。司馬盜魏嵇紹忠，曹節矯制張奐賣，習非成是之後，丹黃亂色，甘辛變味。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也。然提聖法於既墜，明『六經』於閣習，劉歆之僞不黜，孔子之道不

著，吾雖孤微，烏可以已！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爲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閣有所待邪？不量緜薄，摧廓僞說，犂庭掃穴，魑魅奔逸，霧散陰豁，日燄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祖詒長素記。

述敍既訖，乃爲主客發其例，曰：客問主人曰：『僞經』何以名之『新學』也？《漢・藝文志》號爲『古經』，《五經異義》稱爲『古說』，諸書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舊貫，俾人易昭。主人喟然曰：若客所云，是猶爲劉歆所紿也。夫『古學』所以得名者，以諸經之出於孔壁，寫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虛，古文亦贋，僞而已矣，何『古』之云？後漢之時，學分今、古，既託於孔壁，自以古爲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僞者也。今罪人斯得，舊案肅清，必也正名，無使亂實。歆既飾經佐篡，身爲『新』臣，則經爲『新學』，名義之正，復何辭焉！後世漢、宋互爭，門戶水火，自此視之，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僞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之名立，學者皆可進而求之孔子，漢、宋二家退而自訟，當自咎其夙昔之眯妄，無爲謬訟者矣。客又問主人曰：別僞文，正『新』名，既得聞命矣。主人所著《毛詩僞證》、《古文尚書僞證》、《古文禮僞證》、《周官僞證》、《明堂月令僞證》、《費氏易僞證》、《左氏傳僞證》、《國語僞證》、《古文論語僞證》、《古文孝經僞證》、《爾雅僞證》、《小爾雅僞證》、《說文僞證》，既偏攻僞經，何不合作一書，滄海之觀既極，犂軒之幻自祛，發蒙曉然，絕其根株？離而貳之，鄙猶惑諸。主人曰：僞經雖攻，然其蒂附深遠，未能盡去也。百詩證王肅之僞《書》，而王《書》自行也；司馬證劉炫之僞《傳》，而劉《傳》自傳也。吾採西漢之說，以定孔子之本經；亦附『新學』之說，以證劉歆之僞經。眞僞相校，黑白昭昭，是非襮襮。雖有蘇、張，口呿舌撟，無事齒聚於此，致啓嘵嘵。客又問主人曰：主人之於文字，既攻許學之僞矣，然三古之眞字不傳，後世之野文日增，傳流有緒，無如《說文》，雖亂淄澠，猶有寄君，若舍洨長，將何依因？主人曰：文字之別，有戶有門，尋端繹緒，承變相因。若欲復篆，中隔漢隸，難逾此關。魏、晉爭亂，書體雜越，更難求眞。唯開元之定今隸，爲後世之矩繩，於今用之，正極爲衡。《開成石經》、《干祿字書》、《九經字樣》、《五經文字》，依此寫定，是師是承。其張、唐二本，如『桃枝』、『棨刊』，《說文》、《石經》，兩體並存。《九經字樣》不言《石經》，然曰『經典相承』，即《石經》之類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閣稽撰，專宗古學。今尊《石經》，其諸雅正歟！門人好學，預我玄文。其贊助編檢者，則南海陳千秋、新會梁啓超也；校讎謁奪者，則番禺韓文舉、新會林奎也。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二《新學僞經考敍》　南海先生演孔之書四，而《僞經考》先出世焉。問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猶然與近世考據家爭一日之短長，非所敢聞也。梁啓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聖與天地參，制作爲百王法。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學，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義，傳之李斯，行教於秦，於是孔子之教一變。秦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君王矣。劉歆媚莽，賡爲古文，摭讖亂之野文，讎口說之精義，指《春秋》爲記事之史，目《大易》爲卜筮之書，於是孔子之教又一變。東漢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鑒茲破碎，束閣六經，專宗《論語》，言理則勦販佛老以爲說，言學則束身自好以爲能，經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遠，於是孔子之教又一變。宋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爲孔子之義甚淺，其道甚隘。坐此，異教來侵，輒見篡奪。魏唐佞佛，可爲前車。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其事益悍，其幾益危。先生以爲孔教之不立，由於孔學之不明。鋤去非種，嘉穀必茂。蕩滌雰霧，天日乃見。故首爲是書以清蕪穢。至於荀學之偏，宋學之淺，但明於大道，則支流餘裔，皆入範圍。非吾黨之寇讎，固無取於好辯。啓超聞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嘗試論之，秦以前據亂世也，孔教行於齊魯。秦後迄今昇平世也，孔教行於神州。自此以往，其將爲太平世乎。《中庸》述聖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孔教之徧於大地，聖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談，則先生之爲此書，其非與考據家爭短長，甯待辯耶。演孔四書，啓超所見者，曰大義述，曰微言考，並此而三。又聞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統天之義，所謂智周萬物，天且弗違。嗚呼，則非啓超之愚所能及矣。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會梁啓超。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

綜　述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自序》（《康有爲全集》第二集）　苟非毛羽爪角之倫，有所行，必有道焉；有所效，必有教焉。無教者，謂之禽獸；無道者，謂之野人。道、教何從？從聖人。聖人何從？從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經』。『六經』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將何統乎？統一於《春秋》。《詩》、《書》、《禮》、《樂》並立學官，統於《春秋》，有據乎？據於孟子。孟子述禹、湯、文、武、周公而及孔子，不及其他書，惟尊《春秋》。《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有據乎？據於孟子。孟子發《春秋》之學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取之矣。』《左傳》詳文與事，是史也，於孔子之道無與焉。惟《公羊》獨詳《春秋》之義。孟子述《春秋》之學，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穀梁傳》不明《春秋》王義，傳孔子之道而不光焉。惟《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恉數千，大義娘娘，然僅二百餘，脫略甚矣，安能見孔子數千之大恉哉？又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意者不足傳信乎？《春秋緯》：『孔子曰：「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理也。太史公曰：『漢興，唯董生明於《春秋》，兩漢博士，公羊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其後學。』劉向僞董仲舒爲王者之佐，雖伊、呂無以加。即劉歆作僞，力攻《公羊》，亦僞爲羣儒首。朱子論三代下人物，獨推董生爲醇儒。其傳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

雖然，公羊家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說，輒疑異之，吾昔亦疑怪之。及讀《繁露》，則孔子改制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杞，以夏、殷、周爲三統，如探家人篋篋，曰道不休。董子何所樂而誕謾是？董子豈愚而不知辯是？然而董子舉以告天下則是，豈不可用心哉！吾以董子學推之今學家說而莫不同；以董子說推之周、秦之書而無不同。若其探本天元，著達陰陽，明人物生生之始，推聖人制作之源，揚綱紀，白性命，本仁誼，貫天人，本數末度，莫不兼運。信乎明於《春秋》爲羣儒宗也。

然大賢如孟、荀，爲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爲之也。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爲儒學羣書之所無。若微董生，安從復窺孔子之大道哉！

顧是書久不誦於學官，闕奪百出，如臨絕壑崩崖，無絙索，無鐵梁，惟有廢然而返。又自古學變後，今爲宋儒之學，視董生舊說如遊異國，語言不解，風俗、服食、宮室皆殊絕，或不求其本而妄議之。故二千年來遂如泛太平洋而無輪艦，適瀚海而無嚮導，徒爾爾向若而驚，望流沙而歎，人蹤幾絕。近惟得江都淩氏曙爲空谷足音，似人而喜，然緣文疏義，如野人之入冊府，聾者之聽鈞天，徒駭瑋麗，不能贊一辭也，況於條舉以告人哉！不量窾啓，數宗廟百官之美，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昧昧思之，如圖建章之宮，寫《霓裳》之曲，豈有涯哉？庶俾學者亦竭其鑽仰之愚云爾。好學深思之君子，其亦樂道之歟！

又《春秋董氏學叙目》　康有爲曰：莫惑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之言也。孔子雖沒，既傳於弟子矣，則微言何能絕乎？七十子雖喪，既遞傳於後學矣，則大義何能乖乎？孔子弟子後學徒侶六萬，充塞彌滿天下，並傳其口說，誦其大義，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至於漢初，諸老師猶傳授蕆萃，其全者莫如《春秋》家。明於《春秋》者，莫如董子。自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統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本混茫。孔子制作之本源、次第，藉是可窺見之。如視遠筒渾儀而覩列星，晶瑩光怪，棋列而布分也。如繪大樹，根本幹支，分條布葉，郁榮華實，可得而理也。孔子之道本，闇習湮斷久矣，雖孟、荀命世亞聖，猶未能發宣。江都雖醇儒，豈能逾孟越荀哉？有道者，高下大小，分寸不相越。荀非孔子之口口相傳，董子豈能有是乎？此眞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寄也。今紬精舉要，俾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豈敢謂盡露大道？抑大聖制作本始，條理宗廟百官，有可瞻仰云爾。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

綜　述

王國維《靜庵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　近三四年，法國十八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之介紹而入於中國，一時學海波濤沸渭矣。然附和此說者，非出於知識，而出於情意。彼等於自然主義之根本思想，固瞢無所知，聊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由學術之方面觀之，謂之無價值可也。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於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爲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瀏陽譚嗣同之《仁學》。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汎神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倣基督教。其以預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於失敗者也。然康氏之於學術，非有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爲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爲禽犢者也。

梁啓超《新民說》

綜　述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卷四《新民說》第一節《敍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巍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魯撒遜英國人種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譚嗣同《仁學》

綜　述

譚嗣同《仁學自敍》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許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无。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統孔、耶，而孔與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調燮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尚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既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如世之專以尚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尚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　蓋卽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

云汰矣。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姓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既其實，使人反昏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眞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悲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賾，坌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況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達，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此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所以寧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屬觀聽，則將來之知解爲誰，或有無洞抉幽隱之人，非所敢患矣。成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敍於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梁啓超《仁學序》　嗚呼！此中國爲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也，同服膺南海，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嗚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來者曷述焉！乃敍曰：

《仁學》何爲而作也？將以光大南海之宗旨，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衆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爲宗旨，以大同爲條理，以救中國爲下手，以殺身破家爲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

今夫衆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罣礙，因罣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充其極也，乃至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聞鄰榻呻吟而不動心，視同胞國民之糜爛而不加憐，任同體衆生之痛癢而不知覺；於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絕四，終以毋我。佛說曰：『無我相。』

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劫，後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寧舍其身以爲衆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

蓋大仁之極，而大勇生焉。顧婆羅門及其他舊教，往往有以身飼蛇虎，或斷食，或臥車轍下求死，而孔、佛不爾者，則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潔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古之神聖哲人，無不現身於五濁惡世，經歷千辛萬苦者。此又佛所謂『乘本願而出』，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

烈士發爲衆生流血之大願也久矣。雖然，或爲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種之人而流血焉；或爲救一國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爲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視之，無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無揀擇法也，故無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衆人而流血也。況有《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爲法之燈，爲衆生之眼，則烈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後九

十日，同學梁啓超敍。

王國維《靜庵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 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於吾國思想界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略】瀏陽譚嗣同之仁學。【略】譚氏之說，則出於上海教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祕論也。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學，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見。譚氏此書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固與南海康氏同也。

張之洞《勸學篇》

綜述

張之洞《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力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腕，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之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柢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鐵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

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抄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聵，起魯國諸

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孫詒讓《周禮政要》

綜　述

孫詒讓《周禮政要叙》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侮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异趣，已不勝其嘩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勿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憒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破侖、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耻也。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經以自張其虚憍，而飾其竄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政之無异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臆其喙焉爾。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尚衆，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吾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强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晁賈之榮，戶誦杜馬之書，其於倫胥之病，庸有救於毫標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

皮錫瑞《經學通論》

綜　述

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勅、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

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拯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皮錫瑞《經學歷史》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議》

綜　述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議序》　邇者宛平徐學使督學湘中，以所撰《輶軒今語》頒發學官，分給士子，其中專輒毀經，紕繆無根之語，不一而足。如以訓詁爲無用，以考古爲大謬，以《毛詩》、《周禮》爲僞經，以《春秋》、《公羊》爲公法，以《中庸》爲孔子行狀，以諸子與六經並立，以漢以後無子書陰排宋儒，以四方各有聖人推崇異教，創亘古未有之新聞，翻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時橫舍之子，相與擿舌屏息，憒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余從坊肆得《中西學門徑》七書，中有康有爲《長興學記》、梁啓超《讀西學書法》等書，而後知學使之書即本原於此，襲謬沿訛，無足怪矣。夫康有爲亂民也，梁啓超詖士也，考據訓詁之不明，乃以訓詁當破碎之考據，以微言大義統之口說，不知口說，祇有微言，斯皆逞一己之私心，侮聖人之制作，其爲學術人心之害，何可勝言。今舉《學記》之尤謬者，分條摘駁，以明是非，而以《〈讀西學書法〉書後》一篇附於卷末，俾知康、梁之說不中不西，學使之書非今非古，庶二千年之正學，不得淆亂於异端。世有聞風興起者乎，斯固湘人所馨香禱祝者已。大清光緒二十四年秋七月。

章炳麟《訄書》

綜　述

章炳麟《訄書自序》　叙曰：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却曲，廢不中權。逑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漢。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錄。

章炳麟《國故論衡》

綜　述

黄侃《國故論衡贊》　夫學者多貴古而賤今，談者有廢視而任聽，先民已病其然，況復學術衰息之世哉。今樸學者所至，惠戴錢段也。玄學者所至，二程朱陸也。文學者所至，汪李姚張也。循茲榘度，可以弗畔。然不窺其取材所由，而徒校其成器所至，守法則易，規始即已難矣。狂狷之倫，或云不阡不陌，不章不句，卒令條理凌亂，文辭破碎，乃愈庳於前也。餘杭章先生遭滿首之運，處亢龍之位，閔此國故，蔽於龔愚，講誦多暇，微言閒作。侃以頑質，獲侍君子，嘗聞文字之本，肇於語言，形體保神，聲均是則，曉徵撝約，獨能尋理。若夫探賾索隱，妙達神恉，聲有對轉，故重文孳多，音無定型，而轉注斯起，其猶二君所未逮乎。名言孳乳，各有淵泉。

私以蒼頡造文，形皆獨體，聲義遞衍，不離其宗，乃得九千餘字。然有采音而遺其形，見彼而隱乎此，此精微之獨至也。不曉其故，子韶右文，轉成支訛。曾因侍論，有所陳獻。既見稱許，規爲《文始》。夫其比合殊文，徵之故老，和理內發，符采外章，則必度越數子矣。又文辭之部，千緒萬端，仲任彥和，獨明經略。蕭嗣《文選》，上本摯君。蓋乃鈔選之常科，非盡文辭之封域。伯元所論，滌生所鈔，弇侈殊塗，悉違律令。俗師末士，醒醉不分，以所知爲秘妙，自非胡鞏之器，卓爾之材，其孰不波蕩者哉。侃昔屬文，頗得統緒，比從師學，轉益自信。念文學之敝，悼知者之難，請著篇章，以昭來葉。爾乃順解舊文，匡詞例之失，甄別今古，辨師法之違。持論議禮，尊魏晉之筆。緣情體物，本縱橫之家。可謂博文約禮，深根寧極者焉。又諸子之業，兼會精埒，江左區區，玄學未泯，自玄成治要，鈔疏班志，九流之部，獨汰名家。退之粗犴，橫以老莊深美之言，下等黃巾祭酒。自爾錄略，殽雜無分，故科目作而九流訛，對策盛而玄理紊。宋世高材，獨欲修補儒術。周氏始作，猶近巫師，惟彼土苴，非足珍腆。二程廓爾，取資禪錄，尋其從迹，未越郭象皇侃之流，猶復外拒釋老，內排荀氏，斯由屈於時會，非其本懷。晚有伯安，自任黠慧，彊梁故可以爲教父，跛眇故可以任武人，譁譟故可以樹朋黨。不閱衆甫，故不能立主客。不明分理，故不能成家言。比及近世，顏戴代興。假令陳於校舍，則材技精妍，施於有政，而民萌忘死，自一時良書也。若其原本情性，推論仁義，膚受不精，彌益湫隘。爾則時有文質，論有屈伸，持爲常度，未知其可。夫見古人之大體者，不專於鄒魯。識形名之取舍者，無間於儒、墨。其惟先生，知以天倪，要之名守，通衆家之紛蔽，衡所見之少多，令庖丁廢其踦躇，爲斲輪言其甘苦。咨可謂制割大理，疏觀萬物，以淺持博，以一持萬者也。方今華夏彫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盪滅舊貫，懷古君子，徒用黯傷。尋其痛殘，豈誠無故。老聃有言，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然則持老不衰者，必復丁乎壯矣。於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侃幸觀秘書，竊抽微旨，雖牛蹏之洿，匪盡於大海，而洪鐘之響，或藉於寸莛。弟子蘄州黃侃。

鄒容《革命軍》

綜　述

章炳麟《革命軍序》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顧勿問其躉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谿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謬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怪，悖德逆倫，並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闇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爲是書，一以叫呶恣言，發其慚恚，雖闇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旣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

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鄒容《革命軍自序》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自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編者按：原刊本正文前有「國制蜀人鄒容泣述」八字。

陳天華《猛回頭》

綜　述

陳天華《猛回頭序》 俺也曾，灑了幾點國民淚；俺也曾，受了幾日文明氣；俺也曾，撥了一段殺人機；代同胞願把頭顱碎。俺本是如來座下現身說法的金光遊戲，爲甚麼有這兒女妻奴迷？俺眞三昧，到於今始悟通靈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願尋著一個同聲氣。拿鼓板兒，弦索兒，在亞洲大陸清涼山下，唱幾曲文明戲。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羣學會主人書。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

綜　述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國倫理學史序例》 學無涯也，而人之知有涯。積無量數之有涯者，以與彼無涯者相逐，而後此有涯者亦庶幾與之爲無涯，此即學術界不能不有學術史之原理也。苟無學術史，則凡前人之知，無以爲後學之憑藉，以益求進步。而後學所窮力盡氣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前已得而復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無以資後學之考鑒，以益求精密。而後學所窮力盡氣以相求者，猶是前人粗簡之法焉，或轉即前人業已嬗蛻之法焉。故學術史甚重要。一切現象，無不隨時代而有遷流，有孳乳。而精神界之現象，遷流之速，孳乳之繁，尤不知若干倍蓰於自然界。而吾人所憑藉以爲知者，又不能有外於此遷流，孳乳之系統。故精神科學史尤重要。吾國夙重倫理學，而至今顧尚無倫理學史。邇際倫理界懷疑時代之托始，異方學說之分道而輸入者，如爨如燭，幾有互相衝突之勢。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統以相爲衡准，則益將旁皇於岐路。蓋此事之亟如此。而當世宏達，似皆未遑暇及。用不自量，於學課之隙，綴述是編，以爲大輅之椎輪。涉學既淺，參考之書又寡，疏漏抵牾，不知凡幾，幸讀者有以正之。又是編輯述之旨，略具於緒論及各結論。尚有三例，不可不爲讀者預告。

（一）是編所以資學堂中倫理科之參考，故至約至簡。凡於倫理學界非重要之流派及有特別之學說者，均未及敘述。

（二）讀古人之書，不可不知其人，論其世。我國倫理學者，多實踐家，尤當觀其行事。顧是編限於篇幅，各家小傳，所敘至略。讀者可於諸史或學

案中，檢其本傳參觀之。

（三）史例以稱名爲正。顧先秦學者之稱子，宋明諸儒之稱號，已成慣例。故是編亦仍之而不改，決非有抑揚之義寓乎其間。庚戌三月十六日。編者識。

魏源《默觚》（存目）

康有爲《大同書》（存目）

梁啓超《變法通議》（存目）

章炳麟《諸子學略説》（存目）

陳天華《警世鐘》（存目）

文集分部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

綜　述

李瀚章《曾文正公全集叙》　湘鄉曾文正公既薨之明年，天下士思公不可見，則亟欲得讀公遺集以爲師法。瀚章乃蒐輯公生平所著文字奏稿三十二卷，詩集三卷，文集三卷，書札三十三卷，批牘六卷，雜著二卷，《求闕齋日記》二卷，《讀書（祿）〔錄〕》十卷，《孟子要略》五卷，及遵義黎庶昌編次公生平行事爲《年譜》十二卷，付之剞劂。舍弟鴻章又取公所纂《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十八家《詩鈔》二十八卷，古文簡本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校而刊之，都爲一書。公勳業塞宇宙，事在國史本傳及《年譜》甚具。牧夫走卒靡不仰之若天人，而其生平學術之所在，與其行事之跡散見於集中者，可得而窺也。公秉凝粹雄瑋之資，沈酸乎道德仁義之府，其植之有本，而息之愈深。其於學廣收博取，掎摯百王之心法，證以國家之禮文掌故，根極理要，不爲口耳附和，而尤以禮爲持守之基。其爲文樸茂閎肆，取涂於漢魏唐宋，上泝周秦，衷之以六經，而修詞必以立誠爲本。公之言曰，文以載道，猶車以載物，欲致遠者必堅其車。又曰，天地之所以立，國之所以存，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故曰不誠無物。今夫數百千里之間，而語言相聞，神明相係屬者，非文無以爲也，而況於百世之下乎。然而文有時而窒，誠則無之而不通。方公居母憂時，廣西亂作，於是始奉命討賊，倡義聲以號召鄉里。所自爲檄文，聞者率相與扼腕攘臂，至怃慨泣下。鄉曲鄙儒，於是始知當世果有古大臣，其人奮然以氣義相許與而吁咈廟堂之上，他人所束手坐嘯者，公則摩切理勢，以至誠將之，而自有默契轉圜之妙。一德感孚，知遇之隆，方

軌三代，非精誠之至，而文足以行遠，孰能與於斯乎。是故公於文不苟作，又不欲輒以示人。今時士大夫所誦服者，亦惟奏草稍多，他所著述在京師者，不能無佚。大略論學術則實事求是，反諸身心而嚴於愼獨；論治道則歸本君德，而以人才爲急。論行軍理財，則務審輕重緩急之勢，規全局以謀之，而不苟一時一事之效。其他朋友往還，下逮教令僚屬吏民之作，披忠致勤，無不竭之隱。雖微弁末吏牋牘批答，不一切以文法相繩，必求其情而折之以理。故人知以廉恥自重，若子弟之嚴憚父師，而不忍於相負。蓋嘗論之，公之文章雖閎博奇瑋，崢嶸磅礴，無所不賅，而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語。是故言直而不傷於激，言大而不病於夸，縝密周詳而不流於煩碎。蓋公意量通博，器識沈厚，自少時銳志經世之學，既通籍京朝，與海內賢士大夫以學行相砥礪。嘗有取於桐城姚氏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之說，而由粗以致精，因文以證道，力屏近儒門戶水火之見，惟求愜於理而當於心，措之而可適於用。其後以一身任天下安危之重，困心衡慮，行有不得，壹以克己復禮至誠不息爲自課之方，而持論愈平，謀慮愈密，功滿天下，而退然若無所與於其間。朝廷有大謀議諮，公規畫體勢，後卒悉如所言，天下之士以爲師表。公之門凡爲許、鄭、程、朱經濟、詞章之學，以及形法、曆算、百家技能之長者，咸相與倚公爲歸。游於陶冶之內，有以化其膠執習尚之偏，而互有相長之益。蓋公之學識，足以匯納衆流，範圍百態，而輔世長民之規模，悉由是舉而措之。後之人有志於體用之學者，讀公之文章，因以攷公之行事，有以探學術之原，而盡事物之變，則茲集之傳信於今，而垂教於後世者，顧不偉與。光緒三年春月門人合肥李瀚章謹序。

薛福成《庸庵全集》

綜　述

薛福成《庸庵全集凡例》　一、是編分類纂次，首奏疏，次論議，次書，次贈序，次序跋，次傳狀，次書事，次碑誌，次記，次銘贊。共得四卷，各類仍按年月先後爲序，而以代作者附後。

一、近來諸家刻集，有代作者或不入集，或注代字於題下，竟不知所代爲何人。古人於代作之文皆入集，如昌黎有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東坡有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皆於題中標出所代之人。茲編謹防其例。

一、是編各文所用體例，與《大雲山房文稿》通例，大旨不甚相歧。間有因時變通者，亦必參酌於子史與諸名家之集，未敢率爾妄作。

一、大雲山房文例，謂地名官名必據今時書之，其或沿古稱者，存當時語也。蓋地則如湖北曰鄂，安徽曰皖之類，官則如藩司曰方伯，臬司曰廉訪之類。習俗既沿舊名，偶或借用無妨也。惟巡撫不得稱中丞，謝山全氏已辨之，故謝山集中多有稱撫軍也。然細繹左傳撫軍之義，係指太子，巡撫稱此，亦是假借。世俗以巡撫兼副都御史銜，故稱爲中丞，蓋以都御史當古之御史大夫，副都御史當古之御史中丞也。雖詳稽古制，稍有異同，然大旨尚不相遠。以沿習既久，非此則文意不顯，故有時亦借用之。又如金元於各路設行中書省，明初改爲布政使司，而俗語相仍，不廢行省之名。亭林顧氏嘗謂，近代文家所指之地，不曰某司，而曰某省，於義不爲駁固已，然亦以沿習既久，稱某省則人人多解，稱某司則意義轉晦，且其上尚有督撫，而僅曰某司，亦恐易滋牽混，故不能不仍行省之稱，亦從宜從俗之意也。

一、古文用字，原宜避俗，然尤貴存當代典制，俾覽者得所攷證。今讀史記漢書地名官名，或頗驚其古雅，不知在當時亦祇沿俗稱也。閱二千年之久，時異勢殊，始漸覺其古雅耳。故行文雖不妨稍沿舊稱，若過存避俗就古之意，轉使當代典制湮沒不彰，於義無取焉。即如紅頂花翎等字，文中雖不用多，而有時不能不用者，亦於古文體例無損。

一、凡籍隸滿洲蒙古漢軍者，皆以名著，而不以姓著。即其居官行文發檄，但標其名之首一字以代姓，世人耳目亦習之已久。如今必攷其姓，如赫舍哩、瓜爾佳等氏。書曰某公某公，無論一時未能盡攷，轉使後世茫然不辨爲何人。此拘於文例，而不知例固可以義起也。編中於塔齊布公，多隆阿公，每篇初見之處則書曰塔齊布忠武公，多隆阿忠勇公，以下續見則不妨省文，曰塔公，多公。如此則修酌得中，亦以誌當時風俗，最爲明晰，殆猶唐代以字行者，史但書其姓字，不必盡書其名也。

一、三代以前，蠻夷戎狄大抵在今十八省內，即最遠亦多相毗連。至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聞史家稱之曰匈夷突夷者，蓋以其地絕不相蒙也。近今西洋人紛來互市，如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諸國，與古之所謂蠻夷戎狄者，其皆相去數萬里，而文人執筆，往往稱英吉利曰英夷，法蘭西曰法夷，此不學之過也。編中於諸國直書之曰英吉利，曰法蘭西，曰俄羅斯，猶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紇也。或舉其一字曰英，曰法，曰俄者，省文也。因彼諸國於施公牘著於條約者，亦嘗以此爲稱也。

一、凡文格稍近，或意義稍次者，勻入外編。亦有文稍宜後出者，則入續編。

一、奏議自應詔陳言一疏外，惟在合肥伯相幕中代擬疏稿，其關繫大局者尚不下數十篇。然究係代作，將來伯相必有專書，且與外洋交涉之端，有稍宜後出者，茲謹選錄一二，以著梗概。

一、文中有應三擡雙擡單擡字樣，謹依皇清文穎，及諸家刻集體例，概作平擡以歸簡易。題目及評語，尤限於地位，如有當擡之字，則空格以誌之。

一、曾文正公嘗稱，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而又以大圈密點，狼籍行間，爲不足法。竊思古之作者，每一文出，未嘗不審於點定。今是編不加圈點，而稍仿點定之義，故句皆有點云。

一、文後有評語暨自識之語，或敘作文之由，或書後來事寔，頗足與文中意義相發明，茲悉照錄，以備查攷。即評文之語較深切者，亦仿《古文辭類纂》例錄之，無者不復加評。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

綜　述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自序》　自中外通商以來，天下之事繁變極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切奇技瑰巧，皆足以鑿破天機，斲削元氣，而洩造化陰陽之秘。其間鬥智鬥力，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交際相乘而得失生，強弱相形而凌侮生，誠詐相接而悔吝生。四十餘年中所以駕馭之者，竊謂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獨居深念，慨然憂之。時以所見達之於日報，事後每自幸其所言之輒驗，未嘗不咨嗟太息而重爲反復以言之，無奈言之者諄諄而聽之者藐藐也。

今春忽患風痺，幾於手足拘攣，杜門却掃，習靜養痾，因取歷年來存稿稍加釐次，授諸手民。自愧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爲有識之士所齒冷，惟念宣尼有云，辭達而已，知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竊秉斯旨，往往下筆不能自休；若於古文辭之門徑則茫然未有所知，敢謝不敏。曰外編者，因其中多言洋務，不欲入於集中也。光緒九年夏四月浴佛前二日，天南遯叟王韜序於香海。

又《弢園文録外編・附録・弢園著述總目》　余文本分內外兩編。內編多言性理學術，辛酉冬間溺於水中，一字無存。外編乃就客粵時所作彙輯成書，中間多論時事。余以妄談經濟，幾爲忌者所中；乃猶不自悔，重蹈咎轍，廣著罪言，不亦令識者所齒冷哉！光緒壬午，即在香港印務總局排印；時余已回滬上，屬洪茂才校對，字多舛謬，前後編次都未允當，尚待重訂。

王國維《靜庵文集》

綜　述

王國維《靜庵文集自序》　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癸卯春始

倭仁《倭文端公遺書》（存目）

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於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後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於《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今歲之春，復返而讀汗德之書。嗣今以後，將以數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進，取前說而讀之，亦一快也。故並諸雜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云爾。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海甯王國維自序。

林則徐《林則徐集》（存目）

魏源《魏源集》（存目）

嚴復《嚴復集》（存目）

人物總部

先秦部

孔丘分部

孔丘

綜述

《論語・子張》（劉寶楠正義）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荊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狹頌》：「數有顚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

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贊修，皆爲有徵之文獻可知。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郯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此所以爲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墻』者，室四周有墻，凡寢廟皆居其中，墻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鶚《禮說》謂『士庶人垣墻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墻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窔，周垣也。』『窔』當爲宮墻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墻』，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髆也。』肩，俗從戶。』言宮墻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墻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即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

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邸。」《左傳》：「武叔懿子圍邸。」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自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卽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疎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孟子・公孫丑上》（焦循正義）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命教』。○《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卽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疏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

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慧』。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疏**「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肢』，亦作『肢』。**敢問所安？注**丑問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

曰：【姑舍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疏**注『可願比伯夷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

曰：【不同道。注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注**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疏**注「要欲」至「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疏**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処，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留之辭。』《說文·是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速屬止言，故云去。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疏**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即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即止即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爲量時。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疏**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事，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疏「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惴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窊也。」《穴部》云：「窊，汙衺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汙爲窪也。」按：汙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觀其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箚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敍》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敍》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辵部》皆云：「違，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即「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注「垤蟻」至「聚也」。○《正義》曰：《詩・豳風》「鸛鳴於垤」，《毛傳》云：「垤，蟻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蟻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爲封。」《廣雅・釋丘》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蟻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蟻垤。」《詩・召南》「於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丘垤』，戚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卓躒」，注云：「卓躒，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

丘垤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爲盛美，此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蓋以黝、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曾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爲。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尚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尚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黝、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詖、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荀子・非十二子》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富，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荀子・仲尼》（王先謙集解）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荀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汰〕，般，亦樂也。（汰）〔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並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並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污淫（汰）〔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俠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俠，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俠，地坎反。○俞樾曰：《說文》：『覘，暫見也。』『睒，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俠』即其假字也。俠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失之。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不得其解而爲之詞。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

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芣苢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修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王引之曰：『修鬬』二字，殊爲不詞，楊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修鬬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緌』之『緌』。《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葳蕤」之「蕤」。蕤與緌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緌』，而《說文》『飢餧』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盧文弨曰：案『溫』字有誤，或是『盥』字。俞樾曰：楊注所引，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之』字。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傅；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王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慎』連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王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爲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

讀爲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謝本依盧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尚無『理』字也。『理』字，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楊失其讀。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盧文弨曰：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愼，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遫，不耐自生者』，『耐』即『能』字。耐任之則愼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愼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樂〕，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覆，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覆。覆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好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燾曰：勝，當讀爲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摘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以姦曲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坎而俟也。坎與吹同。『俟』，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俟，音竟。○盧文弨曰：元刻作『音僵』。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俟』爲『凈』，引《說文》『凈（浙）（淅）而行』。郭慶藩曰：字書無『俟』字，

儆，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蔽篇》云鮑叔、寧戚、隰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晰。『仁』『人』古通，俞說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戹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勤：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蕩人之心也。志不免乎蕩心，行不免乎蕩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舐天』二字，甚爲無謂。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眡天』，『眡』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眡』誤爲『舐』，傳寫者又改爲『咶』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咶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咶之。』『咶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俞說非。《彊國篇》亦有此二語，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爲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儒效》（王先謙集解）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氾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爲圖籍，誤與楊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即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爲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爲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爲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

今有天下，非尊也；變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彊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爲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盧文弨曰：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剡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笮也。」笮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剡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猷猷兮其能長久也」，「猷」即「厭」之叚借。楊氏訓爲猷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爲「黶」，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爲黶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慶」，或作「猒」，又作「愔」。《方言》曰：「猒，安也。」《說文》曰：「慶，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慶慶，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猷猷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猷猷兮其能長久」則云「猷，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黶，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爲權執，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郝懿行曰：「嗚」，俗字，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烏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瓮叩缶，歌呼烏烏，眞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爲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當爲「嘑」，字之誤也。嘑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嘑」。《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衛枚氏》曰「禁謼呼歎嗚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嘑諤於東崖」，並字異而義同。上言「嘑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故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王念孫曰：《廣雅》曰：「閭謂之衖。」與巷同。

窮閻，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閭也。』巷謂之閻，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閻，亦謂之閭。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阸陝也。』陋屋與窮閻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閻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文義爲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字者，下『貴』字或作『丶』，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立』，正與此『貴道』同義。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王念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肴』，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㐬』，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罘分』。罘，兔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呂、錢本並如是。『不』即『罘』字。《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罘罔。』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刪『必』字。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盧文弨曰：『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

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顧千里曰：『治』，疑當作『顯』。《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普本誤『日』，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衆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楊注並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彖傳》。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比中即《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墓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備用，猶言械用，說見《王制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秦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慚也。○盧文弨曰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誦德而定次，誦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誦』。誦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誦德而序位』之語。○盧文弨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洪頤

煊曰：字書無「譎」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譎」，疑即「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譎」字又譌作「讞」。王念孫曰：作「讞」者是也。作「譎」者，「讞」之譌耳。「讞」「決」古字通。《堯》上九王注「恢詭譎怪」，《釋文》：「譎，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譎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譎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譎」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譎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先謙案：楊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傳指也。傳，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傳，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傳」，何休曰：「傳，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慧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辟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楊以「彼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上言「爲儒學之人」，於義爲複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彗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惇」古字通。是敦爲勉也。《說文》：「慔，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慔慔，勉也。」《釋文》：「慔音莫，亦作慕。」是慕爲勉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王引之曰：楊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並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

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爲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楊注亦云『效，驗也。』彼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盧文弨曰：「而辯」之「而」，與如同。俞樾曰：楊注『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卿也，胥靡之人，彼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鎖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於滿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滿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爲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爲無，是也；其訓胥爲相，則失之。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貧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貧，行乞也。貧，土得反。○郝懿行曰：屑，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溢』作『鎰』。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責之不可使售也，僂，疾。○郝懿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僂，疾也。』按『僂』皆『屢』之假借字。《釋詁》云：『屢，疾也。』『售』者，『讎』之俗字。《詩》曰：『賈用不讎。』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先謙案：楊說非也。此言藏寶者不可衣食，不可僂售，然而人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者言。下文『是杅杅亦富人已』，始就學者之富言之。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王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杅杅亦富人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蚊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卽『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並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郝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郝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卽『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

『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彊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楊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案：《正論篇》云『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爲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是猶僂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僂，僂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僂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劉台拱曰：『伸』，蓋即『僂』字之譌。故明主謁德而序位，○先謙案：謁，決也，說見上。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弨曰：案宋本『橋』從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從木。元刻從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楊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閑也』，楊注『至，當爲志』，是其證。《臣道篇》云『相與彊君撟君』，盧校云：『撟，宋本作橋。』《羣書治要》作『矯』，明《荀書》以『橋』代『矯』也。其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論，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弨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傅』，《議兵篇》『和傅而一』，亦當作『和傅』，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傅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傅』，皆『搏』字之誤也。搏，即『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爲『專』，詳見《管子》。又曰：『自『修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爲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修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

『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即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彊國篇》云『隆在修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猶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搏』，王說是。盧改『聖人』爲『賢人』，誤，今正。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盧文弨曰：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盧文弨曰：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修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俞樾曰：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綏綏兮其有文章』，則王義爲允。猷猷兮其能長久也，猷，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先謙案：猷猷兮，猶安安然，說見上。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俞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罕見。《王霸篇》曰『樸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樸，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樸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熒火即炤』，用『炤』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韜兄弟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可知『炤』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閒矣。《王霸篇》亦有『炤』字。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修修，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修，讀爲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官修通』，《管子・明法解篇》『修』作『條』。《集韻》：『修，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修』古字通。楊以修修爲整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葳蕤』之『蕤』。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先謙案：此句衍文，說見上。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洽也。○王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洽』並作『治』。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臺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

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郝懿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盧文弨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盧文弨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盧文弨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鄙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從巳，不從巳，其地在成皋之閒。又漢高卽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汜，音汎，字從巳，不從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爲證。《僖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爲至汜之證矣。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墜。共音恭。○盧文弨曰：案共頭卽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剚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選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選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選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選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俞樾曰：楊注未明已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壓』矣。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倡。易鄉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漂杵，荀子不倡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弨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者，覆也，謂覆其上也，注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僞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踰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寧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劒、矛、戟、矢

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弨曰：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閨，門扇也。○盧文弨曰：宋本「閉」作「閇」，係俗體。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劉台拱曰：蘄，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還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弨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微也。傾，危也。微，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爲「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陋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壟倮爲嬾。」壟音下界反。倮音果。嬾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於）〔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螺螄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螺螄，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盧文弨曰：「壟」，當作「巃」。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螺螄」，彼作「蠃蜾」，「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郝懿行曰：「殺」，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僞與爲同，行動作爲也，注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爲」。王念孫曰：「行僞」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其言讓詼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盧文弨曰：「別」上，宋本

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安也，從人，意聲。』意，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兪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兪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大雅・緜》傳、《江漢》箋及《大傳》注並同。言內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疑，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於忽反。儗，讀爲疑。儗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作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晻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閟宮》。『弇』、『奄』、『晻』並通。楊云『晻暗同』，失之。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兪樾曰：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案：兪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期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楊讀伯爲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爲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〇盧文弨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秦楚，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〇盧文弨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〇盧文弨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愼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〇王念孫曰：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聰』，各本譌『聽』，據宋台州本改正。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〇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〇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並，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並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〇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〇先謙案：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椓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蹤性情而不足

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匕」，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楊說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修也，汙，穢也。漫，欺誣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涴，涬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涴。」涬與汙同，涴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汙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並同。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遘，愚也。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甚」。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謙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爲知也。楊注非。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揔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重安存，問學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楊說失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上，以修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荒，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先謙案：如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軍旅末學。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學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傳記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

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愼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邸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醇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

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並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愼：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門弟子分部

傳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蒉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蒉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蒉聵，蒉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蒉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蒉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沐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

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貿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邑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恆。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爲篇，疑者闕焉。

孟軻分部

孟　軻

綜　述

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並；又言邾爲楚所並，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鄒通，騶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傅會。」史炳《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傅玄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僞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傅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韋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鄒、莒」，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鄫、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鄶、鄫、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鄒侯國，舜後姚姓。」蓋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耆《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鄒卽邾，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爲魯井」，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疏**《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卽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卽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卽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卽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貜，卽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卽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卽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卽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卽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別爲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旣以孟爲氏，宜爲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邾國，引劉耆《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丘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於容思云「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山，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敎。**疏**《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敎。」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耆。」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鱣《閨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嬰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爲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

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爲『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爲『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爲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恉。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卽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墮，《說文・自部》作『隓』。云：『敗城自曰隓。』篆文作『𨻶』。《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隳」，俗字也。』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疏《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爲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爲異端，則闢異端者，卽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爲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軨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以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疏《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憲言，猶法言也。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敍》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趙氏注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丘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愼子、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疏**《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盧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丘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敍》，於是盡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賸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敍》正義中。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樂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疏**《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

傳記

《史記・孟子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荀況分部

荀況

綜述

汪中《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丘子即浮丘伯。劉向敘云：「浮丘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丘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

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癘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愒，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敍《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鵠舞知以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又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於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於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並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於趙，游於齊，嘗一入秦而仕於楚，卒葬於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於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於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於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

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韶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 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於齊，郇卿亦爲卿於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於齊。初，齊威王之世，淳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於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亘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愼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則胡不殿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辟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於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殺之於鼓里。田單起即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湣王子法章於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尚修列大夫之缺，諸儒反覆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於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埶，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爲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爲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於秦。初見應侯范睢，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

公門，入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聞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偲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偶偶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邹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邹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邹卿也。邹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邹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邹卿於趙，邹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后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縣於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疕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邹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慙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凰。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閨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陬、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邹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邹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於蘭陵。方邹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邹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邹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邹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軒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於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邹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邹卿尤精於《禮》，書闕有間，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於邹卿。邹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囂、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

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於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於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可比於傳記，可以爲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汙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爲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　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爵，郇侯曾爲二伯，《詩》舉重者言，故毛傳云然。後去『邑』爲『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淑，生儉、緄、靖、肅、汪、爽、肅、專，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於晉獻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於息屬之親疎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於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由哀五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據《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爲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爲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嘗祐言『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並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鄦』，凡經典之中竟無『鄦』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並非有故去『邑』爲『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爲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墅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荊軻謂之荊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墅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爲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於戰國正屬趙，故爲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並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荊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爲言，尚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爲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爲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爲卿於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

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邹卿湣王末年至齊矣。今《邹卿書・彊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湣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湣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邹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湣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修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邹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淳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湣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爲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然則邹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審其詞意，必邹卿爲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邹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於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邹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於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雎傳》，雎爲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邹卿爲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邹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邹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邹卿於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邹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於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爲，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邹卿於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邹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邹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爲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邹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邹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邹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邹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鮐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邹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邹卿之來齊，亦即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邹卿年十五推之，當生於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邹卿曰：「物禁大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邹卿爲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邹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爲邹卿爲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讎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複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於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於詩賦，今《邹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邹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

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佹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脱『請成相』三字。至『託於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脱『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郁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修《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郁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郁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郁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郁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郁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閒不無訛繆。』案郁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郁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郁卿卒於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閒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攷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於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郁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郁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郁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偏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郁卿卒於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郁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以爲氏。『浮』『包』同聲字，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郁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郁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武威』，傳寫之誤。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郁卿之傳也。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脱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於子夏，傳郁卿。』此《穀梁春秋》郁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

爲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二字在中閒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爲《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於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於《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爲《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於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爲駘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駘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別外無聞，非駘臂也。」楊注力辯非駘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子》之子弓即駘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子者，著其爲師。元人吳萊以爲子弓之爲仲弓，猶季路之爲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於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爲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爲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即以爲郇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弒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弒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佹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爲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閒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即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佹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佹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畚邪？凡此皆見於《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於世也。

傳記

《史記・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

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漢代部

西漢早期儒者分部

叔孫通

傳記

《漢書・叔孫通傳》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

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輒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輒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並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共）〔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卽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驛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以）〔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鄜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陸賈

傳記

《漢書・陸賈傳》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

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伉）〔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溜女爲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

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盡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紀事

《漢書・南粵傳》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秦並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長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並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龍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

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賈誼

傳記

《漢書・賈誼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遘隕厥身。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駑驥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辭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蟻螘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蟫？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徼)(徼)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鱏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凶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勾踐霸世，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

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摩若深淵之靚，汜摩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猟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摩！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剚之，豈有異秦之季世摩！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諛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摩？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戮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襄令樊、酈、絳、灌擁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徼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盡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盡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跋蹙。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姆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徼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畎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不搏反寇而搏禽蒐，獶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戚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刷而不宜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翦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綾其領，庶人嬖妾綾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並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襄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禮）〔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盡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陵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濕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閒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馳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馳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

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毗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㚇〕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

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拘小行，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縣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雒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祸，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祸，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

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剋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劇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

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夭）〔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董仲舒及其後學分部

董仲舒

綜　述

《漢書》卷二七上《五行志上》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又卷三六《楚元王傳》 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又《楚元王傳贊》 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又卷五六《董仲舒傳贊》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能當之。自

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墓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又卷五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又卷一〇〇《敘傳》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

王充《論衡・本性》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生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

又《論衡・儒增》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

又《論衡・程材》 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又《論衡・效力》 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

又《論衡・別通》 若董仲舒、唐子高、(揚)[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

又 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鄉之上。

又《論衡・超奇》 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

又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又《論衡・死僞》 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眞也。

又《論衡・案書》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又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

王符《潛夫論・贊學》 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

揚雄《法言・修身》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僖克爾？

又《法言・淵騫》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

《抱朴子外篇・勸學》 仲舒命世，不窺園門。

《意林》卷四引《抱朴子》佚文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蜉蝣。

《晉書》卷七五《荀崧傳》載荀崧《請立公羊穀梁疏》 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

劉勰《文心雕龍・議對》 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慝者，事理明也。

又《文心雕龍・才略》 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

又《柳宗元集・貞符》 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蚩蚩，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誣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七三《書春秋繁露後》 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又《本論》上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司馬光《司馬温公集》卷一二《獨樂園咏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

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河南程氏遺書》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二先生語》一。『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河南程氏遺書》卷九《二先生語》九。

洪邁《容齋隨筆》卷七《董仲舒災異對》 以武帝之嗜殺，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

又卷一三七曰 『仲舒識得本源。』『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氣；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又：『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又：『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又：『仲舒卻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又：『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又：『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又：『問：仲舒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又：『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又：『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卻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何如？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又：『「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又：『「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於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又：『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說。又：『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

又卷一三九 『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又『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又『仲舒文大概好，然也無精彩。』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一 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粗淺妄臆，非其實也。又曰：今董生說《春秋》至數千百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載，遷之言亦然。學者以爲是與孔、孟同，撓而從之，斯大患矣。

又卷二三 終軍詰徐偃，雖少年刻薄，然異乎漢經生言《春秋》者，董仲舒不能及也。

又曰：『董仲舒首推明孔氏，觀劉向一家之論，其爲儒者重輕可知矣。後世學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略爲分別精粗離合之際，歸於統一，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也。』又曰：『皋陶、益、伊尹、傅說、周、召謀議規勸警，語近事切，常在目前，豈非極論？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又：『仲舒負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責，今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還至之立效。』又：『仲舒亦以樂爲先，則局於彌文，困於虛論，而躬行之實廢矣！又終於祥瑞，此尤躬行者之諱也。』又：『如孝武動民於干戈，習俗於奸詐，去壽而夭，去仁而鄙，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內也。』又：『仲舒勸武帝以更化，張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於秦也。』又：『仲舒比晁錯、公孫弘雖無刻薄從諛之失，然不見武帝受病處，不能統一聖人之道以切其身。』又：『「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

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爲詬於天下矣。」

又《水心別集》卷三《士學上》 若董仲舒、劉向、揚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大駭者耶？奈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

陸九淵《陸象山集》卷二三《大學春秋講義》 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嘆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爲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爲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又卷三〇《政之寬猛孰先論》 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皋、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

黃震《黃氏日鈔》卷三三 自孔、孟考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

又卷四七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董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暨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又卷五六一 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一四 董仲舒、劉向於五行災異凡一蟲一木之異，皆據其事以著驗。二子漢之大儒，惓惓愛君之心，以爲人主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類而言之，庶有警悟，學者未可遽少之也。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三六《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

又《西山讀書記》卷三〇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胡氏安國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賁雖直，非其班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 漢代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

吳萊《淵穎吳先生文集》卷八《春秋繁露後題》 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又曰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爲，非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雩、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且流於數術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與！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

李東陽《李東陽集・董子書院記》 董子之道，見於大廷之三策，聖賢之學，帝王爲治之法備矣。其問道原於天之言，正誼不謀利之論，以及王伯玉石之辨，尤爲精切。蓋自戰國迄於秦，權謀術數，淫亂邪說偏於天下，高識正論，至是而復發焉。雖以廉直忤世，不得公卿之位以行其志，然漢家一代，表六經，宗孔氏而黜百家者，非董子誰其啓之。宋之大儒稱其本領純正，度越漢、唐諸子，凡以此也。古亦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董子之德與言，皆有足尚，功固非其所計，亦有不可得而誣者也，使當時獲究其用，則雜伯之志，必當大有匡救，以歸於正，豈獨託之空言而已哉。

曹元用《董子祠堂記》（《元文類》卷二九）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爲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主，動必繇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悅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奧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爲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爲有疵，況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興三代之治。劉向

以爲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眞知言哉！【略】爲作董子祠堂記。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藩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爲紀爲綱。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既佑我藩兮，篤生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絕。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飛。神靈兮有託，祠事兮無違。想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愈勵。繼自今兮，毋忽毋怠。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讀董仲舒傳》　使仲舒遇其君，行其道，亦豈不伊、呂之效哉，又何管、晏之足方與，何也？以管、晏特霸者之佐，所能行者，霸者之事也，又豈王道之大者。

邵經邦《弘道録》卷九　先儒謂仲舒有儒者氣象，愚竊謂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薛瑄《讀書録》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孫月峰《春秋繁露序》　「《繁露》諸書博極宏深，而著精神處尤在尚德緩刑一語。」「德莫大於和，道莫至於中，中和天地之美，聖人所保守也。謂《春秋》爲中和之理，可謂善言經者。」「不中不和而曾是可以明聖經乎，然則董生之書，其微言至意，眞深於《春秋》者矣。」沈鼎新刊《春秋繁露》。

汪明際《春秋繁露序》　予以爲仲舒，孟子以後一人也。乃眞西山亦以爲西漢儒者，惟一仲舒。七篇指《孟子》。而後，未有及者，知言哉！沈鼎新刊《春秋繁露》。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六《跋春秋繁露》　「《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有善也。」又云：「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余少而服膺，謂其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也。」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二〇《書春秋繁露後》　「董子《繁露》十七卷爲篇八十有二，目前學士先生惑頗疑焉，遷世既遠，古本流散，眞僞無從別矣。然予謂學者於書當審正邪，無必爭眞僞。蓋學所以明本適治，而裨於身與天下之間者也。是以今日之書，誠有原道而旨不離正者，卽可傳述以法將來，不眞何咎？」又謂此書：「義引宏博，非出近世者。間有辭難強通者，固由闕文錯簡致然，學者觀其大義所存而闕疑焉，可也。」

劉熙載《藝概》卷一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又「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孫原湘《天眞閣集》卷四二《荀揚董韓優劣論》　仲舒之言曰：「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疑其論性亦偏於氣質，昧於本善之旨。顧其論道之體，則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論道之用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與古聖賢言性，必言天之旨，庶幾其有合焉。

劉毓松《通藝堂文集》卷八《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董子之經術優於體，賈子之經術優於用。」又曰：「董子潛心力學，目不窺園，當伏處之時，已爲儒者之所宗。及其出事武帝以帝王之道，格其多欲之心。觀其論桓、文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功利盛行之時，而能爲此語，豈淺學者所可幾。吾故曰董子優於體也。」又曰：「《春秋》備書災異，本欲警戒人君。董子以是爲言，正名儒納誨之道，卽所謂《春秋》以折獄者，亦先儒相傳之舊法，蓋《春秋》本褒貶之書也。」「深於經術，故明體達用之道全也。」

黃式三《儆居集・經説》卷三《申董子功利説》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申之者謂成敗利鈍，非君子之所謀所計，此卽道誼中有功利不得計及也。而疑之者則謂誼與利迭爲用，道與功本相因，置功利而不言，直迂腐無用之士耳。式三曰疑者失之，申之者亦未爲得也。且疑者之啓其疑，正由申者之誤爲申也。夫孔子有喻誼喻利之訓，孟子對梁惠王、宋牼有誼利之辨。董子之言，正本孔、孟，則疑董子之説爲迂腐者，可以悟矣。禹無功何以成九歌，乾無利何以成四德，必謂道誼中之功利，則道誼乃無用之虛語耳。《易》言吉兇禍福，以明事之利不利。《書》言得失存亡，以明功之成不成。《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以勸人善體之。《大學》斥以利

爲利，而仍言以誼爲利，則道誼者，治之本；功利者，治之效。本立而效自見，此非君子之所諱，固章章矣。申董子者言之迂腐，反似君子無用，豈董子意哉！董子之意若曰：事之有利無害者，誼也；正其誼而誼外之利勿謀也。行之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誼外之利，必參害；道外之功，不敵過。因易王問越句踐，臣而答之，固宜如此。如猶不信，盍讀董子《繁露》之書。

黃以周《儆季雜著・文鈔・讀孟子》　『《春秋》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及董仲舒。胡毋生歸老於齊，齊之說《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從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又曰：『《公羊》嚴、顏之學盛行西漢皆董子之力也。董子深於《公羊》，又長於《論語》，故其書說《論語》說《春秋》居多，而以《論語》說《春秋》亦復不少。』又：『或曰何休注《公羊》，亦多合於《論語》，蓋祖述董子云。其所稱先師說或卽董子。以周竊以爲不然。何休之師爲博士羊弼。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作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謂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李育，育之學本之胡毋生矣。董子書散佚已久，存於世者僅有《繁露》及《漢書・五行志》所載災異之說，考諸《解詁》往往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其不祖述董子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董子說也。其間有以《論語》說《春秋》者，亦不足援之以補董子之說。』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　董子之學，由《公羊春秋》根極理要，旁通五行，可以見之施用。此書《春秋繁露》所載《求雨》、《止雨》兩篇，蓋三代相傳古法，非同數術，後儒昧於陰陽，遂輕議之。』又曰：『程文簡大昌譏其辭意淺薄，則猖狂之言，更不足論矣。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卷七《傳經表序》　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敎之本，絕諸子之學，爲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

又《桂學答問》　『孔學之聚訟者，不在心性而在禮制。《白虎通》爲十四博士薈萃之說，字字如珠，與《繁露》可謂孔門眞傳秘本，賴有此以見孔學，當細讀。』又曰：『《春秋》所以宜獨尊者，爲孔子改制之蹟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專信者，爲孔子改制之說在也。』又曰：『《春秋繁露》反覆引申，以明《公羊》之義，皆《春秋》家最善之書。』

又《萬木草堂口說春秋繁露》　『《繁露》傳先師口說，尊於孟、荀。』『董子微言大義過於孟、荀。』又『讀《深察名號篇》知董子傳荀學，不傳孟學。』又『荀子專言人學而不言天，董子兼言之。』又『董子窮理功夫過於荀，荀過於孟。』又『董子曾見河間獻王，豈有古文諸經而不知，且並不一道及者乎？』又『《荀子・禮論》言「養」字，董子《爲人者天》言「悅」字，講字甚好。』又『孔子微言大義，至董子始敢發揮。漢時孔學一統，人皆知尊之故也。王充謂：「孔子之文，傳在仲舒。非常大義。」』又『董子「性之名非生歟」，與告子同義，又謂「性者質也」，又與《孝經緯》「性者生之質也」同，多孔門嫡傳口說。』又『董子解經通天人，朱子專講人事，故朱子只通孔子一半。』又『《繁露》有大義，有微言，有制，有例。』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　兩漢多用董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學，宋以後多用朱學。董學在《春秋》，鄭學在《禮》，朱學在「四書」。

章炳麟《太炎別錄》卷一三《無神論》　中國儒術經董仲舒而成敎，至今陰陽尊卑等說，猶爲中國通行之俗。

又《檢論・學變》　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不識遠略。

又《檢論・原法》　董仲舒爲《春秋折獄》，引經附法，異夫道家儒人所爲，則佞之徒也。

又《檢論・商鞅》　董仲舒、公孫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

傳記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略】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術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紀事

《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謂：『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又《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贊：『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又《漢書・儒林列傳》　『武帝時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又：『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又：『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又《漢書・五行志上》　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於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

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乃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

又《漢書・循吏傳》 孝武之世，【略】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

又《漢書・匈奴傳下》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後漢書・馮衍傳》 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桓譚《新論》 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太平御覽》卷九七六引

又《論衡・別通篇》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

《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圃，乘馬不知牝牡。」

荀悅《漢紀》卷一〇 《武帝紀》：「建元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云爾。」

劉向《荀子書錄》 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

《西京雜記》卷二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篇》 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劉孝標注：

雜錄

《太平廣記》卷四二引《幽明錄》 漢董仲舒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爲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謂之曰：「巢居却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卽是老鳳。」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

傳記

《漢書・眭弘傳》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

「未詳。」

李肇《國史補》卷下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蟆陵。

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 萬年縣蝦蟆陵在縣南六里。韋述《兩京記》：「本董仲舒墓。」

《漢書補注・董仲舒傳》引 王先愼曰：「《陝西通志》引《馬谿田集》云：『墓在長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罔不下馬，故名。』《長安縣志》：『在城內胭脂坡下。』」

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雜録

《漢書・儒林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琅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司馬遷分部

司馬遷

傳記

《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

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略】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敍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閽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讒。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西漢中期儒者分部

匡衡

傳記

《漢書・匡衡傳》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聲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以)〔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修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顧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襃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

莫不本乎室家，（之道）〔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嫡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侵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於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

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遲，承親之禮也；正躬厲格，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頒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並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誣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韋玄成

傳記

《漢書・韋玄成傳》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

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

赫矣我祖，侯於平皐，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旣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於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

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祇。嗣王孔佚，越遷於鄒，五世壙僚，至我節侯。

惟我節侯，顯德遐闡，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旣考敍位，惟懿惟奐，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四方遐爾，觀國之光。

茅土之繼，在我後兄，惟我後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婧彼車服，黜此附庸。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於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戀難，因以戒示子孫，曰：

於肅君子，旣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余小子，旣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嬰以隊。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遲我遺，恤我九列。我旣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悔。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

我旣此登，望我舊階，先後茲度，遹遹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羣公百僚，我嘉我慶。於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藉，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

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婧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秉。無忝顯祖，以蕃漢室！

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卽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

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

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給，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曰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

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並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並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

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宜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劉向

傳記

《漢書・劉向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

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

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復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

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己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咈故，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閎夭西郊，雉運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挽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嗜嗜！」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墓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來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霣霜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螽、

媟盛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賀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蓋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轉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灾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姻黨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剌，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諛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訾訾，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灾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灾異，以（効）〔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賚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

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厥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曋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謚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懷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迺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鉗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彙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達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巧，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壑，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

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悟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制，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叨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擅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蔑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寇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産、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穆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嫉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安全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

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日並出，日食於術，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

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艱艱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仟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

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西漢末年儒者分部

谷永

傳記

《漢書・谷永傳》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宴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

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騎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慈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會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銃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逢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敎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實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免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徼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遠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臣聞灾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閒，灾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讇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閒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

是時，上初卽位，讓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怨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慴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徵賤之閒，乃反爲

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

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

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

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

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紊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愼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菀使者。

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衞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

《易》曰『在中餽，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

朝，東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復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剌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瘡於炮格，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絶，然后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法）〔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屬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徵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遐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貢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宴省無怠，舊惡舉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遠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嫡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逆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草野）〔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復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季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闡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蒂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

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富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陛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妻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

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當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詩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參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棗至損服，凶年不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怨，厲精致〔改〕〔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揚雄

傳記

《漢書・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

之陽曰郫，有田一壓，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嵕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略】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略】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槩橡三等之制也。且爲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略】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駿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略】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豻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阸，(從)〔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略】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謝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謝》。其辭曰：

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儕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該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顏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緣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喋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謝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頰，涕洟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撚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閬。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

其象而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蕭〕〔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徵。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本諸身。譔《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

神心曶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橫廣，絶於邇言。譔《寡見》第七。

聖人惠明淵懿，繼天測靈，冠於羣倫，經諸范。譔《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概諸聖。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於漢道，德行顧、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西漢《春秋》學學者分部

胡毋生

綜述

李固《祀胡毋先生教》（《文館詞林》卷六九九）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祠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堯遭洪水，人處巢窟，禹平水土，附祀於河。棄稷嘉穀，託祀於稷。斯所謂以勞定國者也。自宣尼沒，七十子亡，經義乖散，秦復火之。然胡毋子都稟天淳和，沈淪大道，深演聖人之旨。始爲春秋制造章句，是故嚴顏有所祖述微傲，後生得以光啓。斯所謂法施於人者也。故宣尼豫表之曰：『胡毋生，知時情，匿書自藏，不敢有聲。』董仲舒亦稱：『吳楚之王，勢爲南面。然而棄仁捐義，背本畔帝，故名爲小人，實爲刑戮，甚可羞也。胡毋子都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太守以不材嘗學春秋胡毋章句，每讀其書，思覩其人。不意千載來臨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師，又法施於人，禮宜有祀。今月甲子祀胡毋先生，五官掾奉謁齊稻（粱）（粱）各三升，豚一頭，薦神坐前，務加祗肅。二月八月報求之時，因社餘福，以爲常。

傳記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戴宏《解疑論序》（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徐彥疏引）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

公孫弘

傳記

《漢書・公孫弘傳》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

不信也。夫厚(當)〔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名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羈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鎔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

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紀事

《漢書・儒林傳》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遵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瑕丘江公

傳記

《漢書・瑕丘江公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西漢《詩經》學學者分部

毛萇

傳記

《漢書・毛公傳》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紀事

《後漢書・儒林傳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轅固

傳記

《史記・儒林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

《漢書・轅固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發。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申培傳記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閻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漢書・申公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

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紀事

《漢書・儒林傳》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韓嬰

傳記

《漢書・韓嬰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紀事

王充《論衡・骨相篇》 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又《論衡・偶會篇》 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

當貴，遭與倪寬遇也。

翼奉

傳記

《漢書・翼奉傳》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布)〔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論，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乃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貌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慴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

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左）〔右〕阻黽池，前鄉嵰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紀事

《漢書・儒林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

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西漢《尚書》學學者分部

伏生

傳記

《漢書・伏生傳》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孔安國

傳記

《漢書・孔安國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歐陽生

傳記

《漢書・歐陽生傳》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

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

傳記

《漢書・夏侯勝傳》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蕭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濊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羲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

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紀事

《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乃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夏侯建

傳記

《漢書・夏侯建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紀事

《漢書・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李尋

傳記

《漢書・李尋傳》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

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曆，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陀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

《書》云「天聽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顓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譆譆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

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

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壎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

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諛，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蜮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辯放，據周敝，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達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翳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晝，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昏。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楊）〔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扶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

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營）〔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

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

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

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民人〕。』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曆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西漢《易經》學學者分部

丁寬

傳記

《漢書・丁寬傳》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

傳記

《漢書・施讎傳》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

張禹等從讜問。讜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讜：「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讜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梁丘賀

傳記

《漢書・梁丘賀傳》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獻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費直

傳記

《漢書・費直傳》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孟喜

傳記

《漢書・孟喜傳》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學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紀事

《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高相

傳記

《漢書・高相傳》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京房

傳記

《漢書・京房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

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大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

夏霜冬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並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並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尙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西漢《禮經》學學者分部

高堂生　后蒼　戴德　戴聖

紀事

《漢書・儒林傳》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

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西漢古文經學學者分部

劉歆

傳記

《漢書·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

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媢，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讓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違近臣奉指術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雜録

《漢書・儒林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鄭興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傳記

《後漢書・鄭興傳》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

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通谷連見，意者執事顧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通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免知緜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愔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東漢初年儒者分部

班彪

傳記

《後漢書・班彪傳》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孰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孰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

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

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鄒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鄒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慨叡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復辟司徒玉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懷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公）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曉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書奏，帝納之。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桓譚

傳記

《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哀平閒，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惡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雖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

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

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鉤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並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書奏，不省。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雙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棄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鄙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闢，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以爲榮。

紀事

《後漢書》卷二六《宋弘傳》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

王充《論衡・亂龍篇》　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

班固

傳記

《後漢書・班固傳》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璩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羣先聖之踪，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猒，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顚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萬，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

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效。如得及明時，乘事下僚，迫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屈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徵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蒼納之。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冤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溶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舊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睠秦領，瞰北阜，挾鄠霸，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擘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驁乎其中。【略】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墾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於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遄發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遭遘，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業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擘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略】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可〕逆詐示猾，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固又作《典引篇》，述敍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擘命人主，五德初始，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繼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跡者，莫崇乎陶唐。陶唐含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殷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纘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雖前（聖）〔聖〕卓、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禹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拚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燿，胡越莽分，不在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失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纘孔佐之弘陳云爾。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語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並閱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賜形弧黃戚之威，用討卓、顧、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

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針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度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迴而不泯，徵胡琐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兔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乃始度軍勞(讓)(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罵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仿佛，雖云優慢，無乃蔥歟！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悍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禋神之禮備。是以(鳳皇)來儀巢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搜緝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實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履以錫嘏，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荅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惇勑天乎？伊考自遠古，乃降庶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蒐文，屢訪耆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葬后之讓辭，又悉經五緯之碩慮矣。將駢萬嗣，煬洪暉，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

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憙憙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班昭

傳記

《後漢書・班昭(曹世叔妻)傳》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

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

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略】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東漢古文經學家分部

賈逵

傳記

《後漢書・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儁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

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

臣謹撰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廣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衞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鄭衆傳記

《後漢書・鄭衆傳》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爲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毡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

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陳元

傳記

《後漢書・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偸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許慎傳記

《後漢書・儒林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

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張衡

見《諸子百家分典》。

馬融傳記

《後漢書・馬融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鼂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戾運，陛下戚懼灾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達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勤）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察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體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嫫嬛，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並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圃〕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於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俊胎曠蕩，嶺夐勿罔，寥窿窲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阯環清，右帶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其背王屋，浸以波、洛，賓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磈磈，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嵚嵜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磐，曜焜於其陂。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芳茹甘荼，芘萁、芸蒘，昌本、深蒲，芝荷、菌、蓲，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

韮、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潘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桔、柏，柜、柳、楓、楊，豐彤封蔚，峯頷檹奧。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於布濩，唯鳥薙焚，惡可殫形。

至於陽月，陰愚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畝九藪之動物，纘棄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圃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部騶譟謹，子野聽聲，離朱目眩，鍊首策亂，陳子篝昏。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罩置羅羅，彌綸阬澤，阜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

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於疏鏤之金路，六騋駿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鵝之修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影蚴，揚金燮而拖玉璫。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旌參其如林，錯五色以搖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戚通。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徼壇霆奕，別騖分奔，騷援率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儵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鶻競鶩，騁騎旁佐，輕車横厲，相與陸梁，聿皇於中原。絹猏騬，縱特肩，脰完踝，搗介鮮，散毛族，梧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輢。被受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獑，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蜿蜿蟑蟑，充衢塞隧，葩華蔕布，不可勝計。

若夫驚獸駭轟，倨牙黔口，大匈啃後，緷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瞬孤刲刺，裸裎袒裼。冒冣柘，搓蛛枳，窮淩谷，底幽巖，暴斥虎，捭狂兕，獄蟨熊，拮封豨。或輕訐趫悍，度疏薆領，犯歷嵩嶓，陵喬松，履修榦，踔婕枝，杪標端，尾蒼蜼，掎玄猱，木産蠱，寓屬單。罕罔合部，晉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磻飛流，纖羅絡繹，遊雉羣鶩，晨鳧掌作，肇然雲起，雪爾雹落。

爾乃嶺觀高蹈，改乘回輈，沂俟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屬雲漢，横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拗天狗，縲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裝回安步，降集波瀾，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蠶，肇終葵，揚闡斧，刊重冰，掫蟄户，測潛鱗，躡介旅。逆獵湍瀨，濟潭汾桡，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螭，春獻王鮪，夏薦鱣鼉。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嘐啾，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旌，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榭以藩柳，被以緑莎，濆濞沆瀣，錯紛樂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垂泚，驅水蠡，逐罔蝄，滅短狐，獵鯨、鮫。然後方餘皇，連艨舟，張雲帆，施蜺旃，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蒼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鷫鸘，鷛鴰，鷖鷗，鷺鷥，鴈，鸂鶒，乃安斯寢，戲翻其涯。紛、鰿、蜱、蝙，鰬、鯉、鱣、鮫，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藪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酤車湊，嬌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音制，閑鼉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慲，駭恫底伏，鍾鍠鏘鏘，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領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樂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於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乂，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修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吠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洛，目曬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説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寧戚於大車。倖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儁俊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道福乎宇内，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偶，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闡，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殿長史。時車駕（車）〔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

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並，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幷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逶巡隴漢之閒，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東漢今文經學家分部

范升

傳記

《後漢書・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藪藉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

恭並立，深知光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鄒》、《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鄒》、《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猒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敎，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何休

傳記

《後漢書・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王充分部

王充

傳記

《後漢書・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

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紀事

王充《論衡・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戚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竊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

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圈諧說而懿（意）。俗曉（形）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甂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趣，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跑殊趣，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訂）銓（詮）。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證）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莢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莢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意）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眞。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不）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譽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事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蓋獨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嘗，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嘗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舀）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糞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文）（不）無

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蟹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趍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瀡而雨集，言溶(滽)瀚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甬)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愼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辭，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遜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難)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蹴邁，儻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

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謝承《後漢書》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至博通衆流百家之言。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又　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袁山松《後漢書》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會稽典録》　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獲道。

又　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仕，太守濮陽興問曰：『昔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虞翻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

劉知幾《史通・序傳》第三十二　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敍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韓文公集・後漢三賢贊》　樊汝霖注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敍事略無遺者。』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韓醇注曰：『王充所爲《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六《王充》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案《論衡・自紀篇》云：『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嘲，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蓋自居於聖賢，而譬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

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論王充》　范史之傳充曰：『充少孤，鄉里以孝稱。』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爲善，己有能不敢以爲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遺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誨也。」鄉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而吾所聞於充者有異焉。充細族孤門，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祖父汎，賈販爲事。生子蒙及誦，任氣滋甚。在錢塘，勇勢凌人。誦即充父也。充作《論衡》，悉書不諱。而乃特創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祖先。其尤甚之辭則曰：「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夫禹聖也而鯀惡，舜神也而叟頑。使禹謂聖於鯀，舜謂神於叟，則禹與舜將不得爲神聖。矧復以鯀爲惡，以叟爲頑，而挂諸齒頰，著之心胸，筆之簡牘，即禹亦且不免於惡，舜亦且不免於頑，雖甚神聖，焉得稱考？充知尚口以自譽而已。唐劉子玄氏謂：「責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實吾言矣。且夫立言將以垂教也，《論衡》之書雖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尋其書而不悟其失，殆不免於阿私所好。而范曄又不孝之尤者，隨而附和之，而特書之以孝。嗚呼！孝子固訐親以成名乎？」

東漢會通今古文經學儒者分部

鄭玄

傳記

《後漢書・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

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勞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墓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

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釐我國祭。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東漢崇尚術數儒者分部

郎顗

傳記

《後漢書・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

《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方今時俗奢侠，淺恩薄義。夫教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橐，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災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

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

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怒，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類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雒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傳》中孚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兇卦用事，頻多不効。《易傳》曰：「有孚無實，侵人也；有實無孚，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孚。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屬內茬，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貴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遥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鍾，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躬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違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燮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敕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貴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鉞，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敕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

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詩氾(歷)〔曆〕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虎，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闢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

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暉。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慧，不知折中，斯固違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斗〕(歷)〔曆〕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遺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曆〕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

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

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並陳消災之術曰：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刑，征營惶怖，靡知厝身。

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趣，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稱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

之序，宜開發德號，辟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霧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霧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霓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霓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霓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霓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霓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霓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霓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霓不霓，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綱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旋璣動作，與天相應。霓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霓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蛤悅和，霓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託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萬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並，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

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

傳記

《後漢書·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

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以丈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

還切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雪，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而厭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逐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並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

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

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

十餘日，復上書曰：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瓊、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

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晚，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

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卽召(詔)(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

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於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蘇竟飛書，清我舊陰。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東漢末年儒者分部

蔡邕

傳記

《後漢書・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之及(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雠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樞機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僥倖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憱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靚瞪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騖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譎，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憱之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鯁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紺緌，鴻漸盈階，振鷺充庭。璧

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探)〔採〕浮磬不爲之索。囊者，洪源辟而四瀆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門子，勢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膚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貢。其取進也，順傾轄圜，不足以喻其便；遠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曚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槃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閨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惹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顧未副，從而顛踣，下獲重脅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蹐而踖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

「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增，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卑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衝，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弃此爲如？靜以俟命，不敢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舉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劾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洎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

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雹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庶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揚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恨，與下同疾，綱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閉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遣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舊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藏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杜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穢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灾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

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灾異，竇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讀，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並入阬埳，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

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憶！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慙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閒〕皆畫像而頌焉。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敍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王符

傳記

《後漢書・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建上

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灾，則國危矣。

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効。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彫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

郡縣秦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郡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襄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爲（非）〔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曰：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養；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閙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免勑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卓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高，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鋪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讓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孰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贍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怒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與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富憤，而反一概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視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慝惡，除人害也。

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雖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厲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脫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脂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荀爽

傳記

《後漢書・荀爽傳》　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

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建咸備，各以其敘矣。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

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載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蠲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奏聞，即棄官去。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

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

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並它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

兄子悅、彧並知名。彧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荀悅

傳記

《後漢書・荀悅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性)〔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貴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貴事，舉名察實，無惡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慈，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楚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敍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崔寔

傳記

《後漢書・崔寔傳》　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敝，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教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憋般，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鬨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排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代），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萬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譎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違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屯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鞭轄以救之，豈（暇）（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棰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縞之具以敎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

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誄、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

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檛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

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

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敕、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由此知杜喬之殆，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於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應劭

傳記

《後漢書・應劭傳》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弃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無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初，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戚，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嶽，以類

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五，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五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遷，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鼷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剚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鄴。

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

中興初，有應顒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仲長統

傳記

《後漢書·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冀、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並)(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統性傲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享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帷，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麤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統統，委曲如瑣。百

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弃《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鼓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衡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侵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遥至熬天下之脂膏，斮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蚊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秦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貿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資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弃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蹐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厥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並兼之蚊，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閒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戹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租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蚊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溯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城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

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蚊，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遵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蚊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並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敍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擾，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抑天人矣。

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並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蔬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今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奢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緩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盡一定科，租稅十一，吏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

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曰：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萬守境，貪殘牧民，挽捶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蝗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愚足以居斯位邪？孰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數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數，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謬邪！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泆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徐幹

傳記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魏晉南北朝部

曹魏前期玄學家分部

裴徽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

綜述

《晉書・范甯傳》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奢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漆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

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蟊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紀事

《三國志・魏書・曹爽傳》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論）》、《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何晏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曹爽傳》《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愼，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又《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又《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又　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搢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婿〕，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

《三國志・魏書・傅嘏傳》　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又《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論〕》、《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又《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注）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稽叔夜倜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博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又《世說新語・夙惠》（劉孝標注）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蠔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又《世說新語・容止》（劉孝標注）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又《世說新語・識鑒》（劉孝標注）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

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緩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騁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緩，緩不納也。緩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勤緩結交云。』

又《世說新語・規箴》（劉孝標注）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鵾鶏，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宜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敏愼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棄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險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王弼

綜述

見何晏條。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鍾會傳》 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

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倜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

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稱，每與弼語，嘗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

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

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王弼別傳》　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咨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

又《世說新語・文學》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遒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論）》、《德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夏侯玄

傳記

《三國志・魏書・夏侯玄傳》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敎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渙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

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敍，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巖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督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皆生於此，若皆並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並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敍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鈿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彫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

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並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事下

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曲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眞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夏侯玄傳》　郭頒《世語》：

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爲後式。

又　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

又　孫盛《雜語》：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

又　《魏略》：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諺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閒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又　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

又　王沈《魏書》：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禄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乘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處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對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

又　孫盛《魏氏春秋》：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

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劉義慶《世説新語・方正》（劉孝標注）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夔、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摹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蕤《晉陽秋》曰：『蕤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奢誇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豪，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蕤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又《世説新語・雅量》（劉孝標注）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又《世説新語・識鑒》（劉孝標注）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還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震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又《世説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廣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濟，並已見上。

又《世説新語・容止》（劉孝標注）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曹魏後期玄學家分部

阮籍

綜述

佚名《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而先生弘美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几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羣生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涂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如登嶽涉海，蕩然無以充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肅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污，故其道不可屈也。蓬瑗升降於卷舒，寧武去就於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穀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察臣瓠緯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湾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紆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髮以養生，於陵灌園以求實，齷齪進步，循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氏於遊龍，衛賜譬重仞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逸駕於洪涯，邈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雲霄以優游。享年如干，遘疾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歿，夫豈不慨然！臨濠梁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頤)(賾)索引以敍雅操，使將來君子知先生之跡，略舉其志。系之曰：

峨峨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澹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崎岳。頤神太素，簡返世局。澄之不清，涸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庚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汪汪淵源，邁跡圖録。

李京《重建阮嗣宗廟碑》 自二儀既闢，三才肇分，選賢之道既彰，旌善之門必著。爰有賢公，姓阮諱籍，字號嗣宗，晉代陳留尉氏人也。性惟高尚，道本淳和，杯觴□□，嘯傲風月。眼能青白，當賢愚而迥分；口善雌黃，品人倫而克中。竹林樂志，蓬池養神，振百代之風騷，作七賢之領袖。雖則幽稱阮巷，可以慶大於門。小阮則牧守始平，大阮則步兵校尉，官資有別，氣概攸同。流俗不能染其眞，越禮無所拘其節，仙方有術，孝道無虧，告親亡而博局尚□，雖心喪而目先垂血。識達希夷之理，道包巢許之先。情高而鶴立崑峯，性靜而松標雲嶺。悲興窮路，嘯入蘇門。放曠天空，襟懷地窄。一朝榮達，四序推移。蝶夢之理難窮，蟬蛻之門詎測？青鳥啓卜，白馬來並，在縣東南隅計數五十里，擇其善地，以葬賢人焉。其墳也，勢壓龍頭；形高馬鬣。萬家耆老，共建靈祠。房廊四十間，儀仗左右足，堂殿峻矗。廟貌嚴明，威生九月之霜；階庭凜凜，照並三春之日。覆育溫溫，鑪中爭爇於寶香，砌下竟傾於竹葉。千門仰德，萬戶霑恩。敬之奉之，必助其福；傲之慢之，必降其禍。變化莫究，救護多門。白額歸山，庶絕牛羊之患；黃巾出境，免懷攘奪之憂。凡有禱祠，悉皆響應，固可致瞻依於四遠，薦牲幣於一方。次有都維郎、李溫等，堅持敬信，至奉神明，經營不憚於辛勤，敎化罔辭於寒暑。躬親跋涉，遠歷關河，自入名山，選其美石，冀顯殊功之成就，須求哲匠以磨礱。用紀芳馨，將傳億載。京詞非黃絹，學乏絳紗，冀承衆請之知，難免寡聞之誚，慚無健筆，難述仙方，固勒貞珉，用彰不朽。莊敬直書。其爲頌曰：

放曠拔俗，徽猷尚傳。芳馨百代，領袖諸賢。廊排寶鼎，架滿金錢。降(敖)(教)善惡，威靈儼然。清風應響，廟貌如新。左右儀仗，次第品倫。杯傾九醞，饌列八珍。威容除害，福祐鄉人。猗歟達士，譽美蘭蓀。晉朝已沒，阮巷猶存。光揮一邑，衛護千門。無高無下，求恩信恩。前當石柱，後倚墳林。新碑閪閪，古樹森森。塋絶窟獸，杖無宿禽。千秋萬歲，薦奠同春。

傳記

《晉書・阮籍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

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郗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郗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嚆！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喪事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敍無爲之貴。文多不錄。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人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紀事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

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王粲傳》　孫盛《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閒澹寡欲，知名京邑。爲太子庶子。早卒。

劉義慶《世説新語・德行》（劉孝標注）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又《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不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幹才，泰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説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籍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又《世説新語・棲逸》（劉孝標注）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説。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鼻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忆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遥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又《世説新語・任誕》（劉孝標注）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於時風馨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師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俾，而不加害也。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曠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敕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哮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迫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又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又《世說新語・簡傲》（劉孝標注）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梧，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戊）（戊）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滀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滀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鄉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豪一梧，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又《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嵇康

綜述

向秀《思舊賦並序》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李充《九賢頌・嵇中散頌》（《初學記》一七引）　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

又《弔嵇中散文》（《北堂書鈔》一〇二引）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心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孫觀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至人之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慍乎陸沈。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之是榮，豈和鈞之足視？凡先生之所期，羌玄達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彫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投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矜。

袁宏《七賢序》（《太平御覽》四四七引）　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犖節，動無過則乎！中散遺外之情，最爲高絕，不免世禍，將由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

袁宏妻李氏《弔嵇中散文》（《太平御覽》五九六引）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非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遺絕糧之困；識達去留，不能違顯沛之艱。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檢乎迹者，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歎，撫茲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候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泫然。

傅亮《演慎論》（《宋書・傅亮傳》引）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燮於豪端，逸翮鎩於垂舉。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

顏延年《五君詠・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沈約《七賢論》（《藝文類聚》三七引）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大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覓裘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求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略〕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

江淹《擬嵇中散言志》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慕無爲，老氏守其眞。天下皆得一，名寶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戮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又《恨賦》　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庾肩吾《賦得嵇叔夜》（《藝文類聚》三六引）　山林重明滅，風月臨囂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雁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鄰。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王績《嵇康坐鍛贊》　嵇康自逸，手鍛爲娛。曲池四遶，垂楊一株。銅煙寒竈，鐵焰分爐。箕踞而坐，何其傲乎。

宋祁《嵇中散畫像贊》　彼美雲章子，翛然天外情，凝眉逐層翠，俯手散餘清。霄迥心逾遠，徽遷曲暗成，千秋想蕭散，方覺繪毫精。原注云：『顧長康畫中散爲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像，世共貴，謂以風韻可想見也。』

王回《嵇紹贊》　康與安實皆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謂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李清照《詠史》　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旒，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劉才邵《跋李龍眠淵明歸去來圖》 嵇叔夜、阮嗣宗，號稱曠達；至其文辭，頗務揚己銜異，以貶剝當世，有臭腐糞蟲之語。夫志在於脫世紛，反激而速之，則其被禍取譽疾，非不幸也。

陳亮《三國紀年》 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姿，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生死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葉夢得《避暑錄話》 晉人貴竹林，竹林今在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名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稍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唯嵇叔夜似眞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應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又《石林詩話》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頗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婿，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不臧否人物，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疾之如讐，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爲。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蝨處乎褌中。籍委身於司馬氏，獨非褌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我每爲之太息也。

葉適《習學記言》 嵇康一志陸沈，性與道會，信無求於世。不幸龍章鳳姿，驚衆衒俗，世獨求之不已，使不以正終。蓋非其罪也。昔孔子患世俗之多故，其教必以厚人薄己，遠慮近憂，立則參前，輿則倚衡，凜然若兵之加頸。而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蓋人道之難，甚哉！然則康雖欲采薇散髮，以娛頤天年，而不可得也。悲夫！竹林之賢，過是無觀已。

何薳《春渚紀聞》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心存於中，則弦手犂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寃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嘆《廣陵》之不傳。此眞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矣。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魂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實多矣。

趙秉文《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壻，鍾會嗾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弒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咄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於董卓，文舉死於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楊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尚何嘗云，故備論之。至於書之工拙，亦何足言之與有。

龔璛《七賢詩・嵇中散康》 叔夜龍鳳姿，清修契神術，彈琴狎魚鳥，採藥游山澤。山濤徒見舉，孫登有遠適，已矣《廣陵散》，尸解亦何益。

李俊民《嵇康淬劍池》 尋常論養生，未得養生說。擬從林下遊，一書交盡絕。既無當世志，安用三尺鐵。頻頻石上磨，神光浸秋月。可憐麤疎甚，自謀何太拙。危絃發哀彈，幽情終莫洩。死留身後名，有愧侍中血。

王惲《遊百家巖》 萬榭霜葉丹，鍛竈烘熾火。有懷中散公，材大識或麼。至人戒其偏，康鋭不自挫。當時朝右姦，如會鬼見唾。吹毛不此施，淬礪安用那？徒爲論養生，竟落非命禍！

又《題竹林七賢嵇中散》 識短才長蓄禍機，放懷獨惜養生嵇，後人莫坐談玄罪，《秋水》篇中物物齊。○粉飾青黃乃木災，當年中散固奇才；高風不逐鸞音去，柳下奚爲打鍛來。

王沂《題胡濟川嵇康牀琴圖》 先生家何在，昔住嵇山陰，方狀日譙息，上有焦桐琴。流目視宇宙，何人知此心，奇才軼同列，幽思積盈襟，絕交書固偉，養性論亦深。誰讒臥龍質，反使禍見侵。寥寥《廣陵散》，百世寧知音，惜哉盡史輩，不識孫登箴。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郝經《續後漢書狂士傳贊》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陰長陽消，臣弒君，子弒父，無復人道，君子隱而已矣，又何必外形骸以自穢，必如楚狂、桑戶，然後爲達耶？嵇康諸人，皆以逸才，不能好遯，遂爲狂人，老、莊之術誤之也。司馬氏父子方放弒攘竊，踵武操、丕，厭然自以爲舜、禹，康乃非薄湯、武，謂皆以臣弒君，揭觸所忌，其能免乎？著論養生，而卒殺身，豈知養生之道哉！太上養心，其次養生，喪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養生爲？

胡應麟《詩藪》 嗣宗、叔夜並以放誕名，而阮之識遠非嵇比也。靈運、延年，並以縱傲名，而顏之識遠非謝比也。步兵、光祿，身處危地，使馬昭、劉劭信之而不傷。中散、康樂，雖有盛名，非若夏侯玄輩，爲時所急，徒以口舌獲戾，悲夫。

張居正《七賢吟・嵇中散》 中散龍鳳姿，雅志薄雲漢。少無適俗韻，早有餐霞願。調高豈諧俗，才傷爲身患。纏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方弘静《千一録》 漢氏桓、靈以來，海內鼎沸久矣，有能定於一者，萬姓之倒懸，不亦解乎。山公是以引中散也。而司馬氏非應天順人者也，湯武且薄之，寧比於竊鈎者？此志也山公寧不知之？《啓事》中毋乃爲阱歟？七不堪之書，將何以免？若中散之論養生，豈唯識寡，乃蹈白刃者也。非智非愚，何以望蘇門哉？

嵇中散不喜作書，然自云：『犯教傷義，第性不能勉強耳。』陸放翁云：『四方書疏，略不復遺。』二子於養生則得矣，禮有報施，惡得以嬾爲眞？人誰諒之。

張燧《千百年眼》 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眞情乃見。

吕兆禧《吕錫侯筆記》 嵇叔夜以宗室聯姻，一拜中散，便無意章綬者，誠見主孱國危，不欲頫首司馬氏耳。故山濤欲舉以自代，輒與絕交。觀其書有非湯武之語，固有所指；而作《高士傳》取巢勝者，豈非以其不仕新莽耶！《世語》謂康欲起兵應毋丘儉，言雖近誣，要亦叔夜意中事也。

夏完淳《嵇叔夜言志》 曰余厭塵網，振衣濯羽儀，卓犖驚古人，灼灼揚高姿。遠眺八紘外，陵景希清夷，靈鳳矯羽翼，飄然雲際飛。明餐若木華，夜飲蒼淵池，悠悠莊周子，方能悟無爲。爰居饗鍾鼓，徒令達者嗤，長嚮倚天表，采藥南山陲。

杜濬《三君詠・嵇康》 嵇康人中龍，義不可當世，視彼盜國臣，伎倆如兒戲。吐辭薄湯、武，千載有生氣，臨命索琴彈，聊示不屑意。

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嵇康》 結伴竹林形自垢，逢人柳下坐長箕。養生論好醇顏發，服食緣慳石髓貽。鶴在清霄羅未遠，琴彈白日影初移。三千太學傷東市，一笛山陽悵子期。

譚瑩《柳下鍛》 竹林游，偕六賢，柳下鍛，神夷然，生平解著《養生論》，當隨孫登、王烈求神仙。吁嗟乎！呂安之交何可絕，鍾會逕來宜落寞，豈聚六州鐵，鑄成此大錯。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叔夜情至之人，託於老、莊忘情，此憤激之懷，非其本也。詳竹林沈冥，並尋所寄，『典午』陰鷙，摧戕何夏，惟圖事權，不惜名彥，如斯之舉，賢者數之，非必於魏恩深，實亦醜晉事鄙。阮公淵淵，猶不宣露，叔夜婞直，所觸即形，集中諸篇，多抒感憤，召禍之故，乃亦緣茲。夫盡言刺譏，一覽易識，在平時猶不可，況猜忌如仲達父子者哉？叔夜衷懷既然，文章亦爾，徑遂直陳，有言必盡，無復含吐之致。故知詩誠關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爲婉轉之調審矣。〇叔夜詩實開晉人之先，四言中饒雋語，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五言句法，初不矜琢，乏於秀氣，時代所限，不能爲漢音之古樸，而復少魏響之鮮研，所緣漸淪而下也。〇嵇中散詩如獨流之泉，臨高赴下，其勢一往必達，不作曲折瀠洄，然固激澈可鑒。

傳記

《晉書・嵇康傳》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

僕、宗正。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雜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虧人之獨劃，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廷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寡，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敍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譬，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爲別。

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

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痏。欲寡其過，謗

讓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困圄。對答鄙訊，禁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喻。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勖將來，無聲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

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王粲傳》　（嵇）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又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

又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劉孝標注）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

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敍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又《世説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嵇中散語趙景眞：嵇紹《趙至敍》曰：『至字景眞，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敍》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句也。正南千里，句尺五寸；正北千里，句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笛，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又《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無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又《世説新語・雅量》(劉孝標注)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或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又《世説新語・容止》(劉孝標注)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又《世説新語・傷逝》(劉孝標注)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爲之也。」』

又《世説新語・棲逸》(劉孝標注)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

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卽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又《世說新語・簡傲》劉孝標注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雖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與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向秀

傳記

《晉書・向秀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

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

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又《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勳競之人願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遺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鍾會

傳記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曲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

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

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

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

>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

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霑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富力待時，並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降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患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警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於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鄢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彪、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巂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讨，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

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幡，苦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迾敕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迾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干)〔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鍾會傳》 會爲其母所作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姬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閨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兼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又　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易》讀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

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敍，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可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又　郭頒《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材也！』

又　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又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又　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鑒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慄慄，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偸本非禮，所以不拜。』

又《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又《世説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

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又《世說新語・巧藝》（劉孝標注）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勖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勖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於時咸謂勖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又《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西晉玄學家分部

裴頠

傳記

《晉書・裴頠傳》 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

初，頠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

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勖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勖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

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且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

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顗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顗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於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共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顗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顗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

顗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戶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羣，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通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辭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棄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達；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故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

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掘機辭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然哉！人之旣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羣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旣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撰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

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

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議，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魏書・鍾會傳》 荀綽《冀州記》曰：頠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爲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

又　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子嵩，字道文。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父，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爲石勒所害。」王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爲時人物所宗。」

又《世說新語・雅量》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又《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於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數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又《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又《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注）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又《世說新語・任誕》（劉孝標注）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

傳》曰：「顧取戎長女。」

郭象

傳記

《晉書・郭象傳》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

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嘲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遺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又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敍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又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爼於醪醴哉？荀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又《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又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曹魏其他儒者分部

曹丕

綜述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文帝紀》 鄧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恩過慕）（思慕過）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自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旆。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曆，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悶，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擾，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紘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剿，九壤被震，畸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徼，烏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犒鱗，肅愼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凌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灋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蠁，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牓玄宇，基爲首陽，擬迹殽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墳，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侯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修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嶢崢，顧哀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傳記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禄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兹乎！』

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於、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

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

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庚午，遂南征。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或者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槥音衛。送致其家，官爲設祭。』丙午，行至曲蠡。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兹昏，羣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兹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兹萬國，以爾承天命。』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禄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於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於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敎化乎洙、泗之上，惓惓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

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並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昏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鄴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鄖州。

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音扶歷反）。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賢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洞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涓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是月，孫權復叛。復鄖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

夏五月，有鸛鵒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倜儻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

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閒，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並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於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文帝紀》　王沈《魏書》曰：《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又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

又　《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又　《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並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又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略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

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

又《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郃等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卽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

又《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又《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又《魏書》載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又《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憫悌之化，欲使囊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又《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又《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譽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又《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聽，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翻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請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今刱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旣而悔之，追原不及。

又《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日）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卽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卽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酈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

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又《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又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慭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又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魏王。』

又《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曆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於神明，固非人力也。』

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曆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於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於上，羣瑞應於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

絕火光。不橫一，聖聽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卽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於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宜心。吾閒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莽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曆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廆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宜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慚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曆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於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賈，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成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暴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慚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於《春秋》，是以天命不於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蠶於朕躬，天降之災，遭无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釁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豬，劫遷省御，（太僕）〔火撲〕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定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於虞。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曆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繳，還方有令。」

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卽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

侍中劉廙、常侍衞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曆數之運，天人同歡，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直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貶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闔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熏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於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宜之天下，使咸聞焉。」己未，宣告羣僚，下魏，又下天下。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曆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於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議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

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飄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禹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晢，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眞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黃莢未植階庭，蓂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墓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曆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琦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曆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並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於〕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詩〕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衞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慊色，舜發隴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閒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案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卽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厎止，神器當歸聖德，違衆不順，逆天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曆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

宜。朕畏上帝，致位於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拂。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敕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壬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於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於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並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曆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於王，仍陳曆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於神明，聖德參於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曆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於天時，民言協於天敍。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曆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悋，或受禪而不辭，不悋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於有虞，虞氏之胄爲客於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禮禪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己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於四門之勳，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禄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

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己，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曆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順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憒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德服〕，寇敵以恩降，遍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於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索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横於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内前後章奏，所以陳敍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著〕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曆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慚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於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覬〕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

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絶，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卽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三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又《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於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黄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又《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劉義慶《世説新語・傷逝》(劉孝標注)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脱，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説其母。人之所好，傷亦同之。

劉劭傳記

《三國志・魏書・劉劭傳》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並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篇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綜述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劉劭傳》　王彪之《與殷浩書》曰：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卻元會。』

管輅

傳記

《三國志・魏書・管輅傳》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虵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虵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愼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勃海太守。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蠭窠，甌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殼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甌盛也。』舉坐驚喜。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於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死也。

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偸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

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鶚，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棋，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屍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矢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爲歡樂。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規箴》（劉孝標注）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鵾鶚，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棋，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奚薈，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愼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建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

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淺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管輅傳》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譬，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琅琊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賓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餐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又《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餐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几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覺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覺來三十餘載，腳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又《輅別傳》曰：鮑子春爲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眞爲憒憒者也。』

又《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爲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眞。』

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虵，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

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熊，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虵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虵、烏，不亦過乎！』

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爲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又《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譜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

又《輅別傳》曰：物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愼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又《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敍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砥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瀍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千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愼。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又《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冀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冀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

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繫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謂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又　《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又　《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又　《輅別傳》云：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卽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薈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嶽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又《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采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眞，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屍流血，汙染丘嶽，彊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又《晉諸公贊》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眞長，尹丹楊，爲中興名士也。

又《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瀏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呴，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於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嘆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又《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羣嶽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爆爆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欻唾之間，呂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又《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於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愼、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閣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數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嚮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遊讌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邀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嶠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眞，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晰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干寶《搜神記》卷三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官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大〕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

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唯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耳。』

傅玄傳記

《晉書・傅玄傳》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

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事司狠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　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

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貫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皆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

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矇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融、蔡毋、蘇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

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免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歡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墐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悦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並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謹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靜，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並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

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儁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

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各）〔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並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王肅傳記

《三國志・魏書・王肅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整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並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

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於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爲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並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丞（承）子。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

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雜録

劉義慶《世説新語・品藻》（劉孝標注）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高堂隆

傳記

《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黄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過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績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説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董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

見，故改曰九龍殿。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聽明自我民聽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於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數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聞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

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姦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殷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制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

今吴、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禪〕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宫，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

又，將吏奉禄，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禄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大〕府掌九（伐）〔賦〕之（則）〔財〕，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協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偪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蹈，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下〕夷子練，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宫，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興宫殿，十餘年閒，天下暴然。乃信越巫，慙天遷怒，起建章之宫，千門萬户，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宫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

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蒸跡，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吕之亂，實賴朱虚，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詔曰：『生廉追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

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

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敎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禄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於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憂，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違。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斲抶，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槀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菟之數；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高堂隆傳》《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又《三國志注・魏書・高堂隆傳》 習鑿齒語曰：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蔣濟

傳記

《三國志・魏書・蔣濟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霄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

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吴。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别駕。令曰：「季子爲臣，吴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蹈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吴，濟别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吴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並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吴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覺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内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内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務宫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宫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劾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吴。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

又歡娛之甚，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是歲薨，謚曰景侯。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蔣濟傳》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並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又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又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敎。』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又 郭頒《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桓範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曹爽傳》 《魏略》曰：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

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眞後。於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閶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玆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劉義慶《世説新語・賢媛》（劉孝標注）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杜恕

傳記

《三國志・魏書・杜恕傳》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掘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兢千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虛而制度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

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統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並、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懸闊，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鳥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懷懷，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實，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

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廟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

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廟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邇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讓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後考課竟不行。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道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幣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叡，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

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从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究，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僞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説。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

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用也。免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輦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輦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輦臣論議政事，使輦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絶，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戚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恃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

夫糾擿奸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爲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願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其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侗隊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

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徒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

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

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於篇。

紀事

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書・杜恕傳》《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又《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壁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又《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又《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並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

袁準

傳記

《晉書・袁準傳》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玄，光祿勳。沖子耽。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機才，泰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蜀國儒者分部

諸葛亮

綜　述

楊戲《諸葛丞相贊》（《三國志》卷四五《蜀書・楊戲傳》）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摯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常璩《諸葛丞相贊》（《華陽國志》卷七）　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循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强，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袁宏《三國名臣贊》（《文選》卷四七）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裴松之《三國志注・蜀書・李嚴傳》　習鑿齒《諸葛忠武侯贊》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又　張儼《述佐篇》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主。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贊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並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動，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强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於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

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又　袁準《諸葛公論》曰：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强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又　《諸葛公論》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張輔《樂葛優劣論》（《藝文類聚》卷二二）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彊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强；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敍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己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睹〕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習鑿齒《側周魯通諸葛論》（《太平御覽》卷四四七）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問：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又《諸葛武侯宅銘》（《初學記》卷二四）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雕

薄蔚采，鵾鷄惟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雍。自昔爰止，於焉龍盤，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跡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奥，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陽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鳳三招。

裴松之《三國志注・蜀書・諸葛亮傳》　向充、習隆《爲諸葛丞相請立廟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又　李興《祭諸葛丞相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鼜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褒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顓、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宜，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儒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噫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尚馳《諸葛武侯廟碑銘並序》（《唐文粹》卷五五上）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廖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黧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彊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揔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禽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陳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祠，氓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顓，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饒富，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與？人事與？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忠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

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鮠卼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頹，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並序》（《唐文粹》卷五五上）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爲邃脆，厲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甿未息，污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揔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由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元和二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

孫樵《刻武侯碑陰》（《唐文粹》卷五五上）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並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呂温《諸葛武侯廟記》（《唐文粹》卷五五上）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篲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於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

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彊。魏武既沒，晉宜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顧其原。夫民無德，以德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聲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完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沈迴《武侯廟碑銘並序》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王左僕射馮翊嚴總，帥文武將佐，洎蒙突歸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燧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櫫，邊穀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修敬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曲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微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頹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互往，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兵壘□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詭製，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管，薙棨薄，是營是葺，衆工麇至，繚以高墉，隔閡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搉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風雲元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止彎□□，諸侯同舉，管氏藉彊齊之力，宗周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衝擊中原，撐拒彊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投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偉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書，姑務統論大略，敍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之意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蠹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代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侯，睕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谿泉，龍躍風雲，先主繼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塵，前哲後俊，心跡暗同，建茲新廟，式是梁岷。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迴撰，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元錫書。

傳記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

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吴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悦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黄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吴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吴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家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録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眦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乃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遺逸，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恡。』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待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勤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方正》《劉孝標注》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荆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遺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戒政嚴明，且僞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遼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鋭。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裴松之《三國志注・蜀書・諸葛亮傳》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又 《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虚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又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踰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非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又《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又《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鄜，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又《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鄉邪！』

又《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毗，時適有人以氂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毗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毗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

又《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晝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門，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

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又《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又　孫盛《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又《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又《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又《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又《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又《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

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聲喚，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

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呑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呑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並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沖言，知其乖刺多矣。

吳國儒者分部

虞翻

傳記

《三國志・吳書・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

翻與少府孔融書，並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楊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

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欒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笠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魏將於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

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翻嘗乘船行，與欒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騙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閽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慚色。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邪)！』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咸顯名。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紀事

裴松之《三國注・吳書・虞翻傳》《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又《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又《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又《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倘不足取，今去入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又《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爲大異。

又《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

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輸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吳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頖面，謂子辭衣；古篆「丣」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讒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並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又《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褐葛巾與（敵）〔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吾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

臣松之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

按《吳曆》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爲

勝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此說爲勝也）。

《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又《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絜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齔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楊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孰篤，皆此類也。

又《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媼，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絜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攄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鄧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桓文林〕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

則太子少傅山陰勵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鄱〕陽盧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翟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肅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並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肅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西晉儒者分部

杜預

傳記

《晉書・杜預傳》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

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

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於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敍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强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並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

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

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並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

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

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歆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

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並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

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愼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墳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歐陽建

傳記

《晉書・歐陽建傳》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摯虞

傳記

《晉書・摯虞傳》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

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搖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

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韜塵於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美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奧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

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覩朱明之赫戲。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鷦明以承旂兮，駔天馬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奧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滴。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

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頫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也四位爲匠，乾坤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飂飂而遐游！

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翾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

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轙輈整旅。兆司鬱以郕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虯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猋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僸僸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坤，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煙熅兮辭天衢，心

闇弱兮識故居。路遥道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恬娛。

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敍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閒喜令。

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鐵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戡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

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興徒不疲。欽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騄駬，風於華陽。弓矢戢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

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韵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

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

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

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

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束晳

傳記

《晉書・束晳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鑫，馮翊太守，並有名譽。

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

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

束晳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惇，隱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徹，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閭匿辭儁，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棄橫擢，則林藪之彦不抽，丹墀步紈袴

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鶩沈鰌。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

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

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蠏蛁赴湮，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

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峥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

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氂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

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晧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糒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

時欲廣農，晳上議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嚳，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薦蓑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説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舂香，多稌生於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争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

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開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鄉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劉孝標注）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餅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陸機

傳記

《晉書・陸機傳》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

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棱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魏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舫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庾，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瑋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彦尋聲而響臻，志士睇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吕蒙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吕範、吕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吴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强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剪據山川，跨制荆吴，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當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郾臨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寰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推鋭；蓬龍之戰，矛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絀財匱，而吴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遥聘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轂卒，循江而守；長綅勁鏃，望森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輈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莪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踰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異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其下篇曰：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吴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衡，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虚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踧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竭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宫室輿服，蓋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釀化鎔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吴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轤千里，前驅不過百艘。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乘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資重幣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槊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跼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城寡虞。陸公没而潛謀兆，吴霧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襄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吴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建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參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吴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吴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吴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吴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吴，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颸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任者有矣。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譬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誉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快，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

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鑿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貴傷心之怒。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阽，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囊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

夫慾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盛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怨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簣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罔不之悟，而竟以敗。

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祝；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强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徽積弊，王室逆阜，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逮亡趙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闕，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叢日！

漢編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强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在周之衰，雖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闕宇，鋒鏑流於緯闥，然禍止數旬，害不單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閹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亂哉！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襄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輦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復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閒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棱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絶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又《世說新語・方正》（劉孝標注）　慮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瑋少子。少知名，起家鄢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瑋，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輩，舉弓而射，卽中之。輩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旣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並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　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欽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箸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又《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又《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驎；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蜮也。』倫卽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又《世說新語・簡傲》（劉孝標注）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旣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東晉儒者分部

郭璞

傳記

《晉書・郭璞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獸之畜，匪兕匪武。身與鬼並，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渗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

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乃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於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蠲。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愼，以應靈譴。皇極之通，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怨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姦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徵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敘，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

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

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方解。案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

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周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

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

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韵，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

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荑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

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騖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塞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閟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璧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漢

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緘跡，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責傲，翟叟遁形以候忽。吾不能幾韵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摽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聞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

臣去春啓事，以困蟲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姦宄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闇。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漲，歲用無年。適聞吴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愆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逐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

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詔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

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賤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

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魁魑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葬，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白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聞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

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不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絜麗，才學贍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穢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邑，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又《世說新語·術解》（劉孝標注）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於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干寶《搜神記》卷三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卽能起，奮迅嘶鳴，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卽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

干寶

傳記

《晉書・干寶傳》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

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緝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

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敍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孫盛

傳記

《晉書・孫盛傳》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

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舉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諸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並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籍，艦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紀事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又《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窮，易窮，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敍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又《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於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戴逵

傳記

《晉書・戴逵傳》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漫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

夫親没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逵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棠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

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閑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誰以僞，外眩異華，内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内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

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

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雅量》（劉孝標注）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邊箸高尚之稱。」

又《世説新語・識鑒》（劉孝標注）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又《世説新語・棲逸》（劉孝標注）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

曰：「逸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逸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逸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又《世說新語・巧藝》（劉孝標注）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逸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逸，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廬水。』

韓康伯

傳記

《晉書・韓伯傳》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寠，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

>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
>
> 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匪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
>
> 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璯，官至衡陽太守。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德行》（劉孝標注）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惲邪？』范笑而受之。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倫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遣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又《世説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遊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荆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曹、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婁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卽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胄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邶）〔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仲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説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慕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又《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又《世説新語・方正》（劉孝標注）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又《世説新語・識鑒》（劉孝標注）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又《世説新語・賞譽》（劉孝標注）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又《世説新語・品藻》（劉孝標注）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

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又《世說新語・夙惠》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幃。』兒云：『已足，不須複幃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又《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范甯

傳記

《晉書・范甯傳》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績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

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涕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重嬌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

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雖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並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達

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並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爲郡，不滿千户，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卿貴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遷。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户。既力入私門，復貴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並兼之士亦多不賤，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藉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餚，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官制通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户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帝善之。

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磨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徙，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於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

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贍，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又《世説新語・賞譽》　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倜儻，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顧榮

傳記

《晉書・顧榮傳》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簒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

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旗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旗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

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

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寶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顯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

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強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盡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

牋曰：

昔賊臣陳敏憑藉權寵，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於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慷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遘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

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通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猥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强，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實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

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事

劉義慶《世説新語・德行》（劉孝標注）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竊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簒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又《世説新語・言語》（劉孝標注）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圖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又《世説新語・傷逝》（劉孝標注）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紀瞻

傳記

《晉書・紀瞻傳》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

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於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歆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賢賢之塗已闕，而敎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敎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僚，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敎，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挾)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挾)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敎，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綱)之弊，又加(族)(挾)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

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濛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濛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

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無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

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於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燄，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

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

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達大運，頻煩饗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秦楚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厠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劇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強，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廉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

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

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豪氂萬分之一。』

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遵、歷陽太守沛國武悳，並與瞻素疏，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南朝儒者分部

范曄傳記

《宋書・范曄傳》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厠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荆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宜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曇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曇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曄外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爲數，曄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曄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丈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時曄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姦心彝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所奬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鐶、袍段、棋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乃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

熙先使弟休先先爲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姦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蕭牆，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緜姦凶，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猰，過十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

湛之、曄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係。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勳溢區宇，世路戚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栖，於茲六稔，蒼生飢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匏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

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道，並命羣帥，鎮戍有常。若干挽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勑，逆誠禍亂，預覩斯萌，今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厄頓，死而後已。

熙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舉舉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森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微，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

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乘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狀，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創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復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並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閣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纇，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於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犄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凡下，朝廷許其犄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

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伏士送曄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慨，徒狥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姦謀，干犯國憲，靈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驅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

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霽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曄在獄，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曄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棺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

曄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疇昔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難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將出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強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子藹、遙、叔夔，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及幷伏誅。曄時年四十八。曄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

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檟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

吾狂瀾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該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頗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性別官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

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編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責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絃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桑）〔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曄《自序》並實，故存之。

謨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

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裴松之

傳記

《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

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眞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

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於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詶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眞、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邈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覲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於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頹，民風凋僞，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修，眷彼氓庶，無忘攸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

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

傳記

《宋書・何承天傳》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胤爲益陽令，隨胤之官。

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熙〕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悛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

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判，別有一處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

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令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愼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

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曄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既下，

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

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擧爲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擧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擧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郤，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謝之，常呼爲嬸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嬸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

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遽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猶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衞、霍宣力。雖欽馬瀚海，揚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貨及舟車。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陵，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啓祚，兩壜蠻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獻心易駿，遥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漢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揜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遠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衞、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繇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襄陽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

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絶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徽之曲。

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運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馹，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移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

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

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

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簳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

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蓺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捍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户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禦敵之要也。

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

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知，卒於禁錮。

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並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並《前傳》、《雜語》、《纂文》、論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語在《律曆志》。

顏延之

傳記

《宋書・顏延之傳》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

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

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

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曰：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末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

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閟；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

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緒業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

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懷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遑默，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踶，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户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牖室之内，喧囂於衆聲之間，竊議以逮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逵塗失偶，屢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癈，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請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愁讓，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算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

蠶温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雖就，止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勤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鉅。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震，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屏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厥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扑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暢，彌喪端儇，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静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厥，賓友清耳，笑不傾撓，左右悦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嘳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藏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讓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敬，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

善施者豈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責，不禁自止。

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禀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

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卽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弈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

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嗲）〔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彰，義必幽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

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薪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禀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

覩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則爲美矣。大喜蕩心，徵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卽歇。故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念，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或曰，温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養生之具，豈問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内，不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噦；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虚爾。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

且以己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斡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

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數，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委土木，剛清之才，遷爲丘壟，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逮，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懷所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願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闡茸，沈迷麴蘗，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虚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

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虚，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悸遠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黼祗朝校，尚愆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宫府觀慰，轉闕躬親。息矣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

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

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

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

竣別有傳。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臬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臬，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蕭衍傳記

《梁書・武帝本紀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鄭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鍾，鍾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

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骼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幸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謖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

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赵趄莫敢前。高祖請爲先啓，廣卽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遣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內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

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並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卻，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鄂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卽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

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鄂州事，乃使弘策詣鄂，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盡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嫌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寔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有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

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拔足無路。鄧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踞其間，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各盡勳効，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

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加曆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閣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假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譽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司馬，郡令杜永兼別駕，小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

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蝶，歲月滋甚。掘虐於髫齔之年，植險於髽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靦無哀色，觀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斫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産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嗜肆，酣歌墟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勇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影從，愚智競赴。復誉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强敵，剋殲大慈，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

扇遁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宮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鶚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摐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宇，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

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沖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沖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陼，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沖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沖長史程茂爲主。

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於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

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

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齎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搤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歡然悟機，一鄺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

鎮軍靖鎮之耳。』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修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於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卽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恟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櫬。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灊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高祖又遣軍主唐修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

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卽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爵，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

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閣人王佩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

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撙棄郡赴義師。

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凶黨王喧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挺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喧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民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稟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尸掾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遘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

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琁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予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偸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並依舊辟士，餘並如故。

詔曰：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

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强寇於沔濱，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霧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旍，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闥內傾，餘醜纖蠹，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歡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綱，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於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惵惵，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斮，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策曰：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置身無所。冤頭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願，援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算，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强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内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驚，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鋭，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毁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迴弱，咫尺勍寇，兵糧蓋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飜爲强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爲洪流，句吴、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兹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旝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小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耍，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鋭，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於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慠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拏戮。公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漠，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兹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兹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吴吴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於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士，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墅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主，翦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

功，拯水火之切，再曜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

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冤。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行，束馬影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鎖雅俗，不習孫、吳，遵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

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晊謀反，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於相國府。

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世，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術，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戴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翠，闕與微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遠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遠遺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幕，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

且聞中閭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瑜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

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聰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詔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詔曰：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爲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宇宅，罔不由此。

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電雷赫於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打葦之時，信及琢魚之日，何其逸窶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驅。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屆於夏首，羅城勁卒，憑川爲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強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民不失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爲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

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並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

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三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山東見白鑾一。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兗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一。』

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

丙辰，齊帝禪位於梁王。詔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難，冰谷載懷。

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橫流，反生民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絶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宇以馳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勳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歌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曆數，寔有所歸，握鏡琁樞，允集明哲。

朕雖庸蔽，闇於大道，永鑒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於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晉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於別宮。』壬戌，策曰：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宇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絶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縣晷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

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民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己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又璽書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未知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緣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茲義，眷求明哲，授以

蒸民。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於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蹐地，逃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

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馹交馳，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旍旆於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被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

朕是用擁琁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於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梁書・武帝本紀中》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於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於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於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於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於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

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后王氏爲巴陵王妃。

詔曰：『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又詔曰：『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

追封兄太傅懿爲長沙郡王，謚曰宣武；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謚曰昭；弟齊太常暢爲衡陽郡王，謚曰宣；齊給事黃門侍郎融爲桂陽郡王，謚曰簡。

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護軍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偉建安郡王；左衛將軍恢鄱陽郡王；荆州刺史憺始興郡王。

丁卯，加領軍將軍王茂鎮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羅冤橫，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選；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謚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庚午，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

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事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慄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眞，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練以免，施於中世，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督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鈦之刑，歲積於牢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衡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辛未，以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以新除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

癸酉，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

又詔曰：『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甸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翫法惰官，動成通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懼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癸未，詔『相國府職吏，可依資勞度臺；若職限已盈，所度之餘，及驃騎府，並可賜滿。』

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壬寅，以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

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網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虎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

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

將軍，封鄒至王。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是月，詔尚書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干陁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

十二月丙申，以國子祭酒張稷爲護軍將軍。辛亥，護軍將軍張稷免。

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曰：『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愼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扜沉埋，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冤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前將軍鄱陽王恢爲南徐州刺史；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右衛將軍柳慶遠爲中領軍。丙辰，尚書令、新除左光祿大夫王亮免。

夏四月癸卯，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職惟禦牧，許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六月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是夏多癘疫。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魏寇司州。

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三年春正月戊申，後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號中軍將軍。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

二月，魏陷梁州。

三月，隕霜殺草。

五月丁巳，以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

六月丙子，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於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邊聽遠聞，事均親覽。』癸未，大赦天下。

秋七月丁未，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郡王。

八月，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爲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今遐邇知禁，固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是歲多疾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建安王偉爲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郢州刺史，中領軍柳慶遠爲雍州刺史。丙午，省《鳳皇銜書伎》。戊申，詔曰：『夫郊郛饗帶，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

二月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叟討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爲中護軍。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

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壬戌，歲星晝見。

秋七月辛卯，右光祿大夫張璠卒。

八月庚子，老人星見。

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是歲，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

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書張稷爲領軍將軍。甲午，天晴朗，西南有電光，聞如雷聲三。

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所生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鎮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祿大夫，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尚書左僕射王瑩爲護軍將軍，僕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綱爲晉安郡王。丁亥，太白晝見。

二月庚戌，以太常張充爲吏部尚書。

三月丙寅朔，日月蝕之。癸未，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輔國將軍劉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丁亥，陳伯之自壽陽率衆歸降。

夏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始豐縣獲八目龜一。甲寅，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懃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愼未洽，囹圄尚壅，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狂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五月辛未，太子左衛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乙亥，臨川王宏前軍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韋叡克合肥城。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晝見。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軍克朐山城。

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戊戌，老人星見。辛酉，作太子宮。

冬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天下。魏寇鍾離，遣右衛將軍曹景宗率衆赴援。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以沉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二月甲辰，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朔，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師。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癸卯，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安成王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分湘廣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五月己未，以新除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深業爲中護軍。癸亥，以侍中袁昂爲吏部尚書。己巳，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辛未，右將軍、揚州刺史建安王偉進號中權將軍。

六月庚戌，以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新除金紫光祿大夫柳惔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吳縣獲四目龜一。

秋七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分廣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衛將軍。

八月戊子，赦天下。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因濟入，加御道七尺。

九月，嘉禾一莖九穗，生江陵縣。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丙戌，以左衛將軍呂僧珍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內史蕭昌爲

廣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

閏月乙丑，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戊寅，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進號安西將軍。甲申，以右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丙辰，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卒。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內屬。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斁，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進號車騎將軍。戊戌，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壬子，以領軍將軍曹景宗爲中衛將軍，衛尉蕭景兼領軍將軍。

二月乙卯，廬江灊縣獲銅鍾二。新作國門於越城南。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各有差。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爲領軍將軍。丙子，以中護軍長沙王深業爲南兗州刺史，兼領軍將軍蕭景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慶遠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秣陵縣獲靈龜一。戊寅，餘姚縣獲古銅劍二。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秀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爲護軍將軍，中衛將軍曹景宗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內居民，改陵監爲令。

秋七月丁亥，月犯氐。

八月癸丑，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甲戌，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安成王秀進號安西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平西將軍。老人星見。

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熾者，可悉開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己亥，月犯東井。

冬十月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平北將軍，率衆入清；車騎將軍王茂率衆向宿預。丁丑，魏懸瓠鎮軍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皁生爲鎮北將軍、司州刺史，遜爲平北將軍、豫州刺史。

十一月辛巳，鄢縣言甘露降。

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內外文武各賜勞一年。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以城內屬。

二月壬戌，老人星見。

夏四月，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中衛將軍，司徒、行太子太傅臨川王宏爲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丙子，以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爲右光祿大夫。

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闕館，造次以之。故負袟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敍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

八月戊午，老人星見。

冬十月乙巳，以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刺史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行中撫將軍建安王偉領護軍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爲中書監。丙子，以輕車將軍晉安王綱爲南兗州刺史。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己丑，車駕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賜國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貫遊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

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于闐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丁巳，革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國遣使獻白猴一。

五月己亥，詔曰：『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中書監王亮卒。

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以中撫將軍、領護軍建安王偉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閏月己丑，宣城盜轉寇吳興縣，太守蔡撙討平之。

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見。

冬十二月癸未，輿駕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賜勞二年。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張稷爲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陽王恢爲護軍將軍。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郢州刺史，輕車將軍南康王績爲南徐州刺史。戊申，驎虞一，見荆州華容縣。以左民尚書王暕爲吏部尚書。辛酉，輿駕親祠明堂。

三月辛丑，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晰，以朐山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是月，魏徐州刺史盧昶帥衆赴朐山。

夏五月癸酉，安豐縣獲一角玄龜。丁丑，領軍呂僧珍卒。己卯，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慶遠爲領軍將軍。

六月乙酉，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

秋七月丙辰，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盪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

冬十二月癸酉，山車見於臨城縣。庚辰，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

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瞽。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譴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左光祿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特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鎮北將軍。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

三月丁巳，曲赦揚、徐二州。築西靜壇於鍾山。庚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四月戊子，詔曰：『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百濟、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月辛巳，以司空王茂領中權將軍。

九月辛亥，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

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赦大辟以下。

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右僕射。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楷檟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蔭衣莫改，即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

三月癸卯，以湘州刺史王珍國爲護軍將軍。

閏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

夏四月，京邑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庚子，太極殿成。

秋九月戊午，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偉爲撫軍將軍，儀同如故；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司空；領

中權將軍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荆州刺史。癸亥，以平西將軍、荆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丙寅，以翊右將軍安成王秀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二月丁亥，輿駕親耕籍田，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老人星見。

三月辛亥，以新除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左光祿大夫。

夏四月辛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辰，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綜爲安右將軍。

五月辛亥，以通直散騎常侍韋叡爲中護軍。

六月己亥，以南兗州刺史蕭景爲領軍將軍，領軍將軍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郡王，繹爲湘東郡王，紀爲武陵郡王。

八月癸卯，扶南、于闐國各遣使獻方物。

是歲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丙午，安左將軍、尚書令王瑩進號中權將軍。以鎮西將軍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遁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剿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丙寅，汝陰王劉胤薨。

二月庚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戊戌，老人星見。辛丑，以中護軍韋叡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新除中撫將軍始興王憺爲荆州刺史。

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

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晉安王綱爲江州刺史。

秋八月乙未，老人星見。

九月癸亥，以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狼牙修國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佇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丁未，以安右將軍豫章王綜兼護軍。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癸未，以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

六月丙申，改作小廟畢。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老人星見。丙丙，河南遣使獻方物。

九月辛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赦天下。

冬十月戊午，以丹陽尹長沙王深業爲湘州刺史。

十一月丁卯，以兼護軍豫章王綜爲安前將軍。交州刺史李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京師。曲赦交州。壬午，以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當辰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蝗御氣，句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冤滯，並若親覽。』

二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寅，以安前將軍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

三月丙子，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潮溝獲白雀一。

六月戊申，以廬陵王續爲江州刺史。

七月丁丑，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八月辛丑，老人星見。扶南、婆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去宗廟薦修，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卹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卽爲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爲條格，咸使知聞。』

二月癸巳，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以領石頭戍事南康王績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甲申，老人星見。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爲南平王。

夏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己卯，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以領軍將軍蕭景爲安右將軍，監揚州。辛巳，以臨川王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

六月乙酉，以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領軍將軍。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癸卯，以國子祭酒蔡撙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壬寅，老人星見。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爲平民。

冬十月乙亥，以中軍將軍、行司徒臨川王宏爲中書監、司徒。

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尚書右僕射。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二月戊午，老人星見。

四月丁巳，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見。于闐、扶南國各遣使獻方物。

《梁書・武帝本紀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勞位，孝悌力田爵一級，尤貧之家，勿收常調，鰥寡孤獨，並加贍卹。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安右將軍、監揚州蕭景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國各遣使獻方物。

二月壬子，老人星見。癸丑，以高麗王世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甲午，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六月丁未，以護軍將軍韋叡爲車騎將軍。

秋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辛卯，以信威將軍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八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子，新除車騎將軍韋叡卒。

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冬十月辛亥，以宣惠將軍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辛酉，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鎮右將軍。新除益州刺史晉安王綱改爲徐州刺史。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曆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

五月癸卯，瑰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丁巳，詔曰：『王公卿士，今拜表駕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慚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六月丁卯，信威將軍、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

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甲寅，老人星見。魏荆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份爲右光祿大夫。庚戌，京師地震。己未，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

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赦天下，並班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聞，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秋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並畢，班賜工匠各有差。甲子，老人星見。

婆利、白題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子，加中書監袁昂中衛將軍。

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辛丑，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領軍將軍。

四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應諸窮疾，咸加賑卹，並班下四方，時理獄訟。丙午，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庚午，老人星見。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奬勸。可班下遠近，廣開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剋日勞酒。』

三月壬寅，以鎮右將軍豫章王綜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六月乙丑，分益州置信州，分交州置愛州，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

秋八月丁卯，老人星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己卯，護軍將軍昌義之卒。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太白晝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狼牙修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爲鎮衛大將軍，改領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如故。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驃騎大將軍。太府卿夏侯亶爲中護軍。右光祿大夫王份爲左光祿大夫，加特進。辛卯，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進號鎮北將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進號安北將軍。

二月庚午，特進、左光祿大夫王份卒。丁丑，老人星見。

三月甲戌，分揚州、江州置東揚州。

夏四月乙未，以雲麾將軍南康王績爲江州刺史。

六月乙酉，龍鬬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戊子，以會稽太守武陵王紀爲東揚州刺史。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北伐。

秋七月辛未，賜北討義客位一階。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克魏童城。

九月戊申，又剋睢陵城。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荆山。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入羅城，弗剋。

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破之。辛巳，又破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剋琅邪。甲申，又剋檀丘城。辛卯，裴邃破狄城。丙申，又剋甓城，遂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闕二字。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陽城。甲辰，又剋秦墟。魏鄖、潘溪守悉皆棄城走。

十一月丙辰，彭寶孫剋東莞城。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剋之。丙寅，魏馬頭、安城並來降。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城降。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平靜關，剋之。辛丑，信威長史楊法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並剋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將軍晉安王綱遣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辛亥，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內附。己巳，雍州前軍剋魏新蔡郡。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

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癸酉，剋魏鄭城。甲戌，以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爲司空。

二月丁丑，老人星見。庚辰，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還朝，稟承戎略。乙未，趙景悅下魏龍亢城。

三月丙午，歲星見南斗。賜新附民長復除，應諸罪失一無所問。己酉，行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並攝徐州府事。己巳，以魏假平東將軍元景隆爲衡州刺史，魏征虜將軍元景仲爲廣州刺史。

夏五月己酉，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太白晝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北伐。

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于魏，魏復據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

八月丙子，以散騎常侍曹仲宗兼領軍。壬午，老人星見。

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壬辰，京師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丁亥，老人星見。

三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六月己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薨。

冬十月辛未，以丹陽尹湘東王繹爲荆州刺史。

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貴嬪薨。辛巳，夏侯亶、胡龍牙、元樹、曹世宗等衆軍剋壽陽城。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以壽陽置豫州，合肥改爲南豫州。以中護軍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元樹進號安西將軍。魏新野太守以郡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

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改元。以左衛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林邑、師子國各遣使獻方物。

夏五月丙寅，成景雋剋魏臨潼、竹邑。

秋八月壬辰，老人星見。

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甲寅，曲赦東豫州。

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渦陽。戊辰，加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以渦陽置西徐州。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領中軍將軍。中書監、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號中撫大將軍。衛尉卿蕭昂爲中領軍。乙酉，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甲午，老人星見。是月，築寒山堰。

三月壬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績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顯達以義陽內附，置北司州。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悅並來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

六月丁亥，魏臨淮王元彧求還本國，許之。

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內屬。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甲子，魏汝南王元悅求還本國，許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甲申，以丹陽尹武陵王紀爲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三月丙辰，以河南王阿羅眞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庚辰，以中護軍蕭淵藻爲中權將軍。

夏四月癸未，以安右將軍南康王績爲護軍將軍。癸巳，陳慶之攻魏梁城，拔之；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

五月戊辰，剋大梁。癸酉，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乙亥，元顥入洛陽。

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城內屬。

閏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尒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以安北將軍羊侃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

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宮，大赦，改元。

十一月丙戌，加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加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蕭琛、陸杲並特進。司空、中軍將軍元法僧進號車騎將軍。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中領軍蕭昂爲領軍將軍。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

十二月丁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晉安王綱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見。

夏四月庚申，大雨雹。壬申，以河南王佛輔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隨元悅北討。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申，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秋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設絲竹會，祖送魏主元悅。山賊聚結，寇會稽郡所部縣。

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三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甲寅，老人星見。乙卯，特進蕭琛卒。乙丑，以廣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

六月丁未，以前太子詹事蕭淵猷爲中護軍。尚書僕射徐勉加特進、右光祿大夫。丹丹國遣使獻方物。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爲河東郡王，曲阿公詧爲岳陽郡王。

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並賜爵一級。乙酉，以侍中、五兵尚書謝舉爲吏部尚書。庚寅，詔曰：「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癸巳，老人星見。

九月庚午，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戊寅，狼牙修國奉表獻方物。

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若涅槃經》義，迄於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訖於十二月辛丑。

是歲，吳興郡生野穀，堪食。

四年春正月丙寅朔，以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進位大司馬，司空元法僧進位大尉，尚書令、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位司空。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戊辰，以丹陽尹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平北將軍、司州牧，衛送元悅入洛。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癸未，魏南兗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改魏南兗州爲譙州，以世明爲刺史。

二月壬寅，老人星見。新除太尉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以安右將軍元景隆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雲麾將軍羊侃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散騎常侍元樹爲鎮北將軍。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壬子，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領軍將軍蕭昂爲江州刺史。丙辰，邵陵縣獲白鹿一。

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

夏四月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八月丙子，特進陸杲卒。

九月乙巳，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爲領軍將軍，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安北將軍，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平西將軍，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鄧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濛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黄白雜色，食頃方滅。兼太宰武陵王紀等以聞。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輿駕親祠明堂。癸丑，以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將軍。河南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於己丑。老人星見。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

夏四月癸酉，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領軍。

五月戊子，京邑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城降。

秋七月辛卯，改下邳爲武州。

八月庚申，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老人星見。甲子，波斯國遣使獻方物。甲申，中護軍蕭淵猷卒。

九月己亥，以輕車將軍、臨賀王正德爲中護軍。甲寅，以尚書令、司空袁昂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如故。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尚書右僕射，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顯爲吏部尚書。

六年春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己未，以南梁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率衆北伐。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己卯，老人星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丁亥，輿駕躬耕籍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遣使獻方物。

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庚子，波斯國獻方物。甲辰，以魏鎮東將軍劉濟爲徐州刺史。壬戌，以安北將軍廬陵王續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辛卯，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辛卯，以前南兗州刺史蕭淵藻爲護軍將軍。

十一月丁未，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祿大夫徐勉卒。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賜梁州歸附者復除有差。甲子，雄勇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平北將軍。月行左角星。

十二月乙酉，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爲平北將軍。戊戌，以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進號車騎將軍，平北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驃騎將軍。辛丑，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安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甲辰，以兼領軍臧盾爲中領軍。

二月乙亥，輿駕躬耕籍田。丙戌，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爲粮，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鷇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學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領軍師將軍。

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

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卽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乙巳，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羅爲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丁亥，詔曰：『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伐。

十一月己亥，詔北伐衆班師。辛亥，京師地震。

十二月壬申，魏請通和，詔許之。丁酉，以吳興太守、駙馬都尉、利亭侯張纘爲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天無雲，雨灰，黃色。癸卯，以中書令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酉，老人星見。丁亥，輿駕親耕籍田。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以尚書右僕射謝擧爲右光祿大夫。庚寅，以安南將軍廬陵王續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譽爲武昌郡王，譽爲義陽郡王。

夏四月丁卯，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河東王譽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丙申，以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復爲揚州刺史。

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

秋七月癸卯，魏遣使來聘，己酉，義陽王譽薨。是月，青州雪，害苗稼。

八月甲申，老人星見。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九月，南兗州大饑。是月，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許頃。

閏月甲子，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鎮西將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爲安西將軍、益州刺史。

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

是歲，饑。

四年春正月庚辰，以中軍將軍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

三月戊寅，河南國遣使獻方物。癸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甲戌，魏遣使來聘。

秋七月己未，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詧爲東揚州刺史。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眞形舍利，大赦天下。

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旣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

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廬陵王續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僕射，都官尚書劉孺爲吏部尚書。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昭紀宗廟乘玉輦。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並勒屬所以時騰上。

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聰旣闕，五識多蔽，晝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卽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准。』

秋七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廬陵王續爲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護軍將軍、安右將軍。

八月乙酉，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

九月庚申，以都官尚書到溉爲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乙亥，魏遣使來聘。

十二月癸未，以吳郡太守謝擧爲中書監，新除中書令鄱陽王範爲中領軍。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兗四州。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丙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豫章王歡爲江州刺史。秦郡獻白鹿一。

夏四月癸未，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五月戊寅，以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羅爲右光祿大夫。己卯，河南王遣使

獻馬及方物。

六月丁未，平陽縣獻白鹿一。

秋七月丁亥，魏遣使來聘。

八月戊午，赦天下。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且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九月，移安州置定遠郡，受北徐州都督，定遠郡改屬安州。始平太守崔碩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戊戌，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袁昂薨。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邑。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歡薨。以護軍將軍湘東王繹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置桂州於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屬桂州。

七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輿駕躬耕籍田。乙卯，京師地震。丁巳，以中領軍、鄱陽王範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三月乙亥，宕昌王遣使獻馬及方物。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戊申，魏遣使來聘。

五月癸巳，以侍中南康王會理兼領軍。

秋九月戊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午，以侍中劉孺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丙子，詔停在所役使女丁。丁丑，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嘗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己丑，以金紫光祿大夫臧盾爲領軍將軍。

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嘗食投箸，方眠徹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腳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魏遣使來聘。

丙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是歲，交州土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輸賂，得還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內史蕭說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之。

三月戊辰，大破之，擒敬躬送京師，斬於建康市。是月，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於交州。

九年春閏月丙申，地震，生毛。

二月甲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戶，配送司州。

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修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林邑王敗走。

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將軍、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壬戌，領軍將軍臧盾卒；以輕車將軍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阯竊位號，署置百官。

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辛丑，至修陵。

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並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並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

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並加沾賚。丁未，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進號安東將軍。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夏四月乙卯，輿駕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卹各有差。

五月丁酉，尚書令何敬容免。

秋九月己丑，詔曰：『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有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列，應追稅者，並作田不登公格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連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被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夏四月，魏遣使來聘。

冬十月己未，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勑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有大蛇蟠隧中，其一被傷奔走。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

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盜、放散官物，及以軍糧器甲，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從恩，十一年正月已後，悉原加責；其或爲事逃叛流移，因饑以後亡鄉失土，可聽復業，蠲課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還本郡，舊業若在，皆悉還之。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賚宿衛文武各有差。是夜，同泰寺災。

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雨相擊薄。

秋七月辛酉，以武昌王譥爲東揚州刺史。甲子，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譥薨。以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卽本號東揚州刺史，丹陽尹邵陵王綸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廬陵王續薨；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祗事禋燎，高燻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卽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通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甲

子，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廣、潁、洛、陽、西揚、東荆、北荆、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制承如鄧禹故事。丁亥，輿駕躬耕籍田。

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北豫州。

夏四月丁亥，輿駕還宮，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羣臣宿衛文武並加頒賚。

五月丁酉，輿駕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

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曰：『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咎，並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癸卯，王遊苑城。庚戌，輿駕幸苑。

冬十一月，魏遣大將軍慕容紹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戰，淵明敗績，及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並陷魏。紹宗進圍潼州。

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爲魏主。辛巳，以前征北將軍鄱陽王範爲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在位各舉所知。己亥，魏陷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殷州刺史羊思達，並棄城走，魏進據之。乙卯，以大將軍侯景爲南豫州牧，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

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息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以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爲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日，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

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戊寅，以護軍將軍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

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張纘爲領軍將軍。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癸丑，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是月，兩月夜見。

秋八月乙未，以右衛將軍朱异爲中領軍。戊戌，侯景舉兵反，擅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甲辰，以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

九月丙寅，加左光祿大夫元羅鎮右將軍。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泰。丁未，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降之。戊申，以新除光祿大夫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江濟於采石。辛亥，景師至京，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

十一月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中軍司馬楊暾。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京師，頓鍾山愛敬寺。乙酉，綸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帥衆入援，次於張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並帥軍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是日，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拒戰死。庚申，邵陵王綸、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帥兵集南岸。乙丑，中領軍朱异卒。丙寅，以司農卿傅岐爲中領軍。戊辰，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乙酉，太白晝見。

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帥江州之衆，頓於蘭亭苑。庚戌，安北將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己未，皇太

子妃王氏薨。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壬午，新除中領軍傅岐卒。

夏四月己丑，京師地震。丙申，地又震。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於魏。

五月丙辰，高祖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大行皇帝梓宮於太極前殿。

冬十一月，追尊爲武皇帝，廟曰高祖。乙卯，葬於修陵。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荊鎮，髣髴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內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恆涕泗滂淹，哀動左右。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並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盤》、《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糾姦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粢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儀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緜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恆理衣冠，小坐押褖，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覩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業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有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驚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皇侃

傳記

《梁書・皇侃傳》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

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劉勰

傳記

《梁書・劉勰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眞，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淄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雕言雕龍也。夫宇宙絲遫，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繢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製，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銓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僉塵彼觀。

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然鑿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鑿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行於世。

沈約

傳記

《梁書・沈約傳》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墳籍，能屬文。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恆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捐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右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還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

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尊屬，往者將墜

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

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緜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貫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

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

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戴。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

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蒿所能沒。敖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

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茭，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濩，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蘺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蓍山韭；雁齒麋舌，牛脣麁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制，田園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寒鵴，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

輕軀；翅抒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鐵鱮鉅鱮。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述，而今余之所避也。

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擘黍脤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頃算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踴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蔀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霤於晚暮，不抱慙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

臨巉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膽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達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遣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擧舉錨於强秦。路縈吴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漏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颸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睨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吴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朘朘。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舀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晝累翼，月榭重栖。千櫨捷嶵，百栱相持。皁輿林駕，蘭楫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

回余眸於艮城，覩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乘。始滄霞而吐霧，終陵虚而倒影。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瑶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娉，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巒，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峨崇卑，喬枝拂日；峭嶷岩擧，墜石堆星。岑崟崒岊，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嶒横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綿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

覩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壝。成顛沛於虚豎，康斂衽於虚器；穆恭已於巖廊，閑遊情於玄肆；烈窮欽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横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泪。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精。悦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嗟惟空路邈遠，神蹤迴閟。念甚驚颸，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達人而後豁。或結櫟於巖根，或閉檻於木末。室閨羅萬，檐梢松梧。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茅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徵躯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歡依擁而莫駈，魚忉沼而不綱。旋速塗於去轍，駕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藥。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韓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晚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龍連於池竹。蔓長柯於靡桂，發黄華於庭菊。冰懸培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鳴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

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闚吴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

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范縝傳記

《梁書・范縝傳》　范縝字子眞，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

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恆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於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於南州。義軍至，縝墨絰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旣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勳、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

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卹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縝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劉歊

傳記

《梁書・劉歊傳》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

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

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

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流薄，俎豆緝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墳，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僮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敛。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闕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圩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愛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

敞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敞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敞旣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敞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敞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敞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劉峻

傳記

《梁書・劉峻傳》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

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燋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踪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荆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

主上當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

臣覩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

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鑿鑿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燋金流石。文公踕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概：

夫靡顏膩理，哆嗚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顆；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微，未洽斯義。且於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

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風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辭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猥，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惑。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蓬蓽，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逐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

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墳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敍，遺之好事云。』

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北朝儒者分部

顏之推

傳記

《北齊書・顏之推傳》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渡，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虚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慶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

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

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

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

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

遠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爲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經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墻。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鍛，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

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爲荊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督並隸荊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殞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艎，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衆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童汪錡。闕僅書記於階閫，罕羽翼於風雲。及荊王之定霸，始雠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繫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爲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爲郢州行事，總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向詡拱以臨兵。任約爲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蝯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剟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

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爲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莽天道紀大數，故文爲百日。言與公孫述俱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參秀於空廛。鼗鼓卧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闃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

公主子女見辱見讎。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遏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爲大都督。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走，義師採稽失火，燒宮殿蕩盡也。

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郎、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甌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修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

鶩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爲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寃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憀悢。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

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於胡顏，牽痾疢而就路，時患腳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樽而無賞。

自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爲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夐臨，齋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爲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犇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譬欲泰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侯山載而谷沉，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舲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飈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

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悉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疑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秖夜語之見忌，寧懷厠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搆創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隣禍。而儕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

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廁中。褌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爲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於是敎令昏僻，至於滅亡。誠怠荒於度政，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並，又不守並州，犇走向鄴。寔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

冬，故無此物。蠭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掌穀。壯安德之一戰，遵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薨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並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終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爲平原郡，據河津，以爲犄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剋，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爲武徽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竭陰疏而陽親，信諂謀於公王，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疏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渡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裹九圍以制命，令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淦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

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簒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烏焚林而鍛翮，魚竭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曙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緣。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樊遜

傳記

《北齊書・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恆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佳行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

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卻。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

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

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封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芭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鶉之瑞，握風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

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閑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驅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荊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貪昧，楚攻鉅鹿，枉矢貫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觀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慚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

臣聞彫歐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遜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遁之與窴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

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風，慚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築，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斫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録，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虚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黄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宫。昆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虚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宫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

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劾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懋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瑶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又問刑罰寬猛，遜對曰：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逮之如覆手。遜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扉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蓋，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禀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冀遜、丈

翁繼爲郡守，科閱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查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附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

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菜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貴，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

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

七年，詔令校定墳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

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晝

傳記

《北齊書・劉晝傳》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

河清初，還冀州，舉季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會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大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邢卲傳記

《北齊書・邢卲傳》邢卲，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卲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罕、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卲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於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卲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尒朱榮入洛。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勅令恆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衞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並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

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奏曰：

> 世宗明堂，顯於周、夏；一饗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率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績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遽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埤石之功；牆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乃同丘吠，卽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
>
> 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旣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其北斗哉？
>
>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並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屬於外，槐宮棘寺，顯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緒。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文宣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恆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恆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杜弼

傳記

《北齊書・杜弼傳》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驚，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恆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

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屬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鬬，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

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寶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高祖詰之曰：『寶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救而獲免。左遷下濯鎖司馬。

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鎖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敎，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間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卻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於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奏名，定是體道得眞，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疋。平陽公淹爲並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幷州驃騎府長史。

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旣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久，斐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並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賓，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尙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旣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尙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

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恆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論，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

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尙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關中遭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

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箱入栢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

嘗與邢卲晨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

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韜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眞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啟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恆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駕，黃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蠹，造化不能，誰其然也？』

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卻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警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勅行海州事，卽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並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

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

蕤，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蕤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摯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卬卬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隋唐五代部

隋代儒者分部

蕭吉

傳記

《隋書・蕭吉傳》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於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

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叶〕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廻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並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字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眞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

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

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

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王　通

綜　述

劉禹錫《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仙，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幷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幷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儁傑，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卽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

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汾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墓彥多與之游。公歉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頹？今夫以文學茫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邪？』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

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楩柟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於嶺南，授正字，參謀於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

皮日休《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騭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於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夐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於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先生後序，尚闕於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因爲銘曰：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眞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紀　事

王績《負苓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

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生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笈者曛曛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負笈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笈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進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異同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笈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王通《中說・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歷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葵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以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眞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太原府君曰，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與人不欺曲不受遺，

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杜淹《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曆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幷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蹙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琪，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

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於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雜録

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乞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跡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

陸龜蒙《送豆盧處士謁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理。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於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叟，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幀，未嘗千東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杜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送。

王福畤《東皋子答陳尚書書》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於東皋，自號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懇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王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薊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舊唐書・王績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

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又《舊唐書・王勃傳》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

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

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唐代前期儒者分部

孔穎達

傳記

《舊唐書・孔穎達傳》　孔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

《新唐書・孔穎達傳》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

賈公彥

傳記

《舊唐書・賈公彥傳》　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

劉知幾

傳記

《舊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

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

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鍼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雠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裒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敍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翰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倘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歲以次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

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

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

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顧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

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

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新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

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

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愼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

雜録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

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呂才

傳記

《舊唐書・呂才傳》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卽徵才，令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

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其數篇。

其敍《宅經》曰：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墜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嬀、蔡、郟、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衞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敍祿命曰：

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讖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卽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

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讖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

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

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

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

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並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

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敍《葬書》曰：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

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

《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

《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違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

《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赦絶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

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

且人臣名位，遄遲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

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絕，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敘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

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並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

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

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衛鎧曹參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母轜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曆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爲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歎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駁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贊曰：祖、傅、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新唐書・呂才傳》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

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

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

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

盧藏用

傳記

《舊唐書・盧藏用傳》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璬，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

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産，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遷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讓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己也。

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己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己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

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

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强國富，違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

主人曰：何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瞽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究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范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强。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違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

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關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將智，衆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鬬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實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刓印。若以並資厥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鶡，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繡鞭，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神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親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

客乃憮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於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墻匍匐，帖然無氣，口欿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並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趙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新唐書・盧藏用傳》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璪，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洋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

雜録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〇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

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陳子昂

綜　述

趙儋《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爲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爲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卽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王霸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觧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迨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三。葬於射洪獨坐山。有詩若干，入《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大中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政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言，歿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爲鄭玄署通德門，蔡伯喈爲陳實立《太丘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哉。爰命不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匪雕刻，學術鈎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玄藻識，施不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効庭，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服，咨公幕畫，騁此驥足。惟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大陰光流，義士食薇，人誰造周。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己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溫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陛下闢統之九載，威加政和，風淳俗厚。冬十月，詔天下牧守，修前代聖帝功臣賢士陵墓之毀圮者，斯以崇至仁而修闕典也。化爲異物者尚藻飾之，縻之好爵者則亭毒之，恩可見矣。延謂權典是州，亦奉斯命。由是不俟駕而按其部至獨坐山前過，

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墳。嘻，文集之中嘗飽其詞學志氣矣，下馬一奠，能不悽然。因賦惡詩一章以弔之。略曰：魂逐東流水，晝夜獨坐山。時同官皆鄉寄工文者甚有繼和。封樹茂不勞增築而加植也。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蘚侵剝，文字磨滅，因徵舊本，命良工重勒於石，豈祗顯此公之懿行，且欲副吾君褒賢之意云爾。

傳記

《舊唐書・陳子昂傳》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回，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鶩，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

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兹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慈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

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青原淚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責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倘不堪弊，必有遁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

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殞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繼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圍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實。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

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

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

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

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

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

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蜓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

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遠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

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通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殲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憔悴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並諸侯，以爲不兼實，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羅鍾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

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隴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

臣竊觀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衆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

夫蜀之所恃，有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姦利，偉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賊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

且蜀人怯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

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中夏哉！

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

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

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代。

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爲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新唐書・陳子昂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桀，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

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壹，可營山陵。

紀事

盧藏用《陳子昂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秘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圖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大學，歷抵羣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曜，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特勅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元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沖謙退讓，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帥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玉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玉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闕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

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急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爲不亡矣。遂爲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又《祭拾遺陳公文》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介潔。子之沒也，太山潰兮梁木折，士林闚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失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雜録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且榜進士。初，年十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博。後入鄉校感悔，卽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飾，精窮《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諫靈駕入京。召見，武后奇其才，遂拜麟臺正字，令云：「地藉英華，文稱暐曄。」累遷拾遺。聖歷初，解官歸。會父喪，廬塚次，縣令段簡貪殘，聞其富，造詐誣子昂脅取，賂二十萬緡，猶薄之，遂送獄。子昂自筮卦，驚曰：『天命不祐，吾殆窮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爲性褊躁，輕財好施，篤朋友之義。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章，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海內文宗。』由是知名。凡所著論，世以爲法，詩調尤工。嘗勸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秉權衡。柳公權評曰：『能極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爲用。象以有齒，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謂歟。

唐代後期春秋學分部

啖助

傳記

《新唐書・啖助傳》（附《趙匡傳》）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

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纘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末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捄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

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略】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唐助在唐，名治《春秋》，掇拾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偶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詆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陸質（淳）

綜述

柳宗元《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背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

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睨，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

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

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呂温《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某，謹以清眞誠，敬祭於故給事中吳郡陸公之靈。嗚呼噫嘻。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時無人，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奪之。公初負道，年志俱壯，己任致君，指掌太平。德宗旁求，始賓明庭，拔乎其倫，聿駿有聲。實欲以至公大當之心，沃明主之心，簡能易知之道，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怡然退保。或僶俛從事，或棲遲却掃，二十年間，爲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永懷其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於公，曠代之見，一言而同。且曰子非入吾之域，入堯舜之域，子非觀吾之奧，覩宣尼之奧。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咸臨泰階，清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爲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納大賢，其何以充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牘而藏，傳於子孫，爲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秦吾索居，某非出處，迫屑無餘。公高翔海郡，與道虛徐，猶念垂訓，研覃若初，作《君臣得失之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繼天，元聖在震，徵公夕拜，侍講古訓。皇王秘寶，造膝而進，以石投水，至誠無朕。討論未竟，公則既病，重光昇矣，公病不起。河海晏而航檝自棄，禮樂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吾未知夫所以。嗚呼惜哉。某奉使無狀，閉留昆夷，再換炎凉，言歸未期。公方沉瘵，忘己之危，念我否隔，發言漣洏。悉所著書，付予稚兒，曰道之將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於斯。似有明神，感公所敦，窮荒生還，僅及公存。綿頓在牀，深堂晝昏，舉燭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曾未浹辰，凡曰識者，孰堪酸辛。況予之情，豈云他人，涕盡一哀，痛繼百身。禮不忘本，卜歸江濱，躬執薄酹，心摧氣堙。儻見期之言可徵，平生之志獲申。呂氏陸氏，戚休惟均，魂而有知，歆之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傳記

《舊唐書・陸質傳》 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宮，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新唐書・陸質傳》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

雜録

呂温《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玄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奥室不開，漫途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耀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奥，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輯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應，道苟訢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以爲家寶，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閤門奉進，伏候聖旨。輕黷宸嚴，魂爽飛越，無任。

韓愈及其同道後學分部

韓　愈

綜　述

劉禹錫《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鸑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鏗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窺言其閒。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逸數字。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李翺《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宜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辯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三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旣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還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

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鎭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鎭，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賊盜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朞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並牒史館，謹狀。

又《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翻葉，顚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讎閒。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胷，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君喪，遣使奠羣，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白居易《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勅，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皇甫湜《韓愈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子而侈其文。秀

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君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宏。宏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薄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帥曰，惟公指。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公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狀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戁畏，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敘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蟣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氏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誰懇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邱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靦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陞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又《韓文公墓誌銘並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

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臯。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洶。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讒，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愜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哀。嗚呼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豁倖臣之鉗。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惟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胥廷，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徵歲千。先生起之，埤役於前。彝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唫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拂衣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讖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誤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傳記

《舊唐書・韓愈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棟，細木爲桷，樗櫪儲傭，根閼店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輟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由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管窺蠡測，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鑿空，以博爲通，以小言破道，以僻陋爲固，以人之事爲己憂，以己之是爲人非，以己之長爲人短，以己之明爲人暗，以己之有爲人無，以己之能爲人不能，以己之勤爲人惰，以己之寡爲人多，以己之廉爲人貪，以己之公爲人偏，以己之直爲人曲，以己之通爲人塞，以己之壯爲人老，以己之利爲人病，以己之是爲人非，以己之得爲人失，以己之賞爲人罰，以己之喜爲人怒，以己之好爲人惡，以己之生爲人死，以己之存爲人亡，以己之福爲人禍，以己之成爲人敗，以己之理爲人亂，以己之治爲人乖，以己之明爲人闇，以己之聰爲人聾，以己之視爲人瞽，以己之行爲人僵，以己之動爲人靜，以己之吉爲人凶，以己之榮爲人辱，以己之樂爲人悲，以己之饒爲人窶，以己之豐爲人嗇，以己之慈爲人忍，以己之恭爲人慢，以己之敬爲人侮，以己之信爲人欺，以己之知爲人愚，以己之達爲人窮，以己之貴爲人賤，以己之有爲人亡，以己之存爲人沒，以己之得爲人喪，以己之取爲人與，以己之攻爲人守，以己之戰爲人北，以己之前爲人後，以己之上爲人下，以己之中爲人邊，以己之內爲人外，以己之表爲人裏，以己之始爲人終，以己之初爲人末，以己之近爲人遠，以己之親爲人疏，以己之厚爲人薄，以己之多爲人少，以己之大爲人小，以己之高爲人卑，以己之貴爲人賤，以己之富爲人貧，以己之強爲人弱，以己之剛爲人柔，以己之勇爲人怯，以己之智爲人愚，以己之巧爲人拙，以己之辯爲人訥，以己之文爲人質，以己之華爲人實，以己之虛爲人盈，以己之滿爲人空

喜佛，上疏諫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幷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

愈至潮陽，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卽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湓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鍊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跡，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綱。羣臣森羅，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

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今守此土，而鱷魚衆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麏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萬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蟆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

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沒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

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敍，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奬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

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

子昶，亦登進士第。

《新唐書・韓愈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紀事

韓愈《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嚣嚣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

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

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

又《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又《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並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

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又《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並，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

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滓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

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难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愼其所之哉！違離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與使馳此，候足下意幷以目解。愈再拜。

雜録

李翺《與陸傪書》　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子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冀一詳焉。

白居易《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郡國太夫人制》　勅，王者有褒贈之典，所以旌往而勸來也。其有淑順之德，標表母儀者。聖善之訓，照燭子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祿養之不逮者。霜降露濡，孝思之罔極者。非是典也，則何以顯其教而慰其心焉。國子祭酒韓愈母某氏等，蘊德累行，積中發外，歸於華族，生此哲人，爲我蓋臣，率由茲訓。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啓郡國之封，極哀榮之飾。嗚呼。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則顯揚之孝，追寵之榮，可以達昊天而貫幽窅矣。往者來者，監予心焉。可依前件。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翳，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斂，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翳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斂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横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二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戮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二賢之列，則末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王讜《唐語林・文學》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奬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爲後來所重。景鳳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爲美。

又《唐語林・方正》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又《唐語林・賞譽》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緩帶，命迎之。

又《唐語林・栖逸》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又《唐語林・補遺》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辛文房《唐才子傳・韓愈》愈字退之，南陽人。早孤，依嫂讀書，日記數千言，通百家。貞元八年，擢第。凡三詣光範上書，始得調。董晉表署宣武節度推官。汴軍亂，去依張建封，辟府推官。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時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爲國子博士河南令。愈才高難容，累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裴度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賊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因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殺，裴度、崔羣力救，乃貶潮州刺史。到任後上表，陳情哀切，詔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卒。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豔，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爲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擿決於天地之垠。詞鋒學（浪）（殖），先有定價也。時功曹張署亦工詩，與公同爲御史，又同遷謫，唱答見於集中。有詩、賦、雜文等四十卷，今行於世。

歐陽詹

綜　述

韓愈《哀辭》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

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又《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陳岌《安奉歐陽四門祠文》 先生之道，由孝弟以至仁妻子，信朋友。先生之譽，由閩越以播江南，籍甚於京師。發身僻遠之鄉，尚友命世之傑，故能行爲世法，文爲世師。後世謂閩人之舉進士，必以先生爲稱首。前豈無人，獨推先生者，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宓竭來此邑，先生之族實居焉。遐想清風，慨然慕歎，像而祀之，俾學者知所先後以自強焉。

傳記

《新唐書・歐陽詹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

李翺

傳記

《舊唐書・李翺傳》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祫、祠、烝、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翺奏議曰：

《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禮]》、《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蓬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鋪蓮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

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散修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率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囊，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違。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

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

翺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識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

翺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翺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翺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翺亦入爲禮部郎中。翺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大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

初，諫議大夫栢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翺嘗贊成此行。栢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翺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新唐書・李翺傳》　李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識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傚興《復太平大略》曰：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曜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過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德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

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通；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

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倚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

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

紀事

李翺《感知己賦並序》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於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乃知（其）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於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也，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迍邅厄窮也。遂賦感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於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洵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趙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難蹈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又《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犨。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脉，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椿，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花。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又三十里。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雜録

王定保《唐摭言・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譴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神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曙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桉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李』疑應作『孛』。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擒，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皇甫湜

傳記

《新唐書・皇甫湜傳》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爲之才也。』從而酬之。

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張籍

綜述

韓愈《舉薦張籍狀》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傳記

《舊唐書・張籍傳》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譬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新唐書・張籍傳》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

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喚喚。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

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雜録

白居易《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敎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敎流澤爲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祕文而訓國胄，今又聚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爲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邪。與之寵名，可以奬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籍》 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秘書郎，歷太祝、除水部員外郎。初至長安，謁韓愈，一會如平生，歡才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爲國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責諷於愈，愈亦不忌之，時朝野名士皆與遊，如王建、賈島、于鵠、孟郊諸公集中，多所贈答，情愛深厚，皆別家千里，游宦四方，瘦馬羸童，青衫烏帽，故每邂逅於風塵，必多殷勤之思，銜盃命素，又況於同志者乎。聲調相似，況味頗同。公於樂府古風，與王司馬自成機軸，絶世獨立。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詩，爲海内宗匠，謂之元和體，病格稍振，無愧洪河砥柱也。樂天贈詩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仕終國子司業。有集七卷，傳於世。

孫　樵

紀　事

《全唐文》卷七九四《孫樵》 樵字可之，韓昌黎門人。大中中進士。

孫樵《寓居對》 長安寓居，閭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

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銷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全卷鮮知。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窻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訹乎。客退。遂書《几作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又《獨異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暝行，據牀隱几，懨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學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閽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懽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籍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俯眉與語。受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爲世人，婉顏巧膂。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戇揖凝步。昧於知幾。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縗西漁，粗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礲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冷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權門掃迹，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傑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叢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暮如故。學纘古今，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譀不得，遂敲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吾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讐。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杜牧傳記

《舊唐書・杜牧傳》 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眞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

《新唐書・杜牧傳》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

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矣，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彦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並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

黄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遥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劃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誅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輦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捍裹，混溷回轉，顛倒横邪，未常五年閒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啜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

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吴，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陣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彊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馳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馳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唆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紀事

杜牧《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眞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還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黄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牧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吴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也，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悧，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眞，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後魏太尉禹，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於爾宮。

雜録

辛文房《唐才子傳・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太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玄同年。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崔郾，大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君選才，僕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卽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郾曰：『諸生多言牧疎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正科，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拜侍御史，累遷左補闕，歷黃、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蹤蹤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兵法戎機，平昔盡意。嘗以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己困躓不振，怏怏難平。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多焚所爲文章。詩情豪邁，語率驚人。識者以擬杜甫，故呼『大杜』、『小杜』以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圓快奮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時淮南稱繁盛，不減京花，且多名姬絕色，牧恣心賞，牛相收街吏報杜書記平安帖子至盈篋。牧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閑居，家妓爲當時第一，宴朝士，以牧風憲，不敢邀，牧因遣諷李使召己，既至曰：『聞有紫雲者妙歌舞，孰是？』卽贈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座客莫不稱異。太和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餘歲，約以十年後吾來典郡當納之，結以金幣。洎周墀入相，上牋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從人，兩抱雛矣。賦詩曰：『自恨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此其大概一二。凡所牽繫，情見乎辭。別業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註《孫子》，並傳。同時有嚴惲，字子重，工詩，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王讜《唐語林・補遺》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於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於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睨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鼉棹，捷較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縠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於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皮日休

紀事

《全唐文》卷七九六《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居鹿門山，自號間氣布衣。咸通八年紀事皮日休登進士，授著作佐郎，遷太常博士。乾符中爲毘陵副使。黃巢之亂，陷賊中，僞署學士，使爲讖文，疑其譏己，遂害之。謹按，宋尹師魯作《皮子良墓誌》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與《該聞錄》、《文獻通考》諸書所載不同。

皮日休《酒箴並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艙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刪絲竹之筵，粉黛之坐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鄧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有窟室而耽飲，終葬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於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乎，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酆舒之僇，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不爲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有乎，樂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雜録

皮日休《皮子世録》 皮子之先，蓋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爲容官至大夫，後漢時名巡者爲太醫令，三國時無聞焉。晉朝名初者爲襄陽太守，名京者爲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論議，苻王世名審者爲堅侍郎。後魏世名豹子者爲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大將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之功，累加勳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天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爲黃門侍郎。隋朝名子信者爲刺史，至於吾唐，汩汩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惟從祖翁諱瑕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時，受蜀聘爲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掾卒。時日休之世，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陽人。自有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產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嗣，仲尼不生。賢既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辛文房《唐才子傳・皮日休》 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也。隱居鹿門山，性嗜酒，癖詩，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且傲誕，又號『間氣布衣』，言己天地之間氣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禮部侍郎鄭愚下及第，爲著作郎，遷太常博士。時值末年，虎狼放縱，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大亂之道，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謬政。有云：『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思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等，皆有所指云爾。日休性冲泊無營，臨難不懼。乾符喪亂，東出關，爲毗陵副使，陷巢賊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惶恐，跼蹐欲死，未能劫。令作讖文以惑衆，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

名果頭三屈律。」賊疑其裹恨必譏己，遂殺之，臨刑神色自若，無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鄉里，與陸龜蒙交擬金蘭，日相贈和。自集所爲文十卷，名《文藪》，及詩集一卷，《滑臺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並傳。

王讜《唐語林・文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牓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又《唐語林・補遺》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鎮之子，素易日休，亦醉更衣。見日休卧，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囊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柳宗元與劉禹錫分部

柳宗元

綜述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

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愼，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

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則我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或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

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

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枯，稼禾美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旣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牛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機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乎哀哉！尚饗。

劉禹錫《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蓂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

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轜，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羸，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則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眞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又《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馱於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在側，故人無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又《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騖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衡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期，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貶屢傳。簨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遵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皇甫湜《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螽，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縉紳，屬目斂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

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卽路江皐。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詞，以佐羞醪。尙饗。

崔羣《祭柳州柳員外文》 惟靈天姿秀異，才稱雋傑。早著嘉名，遠播芳烈。總六藝之要妙，踐九流之治切。鍥鉏鋒利，浮雲可決。騏驥逸步，飛塵可絕。閉匣不用，伏櫪何施？才命罕並，今古同悲。五嶺三湘，寒暑潛推。樂道忘憂，襟靈甚夷。談藻揮毫，騫翔是期。奈何終否，神也我欺。嗚呼！雕飛半空，羊角中戾。彼蒼難詰，善人斯逝。羣宿受交兮，行敦情契。遺文在篋，贈言猶佩。撫孤追往，泫然流涕。孑孑丹旐，翩翩素帷。鵬弔是月，龜從有時。路出長阡，將赴京師。旨酒一觴，哭君江湄。往矣子厚，魂期來斯。尙饗。

曹輔《祭柳侯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於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縕。惟萬生之並騖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揪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翱翔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翺。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豈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竄之再分。意冥冥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旣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弔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芯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虖其來享兮，靈文。尙饗。

黃翰《祭柳侯文》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雄深雅健，實比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襲述黃。龔遂。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於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尙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

利器，鎮鄉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愼交友，玷於韋王，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於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於野，士歌於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許尹《祭柳侯文》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於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入愚詩於鉛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鉛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鉛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鉛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槩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里，求先生遺跡，如愚鉛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並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鉛則爲峒獠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並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鉛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傳記

《舊唐書・柳宗元傳》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縷，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

《新唐書・柳宗元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

> 僕觸者進當鏡氛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

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卦・困》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

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軛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霿，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桀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洪涊，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

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

臣所貶州流人吴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争，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鬬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驅其内，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敍《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閎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

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

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悦懌，用祇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

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兹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黄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熯於爨，鬻炎以澣。勃厥凶德，乃驅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

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

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

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遇任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頰麏麚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

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

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紀事

柳宗元《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礨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

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顚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並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抵瑕陷

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甗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莩，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嚚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潗浴，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摛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騄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

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又《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鼯鼠，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霿，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

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

又《與楊誨之第二書》 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且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

張敦頤《柳先生歷官紀並序》 唐自開元貞觀後，以文章顯者，代不乏人，然猥並之氣，承於東漢習治之餘，未盡革也。先生出焉，與韓文公相馳騁於貞元、元和間，議論粹然，一返於正。至今數百年，世所推尊者，必曰韓、柳，是先生與文公之名同也。名同則其道亦同，道同則其進退出處之迹亦宜同。及考其傳，求其立身之本末，容或小異，何也？試敍其略而言之。

先生少雋有奇名，年二十有一，登進士科。又四年，中博學宏辭科。明年，爲集賢殿正字，次授畿內藍田尉，滿罷，擢監察御史，時實貞元十九年也。永貞初，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奇其才，擢爲禮部員外郎。憲宗元和初，二公敗，先生出爲邵州刺史，道謫零陵。零陵，極南窮陋之區，先生居十年，披榛剪

無，搜奇選勝，放於山水之間，而獨得其樂。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往往猶在，皆先生昔日杖履徜徉之地也。凡零陵花草泉石經先生題品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況在當時哉！至元和九年十二月，召赴京師，復出爲柳州刺史。先生至柳，因其俗而行其政令，州人賴之，號爲柳柳州。

嗚呼！先生文章氣燄，所以自期待者，豈一刺史而止哉！惜乎坐廢逐而道不克行於世，退之嘗言其事矣。此姑置而勿論。若夫立身行己之大節，視退之未得爲純全，茲學者所以每嘆息於斯也。

先生諱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七世祖慶，爲拓拔魏侍中、左僕射，封濟陰公。次子且，仕隋爲黃門侍郎。且生楷，仕唐爲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三子：長曰融；次曰子敬，房州刺史；次曰子夏，徐州長史。子夏生從裕，清池令。從裕生察躬，德清令。察躬生鎮，中宗時爲侍御史，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後復得終其任，號爲剛直。先生即鎮之長子也。已上并見《唐宰相世系表》。以大曆八年癸丑生，少精敏，無不通達。貞元初，以童子有奇名於時。五年，至京師，求進士舉。明年，與權補闕書言志。至九年二月，始登進士科，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十二年，求博學宏詞科；十三年，中宏詞科。十四年，爲集賢殿正字，有《與太學諸生書》，嘉其伏闕留陽城爲司業。十五年，淮西叛，徵天下兵討之，先生又作《辨侵伐論》。據文安禮所撰《年譜》云：「十四年，爲藍田尉。考先生文集有《與太學諸生書》，嘉其留陽城爲司業。書首云：『集賢殿正字柳某。』考城自司業出刺道州，時正在十四年，則先生以是年爲正字，明矣。先生作《侵伐論》，謂在集賢院爲徵兵討淮西作。考淮西叛時，乃在十五年，是十四年至十五年爲正字，十六年方爲藍田尉，故當時有爲京兆府作賀嘉瓜、白兔等表。至十八年尚居尉職，爲陳南仲作《武功縣丞壁記》，又有《盩厔縣新食堂記》，明年乃爲御史也。且唐之畿赤，尉甚重，非初官所授，則先生爲正字，後授藍田尉，於叙次亦順，《新》、《舊》書本傳及退之所作墓誌銘，皆不言先生爲正字者，蓋略之爾。十六年，授校書郎，調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十九年，擢監察御史，以御史主祀事，作《禘說》以明定禘義。明年，爲監察御史裏行，作《監察使壁記》。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韋執誼等用事，二人者奇其才，引內禁近，與計事，遂擢爲禮部員外郎，且將大進用。元和初，憲宗即位，會王叔文等敗，乃出爲邵州刺史，半道，又謫永州司馬。

先生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

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四年，貽蕭俛書言情，又貽許孟容書。然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五年，又與李建書，敍遷謫之懷。十年，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先生得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先生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先生既至柳，時六月二十七。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設爲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先生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先生爲師。凡經其門，必爲名士。是年八月，州之先聖廟屋壞，先生乃完舊蓋新。十一月，廟成，先生自爲之碑焉。十四年，獻《平淮夷雅》，又上李夷簡書，有墜千仞之喻，而卒不報。病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行於世。先生以是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

先是十三年，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汝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果及期而死。至十五年孟秋辛卯，先生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丙辰廟成，韓愈爲碑以記之。先生之喪，愈誌其墓，且以書弔。劉禹錫曰：『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

先生少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退之又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見退之所作墓誌。嗚呼！子厚少也勇於爲人，而卒不得施其才，行其道，茲命也夫？非退之孰知之！孰能明之！

劉禹錫《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慙柳士師。

歸目併隨迴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

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歲晚當爲鄰舍翁。

三贈

信書誠自誤，經事漸知非。

今日臨湘別，何年休汝歸？

又《傷愚溪三首並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柳子沒三年，有僧浚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

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

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雜録

趙璘《因話録》卷一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又卷六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勅賜靈文廟額牒》（宋元祐七年）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

准都省批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詩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年來，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勑，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勑故牒。

薛昂《初封文惠侯告詞》 勑，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於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顓，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護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

王剛中《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勑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肸蠁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

歐陽公《題萬石亭詩寄永守王顧》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類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頹。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崐。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並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王安石《讀柳子厚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蘇軾《評柳子厚詩》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跋大鑒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　高恕己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七十七　齊　映七十五
嚴　郢七十　穆　贊寧子　弟質八十八　裴　樞六十五
杜黃裳九十四　楊　憑弟憑八十五　李　鄘七十一
梁　肅一百二十七文藝傳中　韓　愈一百一　許孟容八十七
袁　滋七十六　盧　羣七十二　鄭餘慶九十
奚　陟八十九　盧景亮八十九　楊於陵八十八

高　窣九十　　柳　登芳子　弟冕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辛文房《唐才子傳・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辭，授校書郎，調藍田縣尉，累遷監察御史裏行，與王叔文、韋執誼善，二人引之謀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值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半道有詔貶永州司馬，遍貽朝士書言情，衆忌其才，無爲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同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錫母老，具奏以柳州讓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有爲請者，遂改連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絕倫，文章卓偉，一時輩行，咸推仰之。工詩，語意深切，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論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應物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厲靖深不及也。』今詩賦雜文等三十卷傳於世。

劉禹錫

傳記

《舊唐書・劉禹錫傳》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漪，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

《新唐書・劉禹錫傳》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鴻〕〔辭〕〔詞〕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皐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

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儈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

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敍：『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愼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

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

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閒置原廟於郡國，遠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褻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

頃於薦饗，執若行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

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宼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於學無補也。

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藉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當時不用其言。

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

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陿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翌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紀事

劉禹錫《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陿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

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凊。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

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傷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予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按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謚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

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又《上杜司徒書》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於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爲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他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

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貞用晦爲廢忠。鈎狗已陳，刻舟徒識。罟擭隨足，俛然無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恆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恆人，以其仗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並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爲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

間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爲慙。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咎爲弭謗之具，以吞聲爲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

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初聞子之橫爲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爲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譴，則爲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聞曩子之介於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亟稱於人，以爲不懈於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數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絓疏目。可封之代，乃爲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蹈者思起，必諱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宜諱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絕爲智，以甘心受誣爲賢，嘿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逐焉而爲上卿，鄒陽囚焉而爲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鄰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

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鬼以器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

嗚呼！人必求之，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譖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泰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己。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弒，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他，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

凡人之行己，必恆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眞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於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於言說矣，嘗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短激以買直矣，嘗詑譾以取容矣，嘗漏言於咨諏矣，嘗敗務於簿書矣。有

一於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

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弦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領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羣疑。使羸羸微志，無已矣之歎。覬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纓黧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瞑而後合，示終不可瞑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賚於已喪，得途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

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桎梏，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紲。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離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壞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憫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誓當竭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貲之費。重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喻其急焉？

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雁纔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喝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蔽。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

又《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廢遺分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斬端較是非，取關於左右。猶夫礦朴，納於容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藉其勢而後騰首當時，矧碌碌者，曠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僭，誠瀆禮也。緊游藩之久，覩尚舊而霽嚴。

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 每歲儀曹獻賢能之書於王，然後列於祿仕，宣其績用耳。小司徒以楚金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實首是科。始予見其小，已習詩書，佩觿韘，恭敬詳雅，異乎其倫。及今見夫君子之文，所以觀化成，立憲度。末學者爲之，則角逐舛馳，多方而前。子獨居易以遜業，立誠以待問，秉是嗛慤，退然若虛。況侍御兄以文章行實，著休問於仁義。義方善慶，君子多之。春服既成，五綵其色，去奉嚴訓，歸承慈歡。與侍御游久者，賀而祝之曰，太邱之德，萬石之訓，亦將奉膳羞於公府，敬杖履於上庠。公卿無慚，龜組交映，不待異日而前知矣。鄙夫既識其幼，乃序夫羣言耳。

雜録

白居易《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顏哉。嗟乎。微之先

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

又《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聲名，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眞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

裴度《詩三首》

喜遇劉二十八偶書兩韻

聯句病來佳興少，老去舊遊稀。笑語縱橫作，杯觴絡繹飛。度。清談如水玉，逸韻貫珠璣。高位當金鉉，虛懷似布衣。禹錫。已容狂取樂，仍任醉忘機。捨眷將何適？留歡便是歸。居易。鳳儀常欲附，蚊力自知微。願假樽罍末，膺門自此依。紳。

刘二十八自汝赴左冯，途经洛中相见联句

不歸丹掖去，銅竹漫云云。唯喜因過我，須知未賀君。度。詩聞安石詠，香見令公熏。欲首函關路，來披緱嶺雲。居易。貂蟬公獨步，鴛鷺我同羣。插羽先飛酒，交鋒便戰文。紳。鎮嵩知表德，定鼎爲銘勳。顧鄙容商洛，徵歡候汝墳。禹錫。頻年多謔浪，此夕任喧紛。故態猶應在，行期永要聞。度。遊藩榮已久，捧袂惜將分。詎厭杯行疾？唯愁日向曛。居易。窮陰初莽蒼，離思漸氤氳。殘雪午橋岸，斜陽伊水濆。紳。上謨尊右掖，全略靜東軍。萬頃徒稱量，滄溟詎有垠？禹錫。

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構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歡愜可知，因爲聯句

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度。欲迎先倒屣，入座便傾杯。飲許伯倫右，詩推公幹才。並以本事。居易。久曾聆郢唱，重喜上燕臺。畫話牆陰轉，宵歡斗柄迴。禹錫。新聲還共聽，故態復相咍。遇物皆先賞，從花半未開。度。起時烏帽側，散處玉山頹。墨客喧東閣，文星犯上台。居易。詠吟君稱首，疏放我爲魁。憶戴何勞訪？指夢得，夢得分司而來。留髡不用猜。宴席上老夫暫起，樂天堅坐不動。度。奉觴承麴蘗，落筆捧瓊瑰。醉弁無妨側，詞鋒不可摧。此兩韻美令公也。居易。水軒看翡翠，石徑踐蒓苔。童子能騎竹，佳人解詠梅。陪遊南宅之境。禹錫。洛中三可矣，鄴下七悠哉。自向風光急，不須絃管催。度。樂觀魚踴躍，閑愛鶴徘徊。煙柳青凝黛，波萍綠撥醅。居易。春榆初改火，律管又飛灰。紅藥多遲發，碧松宜亂栽。禹錫。馬嘶駝陌上，鷁泛鳳城隈。色色時堪惜，些些病莫推。度。涸流尋軋軋，餘刃轉恢恢。從此知心伏，無因敢自媒。禹錫。室隨親客入，席許舊寮陪。逸興嵇將阮，交情陳與雷。此二句屬夢得也。居易。洪鑪思哲匠，大廈要羣材。他日登龍路，應知免曝鰓。禹錫。

王讜《唐語林・文學》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誤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歟，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即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譌，因呼爲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

簫處，注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餻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嘗訝杜員外「巨顙拆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即呼爲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即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衛女嫁於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盡舸覆堤」，即今淮浙間輸船篷子上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藩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闕一字。比惑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邱者，上側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旄當爲埜，」又言：「埜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爲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據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闕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偏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薊舊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薊苞，極的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即非異器矣。』又曰：『爲文自闢異一對不得。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於桂林也，柩過渚宮，予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殘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鼻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亹，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爲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況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磍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迫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眞，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略】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譌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靄兮』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又《唐語林・補遺》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曰：『某欲

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略】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爲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脱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闞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秉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蓄好馬，曰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時王叔文得幸，禹錫與之交，嘗稱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議，多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判度支鹽鐵案，憑藉其勢，多中傷人。御史竇羣劾云：挾邪亂政。卽日罷。憲宗立，叔文敗，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俄延，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雖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用之，乃悉詔補遠州刺史，諫官奏罷之。時久落魄，鬱鬱不自抑，其吐辭多諷託遠，意感權臣，而憾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不喜，又謫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餘，與子死決，恐傷陛下孝治，請稱內遷，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後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至京後，遊玄都詠詩，且言：『始謫十年，還輦下，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來，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權近聞者，益薄其行。裴度薦爲翰林學士，俄分司東都，遷太子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公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善詩精絕，與白居易酣唱頗多，嘗推爲詩豪，曰：『劉君詩在處，有神物護持。』有集四十卷，今傳於世。

唐代後期其他儒者分部

李鼎祚

紀事

《全唐文》卷二〇二《李鼎祚》 鼎祚，資州人。開耀時官秘書省著作郎。

陸贄

傳記

《舊唐書・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

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

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

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諮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

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

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俾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斯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効歟！

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徵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廡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慢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嗷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費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詆誣，頗含恩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叱咨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

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

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追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

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衙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强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敍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並，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

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贊纔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適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軍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怒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魁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愚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送爲持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屬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

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憒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贊練達兵機，率如此類。

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贊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

頃以理道乖錯，禍亂屢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

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癃之叱，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拏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

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

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撫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顧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衰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

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眞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鎭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敍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贄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贄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奬，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

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卽宣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遽以勝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

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詰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乘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繼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追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

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逾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虚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

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於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眞僞難辨，吏緣爲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衂，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

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羅，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猃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丈、

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慕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姦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蝮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懷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於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盡也。

國家自祿山搆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

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慮，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挽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

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壕隧，垂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慮，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通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

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微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鷲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閑絶塞荒隩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頸待飼。徵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挽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祇備紀綱，遞令守要禦衝，常在寨弱之辈。寇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蘇，盡其搜驅。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摈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遷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度。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實，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憂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虚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榷鹽税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度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静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師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變爲怯，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制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

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觸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錯，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遣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虚名，其於稟賜之餼，遂有三倍之益。此倚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慍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竭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遣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凶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樵夫爨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虚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逐遨，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滅百而爲一，其捷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遠其宜，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其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

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内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擇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蠶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奬之。

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陂。

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

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内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贊者賞千金。』翌日贊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卻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

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贊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贊初猶慚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皐累上表請以贊代己。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贊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唐書・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鴻）（辭）（詞）。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雜録

王讜《唐語林・賢媛》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